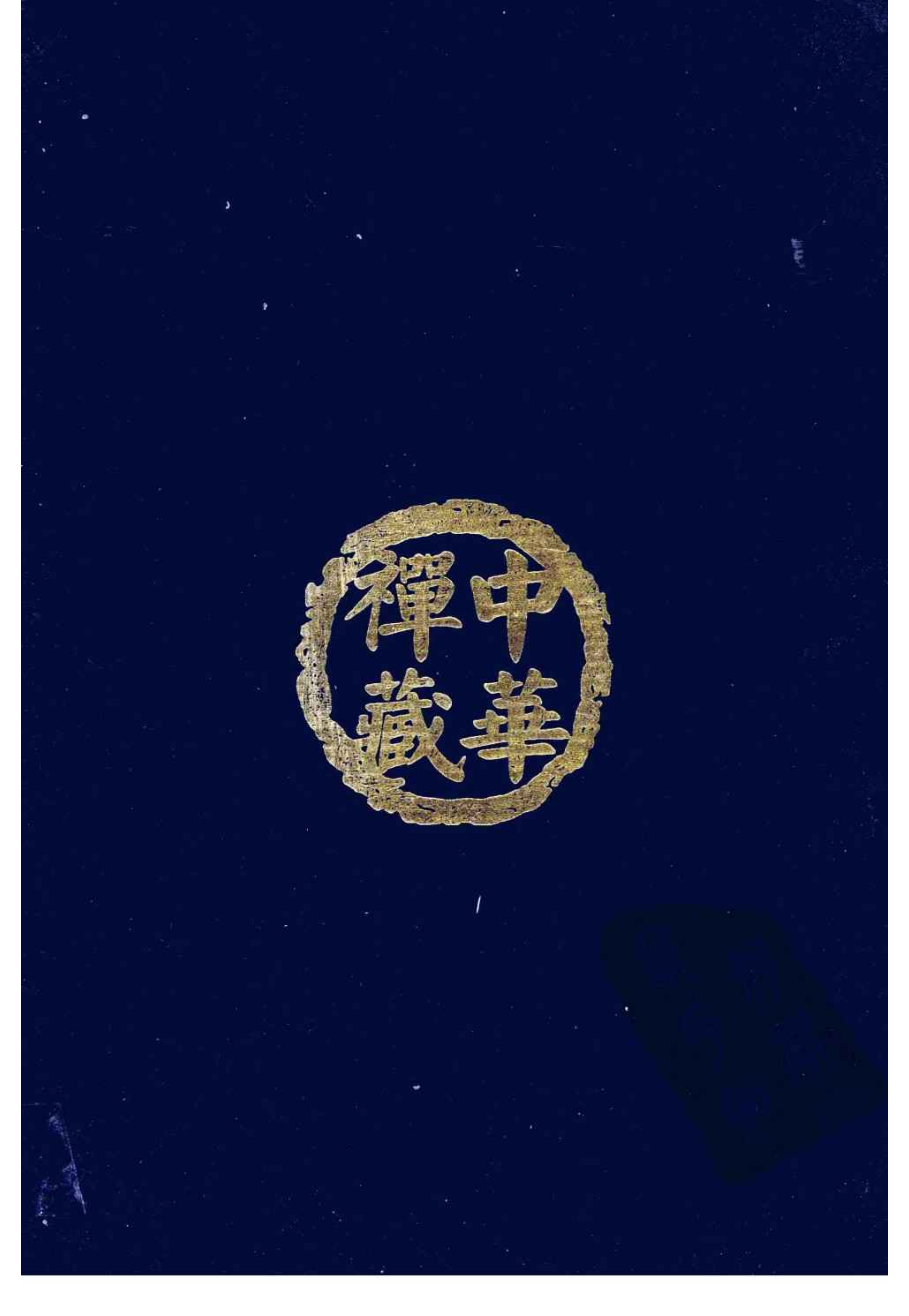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雜集部七

（90）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12

ISBN 7-5013-2602-9

Ⅰ.禪…　Ⅱ.藍…　Ⅲ.禪宗－文獻－匯编　Ⅳ.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4）第103681號

責任編輯：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許冬麗



書名　禪宗全書（全101册）

著者　藍吉富　主编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

發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66174391（傳真），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 × 1230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年12月第1版　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2602-9/B · 108

定價　18000圓

目次



宗門拈古彙集

90

清・淨符 編



宗門拈古彙集序

德山云。吾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老瞿曇亦云。吾於四十九年。未嘗說一字。則三藏十二部千七百則機緣。又何從而得之。此舉世之所難話會者。自非額堂眼正肘後符靈。則亦未易與言斯旨矣。夫曰無語句。而主賓問答。布衫胡餅之說。徧叢林。曰未嘗說一字。而金函玉軸。炳然如日星。是豈無所謂而然乎。聞之云。善言言者。言雖滿於天下。而無口過。譬彼道火者。終日齒牙脣舌。終不之然。則雖龍宮充棟。雲水汗牛。初未嘗有一字一句。然後知瞿曇德山之所言。斯有在矣。會公云。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譚而不譚。其此之謂歟。吾宗自周行七步。倒却刹竿以來。流及支那葛藤徧地。然實無一元字脚。挂人脣吻。所以脚下兒孫。競從而舉唱之。拈提之。當舉椎豎拂。電掣雷轟之際。一揚一抑。愈出愈奇。要皆不可以意想測。直是如日裏神珠。光色無定。詎捫空捕影輩。可同日而語哉。廼宋得建谿集之於前。元古林續之於後。曰宗門統要者。其寬緩採擇。各有指歸。讀者不啻登妙峰之巔。胸空天海。不自知其爲高且遠。又如入娑竭羅龍宮。差珍異寶。璨然在目。不自知其爲身處富鄉。然則是書。卽爲吾宗之一大成。固已足稱之。況又從而彙集之乎。符不敏。墾掘餘念。建谿古林之用心。廼間取宋元迄今諸宗匠。凡一拈一代一別。一徵足以開鑿人天眼目者。皆採而續之。計四十有五卷。題曰宗門拈古彙集。蓋從瑪瑙階上更布赤砂。猶之乎自江河而海。海而滙於阿耨達池。其汪洋浩瀚。亦至矣。而所謂多子塔前。黃梅夜半所授受一件大事。舍是則何異棄荊山而求卞璧。直敢曰。是集眞吾宗之一大成。洵非妄也。或者曰。古人接物。亦有道而已。此特糟粕耳。事之奚爲。符曰。然。此固古人糟粕也。古人之醇醴。試呈我以一二可乎。其人方鉗口結舌。赧顏而退。噫。淸淨寶月。固不在標月者指端。然自非徹見天心。乃離指端而別覓。又豈得哉。後之有向此別具一隻眼。徹見從上諸老一敲一拍之所自。則視此集爲糟粕。又何不可

康熙三年甲辰重九日盧陵嗣祖沙門淨符書於待

嚳堂

宗門拈古彚集序

世謂宗門一派起自鷲嶺拈華不知老瞿曇纔落地來指地指天獨自稱尊之際早已將大千世界釘徧葛藤椿子矣譬射者之垜高不過三尺毋論穿楊繞樹手即黃口小童稍解彈雀亦忍俊不禁相與挾爛泥丸爭向千人萬人中百步奔騰博大聲一呼是豈止迦葉一人發此一枝蓬蒿乎四十九年羣矢亂飛老瞿曇直得東閃西避卒莫奈何幸而得全策保生告終雙樹詎意二千年後跛脚雲門突出要一棒打殺餧狗且給曰貴圖天下太平哀哉瞿曇眞是忍痛難伸禍出私門也然自達磨東渡六傳至曹溪出青原南嶽爲二支二支不數傳又分爲五宗五宗之徒出紛如逐鹿星分碁布揷滿支那誰不高歌垓下密握帷中而還沛傷情孰有過於雲峰悅者然予猶有微憾焉嘗謂雲門雖有出身之路且無定亂之謀此語非是借劍殺人葢不欲辜偃老一棒耳世衰道微人稀土曠究將舉似阿誰甲辰秋客虎林得與白巖位中和尙敘廿年之好兩宿寒燈高談千古始得一就正焉宗門統要一書自古林繼續之後海內宗匠作者如林皆未經收入白巖恐其散漫流落窮搜極討苦心百至成書四十五卷命曰宗門拈古彚集視統要爲大全爲法門遠架津梁可謂大有功於狂瀾一柱矣然亦不能無憂焉何則當此祖風濫觴曰語頌則人人自謂乳峰宏智語拈則人人自謂昭覺萬松殊不知此四老者精華淳樸各擅其長而所謂繞樹穿楊得踆跨偃公悅老者則亦未必盡能無說也或曰白巖寶鏡當軒姸媸自別鏌鋣在握魍魎敢背似不須臺下觀場爲古人出淚嗟嗟予非不知白巖有此二物也非白巖予敢作此論哉讀斯集者知白巖之用心庶足以見先德於今日則吾道不亦重有望於後昆乎

住金陵攝山棲霞禪寺嗣祖沙門大成題於虎林報國院中

宗門拈古彙集凡例

一是書之集自有佛祖以來千七百則機緣經作家手拈掇一過不啻黃金增色眞能使陳爛葛藤頓生光怪則拈掇語當尤重於機緣其命名獨曰宗門拈古者在是

一是集宋元以上諸師拈提語既載統要而宋元迄今諸師所未載者凡一拈一別一代一徵皆準統要成規次第續之其諸師有拈語而統要乏機緣者增補之統要有機緣而乏拈語者玆不錄

一古今諸方語錄其拈別代徵語有善本單刻流行者有載上堂小參等法語中者有成稾抄錄尚未經梨棗者有散沒無聞僅考諸行狀碑銘者皆一

一據實而錄匪敢鑿空

一諸師拈語既皆璞玉渾金豈忍割棄第於一公案下璨然一目雖等是卞璧而厚薄未免或分此採擇之不得不注意也至於辭旨雷同固可稱雙珠聯璧然亦不敢並存恐彼此致招蹈襲

一是書所重既歸作家手眼則去取責任敢不從公其能在本公案外別出手眼殺活自在則雖行者白衣不敢忽而不錄若僅祇依摸畫樣無點鐵成金手段乏縱橫與奪鉗鎚則雖現踞曲盝名震闤闠斷不能循其偏私阿諛汎採

一書稱彙集理必廣收第深隱厚藏賢聖輩衆以地僻途遙其岸岸孤風既不屑爲人所知人又豈能盡知之而所有高見遠識不獲搜討者他日天龍不負自當補入

一字經三寫烏焉成馬之失蓋所從來統要中有機緣脫誤拈語失眞處稽諸燈錄裁以祖意一一皆考證的實決無疑濫

一燈譜世系既非此書所急而卷帙次第乃仍以南嶽靑原世代分列者意在便學者易於檢討循世得人機緣自見蓋機緣出載必有其人耳

一公案凡師資主賓相見看其機用應屬誰家則收入誰家不是可互相那移者如凌行婆之歛手哭蒼天收在浮盃章中澧陽路上賣餅婆之三心中點那一心收在德山章中則於浮盃德山難爲情

矣。又如羅山之間石霜巖頭起滅不停一則語。載羅山章中。固見其所語之由有自。若論接機作用。又當收入巖頭章。乃爲其受知。此則公案之撿討。自不煩於思繹

淨符稽首

宗門拈古彙集目錄

南二
馬祖一嗣 百丈懷海

卷第九
南二
馬祖一嗣 南泉普願

卷第十
南二
馬祖一嗣 南泉普願 歸宗智常
鹽官齊安 大梅法常

卷第十一
南二
馬祖一嗣 魯祖寶雲 盤山寶積
龐谷寶徹 東寺如會
西堂智藏 章敬懷惲
五洩靈默 百丈惟政
茗溪道行 三角總印
中邑洪恩

卷第十二
南二
馬祖一嗣 杉山智堅 石鞏慧藏
紫玉道通 芙蓉太毓
鷲湖大義 臺山隱峰
無業大達 西園曇藏
金牛 利山
乳源 逍遙
水潦 烏臼
石臼 百靈
龍山 則川
龐蘊

卷第十三
青二
石頭遷嗣 藥山惟儼 丹霞天然

卷第十四
青二
石頭遷嗣 天皇道悟 長髭曠
大川 大顛通

南四
黃檗運嗣 臨濟義玄
卷第二十一
南四
黃檗運嗣 烏石靈觀　　長慶安嗣 大隨法眞
靈樹如敏　　靈雲志勤
溈山祐嗣 仰山慧寂　　香嚴智閑
卷第二十二
南四
溈山祐嗣 徑山洪諲　　定山神英
延慶法端　　米胡
九峰慧慈　　晉州霍山
元康　　三角法遇
王敬初　　趙州諗嗣 光孝慧覺
新興嚴陽　　茱萸嗣 石梯
子湖蹤嗣 日容　　高安愚嗣 末山了然
關南常嗣 關南道吾　　天龍嗣 金華倶胝
青四

道吾智嗣 石霜慶諸
卷第二十三
青四
道吾智嗣 漸源仲興　　淥清
龍潭信嗣 德山宣鑑
卷第二十四
青四
翠微學嗣 投子大同　　清平令遵
船子誠嗣 夾山善會
卷第二十五
青四
雲巖晟嗣 洞山良价　　僧密
幽溪
卷第二十六
南五
仰山寂嗣 南塔光涌　　霍山景通
無著文喜
臨濟玄嗣 興化存奬　　寶壽沼

三聖慧然　覆盆

卷第二十七

南五

臨濟玄嗣 魏府大覺　善崔

譚空　灌溪志閑

萬壽　桐峰

雲山　定上座

陸州明嗣 陳操

青五

石霜諸嗣 九峰道虔　湧泉景欣

覆船洪薦　夾山會嗣 洛浦元安

卷第二十八

青五

夾山會嗣 韶山寰普　上藍令超

投子同嗣 牛頭微

德山鑑嗣 巖頭全奯　雪峰義存

卷第二十九

青五

德山鑑嗣 雪峰義存　高亭簡

卷第三十

青五

洞山价嗣 曹山本寂　雲居道膺

疎山匡仁　青林師虔

卷第三十一

青五

洞山价嗣 白水本仁　龍牙居遁

華嚴休靜　九峰普滿

北院通　洞山道全

乾峰　天童咸啓

欽山文遂

卷第三十二

南六

興化獎嗣 南院慧顒　克賓

守廓

寶壽沼嗣 西院思明　寶壽二世

西塔穆嗣 資福如寶　南塔涌嗣 芭蕉慧清

卷第三十三

青六

九峰虔嗣 同安常察　禾山無殷

巖頭奯嗣 羅山道閑

瑞巖師彥　香谿從範

聖壽嚴　雪峰存嗣 玄沙師備

卷第三十四

青六

雪峰存嗣 長慶慧稜　保福從展

鏡清道怤

卷第三十五

青六

雪峰存嗣 雲門文偃

卷第三十六

青六

雪峰存嗣 雲門文偃　鼓山神晏

翠巖令參　長生皎然

安國弘瑫　太原孚

卷第三十七

青六

曹山寂嗣 金峰從志　曹山慧霞

雲居膺嗣 同安丕　嵇山章

朱溪謙　佛日本空

南七

龍牙遁嗣 報慈藏嶼　疎山仁嗣 護國守澄

南院顒嗣 風穴延沼　芭蕉清嗣 芭蕉繼徹

西院明嗣 興陽歸靜

卷第三十八

青七

同安丕嗣 同安志　石門蘊嗣 石門慧徹

廣德延嗣 廣德周　雲門偃嗣 香林澄遠

白雲子祥　德山緣密

巴陵顥鑒　雙泉師寬

洞山守初　北禪寂

奉先深　黃龍贊

長慶稜嗣 招慶道匡　報慈光雲

王延彬
羅山閑嗣　明招德謙
鼓山晏嗣　鼓山智嶽
保福展嗣　報慈文欽
安國慧球

卷第三十九

南八
風穴沼嗣　首山省念

青八
同安志嗣　梁山緣觀
地藏琛嗣　法眼文益
龍濟紹脩
香林遠嗣　智門光祚
雙泉寬嗣　五祖師戒
黃龍機嗣　棗樹二世

卷第四十

南九
首山念嗣　汾陽善昭

青峰楚嗣　淨衆歸信
玄泉彥嗣　黃龍誨機
白兆圓嗣　大龍智洪
玄沙備嗣　地藏桂琛
大章契如
廣慧眞
清溪洪進
白龍希嗣　東禪玄亮
雙泉郁嗣　德山慧遠
奉先深嗣　祥菴主
延壽輪嗣　歸宗道詮
葉縣歸省

谷隱蘊聰
三交智嵩

青九
梁山觀嗣　太陽警玄
法眼益嗣　天台德韶
報恩慧明
福嚴雅嗣　北禪智賢

卷第四十一

南十
汾陽昭嗣　石霜楚圓
大愚守芝
芭蕉谷泉

青十
太陽玄嗣　投子義青
雪竇顯嗣　天衣義懷
許式
北禪賢嗣　法昌倚遇
天台韶嗣　永明延壽

廣慧元璉
智門祚嗣　雪竇重顯
法燈泰欽
文殊眞嗣　洞山曉聰
淸谿進嗣　天平從漪
瑯琊慧覺
法華全舉
天聖皓泰
興陽淸剖
洞山聰嗣　雲居曉舜
北塔廣嗣　玉泉承皓
開先暹嗣　雲居了元
嚴峰師术

卷首目錄原爲便看讀者易於檢討。故不及贅以稱呼非慢也。且史鑑諸目一皆直書名姓。槩未見有尊稱之者。蓋尊稱具在本章。此固非急

符稽首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一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七佛

釋迦牟尼世尊初降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

雲門偃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雪竇顯云便與掀倒禪牀

法眼益云雲門氣勢甚大要且無佛法道理時有老宿云將謂無人證明雪竇云鈎在不疑之地

瑯琊覺云雲門可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

雲峰悅云雲門雖有定亂之謀且無出身之路

法昌遇云雲門好一棒太遲生未雖兇奉脚跟下

好與一鎚雖然也是賊過後張弓

泐潭英云釋迦老子旁若無人當時若遇個明眼衲僧直教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然雖如是也須是銅砂鑼裏滿盛油始得

天童華云雲門此話雖行未免落他陷穽

高峰妙云世尊大似靈龜拽尾自取喪身之兆雲門雖則全提正令也是爲他閑事長無明當時但於地上畫一圓相就中書個丁字復展兩手示之管取氷消瓦解

浮山□云雲門赤心片片蓋代功高雪竇見義勇爲機如掣電二俱足可觀光其奈頂門無眼

南堂欲云雲門好棒可殺驚人檢點將來未免傷鋒犯手山僧當時若見只消道個辯盈辯盈老漢若也知方管取暗裏抽身免見明中落節

天童悟云我不似雲門大驚小怪當時若見但向前以手加額云猫看他面皮向甚處着

古南門云洪濛未判誰識奇人開闢乾坤還他作手雲門雖則見利思義且道一棒還打得他殺也無相知不在千杯酒一盞清茶也醉人薦拈杖云汝等諸人還有同生同死者麼且過一邊着

棲霞成云大小雲峰辜負雲門不少壽昌今日翻案去也且作麼生雲門雖有出身之路且無定亂之謀復云壽昌當時若見者黃面瞿曇恁麼道但向前合掌云大王萬福有人辨得許你天下橫行

神鼎僊云叢林商量盡道知恩報恩殊不知落在驢前馬後若是天童便與摩頂授記善哉善哉如是如是不妨遞代相傳

龍華體云韶陽雖則操令終是賊過張弓若要天下太平不如放過一着何故饒人不是癡

崇先奇云總謂雲門蹈竈也是疾行先長阜亭也與雲門一棒貫圖兩得相見爾等還甘麼

萬壽範云黃面老子固已誇大而涉險跛足阿師豈非忠耿而蹈讒仔細檢點將來二者皆爲不了何故不見道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洞山昱云世尊手忙脚亂自生驚怪雲門棒雖有眼怎奈身入蠱毒之鄉二俱不了洞山今日幸是

三千六百餘年的遠孫只以相繼爲美更不敢犯
顏取逆艮久拂一拂云祇奉一人天地貴從教諸
道自分權

世尊於正覺山前臘月八日夜覩明星忽然大悟乃
嘆曰奇哉奇哉我今普見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
德相但以妄想執着而不證得

雲居莊云我要問釋迦老子喚什麼作智慧德相
喚什麼作妄想執着擬議不來劈脊便搭還有爲
瞿曇出氣者麼拈拄杖云不敢望汝與釋迦老子
出氣只是將自己鼻孔摸索得着也好靠拄杖

雲門澄云瞿曇話作兩橛雲居莊參不分眞個徐
六擔板只見一邊徑山今日要各與他二十烏藤
還有不甘者麼出來爲二老雪屈

博山來云根本無明即是諸佛不動智不動智即
是根本無明者裏別具一隻眼老瞿曇氷消瓦解

廣教玉云大小釋迦話作兩橛當時若有人下得
者一語免致後代兒孫起模畫樣然雖如是也不
得屈我釋迦還有知廣教落處者麼喝一喝

藥地智云雪山坐久成勞空花亂墜一瓢惡水只
合自澆何故爲他六年奇句不及下地先聲

道林慮云大小瞿曇開得一雙眼失却一張口

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
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芭蕉徹云忙忙者匝地普天

報恩秀云諸人未到法堂萬松未出方丈向那時
薦得巳是落四落三直饒七佛祖師道諦觀法王
法法王法如是也須眼裏抽釘腦後拔楔始得

天寧琦云將謂世尊別有長處也只懵懂便休致
令後代兒孫個個龍頭蛇尾

獅林則云衆中商量道世尊入林不動草文殊入
水不動波自然海晏河淸風行草偃乃搖手呵呵
大笑云錯了也錯了也且道是何道理掀翻海嶽
求知己撥轉乾坤致太平

博山來云世尊拈抹金針文殊橫抽玉線彌縫海
嶽要是其人且道未陞座前法王法在甚麼處

天童悟云文殊大似認影迷頭世尊也是脚跟不

着地

雲門信云雙髻當時若在奪却文殊椎子喝一喝看那黃面老子作何去就

報恩賢云大小世尊雖是頭正尾正殊不知却被文殊使令

黃蘗琦云世尊陞座懡㦬殺人文殊白椎不識好惡更道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好與三十拄杖何故不合隨邪逐惡

靈巖儲云正當恁麼時且道世尊文殊意在甚麼處者裏勘破得來一生參學事畢

棲霞成云者兩個老漢大似掩耳偷鈴不顧旁觀者哂

金粟元云大似赤眼撞着火柴頭雖然如是放過則彼此作家檢點則二俱失利具眼者端的看

寶掌白云世尊搖頭文殊擺尾雖然頭尾吒沙未免無風浪起有者道何不當時纔見陞座便與攔胸約住一喝非唯黃面老子折合無門亦使大智鉗鎚無着手處山僧道也是賊過後張弓

城山洽云瞿曇起模畫樣妙吉看孔着楔雖云虎嘯龍吟究來總欠勦絕且作麼生得勦絕咄

東塔熹云釋迦老子幸是可憐生被文殊將惡水驀頭一潑便見氷消瓦解

鳳山啓云白玉本無瑕雕文乃喪德

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可得見乃至三度入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覓不可得乃白世尊世尊曰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於是普眼纔起一念便見普賢在空中乘六牙白象

雲居舜云諸仁者且作麼生會雲居道普眼推倒世尊世尊推倒普眼你道普賢在甚處

崇先奇云普眼不見普賢則且置且道世尊還見普賢麼諸人不得隨人脚跟轉世尊云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見的是普賢不是普賢若說是前三度爲甚不見若不是又道向空中乘六牙白象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

白巖符云普眼要見普賢無事討事更撞着個世尊教人向晴空捏目妄見狂華俱好與貶向二鐵

圜山何故若是普賢你纔擬心欲見早是隔山了也諸人要見普賢麼各請歸堂

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世尊召五通仙人通應諾世尊曰那一通你問我

雪竇顯云老胡元不知有那一通却因邪打正

瑯琊覺云世尊不知可謂因正而打邪五通不知實乃因邪而打正

翠巖芝云五通如是問世尊如是答要且不會那一通

雲峰悅云大小瞿曇被外道勘破了有旁不肯底麼出來我要問你作麼生是那一通

雲葢本云世尊如是召五通如是應作麼生是那一通良久云姹女已歸霄漢去獃郎猶向火邊蹲

徑山杲云今時有一種弄泥團漢往往在那一通處錯認定盤星

雲居莊云仙人善問世尊善答可謂光前絕後若是那一通總未夢見在

古南門云大眾呼蛇容易遣蛇難那一通世尊被仙人一拶轉身無路只得將錯就錯若是山僧纔問便摑仙人若當下知歸說甚那一通和前五通一時放下豈不灑灑地作個平地神仙

清化嶾云若是那一通非特五通仙人不會直饒瞿曇老漢也未夢見在

崇先奇云老胡也知有那一通祇是口門窄

平田本云黃面老人被仙人輕輕一拿直得喚鍾作甕

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見五髑髏乃敲一髑髏問耆婆此生何處曰此生人道又敲一髑髏問此生何處曰此生天道又別敲一髑髏問此生何處耆婆罔知生處

天童悟云世尊大似有先鋒無殿後耆婆罔知也好與一敲何故不見道先以定動後以智拔

龍華宗云世尊敲磕分明怎奈傷鋒犯手耆婆善別音響也是認影迷頭且道第三度敲底畢竟生甚麼處良久云泥牛入海無消耗掛角羚羊不見

蹤

世尊一日陞座默然而坐阿難白椎曰請世尊說法世尊曰會中有二比丘犯律行我故不說法阿難以他心通觀是比丘即時遣出世尊還復默然阿難又白適來爲二比丘犯律行今已遣出世尊何不說法世尊曰我誓不爲二乘聲聞人說法便下座

南堂靜云前箭猶輕後箭深

高峯妙云世尊能挽千鈞之弩銀山鐵壁箭箭皆穿阿難雖有隱身之術殊不知髑髏後中箭還有踪避得過底麼

世尊從忉利天下時四衆八部俱往空界奉迎有蓮花色比丘尼作念曰我是尼身必居大僧後見於是用以神力變作轉輪聖王千子圍繞最初見佛既見世尊乃劈面呵曰蓮花色比丘尼汝何得越大僧見吾汝雖見吾色身且不見吾法身須菩提巖中宴坐却見吾法身

薦福懷云蓮花色比丘尼被熱瞞則且置還知瞿曇老漢性命在別人手裏麼

白巖符云大小瞿曇二見不除好與蓮花色一狀領過

世尊因七賢女遊屍陀林一女指屍曰屍在者裏人在甚麼處去一女曰作麼作麼諸女諦觀各各契悟感帝釋散花曰惟願聖姊有何所須我當終身供給女曰我家四事七珍悉皆具足唯要三般物一要無根樹子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響山谷一所帝釋曰一切所須我悉有之若三般物我實無有女曰汝若無此怎解濟人帝釋罔措遂同往白世尊世尊曰憍尸迦我諸弟子大阿羅漢不解此義唯有諸大菩薩乃解此義

寶峰文徵云且道帝釋是會不會若不會因甚散花請給若會又道實無此三般物且作麼生明辨得不孤負聖女

萬峰藏云聖女被帝釋熱瞞

福嚴容云七賢女遊尸陀林大似買鐵獲金鑿石致玉得意則不無怎奈被瞿曇塗抹一上是汝諸人還檢點得出麼

開先金云七賢女偶爾成文僑尸迦將錯就錯世尊老老大大不合打入者場子裏諸人要識三般物麼聽取個註脚便下座

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華於然燈佛然燈見布髮處遂約退衆乃指地曰此一方地且建一梵刹時有賢于長者持標於指處插曰建梵刹已竟時諸天散華讚曰庶子有大智矣

博山來云揷草建精藍長者全身領荷鍼芥相投喞嚁固然喞嚁要且未能免旁觀者哂

寶壽方云世尊宿行未忘長者虛應故事總須拈向一邊祇如諸天散花讚嘆且道有利害無利害具眼者試撿別看

世尊偕阿難行次見一古佛塔世尊便作禮阿難問此是甚麼人塔世尊曰過去諸佛塔阿難曰過去諸佛是甚麼人弟子世尊曰是吾弟子阿難曰應當如是

天童悟云我若作阿難待世尊曰是吾弟子但問佛是甚麼人弟子待世尊擬開口便作禮休去乃無端却謂應當如是隨風倒舵豈是丈夫

天界盛云世尊言中有響阿難句裏藏鋒幷須喫棒有分爲什麼瞥人天師表不合用以機械

蓮栴策云阿難不喞嚁當時見道是吾弟子何不便禮三拜管教者黃面老子置身無地

世尊於自恣日因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椎擯出纔拈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椎不能舉世尊遂問迦葉汝擬擯那個文殊迦葉無對

昭覺勤云可惜放過當時待釋迦老子道汝擬擯那個文殊便與一椎看他作何合殺雲居元云一家有事百家忙

天童覺云金色頭陀有心無膽當時盡令而行莫道百千萬億文殊祇者黃面瞿曇也與擯出不唯壁立眞風亦令後人知我衲僧門下著你閑佛閑祖不得

保寧茂云大小迦葉有頭無尾畢竟如何西天令嚴久立珍重

高峰妙云文殊知底迦葉不知迦葉知底文殊不

知彼彼不知則且置百千萬億文殊畢竟那個是
眞文殊

天寧琦云迦葉太不丈夫莫道百千萬億文殊便
是百千萬億世尊也下一椎擯出始見作家不見
道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

龍池傳云我若作迦葉把黃面老子先須擯却何
故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鼓山賢云文殊雖得便宜怎奈轉增醜態當時何
不默受擯去教他迦葉三十年摸索不著

寶壽新云文殊行處迦葉不知迦葉做處文殊不
識唯黃面老子有顯有密有權有實怎見得齧咬
牙封雍齒滴淚斬丁公

慧雲盛云大小世尊雖善爲二大士解交怎奈遭
人怪笑何故當斷不斷反招其亂

崇先奇云文殊三處過夏鬧處偏刺頭迦葉白椎
欲擯黨理不黨親世尊情知寡不敵衆致令金色
頭陀一椎至今無著落處若是衲僧門下祇知盡
法那管無民

石塔忍云文殊三處度夏也是不守本分迦葉白
椎大似捕風捉影世尊道汝擬擯那個文殊當時
若是山僧據令而行看者黃面老子向甚麼處蹲
立

白巖符云諸方老宿盡謂尊者不能據令而行致
成放過殊不知他當時無對爛泥裏有刺大有利
害須門有眼者莫道尊者不據令好

寶峰弁云古今尊宿盡謂迦葉把住要津文殊十
方坐斷寶峰看來正是放過一著復云險

世尊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土唯一女
子近世尊座而入三昧文殊白曰云何此女得近佛
座世尊曰汝但覺此女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於
是繞女三匝彈指一下乃至托至梵天盡其神力定
不能出世尊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子定不得
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却能出得
須臾罔明從地涌出作禮世尊世尊令出女子定罔
明至女子前彈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

翠巖芝云僧投寺裏宿賊打不防家

五雲逢云不唯文殊不能出此定只恐如來也出此定不得

翠巖眞好問僧云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罔明從下方來因甚却出得女子定莫有能對者獨英邵武方其問時以手揑其膝而去眞笑曰賣匙箸漢未在

天童覺云若定若動當人變弄鴻毛輕而不輕泰山重而非重還知老瞿曇鼻孔在我手裏麽

龍翔訢舉公案了拈拄杖云一串穿却

天童悟云出得出不得且置作麽生是定

鼓山賢云天童道若定若動當人變弄是即是也只道得一半孰知三人皆是不守本分漢女子至今猶未出定在

南澗問云古今盡道女子出定殊不知者一隊漢個個破家蕩產山僧今日有三十棒要世尊喫何故不因漁父引怎得見波濤

愚菴盂云有者道線索在女子手裏收放由他恁麽判斷猨子過深溪又有道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文殊用智識所以出他定不得罔明初發心菩薩無智無識不可思議所以出得他定若恁麽道烏龜鑽破壁大衆要識女子麽他是未剖之璧要識二菩薩麽抱璞投楚自取刖足之災要識世尊麽閒來無事豁頭坐綠水青山花正紅

棲霞成云當時文殊若出却女子定不獨老瞿曇一生口挂壁上天下老師向何處討飯喫雖然且道女子畢竟還曾出定也無

雲巖學云者一隊漢神頭鬼面俱好與三十棒

天目律云者四個漢靈山會上缺一不可若到寶壽一個也容不得何故者裏豈許你分出分入喝一喝

白巖符云出得出不得幷須喫鐵棒有分若夫女子瞿曇且放過一著何故若教盡法只恐無民

世尊見文殊在門外立乃曰文殊文殊何不入門來文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

報慈遂徵云爲復是門外語門內語

溈山喆代世尊出語云吾不如汝

黃龍新云文殊恁麼道入得門入不得門若人辨得氷消瓦解

萬峰藏云總隔一片板

崇先奇云世尊門裏出身不得文殊身裏出門不得仔細看來總是徐六擔板

世尊在尼拘律樹下坐次因二商人問世尊還見車過否曰不見還聞否曰不聞莫禪定否曰不禪定莫睡眠否曰不睡眠莫別去否曰不曾別去商人乃嘆曰善哉世尊覺而不見遂獻白氎兩段

天童悟徵云商人如是問世尊如是答甚處是商人見世尊覺而不見處

大愚鵬云三界大師被商人推在三百丈爛泥坑裏至今起不得

世尊因乾闥婆王獻樂其時山河大地盡作琴聲迦葉起作舞王問迦葉豈不是阿羅漢諸漏已盡何更有餘習世尊曰實無餘習莫謗法好王又撫琴三徧迦葉亦三度作舞王曰迦葉作舞豈不是世尊曰實不曾作舞王曰世尊何得妄語世尊曰不妄語汝撫琴山河大地木石盡作琴聲豈不是王曰是世尊曰迦葉亦復如是所以實不曾作舞王乃信受

禾山殷因脩山主問乾闥婆王奏樂直得須彌岌峇海水波騰迦葉作舞作麼生會殷云迦葉過去世曾作樂人來習氣未除脩云須彌岌峇海水波騰又作麼生殷休去法眼別殷云正是習氣

幻寄稷云有底道世尊以藥去病澄源以病去藥夢也未夢見乾闥婆王在

黃檗琦云乾闥婆王奏樂迦葉起舞同坑無異土疑有餘習以己方人瞿曇打許多葛藤王乃信受鈍置不少若是山僧待問迦葉是阿羅漢諸漏已盡何更有餘習不用之乎也者亦乃起舞不惟以楔出楔抑令乾闥婆王展轉孫殺

白巖符云盡道乾闥婆王被金色頭陀換却眼睛殊不知黃面瞿曇被乾闥婆王換却眼睛尤甚

世尊在第六天說大集經勅他方此土人間天上一切獰惡鬼神悉皆集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設有不赴者四天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會已無有

不順佛勅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唯有一魔王謂世尊曰瞿曇我待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

萬壽懷云臨危不變眞大丈夫諸仁者作麼生著得一轉語與黃面老子出氣尋常神通妙用智慧辯才都使不著盡閻浮大地人無不愛佛到者裏何者是佛何者是魔還有人辯得麼良久云欲得識魔麼開眼見明欲得識佛麼合眼見暗魔之與佛以拄杖卓一卓云一時穿却鼻孔

南堂靜云當時我若作世尊卽向他道大衆魔王已發心竟應當如是住不然道汝喚什麼作衆生擬開口與一熱鐵輪

徑山杲云天衣老漢恁麼批判直是奇特怎奈話作兩橛若向何者是佛何者是魔處休去不妨使人疑著却云開眼見明合眼見暗郞當不少又云魔之與佛拄杖子一時穿却鼻孔雪上加霜妙喜却爲黃面老子代一轉語待者魔王道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只向他道幾乎錯喚你作魔王此語有兩負門若人檢點得出許你具衲僧眼

東禪觀云怪哉淺草撥著一箇大蟲上門上戶咬人火急可惜當時放過我若作世尊待道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只消道個擔板漢非唯塞斷咽喉亦乃教伊轉動不得雖然如是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天寧琦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二大老何用多言當時只消對他道魔王魔王你認那個作菩提心還識也未設使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你要發菩提心却未許你在管取拱手歸降

龍池傳徵云且道者個魔王是歸依佛語是不歸依佛語

雲門信云魔王言中有響護法已竟

報恩琇云世尊不語百味具足天衣大慧雖奇特中奇特檢點將來未免金沙不辨菽麥不分如小兒喫李忙就赤邊咬大雄敢爲世尊出一語咄男

子汝已發菩提心竟他若擬議與一熱鐵輪

崇先奇云黃面老子能說不能行當時待道我待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何不向道我不如汝管取低首歸降何故不見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補陀沃云且道者魔王具什麼眼敢恁麼道

白巖符云者魔王大似個透網金鱗向千層浪裏搖頭擺尾世尊可謂釣不虛施只是我要問者魔王既是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你向甚麼處發菩提心待他擬開口連棒打出

龍淵法云世尊被魔王坐斷舌頭龍淵路見不平要與雲屈待纔與麼道便云識得汝也擬議不來劈脊便棒

友可玄云大集魔王小膽薄心當時便與掀倒華王座喝散人天儘不妨令人疑著却道待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心正是把髻投衙好與苕箒二十

樟山量云世尊若無握閫外威權底機幾被魔王惑亂一上雖然者裏有不顧發菩提心者也許伊具一隻眼

萬壽朗云老瞿曇有先鋒無殿後當時待道我待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云云便與一熱鉄輪免伊向淨白地上躲跟者裏還有與魔王作主者麼拈拄杖云大衆看看四天門王飛熱鉄輪來也以拄杖旋風打散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一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二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七佛

世尊因文殊一日忽起佛見法見被世尊威神攝向二鐵圍山

五雲逢云什麼處是二鐵圍山還會麼如今有人起佛見法見五雲與烹茶兩盌且道是賞伊罰伊

白雲端云世尊當時無大人相如今有向承天者

裏起佛見法見承天終不敢教動著他何謂如此但得雪消盡自然春到來

五祖演云五祖則具大慈悲遂拍手云曼殊室利不審今後更敢也無良久乃自云一度被蛇傷怕見斷井索

師林則云古人用處偏枯有前無後我者裏家法又別直饒不起佛見法見也須貶向二鐵圍山何故賞則俱賞罰則俱罰

寶華忍云瞿曇白雲五祖三大老雖云扶樹綱宗要且未透末後句在曹山則不然者裏若有起佛見法見每人分半院與他何故一掌不浪鳴兩掌鳴摑摑

開先金云文殊遭貶即不無正恁麼時且道瞿雲還免得二鐵圍山麼咦六月朔風吹大地家家屋上砌寒霜

菩提珍云世尊握閫外威權全提正令若非文殊也大難承當如今有人起佛見法見山僧願捨四大作禪牀供養

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陷入地獄乃令阿難往問你在地獄中安否調達曰我在此如三禪天樂世尊又令問你還求出否調達曰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曰佛是三界導師豈有入地獄分調達曰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

翠巖眞云親言出親口

徑山杲云既無出分又無入分喚什麼作釋迦老子喚什麼作提婆達多又喚什麼作地獄還委悉麼自携瓶去酤村酒却著衫來作主人

天寧琦云妙喜與麼批判刀刀相似魚魯參差殊不知釋迦自釋迦調達自調達地獄自地獄料掉沒交涉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

伏龍長云臨危不悚眞大丈夫

萬峰藏云既是三界導師爲甚無入地獄分阿難直受始得

寶華忍云世尊鈎頭有餌慣釣金鱗調達把定封疆全身賣俏堪笑阿難不啣嘈當時若有衲僧氣槩待道我豈有出地獄分便好云將謂你謗世尊

調達縱有通天伎倆也只得瓦解氷消
白巖符云奇怪阿難一往看來大似替人傳語殊
不知一個葫蘆敗盡兩家

世尊因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往昔殺父害母及諸重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劍持逼世尊世尊乃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爲善被害文殊師利汝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卽名爲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是異口同聲而讚嘆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劍持逼如來身如劍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

天童傑云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文殊費盡腕頭氣力要且不知此劍來處帶累釋迦老子通身是口分疎不下五百比丘恁麼悟去入地獄如箭射忽若踏翻大海趯倒須彌雲門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又作麼生良久云自從舞得三臺後拍拍元來總是歌

萬峰藏云我若作世尊待文殊來便一棒打殺免得比丘於無相無生處打之遶

南山寶云世尊被文殊一拶直得將從前所有滯貨盡情拋出若不得五百比丘善能解腕縱文殊通身是手也收拾不及雖然如是在瞿曇門下則得衲僧門下一點也用不著

崇先奇云世尊舍己從人慈悲太殺文殊權柄在手未得自由帶累五百比丘髑髏粉碎於甚深法何曾夢見若是祖師門下直須血濺梵天不見道爲人須爲徹

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歎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遂作禮而去阿難乃白世尊曰外道見何道理稱歎而去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五祖戒云大小世尊被阿難一狀領過

法眼益因僧請益云外道問世尊不問有言不問無言聲未絕眼遽約住云住住你擬向世尊良久處會那僧從此悟入

雪竇顯云邪正不分過猶鞭影又云諸禪德迷雲既開決定見佛還許他同參也無若共相委知則天下宗師並爲外道伴侶如各非印證則東土衲僧不如西天外道

翠巖芝云大小世尊被外道當面塗糊祇如外道云令我得入要且未夢見在既不曾夢見爲什麼却悟去

楊岐會云世尊既捨已從人外道乃因齋慶讚

溈山喆云外道懷藏寶鏡世尊親爲高提直得森羅顯煥萬象歷然又得阿難金鐘再擊四衆共聞然雖如是太似二龍玩珠長他智者威獰

雲居齊云什麼處是外道悟處衆中道世尊良久便是舉鞭處恁麼會還得否

昭覺勤云外道因邪打正世尊看樓打樓阿難不善旁觀引得世尊拖泥帶水若據山僧見處待他道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和聲便打及至阿難問外道有何所證亦和聲便打何故殺人須是殺人刀活人須是活人劍

徑山杲舉雪竇語畢云邪正兩分正由鞭影

天寧琦云欲識邪正不分麼誰是外道誰是世尊欲識邪正兩分麼世尊自世尊外道自外道此是天寧見處一任諸方貶剝

壽昌經云此事可謂空谷傳聲虛堂習聽祇如世尊良久昭覺賜棒還是同是別若檢點得出則外道作佛其或未然佛即外道會麼龍飛鳳舞眞奇怪不中胡僧碧眼看

磬山脩舉雪竇妙喜語畢云恰在鞭影裏批判且道離却鞭影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福嚴容云世尊良久塡溝塞壑外道得入灸瘢著艾且各與草鞋一緉要使疑殺天下今日或有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山僧惟竪一指且道與世尊是同是別

古南門云雪竇恁麼道可謂明辨華夷雖然迷雲既開尙不見佛衲僧外道向甚處蹲立者裏透得許是同參

南澗問云大小瞿曇鈍置太煞當時若是山僧便與和座掀倒然雖如是知我者少笑我者多

報恩賢云法眼道住住汝擬向世尊良久處會那我要問不向良久處會向甚麼處會復云還知麼秖如者僧悟處與外道悟處是同是別若道是同灼然天下宗師盡爲外道伴侶若道是別東土衲僧不如西天外道者裏緇素得許汝參學事畢

百丈滿云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不無世尊秖如外道便爾悟去且畢竟見何道理莫在世尊良久處麼情知你向者裏錯會

棲霞成云外道置個問頭不出外道見解世尊據坐可謂大人器度不失赤子之心阿難猶自口喃喃眞可發一冷笑然雖如是不因夜來鴈怎見海門秋

佛日晳云雪竇妙喜二尊宿雖則氣吞佛祖名振古今檢點將來三十棒一棒也放他不過何故不合向鞭影邊妄分邪正

崇先奇云世尊不但瞞人亦且自瞞被阿難一拶直得向驢前馬後立地者則且置秖如外道悟去還端的也未

法雲□云伶俐波旬一撥便轉多聞慶喜三搭不回直饒窺得鞭影猶是刻舟求劍

世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若言無智不應二若言有智不應一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世尊曰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時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聞無說無聞是名一義二義

翠巖眞云波斯匿王善問不善答世尊善答不善問一人理上偏枯一人事上偏枯翠巖當時若見點一把火照看者黃面老子面皮厚多少

薦福懷云諸仁者大王分明問世尊分明答賓主歷然作麼生說個無說無聞底道理

愚菴盂云者黃面老子面皮厚多少秖可欺他俗漢被你當面熱瞞據山僧判斷將平天冠袞龍袍

與世尊穿戴了將金縷袈裟與波斯匿王披了正恁麼時喚作世尊又是匿王喚作匿王又是世尊且道如何折合梅花連月和春透玉㖗清芬入戶來

報恩賢云世尊雖則善答帶累匿王墮在死水善權則不然待問一二之義其義云何舉起拂子云喚作拂子則觸不喚作拂子則背畢竟喚作甚麼待擬議隨與一喝直使匿王透去非惟不落一二之數亦且慶快平生

靈巖儲云佛佛授手祖祖相傳如印印水似空合空雖則文彩全彰要且不存朕跡苟非具超方眼者未免又坐在無說無聞處或有問國清一二之義其義云何只對他道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靜鶴飛高

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世尊曰昨日說定法曰今日說何法世尊曰今日說不定法曰昨日說定法今日何說不定法世尊曰昨日定今日不定

五祖戒云世尊何得將別人物作自已用

溈山喆云世尊大似看樓打樓大溈即不然待問昨日說定法今日何說不定法但云非汝境界

薦福懷云黃面老子被外道拶著出自偶然雖然如此邪正未分若人辨得許你頂門具眼

龍華宗云黃面瞿曇隨邪逐惡外道雖則言中有響怎奈眼裏無筋龍華若在一齊與他一頓

世尊有異學問諸法是常耶世尊不對曰諸法是無常耶世尊亦不對曰世尊具一切智何不對我世尊曰汝之所問皆為戲論

高峰妙云異學有言若啞世尊無語如雷者裏見得分明正是增益戲論何故諦聽諦聽

世尊因黑氏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擎合歡梧桐花兩株來供養世尊乃召仙人志應諾世尊曰放下著志遂放下左手一株花世尊又召仙人放下著志又放下右手一株花世尊又召仙人放下著志曰世尊我今兩手皆空更教放下箇甚麼世尊曰吾非教汝放捨其花汝當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卻無可捨處是汝免生死處志於言下悟無生忍

徑山琇云佛爲三界大師倘墮在識情數量合喫二十棒梵志雖然悟去亦未出得識情數量合喫二十棒北山恁麼批判且道有過無過蕭何制律棲霞成云三界大師不合將闔閭中物搬出返被梵志看破若是壽昌待道我今兩手皆空更教放下個甚麼便與痛棒打出何故不見道殺人須用殺人刀活人須用活人劒

世尊坐次見二人舁豬過乃問者個是什麼二人曰佛具一切智豬子也不識世尊曰也須問過

太陽玄別二人語云不因世尊問洎乎忘却

壽昌經云君子有成人之美

萬峰藏云舁向前過世尊早墮了也

萬壽範云世尊不是知而故問慣於平地生波設使此二人果是雄傑待問時卽進前叉手而立曰老瞿曇你是甚麼心行敢保世尊有口如瘂

資福侶云利動君子

黃梅覺云老瞿曇特殺無端當時恁麼問被二人呵呵大笑舁豬竟去又作麼生

崇先奇舉太陽壽昌語畢云兩個老老大大都來以己方人殊不知黃面老子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白巖符云世尊老老大大向平地上撈甚魚鰕若不是者兩個孟八郎看你者番怎措如何合殺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百萬人天一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

白雲端云迦葉善觀風雲別氣色雖然如是還覺頂門重麼

黃龍心云直下穿過髑髏已是換却眼睛臨危不在悚人向甚處見釋迦老子

雲峰悅因僧問靈山拈花意旨如何峰云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迦葉微笑意旨如何峰云口是禍門

石田薰云焦磚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

高峰妙云世尊扶頭迦葉扶尾直至如今擡舉不起莫有共著力者麼以兩手作扶勢云也只兀底耳

徑山琇云世尊拈花人貧志短迦葉微笑馬瘦毛長若云吾有正法眼藏付囑摩訶迦葉也是空拳誑小兒

烏石道云當時幸是迦葉一人設使百萬人天悉皆破顏微笑世尊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且道分付阿誰豎拂子云者裏還有破顏微笑者麼擊案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獅林則云今日不肖兒孫要問黃面老子者兩件物你從那裏得來待擬開口好與一喝

雪竇雲舉手作拈花勢云衆中有解笑者麼若有可謂今之古之堪爲英俊若無牙齒一具骨口唇兩片皮開合總由已胡爲不自知喝一喝

天童忞云從上祖禰不了至今殃及兒孫則且置且道靈山有付囑無付囑若道有付囑埋沒金色頭陀若道無付囑孤負釋迦老子試問諸人作麼生道得出格一句長久喝一喝云千聖不知何處去倚天長劍逼人寒

金粟元云迦葉雖則動絃別曲怎奈鐵枷安在項上了也還有免得此過者麼直饒有也祇是個漏逗漢

風穴喜云世尊具拏龍手迦葉有陷虎機然雖父爲子隱子爲父隱要且瞞他百萬人天一點不得

雲菴悅云我若作飲光當時見伊道吾有正法眼藏云云便好再發一笑看者黃面老漢又如何折合

崇先奇云一人訛言亂衆一人承虛接響總是髑髏前見鬼可惜當時一會俱不丈夫以致而今逐鹿不已

五峰甫云就我看來總不如百萬人天在冷地裏眼骨轆地只管看且道他看個什麼看他兩個漢白日青天開了眼尿牀

崇慶古云世尊平地骨堆飲光開眼失跌累及後代兒孫烏龜却喚作鱉大衆山僧與麼批判也是徒勞唇舌阿呵呵金風一陣來掃却庭前葉

崇化能云世尊拈花憐兒不覺醜迦葉微笑剜腦入膠盆

白巖符云老瞿曇節外生枝大迦葉隨邪逐惡黃河水向源頭濁了也並須喫棒有分當時有人見他拈起靑蓮便好一喝云草本不勞拈出他若更道吾有正法眼藏但以手捉鼻掩耳而出看者瞿曇別作個甚麼勾當

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再轉法輪世尊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未曾說一字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耶

雪峰空徹云且道世尊從文殊請不從文殊請

寶壽方云文殊如是問世尊如是答且道是轉法輪不是轉法輪若言是世尊向文殊曾說個甚麼來若言不是怎奈贓證現在

友可玄云祖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白巖符云瞭倒世尊靈龜拽尾瞞文殊則得我若見道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耶便好合掌云我今此去專爲流通

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胸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衆悉皆契悟

雲峰悅云然則膏肓之病不足以發藥雲峰今日且作死馬醫汝等諸人皮下還有血麼

東禪觀云其時衆中有個作者纔見伊以手摩胸便出約住云瞿曇你者醜畢止休拈出也他若知非決定緘口免見百萬億衆墮邪倒見

徑山沖云世尊平生用盡伎倆臨死之際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山僧則不然要行便行要去便去八臂那吒攔不住遂化去

徑山琇云病入膏肓莫能療治非但世醫拱手便是耆婆神醫只得倒退三舍北山遠孫今日却要爲他療治去也豎拂子云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觸處顯現初不覆藏遂擊拂子一下云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

高峰妙云黃面瞿曇四十九年顚之倒之橫說豎說貴圖末後殷勤殊不知賺他百萬億衆至今豎在鐵圍山下無由解脫

雲居莊云瞿曇末上一場敗闕百萬億衆中更無一人有衲僧氣息諸人還見世尊以手摩胸麼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

淸化嶾云當時山僧若在但輕輕向世尊背上撫一下云老不休心非但令瞿曇滿面慙惶亦免使百萬人天杓卜聽虛聲

崇先奇云漆以堅自割膏以明自焚黃面瞿曇至死不變强哉矯

世尊既入涅槃迦葉尊者最後至世尊乃於棺中露雙趺示之迦葉作禮請如來以三昧火而自闍維即時金棺從七寶牀升舉繞拘尸羅城七匝却還本處化火光三昧而自焚之

城山洽云黃面老子賣弄四十九年猶未足意臨末梢頭又做出許多伎倆眞個不知死活雖然如是粉骨碎身未足酬

△諸經附

法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諸增上慢者聞必不敬信

天寧琦云說了也止得麼黃面老人分疎不下卓拄杖云有時拈在千峰頂劃斷天雲不放高

寶壽新曰昔日有僧入冥見地藏藏曰你平生脩何行業僧曰持法華經地藏乃問止止不須說爲是說爲是不說僧無對壽代僧云何必重宣

白巖符云潦倒世尊把不住拏不牢將無上寶聚狼藉殆盡而乃云止止不須說此處無金三十兩

圓覺經曰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

雪堂行云枯樹雲充葉凋梅雪作花擊筒方木響爇雪喫冬瓜長天秋水孤鶩落霞

天童傑云釋迦老子擔得一擔朦瞳出來撞著雪堂添得一擔顢頇祥符不是壓良爲賤也要緇素分明生鐵鑄牛頭牽犂還拽耙智者笑忻忻愚人驚怪差古往今來幾百年更向鬼門重貼卦驀拈拄杖云看看釋迦老子來也向諸人道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乃卓一卓下座

天寧琦云若然者道有也得道無也得向上也得

向下也得得也得不得也得數片白雲籠古寺一條綠水遶靑山

報恩秀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不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不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不於無了知不辨眞實不圭峰科此一段謂之忘心頓證又名忘心入覺萬松下四個不字且道合屬那一科

博山來云四個不字是殺人刀是活人劍點鐵成金旋天轉地萬松門下卓卓全該若是絕學沙門更須從頭刪過吽

楞嚴經曰若以能推的是汝心則認賊爲子

龍濟脩別云若能推的不是汝心則認子爲賊

天童覺云如今推也是子是賊買帽相頭食魚去骨

寶壽新云世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龍濟只知其二不知其一者裏則不然能推的是心也得不是心也得何故朝朝正月半夜夜是元宵

楞嚴經曰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博山來云盡大地是個釋迦阿難覷著釋迦鼻孔盡大地是個阿難世尊裂破阿難胸襟且道向甚麼處見甚麼處不見者裏著得一隻眼黃面瞿曇非但瞞人亦乃自瞞

楞嚴經曰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

五祖演云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觸著磕著

昭覺勤云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錦上添花

洞山度云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八字打開乃展兩手下座

楞嚴經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

能仁珪云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心戀落花

楞嚴經曰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

能仁珪云常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喝一喝云三十年後莫道能仁教壞人家兒女

楞嚴經曰汝但棄其生滅守於眞常常光現前根塵識心自然銷落

靈巖儲喝一喝云黃面老子和麩糶麵二千年來

孚人酬價天寧既開者個行戸難教客貨久滞今朝一時攤向人前知時達變者便請滿載而去其或遲鈍卓拄杖云早晚行情不定莫言不道

金剛經曰若有人持誦此經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卽爲消滅

博山來云者般說話縛殺多少人解脫多少人秉雖帶黃滅胡種族若以因果評入地獄如箭射

金剛經曰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

法眼益別云若見諸相非相卽不見如來

天童覺云世尊說如來禪法眼說祖師禪會得甚奇特不會也相許

寶華忍云大小世尊抱橋柱洗澡不肖則不然若見諸相非相卽見諸相雖然要見如來則易見諸相則難

白巖符云世尊話作兩橛法眼只見一邊者裏則不然若見諸相不必更見如來雖然在祖師門下須別有長處始得乃喝一喝

涅槃經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

徑山杲云眞生無可生眞滅無可滅寂滅忽現前蝦蟆呑却月

天寧琦云寂滅不現前心心生與滅龜毛扇子扇泥牛一點血

天奇瑞云世尊爲大千世界之法主何得似靈龜拽尾拂跡成痕旣是諸行無常因甚却存寂滅

興善廣云可惜者黃面漢話作兩橛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二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三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應化聖賢西天

文殊菩薩一日令善財採藥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觀大地無不是藥却來白云無有不是藥者殊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遂於地上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殊接得示衆曰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

五祖戒出善財語云慚愧

首山念云文殊大似掩耳偷鈴
瑯瑯覺云文殊可謂誠實之言要且額頭汗出口
裏膠生
潙山喆云解用不須霜刃劍延齡何必九還丹
天童華云大小文殊被善財換却眼睛
烏石道云盡道善財能採不能用文殊能用不能
採殊不知者兩個漢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象田現豎如意云象田者一莖草亦能殺人亦能
活人脫或遇著個四大忘我百骸調適的到來且
道殺卽是活卽是乃放下如意云文殊祇欠者一
著
崇先奇云大小文殊善財互相熱瞞不顧旁觀者
哂
文殊因菴提遮女問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麼却
被生死之所流轉殊曰其力未充
羅漢機云有者道與麼答話替菴提遮女添上一
重枷鏁與麼見解夢見文殊也未又有道文殊稱
大智被語言轉親言出親口殊不知七佛之師等

閒出一語如金剛王寶劍你纔擬議早是血濺梵
天了也雖然今日却被機上座捉敗還有知他下
落者麼請別出一隻手
善財童子參德雲比丘於妙高峰頂四維上下偏觀
求覓不可得經七日後乃見比丘於別峰徐步經行
始得相見
鳳日玥云偏觀求覓竟不可見有般漢道無見是
眞見又有道法身無相更要見個甚麼恁麼解會
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衲僧汗臭氣在然則畢竟
意旨如何以拂子擊案一下云是處是慈氏無門
無善財
無邊身菩薩將竹杖量世尊頂丈六了又丈六量到
梵天不見其頂乃擲下竹杖合掌說偈曰虛空無有
邊佛功德亦然若有能量者窮劫不可盡
白巖符云無見頂相莫說一無邊身設使百千萬
億無邊身盡其神力窮未來劫亦量不盡雖然乃
抬眸云白巖者裏不消一覷
維摩居士示疾毗耶離城因三十二菩薩問疾各說

不二法門至文殊曰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菩薩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却問維摩曰我等各自說已云何是仁者所說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文殊讚曰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菩薩眞入不二法門

保福展云維摩一默未出化門又云大小維摩被文殊一坐直至如今起不得報恩秀云要起有甚麼難便掌

雪竇顯但舉文殊語畢云維摩道甚麼良久云勘破了也

瑯琊覺云文殊與麼讚善也是杓卜聽虛聲維摩默然汝等諸人不得鑽龜打瓦

大溈智徹云不二法門昰默然不是默然若是默然文殊則爲剩語不是默然維摩一場虛設畢竟如何具眼者辨

昭覺勤云者一轉語叢林話會不少有道默然有道良久有道據坐有道不對要且摸索不著直得其聲如雷普震羣動自古及今前聖後聖所說法門只向維摩片時之間一時顯現且道正當恁麼時作個甚麼苟當始得與維摩相見

天寶樞云盡大地人性命被者維摩橫拖倒拽天寶卽不然如何是不二法門劈脊便棒

報恩秀云橫身爲衆不免禍出私門那堪文殊點破已露瑕玼直饒天童道現居俗塵而無俗氣也是掩鼻偷香

博山來云明修棧道暗度陳倉若以語默商量何異鉢盂安足二大士雖則傳脂付粉水洩不通以不二法門較之尙晚在

磬山修云諸方商量都只在語默上摸索有甚交涉你若向衆菩薩未啓口處識得根源方知說的卽是默的默的卽是說的衆菩薩未嘗說一字老維摩其聲如雷還會麼龍象蹴蹋非驢所堪

瀛山誾云維摩不二法門文殊盡其神力捶擊不開爭奈保福猶嫌未出化門爲甚如此大抵祖關無嶮易由來玄路有高低

鳳日玥云金粟如來被者多口阿師一拳拳倒至

今起不得當時若是山僧見道如何是仁者所說不二法門便與劈頭一棒七佛之師到者裏也只得退身三步亦且免後人向默然處躲跟

淸化嶾云文殊揚聲止響維摩平地喫交二俱好笑若論不二法門更須喫棒始得

白巖符云文殊維摩各見一邊未免互相鈍置要顯不二法門三生六十劫時有僧問畢竟如何是不二法門符曰山僧今日牙痛不能爲汝說得且待明日來

崇先奇云文殊維摩互相熱瞞帶累三十二菩薩口挂壁上若是不二法門俱未夢見

普明熚云維摩洗脚抱橋文殊葛藤徧地總是落二落三與不二法門絕無交涉諸禪德且道如何是不二法門逢人切莫錯舉

天目灝云潦倒維摩若不得文殊幾乎病殺

維摩因須菩提持鉢至乃滿盛香飯謂之曰汝能於食等於法亦等汝能謗於佛毀於法不入衆數亦不得滅度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汝能如是乃可取食須菩提茫然不知所答置盂欲走

道場辯云當時若有個倒拈蝎尾逆捋虎鬚攙手出荊棘林底漢纔見他恁麼道但云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直饒淨名老人也須倒退三千里

天童忞云道場雖善就下平高截長補短怎奈出爾反爾一似罣縣茶瓶不如當時輕輕向道將謂汝是個俗漢管取淨名一坐不起香飯滿鉢持歸」

寶峰淸云義出豐年還他維摩居士其奈須菩提貪觀天上失却手橈致令食到口邊被人奪却今日衆中莫有與須菩提出氣者麼請下一轉語看」

廣胤標云撩馳說之口奪紛爭之辨莫之敢逆者貴乎明斷尊者當時何不取一摶食待伊云云直下塞却渠口免得者漢向葛藤窩裏著倒雖然於今看來亦似冷地輸他先一著分明笑倒老空生

殃崛摩羅尊者因持鉢至一長者門正值其家婦人產難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爲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却來

相報仮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崛汝速去報言我從賢聖劫來未曾殺生殃崛奉佛語疾往告之其婦得聞當時分娩

天童悫云世尊移花兼蝶贈殃崛擔泉帶月歸產婦雲在嶺頭閑不徹長者水流澗底太忙生案內有犯四人一一爲諸人依律發放了也且道生下的孩兒作麼生理論分付沒眼村翁一任鑽龜打瓦

通玄奇云長者此問險事罕聞殃崛不知辭勞不得瞿曇與麼道未必靈驗婦聞免難賺殺幾多人

百丈沏云長者弄巧成拙世尊相席打令殃崛刺腦入膠盆盡道女子當時得免產難誰知至今母子尙未分娩莫有救得者麼衆無語乃拈棒一齊趁出

檀度依云世尊因風吹火尊者曲順人情其婦得產多少人到者裏分疎不下噫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所由來尙矣

廣教玉云殃崛持鉢到長者門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適值其家婦人產難險瞿曇弟子汝爲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事因叮囑起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同問世尊却來相報切忌話墮仮返具事白佛大似詐明頭汝速去報言我從賢聖劫來未曾殺生面赤不如語直殃崛持佛語疾往告之不妨軟頑其婦得聞當時分娩且信一半者則公案諸方盡在背後引領顒望一生廣教今日將古人肝膈盡情揭露了也然尙有一處誵訛未經點出且道是那一處送語傳言只大都上他機境便塗糊同時繡出鴛鴦譜信彩拈來是也無

天親菩薩從彌勒內院而下無著問經稱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什麼法天親曰祇說者個法

薦福懷云彌勒已是錯說天親已是錯傳山僧今日將錯就錯與你諸人註破良久云諦聽諦聽又良久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雲門澄云天親者漢錯下名言若是彌勒說底法直得摩竭提國更須掩室毗耶離城猶當杜口爲

甚麼覷不見道萬籟有心闘不得孤崖無耳謾知
音
靈巖儲云將錯就錯則不無薦福若是者個法元
字脚也不曾動著更說什麼向下文長乃豎拄杖
云看看木上座將百億四天下百億須彌山百億
香水海百億器世界中間所有日月星辰森羅萬
象菩薩聲聞人天修羅地獄畜生有情無情四足
多足總鎔作一拳無畏普光明經爲汝諸人晝夜
說熾然說無間歇衆中還有證無生法忍者麼有
則出來喫棒
崇先奇云彌勒也不錯說天親也不錯傳皐亭今
日與你重擧只是不得錯會良久云止止不須說
我法妙難思
舍利弗尊者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密與覺時是
同是異提曰此義深遠吾不能說會中有彌勒大士
汝往彼問舍利弗乃問彌勒彌勒曰誰名彌勒誰是
彌勒
雪竇顯云當時若不放過隨後與一搊誰名彌勒
誰是彌勒者便見冰消瓦解
昭覺勤云夢中說六波羅密與覺時是同是異低
聲低聲此義幽深吾不能說爛泥裏有刺會中有
彌勒大士可往問之推過別人又爭得舍利弗問
彌勒將錯就錯誰名彌勒誰是彌勒者面皮厚三
寸
古南門云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龍華體云弁山有九十棒要打者三個漢舍利弗
不合向青天白日寐語須菩提不合推過別人雪
竇不合停囚長智或有個旁不甘底出來道和尚
棒教誰喫也許伊具一隻眼
舍利弗因入城遙見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心中思惟
此姉見佛不知曾得忍否近前便問什麼處去女曰
如舍利弗與麼去弗曰我纔入城爾當出城云何言
如我與麼去女曰諸佛弟子當依何住弗曰諸佛弟
子依大涅槃而住女曰諸佛弟子既依大涅槃而住
而我亦如舍利弗與麼去
溈山喆云一人入城一人出城何言如舍利弗與

麼去若人知得此二人去處十二時中動轉施爲無非住諸佛大涅槃若也未知業識茫茫無本可據

東禪觀云舍利弗依大涅槃而住坐在解脫深坑月上女如舍利弗與麼去也是隨邪逐惡

昭覺勤云住無所住行無所行見無所見用無所用各人脚跟下廓同太虛如十日並照觸處光輝苟知恁麼則與月上女同證無生得不退轉隨去來住無不皆在大解脫中三世諸佛鼻孔一時穿却說什麼如舍利弗與麼去

報恩琇云月上女見也見得到說也說得好然檢點將來尤欠丈夫之作纔見問什麼處去便與劈面一掌直教他兩眼流星安敢正視

城東有一老姥與佛同生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迴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是佛

雪竇顯云諸上座他雖是個老婆宛有丈夫之作既知迴避稍難不免吞聲忍氣如今不欲見佛即許你切忌以手掩面何故明眼底覷著將謂雪竇門下教你學老婆禪

福嚴容云老姥不欲見佛天然氣槩東西總皆是佛氣槩天然於此見得老姥即佛佛即老姥不然則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

黃檗琦云不欲見佛風平浪靜總皆是佛水漲船高瞿曇節文則且置只道老姥風騷在什麼處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

淸化嶐云雪竇失却一隻眼殊不知者老婆猶帶脂粉氣在見個黃面老子即便迴避若見山河大地草木叢林又向什麼處迴避還有爲雪竇出氣者麼出來試道看

崇先奇云城東老姥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既知無處迴避何故以手掩面婦女態度一時露出即今還有不欲見佛者麼

瀛澤杲云有底道幸自可憐生苦苦相逼他作甚麼有底道人人自已是佛更向何處迴避似則似是則未是山僧黨理不黨親敢道釋迦老子被城

東覷破何也掀翻海嶽求知己撥轉乾坤見太平
安國聰云婆子眼空四海旁若無人宛有丈夫氣
槩是則固是將手掩面不欲見佛殊不知此處無
銀三十兩
文峰玉云婆子忒殺逞俊殊不知也是日下逃影
廣額屠兒於涅槃會上放下屠刀便曰我是賢劫千
佛一數
東山覺云今時叢林將爲廣額是過去一佛權現
屠兒且喜沒交涉又謂廣額是殺人不貶眼底漢
颺下屠刀立便成佛且喜沒交涉又謂廣額放下
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者一佛多少分明且喜沒
交涉要識廣額麼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
殘紅
城山洽云者屠兒都謂有大人之作檢點將來也
是瞎驢趁隊何故不見道丈夫自有沖天志豈向
他人行處行
波羅提尊者示異見王曰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
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

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拾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
不識喚作精魂王聞感悟
徑山杲云即今問諸人畢竟那個是佛性那個是
精魂
天寧琦云書頭教娘勤作息書尾教娘莫瞌睡還
識娘面嘴麼玉容寂寞淚闌杆梨花一枝春帶雨
松隱然云諸方盡道異見王聞法開悟殊不知波
羅提尊者被王一拶直得技窮力盡進退無門妙
喜盡平生力也救他不得龍峰今日路見不平出
一隻手去也乃喝一喝云適來異見王波羅提妙
喜盡向者裏掃蹤滅跡了也更說甚麼佛性精魂
作用見聞盡是陽燄空花不勞把捉且歸家穩坐
一句作麼生道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車駕六
龍
瀛山誾云當時喚作佛性尊者面皮已厚三尺更
說八處作用教壞人家男女不少雖然如是比他
一等弄精魂手脚猶較些子
能仁鑑云便與麼會喚作依通已眼未開無自由

分直須竿頭進步絕後再甦始得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雖然還識祖師麼爲憐三歲子不惜兩莖眉

洞山瑩拈拂子拂一拂云者個是佛性將什麼喚作精魂又拂一拂云者個是精魂將什麼喚作佛性復連拂兩拂云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便擲下拂子

大覺昇云大小尊者只識得精魂佛性未夢見在今日有問佛性在什麼處向道趙錢孫李周吳鄭王

龍華體云且道精魂與佛性相去多少點石化爲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勝思惟梵天謂不退轉天子曰天子我常於此佛國土不曾見汝天子曰梵天我亦不曾於此國土不曾見我

天童悟云者兩個漢各自分疆立界各各不相見各各自稱尊殊不顧旁觀者醜

大慧鵬云不曾見汝不曾見我一對無孔鐵鎚難爲勘破我當時若見各與他二十拄杖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處不得忽一日得見乃問曰汝依何而住我一千年覓汝起處不得齊曰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

法眼益云障蔽魔王不見金剛齊即且從只如金剛齊還見障蔽魔王麼

徑山杲云既覓起處不得一千年隨從的是什麼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互相熱瞞法眼道障蔽魔王不見金剛齊即且從只如金剛齊還見障蔽魔王麼恁麼批判也是看孔著楔只今莫有知妙喜起處底麼乃喝一喝云寐語作麼

天寧琦云金剛齊道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一時被障蔽魔王捉敗了也雖然也須扶起金剛齊始得

雲門信云金剛齊太殺漏逗既不依有無而住怎麼又被魔王覷見

資福侶徵云一千年覓起處不得爲甚麼忽一日得見莫是金剛齊滲漏麼莫是魔王眼花麼咄

須菩提尊者因說法次帝釋雨花乃問此花從天得耶曰弗也從人得耶曰弗也畢竟從何而得帝釋乃舉手尊者曰如是如是

雲門偃云帝釋舉手處與你四大五蘊釋迦老子是同是別

天寧琦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放過須菩提尊者尋常將什麼說法也好與一拶

天寧慧云帝釋舉手尊者如是彼此都來熱瞞到天寧者裏各與他二十拄杖

雲門澄云帝釋舉手尊者如是未免互相瞞熱祖師門下無如是事我若作尊者待伊舉手便與熱喝要使帝釋天別有生涯

白巖符云大小尊者乞兒見小利我則不然當時見帝釋舉手便一直向他道不是不是

須菩提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歎尊者問空中雨花讚歎復是何人云何讚歎曰我是梵天敬重尊者善說般若尊者曰我於般若未曾說一字汝云何讚歎曰如是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眞說般若

雪竇顯云避喧求靜處世未有其方他在巖中宴座也被者一隊漢塗汙更有者老漢把不住問空中雨花讚歎復是何人早見敗闕了也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惡水驀頭潑又云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草裏走尊者無說我乃無聞識甚好惡總似者般底漢何處有今日復召云大衆雪竇幸是無事你來者裏覓個甚麼盌以拄杖一時趁散

磬山修舉雪竇話畢云明覺老漢似個築漏洞底一般空生梵天底不妨築著自家底漏洞還曾築著也無

薦福如云大小空生不善宴座惹得一隊漢撒沙撒土當面塗汙一上如來弟子解空何在當時但兀坐不采梵天縱有惡水管教無處澆潑

龍華宗云須菩提老老大大開眼著賊也不知

賓頭盧尊者因阿育王內宮齋三萬大阿羅漢躬自行香見第一座虛位王問其故海意尊者曰此是賓

頭盧位此人近見佛來須與當主言訖賓頭盧從空而下王修敬已便問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尊者以手策起眉毛良久曰會麼王曰不會尊者曰阿耨達池龍王曾請佛齋吾是時亦預其數

大潙喆云阿育王飯三萬阿羅漢要且不識賓頭盧當時待他策起眉毛便與作禮非唯識得尊者亦乃同參古佛

汾陽昭代王云却勞尊者

雲居元代王當時驀面便唾

虎丘隆云尊者得大機顯大用不枉親見佛來雖然賴得育王放過若不放過打失眉毛也

白巖符云大小尊者瞞阿育王即得若是別人則禍事當時待道阿耨達池龍王曾請佛齋吾是時亦預其數便好喚內侍撤去首席看尊者作何去就

靑龍操云二尊者若不是育王並須出國

樟山量云操衲僧柄偃閫外韜在賓頭盧尊者得之矣阿育王當時可惜放過若不放過待策起眉毛便好云與麼則合在第二位自却據第一位看者老漢又當作何面孔

友可玄云阿育王只解放行不解把住者裏則不然待道阿耨達池龍王請佛齋吾是時亦預其數却喚內侍尊者遠降辛苦再點一碗茶來

贊峰竟云尊者於三萬大阿羅漢中作第一座則固是若論親見佛來則未可何故對大王前不合指東話西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三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四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應化聖賢東土

忻州一老翁因佛陀波利尊者遊臺山老翁見乃問向什麼處去尊者曰臺山禮文殊去老翁曰大德見文殊還識否尊者無對

汾陽昭代云今日慶幸

雲門澄云當時便作禮三拜老翁若更如何若何轉身拽杖竟去

臺山老翁問佛陀波利曰尊者何來者曰西國來翁曰還將得佛頂尊勝經來否者曰不將得來翁曰空來何益尊者遂回

太陽玄云當初下得甚麼語得與老翁相見免回西天乃展兩手似伊

雲門澄云還將得佛頂尊勝經來否對曰將得來他若道何不是似老翁但近前叉手云適纔山下被人借去了也老翁更若如何若何便與一喝拂袖竟去

臺山翁因永嘉無著法師謁五臺至金剛窟遇翁翁引陞堂命坐翁問近自何來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少衆曰或三百或五百著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曰衆多少翁曰前三三後三三

汾陽昭代喜云識得你

靈雲勤因雪峰問老翁道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勤云水中魚山上鳥峰云意作麼生勤云高可射兮深可釣

徑山杲云我當時若見只向他道和尚如此住持直是不易

天童傑云或三百或五百且置勿論祇如老翁云前三三後三三如何話會良久云竹影掃堦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

天寧琦云畢竟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有者道前三三後三三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

佛日智云當時山僧若在各與三十痛棒縛作一束拋向萬年冰下凍得伊嘴扁免使後代人妄自分南分北較多較寡今日設更有個不唧嚁的出來問隆安佛法如何住持向道將此深心奉塵刹曰衆多少朝去八百暮到三千山僧恁麼答話且道與古人孰優孰劣良久乃橫按拄杖云除却華山陳處士誰人不帶是非行

臺山翁與無著茶次翁拈起玻璃盞問曰南方還有者個麼曰無翁曰尋常將什麼喫茶著無對

洞山价代展兩手又云有無且置借取者個看得麼

曹山寂代云久承大士按劍爲什麼處在一塵

長慶稜代云若與麼凝客勸主人

汾陽昭云謝顧問

雲門澄代無著當時但拱手云謝茶

資壽方云老翁言中有響句裏藏鋒爭奈無著者漢是個無孔鐵鎚

寶壽新代云原來你不曾到我南方在

白巖符云尋常將什麼喫茶我若作無著當時但舉盞吸乾復索童子云斟茶來他若眼目定動便與撲碎盞子便行直教疑殺者老翁去在

臺山翁因與無著話久日色稍晚著曰擬投一宿得否翁曰汝有執心在不得宿曰某甲無執心翁曰汝曾受戒否曰受戒久矣翁曰汝若無執心何用受戒著辭退翁令均提童子相送著問童子曰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召大德著應諾童子曰是多少

洞山价云欲觀其父先觀其子

汾陽昭於何用受戒處代著云悔出前言於童子曰是多少處代著云識得你

金陵寶誌禪師問一梵僧曰承聞尊者喚我作屠兒曾見我殺生否曰見誌曰有見見無見見不有不無見見若有見見是凡夫見無見見是聲聞見不有不無見見是外道見未審尊者如何見僧曰你有此等見耶

汾陽昭代誌公云不枉西來

寶誌十二時辰歌曰雞鳴丑一顆圓光明已久內外推尋一總無境上施爲渾太有

天目禮云大小誌公只向境上著倒山僧則不然有時因好月啓戶望前峰

寶誌垂語曰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

玄沙備別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眞個道場

雪竇顯云一對無孔鐵鎚

昭覺勤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拈香擇火

天童覺舉誌公語畢云弄精魂漢有什麼限舉玄沙語畢云奇怪八十翁翁入場屋不是小兒戲復

云且道利害在什麼處有智無智較三十里
報恩秀云身是道場髑髏前見鬼無數眞個道場
何妨徹底承當雖然楚人失弓楚人得之未若人
失弓人得之尤爲得也
敬畏空云諸禪德既云身是道場未審佛在那裏
還要見麼乃豎拂子云容顏甚奇妙
龍池傳云老僧晚年無事終日祇是拈香擇火
古南門云諸人每日拈香擇火還見寶公也無若
見正好喫棒
佛川宗別云終日拈香擇火不是拈香擇火
婺州雙林善慧大士因梁武帝請講經士纔陞座以
尺揮案一下便下座武帝愕然寶誌乃問陛下還會
麼帝曰不會誌曰大士講經竟
白雲端云大士與誌公被武帝一狀領過
汾陽昭云講得甚好
本覺一云大士已是葛藤誌公重下註脚諸人如
今要聞麼良久云兩段不同收歸上科
磬山修舉白雲端語畢云三大老一人有定國之
謀一人有安邦之智一人有過量之才可惜武帝
未能搆得雖然帝王自有擎天略不動干戈定太
平
白巖符云大士誌公雖善分科演義要且未解講
經總不如衍老當時却較些子
法海俔云大士據虎頭誌公收虎尾武帝濟良久
云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靜鶴飛高
大士曰法地若動一切不安
天寧琦云壽山從朝至暮不知走了幾遭若是法
地誰敢動著一莖草復云我不爭恁麼道傳大士
坐了起不得
大士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
四時凋
寶壽方云有物先天地將什麼作眼無形本寂寥
舉拂云者個濟能爲萬象主天際日上月下作麼
生不逐四時凋瞞歷代老古錐即得山僧則不然
無物先天地有形本寂寥不爲萬象主常逐四時
凋且道與大士是同是別

城山洽云大士恁麼主張引人向鬼窟裏作活計者裏則不然有物先天地無時不寂寥能爲萬象主亦逐四時凋

大士一日披衲頂冠靸履朝見梁武帝帝問是僧耶士以手指冠帝曰是道耶士以手指靸履帝曰是儒耶士以手指衲衣

汾陽昭代云大士多能

五祖戒云笑殺傍觀

五峰甫云武帝若是個作家君王好立刻趕者碧眼胡出國何故識察異言異服律有明條

獅峰遜云傅大士抖擻三百六十骨節做盡伎倆不消武帝一個耶字冰消瓦解了也

大士有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者語聲是

玄沙備云大小傅大士祇認得個昭昭靈靈

報慈遂徵云且道他認不認若認他又是補處彌勒不可認也若不認玄沙又與麼道不可徒然

雪竇顯於欲識佛去處下別語云三生六十劫乃云天下衲僧跳不出直饒口挂壁上漢別有一竅勘過了打又云玄沙也是打草驚蛇

九峰勤云大小傅大士向一法中而見有異九峰即不然夜夜困即眠朝朝覺即起

洞山聰云九峰大力量人言不虛發洞山又不然困來即便眠覺來即便起只如你衲僧家白日還打睡麼雖然如是三十年後且莫和泥合水

法昌遇云傅大士如張漫天網羅龍打鳳奈何麟甲羽毛總在裏許逃生無路若是靈禽異獸決定別有生涯

保寧勇云玄沙道大士只認得個昭昭靈靈洞山道你衲僧家白日還打睡麼者兩轉語誰言世上無仙客須信壺中別有天保寧亦有一偈要眠時即眠要起時即起水洗面皮光啜茶溼却嘴大海紅塵飛平地波濤起阿呵呵阿呵呵囉哩哩囉哩

崇先奇云大小傅大士話作兩橛在衲僧門下自救不了何故須知遠烟浪別有好商量

南嶽慧思禪師因誌公令人傳語云何不下山教化衆生目視雲漢作麼思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教化

五祖戒代誌公又傳語云更說道理看

報慈遂徵云且道是山上語山下語

雪竇顯云有什麼屎臭氣

翠巖芝云思大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天聖泰云思大祇知開口寶公平地喫交

雲居舜云思大和尚誌公未傳語前猶較些子

保寧勇別思大語云傳語法師合取狗口

雲居莊云兩個漢總與一坑埋却不為分外雖然也不得草草良久云雲自帝鄉出水從江漢流

獅林則云一人拖泥帶水一人斂手縮脚徐六擔板遭人點檢召衆云寶公思大二大老即今在山僧拄杖頭上眉毛撕結共展神通還見麼拈起一枚無孔笛臨風丁倒兩頭吹

天寧琦代誌公復傳語云勘破了也

龍翔訢云思大被誌公一拶直得倒退三千里

天童忞云誌公傳語不是好心思大雖是本色人未免落他圈繢箇點將來猶少機關在者裏還有為思大作主者麼拈拄杖云儂家不管興亡事一任和雲占洞庭

棲霞成云思大高踞南嶽峰頂自謂羲皇上人却被誌公輕輕一拶便見手忙脚亂

黃檗琦云蚌鷸相持俱落漁人之手

天目律云將謂思大有甚長處

龍唐柱云誌公慣向第二門頭賣弄要扯別人上他門戸幸是思大深辨來風纔見本色住山人雖然總不如龍唐者裏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

演教泐云從苗辨地因語識人寶公可謂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思大雖則眼空四海要且不知性命落在別人手裏還有為思大作主者麼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白巖符云者漢一鈎便上三世諸佛一口被我吞盡噫且緩緩

天台豐干禪師一日欲去遊五臺向寒山拾得曰你共我去遊便是我同流若不去不是我同流山曰你去遊作什麽干曰禮文殊山曰你不是我同流

翠巖芝云大似辯才見蕭翼

寶壽方云明施縱奪還他寒山暗下鉤錐須是豐干者漢是則是在我衲僧門下、並須喫棒

靈溪昱云五更侵早起更有早行人

天台寒山子因趙州遊天台路次相逢見牛跡山問曰上座還識牛麽州曰不識山指牛跡曰此是五百羅漢遊山州曰旣是羅漢因什麽却喚作牛去山曰蒼天蒼天州呵呵大笑山曰作什麽州曰蒼天蒼天山曰者小廝兒却有大人作略

靈巖儲云寒山也是虛空裏剜窟籠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盡力道祇道得個不識國淸要問諸人祇如寒山趙州一等道蒼天蒼天還有優劣也無一僧出云蒼天蒼天儲云識得你也僧擬議儲却云蒼天蒼天

寒山子因衆僧炙茄次山將茄串向一僧背上打一下僧回首山呈起茄串曰是什麽僧曰者風顚漢山却向傍僧曰你道者個師僧費却我多少鹽醬

寶峰文云寒山打者僧實爲費鹽醬多莫別有道理

黃龍淸云寒山子只知爲者僧費多少鹽醬不知自己拋撒更多且道什麽處是拋撒處良久云十方世界成狼藉一日收來五味全

獅林則云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者僧旣受寒山點檢寒山也合受人檢點還知寒山合受檢點處麽試道看

靈巖儲云寒山將常住物肆意拋撒全不顧潔淨地上狼藉者僧合水和泥鷲王擇乳素非鴨類諸人還識旁僧麽卓拄杖一下云三生六十劫

城山洽云寒山弄白拈手段當面瞞人者僧當時何不便奪却茄串打云茄子也不識

寒山有偈曰吾心似秋月碧潭光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

保福權則云老僧則不然吾心似燈籠點火內外

紅有物堪比倫來朝日出東

靈谿昱云大小寒山出門不認貨好與三十拄杖且道是賞是罰檢點得出許你親見寒山

天台拾得一日掃地次寺主問汝名拾得因豐干拾得汝歸汝畢竟名甚麼姓甚麼拾得乃放下苕帚叉手而立主再問拾得拈帚掃地竟去寺主罔測寒山搥胸曰蒼天蒼天拾得曰作甚麼寒山曰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二人作舞笑哭而去

靈巖儲云寺主祇問一個姓名拾得將無量劫來氏族名字一齊陳出寺主直是妙智圓明分疎不下寒山雖將衆藝字母重爲注疏幾多人作哭笑會不識自已姓名者不妨疑著

明州憨布袋和尙甞以杖荷一布囊凡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鄽肆聚落見物卽乞無論醯醢魚葅纔接入口遽分少許置囊中或於稠人處打開布袋撒下曰看看又一一拈示問人曰者個喚作什麼

瑯琊覺云慈氏菩薩

昭覺勤云熟處難忘

白巖符云太狠藉生當時我若見好與搥折脚骨拐爲什麼免見惑亂天下人無有了期

布袋在街衢立有僧問和尙在者裏作什麼袋曰等個人僧曰來也袋遂於懷中取一橘子度與僧擬接袋却縮手曰汝不是者個人

歸宗柔別云歸去來

寶壽方云者僧也許伊是個行家只是猶欠些子待道等個人便好云與麼則請和尙先行他若更度橘子便好撫掌呵呵大笑拂袖竟去管教者漢懡㦬而休白落得一場狠藉

棲霞成云布袋逢人便賣弄若不得個橘子幾被者僧賺却汝不是者個人賊過後張弓

布袋將示寂於嶽林寺東廊下端坐磐石說偈曰彌勒眞彌勒（天童覺着語云撥破面門）分身千百億（欒着鼻孔）時時示時人（高着眼）時人皆不識（當面諱卻）偈畢安然而化

天童覺云憨布袋攔街截巷直是無迴避處還辨得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徑山杲云慈氏如來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

◎下疑上

衆一時撒向諸人懷裏了也敢問諸人還識得也未若也識得天下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卓拄杖云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

寶壽新云盡大地是樓閣徧法界是彌勒爲什麼有識有不識雖然且待來日

金粟元云者漢不打自招山僧此者路見不平要與他華劈一上彌勒眞彌勒少賣弄分身千百億者野狐精時時示時人費力作麼時人皆不識切莫壓良爲賤或有路見不平底我要問他布袋和尙齾擬議不來驀頭便棒

雍州萬年縣杜法順大師法身頌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

象田現云只者一頌如萬仞銀山無你措脚處又如一團栗棘無你下嘴處山僧不惜眉毛一一爲諸人下個註脚懷州牛喫禾上大人益州馬腹眼丘乙巳天下覓醫人化三千灸猪左膊上七十士諸禪德如其忍俊不禁出來道和尙恁麼也是將土泥裏洗却向他道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人可知禮也

△西天祖師

初祖迦葉尊者（嗣釋迦）踏泥次有一沙彌見乃問尊者何得自爲祖曰我若不爲誰爲我爲

法眼益云我當時若見拽來踏泥

五祖戒云迦葉與沙彌說得道理好

洞山价云莫要茶喫麼

保寧勇云雖然如是旁觀者哂

西山音云大小尊者極善和泥合水

二祖阿難尊者（嗣迦葉）問迦葉曰師兄世尊傳金縷袈裟外別傳個甚麼迦葉召阿難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

汾陽昭云不問那知

五祖戒云露

翠巖芝云千年無影樹今時沒底靴

潙潭清云刹竿未倒穿却諸人髑髏換却諸人眼睛刹竿倒後向什麼處見釋迦老子

雲居莊云若向刹竿未倒時會得埋沒先宗若向

刹竿倒却後會得辜負自己且道世尊傳金襴外必竟別傳何物三面狸奴脚踏月兩頭白牯手拏烟

萬峰蔚云迦葉喚阿難暗號私通倒却門前刹竿依前不會若問萬峰世尊傳金縷袈裟外別傳何物只對他道低聲低聲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

萬峰藏云世尊傳的且道在金縷袈裟外在金縷袈裟內咄

靈巖儲云盡道迦葉祇解推倒不解扶起殊不知尊者置毒藥於乳中亦能殺人亦能活人致使西天四七東土二三一個個析髓分皮曹溪路上迄今血滴滴地

金粟元云盡道阿難被迦葉熱瞞殊不知迦葉被阿難勘破

安國聰云阿難扶起迦葉推倒兩個無孔鐵鎚就中有個恰好且道那個是恰好以手搖云明破即不堪

九祖伏馱密多尊者（佛陀難提嗣）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

雲蓋本云父母非我親無有不親者諸佛非我道無有不道者祖師得第一句雲蓋得第二句有人添得一句許伊鼎足三分

伏龍長云父母非我親我亦非親者諸佛非我道道亦非我者祖師也不得第一句雲蓋也不得第二句千巖碎身如微塵何止頭破作七分

十祖脇尊者（伏陀密多嗣）因富那夜奢合掌前立尊者問汝從何來曰我心非往尊者曰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尊者曰汝不定耶曰諸佛亦然尊者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

翠巖芝云祖師與童子一問一答總欠會在如今作麼生會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鶴勒那嗣）因月氏國王聞其有道乃越國往見之尊者曰大王來時好道去時亦如來時王有省

中峰本云飯裏沙泥中刺彷彿不同依俙相似大王來時好道去時亦如來時尊者黃金鑄面皮

尊者因罽賓國王秉劍問師得蘊空否尊者曰已得蘊空曰既得蘊空離生死否尊者曰已離生死曰既離生死就師乞頭得否尊者曰身非我有豈況於頭王便斬之白乳涌高數尺王臂自落

玄沙備云大小師子尊者頭也不解作得主

雪竇顯云作家君王天然有在

翠巖芝云尊者引頸國王擧劍正與麼時還有人諫得住麼至今無人斷得此公案如今衲僧作麼生斷

瑯琊覺云罽賓好一口劍怎奈劍上無眼尊者好個師子要且不解返擲

黃龍新云黃龍要問雪竇既是作家君王因甚臂落徑山杲云孟八郎漢又與麼去

天寧琦云似則也似是則未是

天童華云玄沙道大小尊者頭也不解作得主隨毿毿漢玄覺徵云且道斬著斬不著將蝦釣鼈汾陽道知師不吝將錯就錯雪竇道作家君王天然有在提水救火翠巖道當時祖引頸王擧劍正與麼時還有人諫得麼至今無人斷得此公案如今衲僧作麼生斷莫要說夢芭蕉道賣寶撞著瞎波斯誣人之罪瑯琊道罽賓好一口劍怎奈劍上無眼尊者好個師子要且不解返擲賊過後張弓者一隊漢被山僧勦絕了也還見師子尊者麼驀拈拄杖卓一卓云修身愼行恐辱先宗

龍池傳云我若作尊者纔見問得蘊空否便云要頭便斫將去問什麼蘊空不蘊空

古南門云雪竇祇解歸德于君不善承休于祖有人辨得罽賓國王師子尊者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資國秀云國王機似星馳尊者用如電掣然雖各逞神通未免均爲落節何以如斯不見道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

寶壽新云尊者然則醻他宿命其中未必好心國王雖則據令而行未免腦門著地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師子嗣）因與外道無我尊論義外道曰請師默論不假言說尊者曰不假言說孰知勝負曰但取其義尊者曰汝以何爲義曰無心爲

義尊者曰汝既無心安得義乎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尊者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曰當義非名誰能辯義尊者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曰為辯非義是名無名尊者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辯者是誰當辯何物如是往反五十九番外道杜口信伏

太陽玄云蚌鷸相持死在漁人之手又云何用繁辭

徑山杲云婆舍斯多何用忉怛當時若見他道請師默論不假言說便云義墮也即今莫有與妙喜默論者麼或有個衲僧出來道義墮也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

天寧琦云我若作二十五祖纔見外道入門便連棒打出豈不丈夫更待他道請師默論遠之遠矣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不如蜜多嗣） 因赴東印土國王齋次王問諸大德盡轉經師爲甚麼不轉尊者曰貧道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衆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

汾陽昭代云却勞尊者心力

報恩秀云者老漢無大人相把葫蘆馬杓翻騰一上當時好與掀倒打斷葛藤

博山來云險處錐穩處劄國土探端邐不涇釘不入尊者機辨如是經還轉也未待你脚跟下線斷始知信受奉行

尊者路行次或有人問汝行何急尊者曰汝行何慢又問汝姓甚麼尊者曰與汝同姓或凡或聖人莫可知

天童悟云大小祖師被路人換却眼睛

古林如云可惜尊者大路不行却向艸窠裏輥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四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五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東土祖師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般若多羅嗣）本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得般若多羅記莂後盛化本國復念東震旦國有大乘根器乃於梁普通七年庚子至梁因武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

保寧勇代帝吐舌示之

中峰本云缺齒老胡手携泥彈子要與東震旦人鬬富可謂不知量矣被梁王指出照乘明珠問之情知伊道個不識

愍菴孟云山僧則不然或有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雙柑遶運黃鸝下踏徧落花鶯永春

靈巖儲云恁麼答話果然達磨不會禪良久云咦如此批判想夫子亦未必識字畢竟如何拍案云王何必曰利卓拄杖休去

靈隱禮云達磨大師氣葢神洲纔被武帝一拶直得無繩自縛去死十分雖然如是也須救取武帝

清化嵩云盡道武帝不會祖師意殊不知達磨被他兩度驗徹骨髓

天寶眞云武帝將謂是個別寶波斯眞寶現前却又不能鑒得當時若是個漢者碧眼胡越出朝門有分

四祖湜云中峰老人壓良為賤殊不知萬乘之君落在達磨大師圈繢裏至今無人能出

初祖因慧可問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安心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與汝安心竟

芭蕉徹云金剛與泥人揩背

五祖戒云若只恁麼何用西來

雲居元云彼自無瘡勿傷之也雖然如是一言易出駟馬難追

五祖演舉至乞師安心處乃云白雲當時若見好與三十棒何故他人見將謂說安心法畢竟如何菩薩龍王行雨潤遮身向上數重雲

雲居莊云殺人須是殺人刀活人須是活人劍

棲霞成云垂鈎四海爲釣獰龍呂望之志遠矣因甚一見西伯即拘折釣竿其亦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乎

白巖符云者碧眼胡甘沉座主當時問諸佛法印可得聞乎何不向道胡餅裏討甚麼汁神光他是個皮下有血的者裏必有長進且免他又從人覓安心法而乃聯聯纖纖却道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呵呵匪從人得從甚麼處得饒他說得來處分明更要問者碧眼胡覓法印在擬議不來莫怪性躁

初祖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五祖演云達磨大師信脚來信口道後代兒孫都成計較諸人要會開花結果處麼鄭州梨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

南堂欲云提本分鉗鎚碎情解窠窟還他五祖要見花開結果處則太遠在諸人要會花開結果處麼拈却鄭州梨放下青州棗出門便是長安道久立珍重

初祖一日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如我見處無一法可當情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出但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傳衣付法爲東土第二祖

薦福懷云祖師與麼說話無計較中翻成計較無途轍中翻成途轍若教伊踏著德山臨濟門兒見九年冷坐被人喚作壁觀胡僧直饒如是也未免殃及兒孫

太陽玄云且道更有一人出來得個什麼自云不得不得又云意況不到

翠巖芝云二祖被他當面塗糊莫道髓皮也不曾摸著因甚却紹祖位

五祖演云當時若見四人恁麼各與三十棒只如白雲也合喫二十九棒留一棒與汝諸人其有知

捅囊者不惟不孤負他先聖亦乃得見白雲脫或未然堂裏喫粥喫飯更須爛嚼莫只渾圇吞却

一指海云噫航海西來只要覓得一個半個那管將錯就錯海上座若在見他纔禮拜便與一踏非唯顯衲僧眼目亦免使後人向禮拜處躲跟

寶壽新云者缺齒胡婆婆咀咀像個嚼飯餧嬰孩一般有甚用處若是新長老待伊一彩黑漆桶呈了如何若何便各與劈頭一棒不特使伊各得勦絕葛藤管取他一個個轉轆轆地且免後人向皮髓邊著倒

二祖慧可大師（菩提達磨嗣）因僧璨問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璨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璨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璨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外中間如其心焉佛法無二祖深器之

瑯琊覺云猶欠作云何梵在

梁山觀於覓罪了不可得處云罪性向甚麼處去也又云非但罪性覓者亦不見有

雲居齊云二祖深器之且道是肯他會佛法耶是肯他說道理耶

耽源寧云肅道可大師得初祖安心之法克紹西宗看他恁麼酬對向來俗氣一毫也不曾移易更有個承虛接響者道如其心為佛法無二似者般漢總與一坑埋却有什麼過

三祖僧璨大師（慧可嗣）信心銘曰六塵不惡還同正覺

雪竇顯云拄杖子是塵有什麼過過既無應合辨主所以道糞掃堆頭現丈六金身且拈在一邊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又放過一著直饒八面四方正好連架打

古南門云雪竇拄杖子雖善能為祖師作主要且脚跟未點地在

三祖信心銘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報恩秀云三祖道個嫌字先自憎愛了也却道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又何曾揚聲而欲止響諸人退步就已試子細檢點看

德山繪別云至道最難須是揀擇若無憎愛怎見明白

佛川義云祖師八字打開兩手分付了也雖然直捷固然直捷怎奈極是譊訛要得與祖師覿體相見山僧更資一路乃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良久云參

南華曹溪六祖慧能大鑒禪師（五祖弘忍嗣）寓南海法性寺廊廡間暮夜因風颺剎旛有二僧對論一曰旛動一曰風動往論不決祖乃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

雪峰存云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棒孚上座侍立次不覺咬齒峰曰老僧與麼道也好與二十棒保福展云作賊人心虛也是蕭何置律

巴陵鑑云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旛動既不是風旛向甚處著有人與祖師作主出來與巴陵相見

雪竇顯云風動旛動既是風旛向甚處著有人與巴陵作主出來與雪竇相見

黃龍新云不是風動不是旛動明眼漢一點瞞他不得仁者心動且緩緩你向甚處見祖師乃擲下拂子曰看

泐潭清云不是風動不是旛動靈利漢懸崖撒手便好承當顧後瞻前轉生迷悶仁者心動而今還有爲祖師作主者麼出來與老僧相見天童華云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

徑山杲舉雪峰語舉云要識孚上座麼犀因玩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中峰本云嘗鼎一臠具知衆味非風動非旛動仁者心動可謂嘗鼎之一臠矣使人不覺惡心嘔吐

天寧琦云諸禪德風動旛動心動與你拈却了也向什麼處見祖師

徑山琇云大小祖師爲人錯下註脚合喫三十棒

龍池傳云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也不是心動僧問畢竟是什麼動傳召僧僧近前傳乃與僧一掌云只許你知不許你會又一掌云去

龍池微云我有四十痛棒二十打二僧不合道風動旛動十棒打曹溪不合道心動十棒待打個人

●沉或作澄

時有僧出擬問微劈脊便打云慣釣鯨鯢沉巨浸●却嗟蛙步驟泥沙

能仁鑑云古今多少人不向二僧逐境漂流處著倒定在祖師黑山鬼窟裏作活計山僧今日與諸人掀翻窠臼去也風動也三十棒旙動也三十棒心動也三十棒傍僧云和尚聻鑑乃顧侍者云認取者僧便歸方丈

金粟元云還知祖師落處麼書頭教娘勤作息書尾教娘莫瞌睡中間一句不成文無限相思華雨淚

甌峰承云是風動是旙動二僧各有見處非風動非旙動祖師漏逗不少仁者心動好與三十棒爲什麼涼泉者裏賞罰分明一任諸方判斷

大覺昇云大小祖師惡口捞著便說心說性敢保未徹在大覺今日爲你分明剖露不是風動不是旙動不是心動道得出身句合受人天供

白巖符云大小祖師當時只道不是風動不是旙動便了不妨令人疑著却乃道仁者心動千古之下得不遭人檢點顧左右云者裏還有爲祖師出氣者麼直饒道不是心動也好與三十苕帚

五峰甫云六祖像個村學究對蒙童講中庸大學動便誠正脩令人打瞌睡不徹何不道春遊芳草地夏賞綠荷池却解顧

六祖有偈曰兀兀不脩善騰騰不造惡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

壽昌經云兀兀不脩善撞破虛空成幾片騰騰不造惡轉身挨倒空王閣寂寂斷見聞十方法界共慈門蕩蕩心無著驚起蟭螟吞五嶽祇如此意還相似麼噫長江晝夜東流去海水從來不減增

六祖因永嘉到繞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從何方來生大我慢永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永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永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永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永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永曰無生豈有意耶

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永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
少留一宿

雪竇顯舉至生大我慢處便喝一喝云永嘉當時
下得者一喝免見龍頭蛇尾又向卓然而立處代
祖云未到曹溪與你三十棒了也

浮山□云先行不到末後太過

瑞巖慍云永嘉承虛接響祖師將錯就錯雪竇龜
背刮毛浮山馬頭安角繞禪牀三匝兮眼似銅鈴
勉留一宿兮頭如木杓松風江月少人知南海波
斯生白澤

六祖因臥輪有偈曰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
心不起菩提日日長祖乃別云慧能無伎倆不斷百
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天童覺云葵花向日柳絮隨風

鼓山賢云六祖爲救臥輪施此法藥若執以爲實
作臥輪奴也未得在

寶壽新云纔說乾三連便有坤六斷且道作麼生
得圓成一卦去要知爻象分明處只在文王掌上
觀

六祖因僧問黃梅意旨什麼人得祖曰會佛法人得
曰和尚還得否祖曰我不得曰和尚爲什麼不得祖
曰我不會佛法

翠巖芝云會得即二頭不會即三首作麼生便有
出身之路

徑山杲云還見祖師麼若也不見徑山與你指出
蕉芭蕉芭有葉無了忽然一陣狂風起恰似東京
大相國寺裏三十六院東廊下壁角頭王和尚破
袈裟畢竟如何歸堂喫茶天寧琦云棒打石人頭
嚗嚗論實事

雲居莊云得與不得會與不會即不問祖師性命
因甚落在者僧手裏

清化嶾云者僧雖善一挨一拶却無膽量若是久
歷沙場底漢待道我不會佛法便掀倒禪牀豈不
光前啓後

崇先奇云且道祖師恁麼答話還得黃梅意旨不
得黃梅意旨要會麼白馬紫金鞍騎出萬人看借

問誰家子讀書人做官

靈谿昱云會佛法也三十棒不會佛法也三十棒畢竟黃梅意旨什麼人得姹女巳歸霄漢去獃郎猶向火邊踍

六祖一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治舟楫門人曰師從此去早晚却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

法雲秀云非但來時無口去時亦無鼻孔

白雲端云祖師可謂善解借手行拳有般漢往往道言猶在耳不見道子期去不返浩浩良可悲不知天地間知音復是誰

五祖演云祖師恁麼道猶欠悟在

△旁出祖師

四祖旁出

牛頭法融禪師（四二四祖信嗣） 因四祖到山入後菴見虎便作怕勢融曰和尚猶有者個在祖曰者個是什麼融於言下有省

雪竇顯代融但亦作怕勢又云洎合放過

大溈喆因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寒毛卓竪見後如何額頭汗出

雲門澄云四祖見虎便作怕勢百尺絲綸直下垂和尚猶有者個在一釣便上者個是什麼更與臨風一拶融於言下有省從門入者未必家珍若是個返躑獅兒四祖也須著險

宣州安國玄挺禪師（四六牛頭威嗣） 因僧問五祖忍大師云眞性緣起其義云何祖默然時安國侍立其旁乃曰大德正興一念問時是眞性中緣起僧言下大悟

徑山杲云未興一念問時不可無緣起也時有僧云未興一念時喚什麼作緣起妙喜云我也只要你與麼道

天寧琦云崑崙奴著鐵褌打一棒行一步

靈巖儲云父子上山各自努力人人盡道黃梅就下平高殊不知脚頭太嶮者僧只顧萬仞巖頭進步那識身在帝鄉挺禪妙喜一人點即不到一人到即不點山僧終不說破具眼者脚下看取

文峰玉別妙喜後語云贓物現在

潤州鶴林玄素禪師（四六牛頭威嗣） 因僧敲門林問是什麼

人曰是僧林曰非但是僧佛來亦不著曰佛來爲什麼不著林曰無汝棲泊處

寶壽方云鶴林與麼道將謂立在高高山頂殊不知被者僧推向萬丈深淵裏多少時了也還有檢點得出者麼若有試出來與雪峰拄杖子相見

杭州徑山國一道欽禪師（四七鶴林素嗣）因馬祖遣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欽發緘見遂於圓相中著一點却封回忠國師聞乃曰欽師猶被馬師惑

保福展云甚處是欽師被馬師惑處且作麼生得不惑去

雪竇顯云徑山被惑且置若將呈似國師又別作個什麼伎倆免被惑去有老宿云當時坐却便休亦有道但與畫破若與麼秪是不識羞敢謂天下老師各具金剛眼睛廣作神通變化還免得麼雪竇見處也要諸人共知秪者馬師當時畫出早自惑了也

溈山喆云諸人還識馬祖徑山麼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國師道欽師猶被馬師惑可謂千里同風不見道手執夜明符幾個知天曉

徑山杲云馬師仲冬嚴寒欽師孟夏漸熱雖然寒暑不同彼此不失時節忠國師因甚却道欽師猶被馬師惑還委悉麼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

天寧琦云圓相中著點墨日月無光天地暗黑初未惑欽師馬師先自惑累及老南陽也一場狼藉良久云平生肝膽向人傾相識如同不相識

保寧茂云醉漢扶酒人起倒憑誰力雖然國師出手也是郎當

徑山琇云馬祖無風起浪國一隨邪逐惡雖是解弄精魂未免二俱失利致使忠國師道欽師猶被馬師惑汝諸人還知落處麼鶺鴒樹頭啼意在麻畬裏

雲居莊云箭鋒相直縱奪當機還他馬祖國一始得驀拈拄杖召衆云只如國師道欽師猶被馬師惑畢竟意在於何卓拄杖一下

古南門云古南有三十棒一打馬師不應自惑二打欽師不應被惑三打雪竇不應判惑更有一棒

欵欵與諸人道破

崇先奇云馬師草草問候欽師万字折點雖然往復無差轉見道路周遮總謂忠國師道欽師猶被馬師惑殊不知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白巖符云馬祖徑山無大人相拈向一邊國師明於責人昧於責己好與三十烏藤更久顧左右云今日幸是無人

西山音云欽師事忙不及草書馬師家貧難辦素飯雖然一往一來祇是隨家豐儉且道忠國師作麼生親言出親口

國一因馬祖遣智藏來問十二時中以何爲境一日待汝回去時有信藏曰即今便回去一日傳語馬祖道却須問取曹溪

雲居莊云馬祖大似埋兵掉鬬國一可謂遇變出奇者僧雖善通使命要且勞而無功驀拈拄杖畫一畫云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

國一同忠國師在唐代宗宮中坐次見帝駕來乃起立帝曰師何以起一日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

徑山杲云不向四威儀中又如何見國一

寶壽方云國一妙喜各見一邊俱未免後人評議姑置勿論雪峰今日要問諸人向行住坐臥中見既不得不向行住坐臥中見又不得畢竟向甚麼處見者裏挨得身揷得足許你與古人把臂同行不然日用四威儀中大有蹉過

杭州鳳林鳥窠道林禪師（四八徑山欽嗣）因侍者慧通辭林問何往通曰諸方學佛法去林曰若是佛法此間亦有少許通曰如何是和尚此間佛法林於身上拈起布毛吹示之通有省

大溈秀云可惜者僧認他口頭聲色以當平生殊不知自己光明蓋天蓋地

神鼎諲舉公案了遂於身上拈布毛示衆隨後一吹云會麼已後不得孤負老僧

徑山杲云溈山與麼批判也未夢見鳥窠在

天寧琦云侍者能於拈起布毛處便喝免致諸方檢點我恁麼道也是爲他閒事長無明

天寶眞云鳥窠與麼地也是憐兒不覺醜好與三十棒何故黃金自有黃金價何必和沙賣與人

五祖旁出

嵩山峻極禪師（五三破竈墮嗣） 因僧問如何是脩善行人山曰擔枷帶鏁曰如何是作惡行人山曰脩禪入定曰某甲淺機請師直指山乃曰爾問我惡惡不從善爾問我善善不從惡僧良久山曰會麼曰不會山曰惡人無善念善人無惡心所以道善惡如浮雲起滅俱無處僧於言下有契悟後破竈墮聞擧乃曰此子會盡諸法無生

薦福懷云前頭則官不容針後面則私通車馬若能辨得許你具擇法眼

昭覺勤云窮善善自何來究惡惡從何起若能明見者個田地便知諸法無生有問崇寧如何是大脩行底人脩禪入定如何是大作惡底人擔枷帶鏁且道與嵩山是同是別

徑山杲云怎奈在髑髏前作妄想

烏石道云石溪者裏又且不然有問如何是大脩行底人向道橫身當宇宙如何是大作業底人赤脚上刀山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良久云但得此身無罣礙何妨塵事亂如麻

壽昌經云惡人無善善人無惡餧爾言外知歸翻然不落因果僧大悟悟甚麼獅兒迸斷黃金索據實擧論俱未免過畢竟過在什麼處閒雲萬斛凝青嶂一任風雷鼓復收

六祖旁出

洛京荷澤神會禪師（六祖大鑒能嗣） 因鄉信至報二親亡澤乃入堂白椎曰父母俱喪請大衆念摩訶般若衆纔集澤便結椎曰勞煩大衆

寶壽方云大小荷澤雖然放去較危收來太速要莊嚴二親報地猶未可雪峰則不然今日或有報二親俱忘亦入堂白椎曰父母俱喪請大衆攝法鼓左手鑼右手舞十字街頭嚇跳虎顧衆云咄走開走閉莫來攔我毬門路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五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六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旁出祖師二

六祖旁出

南陽慧忠國師（六一大鑒能嗣）因西天大耳三藏到京自謂得他心通肅宗帝命師試驗三藏見拜起立於右師問汝得他心通耶藏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藏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去西川看競渡師良久又問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藏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向天津橋上看弄猢猻良久師又問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藏罔知師叱曰者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藏無對

玄沙備徵云汝道前兩度還見國師麼雪竇云敗也敗也

報慈遂徵云前兩度見後來為甚麼不見且道利害在甚麼處

趙州諗因僧問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什麼處州云在三藏鼻孔裏後有僧問玄沙既在三藏鼻孔裏因甚不見沙云只為太近

翠巖芝云只如三藏還見國師鼻孔麼

白雲端云國師在三藏鼻孔裏有甚難見殊不知在三藏眼睛裏

天童覺云三藏不見國師則且置你道國師還自知下落處麼若謂自知則百鳥啣花諸天送供未有休日且道正當恁麼時落在什麼處

高峰妙云大小國師平生伎倆總被者胡僧勘破雖然賴遇聖君證明

報恩秀云若在眼睛裏有甚難見殊不知三藏通身是國師雖然也只道得一半若要全道三藏未離西天時早已與國師相見了也

天童悟云如今若問在三藏眼睛裏因甚不見向道非汝境界

寶壽新云要見國師則易見三藏則難何故只知三藏不解國師落處殊不知國師被三藏勘破且道那裏是他勘破處

城山洽云且道第三度國師在甚麼處者裏著得

一隻眼方稱無事衲僧
鳳山啓云大小國師被三藏惑亂一上
佛川宗云人人道三藏不知國師落處殊不知國師鼻孔却在三藏手裏只是當時尚欠一籌待道即今在甚麼處但拍掌呵呵大笑管教他一國之師分踈不下
普提珍云大小國師被三藏逼得無地藏身則且置祇如第三度因甚不見山僧道非但三藏摸索不著敢保國師自己亦未知落處在乃呵呵大笑

國師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召三應諾師曰將謂吾孤負汝誰知汝孤負吾
趙州諗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雪竇便喝愚菴盂云者一喝有賓有主有照有用徑山杲云者一喝在國師侍者分上在趙州分上隨後一喝愚菴盂云相罵饒你接嘴
投子同云抑逼人作麼雪竇云躲根漢
玄沙備云却是侍者會雪竇云停囚長智
雲門偃云作麼生是吾孤負汝處若會得也是無端雪竇云元來不會雲門又云作麼生是侍者孤負國師處粉骨碎身未報得雪竇云無端無端
法眼益因僧問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眼云且去別時來雲居錫云法眼恁麼道爲復明國師意不明國師意雪竇云瞞我不得
興化獎云一盲引衆盲雪竇云端的瞎有人問雪竇便打也要諸方檢點
報慈遂問僧云甚處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與麼應遂云汝少會在又云若於此見得便識玄沙
翠巖芝云國師與侍者總欠會在如今作麼生會
雪竇顯云國師三喚點即不到侍者三應到即不點又云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謾雪竇一點不得
雲居錫徵云且道侍者會不會若會國師又道汝孤負吾若不會玄沙又道却是侍者會且作麼生商量
天童覺云仁義道中師資分上再呼能再應論實

不論虛且道有孤負無孤負皓玉無瑕雕文喪德」
浮山□云國師好肉剜瘡雲門灸瘢上著艾雪竇
大似隨邪逐惡殊不知鼻孔總在侍者手裏
保寧茂云兩人端的瞎彼此弄泥團
瑞巖慍云叢林中商量國師三喚嘔出心肝侍者
三應全身擔荷是則固是只是國師道將謂吾孤
負汝誰知汝孤負吾又作麼生若曰兩無孤負昧
却雲門若曰兩有孤負屈了雪竇總不與麼浮山
又道鼻孔總在侍者手裏瑞巖向者裏露箇消息
也要諸方檢點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
南堂欲云國師三喚侍者三應可謂形直影端及
乎道箇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便見分疎
不下且道譊訛在什麼處
笑巖寶呵呵大笑云諸禪德還知者笑落處麼若
知國師只得瓦解氷消若不知侍者依然四稜著
地還委悉麼一陽巳度先春信臘夜寒梅破雪開」
愚菴盂云老僧居平亦喚侍者侍者隨應侍者擎
杯遞盞老僧隨手應接老僧與侍者兩不相負亦
不相瞞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南澗問云妙喜老人前不遘村後不迭店要見國
師侍者三生六十劫
寶壽新云國師三喚如珠走盤侍者三應如盤走
珠畢竟孤負在甚麼處波斯吹鐵笛音韻出靑霄」
河渚謙云國師如是喚侍者如是應可謂啐啄同
時針芥相契且那裏是他辜負國師處姹女巳歸
霄漢去獃郎猶向火邊蹲
□□獅云三呼三應醉裏傾盃雲門雪竇畫蛇添
足直下悟去也是無端

國師因肅宗帝問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踏毗
盧頂上行帝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淸淨法身
徑山杲云諸人要見國師麼只在你眼睛裏開眼
也蹉過合眼也蹉過旣在眼睛裏爲甚麼却蹉過
妙喜恁麼道也蹉過不少

國師同肅宗帝到宮前乃指石獅子曰陛下者石獅
子奇特下取一轉語帝曰朕下語不得請師下語師
曰山僧罪過後耽源問皇帝還會麼師曰皇帝會且

置你作麼生會

玄沙備云大小國師被侍者勘破

寶壽新云不是眞獅爭能善哮吼雖然且道國師善哮吼肅宗善哮吼耽源善哮吼請下一轉語看

倘復道某下不得請師下到者裏作麼生結煞噫爲君難爲臣不易

國師因南泉參乃問甚處來泉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眞來麼泉曰祇者是師曰背後底聻泉便休

長慶稜云大似不知

保福展別云幾不到和尙此間

雲居錫云此二尊宿盡扶背後只如南泉休去爲當扶面前扶背後

天界盛云南泉井底架高樓國師漆桶裏斫額此外兩兩三三扶面前扶背後正是揚州拾馬糞却去蘇州賣合香

國師因丹霞參纔展具師曰不用不用霞退後三步師曰如是如是霞進前三步師曰不是不是霞繞禪牀一帀出去師曰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個漢也難得

保福展云丹霞貪程不覺行困

潙山喆云丹霞可謂懷藏至寶遇智者乃增輝國師鴻門大啓陟者須是其人如今還有爲丹霞作主者麼出來與大潙相見有麼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

潞潭澄云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登彌天釋之門者須是其人接待高賓應有孟嘗君之度量苟不如是便見主賓道異雲泥不合

大潙果云丹霞一進一退暗中贏得一著國師倒東擂西未免旁觀者哂

昭覺勤云賓主相見欲展不展退後進前禮過成謟爭似幸南陽老而不耄

東禪觀云明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洪鐘在架大扣大鳴小扣小鳴一卷一舒一擒一縱可謂照用兩全行說俱到且如國師道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個漢也難得畢竟是褒是貶

崇先奇云國師當軒布鼓難爲擊者丹霞漁陽三

弄意氣天生衆中總謂賓主穆穆殊不和雖得一
場榮削却一雙足

雲溪挺云二老有縱有奪識各識休不愧一回相
見雖然如此黃石公賴遇子房若是漢高不免遭
他慢罵

國師因丹霞來訪値睡次乃問侍者國師在否者曰
在卽在只是不見客霞曰太深遠生者曰莫道上座
佛眼也覷不見霞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師睡起侍
者舉似前話師乃打侍者二十棒趁出院霞聞嘆曰
不謬爲南陽國師

天童華云侍者喫棒出院蓋千載一時然歸宗豈
免眼熱丹霞固雖好手怎奈落在國師網子裏諸
人還辨得麼苟或未然猶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
共御街行

徑山策云國師幸自高眠侍者播揚家醜不因多
口丹霞怎見國師哮吼敢問大衆國師旣在爲什
麼不見客向者裏看得破非唯知就源落節亦見
自己有出身之路雖然如是莫將閒學解埋沒祖
師心

天奇瑞云丹霞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侍者只知其
二不知其一二人通該二十棒可惜放過且道國
師眼在甚麼處復云待汝喫了棒向汝說

通玄奇云侍者瞠眼寐語累他國師寢食不安丹
霞雖解就地埋人殊不顧旁人看破還有知他侍
者喫棒丹霞喫驚底麼試道看

棲霞成云國師橫身世外飽食高眠恃有侍者接
待也及乎佳賓一到未免恭而無禮若非國師智
鑑高懸幾被丹霞鏟却光彩然丹霞雖好手未免
不會作客勞煩主人

南山竇云侍者眼孔雖高丹霞賞鑑不善若非國
師動絃別曲撥轉機宜未免遭人檢點雖然也是
禍出私門

鳳山啓云門題鳳字句裏藏機弘拓家風義方教
子可謂無孔笛逢氈拍板雖然且道丹霞還曾相
見國師麼

靈峰靈云丹霞向碧洞狂歌國師在玉壺大醉若

非侍者放憨怎見汗馬功高

白巖符云丹霞個漢處心不艮非南陽照妖有鏡則一國之師幾乎被侍者斷送然侍者棒雖喫要且無恙唯丹霞徧身骨節至今猶痛

潛麓化云利動君子丹霞姑置勿論賊過張弓國師徒誇好手檢點將來有甚氣息到不如孟八郎一枝冷箭兩處中的却較些子

國師因與紫璘供奉論義師陞座奉曰請師立義某甲破師曰立義已竟奉曰是什麼義師曰果然不見非公境界便下座

廣胤標云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若紫璘者只有先鋒且無殿後當時若是個人待道立義已竟但向道情知者老漢向鬼窟裏作活計管取因形措勝縱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

國師問紫璘供奉甚處來曰城南來師曰城南草作何色曰作黃色師乃問童子城南草作何色子曰作黃色師曰祇者童子亦可簾前賜紫對御談玄

潙山喆云國師恁麼問供奉與童子恁麼答且道還有利害麼若也辨得許你親見國師若辨不得城南草依前作黃色

徑山杲云你道國師拖泥帶水說老婆禪得麼

海門涌云國師雖慣壓良爲賤檢點將來也是草窠裏輥

國師因供奉註思益經師曰凡註經須會佛意始得曰若不會佛意怎解註經師令侍者盛一盌水水中著七粒米盌面安一隻箸問奉曰是什麼義奉無語師曰老僧意尚不會何況佛意

潙山果云供奉先鋒有作殿後無功當時纔見問是什麼義便好云草本不勞拈出踢倒便行直饒國師通身是口也無說處

國師問供奉大德所蘊何業曰講靑龍疏師曰是疏金剛經麼曰是師曰經文最初兩字喚作什麼字師曰如是師曰是什麼奉無對

明招謙代供奉云昔日靈山今朝親見

潙山果云潙山要問明招昔日靈山今朝親見畢竟是個什麼當時有人下得者一拶縱使明招道

身是眼也未免一狀領過

雲溪挺代供奉云和尚人天之師字也不識

國師問僧近離甚處曰南方師曰南方知識以何法示人曰南方知識祇道一朝風火散如蛇退皮如龍換骨本爾眞性宛然無壞師曰苦哉苦哉南方知識說法半生半滅曰南方知識即如此未審和尚此間說何法師曰我此間身心一如身外無餘曰和尚何得將泡幻之身同於法體師曰你爲什麼入於邪道曰什麼處是某甲入於邪道處師曰不見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雲門偃舉至身心一如身外無餘處乃云山河大地何處有耶

神鼎諲云國師與麼道龍頭蛇尾前來身心一如向什麼處去也試檢點看

淨慈昌云者僧當時待國師舉六如偈了便好云苦哉苦哉大小國師半生半滅

東禪觀徵云國師與者僧即色聲相見離色聲相見若離色聲相見何異南方知識半生半滅若即色聲相見又道色見聲求是行邪道衆中莫有爲國師作主者麼我要問你既是身心一如身外無餘泡幻之身爲什麼不同法體

國師因麻谷持錫到遶禪牀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立師曰汝既如是何用更見貧道谷又振錫一下卓然而立師曰者野狐精出去

雪竇顯代麻谷云泊不到此

白巖符云竇符在握予奪從容還他南陽老作不媿爲一國之師然終不免麻谷在背地裏冷笑

國師因肅宗帝問師在曹溪得何法師曰陛下還見空中一片雲麼帝曰見師曰釘釘著懸挂著

五祖戒云好事不如無

磬山修云且喜國師答話不涉離微不落理路可謂超今邁古獨步乾坤倘肅宗帝若解轉身一拶不知者一片雲又如何收卷祇如轉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

白巖符云肅宗帝等閒置個問端未當好心若非南陽老漢未免彼此鈍置然則國師與麼道且道

是曹溪所得耶非曹溪所得耶試定當看

國師因虞軍容問師住白巖山如何修行師乃以手摩童子頂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他後莫受人瞞

保福展云國師被軍容一拶直得手忙脚亂

白巖符云與麼修行直是個弄精魂漢有甚麼限者裏則不然忽有人問師住白巖山如何修行向道瓦鼎慣烹丹穴鳳長竿時釣碧潭龍

國師問座主講甚麼經曰唯識論師曰作麼生會唯識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師指簾子曰者個是什麼法曰色法師曰座主簾前賜紫對御談經何得五戒不持

寶壽方代座主別前語云者邊是香臺那邊是露柱別後語云國師太似不曾讀論

國師因馬祖遣西堂藏馳書至師問汝師說什麼法藏從西過東立師曰祇者個更別有藏却過西立師曰者個是馬師底仁者底作麼生藏曰早個呈似和尙了也

保福展云大小西堂埋沒馬大師不少

白巖符云藏公酬對有據施設可觀眞不媿爲馬師專使雖然荊山渾璞不無小玼當時待道者是馬師底仁者底作麼生便好作禮云明朝更獻楚王看便出豈不尤爲淳萃

國師因馬祖遣伏牛自在馳書至師問馬師近日如何示徒牛曰卽心卽佛師曰是什麼語話良久又問此外更有何言教牛曰非心非佛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猶較些子牛却問馬大師卽恁麼未審和尙此間如何示徒師曰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

雪竇顯向猶較些子處便喝又向曲似刈禾鎌處云是甚麼語話也好與一拶見之不取千載難逢

潙山喆云國師道猶較些子當時但呵呵大笑復問和尙此間如何示徒待云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又呵呵大笑教他國師進且無門退亦無路何故入虎穴撩虎尾須是其人

姜山方云大小國師有頭無尾待伊道不是心不

是佛不是物何不亦向道是甚麼語話豈不光前
絕後
古南門云馬祖國師鼻孔總被伏牛穿却了也忽
有個漢出來道是什麼語話劈脊棒云三段不同
收歸上科
國師問紫璘供奉佛是什麼義曰覺義師曰佛曾迷
否曰不曾迷師曰用覺作麼奉無語
徑山杲云若不入水怎見長人
資福侶云國師也是從井救人
國師因涅槃時至乃辭代宗帝帝曰師滅度後弟子
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與老僧造個無縫塔帝曰請
師塔樣師良久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貧道去後有
侍者應眞却諳此事乞詔問之後代宗詔應眞入內
問前語眞良久曰聖上會麼帝曰不會眞乃述偈曰
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
琉璃殿上無知識
雪竇顯云代宗不會且置躭源還會麼祇消個請
師塔樣盡西天此土諸位祖師遭者一拶不免將
南作北有旁不肯底出來我要問你那個是無縫
塔
神鼎諲云躭源恁麼頌且道讚善不盡善神鼎與
諸人下四轉語湘之南潭之北君臣有路中有黃
金充一國淨妙體圓無影樹下合同船千聖同轍
琉璃殿上無知識凡聖路絕若與麼會去必不相
賺神鼎與麼註解只是孤負國師
保寧勇云所謂非父不生其子雖然如是瞞代宗
一人即得怎奈天下衲僧眼何且道那個是衲僧
眼便下座
五祖演云國師良久懸鼓待槌當時代宗若是個
作家君王待伊教詔躭源便好道國師何必
溈山喆云國師塔樣大團圞生躭源塔樣大玲瓏
生且道國師底是躭源底是
古南門云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當時待代宗
道請師塔樣但道想陛下造者塔不得更有問那
個是無縫塔驀口摑云合取口
金粟元云好個塔樣從古至今未曾有一人識得

躭源與麼頌非惟欺瞞皇帝亦乃辜負國師

崇先奇云大小雪竇抑己揚人殊不知無縫塔樣至今巋然不動可惜代宗錯過若是作家君王如飛龍在天光被四表又何止衲僧門下後來躭源述偈也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具眼者試邈摸看

永嘉玄覺禪師六一大鑒能嗣證道歌云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卽眞

百丈雪云我雲門者裏又且不然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車兩輪兩輪未轉車無用兩輪轉處示車身

永嘉云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淸宵何所爲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

[illegible]徑山杲云者個阿師好與三十棒且道過在甚麼處不合將常住物入衣鉢下

薦福璨云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淸宵何所爲顧眎大衆云薦福門下若有個樣衲僧喚來洗脚何故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

報恩賢云妙喜雖則捉賊獻贓棒不虛發怎奈不顧自家失利大衆還知妙喜老人失利處麼不許他人富甘得自家貧

永嘉云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談非但空摧外道心且曾落却天魔膽

一指海云永嘉老頭兒元來膽小山僧則不然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談非但空摧佛祖心早曾落却虛空膽

吉州躭源山應眞禪師六二南陽忠嗣參方回省覲馬祖却於祖前畫一圓相就上禮拜祖曰子莫欲作佛否源曰某甲不解揑目祖曰吾不如汝

雪竇顯云然猛虎不食其子怎奈來言不豐諸人要識躭源麼只是個藏身露影漢

南堂欲云躭源歸省獻個胡餠馬祖舐犢自不勝情雪竇云然猛虎不食其子怎奈來言不豐檢點將來恰踏著躭源影子

海舟慈云躭源識得馬祖前箭雖避後箭難逃若是伶俐衲僧收坐具便出

古南門云躭源作個圓相佛固不欲作怎奈早已

揑目馬祖道吾不如汝大似信其言而不觀其行雖然馬駒踏殺天下人莫道不食其子

□□通云躭源者漢擬歸省時早自揑目了也更有個馬簸箕把不住道吾不如汝又豈止揑目而已

躭源問國師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國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個護身符子作什麼

五祖戒代云和尚終是老婆心切

大溈泰云大小躭源被國師一坐直至如今起不得若是大溈卽不然待道幸自可憐生要須個護身符子作什麼向道暗中爲照燭嶮處作津梁

白巖符云幸自可憐生要須個護身符子作什麼粉骨碎身難報此恩大溈道暗中爲照燭險處作津梁且道與麼說話還契他國師意也無山僧代耽源進一語貫與國師相見幸自可憐生要須個護身符子作什麼對道某甲今日悔出此問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六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七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未詳法嗣

先淨照禪師問楞嚴大師經中道若能轉物卽同如來若被物轉卽名凡夫祇如昇元閣作麼生轉嚴無對

汾陽昭代大師云彼此老大

寶壽方代大師云今日被禪師一問直得口掛壁上

唐朝因禪師微時掘地次見一大塊戲運鉏猛擊之應手而碎忽然大悟

老宿聞云盡山河大地被因禪一擊百雜碎

靈巖儲云因禪雖向平田淺草驀地囘光也是圇圇吞棗者老宿因齋慶讚未免矢上加尖山僧今日打草祇要驚蛇個中若有一撥便轉的衲僧免教撒土撒沙其或未然只得將錯就錯以拄杖豎起云看看便擲下歸方丈

僧肇法師赴難姚秦臨法場說偈曰四大元無我五

蘊本來空將頭臨白刃恰似斬春風
　玄沙備云大小肇法師臨死猶寱語
肇公云諸法不異者不可續凫截鶴夷嶽盈壑然後
為無異哉
　雲門偃云長者天然長短者天然短又云是法住
法位世間相常住乃拈起拄杖云不是常住法天
寧琦云一家有事百家忙喝一喝下座
肇公云有物流動人之常情
白雲端云肇法師剛然不知有流動者
洞山度云二大老也是徐六擔板各見一邊好各
與二十拄杖且道洞山拄杖子還有分付處也無
若道無分付處不可徒然若道有分付處二老過
在甚麼處若緇素得出洞山分半院與伊諸禪德
還緇素得出麼良久拂一拂云青山只解磨今古
流水何曾洗是非喝一喝
實性大師因同參芙蓉訓禪師至上堂以右手拈拄
杖倚左邊良久曰此事若不是芙蓉師兄也大難委
悉便下座

黃龍南云實性用不得便休却將佛法以為人情
致令千載之下與人作笑端且道利害在什麼處
青龍斯云實大師雖則人情佛法一時周備檢點
將來大似向福建人前賣荔枝未免傍觀者哂
圓通和尚因僧問一塵纔起大地全收還見禪牀麼
通曰喚什麼作塵僧又問法燈一塵纔起大地全收
還見禪牀麼燈曰喚什麼作禪牀
東禪齊云此二尊宿語還是明伊問處不明伊問
處未審還得盡善也未試斷看
聖壽□禪師示衆月半前用鈎月半後用錐僧便問
正當月半時如何聖曰泥牛踏破澄潭月
天童覺云兩頭得用聖壽作家直下忘功是誰體
得放行也互換主賓把定也不留朕跡還有體得
底麼玉女夜拋梭織錦於西舍
寶壽新云說甚月半前月半後饒你踏得翻踢得
破檢點將來猶未唧嚠何故有水皆含月無山不
帶雲
天台智者大師在大蘇山誦法華經至藥王品是眞

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華旋陀羅尼三昧親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徑山杲云而今未獲旋陀羅尼者還見靈山一會否若見以何爲證若不見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

靈巖儲云清波萬里湛寂凝然寶月凌虛光吞羣象正恁麼時喚什麼作旋陀羅尼三昧驀地迅雷一擊猛風四起雲散星飛水枯月落靈山一會又向甚處去也諸人要識智者麼乃舉拂云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公期和尚因往羅漢路逢一騎牛公子期問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公拍牛曰道道期喝曰者畜生公曰羅漢路向甚麼處去期却拍牛曰道道公曰直饒恁麼猶少蹄角在期便打公拍牛便走

白巖符云者兩個漢一拳一踢未見輸贏大似赤眼撞着火柴頭若論羅漢路直是遠在千里

宋太宗帝幸相國寺問僧看甚麼經對曰仁王經帝曰既是寡人經爲甚麼在卿手裏僧無對

雪竇顯代云皇天無私惟德是輔

天寧琦云若問永祚但以手頂戴經云萬歲萬歲

雪軒成云宋太宗天縱之資指出一卷眞經了無文字可惜者僧不會若是山僧但從容對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諸禪德且道還契他所問也無

白巖符云我不似雪竇老學究既是寡人經爲甚麼在卿手裏向道專爲陛下流通他若是個作家君王更道流通一句作麼生便合掌云護國仁王經卷當第二

帝幸開寶塔問僧卿是甚麼人對曰塔主帝曰寡人塔爲什麼卿作主僧無對

雪竇顯代云闔國咸知

瑯峰遜代僧云某甲今日謝恩有分

帝因僧朝見乃問卿是甚處來對曰廬山臥雲菴帝曰朕聞臥雲深處不朝天卿因甚到此僧無語

雪竇顯代僧云難逃至化

寶壽方代僧云不學者死漢又云特謝陛下顧問

佛日晢代僧云只因靈山一則

帝因僧入對次奏曰陛下還記得臣僧麼帝曰甚處相見來僧曰靈山一別直至如今帝曰卿以何爲驗僧無對

雪竇顯代僧云貧道特特而來

崇化能代僧拈起拂子

白巖符代僧云將謂陛下忘却

帝因僧奏曰藏經被回祿欲乞宣賜帝召問昔日摩騰不燒今日爲甚却燒僧無對

雪竇顯代僧云陛下不忘付囑

白巖符代僧云知陛下不吝寶藏

老子李聃柱史曰道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高峰妙云咄哉者漢錯下註脚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毗耶城裏老維摩

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

薦福琛云上士聞道勤而行之着甚死急中士聞道若存若亡猶較些子下士聞道大笑之却有衲僧氣息三種人一時格下了也且道那個合受人天供養

茶陵郁山主一日乘驢渡橋蹋板而墮忽然大悟有偈曰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淨光生照破山河萬朵

薦福琛云郁山主向驢前馬後趂得些些便乃誇張衒耀以當平生參學拈拄杖卓一卓云開先今日爲伊一鎚擊碎了也顧視左右云莫有不甘者麼靠拄杖下座

凌行婆謁浮盃和尚坐次乃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盃曰浮盃無剩語婆曰未到浮盃不妨疑着盃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斂手哭曰蒼天中更添寃苦盃無語婆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爲人則禍生有僧舉似南泉泉曰苦哉浮盃被者老婆摧折一上婆聞笑曰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澄一禪客見婆乃問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在婆哭曰可悲可痛一罔措婆曰會麼一合掌而立婆曰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若見者臭老婆問教口啞一

日未審和尚怎生問他州便打一日爲甚麼却打某甲州日似者伎死禪和不打更待何時連棒打出婆聞却曰趙州合喫婆手中棒後有僧擧似州州哭曰可悲可痛婆聞乃合掌歎曰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乃豎起拳頭僧回擧似州州作偈曰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報汝婆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答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高峰妙云山僧始初一看將謂總是白拈賊及乎再辨端倪却是浮盃較些子何故不因漁父引爭得見波濤

瀛山誾云婆行婆具超方作略雖趙州南泉亦讓一籌倒不如浮盃老人不動干戈善能捉敗且道何人爲證乃以手搥胸曰蒼天

東塔熹云一隊普州人撞着太行客各逞好手未見希奇惟有澄一禪客較些子何故不因一事不長一智

△忘名古宿

有老宿一夏並不爲人說話有僧歎曰我只恁麼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尙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聞乃曰闍黎莫誓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道了扣齒曰適來無端不合與麼道隣壁一老宿聞曰好一釜羹被一顆鼠糞汚却

報慈遂云且道是讚歎語不肯語若是讚歎又道鼠糞汚却若不肯他老宿有甚麼過

雪竇顯云誰家釜裏無一兩顆

徑山琇云者僧無事生事老僧應病與藥線去絲來針鋒不露爭奈末會末後句在只如隣壁老宿恁麼又且如何三臺須要大家催

鳳日玥擧雪竇語畢云者三個漢總是隨人脚跟轉未出葛藤窠在若是鳳日待者僧恁麼問和聲便打趂出山門他若皮下有血必定別有生涯免得郎郎當當遞相鈍置

本覺徽云二老宿與麼做處大似拽尾靈龜更有個鑿壁偷光漢却向矢上加尖且道那裏是兩顆鼠糞汚處

有老宿於門上書心字牕上書心字壁上書心字
法眼益云門上但書門字牕上但書牕字壁上但
書壁字
玄覺遂云門上不要書門字牕上不要書牕字壁
上不要書壁字何故字義炳然
龍居柱云門上書箇牕字牕上書箇壁字壁上書
箇門字何故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
白巖符云老宿犯相違謗法眼犯增益謗玄覺犯
損減謗龍居犯戲論謗者四個漢總被山僧據欵
結案了也還有不甘者麼試出來諍一頭看
有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為訪知音若恁麼會喫鐵
棒有日在又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何不慚惶若
與麼會更買草鞋行脚三十年
瑯琊覺云既不然且道祖師面壁意作麼生良久
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天童傑云二老宿敲磚打瓦瑯琊老畫虎成貍諸
人要見祖師面壁底意旨麼窮坑難滿
有老宿曰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立地待汝
搆去
法眼益云山僧如今坐地待汝搆去還有道理也
無那個親那個踈試裁斷看
昭覺勤云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今日當
衆慶懺
慧雲盛云三老橫身為物太煞婆心其奈風波似
難折合山僧則不然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
我倦要睡去
石霜尊云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因甚語人
踏不着只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古德因僧問一陽來復日長一線未審佛法長多少
德曰長一線又有僧問古德一陽來復日長一線未
審佛法長多少德曰一線長
薦福琛云一等共行山下路眼中各自別風烟
高峰妙云就窠打劫還他二老本分鉗鎚若謂佛
法短長端的未夢見在今日忽有問西峰佛法長
多少只向他道東西十萬南北八千
象田現云二老宿雖有補綴虛空底手段要且紅

線未斷只向長短上作活計相去佛法奚啻十萬八千若是山僧則不然一陽來復日長一線未審佛法長多少只向他道休將玉線較長短好把金針繡出看

古德曰佛法大有只是牙痛

徑山杲云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

勝法法云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

古德曰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

天童覺云且道舜若多神喚什麼作法身良久云還會麼不可續鳧截鶴夷嶽盈壑去也

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向佛而唾法師曰行者少去就何以唾佛行者曰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法師無語

溈山祐云仁者却不仁者不仁者却仁者

仰山寂代法師但唾行者行者若有語即向伊道還我無行者處來

資福倡代法師便打又云也只救得一半

白巖符云法師無語不妨渾金璞玉只是罕逢明鑑

有二住菴僧旬日不會一日相見上菴主問多時不見向甚麼處去下菴主曰在菴中造箇無縫塔上菴主曰某甲也要造一箇請借塔樣看下菴主曰何不早說恰被人借去了也

法眼益徵云且道是借他樣不借他樣

曹溪守衣鉢侍者因僧到乃提起衣曰者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僧曰爲什麼却在上座手裏侍者無語

雲門偃云彼此不了又於無語處代云遠嚮不如親到又云是獅子兒

白巖符云守衣鉢侍者被者僧一拶直得汗流夾脊信知口是禍門當時待道爲什麼却在上座手裏但低聲云闍黎不妨疑着管教者僧屈膝有分

有婆子供養一菴主經二十年常令一女子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當恁麼時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煖氣女子歸舉似婆婆曰我二十年只供養得個俗漢遂遣出燒却菴

天童傑云者婆子洞房深穩水洩不通偏向枯木

上糝花寒巖中發談個僧孤身逈逈慣入洪波等閑坐斷潑天潮到底身無涓滴水仔細檢點將來敲枷打鎖不無二人若是佛法未夢見在

南㵎問云凌弱附强古今皆是長裙賣俏邪法難扶山僧昔年曾被婆子換却眼睛道者僧蹉過婆子仔細檢點將來却是婆子蹉過者僧撫掌呵呵大笑云三十年後與汝諸人說破

崆峒慈云衆中道菴主未在婆子作家恁麼舉揚只見錐頭利殊不知婆子不知菴主受用處菴主不知婆子作用處一對訝郎當各與二十棒何故獅巖者裏賞罰分明

龍華體云者婆子雖通身手眼終是老婆禪唯者僧入火無烟入水不溺頓使者婆子百千伎倆一時氷消瓦解

東塔熹云菴主墻高數仞關節不通婆子暗度重關要採閶中春色若非一場特地爭見暗合明投

天寶眞云盡謂婆子有大手眼看來却被者僧一場活陷者僧被遣出門要且佛眼難覷

鳳山啓云高山流水曲彌高和彌寡伯牙與子期不是閑相識婆子且置還識得菴主的轉身句子麼無限風流慵賣弄免人指點好郞君

西遯超云從來拈提者多扶婆子抑者僧不知婆子俗漢一語罵盡天下人者僧破涿而去陷盡天下人

大愚哲云婆子有焚舟之計且無破釜之能者僧得退步之謀尤少斬關之力俱未免遭人檢點雖然要見婆子則易見者僧則難

白巖符云明中坐舌頭還他婆子暗裏抽橫骨須是者僧雖然錐利鑿方各得其長細檢將來總是販私鹽漢

澧陽路上有一婆子賣餅爲業德山鑑初出蜀道過澧陽就其買餅點心婆指擔曰上座擔頭是什麼文字山曰靑龍疏鈔婆曰鈔何經山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若答得施與點心答不得請別處去買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個心山無語

天童悟云我若作德山只向道山僧肚饑揀大者快搬來及至搬來却肩擔便行管教者婆子疑殺去在

棲霞成云我若作周金剛待道未審上座點那個心但向道山僧今日勞倦當時下得者一語管教者婆子手忙脚亂搬點心不徹在

昔有跨驢人問衆僧何往僧曰道場去人曰何處不是道場僧以拳毆之曰者漢沒道理向道場裏跨驢不下其人無語

報恩秀云盡道者漢有頭無尾能做不能當殊不知却是者僧前言不副後語既知舉足下足皆是道場何不悟騎驢跨馬無非佛事萬松要斷者不平公案更與花判道喫拳沒興漢茆廣杜禪和早是不尅已那堪錯過他道場唯有一佛法本無多留與闍黎道戸唵薩哩嚩

龍唐杜云者僧太麤糙向道場裏亂打人

有施主入院行衆僧隨年錢知事僧曰聖僧前着一分施主曰聖僧年多少知事無對

法眼益代云心期滿處即知

保寧勇云只恐施主力所不及

天寧琦代云鉢盂無底

寶壽方代知事云與麼則大衆今日不得半文也

廣南住菴僧值大王出獵吏人報菴主大王來請起僧曰非但大王來佛來亦不起王乃問佛豈不是卿師僧曰是王曰見師爲甚麼不起僧無語

法眼益代云未足酬恩

天寧琦云欲觀其師先觀弟子

白巖符代僧對云子不重則父不尊

河渚謙云今日小出大遇

有長者因一僧托鉢來家被狗咬長者乃指其僧所披袈裟曰吾聞龍披一縷金翅不吞大師全披法服爲甚麼却被狗咬僧無語

寶華忍代僧云未看山頭土先觀屋下郎

居士韓某因三平遷化衆請作喪主韓乃以手巾覆鈔鑼上槓一口劍置龕前曰道得即作喪主衆無對韓便趯翻鈔鑼哭曰蒼天蒼天先師遠矣

羅山閑云噫大奇大奇三平門下六百來人總被
者俗漢吞却也陳老師當時若在只將三尺布蓋
却頭積亞一柄露刃刀揭起孝幕當堂而坐看韓
家個漢要作喪主也未得要不作喪主也未得進
之須有禮退之須有禮

△曹溪並出二支

吉州青原行思禪師大鑑能嗣令石頭遷馳書與南嶽讓
和尚且囑曰回時吾有箇鈯斧子與汝住山遷到南
嶽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嶽曰子
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從
諸聖求解脫便歸原曰子返何速書信達否遷曰信
亦不通書亦不達去日蒙和尚許箇鈯斧子即今便
請原垂下一足遷便禮拜

玄沙備云大小石頭被南嶽推倒至今起不得

雪竇顯云石頭洎擔板過却又云大小南嶽不解
據令

翠巖芝云思和尚垂足石頭禮拜要且不得斧子
且道後來使個什麼

黄龍南云石頭雖然善能馳達不辱宗風其奈遑
俊太忙不知落節既是落節回來因甚却得斧子

東苑鏡云二大老皆有放過處不慕諸聖不重己
靈時如何南嶽何不劈脊一棒子問太高生何不
向下問石頭好與驀面一喝

古南門云可惜者鈯斧子諸上座石頭既見南嶽
因甚青原問着却云信亦不通書亦不達還會麼
金雞啄破琉璃殼玉兎挨開碧海門

天目律云者個鈯斧子若不是石頭承當也太難

寶掌白云石頭可謂翎檄飛馳不辱使命但不應
貪他個鈯斧子

藥地智云索的是斧子如何却垂一足既不從諸
聖求解脫作麼生便禮拜乃拂袖角云看看鈯斧
子劈碎天地作八角磨盤趕倒金烏玉兎了也盲
龜跛鱉那裏得知

青原參六祖乃問當何所務即得不落階級祖曰汝
曾作什麼來原曰聖諦亦不為祖曰落何階級原曰
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

東苑鏡云我若作六祖待問當何所務卽待不落階級便喝云者擔糞漢在者裏作麼若作青原待問曾作甚麼來便撫掌云者老漢猶作寐語在豈不使曹溪一路別有風光

靈巖儲云聖諦尙不爲何階級之有趙州慣喫茶曹山好飲酒一對老古錐兩人共隻手咄脫却嫁時衣塞斷鴻蒙口泥牛解作獅子吼

白巖符云蕩空凡聖不立纖塵凛凛然翠壁秋崖逈絕攀仰自非衆角一麐何以能此獨惜乎嶺南嵩僚當時放過他道聖諦尙不爲何階級之有好以杖擊右案云且立者邊着青原老漢到者裏必當別有生涯

青原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原顧僧曰廬陵米作麼價

博山來云高低米價環翠色於奇峰呑吐廬陵鍊蟾華於玉樹須知大用無方有感斯應若論青原的佛法三生六十劫未夢見在

翠巖菩云諸禪德還識青原老漢立地處麼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有封疆

青原問石頭子何方來曰曹溪原曰將得什麼來曰未到曹溪亦不失原曰若恁麼用去曹溪作甚麼曰若不到曹溪怎知不失

靈巖儲拈拄杖云上大人可知禮也爾小生且道節文在甚麼處卓一下云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

青原因荷澤神會參乃問甚處來曰曹溪原曰曹溪意旨如何會振身而立原曰猶帶瓦礫在曰和尙此間莫有眞金與人麼原曰設有汝向甚麼處着

玄沙備云果然

雲居錫云只如玄沙道果然是眞金是瓦礫

翠巖芝云眞金瓦礫錯下名言如今喚作什麼

天聖泰云青原被荷澤一問直得額頭汗出口裏膠生

衡州南嶽懷讓禪師能大鑒嗣參六祖祖曰甚處來嶽曰嵩山祖曰什麼物恁麼來嶽無對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曰某甲有個會處祖曰作麼生嶽曰說似

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假脩證否嶽曰脩證卽不無染汚卽不得祖曰只此不染汚是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

白巖符云與麼酬對自非透頂透底親到那邊過來則斷乎不能措一辭馬駒踏殺天下宜乎其從脚下出也然當時六祖更能向腦後痛下一椎則兒孫之振振又不止於今日乃云如是如是豈祖師之作略歟

轆轢參云南嶽道說似一物卽不中與麼那六祖道我亦如是臉皮厚多少

南嶽因僧問如鏡鑄像像成後未審光向甚麼處去嶽曰如大德爲童子時相貌何在曰祇如像成後爲甚麼不鑑照嶽曰雖然不鑑照瞞他一點不得

法眼益別云阿那個是大德鑄成的像

寶壽方云大小南嶽箋釋不易雪峰者裏則不然如鏡鑄像像成後光向甚麼處去待他眼目定動劈脊便打

△靑一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靑一 靑原思嗣 因藥山問三乘十二分教惟儼麤知甞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尙慈悲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山佇思頭曰子因緣不在此江西有馬大師子往彼去應爲子說山至彼如前請問馬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山於是有省便作禮祖曰子見個甚麼道理便禮拜山曰惟儼在石頭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既如是宜善護持

法雲秀云石頭好個無孔鐵鎚大似分付不着藥山雖然過江西悟去爭奈平地上喫交有什麼扶策處具眼者試辨看

五祖演云衆中商量道卽心卽佛也不得不卽心卽佛也不得若恁麼敢稱禪客殊不知古人文武兼備韜略雙全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只見波濤湧不見海龍宮

潙山智云說什麼在石頭時如蚊子上鐵牛只今

又何曾吐露得出
潙山杲云前箭猶自可後箭射人深藥山直饒恁麽悟去也落第二月
徑山杲云好箇話端阿誰會舉舉得十分未敢相許
笑巖寶云馬祖當時不合放過待他作禮好與本分草料何謂直教鐵牛也須通身汗出始得

石頭參同契曰回互不回互
雲門偃因僧問如何是回互門指板頭云不可喚作板頭如何是不回互門云祇者個是板頭
天童覺云石頭舌頭無骨雲門眼裏有筋千古之下聲光赫揚如今要把手共行直須恁麽始解不恁麽然後沒交涉還相委悉麽少年曾決龍蛇陣潦倒還聽穉子歌
寶壽新云恁麽酬酢大似徐六擔板各見一邊且道石頭意在甚麽處月照千巖靜溪流萬壑深

石頭垂示曰語言動用沒交涉時藥山出曰直得非語言動用亦沒交涉頭曰者裏針劄不入山曰者裏如石上栽花
白巖符云二老漢大似海龍王與帝釋天賽富直得四大部洲三山五嶽一時寶光璀璨日月失輝者裏還許你插得一句嘴麽時有僧出白巖搖手云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出去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七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八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南一

江西馬祖道一禪師（南嶽讓嗣南一）始匡徒日南嶽遣一僧來探伺上堂時乃出問曰作麽生祖曰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僧回舉似南嶽嶽然之
徑山杲云雲門即不然夜夢不祥書門大吉
天寧琦云馬大師道三十年不曾少鹽醬蚤是費却多少鹽醬了也我若作大師纔見這僧出來便下禪牀擒住痛與一頓教他歸去舉似南嶽且顯

師承有據自家眼目分明管取坐斷天下人舌頭

又舉妙喜語畢云且道徑山與馬祖是同是別如何黑漆屏風上更寫盧同月蝕詩

伏龍長云破驢脊上足蒼蠅

壽昌經云馬祖恁麼道在老僧則不然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有鹽醬大衆且道與馬祖相去幾何

大覺昇云義出豐年還他馬祖然未免帶累南嶽懸掛心頭

馬祖因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問取智藏去僧問藏藏曰何不問和尚僧曰和尚教來問藏曰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問取海兄去僧問海海曰我到這裏却不會僧乃舉似祖祖曰藏頭白海頭黑

潙山喆云這僧與麼問馬師與麼答離四句絕百非智藏海兄都不知會麼不見道馬駒踏殺天下人

五祖演云馬大師無着慙惶處只道得箇藏頭白海頭黑也是風后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這僧擔一擔懵懂換得箇不安樂若也眼似流星多少人失錢遭罪

高峯妙云馬師父子一門非特佛口蛇心亦善六韜三略這僧若無諸葛孔明之作管取喪身失命

報恩秀云三箇老漢頭腦相似你若作離四句絕百非會好與這僧一坑埋却

龍池傳云三大老被箇挑脚漢弄得家反宅亂至今父子不和還有解交者麼擲拄杖入方丈

寶善眞云慣作白拈獨羨馬師父子見賊捉賊可惜不遇作家雖然還有能識這僧者麼

崆峒慈云大小馬祖一家性命總落在這僧手裏還有知這僧落處者麼

焦山棻云今古白拈須讓這僧始得何也馬師一門有銅墻鐵壁之固却被他一朝劫盡

金粟元云這僧致箇問頭機關太殺嶮峻自非馬師父子未免無出身之路雖然還覺髑髏著着中箭麼

資福廣云咄這撞露柱瞎漢好與三十棒雖然馬師父子不得無過何故不見道發箭不中的信非好手

靈巖儲云當大治而不驚臨大亂而不怖非經天下之大經握乾坤之化育尙不能坐籌帷幄決勝千里又何敢望篤恭而天下平馬家父子如排百萬雄師大陣咳唾之下全軍就縛何術而致之哉伶俐衲僧試請定當

白巖符云入水不動波入林不動草還他馬師父子技出一門然總未免被這僧在背地裏冷笑

馬祖因僧於面前作四畫上一畫長下三畫短曰不得道一畫長三畫短離此四畫外請和尙答祖乃於地畫一畫曰不得道長短答汝了也

南陽忠別云何不問取老僧

潙山果云借婆衫子拜婆年

高峰妙云字經三寫烏焉成馬西峰忍俊不禁特爲諸人改正去也良久召侍者云分明記取

鼓山賢云這僧立箇問頭也甚奇怪若是今時師家早是一棒打將去馬祖却不然就地一畫可謂投之木桃報以瓊瑤這僧小出大遇去也但祖云不得道長短答汝了也却似嚼飯餧嬰兒

馬祖因龐公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

育王觀云馬大師只知開口易不覺舌頭長當時若問育王但向道直待虛空落地自然出他一頭何故車不橫推理無曲斷

能仁鑑云馬大師與麼答話大似不知問頭來處致令龐公向死水裏浸殺大巖恁麼道且道意在於何不圖打草只要驚蛇

石塔忍云龐家箇漢大似赤貧之士偶於十字街頭拾得一文金錢逢人便自誇富可見俗氣未除馬大師又如歷代簪纓孟浪公子揮金如土函不關風隨口答將來總之老不戒性設有人問與國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但向他道今日設齋檀越皆是山陰道上客只教他應接不暇爲甚如此卓拄杖云傷心江上客不是故鄉人

馬祖因百丈南泉西堂三人隨侍翫月次祖問正當與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脩行泉拂袖便去祖曰經入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

溈潭清云是則全是非則全非神鼎道只為老婆心切與麼說話大似金沙混雜玉石難分祇如馬師道經入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甚麼處是老婆心切處還辨得麼不省這箇意脩行徒苦辛

開福寧云馬大師等閒舒卷妙手天然也是貪觀雲裏鴈失却渡頭船若人撿點得出披毛遊火聚戴角混塵泥其或見處朦朧為你下箇註脚經入藏禪歸海未是衲僧親到底拂袖前行歸去來擊碎重關門大啓還有見馬師者麼良久云休休長安夜夜家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

虎丘隆云馬駒踢殺天下人一摑直須一掌血無端為三大士各展家風不覺翻成老婆心切叢林浩浩商量總道翫月話奇特撿點將來克由叵耐何故三人證龜成鼈

靈隱嶽於正好供養處云望梅林止渴正好脩行處云金不博金拂袖便行處云只得一橛獨超物外處云唵摩尼達里吽㗶吒復云這一夥落鼻孔漢總被穿却了也你諸人向什麼處出氣擊拂子下座

烏石道云百丈西堂說到行不到南泉行到說不到總須喫棒有分雖然祇如馬祖道經入藏禪歸海惟有南泉獨超物外還有優劣也無以拂子打圓相云幸然明似鏡何用曲如鈎擊拂子下座

黃檗琦云二三子嘲風弄月自滅聲價實多馬老師亂搭印子塗污良人不少這裏有八十棒要打這四箇漢聊與明月清風增些光彩不致成羣作隊各說異端有箇漢出來道黃檗棒合誰喫也許他是箇具眼

理安洸云供養脩行欵出四口拂袖便去乞兒伎倆還知馬師落處麼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棲霞成云古者道一片月生海幾家人上樓馬師

父子有之矣乃末上與麼道憐兒不覺醜何哉可惜者三個良家子弟活遭汙陷

白巖符云這一隊漢幸是陶公後裔淸白傳家無端爲聖天子求賢貪他升合之祿喪名失節山僧要與馬祖二十拄杖爲什麼覃太平無事不合塗汙人家男女

馬祖偕百丈行次見一羣野鴨飛過乃問是甚麼丈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丈曰飛過去也祖遂把丈鼻扭丈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丈於言下有省

中峰本云設錦穽以陷獸垂香餌以釣魚惟善作者能之馬師擬獲一禽深入荒艸費盡腕力打破半邊鐵網豈善作者哉

寶壽方云大小馬師可謂功不浪施然所獲亦莫過只是箇野鴨子若是箇衝天俊鶻馬師自己還得無事也未

馬祖因僧問如何是佛祖曰卽心是佛

高峰妙云衆中商量皆謂心本是佛佛外無心故云卽心是佛苦哉苦哉若作這般見解明朝後日喫鐵棒有分在既然如是合作麼生石壓筍斜出巖懸花倒生

馬祖因僧問和尙爲什麼說卽心卽佛祖曰爲止小兒啼曰啼止後如何祖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祖曰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祖曰且教伊體會大道

黃蘗琦云卽心卽佛頭上安頭非心非佛無繩自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泥裏洗土塊山僧恁麼道意旨如何良久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

馬祖因鄧隱峰辭祖問甚處去峰曰石頭去祖曰石頭路滑峰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到石頭遶禪牀三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頭曰蒼天蒼天峰無語却回舉似馬祖祖曰汝更去待他有答汝便噓兩聲峰又去一依前問頭乃噓兩聲峰又無語歸舉似馬祖祖曰向汝道石頭路滑

淸化嶾云馬祖有決勝千里之謀隱峰有萬夫不當之勇惟石頭老漢坐觀成敗因甚如此曹溪波

泯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白巖符云汚他淸白門風教壞人家男女馬大師
固已不能逃其責若夫石頭老漢斗筲器量一箇
蠟鎗頭兩費旗皷是又豈大人之識度歟
馬祖因僧參乃畫一圓相曰入也打不入也打僧纔
入祖便打曰和尙打某甲不得祖靠却杖便休
雪竇顯云二俱不了靠却拄杖擬議不來劈脊便
棒
雲居莊云大師令雖行爭奈無風起浪這僧棒旣
喫了要且有理難伸復云作麼生會他休去底道
理
寶壽新云放則兵隨將轉收則馬聽羅聲旣論立
敵兩攻不無各有一能其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獨
許神駒何則祇圖邦國靖終不貴封侯
馬祖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曰近前來向你
道僧近前祖劈面便掌曰六耳不同謀
黃龍南云在古人尙六耳不同謀那堪今日三二
百衆浩浩地商量禍事禍事

昭覺勤云南禪不妨因風吹火也未免隨語生解
若有問道林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只對他道水長
船高泥多佛大
馬祖一日問百丈甚處來曰山後來祖曰逢着一人
麼曰不逢着祖曰爲甚麼不逢着曰若逢着卽擧似
和尙祖曰甚麼處得這消息來曰懷海罪過祖曰却
是老僧罪過
國淸英云人旣不見因甚各各擔一擔罪過
獅峰遜云逢着不逢着則且置未審是什麼人若
識得此人馬祖百丈與他拏草鞋有分
馬祖不安院主問和尙近日尊候如何祖曰日面佛
月面佛
昭覺勤云此個公案若知落處便能獨步丹霄如
或不知往往枯木巖前蹉路去也是他本分作家
到者裏須有驅耕夫牛奪饑人食底手脚方始得
見他馬大師爲人處不然總沒交涉諸人到者裏
且作麼生得平穩去
崇慶古云當時院主可惜放過若不放過好與云

情知和尙病在膏肓

白巖符云天外游絲空中鳥跡尙不可以摹擬況在玆以上者乎馬大師在枕席邊爲院主一拶揭露些子直得夜光卞璧亦比擬不來怎奈院主徒有先鋒致成辜負若是個漢待云日面佛月面佛便好向道拖得醫人說和尙不解忌口當時院主下得著一語看馬祖者漢死郎是活郎是

馬祖見南泉行食過乃問桶裏是什麼泉曰合取口

天井新云馬祖問處南泉不知南泉答處馬祖不會若也會江西兒孫不致掃土

△南二

洪州百丈懷海禪師南二馬祖一嗣 因馬祖陞座大衆纔集丈遽出卷却席祖便下座丈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法汝因甚便卷却席丈曰昨日被和尙扭得鼻頭痛祖曰汝昨日向甚處留心丈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也祖曰汝深明昨日事

雪竇顯云諸方皆謂奇特潛麼舉還當麼若當譬如水母以蝦爲目若不當又空讚歎圖箇甚麼衆中有般漢亂蹋向前問古人意旨如何更有老氐不識好惡對道將謂仙陀客又道來日更到座前苦哉苦哉如此自稱宗師欲開人天眼目驢年去諸上座雪竇當時若見伊出來捲席劈胸一蹋令坐者倒者俱起不得且要使後人別有生涯免見反相鈍置豈不是箇英靈底漢會也無歸堂

白雲端出馬祖語云我鈍置猶可你鈍置太煞

黃龍心云馬祖陞座百丈卷席後人不善來風鑿道不留朕迹殊不知桃花浪裏正好張帆七里灘頭更堪垂釣如今必有辨浮沉識深淺底漢試出來定當水脉看有麼有麼如無且將漁父笛朙向海邊吹

大潙智云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尋常

百丈上堂衆方集以拄杖一時打散復召曰大衆衆回首丈曰是什麼

黃檗運上堂衆方集以拄杖一時打散復召云大衆衆回首檗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

雪竇顯云若是雪竇上堂衆方集以拄杖一時打

散便休
天童覺云下媒求鴿直鉤釣魚各有接物利生的
手段若是牢籠不住呼喚不回底漢又作麼生以
拄杖擊香臺一下
龍泉夔云垂任公釣架由基箭也不過要見箇頭
角又誰知林靜水寒杳無消息何似龍泉這裏廣
大門庭一任他饑來喫飯倦來打眠何故白玉本
無瑕雕文忍喪德
百丈再參馬祖祖豎起拂子丈曰即此用離此用祖
掛拂子舊處侍立少頃祖曰你已後開兩片皮將何
爲人丈却取拂子豎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丈亦掛
拂子舊處祖震威一喝丈異日舉謂黃檗曰佛法不
是小事我當時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檗聞
舉不覺吐舌
汾陽昭云悟去便了說什麼三日耳聾
石門聰云若不是三日耳聾爭承當得這一喝
雪竇顯云奇怪諸禪德如今列其派者多究其源
者少總道百丈於喝下大悟還端的也無然刁刀
相似魚魯參差若是明眼漢瞞他一點不得只如
馬師道汝已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百丈豎拂爲
復如蟲禦木爲復啐啄同時諸人要會三日耳聾
麼大冶精金應無變色
東林總云當言不避截舌當爐不避火迸佛法豈
可曲順人情東林今日向驪龍窟內爭珠去也百
丈大智不無他三日耳聾汾州石門爭免箇一倶
瞎漢只這三箇老漢還曾悟去也無良久云祖禰
不了殃及兒孫
雲蓋智云馬祖發大機顯大用獨百丈得其旨爲
什麼被馬祖一喝直得三日耳聾要會麼不入驚
人浪難逢稱意魚
黃龍新云黃龍路見不平要問雪竇既是大冶精
金應無變色爲甚麼三日耳聾要會麼從前汗馬
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昭覺勤云然則作家共相提唱不妨各有爲人眼
要且只明得馬祖百丈大機未明得他大用山僧
不惜眉毛露箇消息也要諸方撿責還知麼一喝

麼直似奮雷霹靂聽者喪膽亡魂要會三日耳聾正如擊塗毒皷聞者喪身失命豎拂子云或有箇問卽此用離此用和聲便打隨後與一喝復云還見馬祖百丈麼

徑山杲云百丈被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舉不覺吐舌百丈疑其承嗣馬祖後因臨濟三度問佛法大意三度打六十棒便與三日耳聾出氣臨濟始覺如蒿枝拂相似敢問大衆既是師承有據因甚用處不同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浮山□云龍驟電卷虎嘯風生師資會遇不妨奇特雪竇云只如馬祖道你巳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百丈竪起拂子爲復如蟲禦木爲復啐啄同時胡餅裏討甚麼汁大冶精金應無變色走作多少人還會麼劍斬甑人頭波斯腰不屈

瑞巖愠云無辨龍蛇眼目難以荷負正宗無超佛祖機謀難以定論今古馬祖一喝何止百丈三日耳聾直得盡浮幢王刹海若聖若凡被他轟破耳門聽事不眞喚鐘作甕與麼學揚諸人還知落處麼良久云雲收雨霽長空澗一對鴛鴦畫不成

古南門云若是明眼漢掛拂竪拂一喝耳聾總不必論祇這大冶精金他不消得何故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復云還見馬祖百丈麼

愚菴盂云馬大師融治乾坤指揮神策百丈握閫外威權黃檗便攙旗奪皷所向無敵故知機用爲列祖之神髓萬類之鉗鎚汾州謂悟去便休說甚麼三日耳聾石門云若不三日耳聾爭得悟去恁麼批判古人還甘麼老僧不避腥羶試爲斷看烽火漁陽樓上月曲中都是斷腸聲

開先金云觀其所以師資契合如水投水因甚又於一喝之下始稱大悟開先不妨逐一指出百丈耳聾黃檗吐舌究竟將來二俱未嘗汾陽以譌傳譌石門將楔出楔惟有雪竇老師慣會證龜成鼈別別正法眼藏從此滅

寶掌白云奔流度刃疾燄過風直下顯大機發大用還他馬師父子因甚一喝百丈直得三日耳聾要會麼金剛腦後抽生鐵華嶽三山倒卓空

白巖符云黃金入火愈見其精神鉤鎔手段還他馬駒宜其蹋殺天下若夫聾耳吐舌雖不媿爲脚下兒孫然亦祇知順水撐篙不解逆風把柂

百丈因雲巖問每日區區爲阿誰丈曰有一人要巖曰因甚麼不教伊自作丈曰他無家活

雲居莊云明眼人瞞他一點不得還會麼解弄不須霜刃劍延齡何必九還丹

徑山琇云或謂百丈老人口吞佛祖眼蓋乾坤求免拖泥帶水殊不知曾爲浪子偏憐客自愛貪杯惜醉人

百丈因潙山五峰雲巖侍立次乃問潙併却咽喉脣吻作麼生道潙曰却請和尙道丈曰不辭與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又問五峰峰曰和尙也須併却丈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又問雲巖巖曰和尙有也未丈曰喪我兒孫

高峰妙云大小潙山推惡離已今日忽有人問西峰併却咽喉脣吻道將一句來卽向道柴荒米貴忍饑無暇祇對

愚菴盂云象王迴顧掛角羚羊還他三老怎奈臨場試卷却忘了題目明明道併却咽喉脣吻亂開臭口作麼僧問和尙試道看余時以他事所移不及與對半辭乃一揖而別

洞山瑩云三箇老漢恁麼酧對且道還有優劣也無若道有春色無高下若道無花枝有短長洞山亦道一句只是不許作道理會若作道理會喪我兒孫拈拄杖便歸方丈

大慈言云當時百丈與麼問大似揚聲止響好與二十笤箒這三箇漢忒煞不唧嚁且放過一邊傍有僧乃曰和尙也欠唧嚁在山僧道我不如你

白巖符云這一隊漢巍巍堂堂因甚却都來自語相違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或有問併却咽喉脣吻作麼生道驀拈拄杖下座

百丈因僧問如何是奇特事丈曰獨坐大雄峰僧禮拜丈便打

天童華云大小百丈答話不了

徑山杲云百丈只好無佛處稱尊今日或有問新

隆教如何是奇特事但對他道汝等皆當作佛他若禮拜更向道但辦肯心必不相賺

百丈因黃檗問從上相承底事如何指示於人丈踞坐檗曰後代兒孫將何傳授丈曰將謂你是箇人便歸方丈

雲峰悅云百丈老人大似憐兒不覺醜雖然如是盡法無民

天童覺云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還他百丈老漢黃檗不是不知有且要此話大行遐會百丈歸方丈麼林間風葉落化外水天秋

寶壽新云縱饒有收有放未免東嶽盈壑由你一擡一搽難逃續鳧截鶴畢竟作麼生即得譽也是掉棒打月

百丈每上堂時有一老人隨衆聽法一日衆退惟老人不去丈問汝是何人老人曰某甲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脩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曰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丈曰汝問老人曰大脩行人還落因果也無丈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乞依亡僧津送丈乃領衆至後山巖下挑出死狐依法火葬

百丈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檗問古人錯對一語五百生墮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甚麼丈云近前來向汝道檗近前與丈一掌丈拍手笑云將謂鬍鬚赤更有赤鬚鬍

法昌遇云敢問諸人不落因果爲甚麼墮野狐不昧因果爲甚麼脫野狐直饒道得落處分明也未出他野狐窠窟法昌當時若見但與他拈出雪峰古鏡教伊動轉不得然後放出紫胡狗子盡却性命免見兒孫今日成羣作隊雖然法昌與麼舉論大似持蠡酌海明眼人前一場笑具何故曾經大海難爲水慣聽無弦不易琴

黃龍新問元首座云百丈野狐話意作麼生元云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

徑山杲云不落與不昧半明還半晦不昧與不落兩頭空索索五百生前箇野狐而今冷地謾追呼

喝一喝云座中若有江南客何必樽前唱鷓鴣
高峰妙云前不落後不昧還有得失也無若無因甚有墮有脫若有試出來分明道看有麼有麼總是一隊野狐精莫怪山僧壓良爲賤
獅林則云前不落後不昧引得野狐成羣作隊遂喝一喝云當時下得這一喝前後五百生一時粉碎
天寧琦云古今盡向不落不昧上妄生卜度未有一箇出格帶累百丈老人也在野狐隊裏天寧不是釘樁搖櫓膠柱調絃海枯終見底人死脚皮穿
愚菴盂云宗師家拈提向上著著先有出身之路則不被目前所礙若儱侗將去何止不堪圓禪師問二僧擧此話一云不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一云便是不落因果又何嘗墮野狐圓因有省圓公悟去則不無之二僧者披毛戴角有日在或曰謝師授記咄這野狐精又云不落因果兎子窠邊遭野火不昧因果粉蝶飛上梨花朶參
洞山瑩云叢林盡道不落墮因果不昧脫因果山僧敢道饒你總不恁麼道亦未嘗脫得他野狐身在且道利害在什麼處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
義山訥云義山更不學百丈就窠打劫待問大脩行人還落因果也無便與震聲一喝當時若下得這一喝管免後代兒孫不作野狐見解
資福廣云前百丈恁麼道咬人師子後百丈恁麼道獅子咬人弁山恁麼道諸人切忌鑽龜打瓦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八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九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南二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南二馬祖一嗣)因東西兩堂爭猫兒泉見乃提起猫曰道得即不斬衆無對泉便斬之趙州自外歸泉舉前語示之州乃脫草履安頭上而出泉曰子若在即救得猫兒

保福展云雖然如是也只是破草鞋

翠巖芝云大小趙州祇可自救

雪峰存問德山南泉斬猫意旨如何山以拄杖便打趂出復召云會麼峰云不會山云我與麼老婆猶自不會

大溈智云南泉據令而行趙州見機而作雖然如是未免掛人脣吻大溈要與南泉把臂共行遂拈拂子云若道得即奪取去衆無語乃云屈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中峰本云南泉劒爲不平離寶匣趙州藥因救病出珍瓶然雖慶快一時爭奈古佛家風掃土矣

報恩秀云正當恁麼時盡十方世界情與無情一齊向王老師手中乞命當時有個漢出來展開兩手不然攔胸抱住云却勞和尚神用縱南泉別行正令敢保救得猫兒

愽山來云生擒活捉王老全提起死回生趙州手段救得救不得總不干他事且道節文在什麼處

鼓山賢云南泉據令廓爾無前兩堂祇得拱手而聽趙州雖能超出怎奈也祇在刀下全身老僧當時若在却不恁麼待道道得即不斬但云兩堂未爭時和尚又作麼生管取王老師束手入方丈有分

愚庵盂云還識南泉麼他是生鐵鑄就渾剛打成要向驪龍頷下摘珠阿修羅手中奪印趙州老漢雖善來機也是得張白狐裘脫秦虎口這兩堂是蘇秦張儀祇麼投秦入趙豈知天然王道寧可以口舌勝耶

百丈雪云趙州戴草鞵而出雖曰據欵結案也是賊過後張弓子若在却救得猫兒雖謂重賞之下

必有勇夫爭奈憐兒不覺醜山僧看來二俱有過好各與三十棒山僧與麼批判也要諸方檢點

龍華體云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南泉趙州其謂歟汝適來若在卽救得猫兒咬牙封雍齒滴淚斬丁公

吳聖玉云南泉據虎頭趙州收虎尾死猫兒却被二老弄活爭奈他兩堂雲水一死不再活如今要得活麼擘開眼云猫

南泉謂僧曰夜來好風僧亦曰夜來好風泉曰吹折門前一株松僧亦曰吹折門前一株松又謂一僧曰夜來好風僧曰是什麼風泉曰吹折門前一株松僧曰是什麼松泉曰一得一失

昭覺勤云大凡酬唱隨機著眼辨龍蛇別緇素所謂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只如南泉道一得一失敢問阿那個得阿那個失到這裏須是向上人始得還委悉麼鵞王擇乳素非鴨類

愚庵盂云這公案有二僧持論致爭一云與趙州驗二庵主法眼指簾無二一云刁刀相似魚魯不同爭之不能巳乃質之老僧老僧云一得一失

南泉示衆曰喚作如如蚤是變了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曰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泉曰孟八郎漢又恁麼去也

德山密云南泉中毒也

瑯瑘覺云山僧不然遇水喫水遇草喫草焉知畜生行

法華舉云且作麼生是異類中行石牛常臥三春霧木馬時嘶秋夜泉

雲門澄因僧問如何是異類中行澄云輕打我輕打我僧云我會也澄云汝作麼生會僧遂作驢鳴澄休去

愚庵盂云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大通智勝遷座而成正覺善財童子別峰而見德雲僧云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卽頭角生却爲甚麼作這般語話咄孟八郎漢又與麼去也

慧雲盛云南泉既行荒草歸宗又入深村不知今

時師僧如何進退設有恁麼去也是瞎驢趂大隊

南泉上堂文殊普賢昨夜三更起佛見法見各與二十棒趂出院去也時趙州出衆曰和尚棒教誰喫泉曰王老師過在什麼處州便禮拜而出

雲門偃云深領和尚慈悲某甲歸衣鉢下得個安樂又代云與衆除害

報慈遂徵云且道趙州禮拜是肯南泉不肯南泉

夾山齡云南泉一期遑伎爭奈平地起堆趙州雖是覿面投機不覺腦門著地

昭覺勤云南泉動絃趙州別曲苦痛蒼天寒山拾得若是崇寧則不然燈籠露柱昨夜起佛見法見各與二十棒令歸本位去也或有個漢出云和尚棒教誰喫只對他道落賓落主

高峰妙云南泉和尚雖則頂門具眼賞罰分明檢點將來也是虛空裏釘橛若無趙州後語未審如何折合高峰則不然忽有人起佛見法見但向他道善哉善哉時節若至其理自彰

地藏學云南泉無風起浪趙州綿裏有針若作佛法商量管教入地獄如箭

崇先奇云南泉爲衆竭力禍出私門趙州固然是賊識賊未免證父攘羊雖然天下太平莫道無事好

南泉同魯祖歸宗杉山喫茶次魯祖拈起茶盞曰世界未成時便有這箇泉曰今人祇識這箇不識世界宗曰是泉曰師兄莫同此見麼宗却拈起茶盞曰向世界未成時道得麼泉作掌勢宗以面作承掌勢

昭覺勤云魯祖簸土揚塵南泉和泥合水歸宗火亂灰飛杉山坐觀成敗還委悉麼箭鋒相拄不相饒四人共拈一隻盞

南泉因趙州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道泉便下座歸方丈州曰這老漢尋常口吧吧地今日被我一問直得無言可對侍者曰莫道和尚無語好州與一摑曰這一摑合是王老師喫

白巖符云趙州這漢大似箇新出紅爐的彈子從著則箇破面皮爪牙隊裏豈不俊哉然總不出王老師圈繢且道那裏是王老師底圈繢

南泉因僧問師歸丈室將何指南泉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

龍翔訢云大小南泉和泥合水中峰則不然或有問師歸丈室將何指南卽向道拄杖子今日開封

天界盛云恁麼則住持不易雖然須是王老師始得

芙蓉覺云南泉將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一時搽在這僧面前了也爭奈這僧如蚊子上鐵牛無處入作龍淵則不然或有問師歸丈室將何指南向道饑餐渴飲閑坐困眠

南泉因至莊所莊主預設迎奉泉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何得預辦至是莊主曰昨夜土地神報道和尚今日來泉曰王老師脩行無力被鬼神覷見侍者便問旣是大善知識爲甚麼被鬼神覷見泉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

報慈遂云甚麼處是土地前更下一分飯處

因聖顯云王老師被這僧一問未免向鬼窟裏作活計

雲居錫徵云土地前一分飯是賞伊是罰伊只如土地覷見是南泉不是南泉

天童覺云我當時見莊主與麼道便與捉住云放汝不得何故不見道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報恩秀云天童雖解捉鬼賣未免莊頭鬼亂山僧卽不然若見莊主道昨夜土地報便與彈指三下云唵度嚕度嚕地尾娑訶

南泉上堂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一僧出曰某甲買泉曰不作貴不作賤你作麼生買僧無對

趙州諗云明年與和尚縫一領布衫

臥龍球云和尚屬某甲去也

禾山殷代云是何道理

雪竇顯云雖然作家競買要且不解輪機且道南泉還肯麼雪竇也擬酬個價直令南泉進且無門退亦無路良久云別處容和尚不得

雲居莊云山僧若作這僧待道不作貴不作賤你作麼生買卽對道鼻索在某甲手裏直饒王老師別有長處也只得忍氣吞聲

笑巖寶云山僧今日斬新出箇價直教這老漢更屬人不得屬已不得待云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麽生買但道請和尚暫歸方丈喫茶

愚庵盂云雪竇只可作南泉奴祇如進且無門退亦無路還容得雪竇麽

古南門云諸老宿與麽拈提還恰南泉意麽殊不知南泉老漢以已方人因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當時這僧待道不作貴不作賤作麽生買但云與麽則某甲與和尚平出也既顯自已手脚便不虛他一番法施還會麽子期去不返浩浩良可悲不知天地間知音復是誰

白巖符云古今諸老殫精竭思莫不皆要作王老師的主人公殊不知價則酬矣而契劵尚未入手在然則畢竟如何當時待道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麽便好云某甲明日出州會客却煩和尚先行

天目律云王老師只求要人著價相當殊不知奴兒婢使千古自招

南泉因陸大夫問弟子家中瓶內養一鵞兒如今長大欲出此鵞且不得打破瓶亦不得損其鵞未審和尚有何方便泉召大夫大夫應諾泉曰出也

高峰妙云南泉潦倒手眼不親縱饒出得也是死貨若是高峰只向他道大夫還曾示人麽纔擬祇對便與亂棒打出非特爲這漢脫却鶻臭布衫要使天下衲僧個個解粘去縛慶快平生

瀛山誾云大夫設個問端固是巧妙若不遇王老師未免瓶破鵞殞且道喚出後如何萬里鵬同遠千年鶴共飛

南泉同歸宗麻谷去禮忠國師泉於路上畫一圓相曰道得即去宗便於圓相中坐谷便作女人拜泉曰與麽則不去也宗曰是什麽心行泉乃相喚便回更不去禮

翠巖芝云當時若見每人與一棒且圖天下太平

雲居錫云比來要禮國師南泉爲什麽却相喚回且道古人意作麽生

報慈遂徵云只如南泉與麽道是肯語是不肯語

五祖演云三人是慧炬三昧莊嚴王三昧

鸛福行云三個中有見得國師的有見不得國師的若人辨得出許你具頂門眼

南華昺云動絃別曲還他廝谷歸宗擊鼓奪旗偏宜南泉老漢直得同行不同步黨理不黨親白雲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天童覺云我當時若見便與抹却圓相不唯打破南泉窠臼亦乃教歸宗無著身處廝谷呈伎倆不得南泉道恁麼則不去也果然果然

天寶樞云三大老途中與麼呈伎倆要見國師驢年也未得在

中峰本云南泉畫地為牢歸宗墮坑落塹廝谷恭而無禮撿點將來一人眼空四海一人舌拄梵天一人入地獄如箭

大巍倫云這三個漢半路做箇抽身計以為自勝然究竟將來千說不如一見

笑巖寶云三人未發足前鼻孔巳在忠國師手裏直造中途果見弄粥飯氣

磬山修云三大老雖同條生不同條死各有出身之路然三人中有一人堪為師法若人揀得出許你具擇法眼

天井新云一人買帽相頭一人將錯就錯一人看樓打樓更有一人額頭汗出

寶光淵云這三個弄泥團漢要見國師固為不可然王老師相喚便回且道是何意思

南泉住庵時一僧到泉謂曰某甲上山作務請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來其僧作飯喫了將家伙一時打破却就牀臥泉候不來乃歸庵見僧臥泉亦就僧邊臥僧便起去泉住後曰我往前住庵時有個靈利道者直至如今不見

五祖戒云也是貧兒思舊債

翠巖芝云兩個漢前不至村後不至店

高峰妙云南泉雖則步步踏實未免隨人起倒這僧縱解飽食高眠決定不知飯是米做高峰恁麼告報設有一字虛妄永墮拔舌地獄

通玄奇云這僧與麼行脚驢年也沒個在處南泉

與麼接待極是沒量大人爭奈彼此不無鈍置

愚菴盂云可惜這僧泯然無聞當時風儀令人可愛南泉過後思君子見之晚矣彼時下山來何不掘個坑將這僧埋却豈不據欵一結時有一僧云老漢聻盂乃與一頓熱棒趂出山門

城山洽云南泉青天白日著賊不少這僧伎倆雖佳爭奈深入他家羅網

雲庵悅云南泉雖有陷虎之機要且未盡其善我當時若見伊打破家伙高眠枕席但只呵呵大笑管取疑殺這漢

南泉遣書與茱萸曰理隨事變寬廓非外事得理融寂寥非內僧達書了乃問萸如何是寬廓非外茱曰問一答百也無妨如何是寂寥非內茱曰覩對聲色不是好手僧又問長沙如何是寬廓非外沙瞪目視之如何是寂寥非內沙閉目視之僧又問趙州如何是寬廓非外州作喫飯勢如何是寂寥非內州以手作拭口勢泉聞乃曰此三人不謬為吾弟子

昭覺勤云南泉雖則養子之緣其奈憐兒不覺醜殊不知這三人一人有目無足一人有足無目一人足目俱無雖然如是皆可與南泉為師為甚如此理事分明

南泉上堂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犯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不免犯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

雲門偃云且道牛內納牛外納直饒你說得納處分明我更要問你覓牛在

潙山喆云雲門只解索牛不解穿他鼻孔拈拄杖云三世諸佛天下老和尚鼻孔盡被山僧拄杖一時穿却且道山僧鼻孔在什麼處良久云誣人之罪以罪加之

長慶稜云你道南泉前頭為人後頭為人雪竇顯云一時穿却

雲峰悅云說甚納些些盡乾坤大地色空明暗情與無情總在山僧這裏放行則隨緣有地把住則迯竄無門且道放行好把住好

昭覺勤云和光順物與世同塵不犯鋒鋩收放自

在是南泉本分草料山僧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有時孤峰獨立有時鬧市縱橫不論溪東溪西一向破塵破的且道即今在甚麼處試著眼看

天童傑云南泉起模畫樣長慶披沙揀金雲門鼻孔先穿雪竇據欵結案拈拄杖云更有一個在甚麼處乃擲下拄杖

靈隱嶽云王老師傾腸倒腹則不無未見移風易俗在山僧只養得一頭驢一向東倒西擂順時一日何啻千里拘時直是寸步不移且道與王老師水牯牛相去多少良久云漁人舞棹野老謳歌

天童覺云南泉牧牛可謂奇特直是一切處關防不得為甚麼如此是他隨分納些些

報恩秀云南泉水牯牛無鼻孔你這一隊漢作麼生穿所以勝默老人道在一切同一切一切處收不得且道隨分納些些了後如何蓊蕘蒡稗愁耘處蹄角皮毛趂讀時

古南門云南泉只知落草求人爭奈妄生頭角引得諸大宗師都向草中打輥未得個淨絕還見南泉撒手處麼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

愚庵盂云且道這些些還是溪東溪西除是這牛兒不囓一莖草不飲一滴水始得就使牽到他方世界外還出得他國王水土麼試請王老師定當看

南泉巡堂次牽一頭牛入堂首座以手撫牛背一下泉便休去趙州乃以草二束置首座前

國清英云趙州南泉大似屋裏販揚州首座恁麼可知禮也

南泉因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百鳥啣花獻泉曰為渠步步踏佛階梯曰見後為甚麼不來泉曰直饒不來猶較王老師一線道

雲門偃云南泉祇解步步登高不解從空放下時有僧便問如何是步步登高門云香積世界如何是從空放下門云塡溝塞壑

南泉見鄧隱峰來乃指淨瓶曰淨瓶是境你不得動著境與我將水來峰將淨瓶傾水於南泉面前泉便休

歸宗常云鄧隱峰也是亂瀉

勝法法云鄧隱峰猶欠一槌在南泉休去伯牙與子期不是閑相識祇如歸宗恁麼道且道是肯他是不肯他

南泉示衆曰江西馬祖說卽心卽佛王老師不恁麼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出禮拜了便去有僧問趙州上座禮拜了去意作麼生州曰汝却問取和尚僧乃問泉適來諗上座意作麼生泉曰他却領得老僧意旨

黃龍心云古人恁麼道譬如管中窺豹但見一斑設使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猶是騎馬向氷稜上行若是射鵰底手何不向蛇頭揩癢透關者試辨看良久云鴛鴦繡出自金針

徑山杲云兩個老漢雖善靴裏動指頭殊不知傍觀者醜

天寧琦云南泉趙州總被這僧一狀領過

南泉因僧問父母未生前鼻孔在什麼處泉曰父母已生了鼻孔在什麼處

國淸英云去時鼻孔撩天來時脚踏實地爲甚麼討人處分良久云不因楊得意爭見馬相如

南泉翫月次僧曰幾時得似這個去泉曰王老師二十年前也曾恁麼來僧便問卽今作麼生泉便歸方丈

天童覺云二十年前且置二十年後作麼生還知王老師行履處麼室內無靈牀渾家不著孝

紫栴周云樂平這裏也不管伱二十年前二十年後正當八月十五夜又作麼生良久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南泉一日不赴堂侍者曰請和尚赴堂泉曰老僧今日在莊上喫油糍飽也曰和尚不曾出入泉曰汝不信去問莊主侍者方出忽見莊主曰謝和尚到莊

徑山杲云和尙不赴堂莊主謝臨屈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

西遯超云一人見兔放鷹一人將錯就錯可謂一隊普州人但這莊主雖然伶俐未免一牽便動我若作莊主但向南泉面前冷笑一聲管教王老師

滿面慚惶

南泉問座主講什麼經曰彌勒下生經泉曰彌勒幾（此當弼乎事諸方誤作南泉事非也特此辨正）時下生曰現在天宮未來泉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

洞山价舉問雲居居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洞山被問直得禪牀震動乃云吾在雲巖曾問老人直得火爐震動今日被子問直是通身汗流

太陽玄云如今老僧舉起也有解問者致將一問來乃云地動也

徑山杲云禪牀動火爐動地動即不無這三個老漢要見南泉直待彌勒下生始得忽有個漢出來道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却教甚麼人下生又作麼生祇對但向他道老僧罪過

愚庵盂云南泉等閑買個問頭不特使座主口啞洞山直得禪牀震動雲巖火爐震動太陽玄地動彼此隨搜搜你也動我也動動到彌勒下生有甚了期或問山僧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山僧直得八萬四千毛竅一時卓立打失了娘生鼻孔

西遯超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畢竟意旨如何何不看取下文咄時時示時人時人渾不識

南泉因陸亘大夫曰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泉指庭前牡丹花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枝花如夢相似陸罔測

保寧勇代大夫拍手云阿誰得到這般田地

昭覺勤云陸亘手攀金鎖南泉八字打開直得七珍八寶羅列目前乃豎拂子云天地一指萬物一馬通身是口分疎不下

徑山杲云若向理上看非但南泉護他大夫一點不得亦未摸著他脚跟下一莖毛在若向事上看非但大夫護他南泉一點不得亦未夢見他汗臭氣在或有出來道大小徑山說理說事只向他道但向理事上會取

天寧琦云還會麼你若向天地同根萬法一體上會落在肇公圈繢裏你若向事理上會又落在妙

喜葛藤中總無自由分祇如南泉與麼道你畢竟如何會天寧不惜眉毛爲諸人下個註脚平蕪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愚庵盂學雪竇頌畢云大夫夢中作夢南泉夢中占夢也大奇怪雪竇善於原夢鏡裏山河影中閙見撲碎鏡拂却影可惜一枝花拈向霜天月下更來澄潭摸索可不道月落夜闌不知何處相見知有者揀點看

寶壽新云大夫與麼問南泉與麼答且道明甚麼邊事以手一摑云多嘴

吳聖玉云驅耕夫牛奪饑人食不無南泉撿點將來大似開眼說夢當時不若劈脊一棒免他向牡丹鑽龜打瓦

南泉因趙州問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泉便打州捉住棒曰已後莫錯打人泉曰龍蛇易辨衲子難瞞

雪竇顯云趙州如龍無角似蛇有足當時不管盡法無民直須喫棒了趂出

南堂欲云趙州物外相從善能回互南泉棒頭有準放收自由雪竇雖欲盡令而行未具辨龍蛇眼

古南門云南泉眞個憐兒不覺醜若是其人何待人趂自須掩鼻便出

南泉因趙州問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曰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卽乖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强是非耶州於言下悟理

徑山琇云古人將心肝五臟一時吐露了也摩霄俊鶻便合乘時止濼困魚徒勞激浪

寶壽方云王老師箋釋不易南石老擊節猶勤唱教門中甚爲難得若是祖師門下千里萬里

白巖符云南泉技藝慣歷行家拂袖翫月時雖爲祖亦嘗稱其爲獨超物外乃今接趙州却似偏著說座主爲當本色恁麼爲當別有意旨試定當看

青龍操云南泉雖嚼飯餵嬰孩切忌作道理會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九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十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南二

南泉山下有一菴主或謂曰南泉和尙近日出世何不去禮見主曰非但南泉直饒千佛出興我亦不去泉聞乃令趙州往勘之州見便設拜主不顧州從西過東又從東過西主並不顧州曰草賊大敗遂拽下簾子便歸擧似泉泉曰我從來疑著這漢次日泉乃與沙彌攜茶一瓶盞三隻到菴擲向地上乃曰昨日的昨日的主曰昨日的是什麼泉於沙彌背上拍一下曰賺我來賺我來拂袖便回

雪竇顯云大小南泉趙州被這擔板漢勘破了

潙山喆云菴主坐觀成敗大小南泉趙州向淨地上喫交

智海禾云是卽是菴主只解把定封疆不能同生同死當時趙州禮拜但云這賊我識得你待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便拽拄杖趂出且看趙州別有箇什麼伎倆

甌峰承云且道那裏是擔板漢勘破南泉趙州處若是明眼衲僧向這裏勘破雪竇也不難

南泉因陸亘大夫問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曾坐也曾臥如今擬鐫作佛得麼泉曰得大夫曰莫不得麼泉曰不得不得

雲巖晟云坐卽佛不坐卽非佛

洞山价云不坐卽佛坐卽非佛

天童覺云轉功就位轉位就功還他洞上父子且道南泉意作麼生直是針錐不入

高峰妙云南泉恁麼祇對正所謂聖人無常心以百姓爲心也

大巍倫云陸大夫一片好石不遇南泉幾喪淳矣

天奇瑞云大夫向這石頭上坐臥不安皆是自不守分若非南泉怎得風光徧界雖然總是泥裏洗土塊

愚菴盂云南泉老漢也是箇五百僧善知識爲甚人實所疑了無雌黃人言得便言得人言不得亦言不得大衆要識南泉麼落花飛絮壓浮萍縱在

蒼苔不須掃

芙蓉覺云盡道南泉騎賊馬趕賊奪賊鎗殺賊殊不知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花陸亘盡生平伎倆要驗人不知被這片石一生擔板

白巖符云王老師機輪轉處如水銀墮地顆顆皆圓初不假絲毫造作然要且不知他大夫是何心行

南泉示衆曰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却知有

大溈智云三世諸佛既不知有貍奴白牯又何曾夢見灼然須知向上有知有底人始得且作麼生是知有的人喫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沙場無限英靈漢堆山積嶽露屍骸

博山來云手把地尾連天王老師異類中行也三世諸佛不知有掬明月於無影樹頭貍奴白牯却知有剪白雲於不應山谷何人知此意除是長嘯者

愚菴盂云我要問諸人如何是貍奴白牯知有底事有對曰黃金國土琉璃地獅子殿前水草香余云你作恁麼語話啣鐵負鞍有日在

南泉問亘欽空劫中還有佛否欽曰有泉曰是阿誰欽曰亘泉欽曰居何國土欽無語

洞山瑩代欽轉身便行

海門涌云老胡西來覓箇不受惑底人如亘公者未易多得奈將成九仞之山欠進一簣之土當時若能輕彈一指敢教王老師不作等閒看

南泉因甘贄行者設齋請念誦泉拈起槌曰大衆爲貍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贄拂袖便出粥後泉問典座行者在甚麼處座曰當時便去也乃泉打破鍋子

雲門信云南泉老老大大未免隨人起倒直饒打破鍋子也是賊過後張弓

愚菴盂云兎子懷胎蚌含明月三十棒寄打雪竇六不敢看破雲門女媧氏煉石補天秦始皇驅山塞海雖然如是三十年後學著一回飮水一回噎

明招補云王老師雖則據令而行也是不奈船何打破戽斗

如菴彰云行者設粥不是好心南泉雖則念誦分明爭奈被人覷破祇如打破粥鍋畢竟如何話會顧左右云知音不在頻頻舉達者須知暗裏驚

南泉因趙州問知有底人向什麼處去泉曰向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州曰謝師指示泉曰昨夜三更月到牕

雲峰悅云若不是南泉洎被打破蔡州

徑山杲云雲峰老人失却一隻眼殊不知只因後語當下打破蔡州

開先金云如斯問答還他南泉父子遞相讚仰也須妙喜雲峰開先又作麼生昨夜三更月到牕雲峰妙喜兩窺光如今欲識山前事且去襄陽問老龐

洞山瑩云雲峰看樓打樓徑山因孔著楔若約衲僧眼目敢保俱未夢見且道洞山有甚長處良久云獅子不食鵰殘俊鷹不打死兎

南泉問維那今日普請作甚麼那曰拽磨泉曰磨從你拽不得動著磨中心樹子那無語

保福展代僧云比來拽磨如今却不拽

法眼益代僧云恁麼卽不拽也

南泉問黃蘗黃金爲世界白銀爲壁落是什麼人居處蘗曰是聖人居處泉曰更有一人居何國土蘗叉手而立泉曰道不得何不問王老師蘗却問更有一人居何國土泉曰可惜許

天寧琦云二大老一人無事生事一人將錯就錯直是好笑當時若作黃蘗待他道更有一人居何國土但道這野狐精設使南泉通身是口也須飮氣吞聲

能仁鑑云潛行密用如愚若魯還他黃蘗若是家有諍子國有諍臣猶欠一著待云道不得何不問取王老師但云可惜許縱使南泉通身伎倆到這裏施展不開

南泉坐次一僧問訊叉手而立泉曰太俗生僧合掌泉曰太僧生僧無語

徑山杲云合掌太僧生叉手又俗氣總不恁麼時尊體無傾處無傾處有巴鼻唵蘇嚕蘇嚕㗭唎㗭

喇喝近來王令稍嚴不許攙行奪市
天寧琦云叉手太俗合掌太僧不僧不俗誰敢安名撿點將來也是埰生招箭且道落在這僧分上南泉分上
南泉曰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
神鼎諲云你道破家散宅底好解做活計底好初參之士且取前語久參先德直須破家更有一言萬里厓州
普賢素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囊無緊蟻之糇厨乏聚蠅之糝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南頭買賤北頭賣貴撿點將來各好與三十棒這裏且放過一著何故曾爲蕩子偏憐客自愛貪杯惜醉人
薦福璨云山僧當時若見各人脚跟下痛與三十何故他家自有黃金骨不必旃檀入細雕
地藏學云諸禪德還是解做活計底是破家散宅底是撿點得出許你親見二大老立地處不然自已脚跟下泥水不分無自由分且作麼生方得自由擊拂子云等閒拶出虛空骨出沒縱橫總不拘

南泉因座主辭泉問甚麼處去主曰山下去泉曰第一不得謗王老師主曰爭敢謗和尚泉乃噴嚏曰多少主便出去
石霜諸云不爲人斟酌
雲居膺云非師本意
長慶稜云請領話
雲居錫徵云座主當時出去且道是會不會

南泉普請揀菜次時趙州作爐頭乃在堂內叫曰救火救火大衆一齊到僧堂州乃關却門衆無語泉乃抛鑰匙從牕入
義山訥云我不學南泉益油添薪當時見他閉却門便拈土塊就門上書兩箇封字要他趙州至今出身無計

洪州廬山歸宗智常禪師南二馬嶽一嗣 與南泉同行一日告別煎茶次泉曰從前與師兄商量語句彼此已知此後有人問畢竟事作麼生宗曰這一片地大好卓菴泉曰卓菴且置畢竟事作麼生宗乃踢翻茶銚便

起泉曰師兄喫茶了普願未喫宗曰作這箇語話滴
水也難消
五祖戒云南泉只解作客不解作主
潙山喆云南泉逢强即弱歸宗逢弱即强三十年
同行畢竟事不逍商量雖然如是猶較王老師一
綫道
昭覺勤云驚羣之句誰不聳然有者道南泉攙他
歸宗不著所以遭他呵叱殊不知行人更在青山
外蔣山不惜眉毛為諸人下箇註脚南泉探頭太
過歸宗壁立萬仞且道還有出身路也無喝下須
教三日聾
天童華云南泉貪程太急歸宗薄處先穿二老雖
發明爲祖正眼要且極則事未夢見在何故家住
東州
龍池微云南泉逆水撐船篙篙到底只是撐不上
歸宗順風使帆揚揚得意其奈略遇波濤便手忙
脚亂雖然還知二老落處麼拈拄杖卓一卓云從
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歸宗因僧辭乃問甚麼處去曰諸方學五味禪去宗
曰諸方有五味禪我這裏只有一味禪僧便問如何
是一味禪宗便打僧曰會也會也宗曰道道僧擬開
口宗又打
黃檗運云馬大師出八十四員善知識箇箇屙漉
漉地祇有歸宗較些子
昭覺勤云若作黃檗深辯端倪幾乎勞而無功
資福先云歸宗幸是好一味禪無端著鹽著醋却
成五味了也如今忽有人來辭去諸方學五味禪
只向他道善為道路若是箇漢必然別有生涯
天寧琦舉黃檗語畢云說什麼較些子直是未在
我這裏只有一味禪便與掀倒禪牀見之不取思
之千里
徑山琇云五味禪一味禪總拈向一邊當時這僧
見歸宗擬拈棒拂袖便行非但靠倒歸宗管取話
行天下
天井新拈昭覺語云只因黃檗明辨端倪所以勞
而無功

演教渤云黃蘗昭覺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殊
不知歸宗被這僧一拶直得手忙脚亂

歸宗因僧問如何是佛宗曰向你道你還信否曰和
尚重言焉敢不信宗曰只你是曰如何保任宗曰一
翳在眼空花亂墜僧有省

法眼益云若無後語何處討歸宗

雪竇顯於和尚重言焉敢不信下別宗云侍者寮
喫茶去

歸宗因芙蓉辭乃問甚麼處去蓉曰歸嶺中去宗曰
子在此多年裝束了却來爲子說一上佛法蓉結束
了上去宗曰近前來蓉乃近前宗曰時寒途中善爲
蓉聆此言頓忘前解

高峰妙云歸宗佛法恁麼流布拈花微笑命若懸
絲今日凡有人來告辭總與卿[illegible]一編

歸宗剗草次有座主來參偶見一蛇過宗以鋤斷之
主曰久響歸宗元來只是箇麤行沙門宗曰你麤我
麤主曰如何是麤宗竪起鋤頭主曰如何是細宗作
斬蛇勢主曰與麽則依而行之宗曰依而行之且置
你甚處見我斬蛇主無對

德山鑑因雪峰問古人斬蛇意旨如何山便打峰
便走山召云存衲子峰回首山云他後悟去方知
老漢徹底婆心

雪竇顯云歸宗只解愼初不能護末德山頗能據
令未明斬蛇乃云大衆看翠峰今日斬三五條以
拄杖一時打散

歸宗因普請入園取菜乃畫圓相圍却一株以標揷
之語衆曰輒不得動著便去少頃宗復來見菜猶在
遽以棒趁曰這一隊漢無一箇有智慧底蹋倒標子
拔菜而歸

雲居莊云設有僧拔却這一株菜莫契得歸宗意
麽拈拄杖敲香几云歸宗和尚來也靠拄杖下座

歸宗因一僧於夜半忽大叫曰我悟也我悟也一衆
駭然明日宗上堂曰喚昨夜叫大悟底僧出來僧便
出宗曰你昨夜見箇什麼道理便叫大悟僧曰尼姑
元是女人做宗便休

白巖符云歸宗只有照妍媸鏡且無增黃金色底

鉗鎚若是山僧待道尼姑原是女人做便痛與一頓趂出要教渠平地上別有生機

杭州鹽官海昌齊安國師（南嶽二世馬祖一嗣）一日喚侍者與我過犀牛扇子來者曰扇子破也官曰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侍者無對

投子同代侍者云不辭拈出恐頭角不全雪竇顯云我要不完全底頭角

石霜諸代侍者云若還和尚即無也雪竇云犀牛兒猶在

保福展代侍者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雪竇云可惜勞而無功

資福寶畫一圓相相內書一牛字雪竇云適來爲甚不拈出

雪竇顯云若要淸風再拂頭角重生請諸禪客下一轉語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一僧云大衆參堂去竇喝一喝云拋鈎釣鯤鯨釣得箇蝦蟇

雲居舜代侍者云已颺在搕𢶍堆頭了也

報恩秀云諸方拈掇總是空口白話要且端的不曾與鹽官相見萬松若作侍者見道與我過犀牛扇子來有甚羽蒲紙竹綾絹棕櫚信手拈來便與一柄何也縱有千般異終無兩樣風

證果成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這老漢何不領話

寶壽新代侍者云幸是某甲若是別箇一場禍事

白巖符云古今諸老各出隻手互呈頭角盡爲侍者代語然秋菊春蘭各擅其美則不無要且未能盡善殊不知當時鹽官錯過侍者且道那裏是錯過侍者處不見道扇子破也

鹽官因講僧參官問座主業何經論曰講華嚴經官曰華嚴有幾種法界曰廣說則重重無盡略言有四種官竪起拂子曰這箇是第幾種法界主沉吟官曰思而知慮而解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

保福展代云若禮拜即喫和尚棒

禾山殷代講僧云某甲不煩和尚莫怪

法眼益代拊掌三下

昭覺勤云鹽官以強凌弱則且置如何道得一句

恰好免得他道鬼家活計長久云劍閣路雖險夜行人更多

徑山杲云兩段不同收歸上科

鹽官會下有主事僧忽一日見鬼使來追乃告曰某甲身充主事未暇脩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爲白王若許七日後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不見至七日後復來竟覓其僧了不可得

洞山价因有舉問僧曰若被覓著時如何抵擬他山代云被他覓得也

天童悟徽云前頭鬼使因甚見後頭鬼使因甚不見

鹽官示衆曰虛空爲皷須彌爲椎什麼人打得衆無對

南泉願云王老師不打這破鼓

法眼益別云王老師不打

雪竇顯云打者甚衆聽者極少且問誰是解打者莫謗鹽官好南泉道王老師不打這破皷法眼道王老師不打兩箇既不奈何一箇更是𢤱㦬又云王老師不打還肯得諸方也無自代云千年田八百主

黃龍心云南泉法眼只解瞻前不能顧後且如鹽官道虛空爲鼓須彌爲椎什麼處是破處直饒檢點得破處分明我更要問你覓鼓在

天童華云南泉法眼大似喫李子只向赤邊咬山僧今日與鹽官相見去也虛空爲鼓須彌爲椎要打便打莫問是誰乃卓拄杖一下

天童傑云諸方尊宿各出隻手只是隨例打鼓並無一人性躁許符今日直截與諸人道虛空爲皷須彌爲椎漆桶參堂去

天寧琦云且道甚處是他破處驢年夢見麽

雲居莊云南泉與麽道鹽官還肯也無山僧卽不然虛空爲皷須彌爲槌什麽人打得但向他道打卽不辭只是罕遇知音

愚菴盂云山僧有鼓便打有笛便弄無論渠破與不破若更問我覓鼓自領出去

寶壽新云虛空爲鼓須彌爲椎什麼人打得乃代

云聽
能仁鑑云二尊宿節拍相隨大似桑林之舞可謂解和撿點將來未免隨人脚跟轉大嚴今日要與鹽官相見處空爲鼓須彌爲槌驀拈拄杖卓一卓云切忌聞著

鹽官因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官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官曰却安舊處著僧送至本處復理前問官曰古佛過去久矣

雲門偃別官語云無朕迹

雪竇顯云直是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爭得無還會麼雲在嶺頭閒不徹

潙山喆云山僧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但云大衆歸堂去若人向大潙門下薦得古釋迦不先新彌勒不後且道轉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東禪觀云盲者難以與乎文彩瞶者難以與乎音聲這僧既不薦來機國師只成虛設雲門道無朕迹扶國師不起雪竇道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爭得無也扶國師不起以拂子畫一畫云前來葛藤一齊畫斷且道畢竟如何是本身盧舍那擲拂子下座

南堂欲云國師不得雲門洎合勞而無功總似雪竇未免白日見鬼如今有問山僧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向道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白嚴符云這僧貪觀六橋花柳失却故園春色且置勿論祇如鹽官與麼提持還與他本身盧舍那有交涉無交涉

鹽官因法空禪師到請問經中諸義官一一答了乃曰自禪師到來貧道總未得作主人空曰便請官曰今日夜也且歸本位安置待明日來空下去至明旦官令沙彌屈法空空至官顧沙彌曰咄這沙彌不曉事教屈法空禪師祇屈得箇守堂家人來空無語

鼓山賢云齊安主禮有餘法空不會爲客我若作法空待道貧道總未得作主人便好道和尚可謂習氣難忘更道屈得守堂家人來向他道莫怪沙彌自是和尚亦未識法空拂袖便出管教齊安作

主不成

明州大梅法常禪師南二馬祖一嗣住大梅馬祖令一僧問和尚見馬祖得箇甚麼便住此山梅曰大師向我道即心即佛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佛法近日又別梅曰作麼生別曰他又道非心非佛梅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僧回舉似馬祖祖曰梅子熟也

禾山殷因僧問大梅恁麼意作麼生殷云眞獅子兒

天井新云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牙齒無筋舌頭無骨梅子熟也是典罰語是證明語長安今夜家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

西遯超云馬祖添箇八兩連前湊成一斤大梅已足一斤何妨伴推八兩雖然如是未識他父子鍼芥水乳在咄咄自領三十棒

白巖符云一往看來大梅這漢大似箇隔墻擔板殊不知他是箇渾剛打就生鐵鑄成底而所謂殺活縱奪權實照用一點也不曾欠缺馬祖在三千里外劈面唾噫大梅還甘也未

大梅因夾山與定山同行議論次定曰生死中無佛即無生死夾曰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互相不肯乃同上山請質夾山理前語問未審二人見處那箇較親梅曰一親一疎夾山復問那箇親梅曰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又問那箇親梅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後乃曰我當時在大梅失却一隻眼

雪竇顯云夾山畢竟不知換得一隻眼大梅老漢當時聞擧以棒一時打出豈止劃斷兩人葛藤亦乃爲天下宗匠

昭覺勤云是則是兩口金剛王寶劍要且拂掠虛空金山則不然生死爲諸佛根基諸佛乃生死爐鞴若解險絕承當即證六通八解

南堂欲云夾山失却隻眼住後方知雪竇畫斷葛藤作得天下宗匠雖然李將軍有佳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

萬善緣云這兩箇瞎漢累他大梅費鹽費醬夾山後來縱然知過怎奈只具一隻眼

雪竇云云祇如道失却一隻眼換得一隻眼同別在甚麼處若撿點得出許你具一隻眼不然更爲你下箇註脚失却一隻換一隻今朝却是四月一一年三百六十日每日盞盂兩度濕參

古南門云雪竇醉後添杯不知大梅牙如劍樹二老葛藤早已劃斷夾山失却一隻眼過後方知那一隻向甚處去也古南不避撿責確實評量道有佛無佛死生生死一翳在眼空花亂墜

大梅因龐居士問久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梅曰熟也你向甚麼處下口士曰百雜碎梅伸手曰還我核子來士無語

翠巖芝云此二人大似把手上高山

寶峰文云且道二人相見還有優劣也無

大梅幟代龐公云嚼破裏頭仁用核作麼復呵呵笑曰恁麼道也是臈月扇子

國淸英云要識大梅龐公麼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留錫省云不負見馬大師者只一龐老子善與諸老打口皷無敗手因甚於大梅手裏一時鈍置殊不知他當時無語其聲如雷

大梅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梅曰西來無意

鹽官安聞云一箇棺材兩箇死漢雪竇顯云三箇也有

玄沙備云鹽官是作家

黃龍新云雪竇道三箇也有是死漢是活漢具眼者請試甄別昭覺勤云一串穿却

大梅忽一日示衆曰來莫可抑往莫可追從容間聞鼯鼠聲梅乃曰即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自護持吾今逝矣言訖示滅

雪竇顯云這漢生來莽鹵死後顢頇即此物非他物是何物還有分付處也無有般漢不解截斷大梅脚跟只管道貪程太速

寶峰文云既非他物是什麼物

興善廣云者漢臨死猶口裏水漉漉地即此物非他物顢頇不少咄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十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十一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南二

池州魯祖寶雲禪師南二馬祖一嗣 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曰我尋常與師僧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尙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驢年去

保福展問長慶云秖如魯祖節文在甚麼處被南泉恁麼道慶云退已讓人萬中無一

羅山閑云陳老師當時若見背上與五火抄何故爲伊解放不解收

玄沙備云我當時若見也與五火抄

雲居錫云羅山玄沙總恁麼道爲復一般別有道理若擇得出許上座佛法有會處

報慈遂徵云南泉爲復是唱和語不肯語

翠巖芝云何勞如此若有僧來見箇什麼知時好

又云我卽不然未具胞胎不得會會卽打折你驢腰

徑山杲云魯祖不得南泉幾乎覷破壁

報恩秀云南泉恁麼貶屈魯祖長慶却道正是退已讓人魯祖把斷關津羅山却道解放不解收盡是魚前布網賊過張弓拈拄杖云萬松不會面壁你者一隊來覓什麼節文乃一齊打散

瑞巖愠云諸方多作奇特解會殊不知者箇老漢被人以無文印印破面門至今不欲呈露還有不動舌頭與他雪屈者麼良久云只有照壁月且無吹棄風

笑巖寶云當時若有箇衲僧入來便與掀倒不惟打斷諸老葛藤亦免魔魅人家男女

雲門信云魯祖面壁若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

靈巖儲云妙喜要見魯祖直須覷破壁設有箇師僧云和尙是什麼心行但向道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待伊眼目定動合掌道果然衲子難瞞左右顧云且道靈巖節文在什麼處良久云明日向汝道

西遯超云南泉老漢好像入旃檀林却燒一爐香

見成陽火却投一束柴雖然若不遇知音夜光投人鮮不按劍
白巖符云雲老箴顧老拍玉振金聲可謂千古一遇然在正眼看來總是鼓粥飯氣
東塢熹著語云將謂無人證明
魯祖因僧問如何是不言言祖曰汝口在什麼處曰某甲無口祖曰汝尋常將什麼喫飯僧無對
洞山价代僧云他不饑喫什麼飯
雪竇顯云好劈脊棒者般漢開口了合不得合口了開不得
汾陽昭代僧云只爲不會
五祖戒代僧云和尚不妨具眼
黃龍新云雪竇只知者僧開口了合不得合口了開不得殊不知魯祖被者擔板漢勘破
天童覺云者僧只解握死蛇頭不能捋猛虎鬚當時待他問你口在什麼處猛與一喝拂袖便行直饒魯祖全機管取做手脚不及
南堂欲云當時者僧若是箇漢待道你口在什麼處便與掀倒禪牀非唯使魯祖高豎降旂且免雪竇馬後喝節
古南門云者僧問箇不言言却能始終照顧只是未解轉身古南見來也未免劈脊便棒何故要伊知得通身是口
寶掌白云魯祖只解塞斷來機不會移風易俗或問山僧如何是不言言劈脊便棒待伊動靜連棒打出伶俐漢忽然㩳著必然別有生涯
白巖符云殺人須見血魯祖以之矣將什麼喫飯喝當時者僧下得者一喝魯祖鉢袋子管取分付有分雖然者僧無對不妨作家只是無人委悉
魯祖因僧問如何是雙林樹祖曰有相身中無相身曰如何是無相見祖曰金香爐下鐵崑崙
仰山欽云魯祖恁麼答話始終只是說道理山僧則不然有問如何是雙林樹秋來葉落春到花開如何是春到花開那邊一片雲今日定下雨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南二馬祖一嗣)上堂若言卽心卽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極則

天童覺云有錢不解使解使却無錢且作麼生得
十成去娶他年少婦須是白頭兒
報恩秀云今時路頭不得全體非心非佛有缺神
用欲得十成去除是三冬向火六月賣氷始得所
以道娶他年少婦須是白頭兒然則調和琴瑟一
句作麼生道長翁短婆婆遞互廝折磨
盤山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
瑯琊覺云上來講讚無限艮因
慈明圓云向上一路千聖不然
徑山杲云向上一路熱盌鳴聲
天童傑云向上一路掘地覓天
薦福璨云盤山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深諦律尼
娑婆訶慈明道向上一路千聖不然蘇嚧悉唎婆
婆訶諸人與麼便會歌羅歌羅
天寧琦云諸大老盡力道只發明得向下一路若
是向上一路驢年夢見麼
天童忞云盤山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抱贓叫屈
作麼慈明道向上一路千聖不然且莫詐明頭妙

喜道向上一路熱盌鳴聲合眼跳黃河千巖道向
上一路在你脚底接竹點青天先老人道向上一
路踏破草鞋猢猻倒上樹逗五個漢被山僧一時
領過了也畢竟作麼生是向上一路拈拄杖起身
云歸堂喫茶
開先金云字經三寫烏焉成馬者一隊漢盡力道
只道得向下一路若是向上一路又豈止未夢見
在要識向上一路麼艮久云屋漏看星眼
天井新云向上一路墮坑落壍夜夢不祥書在壁
上
青龍斯云盤山慈明二尊宿大似假借豪門威獵
聲勢若是向上一路依舊提撥不出弁山今日要
與諸人覿面拈出遂擲下拄杖云看看
金仙璨云盤山慈明二大老一個喉脣緊澁一個
齒舌寬宏雖然各立門墻正眼看來猶未踏向上
路在
佛川義云古今諸老與麼提持不無長處要透向
上一路直待驢年

廣教玉云向上一路三生六十劫
海門涵云本來一條徑直大路被者夥老古錐指
點一上返成迂曲致使疲極之輩退失寶所海門
豈可坐視今日要使渠一個個就路還家乃驀地
掀倒禪牀竟歸方丈
盤山示衆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
光境俱忘復是何物
洞山价云光境未忘復是何物
雲門偃云直饒恁麼猶是半途未是透脫一路如
何是透脫一路良久云天台華頂
徑山杲云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
淸化嶾喝一喝云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雪竇雲云者兩個漢大似徐六擔板只見一邊好
各與二十拄杖若要扶豎從上來事且緩緩
東明鑑學光境俱忘復是何物喝一喝云是甚麼
光境未忘復是何物乃舉拂云喚者個作甚麼復
喝一喝
盤山上堂諸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元孤

峻如石含玉不知玉本無瑕若如此者是眞出家
雪竇顯云晝行三千夜行八百是我尋常用底且
拈放一邊汝諸人向什麼處見盤山
徑山杲云若能如是揑目生花
翠巖喆云諸人要見盤山則易見徑山則難
靈巖儲云開眼也著閉眼也著甚處不是盤山眞
久喝一喝云瞌睡漢醒也未
盤山示衆諸禪德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
乃空輪無迹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卽
佛全佛卽人人佛無異始爲道矣
徑山杲於心心無知下云咄咄我王庫內無如是
刀
愚菴盂云若論本色衲子實無如是刀若論本色
衲子實有如是刀一僧旁哂云不見盤山道學者
勞形如猿捉影盂云咄情知你坐在鬼窟裏
盤山將順世告衆曰有人邈得吾眞否衆將所傳頂
相呈似皆不契時普化出曰某甲邈得盤曰何不呈
似老僧化遂翻一觔斗而出盤曰者漢向後徹風狂

去在乃奄化
保福展云普化掣顛不少盤山醜拙更多
長蘆了擄身云快活殺我也若無㯹破乾坤底眼
孔怎見渾金璞玉復云山僧依普化樣子摸得一
本今夜展開要使大衆瞻仰遂打一觔斗歸堂
棲霞成云若是臨濟大師三十棒一棒也少不得
賴遇盤山放過且道者棒頭落在什麼處你若道
便好劈脊我也知你瞎棒亂做
國清英云咄咄咄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盤山初參時一日出門見人舁喪歌郎振鈴曰紅輪
決定沉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幕下孝子哭曰哀哀
山忽身心踴躍歸擧似馬祖祖印可之
雲居莊云夫爲人師者須具透關眼別邪正驗來
機只如盤山認個昭昭靈靈以爲極則馬大師從
而印可豈不孤負先聖欺罔後昆山僧此間若有
者般人必然別有生涯且道是什麼生涯鴛鴦繡
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蒲州麻谷寶徹禪師（南二馬祖一嗣）到臨濟問大悲千手眼
那個是正眼濟搊住曰大悲千手眼作麼生是正眼
速道速道谷拽濟下禪牀却坐濟問訊曰不審谷擬
議濟便喝拽谷下禪牀却坐谷便出去
因聖顯云諸禪德此二尊宿如此且道意作麼生
今人盡道照用照什麼椀一切人只解自騎馬去
捉賊自持刀去殺賊此二人便能奪賊馬捉賊奪
賊刀殺賊雖然如是臨濟得便宜却是失便宜
仰山欽云二大老恁麼激揚雖則百千手眼一時
俱露又怎免得個二俱瞎漢且道還有檢點得出
底麼瞎
天寧琦云二老主賓互換縱奪可觀如猛燄燒空
忽雷震地相似雖然與他大悲千手眼有何交涉
只見波濤湧不見海龍宮
安國聰云掣節扣關衝樓蹈寵一挨一拶縱奪超
羣還他二老好手若論大悲正眼臨年未夢見在
麻谷到章敬處繞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
曰是是又到南泉繞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
泉曰不是不是谷曰章敬道是和尚爲甚麼道不是

衆曰章敬郎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歸敗壞
長慶稜代谷於是處云和尚佛法身心何在又
代谷於章敬郎是是汝不是處云和尚是什麼心
行
保福展別云但振錫一下而出又拈云章敬南泉
可謂一是一非又云麻谷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
風吹別調中
雲居錫云章敬未必道是南泉未必道不是又云
麻谷當初但持錫出去恰好
雪竇顯代麻谷於是不是兩處俱云錯
溈山喆云章敬道是落在麻谷彀中南泉道不是
亦落在麻谷彀中大溈即不然忽有人持錫遶禪
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但向伊道未到者裏
好與三十棒
泐潭清云章敬道是也好與三十拄杖南泉道不
是也好與三十拄杖何故是與不是全彰妙義章
敬南泉一場失利
勝默光云是無可是非無眞非是非無主萬善同
歸衆竊晝夜徒自支離我無三寸爭得喚龜迴棄
不肯一任攢眉
天寧琦云繞禪牀振錫參禮常儀爲什麼章敬道
是南泉道不是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蔕甜
棲霞成云不入虎穴怎得虎子有者道麻谷被南
泉換却眼光殊不知南泉被麻谷一拶幾乎打破
蔡州雪竇下兩錯也只救得一半
博山來云章敬道是雪竇道錯南泉道不是有什
麼語話分推麻谷錫杖頭較些子
麻谷一日在帳內坐以手巾蓋却頭披雲和尚來入
見便作哭聲良久出去法堂上遶禪牀一匝却入擲
開帳見谷去却手巾坐乃曰死中得活萬中無一谷
便下牀就位抽坐具雲近前把住曰前死後活你還
甘麼谷曰甘即甘阿師堪作什麼雲推向一邊曰知
道你前言不副後語
昭覺勤云入寺看額見表知裏披雲慣作高賓拈
尾作頭拈頭作尾麻谷孟嘗門下看他詶對不道
他不知有只爲用意太深當時待道死中得活萬

中無一好與云蒼天蒼天何故得人一牛還人一馬

溈谷使扇次僧問風性常住無處不周和尙爲什麼却搖扇谷曰你只知風性常住且不知無處不周曰作麼生是無處不周的道理谷却搖扇僧作禮谷曰無用處師僧著得一千個有什麼益

昭覺勤云者僧一期可觀可惜有頭無尾若不是溈谷作家泊合放過敢問諸人甚處是者僧落節處撥開向上竅能有幾人知

溈山果云者僧只知臨門著地不覺當面錯過當時若據令而行何處更討溈谷

潭州東寺如會禪師南嶽三世馬祖一嗣因仰山來參問汝是甚處人山曰廣南人寺曰我聞廣南有鎭海明珠是否山曰是寺曰此珠如何山曰黑月卽隱白月卽現寺曰還將得來否山曰將得來寺曰何不呈似老僧山叉手近前曰昨到溈山亦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寺曰眞獅子兒善能哮吼

昭覺勤云東寺只索一顆仰山傾出一栲栳天寧琦云仰山雖是個獅子兒怎奈把鎭海明珠作豌豆賣却千古之下遭人檢點山僧今日黨理不黨親便是東寺到來也須勘過了打

洞山瑩云仰山韞匵於斯善賈沽諸可惜東寺被他珠光一爍直得龍頭蛇尾山僧若作東寺但喚侍者快將糞箕掃帚來

白巖符云鎭海明珠仰山固然在握然不免被他帶累遭人塗汚當時待問還將得來否便好對道已擲在糞掃堆頭了也他若更道眞獅子兒善能哮吼以手掩耳便出管取東寺安排明聰不及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南嶽三世馬祖一嗣普請次乃曰因果歷然怎奈何怎奈何時有僧出以手托地堂曰作什麼曰相救相救堂曰大衆者個師僧猶較些子僧拂袖便走堂曰獅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肉

昭覺勤云西堂洞明綱要始終正令全提者僧異類中行其奈龍頭蛇尾敢問大衆因果歷然一句作麼生道是則龍女頓成佛非則善星生陷墜

西堂因李翺尙書嘗問僧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僧曰

大師或說即心即佛或說非心非佛李曰總過者邊一日問堂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堂呼李翺李應諾堂曰皷角動也

如菴彰云盡道李公勘驗者僧殊不知李公在者僧面前納敗一上又向西堂處討巴鼻却被西堂一拶直得轉身無路即今還有為他轉得身者麼出來與如菴拄杖子相見僧纔出彰遽云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便下座

西堂因僧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堂曰怕爛欲那

長慶稜因僧舉問云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慶云人人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雪竇顯云何不與本分草料

南堂欲云二員古佛與麼答話可使千古流芳若要塞斷衲僧咽喉猶未可在今夜或有問靈巖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向道冬至寒食一百五上元定是正月半

白巖符云此處無金十兩俗人酤酒三升二老其謂歟雪竇云何不與本分草料也是掩耳偷鈴總未得勦絕拈拄杖云者裏或有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擲下拄杖歸方丈

京兆章敬懷惲禪師（南三馬祖一嗣）因百丈遣僧來探候敬上堂次展坐具禮拜起將敬一隻靸鞋以袖拂却塵了倒覆向下敬曰老僧罪過

黃龍新云百丈逞盡神通不消章敬道個老僧罪過便見氷消瓦解

鼓山珪云黃龍孟八郎猶欠一著在只知百丈逞神通不知百丈伎倆俱盡只知章敬道個老僧罪過不知章敬一欵便招會麼蛇呑蝦蟆猶自可更有蜈蚣在後頭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南二馬祖一嗣）謁石頭便問一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頭據坐洩便行頭隨後召曰闍黎洩回首頭曰從生至死祇是者個回頭轉腦作麼洩言下大悟乃拗折拄杖而棲止焉

洞山价云當時若不是五洩先師也大難承當然

雖如是猶涉途程在

長慶稜云險

報慈遂徵云那裏是他猶涉途程處且道洞山意作麼生

雲峰悅云大小石頭坐不定把不住似者擔板漢放去便休又喚回被他糊塗一上道我向者裏有個悟處驢年夢見

潙山行云五洩當時便去不妨坐斷天下人舌頭乃被人喚回糊塗不少直饒拗折拄杖也是賊過後張弓如今得失是非一時坐斷敢問大衆石頭據坐意作麼生

地藏恩云五洩當時只合與麼去不合與麼來

洪州百丈惟政禪師（南二馬祖一嗣）問南泉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的法也無曰有丈曰作麼生是不說似人的法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丈曰恁麼則說似人了也曰某甲即恁麼和尚作麼生丈曰我又不是善知識怎知有說不說的法曰某甲不會請和尚說丈曰我太煞與汝說了也

潙山喆云百丈只知瞻前不知顧後當時待伊道某甲不會但云老僧亦不會百丈若下得此一轉語非惟與南泉為宗匠亦乃與天下人為宗匠

天奇瑞云者兩個漢拈頭失尾拈尾失頭惹邪諸方笑怪既有不說的法且道還許你賓主問答也無饒你檢點得出進退無門更誇精細轉見不堪諸人到此作麼生各請歸堂珍重

百丈一日路逢天使留齋次偶驢子鳴使曰頭陀丈舉首使却指驢丈却指使使無對

保福展云百丈因齋慶讚

法眼益別云但作驢鳴

支提愛云一家有事百家忙

澧州茗溪道行禪師（南二馬祖一嗣）嘗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

曹山寂因僧問古人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未審是什麼病山曰攢簇不得底病曰一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山曰人人盡有曰和尚還有此病也無山曰正覓起處不得曰一切衆生為什麼不病山

日一切衆生若病卽非衆生日未審諸佛還有此病也無山日有日既有爲甚麽不病山日爲伊惺惺

愚菴盂別云吾有大病一物可醫且道是什麽物若拈得出可與吞溪同參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南嶽二世馬祖一嗣)上堂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已蹉過了也時麻谷便問眨上眉毛卽不問如何是此事角曰蹉過也谷乃掀倒禪牀角便打

保福展云三角也是賊過後張弓

雪竇顯云者兩個有頭無尾漢眉毛未曾眨上說什麽此事蹉過尋有僧問眉毛爲甚不眨上竇便打

昭覺勤云喚作此事已是好肉剜瘡了也何況更云眨上眉毛早已蹉過麻谷雪竇賊過後張弓則固是更有一個驀拈拄杖下座

天寶樞云二大老恁麽酬唱不妨雷轟電卷石裂崖崩若是此事白雲萬里

南堂欲云二老雖則縱奪可觀怎奈傷鋒犯手我者裏從來未曾提著此事諸人也未曾眨上眉毛中間自無蹉過與不蹉過諸人既不掀倒禪牀山僧也不劈脊便棒自然寂和響順形直影端非惟主伴互融亦乃人天欣悅擊拂子云水歸大海波濤靜雲到蒼梧氣象閑

天界盛云是賊識賊不妨爭先後手麻谷見三角恁麽擧便好掀倒禪牀那堪更問此事三角見麻谷恁麽問便好劈脊一棒那堪更道蹉過雖則有照有用未免皆打落節處雪竇要爭先手夠得僧出便打不妨照用同時若是天覆地載山高水深當別有不眨眉毛在

古南門云三角眉毛若無雪竇洎合打作兩橛卽今有問劈脊便打討甚眉毛

廣教玉云二老大似餓鷹分肉猛虎奪食雖則競價相酬未免取笑旁觀山僧今日撾鼓陞座諸人簇簇上來總不敢動著不用干戈管取風和雨沐天下太平其間一挨一拶若言蹉過欺誑平人若言不蹉過畢竟喚什麽作此事喝一喝下座

白巖符云者兩個漢手忙脚亂熱鬧門庭即得若論此事又豈止白雲萬里

鼎州中邑洪恩禪師南嶽馬祖一嗣 因仰山問如何得見佛性義邑曰我與汝說箇譬喻如一室有六牕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猩猩獼猴即應如是六牕俱喚俱應仰山禮謝起曰適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秖如內獼猴睡外獼猴欲相見又且如何邑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曰猩猩與汝相見了譬如蟭螟虫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階頭叫曰土曠人稀相逢者少

信相顯云諸人要見二老麼我也與你說個譬喻中邑大似個金師仰山將塊金來使金師酬價金師亦盡價相酬臨成交易賣金的更與貼秤金師雖然闇喜心中未免偷疑何故若非細作定是賊

雲居錫云中邑當時若不得仰山者一句語何處有中邑也

崇壽稠云還有人定得此道理麼若定不得只是個弄精魂脚手佛性義在什麼處

報慈遂云若不是仰山怎得見中邑且道什麼處是仰山得見中邑處

東塔明云大小中邑鍇下名言又喚作佛性又喚作獼猴復鼓掌呵呵笑云是何言歟

報恩琇云入鷲人浪得稱意魚不驚中邑金翅入海直取龍吞還他仰山山僧則不然如何得見佛性義驀口便摑免見拕泥帶水又云若作仰山見他說喻了但作禮曰謝師指示看中邑者漢如何合殺

棲霞成云中邑閉眼說夢仰山開眼說夢二俱不了若是佛性義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

翠巖喆云能近取譬中邑可謂仁矣惜乎被仰山一拶未免手忙脚亂翠巖則不然如何得明見佛性劈脊便棒何故免得猩猩食睡睡勞他六戶喚頻頻

資福廣云良驥負鹽非伯樂不能賞鑒駿驥載車須王良方堪駕御馬則固然或遇嘯風猛虎返擲

獅兒又且如何收拾遂以手作格勢云且道者邊著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十一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十二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南二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南二馬祖一嗣　因普請擇蕨次南泉拈起一莖曰者個大好供養山曰非但者個百味珍羞他亦不顧泉曰雖然如是個個須嘗過始得

報慈遂徵云且道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

翠巖芝徵云只如杉山與麼道還免得無過麼若免得去未具眼在若免不得又違前話

白巖符云者兩個漢被一莖菜喪盡生平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南二馬祖一嗣　本以弋獵為務因趁鹿從馬祖菴前過乃問還見鹿過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汝解射麼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幾個曰一箭射一個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曰一箭射幾個祖曰吾一箭射一羣曰彼此生命何得射他一羣祖曰汝既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祖曰者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鞏遂擲下弓箭投祖出家

清涼欽云且作麼生是一箭射一羣底道理直是三千大千世界生命也不消一箭

雪竇顯云馬師一箭一羣信彩射得有甚用處不如石鞏一箭一個却是好手雪竇今日效古人之作擬放一箭高聲喝云看箭又云中也

翠巖芝云馬祖一箭射一羣猶未善在山僧一箭射無數盡大地蠢動含靈無不中者雖然如是祇道得一半更有一半留與諸上座道

石鞏凡見僧來皆張弓架箭示之一日三平至鞏曰看箭平乃撥開胸曰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鞏乃彈弓弦三下平乃作禮鞏曰三十年張弓架箭只射得半個聖人遂拗折弓箭平後參大顛舉前話顛曰既是活人箭為什麼向弓弦上辨平無對顛曰

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大難得

雲門偃問長慶作麼生免得他道半個聖人長慶云若不還價怎辨眞僞門云入水見長人

雪竇顯云要先拗折不難怎奈三平中的了也然則老宿要活三平且未免張弓架箭首山念云人人盡道三平中的莫屈他也無艮久云機關不是韓光作莫把胸襟當等閑

支提愛云射虎不眞徒勞沒羽

天童覺云石鞏習氣不除三平相席打令却云三十年張弓架箭祇射得半個聖人豈不是以已方人大都不入驚人浪到底難尋稱意魚

高峰妙云石鞏張弓旁若無人三平承箭弄巧成拙然雖如是半個聖人又作麼生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心戀落花

中峰本云穿百步楊透九重鼓固是眼親手便其如半個聖人有隱身之術石鞏之技窮矣

鼓山賢云拔胷當箭宛有大人之作然只忍得殺人箭再問活人箭蹉過多少時也鞏爲作死馬醫雖然救得也只是半個了也

石鞏問西堂藏你還解捉虛空麼曰捉得鞏曰作麼生捉堂以手撮虛空一下鞏曰你不解捉堂却問師兄作麼生捉鞏把堂鼻孔拽堂作忍痛聲曰太煞拽人鼻孔直欲脫去鞏曰直須恁麼捉虛空始得

寶壽方云這般做處何異弄泥團者極盡心思終無濟事雖知祖師門下別有長處當時待道你還解捉虛空麼亦曰捉得作麼生捉直把石鞏一脚踏倒

白巖符云施乾轉坤不無石鞏當時被西堂近前劈面便掌又作麼生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南二馬祖一嗣)因于頔相公問如何是佛玉喚相公公應諾玉曰更莫別求藥山聞曰噫可惜于家漢生埋向紫玉山中公聞乃謁見藥山山問曰聞相公在紫玉山中大作佛事是否公曰不敢乃曰承聞有語相救今日特來山曰有疑但問公曰如何是佛山乃召于頔公應諾山曰是什麼公豁然有省

羅山閑云當時賴遇是于頔可中草窠裏撥著個焦尾大蟲何處有藥山

大潙智云于頔當時若會見藥山喚云是什麼只向道和尚賺我來拂袖便去不惟作個慷慨丈夫亦乃不鈍置紫玉

大潙泰云抉驪龍頷上珠取輪王髻中寶如鐘待扣似谷傳聲八面玲瓏更無回互諸人要見于頔悟處麼眞金巳出鑛鍛煉轉光輝

烏石道云可惜于頔者漢脫得紫玉醬缸又醃在藥山虀甕雖然如是仔細檢點將來紫玉藥山腳跟總未點地在烏石則不然或有人問如何是佛即向他道大小石頭親見了寶山端的不空回

毗陵芙蓉太毓禪師(南二馬祖一嗣)一日因行食到龐公前公擬接毓乃縮手曰生心受食淨名所呵去此一機居士還甘否公曰當時善現豈不作家毓曰非關他事公曰食到口邊被人奪却毓乃行食公曰不消一句

昭覺勤云善現作家芙蓉奇特盡被龐老子一時領過了也只如道不消一句且道是那一句端坐受供養施主常安樂

芙蓉因龐公問馬祖著實爲人處還分付吾師否蓉曰某甲尙未見他作麼生知他著實處公曰祇此見知也無討處蓉曰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說公曰一向言說師又失宗若作兩向三向師還開得口麼蓉曰直是開口不得可謂實也公撫掌而出

昭覺勤云芙蓉何不道分付與我待問如何是著實處便好與一掌待他眼目定動更與一掌何故且要打斷許多葛藤

雲居莊云芙蓉無端惹起許多葛藤若約徑山見處便與攔胷一踏直饒龐公知有馬大師著實處也做手脚不及

佛川宗云者兩個撮驢糞漢也甚奇怪雖然暗地拋竿要且嚇埜山不得

信州鵞湖大義禪師(南二馬祖一嗣)唐憲宗詔入內於麟德殿論義湖問諸碩德曰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爲道有對知者是道湖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

者是乎有對無分別是道湖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乎有對四禪八定是道湖曰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得四禪八定是乎衆皆杜口

徑山杲云相罵饒你接嘴相唾饒你潑水

天寧琦云俗投寺裏宿賊打不防家

瑞鹿信云鵞湖長老辨似懸河未免旁觀者哂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爲道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

鵞湖舉順宗帝問尸利禪師曰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利曰佛性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謂憲宗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湖對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之

瀛山誾云若道不離陛下所問卽是佛性鵞湖眉毛亦須倒豎何故祗曉眼橫不知鼻直

五臺山隱峰禪師（南二馬祖一嗣）俗姓鄧在襄州破威儀堂只著襯衣於砧椎邊拈起椎曰道得卽不打于時大衆默然峰便打

法眼益云鄧隱峰奇怪甚奇怪要且打不著又云其時一衆出自偶然

翠巖芝云此語有勘破處且道勘破阿誰雪竇顯云果然果然

東禪觀云彼時堂中是有人耶無人耶若有人可容得伊若無人爭容得伊又云笑殺旁觀

城山洽云當時若有人奪椎子却打云看破了也看者漢作何合殺

汾州無業大達禪師（南二馬祖一嗣）示衆若有一毫頭聖凡情念未盡不免入驢胎馬腹裏去

白雲端云直使一毫頭聖凡情念淨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

磬山修云未盡淨盡山僧今日一齊拈却諸人還見一毫頭麼喝一喝云切忌鑽龜打瓦

無業因僧問如何是佛業曰莫妄想又僧問如何是佛業曰卽心是佛

雪竇顯於莫妄想處著語云塞却鼻孔於卽心是佛處著語云拄却舌頭

昭覺勤云正當恁麼時舌頭又拄却鼻孔又塞却

還有轉身吐氣處也無便打

古南門云一轉語無繩自縛一轉語金鍮不辨一轉語堆山積嶽更有一轉語三十年後

南嶽西園曇藏禪師(南二馬祖一嗣)一日自燒浴僧問和尚何不使沙彌童行園乃撫掌三下

曹山寂云一等是拍手撫掌就中西園奇怪俱胝一指頭禪蓋爲承當處不諦當僧却問西園撫掌豈不是奴兒婢子邊事山曰是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山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山叱曰者奴兒婢子

天童覺云識尊卑知貴賤西園是作家分玉石辨金鍮曹山不出世者僧雖解切磋琢磨也秖向奴兒婢子邊著倒還知麼放曠淋漓兩不傷猶是夜明簾外客

愚菴盂云諸禪德曹山與麼批判爲復是一期壓捺爲復是別有道理有者道古人提唱總不可作實法會理固如此也須要頭腦淸白西園撫掌是甚時節俱胝豎指是何節目者裏緇素得出許你親見西園否則在人家屋簷下坐著驢年去在

鎭州金牛和尚(南二馬祖一嗣)每自做飯供養衆僧至齋時舁飯桶到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薩子喫飯來

長慶稜云金牛大似因齋慶讚

大光誨因僧問長慶道因齋慶讚意旨如何光乃作舞僧便禮拜光云見甚道理便禮拜僧却作舞光云者野狐精

東禪齊云秖如長慶大光是明古人意別爲他分析諸人每日喫飯過堂爲當與古人一般爲當別有道理若道別且作麼生得別來若道一般恰到他舞又被喚作野狐精還會麼若不會行脚眼在甚麼處

雪竇顯云雖然如是金牛不是好心

瑞巖慍云金牛露出醜舉止殘羹餿飯阿誰肯喫

金牛因臨濟來乃橫按拄杖當門踞坐濟遂撫掌三下歸客堂牛却下看人事了乃問夫賓主相見各有軌儀上座何得無禮濟曰老和尚道什麼牛擬開口濟便打一坐具牛作倒勢濟又打一坐具牛曰今日不著便遂歸方丈

潙山祐問仰山此二尊宿還有勝劣也無仰云勝即總勝劣則總劣

潙山杲云一人焦磚打著連底凍一人得便宜是落便宜具眼者辨取

靈隱禮云驅耕夫牛奪饑人食不無臨濟若是毒蛇頭上揩癢猛虎口裏橫身須讓金牛始得只如勝劣不分直提向上又作麼生橫按鏌鎁全正令」

西遯超云二大老一則居勝一則退敗是將栗棘蓬揭瞎天下人眼睛是將爛汙泥塗却天下人眼睛今之學其宗者打必打到勝喝必喝到勝以為多打得幾下多喝得幾喝便為大機大用噫殊不知八百年前早為金牛踏殺了也

利山和尚（馬祖一嗣南二） 因僧問衆色歸空空歸何所山曰舌頭不出口曰為甚麼不出口山曰內外一如故

漏澤杲云大小利山恁麼答話把人脚跟釘却不敢動著一步山僧者裏則不然若有問衆色歸空空歸何所向道此去武塘不遠為甚如此祇要你到家還會麼良久云莫怪坐來頻勸酒自從別後見君稀

韶州乳源和尚（馬祖一嗣南二） 上堂西來的的意不妨難道衆中莫有道得者麼出來試道看時有僧出禮拜源劈脊便打曰是什麼時節出頭來便歸方丈

保福展代僧云為和尚不惜身命長慶稜云我即不然福云作麼生慶云不妨不妨

承天宗云宗乘也不易扶豎者兩個老漢扶不起我道者僧若不出頭棒即是乳源自喫

潙山杲云者僧若具眼纔見開口便好向道老和尚少賣弄不唯勘破乳源亦乃坐斷天下人舌頭」

廣福標云者僧若是個漢待伊纔拈棒便好接住送一送云和尚也須自領一半始得管教者老漢一場懡㦬

筠州逍遙和尚（馬祖一嗣南二） 因鹿西和尚曰念念攀緣心心永寂遙曰昨晚亦有人恁麼道西曰道個什麼遙曰不知西曰請和尚說遙以拂子驀口打西拂袖便出遙召衆曰大衆直是頂門上看眼也鑑他不破

昭覺勤云老僧雖頂門無眼也識得他骨出何似

見得古墓毒蛇頭戴角南山猛虎尾consequently

洪州水潦和尚（南二馬祖一嗣）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曰禮拜著潦拜下祖乃當胸踏倒潦忽契悟起來撫掌呵呵大笑曰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住後每謂衆曰自從一喫馬師踏直至如今笑不休

瑯琊覺云大衆你道水潦還會悟也未

天童覺云馬大師不合放過待伊起來恁麼道但問只者一毫頭從甚處得來待伊擬議更與一踏

鼓山珪云大小水潦大似乞兒見小利

白巖符云可惜馬師有殺人劍無活人刀致使大小水潦在一毫頭上著倒且作麼生與伊拈卻者一毫頭良久云當時好更與兩踏

衢州烏臼和尚（南二馬嶽一嗣）因玄紹二上座參臼曰二禪客發足甚麼處玄曰江西臼便打玄曰久知和尚有此機要臼曰你既不會後面個師僧祇對看紹擬近前臼亦打曰信知同坑無異土參堂去

雪竇顯云宗師眼目須是恁麼如金翅劈海直取龍吞有般漢眼目未辨東西拄杖不知顛倒只會說照用同時人境俱奪打殺一萬個有什麼過

潙山喆云烏臼大似巨靈迸劈泰華之威蒼龍履奪驪珠之勢直得乾坤失色日月潛輝乃拈拄杖云諸人還識烏臼麼若也識去橫按鎮鄒寰中獨據若也未識棒頭有眼明如日卓拄杖下座

白雲端云衆中商量道拄杖在烏臼手裏以強凌弱有什麼難苦哉作者般見解水亦難消所以道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要識烏臼麼橫按鎮鄒全正令太平寰宇斬擬頑

昭覺勤云雪竇可謂明辨古今分別邪正然雖如是只見烏臼放行處未明烏臼把住處要知烏臼把住處麼直得釋迦彌勒猶為走使不敢正眼覷著若使據令而行盡大地人並須喫棒

天目禮云人人盡道烏臼用處如燒尾霹靂殊不知性命落在僧手裏似敗陣將軍投戈散地

雲居莊云平地上嶮崖瀨峨處平坦諸方祇知烏臼具超宗越格手段且不知烏臼徹底老婆心要

識老婆心麼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

開先金云雪竇乃大方宗匠明辨古今何得扶强抑弱與麼說話豈無識者殊不知大小烏臼被二上座不動聲色使得手忙脚亂

愚菴盂云烏臼只管據令而行彌勒釋迦立在下風試問二禪客還甘麼若甘則瞎却天下人眼若不甘則瞎却烏臼眼或曰甘與不甘一併致下也是瞎驢趁大隊

實掌白云烏臼老漢如神箭繞樹霹靂罩頂直使盡大地人亡鋒結舌無迴避處且道具什麼眼以拄杖一時打散

安國聰云者僧破浪衝關危亡不顧却有衲僧氣槩烏臼雖行閫外威權檢點將來性命落在者僧手裏

鳳山啓云烏臼棒頭有眼足下無私慣用白拈手段但不應無罪而屈平人雖然只知盡法那管無民

古鏡奇云烏臼吹毛在握殺活臨時縱饒你有三頭六臂到者裏未有不望崖而退雖然未免被者僧勘破

資國秀云烏臼盡法不管無民雪竇也是順硃填墨昭覺雖則緇素精明只知烏臼把住處未明烏臼放行處要知烏臼放行處麼拈拄杖連卓云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乃擲下拄杖

烏臼問僧近離甚處曰定州臼曰定州法道何似者裏曰不別臼曰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曰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臼曰今日打著一個又打三下僧便出臼曰屈棒原來有人喫在曰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臼曰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近前奪棒打臼三下臼曰屈棒屈棒曰有人喫在臼曰草草打著個漢僧作禮臼曰却恁麼去也僧大笑而出臼曰消得恁麼消得恁麼

南堂欲云烏臼當軒據坐正令方行者僧自遠趨風挨得喫棒若是慣戰作家何處有烏臼也更若未會看取雪竇葛藤

開先金云雲行雨施雷奔電掃縛虎放虎入草出

草烏臼與者僧相見可謂主賓互換縱奪可觀因甚烏臼却道消得恁麼消得恁麼且道是肯伊不是肯伊具眼者辨取

愚菴盂云要做臨濟下兒孫須知有者般事我坐你立收放自由主賓互換血脉貫通自然風雲凜冽所以謂之得大自在若一棒差排到底了無合殺做烏臼底奴子也未得在

資福廣云多錢善賈長袖善舞隨時消息步中規矩善論掌上身飛人棄我取總欠一著在

衢州石臼和尚（南二馬祖一嗣）參馬祖祖問什麼處來石曰烏臼來祖曰烏臼近日有何言句石曰幾人於此茫然祖曰茫然且致悄然一句作麼生石乃近前三步祖曰我有七棒寄打烏臼你還甘否石曰和尚先喫某甲後甘

昭覺勤云草窠裏撥出一個半個有什麼共語處雖然如是猶放過一著在

天井新云者兩個漢成則俱成敗則俱敗仔細看來總是乞兒索舊債

白巖符云馬大師不肯據令而行祇緣利動君子豈當斷不斷反招其亂者可同日而語哉然則如今有恁麼衲子上門諸方必有長處始得不然總是套襲之流

百靈和尚（南二馬祖一嗣）一日路次見龐居士乃問南嶽得力句曾舉向人也無士曰曾舉來靈曰舉向甚麼人士以手自指曰龐公靈曰直是妙德空生也讚歎不及士却問靈阿師得力句是誰得知靈戴笠子便行士曰善爲道路靈更不回首

徑山杲云者個話端若不是龐公幾乎錯舉似人雖然如是百靈輸他龐老一著何故當時若不得個破笠子遮却髑髏有甚面目見他龐公

天寧琦云百靈戴笠便行得力句可謂分明舉似因甚麼妙喜老人道百靈有甚面目見他龐公也是扶強不扶弱有人與妙喜作主要問作麼生是得力句速道速道擬議不來劈脊便棒

天童悟云百靈若非徑山直饒戴破笠子也無出頭分

寶掌白云百靈龐公雖然各固封疆不知旁觀者醜今時都說百靈被龐公背地一推再也轉身不得據寶掌看來却是龐公末上被百靈一坐至今無處討個合殺具眼者辨看

潭州龍山隱山禪師（南二馬祖一嗣）山居因洞山與密師伯從山下過見溪流菜葉洞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有道人居否乃共撥草溪行五七里見隱羸形異貌因相與問訊隱曰此山無路闍黎從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山主從何而入隱曰我不從雲水來洞曰山主住此山多少時隱曰春秋不涉洞曰山主先住此山先住隱曰不知洞曰為甚麼不知隱曰我不從人天來洞曰山主得何道理便住此山隱曰我見兩個泥牛鬪入海直至如今絕消息洞山始具威儀作禮便問如何是主中賓隱曰青山覆白雲曰如何是主中主隱曰長年不出戶曰賓主相去幾何隱曰長江水上波曰賓主相見有何言說隱曰清風拂白月洞山辭退隱乃有三間茆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干遂燒却菴更深入層峰焉

天童覺云主也雲藏頂相賓也雪壓眉稜相去也門司有限言說也玉振金聲我此四句且道與隱山是同是別叢林具眼者試請辨看

則川禪師（南二馬祖一嗣）因摘茶次龐居士問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川曰不是老僧洎答公話士曰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川乃摘茶不聽士曰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川亦不顧士喝曰者無禮儀老漢待我一一舉向明眼人川乃抛却茶籃便歸方丈

雪竇顯云則川只解把定封疆不能同生同死當時好與捋下幞頭誰敢喚作龐居士

昭覺勤云兩回不顧抛籃便歸且道旨歸何處還會麼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蔕甜則川老漢經事多矣

保寧茂云則川雖識陣勢不會降人善守則許智將未許若是當時提起茶籃便問者個是什麼人造底看龐公作何勾當

古南門云奇怪龐公他雖是俗漢置個問端却解

把定封疆則川乃來風深辨雖然可惜當時放過者老子待問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便與把住云者藏頭露尾漢他若擬議拈茶籃便打不惟截斷此老葛藤亦見我方袍圓頂中人別有長處

愚菴盂云則老把定牢關不通水泄可謂頭正尾正龐公向雪中覓粉墨上尋煤用盡自巳心笑破他人口幸而免不爲則老所逐

鳳山啓云龐公衝鋒直入眼巳無秦若非則川偃旗息鼓滅寵藏鋒洎合打破蔡州城

襄州龐蘊居士（南二馬祖一嗣）問馬祖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祖直下覷公曰一種沒絃琴唯師彈得妙祖直上覷公乃作禮祖歸方丈公隨後入云適來弄巧成拙

雲峰悅云且道是賓家弄巧成拙主家弄巧成拙還有人揀得出麼若揀得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若揀不出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瑯琊覺云一夜作竊不覺天曉

智海逸云二老漢一個開口了合不得一個合口了開不得更有一個未欲說破乃呵呵大笑歸方丈

徑山杲云馬大師覷上覷下則不無怎奈昧却本來人居士雖然禮拜也是渾侖吞個棗馬師歸方丈士隨後入云適來弄巧成拙救得一半

天寧琦云大師彈沒絃琴調高千古居士和無譜曲響徹九霄溪邊石女暗嗟吁海底泥牛亂奔走雖然如是也未契本來身在不見道蝦蟆口裏一粒椒

雲居莊云我要問龐公喚什麼作本來人作麼生是沒絃琴拈拄杖云不是放過馬大師只是不欲說破卓拄杖一下

萬峰藏云馬大師者回被俗子擒下也

棲霞成云龐公若無後語幾被馬師瞞過則且置祇如龐公禮拜馬祖便歸方丈者裏還有人勘得破麼若勘得破許你具衲僧眼

寶掌白云者兩個漢一等是向背地裏扶個黑漆桶扶來扶去不覺天曉白納得一場敗闕

龐公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個中意鐵船水上浮

昭覺勤云且道殺個什麼殺衆生物命凡夫見解殺六賊煩惱座主見解殺佛殺祖大闡提人見解衲僧分上畢竟殺個什麼

徑山琰云只知開口易不覺舌頭長

龐公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公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全禪客曰落在甚麼處公遂與一掌全曰居士也不得草草公曰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你在全曰居士作麼生公又與一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啞

雪竇顯云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握雪團便打

磬山修云我若作全禪客待道好雪片片不落別處便好云不落別處則且置你道在什麼處來他擬開口驀面便掌教者老漢別有生涯始得

青龍斯云錦上鋪花人之常情雪中送炭從來罕見山僧要向冷竈裏著把火何則蠢謂全禪客是個孟人郎不濟事被他龐居士折挫一上殊不知龐老兒被全禪客生生陷在雪坑裏至今出頭不得

龐公一日菴中獨坐驀地曰難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龐婆應聲曰易易易百草頭邊祖師意靈照女曰也不難也不易饑來喫飯困來睡

徑山杲云者三個俗漢同行不同步同得不同失雖然笑殺旁觀

大覺昇云三個俗漢好各與三十拄杖何故者是什麼所在說難說易即今還有出得難易者麼設有也是臘月扇子

理安洸云雖則家肥生孝子國霸產謀臣理安若見痛與三十何也免致分疆立界

鳳山啓云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白雪飛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若於此見得便捉敗他父子三人

龐公有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

徑山杲云白的的清寥寥水不能濡火不能燒是

個甚麼切不得問著問著瞎却你眼以拄杖擊香臺一下

天寧琦云要作了事凡夫更須進前三步

薦福如云楚石道要作了事凡夫更須進前三步且作麼生進五老雲九江水卷舒出沒太虛中究竟在吾皇化裏

龐公頌曰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

天童傑云十方同聚會鐵壁銀山個個學無爲日月照臨此是選佛場龍蛇混雜心空及第歸凡聖同居薦拈拄杖橫按云龐居士在者裏坐地是汝諸人還見麼遂擲下云三生六十劫

龐公賣笊籬一日下橋喫撲靈照見亦去爺邊倒公曰你作什麼照曰見爺倒地某甲特來相扶公曰賴是無人見

國清英云龐公跌倒靈照扶起兩既不成一何有爾

龐公曰男大不須婚女大不須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

有老宿別云男大也須婚女大也須嫁討甚閒工夫說甚無生話

百丈源云者兩個漢雖則聲調不同要且舌頭皆一今日有一人男也婚女也嫁逢僧喜說無生話人間不問幾千秋但覺乾坤粟米大富與貴榮與華太虛空中之乎也者獨有當戶青山原是幅圖畫乃以拂空中畫一畫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十二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十三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青二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青二石頭遷嗣 久不陞座院主白曰大衆久思法誨請和尚說法山令打鐘衆集山陞座良久便下座歸方丈院主隨後曰和尚適來許爲大衆說法何得不垂一言山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怎怪

得老僧

雪竇顯云可惜藥山老漢平地上喫撲盡大地人扶不起

瑯琊覺云藥山下座不妨疑著及乎院主一拶失却一隻眼

翠巖芝云藥山下座院主當初怪不爲衆說法可謂誤他三軍

薦福懷云藥山還見院主麼院主還見藥山麼三十年後遇著作家不得錯舉

開福寧云藥山愼初護末佛眼難窺院主狹路相逢等閑蹉過

雪竇宗云威音劫外携手誰肯同歸十字街頭擲金幾多錯過敢問諸人且道藥山曾說不曾說若道曾說是謗藥山若道不曾說是孤負藥山且道畢竟爲人在甚麼處良久云須知雲外千峰上別有靈松帶雨寒

徑山杲於下座處著語云葛藤不少於怎怪得老僧處著語云笑殺人

天童傑云翠巖只具一隻眼殊不知藥山歸方丈正是勞他三軍

資福先云藥山竟歸方丈却似個好人只被他輕輕一捏便見忘前失後

中峰本云藥山久不上堂與對衆不措一詞將謂將謂末後道個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元來元來

博山來云接物情捐澹泊爲累予奪相感毋怪其然又豈知希聽亂蛩音藥質煩飾彩被院主拶著直得百雜碎

古南門舉翠巖密菴語畢云二老雖則盡力扶持也只具一隻眼殊不知藥山院主一人運籌帷幄一人決勝千里雖然藥山但知與麼去不知與麼來若是山僧歸方丈見院主恁麼問但向道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棲霞成云藥山好個曲調不妨音韻鏗鏘無端被院主一陣風吹直得宮商齊亂然雖如是猶勝人家閑絃子

清化嶾云奇怪藥山老漢慣拈無孔笛偏向劫初

吹然則清音徧界怎奈知音者少
龍華體云院主只管貪程不覺錯路藥山求人入草太殺泥水通身我若作藥山待問何得不垂一言但道將謂你是個人他若擬議連棒打出
龍唐敷云藥山垂格外機放風前箭太煞倚富欺貧致使院主貪觀天上月失却掌中珠者裏則不然若是監寺爲衆求誨山僧不妨聯珠綴玉織綿迴文隨機露布直令各各當下知歸免使監院隨後伸問且道所說底是什麼法良久云夜寒久立伏惟珍重
西山音云藥山密度金針院主暗穿玉線雖謂錦縫重重撿點將來羅紋結角處未免特殺破綻
蓮樹策云往往道藥山忘前失後未免屈他古人殊不知藥山正如神龍護尾師子迷蹤非但當時折倒院主亦乃換却古今多少人眼
白巖符云藥山向劫初已前撒下縵天網子擬圖負嶽金鯤少酬宿志乃撞入個三脚蝦蟇解得網來有悶只在肚裏撿點將來總之侍者不得力侍者若得力當時待院主擬伸啓請直好把院主喝出藥山豈不頭正尾正

藥山因僧問學人有疑請師決疑山曰待上堂時來與闍黎決至晚上堂衆集山曰今日要決疑上座在甚麼處僧出衆而立山下禪牀把住曰大衆者僧有疑便與一推却歸方丈
報慈遂徵云且道與伊決疑不決疑若道決疑且甚處是決疑處若道不與他決疑怎奈臨晚上堂何
翠巖芝云藥山與麼決疑土上更加泥雖然如是者僧也不得孤負藥山
雲居元云大小藥山被者僧勘破
愚菴盂云是醍醐是毒藥殺人劍活人刀
白巖符云以三萬斛香餌沉之巨浸則所圖者不在鯨鯢藥山老漢爲一田蛙井鮒乃費力如此豈善作者歟

藥山因遵布衲浴佛次山曰者個從汝浴還浴得那個麼遵曰把將那個來山乃休去

長慶稜云邪法難扶

報慈遂徵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賓在主衆中喚作浴佛語亦曰衆帶語且道盡善不盡善

黃龍南云此二尊宿一出一入未見輸贏三十年後不得錯擧

昭覺勤云藥山問處暗隔重關遵老答來一鏃兩當不可只守者一路有問崇寧只浴得者個還浴得那個麼拈起杓子向伊道何似生

天寶樞云老僧當時若見藥山恁麼道便舀杓水驀頭澆教伊氷消瓦解

磐山脩云藥山旁通線路俯誘初機布衲當仁不讓一拶便了我若作藥山待伊道把將那個來奪杓子驀頭與他一杓何故定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

愚菴盂云好個休去藥山豈不能似今時飄浮暗短之流宗旨不合問個把將那個來便打便喝掀翻浴盆亂做一上好不知羞我道藥山若不休去提將來擲向東洋大海裏絕教他浴個像心像意待彌勒下生我還要問他把將那個來

棲霞成云且道藥山還知有那個麼若知有為什麼被布衲一拶便休去者裏還有人著得一隻眼麼

白巖符云我若作布衲者個從汝浴還浴得那個麼便與奪却杓子傾却香湯雖然藥山休去又作麼生

藥山因僧問平田淺草麈鹿成羣如何射得麈中麈山曰看箭僧放身便倒山喚侍者拖出者死漢僧便走山曰弄泥團漢有什麼限

雪竇顯云者僧三步雖活五步須死

雲居元云藥山千鈞之弩不謂鼷鼠發機者僧帶箭出門一死更不再活

淨慈昌云者僧趁得猢猻入他鬧市藥山騎箇猛虎直上高山若作一處商量終是遭人撿點

愚菴盂云者僧置個問頭也不易得及乎發箭原來是個死麈或幸而他處飲甘露而再生不失其為威音王始祖乃望空作彎弓勢云看箭

古南門云者僧草裏藏身立個問頭始終能荷藥山一箭中的怎奈射者僧不死

棲霞成云超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者僧盡力飛騰出不得藥山跨下豈獅子兒英靈漢哉藥山道拖出者死漢者裏別作個甚麼語始得不媿其爲超羣敵勝試道看

白巖符云者僧雖通身鎧仗進退有由怎奈藥山老將勇於窮討力追那裏有你轉跟處侍者拖出者死漢便起身撫掌呵呵大笑云者老漢今日勘破了也者僧若能如此藥山到者裏也只得納款有分

藥山謂雲巖曰與我喚沙彌來巖曰和尙喚他作什麼山曰我有個折脚鐺子要伊提上挈下巖曰與麼則與和尙出一隻手去也山便休

潙山喆云藥山老漢若不得雲巖折脚鐺子幾成廢器大潙折脚鐺子也要諸人共出一隻手何故且圖古風不墜

天童華云藥山道頭雲巖知尾雖然頭尾相稱要且不識羞耻

天寧琦云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雲巖當時也欠一著待道我有個折脚鐺子要伊提上挈下抽身便出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能仁鑑云盡謂藥山父子點頭知尾撿點將來總是泥裏洗土塊有甚麼交涉

白巖符云事君者盡其忠雖死不易此爲臣之常理若夫致君於堯舜之上者則又有說焉不學雲巖與麼道試別展一途看

廣胤標云非千金之子不能還千金之資藥山也是年老心孤若非雲巖知他心腹幾成不順之恩撫掌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藥山問僧甚麼處來曰湖南來山曰洞庭湖水滿也未曰未山曰許多時雨水爲甚麼未滿僧無語

雲巖晟代僧云湛湛地

道吾智別云滿也

洞山价云什麼劫中曾增減來

雲門偃云只在者裏

藥山看經次朗州刺史李翺到山默然殊不顧視翺乃曰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出山召李翺翺回首山曰刺史何得貴耳賤目翺回拱謝且問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上復指下曰會麼翺曰不會山曰雲在青天水在甁翺欣然作禮乃述偈呈之曰煉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甁

松隱然云我者裏則不然今日若問龍峰如何是道但云國正天心順官清民自安且道與藥山還有優劣也無靠拄杖下座

藥山一日趺坐次石頭見乃問汝在者裏作什麼山曰一物不為頭山恁麼則閑坐也山曰閑坐則為也頭曰汝道不為不為個甚麼山曰千聖亦不識

白巖符云大小藥山不居圜闠不住寒巖一段穩密田地雖大悲千眼覷見無由乃為石頭老漢等閑一撥直是如珠囊結解穩密云乎哉

藥山看經次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為什麼却自看山曰我祇圖遮眼僧曰某甲學和尚得麼山曰你若看牛皮也須穿

長慶稜云眼有何過

報慈遂云且道長慶會藥山意不會藥山意

雪竇宗云眞心不動教海澄明得用如如義天炳煥正恁麼時且道是經是眼若向者裏見得徹更不用循行數墨逐妄迷眞其或未然牛皮穿透猶自可髑髏徧野幾人知

藥山晚參不點燈乃垂語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汝道時有僧出曰特牛生兒也祇是和尚不道山喚侍者將燈來僧便抽身入衆

洞山价因雲巖擧乃云者僧却會只是不肯禮拜

清涼欽云當時不要索燈但問他道生底是特牛兒特牛兒又代云雙生也

投子青云且道甚處是者僧會處若道得堪與者僧雪屈道不得却被藥山瞞

浮山遠云我有一句子待無舌人問即道

昭覺勤云藥山垂鈎意在鯤鯨者僧吞鈎三千浪

激洞山正眼千里同風法燈重整旗鎗再裝甲冑雖然如是山僧即不然我有一句子威音王已前與諸人道了也或有問明頭合暗頭合只對他道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

黃龍震云會麼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文彩既彰點燈爲甚不見不見道賊是小人智過君子

雲居莊云大小藥山龍頭蛇尾者僧只知捉月不覺水深大衆特牛生兒也山僧向汝道問將一句來

洞山瑩云藥山要此話行拗直作曲者僧看孔著楔快便難逢仔細看來大家不了洞山亦有一句子待露柱生兒即向你道或有僧出云露柱生兒也祇是和尚不道但向道我也情知你在鬼窟裏作活計

天井新云藥山機上生機者僧巧上生巧洞山陣後開旗還未輸他一半若非法燈怎見汗馬功高畢竟如何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

一指孚云藥山與者僧既有諸方老宿批判分明且置而勿論我要問諸昆仲畢竟喚甚麼作一句子不許依模拉樣別道看速道速道

藥山因化主到甘贄行者家甘問甚處來主曰藥山來甘曰還將得藥來麼主曰行者有甚麼病甘遂捨銀兩錠主得銀便歸納疏山問子歸何速主舉前話山曰子著賊了也速送還伊主乃送還甘曰原來山頭有人遂益金施之

同安顯云早知行者與麼問終不道藥山來

雪峰空云藥山老漢亦自膽小若是雪峰即便收下何故且教甘贄者漢疑三十年

寶壽方云藥山雖辨來風怎奈行者肘後有符不惟者僧著賊藥山著賊猶甚若是山僧當時待化主舉話了便命知事收入庫司上簿某日收甘贄行者買藥銀貳錠看他行者性命落在山僧手裏

天童悉云甘贄將蝦釣鱉化主貪餌忘鉤藥山亡羊而後補牢得失未免相半同安云早知行者恁麼問終不道藥山來雖有入地之謀且無衝天之

計廣潤若作供養主當時一喝便行管取行者疑著半生

菩提密云貪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化主立地死去至今活不得若是山僧待問還帶得藥來麼但向道是何心行行者若出銀兩錠好道貧道從來不經手居士須自送去始得惜乎者僧眉眼不瞻累他二老藥山雖是賊識賊但不合放過者僧致令走使不已玷辱家聲

崆峒慈云大小藥山太殺拖泥帶水當時待渠納疏舉話便好與本分草料不惟使者僧向後別有生涯亦且令甘贄行者疑殺有分

龍唐杜云我若作化主待他施銀兩錠復伸手曰行者還要再服兩三劑始得管取傾囊以施命根依舊在我手裏

白巖符云甘贄道原來山頭有人遂益金施之藥山老漢在者裏十分喫虧古今諸老更無有一個知利害者我若作藥山見化主舉甘贄恁麼話了直把化主打三十痛棒擯出山門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靑二石頭遷嗣）因過慧林寺值凝寒乃取木佛燒火向院主呵曰何得燒我木佛霞以杖撥灰曰吾燒取舍利院曰木佛何有舍利霞曰既無舍利更請兩尊來燒院主自後眉鬚墮落

投子靑云不會作客勞煩主人

大寧寬因僧問丹霞燒木佛爲甚麼院主眉鬚墮落寬云賊不打貧家兒

保寧勇云院主眉鬚墮落卽且置丹霞眉毛還在也無若也見得與古佛同參若也不見切忌撥無因果

寶峰文云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落驀拈拄杖云不是木佛擲杖云誰敢燒你擬卽眉鬚墮落不擬又且如何高聲云行者拈起拄杖

天童華云諸方商量道院主忽起疑心以致斯禍殊不知院主買鐵得金一場富貴

雲峰瓊因僧問丹霞燒木佛爲甚院主眉鬚墮落峰云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僧云與麼則不落也峰云兩重公案僧云學人未曉特申請益峰云筠袁

虔吉頭上插筆
靈隱嶽云大小丹霞向深村裏失却一隻眼院主也是如虫禦木偶爾成文
高峰妙云丹霞燒木佛爲寒所逼豈有他哉院主眉鬚墮落偶爾成文何足疑矣若作佛法商量管取入地獄如箭射
福嚴容云丹霞通身是個大火聚不惟呵他眉鬚墮落設使讚他亦當眉鬚墮落爲什麼濟丈夫造就不落凡調
天童忞云丹霞燒木佛向火犀因翫月紋生角院主眉鬚墮落象被雷驚花入牙驀拈拄杖畫一畫云不得動著動著三十棒
黃檗琦云丹霞迸出星火非但帶累院主直得盡大地人眉鬚墮落何故寒則普天寒熱則普天熱
祖鼎澤云人人盡道院主落却眉鬚殊不知丹霞打失鼻孔喝者裏動著一莖毛雖是善因還招惡果
金粟元云丹霞燒木佛無端無端院主墮鬚眉生受生受雖然彼此分明未免使人胡猜亂卜拈拄杖云木佛在者裏卓一卓云燒却了也乃擲下云大家照顧眉毛好
南山賁云丹霞燒木佛爲甚麼院主眉鬚墮落若人撿點得出禍不入愼家之門
演教泐云丹霞移花兼蝶至院主買石得雲饒雖然如是不因紫陌花開早怎得黃鸝下柳梢

丹霞一日訪龐居士門逢女子靈照洗菜次霞問居士在否照放下菜籃斂手而立霞再問居士在否照提籃便行霞遂回須臾居士外歸照乃舉似前話士曰丹霞在麼照曰去也士曰赤土塗牛奶
潙山喆云大小丹霞被女子勘破山僧若作丹霞待他提籃便行但與呵呵大笑他若問長老笑個甚麼却向道不是冤家不聚頭
昭覺勤云丹霞從苗辨地靈照因語識人放下菜籃當處發生提起菜籃隨處滅盡居士云赤土塗牛奶屋裏販揚州且道畢竟如何各自散去免增話會

瀛山闇云龐公若無後語幾乎被靈照喪却家風只如道赤土塗牛奶意作麼生不令蜂蝶誤錯認隔墻花

天界盛云瀛山蹉過古人龐公雖是沒牙大蟲其爪甚利靈照如鸞鳳沖霄隱顯莫測故於丹霞處明露秋光於龐公處暗藏春色

愚菴盂云維摩會上散花天女與舍利佛用盡神力顯個不思議解脫法門不如靈照一個笊籬十八代先靈同受供養丹霞只見笊籬惜乎不見居士靈照若不是箇笊籬何處覓他父親居士曰赤土塗牛奶非此一論

白巖符云只者女子也有權有實有照有用固不媿為龐家男女然祇顧向外禦敵又豈知自家屋裏失却了八鈷金釵當時問丹霞在麼何不向道靈照今日罪過乃云去也蒼天蒼天者裏若便放過那裏見甚龐公雖然也只是就地彈死雀

丹霞問僧甚麼處宿曰山下宿霞曰甚麼處喫飯曰山下喫飯霞曰將飯與闍黎喫的人還具眼也無僧無對

長慶稜問保福云將飯與人喫報恩有分為甚不具眼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福云道某甲瞎得麼

報慈遂徵云且道長慶明丹霞意為復自用家財

芭蕉徹云各具一得一失又代僧云爭不足讓有餘又代霞云施受俱無利益

汾陽昭代僧云若不上山怎識和尚

保寧永代僧云今日被和尚勘破

天童華云丹霞既已龍頭蛇尾長慶保福只得將錯就錯雖然二三老宿要且不知者僧落處具擇法眼者試請辨看

龍池傳代僧撫掌呵呵大笑云勘破了也

龍池微云丹霞幸是問著者僧若問著個作家管取頭破腦裂長慶保福雖善酬唱也是盲人摸象難為旁觀諸禪德龍池恁麼批判且道意在於何試定當看

大覺昇云丹霞長慶保福總須喫棒獨許者僧出

一頭地何故不見道端坐受供養施主常安樂

平田本代僧云與和尚一般待丹霞眼目定動便與掀倒禪牀

丹霞因去馬祖處路逢一老人與一童子霞問公住何處老人曰上是天下是地霞曰忽遇天崩地陷又作麼生老人曰蒼天蒼天童子噓一聲霞曰非父不生其子老人與童子便入山去

正覺顯云上天下地不妨聰明蒼天蒼天隨語生解是父是子褒貶分明噓一聲却較些子

天目律云丹霞者漢向老人手裏納敗闕末後雖解道非父不生其子也是破皮鞋硬爭當時見道上是天下是地何不向道者野狐精原來只在沓裏老人童子雖有裂土分茆之作也只得拱手歸降

丹霞問龐公昨日相見何似今日公曰如法舉昨日事來作個宗眼霞曰祇如宗眼還著得龐公麼公曰我在你眼裏霞曰某甲眼窄何處安身公曰是眼何窄是身何安霞休去公曰更道取一句便得此話圓霞亦不對公曰就中者一句無人道得

昭覺勤云是眼何窄是身何安昨日今日事無兩般淮南兩浙秋熱春寒恁麼會得也太無端三十年後莫受人瞞

保寧茂云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丹霞休去可謂力敵勢均惜乎不能圓却此話大似弓折箭盡者裏則不然昨日事拈向一邊今日事不用學著明日事還有人道得麼若也道得宗通眼活著得千百個龐公若道不得莫道丹霞眼窄無處安身直饒通身是眼八面四方未免一時穿却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十三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十四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靑二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靑二石頭遷嗣　因龍潭信問某甲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來吾時中未嘗不指示汝心要信曰甚麼處是指示某甲心要處皇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是指示汝心要處信有省

笑巖寶云龍潭潛麼問天皇恁麼答若實會得凡聖祇有虛名迷悟皆爲剩語若不會不可瞎驢趁大隊

南山寶云大小天皇尋常斬丁截鐵被個漢一拶便乃平高就下若論心要猶隔津在

天皇參石頭問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頭曰我者裏無奴婢離個什麼皇曰如何明得頭曰汝還撮得虛空麼皇曰恁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皇曰道悟不是那邊人頭曰我早知汝來處也皇曰師何以贓誣於人頭曰汝身現在皇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頭曰汝道誰是後人皇從此頓悟

徑山杲云且道悟得個甚麼

明因懷云我若作石頭當時待道恁麼則不從今日去也便與劈頭一棒免得從那邊者邊前人後人處繞葛藤不了

潭州長髭曠禪師靑二石頭遷嗣　參石頭頭問什麼處來髭曰嶺南來頭曰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髭曰成就久矣祇欠點眼頭曰莫要點眼麼髭曰便請頭乃垂下一足髭便作禮頭曰你見個什麼道理便禮拜髭曰據某甲所見如紅爐上一點雪

報慈遂徵云且道長髭恁麼祇對具眼不具眼若具眼爲甚麼請他點眼若不具眼又道成就久矣且作麼生商量

法燈欽代云和尚可謂眼昏

雪竇顯云無眼功德有什麼點處

雲居元云可惜勞而無功

徑山杲云衆中商量甚多或云無眼功德有甚點

處或云莫要點眼麼待他道便請好劈脊便打若恁麼未免穢汙者鋪功德雲門即不然待者老漢垂下一足但道起動和尚

天寧琦云長髭親從大庾嶺來平白被石頭熱瞞一上見個什麼便問一鋪功德我就也未虛空裏釘橛又有長髭把不定便道成就久矣只欠點眼一盲引衆盲石頭垂下一足還當得點眼也無一個既不惺惺兩個更是懡㦬如紅爐上一點雪衆然諸人切忌接響承虛脫空妄語

開先金云好一鋪功德因甚只點得一隻眼開先即不然一鋪功德既已成就可中有個漢出來道請師點眼山僧但與劈脊打出且道與石頭垂足相去多少

古南門云將謂無人證明雖然長髭也不得辜負石頭何故要行山下路且問過來人

龍華體云石蘊玉而生輝蚌含珠而自媚長髭者鋪功德未到石頭不妨疑著及到石頭失却一隻眼且道那裏是他失却一隻眼處試辨看

安國璁云長髭好不丈夫可惜一鋪功德被人玷汙了也當時待垂一足便與掀倒禪牀不為分外

雪竇正徵云甚處是石頭點眼處雪竇恁麼道是肯伊是不肯伊

長髭問僧甚處來曰九華控石菴髭曰菴主是什麼人曰馬祖下尊宿髭曰名什麼曰不委他法號髭曰他不委你不委曰尊宿眼在甚處髭曰若是菴主親來今日也須喫棒曰賴遇和尚放過某甲髭曰百年後討個師僧也難得

雪竇顯云是則二俱作家要且只解收虎尾不解據虎頭若使德山令行誰須瓦解

資福廣云慈谿川流洪浪雲湧者僧能聿身徑過固是難得惜乎末後被人陰蛀全然不知何也信所謂祇能慎初不善護末資福今日為伊護末貴圖與古人相見待道百年後討個師僧也難得則向道是何言歟管教長髭開粥度夏

雪竇正云作者相見照用同時行說俱到就中覓纖毫過患了不可得明覺則欲決黃河之濤控華

山之石明眼看來直是冬行春令

潭州大川禪師（青二石頭遷嗣）因江陵僧來參川問幾時發足江陵僧提起坐具川曰謝子遠來下去僧邊禪牀一帀便出川曰若不恁麼爭知眼目端的僧撫掌曰苦殺人泊合錯判諸方川曰甚得禪宗道理

丹霞然云於大川法道即得我者裏即不然僧便問未審此間作麼生霞曰猶較大川三步在僧禮拜霞曰錯判諸方者多洞山价云若不是丹霞難分玉石

天童悟云洞山老漢失卻一隻眼須知者僧禮拜不是好心只是後來少一轉語前話不圓所以遭人檢點當時待丹霞曰錯判諸方者多但撫掌笑云者老漢大似不打自招如此則任是老丹霞也未免蹉著

普融圓云洞山只解扶强不解扶弱丹霞好則好大只是要便宜二俱不了慈以右手拍禪牀云還者還知大川者僧二人落處麼一堂風冷澹千古意分明

潮州靈山大顛寶通禪師（青二石頭遷嗣）因韓文公過訪問和尚春秋多少顛提起數珠曰會麼公曰不會顛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回次日再來至山門前見首座便舉前話問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及見顛理前問顛亦扣齒三下公曰原來佛法無兩般顛曰何以見得公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顛乃召首座問是汝如此對否座曰是顛便打趁出院

保寧展云首座知前不知後大顛令不單行

潙山閣云首座眼親顛師手快俱未免被文公勘破雖然還知大顛打首座意麼翻雲全在我覆雨更由誰

寶壽方因僧問首座扣齒大顛亦扣齒不妨空合空水合水爲甚麼却行擯斥方云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僧云祇如首座又作麼生方云但得成人美何辭累一身

天界盛云既首座扣齒在前大顛扣齒在後如何[illegible]大顛反逐首座若向者裏見古人能赤手殺人活人始堪續佛慧命不然總是虛生浪死有甚麼受

用盡氣力生金鳳子沖破碧瑠璃

百丈涅云賓看失屬已經得失相參假途伐虢未免因行掉臂目機銖兩學一明三綱陳豈漏巨鯤擘析偏嚴暴客扣齒出院條罪俱陳心不負人面無慙色

神鼎諲云殺人須見血爲人須爲徹則不無大顚檢點將來合喫山僧手中棒何故衹不見道殺人須見血爲人須爲徹

靑龍斯云諸方或曰首座不合答是是乃十成死語逐塊語所以擯出或曰首座亦是作家大顚令不單行要借首座鼻孔出氣似恁般見解何異羣盲摸象有甚諦當處大衆旣都不是畢竟誵譌在甚麼處卓拄杖云不因盡法無民怎得山河一統

天寶眞云首座扣齒互唱玄猷祇應贊嘆有分爲什麼却遭擯出還知大顚落處麼打草祇要驚蛇

龍華體云一條拄杖兩人舁雖然當時韓公若是個漢連大顚也須出院

鳳山啓云掀翻海嶽別轉乾坤須是大顚老手若非首座孤掌難鳴何故不因漁父引怎得見波濤

大顚因韓文公請曰弟子軍中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顚良久公罔措時三平爲侍者乃敲禪牀三下顚曰作麼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有省乃曰和尙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個入處

光相得云三平雖善正扶旁敲未免傷鋒犯手文公入處卽不無佛法省要處未夢見在何故不合將砂盆底當作古鏡若夫大顚良久無孔鐵鎚不吝面擲固爲衲僧用處然檢點將來太殺費鹽費醬

古塘□云大顚默然賊身已露侍者敲牀轉見不堪文公雖然悟去也是杓卜聽虛聲

白巖符云大顚良久已涉繁詞那堪侍者旁叨致使大儒泿經跋涉省要云乎哉當時直把侍者打了擯出也未救得一半

澧州大同濟禪師青原下二世石頭遷嗣 因米胡領衆到纔欲相見同便拽轉禪牀面壁而坐米於背後立少時却回客位同曰是卽是若不驗過已後遭人貶剝乃令侍者

精米至米纔上却拽轉便坐同乃繞禪牀一帀便歸方丈米却拽倒禪牀領衆便去

廣胤標云反古者不可非循禮者何足多此二老一期相見直是眼便手親光前耀後然仔細看來翻成特地何也誰謂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

白巖符云偷天之作入地之謀在二老互擅其長主賓相見固足觀瞻若論古佛家風且各與他三尺覆面布子

△南三

潭州溈山靈祐禪師南三百丈海嗣 一日見劉鐵磨來山曰老牸牛汝來也磨曰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尙還去麼山乃放身作臥勢磨便出去

淨慈一云溈山老漢平生一條脊梁拗不曲被劉鐵磨一推推倒直至如今起不得若要扶起溈山請各下一轉語來無語師以拄杖一時趁散

中峰本云溈山被鐵磨一拶拶倒要起起不得鐵磨被溈山一推推轉要住住不得本上座與麼批判多少人在背後咬斷拇指

博山來云案山起雲主山下雨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譫語只饒弓折箭盡未是作家要得同氣相求同聲相應看者一隊水牯牛復笑云鼻頭總在博山手裏

愚菴盂云溈山被鐵磨一問直得倒街臥路雖有牛馬踐踏總不顧也且道大會齋去不去來日再看

義山訥云溈山婆子者兩個漢雖然一挨一拶拍拍相應要且祇在建化門頭若論衲僧巴鼻猶較三十步

石塔忍云溈山老子爲口勞身殊無大人氣象鐵磨雖能相機而轉要且老婆氣息

溈山示衆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脅下書五字曰溈山僧某甲當恁麼時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溈山僧畢竟喚作什麼卽得仰山出禮拜而退

雲居膺代云師無異號

寶福寶云當時但作此○相拓呈之

芭蕉清代作此(牛)相拓呈之又云同道者方知

芭蕉徹代當時作此∴相拓呈之又云說也說了

註也註了悟取好乃述偈曰不是溈山不是牛一

身兩號實難酬離却兩處應須道如何道得出常

流

中峰本云道是溈山僧却是水牯牛好道是水牯

牛却是溈山僧好當時有人下得者兩個好字教

他百刧千生要脫水牯牛也未得在

通玄奇云溈山一身充兩役到底功不成名不就

仰山雖解扶豎終是家業喪亡

靈巖儲云溈山老子無大人相將平生底蘊一時

傾出殊不顧旁觀者哂仰山個漢盡力欲爲父隱

怎奈依舊藏頭露尾山僧今日將他父子一串穿

却擲向諸人面前個中還有撥著便轉的麼如無

山僧再與你下個註脚(咼)切忌在驢胎馬腹裏作

活計

神鼎滓云要識溈山麼以左手拍禪牀云者裏是

要識水牯牛麼以右手拍禪牀云者裏是復以兩

手拍一拍云六月十三熱不相瞞

雪竇正云大小溈山好似嚼飯餧嬰孩不堪撿點

芭蕉雖然和盤托出若要絕人情見則未可知麼

良久云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

溈山因仰山香嚴侍立次溈舉手曰如今恁麼者少

不恁麼者多嚴從東過西立仰從西過東立溈曰者

個因緣三十年後如金擲地相似仰曰亦須是和尚

提唱始得嚴曰卽今亦不少溈曰合取口

南堂靜云象王嚬呻獅子哮吼踞地盤空移星換

斗坐斷舌頭合取狗口一回擲地作金聲九曲黃

河徹底清

溈山與仰山摘茶次溈曰終日摘茶只聞子聲不見

子形仰撼茶樹溈曰子祇得其用不得其體仰曰未

審和尚如何溈良久仰曰和尚祇得其體不得其用

溈曰放子三十棒仰曰和尚棒某甲喫某甲棒教誰

喫溈曰放子三十棒

報慈遂云且道過在什麼處

秋疑流

首山念云當時不是溈山便見扶籬摸壁

瑯琊覺云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又云若不是溈山泊合打破蔡州

白雲端云溈山放子三十棒也是養子之緣

天童覺云溈山仰山父父子子叢林盡道各得一橛殊不知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秋

玉泉璉云直饒體用兩全怎奈當頭錯過錯過則且置祇如放子三十棒又作麼生三盞酒粧公子面一枝花插美人頭

薦福璨云仰山撼樹溈山良久說體說用互揚家醜且道放子三十棒又作麼生展盡旗鎗用處窮依前輥入草窠中

天童偀云溈仰父子雖善切磋未免體用分作兩路且作麼生得體用一致擧手云普請採茶去

瀛山誾云鸞隨鳳舞蝿見蛆懽且道是得體是得用

廣教玉云氈拍板六律諸聽無孔笛五音協暢互換投機風流不墜還他父子作家若在臨濟門下棒折也未放在雖然且道溈山前後放六十棒又作麼生擊案云好雨千峰迎翠色太平野老唱謳歌

溈山問仰山卽今事且置古來事作麼生仰叉手近前溈曰猶是卽今事古來事作麼生仰退後立溈曰汝屈我我屈汝仰便禮拜

昭覺勤云仰山雖善進前退後發明古今其奈溈山向胡餅裏呷汁壓沙覓油雖然如是且道仰山叉手意作麼生若也知得行脚事辦其或未然老僧不會孤負諸人自是諸人孤負老僧

溈山上堂僧出曰請和尚爲衆說法山曰我爲汝得徹困也僧便禮拜

玄沙備云大小溈山被者僧一問直得百雜碎

愚菴盂云須知溈山未上堂早已徹困也

溈山睡次仰山問訊溈乃回面向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溈起曰我適來得一夢你試為我原看仰取一盆水與溈洗面少頃香嚴亦來問訊溈曰我適來得一夢寂子為我原了汝更與我原看嚴乃點一盞茶

來溈曰二子見解過於鶖子

昭覺勤云夢中說夢深許溈山妙用神通須還二子傳茶度水耀古騰今年老心孤憐兒惜子向諸儂門下一人在門外一人在門內更有一人徧界不曾藏佛眼覷不見

南堂靜云撥草瞻風孤峰獨宿鼓無絃琴唱無音曲溈仰香嚴鼎之三足臨機不費纖毫力任運分身千百億

白巖符云香嚴仰山固不忝為溈山諍子然職典巾瓶則有分若是倒捋虎鬚當仁不讓則又須別有所長始得我若作仰山待道我適來得一夢汝試為我原看便向道者老漢幸纔醒來猶作寐語管取溈山者漢慚惶無地

溈山問雲巖聞汝久在藥山是否巖曰是溈曰如何是藥山大人相巖曰涅槃後有溈曰如何是涅槃後有巖曰水灑不著巖卻問溈未審百丈大人相如何溈曰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汝下嘴處

天童華云二尊宿說大人相何異指鹿為馬或有問歸宗虎丘大人相作麼生向他道九九百百牛青牛白

天童杰云二尊宿指鹿為馬應菴祖證龜成鱉各領三頓棒若是天童則不然有問先老人大人相作麼生攔胸云看看復云堂堂皇皇歷歷落落三生六十劫悟去也不知

溈山侍百丈入山作務丈曰將得火來麼溈曰將得來丈曰在甚處溈乃拈一枝柴吹兩吹度與丈丈曰如蟲禦木

徑山杲云百丈若無後語洎被典座瞞

天寧琦云百丈卻因後語被人覷破帶累典座隨邪逐惡天寧幸是無事汝諸人在者裏覓個什麼以拄杖一齊趁散

溈山因遊山到一盤石上坐仰山侍立次忽鴉啣一紅柿落在面前仰取以呈溈溈曰子甚處得來仰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溈分半與仰曰子也不得無分

玄沙備云大小溈山被仰山一坐至今起不得

天童悟云玄沙只知溈山被坐竟不知仰山被溈溈山半個柿子塞却咽喉至今轉氣不來

溈山問道吾甚處去來吾曰看病來溈曰有幾人病吾曰有病底有不病底溈曰不病底莫是智頭陀麼吾曰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溈曰不干一句速道速道吾曰道得也與他沒交涉

博山來云溈山懷仁道吾尚義二老雖則不露針鋒也太殺俊俏且道誰是病者誰是不病者誰是不干者試指出看

天童悉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作與麼語話若是山僧與他劈脊便棒雖然者一棒有負墮處請諸人檢點看

溈山上堂仲冬嚴寒年年事晷運遷移事若何仰山進前叉手而立溈曰我情知你答者話不得香嚴曰某甲偏答得者話溈乃躡前問嚴亦進前叉手而立溈曰賴遇寂子不會

瑞巖慍云溈山將引二子向冰枯雪老之時作一家燕熊掌駄峰下箸厭餵管絃鼉鼓聲徹雲霄遠近觀瞻莫不欣艷及乎分付家財依然却成吳越擊拂云當初只道茅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

烏石道云溈山父子三人裝一棚傀儡打個決殺無好散場千古爲叢林話欛且道那裏是他打決殺處兩人各各叉雙手門外砂盆井石走笑殺溈山老古錐却來面南看北斗

金粟元云明投暗合線去絲來縱奪可觀轉身有路若是山僧見伊叉手進前各與一頓趁出者裏挨得身轉後代兒孫不致寂寥還會麼殺人刀活人劍

溈山泥壁次李軍容來具公裳直至溈背後端笏而立溈回首見便側泥盤作接泥勢軍容便轉笏作進泥勢溈乃拋下泥盤携軍容手同歸方丈

巖頭奯云噫佛法澹泊也大小溈山泥壁也不了

明招謙云當時合作麼生免被巖頭檢點代云却轉泥盤作泥壁勢待伊動靜便歸方丈

黃龍新云巖頭錯下名言殊不知溈山軍容弄巧成拙

溈山問仰山天寒人寒仰曰大家在者裏溈曰何不直說仰曰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溈曰直須隨流

瑞巖愠云珠明川媚玉潤山輝溈山父子之謂也是則固是當時若知有轉身一路子孫也未到斷絕還會麼人天渾莫測珍重赤鬚鬅

溈山問僧汝會作什麼僧曰會卜溈拈起拂子曰者個六十四卦那一卦收僧無對溈曰適來大壯今是明夷

寶壽新云溈山擔得個死猫頭只管東卜西卜祇要人舌頭上說得好些肚裏便乃快活其或未然遂生悔吝竟不解者僧出鬼谷之門所以被他覷破心肝五臟將你從前事體悉皆斷盡但不曾留得個外象三爻至今令人疑著要識外象三爻麼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白巖符代僧云和尚今年須防失脫

溈山與仰山行次指柏樹子問曰前頭是什麼仰曰柏樹子溈卻問耘田翁翁亦曰柏樹子溈曰者耘田翁向後亦有五百衆

溈山喆云山僧則不然耘田翁吾不如汝且道大圓是山僧是若人辨得許汝具擇法眼若也不辨佛法幾然生滅

神鼎譔徽云溈復意在耘田翁處溈復意在仰山分上溈復總不恁麼

愚菴盂云溈山作恁麼語話耘田翁未肯點頭在

溈山在法堂坐庫頭擊木魚火頭擲卻火抄拊掌大笑溈曰衆中也有恁麼人遂喚來問你作麼生火頭曰某甲不喫粥肚饑所以歡喜溈乃點頭

鏡清怤云將知溈山衆裏無人

鼓山珪云將知溈山衆裏有人

昭覺勤云者僧洪音大震直得千五百人眼目定動及乎勘證將來卻打個背翻筋斗若不是溈山怎見汗馬功勞

磬山修云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鏡清道將知溈山衆裏無人鼓山道將知溈山衆裏有人且道是賞伊是罰伊

愚菴盂云者僧在千百衆中奪錦而歸及乎詢其

所以却又將扇子掩面而避鏡淸云將知溈山衆裏無人鼓山云將知溈山衆裏有人則二老爲此僧擔板各有所見要識此僧也大難在會麼分明只在秋江上明月蘆花何處尋

溈山夏末因仰山來問訊溈曰子一夏不見上來在下面作何所務仰曰慧寂在下面鋤得一片畬下得一籮種溈曰子今夏不虛過仰却問未審和尙一夏之中作何所務溈曰日中一飯夜後一寢仰曰和尙今夏亦不虛過道了乃吐舌溈曰寂子何得自傷己命

溈山喆云仰山眼照四天下到大圓面前却向淨地喫交大圓雖則養子之緣不免拄後人脣齒

天童覺云少當努力老合歇心者一夏總不虛過爲什麼仰山道了吐舌若檢點得出禍不入愼家之門

仰山欽云溈山與仰山是則子傳父業足可觀光奈何逗到下梢却又遞相矛盾致成父不父子不子矣龍興今夏亦無所作亦不空過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井底蟾蜍吞却月

天寶樞云溈山道子也不空過一夏酖鴆毒於樽俎之間仰山道和尙也不空過一夏揮戈矛於笑談之頃召大衆云會麼兩個駝子相逢著世上只今無直人

徑山琇云鋤一片畬種一籮粟欵出囚人口日中一食夜間一寢兎子不離窠溈仰父子纔相見便要打口鼓直饒說得天雨四花地搖六震怎如一默好

芙蓉覺云二大老發揚家計雖互有所長檢點將來二俱空過我龍淵者裏一夏以來也不開畬種粟也無飽食高眠一味朋携拄杖松根立笑問客從何處來且道是空過是不空過

溈山一日指田謂仰山曰那頭得恁麼高者頭得恁麼低仰曰却是者頭高那頭低溈曰汝不信但向田中立看兩頭仰曰不必中間立亦莫住兩頭溈曰若如是著水看水能平物仰曰水亦無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溈乃休去

龍池微云溈仰父子議論者片田地最初到有些分曉及乎拶到臨末梢頭未免懡㦬而歇且道溈山懡㦬而歇仰山懡㦬而歇若人定當得出要見者片田地高低也不難

溈山謂衆曰如許多人秖得大機不得大用仰山舉問山下一菴主曰山頭和尚恁麼道意旨如何主曰更請舉看仰擬再舉被菴主踏倒仰山歸舉似溈山山呵呵大笑

笑巖寶別溈山云寂子更要一踏麼

南澗問云盡道仰山被菴主一踏殊不知仰山有作賊不犯的手脚菴主雖得便宜未免遭人笑破口脣皮笑巖老漢恁麼道也是只見錐頭利且道山僧與諸老相去多少呵呵大笑

白巖符云者僧鈎錐在手用處敏捷不妨是個慣戰作家或若仰山于更請舉一徧處劈面便掌又作麼生雖然仰山不即恁麼未必即為好心

溈山問仰山曰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仰曰慧寂有個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仰召曰闍黎僧回首仰曰和尚者個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溈曰此是獅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

開先金云諸方盡謂仰山勘破者僧據山僧看來大小溈仰却被者僧一狀領過

南山寶云二老勘驗臨機雖謂快便殊不知總被者僧看破了也

溈山示衆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裏横行聲色裏坐臥始得時疎山仁新到出問曰如何是不落聲色句溈竪起拂子疎曰此是落聲色句溈放下拂子歸方丈疎不契遂辭香嚴嚴曰何不且住疎曰某甲與和尚無緣嚴曰有何因緣不契試舉看疎舉前話嚴曰我有個語疎曰請道看嚴曰言發非聲色前不物疎曰元來此中有人遂囑嚴曰向後有住處某甲却來相見乃去至晚溈問嚴曰問聲色話底矮闍黎在麼嚴曰已去也溈曰曾舉向子麼嚴曰某甲亦曾對他來溈曰試舉看嚴曰某甲向他道言發非聲色前不物溈曰他道什麼嚴曰他深肯某甲溈失笑曰將謂

者矮子有長處元來只在者裏此子向後若有個住處近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

天童華云在今天下覓一個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底正如掘地討天何況更要會他潙山說話雖然切忌鑽龜打瓦

龍翔訢云衆中商量盡道潙山用向上爪牙惜乎疎山失却一隻眼殊不知正是潙山失却一隻眼却被疎山看破中峰恁麼道諸人還甘麼

保寧茂云宗師爲人言不虛發然疎山既不能坐斷舌頭在應菴又豈免隨邪逐惡諸上座山僧者裏放一線道墮在聲色堆中把斷要津一任諸方簡責

揞山量云潙山雖用向上爪牙怎奈鼻孔落在疎山手裏山僧卽不然無事上山行一轉借問客從何處來

贒峰竟云疎山不肯許伊是箇行脚衲僧祇不合向香嚴爛草鞴子裏絆殺若不是潙山老人肘後符靈幾被兩箇擔板漢純置一上

卷第十四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十五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南三

洪州黃檗斷際希運禪師南三百丈海嗣 上堂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與麼行脚何處更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問祇如諸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爲什麼却道無禪師檗曰不道無禪只是無師

仰山寂云鵞王擇乳素非鴨類

五祖戒代僧云謝和尚說得道理好

石門聰云黃檗垂示不妨奇特纔被這僧拶著失却一隻眼

翠巖眞云諸方盡道黃檗坐却者僧又道黃檗被者僧上來直得分疎不下殊不知霧豹澤毛未嘗下食庭禽養勇終待驚人

法昌遇云我要無禪底做國師

徑山杲云且道是醍醐句是毒藥句

天童悟云黃檗大似龍頭蛇尾當時待道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何不和聲便打更若擬議連棒

打出

開先金云黃檗者漢眼空四海因甚被個布衲拶著便見瓦解冰消且道黃檗意作麼生要會麼三盞酒莊公子面一枝花插美人頭

愚菴盂云黃檗一時將個正法眼掲瞎要津坐斷却被個喧酒糟漢一拶粉碎

洞山瑩云黃檗雖則眼蓋乾坤氣吞寰宇要且太煞嘮嚷還有知黃檗落節處的麼良久云險

資福廣云黃檗此語淚出痛腸不知者以爲波駕諸方恁麼則深屈古人也弁山管見略露一班良久云短歌微吟不能長

法雲古云黃檗老漢大似倚勢欺人壓良爲賤饒被者僧一拶便乃眼睛卓朔口裏糢糊雖然如是還知古人落處麼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輾泥沙

黃檗因百丈問甚麼處去來檗曰大雄山下採菌子來丈曰還見大蟲麼檗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檗遂與丈一摑丈吟吟而笑便歸陞堂謂衆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

仰山寂云百丈只解騎虎頭不解把虎尾

五祖戒云百丈大似作賊人心虛黃檗熟處難忘

雲居莊云師資相得針芥相投機鋒互換照用齊行譬如二龍爭珠拏雲攫霧不動波瀾二虎奪食活捉生擒不傷物命有者道百丈無陷虎之機黃檗有超師之作如斯理論刺腦入膠盆以拂子劃一劃云劈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

白巖符云恭謂這漢在草窠裏撥出個三脚蝦蟆便爾向十字街頭誇張賣弄豈大方之識度歟然據山僧看來也只好信他一半

法忍謐云看他父子拳來拳應踢來踢應大似虎驟龍驤令人不可捉摹復乃陞堂告衆是甚好心檢點將來總是有頭無尾

黃檗在南泉爲首座一日齋時捧鉢向南泉位上坐泉入堂見乃問長老甚麼年中行道檗曰威音王已前泉曰猶是王老師兒孫下去檗便捧鉢過第二位

潙山祐云黃檗大似欺敵者亡仰山寂云不然須知黃檗有陷虎之機潙云子見處得與麼長

雪竇顯云可惜王老師只見錐頭利我當時若作南泉待伊道威音王已前便於第二位坐令黃檗者漢一生起不得雖然如此也須救取南泉

雲峰悅云叢林盡道黃檗有陷虎之機南泉具殺虎之用若作與麼說話誠實苦哉殊不知者老賊有年無德喫飯坐處也不依本分若向雲峰門下說甚威音王已前更有十於王老師者總須喫棒趁出

徑山杲云何待問他甚年行道纔入堂見他在主位便捧鉢向第二位坐直饒黃檗有陷虎之機擬向甚處施設

寶華忍云有收有放互換主賓黃檗固是作家不但騎虎頭亦解收虎尾南泉更為好手潙山云欺敵者亡也是火上著油仰山云須知黃檗有陷虎之機大似冷處著把火四大老分疆列土各自稱尊全提則俱全提敗缺則俱敗缺山僧今日將潙仰父子南泉叔姪縛作一團拋向諸人面前了也還有為四大老出氣者麼

愚菴盂云王老師年尊何不退位致使後代兒孫向頭上屙是何道理

靈隱禮云山僧住持事繁無暇為諸子葛藤只將者兩個漢放在語下作個註脚今日莫有坐山僧位者麼若有山僧捧鉢便歸方丈看他作麼生合殺

壽昌存云二大老一等聲應氣求大似埋兵掉鬪檢點將來要且不是好心

西遯超擧潙山欺敵者亡語畢云潙山此語似乎蹉過黃檗殊不知潙山者漢慣於垂鈎所謂借他香餌投青海引得鯢鼇上直鈎仰山道黃檗有陷虎之機此語似乎智過于師檢點將來也是擎將清水祭潮神潙山道子見處得與麼長人都謂深肯仰山不覺滿口稱贊不知潙山手脚更捷卽就仰山之機還用仰山身上後來尊宿將此藥頭往往送入人口而往往當面蹉過或有道當時仰山

因甚無後語向他道再參三十年

黃檗因百丈問運闍黎開田不易檗曰隨衆作務丈曰有煩道用檗曰爭敢辭勞丈曰開得多少田檗將钁築地三下丈便喝檗掩耳而去

溈山喆云黃檗開田功不浪施百丈住持令不虛行

瑯琊覺云百丈一喝可謂垂絲於萬丈潭中黃檗掩耳獨犇於千峰頂上

黃檗行脚在洪州開元寺偶裴相國休公到見壁間畫像問院主曰壁間是甚麼像主曰高僧眞儀公曰眞儀可觀高僧何在主無對公曰者裏有禪師否主曰近有一僧投寺頗似禪者公遂請相見舉前話問曰眞儀可觀高僧何在檗朗聲曰裴休公應諾檗曰在甚麼處公於言下領旨

徑山杲云裴公將錯就錯脫盡根塵黃檗信口垂慈不費心力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雖然如是黃檗只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今日大資相公或問雲門眞儀可觀高僧何在雲門亦召相公相公若應諾雲門卽向道今日堂中特請供養

天寧琦云裴相國道高僧何在分明換卻眼睛黃檗更召相公剛把鉢盂安柄老妙喜與人錯下註脚便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蹉過了也天寧則不然亦召相公相公應諾劈脊便棒免教者漢向死水裏渰殺

博山來云黃檗雖因風吹火用力不多檢點將來只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

黃檗因遊天台路逢一僧如舊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植杖而立僧率同渡檗曰兄要渡自渡僧乃褰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檗曰咄者自了漢我早知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眞大乘法器我所不及

慧雲盛云黃檗有膽無心放過者僧見他渡去好向道你只解恁麼去不解恁麼來待其渡來拈拄杖痛與一頓

黃檗一日揑拳曰天下老和尙總在者裏我若放一

線道從伊七縱八橫若不放過不消一揑便問放一線道時如何檗曰七縱八橫曰不放過不消一揑時如何檗曰普

雲門偃因僧問如何是七縱八橫偃云念老僧年老如何是普偃云天光同照如何是天光同照偃云鵒觜少人知

黃檗示衆自達磨大師到中國惟說一心惟傳一法以佛傳佛不傳餘佛以法傳法不說餘法法即不可說之法佛即不可取之佛佛乃是本源清淨心也

瑞巖慍云黃檗將達磨大師鼻孔出氣將謂無人檢點山僧不是抑他威光祇要家平戶帖

黃檗因裴相國捧一尊像跪請曰乞師安名檗召裴休公應諾檗曰與汝安名竟公乃作禮曰謝師安名

雪竇顯代休當時便喝

徑山杲云裴公黃檗可謂如水入水似金博金雖然如是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今日蔡郞中或捧一尊像請雲門安名即向道淸淨法身毗盧遮那佛若云謝師安名更向道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天寧琦云裴公捧像黃檗安名冷地看來如阿家教新婦相似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妙喜既不能坐斷未免隨例顛倒便喚作淸淨法身毗盧遮那佛周人以栢殷人以栗

黃檗因南泉問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檗曰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始得泉曰莫便是長老見處麼檗曰不敢泉曰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誰還檗休去

雲峰悅云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

徑山杲云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

天寧琦云又是得便宜又是落便宜

愚菴盂云老僧則不然南泉還漿水錢黃檗償草鞋錢不見道賊是小人智過君子

黃檗因六僧新到五僧作禮一僧提起坐具作一圓相檗曰我聞有一隻獵犬甚惡曰尋羚羊聲來檗曰羚羊無聲到汝尋曰尋羚羊跡來檗曰羚羊無跡到汝尋曰尋羚羊蹤來檗曰羚羊無蹤到汝尋曰與麼則死羚羊也檗便休去明日陞座曰昨日尋羚羊僧

出來僧便出檗曰昨日公案未了老僧休去你作麼生僧無語檗曰將謂是本色衲僧元來祇是義學沙門連棒打出

雪竇顯云只如聲響蹤跡既無獵犬向甚處尋逐莫是絕聲響蹤跡處見黃檗麼諸禪德要明陷虎之機也須是本分衲子

古南門云黃檗鉤頭有餌者僧隨鉤直上雖然既為獵犬因甚羺羊到面前也不識若是個漢待黃檗云羺羊無聲到汝尋便把住云者老漢原來只在者裏恁麼則稍有衲僧氣息黃檗縱有陷虎之機又向甚處施設

龍華體云雪竇龍頭蛇尾帶累黃檗墮在聲跡坑穽當時者僧若是個本分衲子待道羺羊無聲到汝尋便好云不勞再勘拂袖便出直饒黃檗通身是眼也鑑伊不得

保福達云與麼答話大似酒後當時接臨濟的甚處去也不妨令人疑着乃曰昨日公案未了老僧休去你作麼生龍頭蛇尾漢好與者僧一狀領過

福州長慶大安禪師南三百丈海嗣住大溈時號懶安室中每問僧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疎山仁聞特入嶺請益值慶泥壁次便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豈不是和尚語慶曰是山曰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慶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丈山隨後曰某甲三千里賣却布單特為此事而來和尚何得相弄慶喚侍者取錢二百與者上座去且囑曰向後有獨眼龍為汝點破在山後到明招舉前話招曰大溈可謂頭正尾正祇是不遇知音山亦不契猶問曰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招曰却使溈山笑轉新山於言下大悟乃曰溈山元來笑裏有刀

開福寧舉有句無句語了良久云會麼深秋簾幙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

天目禮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坐斷千差毒蛇當路樹倒藤枯句歸何處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

報恩秀云當時若問萬松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但向道蒼天蒼天為什麼不見道春行冬令

高峰妙云有句無句金烏吞玉兎如藤倚樹瘋馬繫枯樁樹倒藤枯一冬燒不盡句歸何處石虎當途踞呵呵大笑龍頭蛇尾捺倒爛泥裏剛刀不斬無罪之人且道潙山過在甚處乃呵呵大笑下座

杭州大慈寰中禪師南三百丈海嗣 上堂山僧不解答話祇能識病時有僧出慈便歸方丈

報慈遂徵云且道大慈識病不識病此僧出來是病不是病若言是病每日行住不可總是病若言不是病出來又作麼生

雪竇顯云大凡扶樹宗乘須辨個得失且大慈識病不答話時有僧出便歸方丈雪竇識病不答話或有僧出劈脊便打諸方識病不答話有僧出必然別有長處敢有動着大唐天子只三人

黃龍南云可惜放過當時見伊出來劈脊便打待伊知得行棒來處免見千古之下遭人檢點黃龍今日也識病會答話忽有個漢出來掀倒禪牀者裏合作麼生支準諸上座請代一轉語看

翠巖芝云者僧纔出大慈便歸方丈並無個道理什麼處是識病處如今也須子細

天童覺云大慈雪竇二俱作家要且祇顧目前不防脚下或有個不識好惡不問東西底漢出來便掀倒禪牀直饒你全機大用祇恐着手脚不辦正當恁麼時還有識病底眼麼

保寧茂云大慈只好依方修合自病却難下藥

南堂欲云雪竇可使千古流芳要且未得勦絕若據山僧見處直須打了拖出何故大海不宿死屍

愚菴盂云不是者僧怎見國手且道者僧是甚麼病我道者問便是還甘麼

古南門云古南亦不解答話祇能識病有僧出但云膏肓之疾不堪醫治大衆動着了也若善承當便是千佛一數

天童忞云大唐天子只三人雪竇太煞肋胸自點諸方必然別有長處布袋裏盛錐子不出頭是好手雖然既已見義不爲非勇如今山僧亦識病不答話設有僧出便乃呵呵大笑若是諸方長處座中儘有江南客

寶壽新云大慈與雪竇非唯識病亦且擅藥餞你盧醫扁鵲也須縮手歸降雖然祇如病犯膏肓作麼生治瞎七瞎八

龍華體云弁山亦不解答話祇是識病待有僧出但向道太歲頭上不要動土纔擬議連棒趁出

白巖符云龍門萬仞雪浪稽天自非擅攫霧拏雲技者到者裏未免點額而歸雖然還識者僧麼

大慈言云性空老漢雖則放去較危收來太速檢點將來總被者僧一狀領過

西山音云山僧不識病祇解答話待有僧出山僧今日牙痛

大慈因趙州問般若以何爲體慈曰般若以何爲體州呵呵大笑而出明日州掃地次慈却問般若以何爲體州下掃箒拊掌大笑慈便歸方丈

雪竇顯云前來也笑後來也笑笑中有刀大慈還識麼直饒識得也未免喪身失命

溈山喆云纔見呵呵大笑便與一掌明日問待伊大笑又與一掌大慈若下得者兩掌可謂生鐵鑄就風吹不入宗師家一等是搖撼乾坤直教如旱天霹靂萬里無雲轟一聲教他眼目定動豈不俊哉要識趙州大慈麼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謁聖明君

黃龍新云趙州金鍮不辨玉石不分直饒分去也未夢見大慈在

黃龍震云般若非是無體二老不能知般若非是無用二老不能用若也能知能用一言可以截斷衆紛何必再三

南華昺云兩個漢只解掩耳偷鈴不解移風易俗或有問南華般若以何爲體劈脊便打待伊眼目定動却問般若以何爲體靈俐漢忽然躍着必定自知落處

古南門云雪竇與賊過梯古南則不然前來也笑後來也笑明眼衲僧分疎不下忽有個漢出來道古南也是與賊過梯直向道還我刀來

大慈因僧辭問甚麼處去僧曰江西去慈曰我勞汝一段事得否曰和尚有什麼事慈曰將取老僧去得

麼曰更有過於和尚者亦不能將去慈便休
洞山价因其僧來舉似前話山實曰闍黎爭合恁麼道僧曰和尚作麼生山曰得
法眼益別僧云和尚若去某甲提笠子
汾陽昭代慈云知汝力微
淨因成云者僧可謂擔頭不泊蠅是則固是要且只是個孤生獨死漢
天童覺云大慈合伴不著者僧不如獨行也須是恁麼始得直饒大慈古佛也不奈者擔板漢何且道者漢別有什麼長處
寶壽方別僧云某甲無者閑氣力

大慈示衆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
洞山价云說取行不得的行取說不得的
雲居膺云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行路不行不說時合行甚麼路
洛浦安云行說俱到則本分事無行說俱不到則本分事在

天童覺云絕是非沒蹤跡相逢不識面識面不相逢諸尊宿各有長處如今舌頭上無十字關脚跟下無五色線要行便行要說便說若有人問長蘆如何是要行便行向伊道步如何是要說便說向伊道啊
廣胤標云者一夥漢一期拈弄各逞已見於唱教門中足可稱尊若到祖師門下各喫拄杖有分在雖然點石化爲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南三百丈海嗣） 僧參田打一拄杖僧近前把住拄杖田曰老僧適來造次僧却打田一拄杖田曰作家作家僧禮拜田把住曰是闍黎造次僧大笑田曰者個師僧今日大敗也
鼓山賢云平田伸縮安閑自是慣戰老將者僧前倨後恭遭他活陷眞個弄巧成拙雖然今日討者師僧亦不可得

廣州安和寺通禪師（南三百丈海嗣） 仰山作沙彌時一日喚寂子與我將牀子來山將到和曰却送舊處著山從之和復召慧寂山應諾和曰牀那邊是什麼物山曰

枕子和曰者邊是什麼物山曰無物和復召慧寂山應諾和曰是什麼山無對和曰去

高峰妙云潦倒安和用心不臧仰山命蹇爲魅所著山僧恁麼道也是逆風秉炬

洪州百丈法正禪師（南三百丈海嗣）嘗誦涅槃經不言姓名時呼爲涅槃和尙一日謂衆曰汝等與我開田我爲汝說大義衆開田了禮拜曰請和尙說大義丈乃展兩手衆罔措

潙山喆曰百丈說大義可謂今古罕聞光前絕後大潙即不然但向道開田勞力請歸堂歇教他天下衲僧亡鋒結舌何故鶴有九臯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廣教玉云百丈可謂將金彈子博他泥彈子雖然剖腹剜心未免釘椿搖櫓山僧今日領衆開田大衆請說大義但與唱個村田樂不特爲兄弟釋煩慰勞要令天下衲僧個個解黏去縛且道是何節拍擊拂子云久立珍重

趙州從諗禪師（南三南泉願嗣）因南泉上堂州出問明頭合暗頭合泉便下座歸方丈州曰者老漢被我一問直得無言可對首座曰莫道和尙無語好自是上座不會州便與座一掌曰者一掌合是堂頭老漢喫

五祖戒云正賊走了邏贓人喫棒又云南泉當斷不斷返招其亂

雲居舜云諸人作麼生會有底道首座落他綣繢與麼會又爭得山僧道趙州大似傍若無人

趙州遊方時到臨濟纔入門洗脚次濟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恰值山僧洗脚濟近前作聽勢州曰會即便會啗啄作甚麼濟便歸方丈州曰三十年行脚今日錯爲人下註脚

法雲秀云衆中商量道趙州不識臨濟作賊却爲他下個註脚臨濟當時作聽勢何不劈耳便掌若恁麼何曾夢見趙州識得臨濟殊不知兩個盡是老賊須知一個好手敢問諸人那個是好手具眼者辨取

教忠光云臨濟有驗人眼趙州又飽叢林等閒略露風規自然頭正尾正還會麼若不得流水還應

過別山

趙州因侍者報大王來也州曰萬福大王者曰未到在州曰又道來也

黃龍南云頭頭漏洩罕遇仙陀侍者只解報客不知身在帝鄉趙州入草求人那覺渾身泥水

徑山琇云侍者報客不知客是何人趙州蝦為子屈不覺打失眼睛且道徑山恁麼批判又且如何巡人犯夜

愚菴盂云侍者虛報君情趙州望敵輕進直得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龍海上駕山來

佛日晳云趙州古佛猶作者般去就山僧即不然今日御駕親臨設有侍者報和尚萬歲來也便與劈面掌云莫誑山僧好何故天威不違顏咫尺何嘗少間至尊前

白巖符云趙州費盡鹽醬勞而無功侍者黃袍加身承當未敢二者俱不濟事則且置祇如道萬福大王者裏合作麼生始堪與趙州相見

趙州因臺山路上有一婆子凡遊臺僧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僧纔行三五步婆曰好個師僧又恁麼去有僧舉似州州曰待我去勘過明日州便去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州便行婆曰好個師僧又恁麼去州歸院謂衆曰臺山婆子我為你勘破了也

報慈遂徵云前來僧也恁麼道後來趙州去也恁麼道且道甚麼處是勘破婆子處又云非唯被趙州勘破亦被者僧勘破

雪竇顯云還知天下衲僧出者婆子圈繢不得麼

瑯琊覺云大小趙州去者婆子手裏喪身失命雖然如此錯會者多

寶峰文云大小趙州若檢點來也好喫婆子手中棒且道趙州過在什麼處若檢點得出方解不受人瞞歸宗門下莫有不受人瞞底麼喝一喝下座

溈山喆云天下衲僧只知問路老婆要且不知脚下泥深若非趙州老漢怎顯汗馬功高

仰山欽云錯婆子心肝趙州五臟一揑揑碎撒在諸人懷裏了也且道是有勘破無勘破良久云錯

會者多

高峰妙云諸方判斷盡道趙州勘破婆子若據高峰見處正是婆子勘破趙州且道以何爲驗以手指云驀直去

瑞巖慍云婆子如蟲禦木偶爾成文趙州見義勇爲翻成特地諸人還會麽雲收雨霽長空濶一對鴛鴦畵不成

笑巖寶云婆子率快平生只得一橛趙州慣能勘辨放過當陽當時纔見道好個師僧又恁麽去但只鼓掌呵呵大笑而踏不獨與天下行脚衲僧增銳亦使者婆子向去別有生涯

愚菴盂云者婆子學得個紅綿套索底法兒不知陷害了多少良民不期撞著個魯智深華和尙人在他圈繢裏打個筋斗跳出來者婆子直得無計可施且那裏是趙州打筋斗處

弁山音云且道那裏是趙州勘破處只爲梅花寒未徹故來霜上又加雪凍開平地起龜文連累靑山迸白血

育王雪云婆子勘破趙州作家始終作家趙州勘破婆子鈍置遞相鈍置且道其中入又作麽生良久云負恩者多

崇慶古云趙州撈嶮崖句婆子施陷虎機雖則二俱作家未免傍觀者哂

義山訥云臺山大路今古平夷無端被者婆子添土添沙高下成跡趙州雖能高處高平低處低平檢點將來怎奈反成坑塹

西遯超云先輩大老有謂趙州問臺山路時婆子不應與那僧一例而答此是婆子失機處故被趙州勘破如此判斷恐趙州叫屈愚菴老人問趙州勘破婆子意旨如何超云火燒牛尾有雷無雨老人云未在更道超云重陽服甘菊到老眼不花

東塔熹云趙州者漢大似假虞伐虢惜山僧不預其會當時若見伊說勘破了也但對云和尙今日亦被大衆勘破管教趙州者漢無殺合在

本覺微云有者道婆子被趙州勘破有者道趙州被婆子勘破殊不知趙州婆子總被者僧勘破且

道節文在什麼處以拄杖一畫云路從平處險人
向靜中忙
四祖湜云盡謂臺山婆子被趙州勘破殊不知趙
州却被婆子勘破且道勘破在什麼處
□□潤云大小趙州於婆子手裏納敗却來者裏
拔本當時潤上座若在待道我爲汝勘破了也但
把火照看者老漢面皮厚多少
趙州因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州曰鎭州出
大蘿蔔頭
愚菴盂云要見南泉則易見趙州則難要見趙州
則易見蘿蔔頭則難還有要見蘿蔔頭者麼請來
與老僧相見老僧賣身供養他不見道拾薪設食
乃至以身而爲牀座
勝法法云趙州古佛得南泉平常之道等閑拈出
不妨塞斷天下人口檢點將來猶是鼓粥飯氣今
日有問新勝法親見磬山是否山僧但驀頭與伊
一棒何故聻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東塔熹云鐵壁銀山截斷衆流不無他趙州者漢
然要且只明陷虎機無出身路設有問山僧聞和
尚親見龍池是否但對道問話即得禮拜了退
青龍操云趙州塞者僧口則得塞天下人口則難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十五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十六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南三

趙州因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曰喫粥了
也未曰喫粥了也州曰洗鉢盂去僧大悟
雲門偃徵云且道有指示無指示若言有趙州向
伊道個甚麼來若言無這僧因甚悟去
雪竇顯云我不似雲門爲蛇畫足直言向你道問
者如虫禦木答者偶爾成文然雖與麼瞎却衲僧
眼作麼生免得此過諸仁者要會麼還你趙州喫
粥了未拈却這僧喫粥了也雪竇與你拄杖子歸
堂

雲峰悅云雲門與麼道大似爲黃門栽髭與蛇畫足山僧則不然這僧恁麼悟去入地獄如箭射

黃龍心云雲門雪竇雖善鋤强輔弱捨富從貧要且不能安家立國乃問僧你朝來亦喫粥亦洗鉢而今是迷是悟僧禮拜起龍喚近前云我有一柄拂與汝歸堂

龍門遠云山僧今日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只是不悟既是善知識爲甚麼不悟還會麼豈可喚鐘作甕終不指鹿爲馬善人難犯水銀無假冷地忽然覷破管取一時放下

開福寧云大衆且道那裏是這僧悟處還委悉麼幾般雲色出峰頂一樣泉聲落檻前

徑山杲云雲門大似阿修羅王托動三有大城諸煩惱海隨後喝云寱語作麼復云雲峰雖善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爭奈蹉過雲門何又云趙州與這僧若不得雲門一生受屈而今諸方有一種瞎漢往往盡作洗鉢盂話會了

天寧琦云諸仁者見雲門則易見妙喜則難諸訛在甚麼處劒去久矣爾方刻舟

雲居莊云趙州以楔出楔雲門看樓打樓這僧悟去還有勘破處也無良久云風不鳴條雨不破塊

古南門云住住雪竇但知雲門無蛇畫足自亦未免靈龜曳尾忽若總拈過時如何瞎

愚菴盂云趙州向蝎瓮裏蹲踞雲門入蛇阬中坐臥雲峰向虎牢裏遊戲蝎不能螫蛇不能毒虎不能措其爪牙果然妙手據山僧判斷趙州也無洗鉢盂話雲門縱有畫蛇之筆向甚處添足還是雲峰入地獄這僧入地獄拍案一下云山僧今日將三大老頂相光明神通妙用拈向諸人面前漆桶不快若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喝一喝云萬山紫翠烟嵐裏濃淡浮沉畫不成

東明際云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就裏知音本無忌諱阿呵呵會也未腳頭腳底任縱橫長安風月何足貴

淸化嶾云一個裙拖地一個褲更長雖然這僧悟去也只會得個奴兒婢子邊事

佛日智云大慧道諸方拈掇甚多下註脚亦不少未嘗有一人分明說破妙喜今日為諸人分明說破喫粥了便洗鉢盂且道還曾指示無黑豆從來好合醬比丘尼定是師姑這大慧老漢牙如劒樹口似血盆原來只在這裏洗鉢盂話何曾說得破隆安今晚不惜唇齒為汝諸人分明說破喫粥了便洗鉢盂趙州東壁掛葫蘆拈得鼻好打失口遼磨不是老臊鬍

本覺徽云大小趙州鼓粥飯氣這僧悟去也是刺腦入膠盆

趙州到黃檗檗見來便閉却方丈門州乃把火於法堂內𠮟曰救火救火檗開門捉住曰道道州曰賊過後張弓

保福展云黃檗有頭無尾趙州有尾無頭

五祖戒云黃檗只會買賤不會賣貴趙州因禍致福

雪竇顯云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忽有個衲僧問笑個甚麼笑賊過後張弓

南堂欲云重門擊柝黃檗過於隄防嚙鏃破關趙州慣得其便雖然兩不相傷笑破雪竇鼻孔

古南門云雪竇好一笑祇是不合隨趙州語脉走畢竟如何賊賊

雲溪挺云一個開門入盜一個把髻投衙惹得黃口小兒笑破嘴脣皮

趙州與侍者文遠論義曰鬬劣不鬬勝勝者輸胡餅遠曰請和尚立義州曰我是一頭驢遠曰我是驢胄州曰我是驢糞遠曰我是糞中虫州曰你在彼中作麼遠曰我在彼中過夏州曰把將胡餅來

五祖戒云禍不單行

瑯琊覺云趙州文遠也是蕭何置律

徑山杲云文遠在驢糞中過夏面赤不如語直趙州貪他少利贏得箇胡餅撿點將來也是晉州人送賊畢竟如何鵞王擇乳素非鴨類

天童覺云高高標不出低低望不及眼自爭先得籌因打結贏

天寧琦云當時文遠待趙州道我是一頭驢便好

道輸却胡餅了也老漢取餅就手奪得便行

寶華忍云文遠勝裏輸明輸暗勝趙州輸裏勝明勝暗輸纔勝即輸輸即勝算來胡餅都無分而今拈出大家看動着些兒成話柄咄

演教汾云趙州只知貪程不覺錯路文遠雖輸果餅未免暗得便宜山僧與麼道具眼者辨取

趙州外出路逢一婆子乃問什麼處去婆曰偷趙州笋去州曰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便與州一掌州休去

雪竇顯云好掌更下兩掌也無勘處

五祖演云趙州休去作麼生商量白雲露箇消息貴要諸人共知婆子雖行正令一生不了趙州被打兩掌跤定牙關婆子可謂去路一身輕似葉趙州高名千古重如山

南堂欲云將謂胡須赤更有赤須胡

龍池傳云且道趙州休去是肯伊是不肯伊

古南門云趙州今日小出大遇

南山寶云這兩個漢都來病入膏肓雖針藥有所不能救若人撿點得出許伊具一隻眼

圓照森云還識趙州老漢麼雲縷縷風絮絮寄言行路兒莫上山頭去

甌峰承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

白巖符云這婆子不惟竊笋亦且弃竹而歸可謂偷天手段不讓蹻跖然趙州休去又豈止偷天而巳

趙州一日於雪中倒臥曰相救相救有僧便去身邊臥州便起去

翠巖芝云此僧在趙州圈繢裏還有人出得麼

天童華云這僧如虫禦木要見趙州天地懸隔有般瞎漢便道山僧扶强不扶弱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喝一喝

勝法法云這僧只顧救人不解自救

趙州到道吾纔入堂吾曰南泉一隻箭來也州曰看箭吾曰過州曰中（有本作茱萸非也今依會元）

雪竇顯云二俱作家葢是道吾趙州二俱不作家箭鋒不相拄直饒齊發齊中也只是個射垜漢

報慈遂云且道二大老相見還有優劣也無若撿點得出許你於中字上有個入處

古南門云趙州道吾露個爪牙不枉同條雖然祗如雪竇道直饒齊發齊中也只是個射垛漢是肯伊是不肯伊還會麼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擊禪牀一下

明招補云好手手中呈好手則不無趙州然在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又作麼生

趙州因見僧掃地乃問與麼掃還潔淨也無曰轉掃轉多州曰豈無撥塵者曰誰是撥塵者州顧視曰會麼曰不會州曰問取雲居去僧後問雲居如何是撥塵者居曰者瞎漢

古塘□云二老當斷不斷致使這僧轉掃轉多山僧則不然待云誰是撥塵者便接過掃帚痛與一頓爲甚如此不見道爲人須爲徹

趙州見文遠侍者在佛殿禮佛州以拄杖打一下曰作甚麼遠曰禮佛也是好事州曰好事不如無

中峰本云文遠云禮佛也是好事不妨頑軟趙州云好事不如無話墮了也要知趙州老人話隨處麼待伊磕破腦門卽向你道

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僧曰上從諸佛下及螻蟻皆有佛性狗子因甚麼却無州曰爲伊有業識在又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有僧曰既有爲什麼入這皮袋裏來州曰爲伊知而故犯

翠巖芝云說有說無兩彩一賽如今作麼生

高峰妙云大小趙州拈出一粒巴豆子攪亂衲僧肚腸設有吞吐得者亦不免喪身失命何故急急

博山來云道有道無靈鋒橫握盡大地人向趙州手裏乞命有分惟不踏石橋者不在其限爲什麼剛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

愚菴盂云這僧好似個遼東賣豬漢得一白頭豬以爲奇貨到淮南來不覺慙惶無地趙州老漢好似美髯公慣使拖刀計不出常策若是山僧則不然有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我則向他道蟈斯吞蝦蟆

白巖符云趙州這漢等閒出一言是返魂香起死

迴生只在片時是鴆毒酒失身喪命只在片地且道為甚得如此利害當甚久云還他肘後有靈符

趙州因南泉曰今時人須向異類中行始得州曰異即不問如何是類泉以兩手托地州近前一踏踏倒却向涅槃堂裏叫曰悔悔泉令侍者問悔個甚麼州曰悔不更與兩踏

白巖符云路當窮處不解轉身鋒到銳時欠於趨避總是墮身死漢南泉父子可謂善轉身矣善趨避矣然細撿將來尤欠一着且道那裏是他欠一着處

天井新云南泉欠趙州一着趙州輸南泉一機作麼生會千年故紙好合藥

趙州示衆老僧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致將一問來時有僧出禮拜州曰比來拋磚引玉却引得箇墼子

保壽沼云射虎不真徒勞沒羽

法眼益舉問覺鐵嘴此意如何覺云如國家拜將乃問甚人去得或有人出云某甲去得須云汝去不得眼云我會也

報慈遂云甚麼處却成墼子去叢林中道纔出來便成墼子秖如每日出入行住坐臥不可總成墼子且道這僧出來具眼不具眼

光孝覺因長慶問那僧纔出禮拜為什麼便將為墼子孝云適來那邊亦有人恁麼問慶云向伊道什麼孝云亦向伊道比來拋磚引玉却引得箇墼子

雪竇顯云靈俐漢纔聞舉着便知落處然雖如此放過覺鐵嘴夫宗師家語不虛發出來必是作家因甚麼拋磚引墼諸禪德要識趙州麼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昭覺勤云諸方盡道趙州得逸羣之機一期施設不妨自在這僧要擊節扣關閃電光中卒着手脚不辨覺鐵嘴能近取譬不墜宗風法眼有通方鑑才便知落處敢問諸人既是宗師為甚麼拋磚只引得箇墼子

白巖符云覺公錯下名言法眼隨語生解且置一

邊趙州以勢欺人放過不可當時這僧出來便與
掀倒禪牀看他作何合煞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咬人師子州曰歸依佛歸依法
歸依僧莫咬老僧

天寧琦云這僧也只是個喋屎狗爲甚麼趙州一
見便撒屎彩奔颺家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州
曰曾有人問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

雪竇顯云識語不能轉死郤了也好與二十棒這
棒須有分付處若辨不出且放此話大行

古南門云趙州答話深辨來風雪竇道識語不能
轉死郤了也好與二十棒古南道無端無端又道
這棒須有分付處若辨不出且放此話大行古南
道個瞎若人辨得管取丹霄獨步

愚菴盂云趙州古佛尚且經及五年道不得何況
其餘你們只管亂開大口時旁僧哂之余乃打三
下曰學似明眼人看

趙州到百丈丈問近離甚處州曰南泉丈曰南泉近
日有何言句州曰未得之人直須悄然丈便喝州作
怕勢丈曰大好悄然州乃作舞而出

瑯琊覺云趙州老人向獅子窟中換得爪牙

昭覺勤云作家相見彼此難構茫然悄然進前退
後捏不成塑不就大路不行草裏走

天童忞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然二人賊漢之中
有一正賊有一草賊若定當得出許你是個漢子
不然總須著賊

趙州問座主講什麼經主曰涅槃經州曰問一段義
得麼主曰得州以脚向空趯一趯吹一吹曰是什麼
義主曰經中無此義州曰脫空謾語漢此是五百力
士揭石義也不識

老宿代講主云和尚謾某甲謾大衆

雪竇顯別云和尚慣得其便

趙州問僧發足何處曰雪峰州曰雪峰有何言句示
徒曰尋常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汝等諸人
向甚處屙州曰闍黎若回寄箇鍬子去

瑯琊覺云衆中有云寄鍬子去埋郤雪峰若道寄

鉢盂去便說盛粥飯用狂解夢見作麼商量不是僧繇手謾說學丹青

淸化𢡟云當時可惜不遇作家若是山僧見道闍黎若回寄箇鍬子去便云不將去他若問爲什麼不將去和尚這裏少他不得

趙州到雲居居曰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州曰什麼處是從諗住處居曰山前有箇古寺基州曰和尚自住取又到茱萸萸曰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州曰什麼處是從諗住處萸曰老老大大住處也不知州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卻被驢子撲

雲居錫云甚麼處是趙州被驢撲處

溈山喆云雲居茱萸爲人猶如爲巳爭奈趙州不入這綣繢然雖如是不得雪霜力焉知松栢操

大溈泰云二老只解把住不解放行趙州只解放行不解把住撿點將來未爲全美且雙放雙收一句作麼生道畢竟水須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

趙州問僧曾看法華經麼曰曾看州曰衲衣在空閑假名阿練若誑惑世間人汝作麼生會僧擬禮拜州曰汝披衲衣來麼曰披來州曰莫惑我曰作麼生得不惑去州曰莫取我語

雪竇顯云大小趙州龍頭蛇尾諸人若能辨得便乃識破趙州如或不辨個個高擁衲衣莫惑翠峰好

古南門云雪竇也是繩上生蛇揑目自惑且問諸人只如趙州恁麼問這僧恁麼答還是這僧惑趙州趙州惑這僧當時要得不惑待伊問汝披衲衣來麼但云和尚眼中不可著屑

趙州在井樓上打水次見南泉過乃抱柱懸脚曰相救相救泉遂向踏梯上打曰一二三四五州少頃卻具威儀上方丈曰適來謝和尚相救

昭覺勤云一人將錯就錯一人看樓打樓雖然如是父爲子隱直在其中

徑山策云趙州懸羊賣狗南泉有年無德作這去就當時只好拽翻梯子教這漢一生蹭蹬還知麼養子方知父慈

西山音云王老師若不將錯就錯趙州這漢幾乎

懸殺

趙州問新到曾到此間麼曰曾到州曰喫茶去又問一僧曾到此間麼曰不曾到州曰喫茶去院主問和尙爲甚曾到也喫茶去不曾到也喫茶去州喚院主主應諾州曰喫茶去

保福展云趙州慣得其便

鏡淸怤擧問僧云汝作麼生會僧便去淸云邯鄲學唐步

雪竇顯云這僧不是邯鄲人爲甚學唐步若辨得出與汝茶喫

靑龍斯云趙州老漢通身爲人不免被院主看破

趙州因僧辭州問甚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州豎拂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擧曰與麼則不去也州曰摘楊花摘楊花

徑山杲云有佛處不得住生鐵秤鎚被蟲蛀無佛處急走過撞著嵩山破竈墮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擧兩個石人相耳語恁麼則不去也此語已徧天下摘楊花摘楊花唵摩尼達哩吽嚩吒

天童覺云沉空滯跡犯手傷鋒俱未是衲僧去就直須不入人行市不上他牀榻正不立立偏不附物方能把住放行有自由分

薦福逸云趙州說話如巫師祭鬼相似眞實懇切要令病人當下安樂末後一道神呪雖然靈驗爭奈救這僧不得

天寧琦云妙喜老祖唱之於前天寧遠孫和之於後門前種萵苣萵苣生火筋火筋開蓮花蓮花結木瓜木瓜忽然顚落地撒出無限無限芝麻何也且要入拍

寶壽新云斬新鐵蒺藜直透兩重關欲透兩重關嶺頭依舊月彎彎

趙州聞沙彌喝參乃向侍者曰教伊去侍者纔教沙彌去沙彌便珍重州向傍僧曰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

雲居錫云什麼處是沙彌入門侍者在門外這裏會得便見趙州

趙州因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州曰老僧祗管看

雪竇顯云看即不無爭即不得且道扶這僧扶趙州

雲居莊云爭者不得得者不爭趙州只管看要且不失珠

古南門云爭即不無看即不得且道珠在甚麼處

趙州到一庵主處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州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便去又到一庵主處問有麼有麼主亦豎起拳頭州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禮拜

姜山愛云趙州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雲居舜云趙州當時甚生意氣雖然如是要且鼻孔在二庵主手裏

龍門遠云庵主一等豎拳趙州因甚肯一個不肯一個且道得失在甚麼處要識趙州麼拍禪牀左邊一下要識二庵主麼拍禪牀右邊一下還有撿點得出者麼叚久云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

溈山果云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為什麼肯一個不肯一個這裏見得透釋迦不先彌勒不後坐斷要津天長地久苟或不然月庵為你下箇註脚叚久云若不如是爭知如是

昭覺勤云佛祖命脈列聖鉗鎚換斗移星驚天動地有般漢未出窠窟只管道舌頭在趙州口裏殊不知自已性命已屬他人若能提向上綱宗與二庵主相見便可以定龍蛇別緇素正好著力這般趙州落處麼切忌顢頇

萬峰藏云可惜趙州不過三峰老漢當時若見與麼揑怪便與對衆三十拄杖趁出院免得天下人論量

通玄奇云二庵主懷藏至寶以待其人趙州更是大海經商開價罕有人識

明果淳云趙州慣做白拈賊不消庵主一箇拳頭口欵盡供了也雖然且道二庵主還識趙州麼

西遯超云盡道二庵主本無優劣趙州無風與浪惑亂人一上料掉沒交涉又謂趙州權衡在手抬搦任意借庵主拳頭顯自家作用這便是趙州自贊殺活縱奪處亦料掉沒交涉還有知趙州落處者麼咄蓮華峰一條拄杖子未放你在

雲庵悅云水淺不是泊船處言中有響能縱能奪便禮拜句裏藏鋒老趙州可謂用盡神通二庵主善能坐觀成敗如今有般無主孤魂不具透關眼乃只管較得較失不惟蹉過古人亦且埋沒自已明眼見那禁一笑還委落處麼大冶精金應無變色

東塔熏云兩個擔板漢坐觀成敗帶累老趙州淨地喫交

理安洸云權衡佛祖龜鑒宗乘須是趙州直捷擔荷不負來機還他庵主既同豎一拳頭因甚有恁麼有不恁麼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蓮栴葉云趙州著綳草鞋到處行脚不怕疑殺人乃向二菴主手裏納敗闕顧左右云且道甚處是趙州納敗闕處兩行孤鴈撲地高飛一對鴛鴦池邊獨立

趙州因僧問道人相見時如何州曰呈漆器

雪竇顯云諸禪德還有識趙州底麼出來相共商量若未能辨明大好從頭舉與你點破四九三十

六收

古南門云趙州已是無折合雪竇更添鹽添醬雖然還有識得趙州者麼三生六十劫

靈巖儲云趙州古佛雖是當門只一齒等閒吐露些兒直令人五年分疎不下

趙州因二僧相推不肯作第一座主事白州州曰總教伊作第二座曰第一座教誰作州曰裝香著曰裝香了也州曰戒香定香慧香解脫香

天童華云趙州下一槌不妨驚羣動衆仔細檢點將來也是泥裏洗土塊若是薦福門下不用相推第一座也有人第二座也有人第三座也有人雖然如是不免從頭註破第一座鐵眼銅睛覷不破第二座陽春白雪無人和第三座眞實身心同達磨且道與趙州是同是別

愚庵盂云趙州著個座元於佛殿位上使天下叢林無敢正座規繩自此一跌直至於今整理不上還有人為法社正紀綱者麼不必相推請來相見如無山僧擯却聖僧去也

趙州到保壽壽見來便背面而坐州乃展坐具壽便起歸方丈州收坐具便下去

保福展云保壽忘頭失尾趙州平地喫撲

趙州因一僧曰某甲從長安來橫一條拄杖不曾撥著一人州曰自是大德拄杖短僧無語

天童悟代僧云某甲罪過不意輕觸和尚

趙州因僧問久嚮石橋到來祇見略彴州曰汝祇見略彴且不見石橋曰如何是石橋州曰渡驢渡馬

城山洽云這僧借事驗主覷視趙州趙州不妨頑軟用白拈手段輕輕按過果然上鈎你道渡驢渡馬是賞他罰他這裏看破一生參學事畢不然喫水也須防噎

趙州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眞佛屋裏坐

徑山杲云趙州和尚吐心吐膽恁麼告報了也還有知恩報恩者麼便下座

仰山欽云揭示如來正體發明向上宗猷趙州固是好手只是不合強生節目雪崖見處又且不然金佛度爐木佛度火泥佛度水眞佛咄切忌話墮忽有個漢出來道你恁麼說正是強生節目拍膝一下云將謂無人證明

天界盛云大小妙喜不識好惡盡大地人被趙州剗了眼睛鼻孔將個無位眞人推下萬丈深坑至今求出頭不得徑山今日爲伊出隻手救拔去也金佛須度爐木佛須度火泥佛須度水眞佛不許他在黑山下作鬼家活計直教劒刃上行火燄裏走入生死流闢聖凡路顯全機大用向如意頭上縱橫無礙去也會麼換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手眼更須參

趙州示衆曰老僧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爐頭有一則無賓主話直至於今無人舉著

淨慈聞云森羅萬象明暗色空日夜舉揚趙州古佛不是不知只爲貪程太速

白巖符云者裏也有一則無賓主話山僧三十年前未發意行脚時早已舉示諸人了也是汝諸人還記得麼趙州三十年無人舉著白巖未發意行

脚時早已舉示且道早已舉示底是無人舉著底是若言無人舉著底是錯過白巖若言早已舉示底是錯過趙州直饒你二俱坐斷中亦不存更要問你喚什麼作無賓主話擬議不來痛棒打出

瓶山謙云趙州祇知賣弄殊不知未開口前早落賓主行隊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十六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十七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南三

趙州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州曰我亦不知僧曰和尚既不知為甚道不在明白裏州曰問事即得禮拜了退

雪竇顯云趙州倒退三千里

天童覺云這僧也如切如磋不能見機而變趙州也如琢如磨幾乎事不解交眾中祇管道退身有分殊不知盡力提持還體悉得麼焦磚打著連底凍

天童悟云大小趙州大似推惡離已何不與他本分草料

古南門云趙州貴圖本分不知翻成分外雖然不得五丁力鑿叢路不通汝等諸人問甚護惜不護惜並須喫古南棒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

趙州因婆子令人送錢請轉藏經州受財了却下禪牀轉一匝乃曰傳與婆轉藏經已竟其人回舉似婆子婆子曰比來請轉全藏如何只為轉半藏

徑山杲云眾中商量道如何是那半藏或云再遶一匝或彈指一下或咳嗽一聲或喝一喝或拍一拍恁麼見解只是不識羞若是那半藏莫道趙州再遶一匝直饒遶百千萬匝於婆子分上只得半藏設使更遶須彌山百千萬億匝於婆子分上亦只得半藏假饒天下老和尚亦如是遶百千萬億

匝於婆子分上也只得半藏設使山河大地森羅萬象若草若木各具廣長舌相異口同音從今日轉到盡未來際於婆子分上亦只得半藏諸人要識婆子麽良久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天寧琦云這婆子謂趙州只轉得半藏弄假像眞當時何不向禾繞禪牀時會取

車溪冲云諸上座且道那裏是他轉半藏處還會麽五五二十五欲識全藏麽良久云善吉維摩談不到目連鶖子視如盲

寶壽方云諸禪德且道那半藏還曾有人轉得麽山僧今日爲你轉去也良久云如是如是又良久云不是不是

靈隱禮云二人驀拶相逢抑揚一大藏教直得龍吟霧起虎嘯風生若據正眼看來合喫山僧棒在

愚菴盂云趙州既受施利許爲轉藏以不全轉大失所望歷來諸方批判總爲那半藏欲補趙老之不足細算大藏之數却也爭不多了其餘只待星宿劫千佛出世以補之或不能待山僧不惜腕頭氣力代爲一二却也賴下禪牀更不能繞經周匝極是省便分明計取數目更不可謂老僧負汝也

趙州示衆把定乾坤眼綿綿不漏絲毫我要你會你且作麽生會

天童覺云還端的也未直饒你這裏會得七穿八穴我也知你出趙州綣繢不得

寶壽新云漏與不漏虛空著楔會與不會混沌增眉饒你把得定放得開猶未是十成穩當大衆還識乾坤眼麽從來不藉三光力照徹山河萬斛金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道州曰墻外的曰不問這箇道州曰問甚麽道曰大道州曰大道透長安

烏石道云趙州雖然指出分明可惜這僧當面錯過石溪則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道但向他道昨日有人從四安來今朝出廣德去且道與趙州是同是別良久云看脚下

天奇瑞云這僧只解問路不知當面蹉過趙州貪渡行人那防失却船錢

大慈寰云這老漢眞個八字打開分明倜儻其奈這僧當面蹉過今日有人問如何是道向他道富春到天目一百二十里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乃噓一聲

趙州因僧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鎭常靈時如何州曰今朝又風起

徑山杲云今朝又風起鬧處莫插嘴觸著閻羅王帶累陰司鬼

天寧琦云天寧下個註脚也要醉後添杯今朝又風起不必更疑猜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

靈巖儲云今朝又風起老君元姓李寥寥宇宙間極目誰知已喝一喝

趙州因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曰我在靑州做領布衫重七斤

昭覺勤云摩醯三眼一句洞明似海朝宗千途共轍雖然如是更有一著在忽有問蔣山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只對道饑來喫飯困來打眠

仰山欽云大小趙州脚跟下紅線不斷等閒問著便見牽東補西若是道林則不然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劈脊便與三十雖則太煞傷慈要且一時慶快拈拄杖云只今莫有與麼問底麼乃靠拄杖云放過一著

靈隱林云趙州雖則善用太阿截斷這僧舌頭未免自揚家醜靈隱則不然或有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只向他道今日熱如昨日熱

高峰妙云大小趙州拖泥帶水非特不能爲這僧斬斷疑情亦乃賺天下衲僧死在葛藤窠裏西峰則不然今日忽有人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只向他道狗舐熱油鐺

天界盛云要頭斫將去要皮剝將去要心剜將去且喜沒箇法子奈得白拈賊何

東明際云趙州恁麼答話大似熟處難忘山僧則不然設有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但向道大地山河一片雪

金粟元云與麼答話美則美矣只是有些兒汗臭

氣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趙州州曰東門西門南門北門

徑山杲云這僧問趙州趙州答趙州得入一馬還人一牛人平不語水平不流會麼受恩深處宜先退得意濃時便好休

天寧琦云盡這僧神通跳趙州關不過大丈夫漢當衆抉擇未到弓折箭盡卽便拱手歸降何不著一轉語教他納欵去且道著得個什麼語

磬山脩云這僧設個問頭也甚奇怪祇他未會爭敢入虎窟捋虎鬚道他會爭肯恁麼休去

趙州因官人問和尙還入地獄否州曰老僧末上入官曰大善知識爲什麼入地獄州曰我若不入阿誰教化你

福嚴容云趙州老漢手脚不同不唯入水拖人且能面奪旂幟雖然未免露柱勘破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毗盧頂相州曰老僧自小出家不曾眼花

天童華云大小趙州語上偏枯若有問山僧如何是毗盧頂相只對道大的大小的小

天童傑云若向趙州語下見得坐殺天下衲僧若向應菴語下見得走殺天下衲僧華藏又且不然忽有問如何是毗盧頂相只對他道碌磚

趙州因僧問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不壞之性州曰四大五蘊曰此猶是壞底如何是不壞之性州曰四大五蘊

昭覺勤云千尺寒潭徹底清

趙州因僧問三身中那個是本來身州曰缺一不可

義山訥云大小趙州被人一拶直得分疎不下而今若有問義山三身中那個是本來身便起身叉手而立待他眼目定動劈脊便打

趙州因一秀才問佛不違衆生願是否州曰是曰某甲就和尙乞取手中拄杖得否州曰君子不奪人所好曰某非君子州曰老僧亦非佛

義山訥云趙州古佛與奪自由自非過量人未免向是非窠裏走却

海門湧云趙州古佛有齒無德當時何不成人之

美若是海門便兩手授之待擬接劈脊便打不惟
直下使他得出一身白汗慶快平生亦使後來慕
佛之士知我衲僧作用

長沙招賢景岑禪師南三南泉願嗣一夕與仰山翫月次仰
曰人人盡有這個祇是用不得岑曰恰是倩汝用仰
曰你作麼生用岑劈胸與一踏踏倒仰山起來曰囥
你直下似箇大蟲

長慶稜云前彼此作家後彼此不作家乃別云邪
法難扶

保福展云好一箇月只是用力大多被他踏破却
成兩個人人盡道岑大蟲奇特須知仰山有陷虎
之機

德山密云好更與一踏

瑯琊覺云李陵雖好手爭免陷番身

徑山杲云小釋迦有陷虎機老大蟲却無牙齒當
時一踏豈造次驀然倒地非偶爾衆中還有緇素
得二老出者麼良久云設有也是掉棒打月

天寧琦云二大老如斯吐露於建化門頭足可觀
光若是這箇事料掉沒交涉

龍翔訢云一人開關延敵一人埋兵掉鬬若是這
箇事總未夢見在

寶慶法云小釋迦不曾作客勞煩主人恰是倩汝
用便與本分草料直饒戴角猛虎也教倒退三千
里

法忍謐云盡道小釋迦被岑大蟲一捺捺倒殊不
知岑大蟲被小釋迦一坐坐地至今起不得如今
莫有爲伊起得者麼還我大蟲來

長沙因一秀才看千佛名經乃問百千諸佛但見其
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沙喚秀才才應諾沙
曰黃鶴樓崔顥題詩後秀才還曾題也無曰未曾題
沙曰得閒題取一篇好

潙山果云若是個漢纔見長沙恁麼道但云黃鶴
樓要題也不難未審百千諸佛居何國土若下得
這一拶非唯坐斷長沙舌頭亦乃名標青史

昭覺勤云驀刀劈面解辨者何人劈面當胸承當
者有幾若能向奔流度刃疾燄過風處見長沙橫

身爲物去不消一揑其或隨言詮入露布便謂問東答西採轉話頭且喜沒交涉畢竟作麼生是長沙端的處還委悉麼殺人刀活人劍

磬山脩云長沙雖得殺人刀活人劍不無龍頭蛇尾若是山僧則不然待他問聲未絕便喚云秀才他擬應諾遽索云居何國土

雲門信云可惜百千諸佛被長沙和尚埋向一座黃鶴樓裏喚作註解得麼擬入面前不得說夢

天界盛云岑大虫灑食大地皮毛有滴血處可成甘露種族雖然在崇先又且不然待問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但呼云秀才待應諾便向道你好個彩頭一試便中狀元

翠巖喆云長沙古佛雖然善赴來機怎奈措大猶忙有辜鶴樓勝槩今日若有問翠巖百千諸佛未審居何國土但向道碧玉殿流聲浩浩紫金光湧汗淋淋

紫梅周云長沙與麼酬對可謂千佛頂上拈來萬國土中指出雖然也是借手行拳因人施設紫梅則不然有問百千諸佛未審居何國土但對道你今日曾喫飯麼待道不曾便向道不喫却不要肚饑麼大衆且道與長沙相去幾何見之不取思之千里

長沙示衆我若一向舉唱宗乘法堂前須草深一丈

四祖澤云如斯舉唱未當宗乘山僧則不然直使盡大地無寸土更須三十棒何故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大覺昇云何止草深一丈山僧若舉唱宗乘直得盡大地人訕謗不已雖然如是不入驚人浪難逢快意魚

白巖符徵云長沙恁麼道且道意在於何爲復意在入鄽垂手爲復意在孤峰獨宿若辨別得許你與長沙同一眼見同一耳聞辨別不得九間僧堂裏稱禪客黑面老子打你鬼骨臀有日在

長沙因僧問南泉遷化後向甚麼處去沙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未審意旨如何沙曰要騎便騎要下便下

徑山杲云今日有問雲門圓悟老人遷化後向甚麼處去向道入阿鼻大地獄去未審意旨如何飲洋銅汁呑熱鐵丸或更問還救得也無救不得爲什麼救不得是者老漢家常茶飯

天寧琦云若欲報德酬恩須是長沙妙喜忤逆兒孫始得雖然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長沙因僧問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已去沙曰如何轉得自已成山河國土去曰不會沙曰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鄰僧無語沙乃示偈曰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

昭覺勤云得人一牛還人一馬

天童覺云雖然主賓互換要且泥水不分忽然撰轉鼻頭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又合作麼生如今王令稍嚴不許攙行奪市

瑞巖慍云者僧擔一擔矒懂換得一擔湄漏雖然不因夜來鴈怎見海門秋

磬山脩云饒你轉得山河大地歸自已去却是埋沒已靈更饒你轉得自已成山河大地去猶是背

覺合塵總不恁麼且道轉即是不轉即是

長沙一日令僧問同參會和尚曰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曰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沙沙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尺竿頭重進步十方世界示全身僧便問祇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沙曰朗州山灃州水曰不會沙曰四海五湖皇化裏

徑山杲云要見長沙還須更進一步若有人問如何是者一步待我欵欵地與你葛藤

保寧全云妙喜道要見長沙更進一步保寧則不然要識長沙更退一步畢竟如何換骨洗腸重整頭通身是眼更須參

博山來云會公坐殺法身不通凡聖岑老碧天雲外更鬬精華白牛牯觸牧多方死猫兒解弄也活與盲人點眼聾者開聰會公還識痛癢麼

天童忞云徑山保寧二大老一脚前一脚後檢點將來未得歇在要識長沙直須倒却剎竿子始得爲甚如此打破淨瓶無一事杜鵑啼在落花枝

長沙因三聖令秀上座問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沙曰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秀曰不問石頭見六祖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沙曰教伊尋思去秀曰和尚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筍沙默然秀曰謝和尚答話沙亦默然秀回舉似三聖聖曰若實與麼猶勝臨濟七步然雖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聖乃上問承聞和尚昨日答南泉遷化一則語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沙亦默然

昭覺勤云也大奇也大奇長沙畫虎却成貍南泉一去無消息空使行人說是非

南澗問云者則公案汝諸人作麼生斷祇如長沙三處默然汝諸人作麼生會若也會得為我各下一轉語復頌之曰一則南泉遷化語光前絕後古今希大蟲無齒果然別不是親遭不易知

長沙遊山歸至門首首座問和尚甚處去來沙曰遊山來座曰到甚麼處沙曰始從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座曰大似春意沙曰也勝秋露滴芙蓉

雪竇顯云謝師答話

寶壽方云首座若是個漢當時待道始從芳草去又逐落花回便好云和尚此回遊山不易看者漢又當作何去就

長沙因竺尚書來謁乃喚尚書書應諾沙曰不是尚書本命曰不可離却即今祇對別有第二主人沙曰喚尚書作至尊得麼曰恁麼則總不祇對時莫是弟子主人否沙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無始劫來是個生死根本乃示以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

徑山杲云即今祇對者既不是本來人却喚甚麼作本來人良久云我恁麼道且作死馬醫

理安洸云區鑛別金長沙好手妙喜雖是直捷提持要且未能起膏肓之疾如今有般漢奴郎不辨菽麥不分不能出意想窠臼五蘊身田湛道豈有第二人苦哉苦哉若與麼閻老子打算飯錢莫言不道

長沙因皓月供奉問古德曰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夙債祇如師子尊者二祖大師為甚却償債

去沙曰大德不識本來空曰如何是本來空沙曰業
障是

白巖符云玉解連環珠穿九曲須讓他長沙作手若以過量衲僧巴鼻論本分草料猶欠也當時問如何是本來空便與劈頭一棒則千古稱尊又豈止大蟲而已

鄂州茱萸禪師（南泉願嗣）上堂擎起一橛竹曰還有人向虛空裏釘得橛麼時有靈虛上座出衆曰虛空是橛萸便打靈曰萸錯打某甲萸擲竹便歸方丈

雲門偃云矢上加尖有僧云和尚適來與麼道那門云槌鐘謝響得個蝦蟆出來

雪竇顯云若要此話大行直須打了趂出

法雲秀云茱萸只知瞻前者僧不能顧後仔細檢點將來兩個總須喫棒

棲賢諟云且道者僧出來與麼道具眼不具眼茱萸當時便打且道打伊甚麼處試檢看

南堂欲云茱萸空中釘橛靈虛旱地遭釘雪竇不管盡法無民只要話行千古檢點將來總是一隊撩虛漢

天童悟云茱萸當時打者僧果錯不錯若錯爲甚歸方丈若不錯爲甚歸方丈試斷看復云疑殺人

白巖符云一等收放得宜就中茱萸可愛是則是當時被者僧個久知和尚言清行濁又作麼生

茱萸因趙州執杖上法堂從東過西萸曰作甚麼州曰探水萸曰我者裏一滴也無探箇甚麼州以杖靠壁便下去

溈山喆云趙州善能探水不犯波瀾茱萸一滴也無怎奈關防不得

瑯琊覺云勢敗奴欺主年衰鬼弄人

天童華云茱萸一滴也無滔天白浪趙州以杖靠壁不犯清波雖然二老同死同生怎奈山僧未肯放過

理安洸云茱萸墻壍不牢趙州探竿短小檢點將來二俱不了

衢州子湖利蹤禪師（南泉願嗣）於門下立牌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

失命臨濟會下有二僧來參方揭簾湖便喝曰看狗
僧回首湖便歸方丈
雪竇顯云衆中總道者僧著一口著卽著了怎奈
者僧在敢問諸人子湖狗著者便死因什麼者僧
在若無通方眼救得者僧設使子湖出世咬殺百
千萬個有甚麼益我當時若見先斫下牌然後入
院待者老漢喝云看狗與伊放出個焦尾大蟲如
今諸人要見麼日勢稍晚歸堂
神鼎諲云古人提唱一段因緣誠非細事你道正
恁麼時下得甚麼語神鼎當時若在卽喝云者畜
生又云死又作退勢
天童華云者老漢雖慣得其便怎奈咬者僧不殺
且道利害在什麼處
天寶樞云若是個漢踏碎却牌直入相見待他道
看狗便與擒住云畜生畜生直教子湖進不得退
不得一不鈍置臨濟二不孤負自己
萬峰蔚云入門一喝頭正尾正擬議思量喪却性
命且作麼生入得他家門戶

百丈沏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當時二僧待他喝
曰看狗便與攔胸把住曰者畜生莫探頭好他擬
作伎倆拂袖便行豈不痛快
子湖一夜於僧堂前叫曰有賊有賊衆皆驚動有僧
自堂內出湖把住曰維那捉得也捉得也僧曰不是
是某甲湖曰是卽是祇是汝不肯承當
翠巖芝云子湖也是相頭買帽
潙山果云子湖恁麼大似按牛頭喫草
天界盛云大小子湖龍頭蛇尾若是崇先待道不
是是某甲便卽推倒曰你還要偷老僧那
子湖因劉鐵磨到乃問久響劉鐵磨莫便是否磨曰
不敢湖曰左轉右轉磨曰和尚莫顚倒湖便打
昭覺勤云子湖棒頭有眼只爲權柄在手鐵磨皮
下有血還他竿木隨身雖然柔弱勝剛強且要話
在
荊州白馬曇照禪師（南三南泉願嗣）常曰快活快活及臨終
時乃叫曰苦苦又曰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和尚
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變如今何得恁麼

地照乃舉起枕子曰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照乃擲下枕子

法眼益代院主當時但掩耳出去

清涼欽云當時好奪枕子劈面便擲

雲峰悅云苦苦當時是郎今是奪枕子呈似云閻羅王只在者裏

大溈智云徹底老婆心

天寶樞云白馬死却活院主活却死三更過鐵圍日輪正當午

白巖符云頭正尾正在白馬猶欠也院主道如今何得恁麼地但仍高聲叫云苦苦閻羅王來取我也不妨疑殺天下乃無端舉枕云云那裏討甚麼奇特

鄧州香嚴下堂義端禪師（南三 南泉願嗣）上堂語是謗寂是誑語寂向上有事在老僧口門窄不能爲汝說得便下座

靈隱嶽云香嚴與麼道是說不說良久云喫茶去

天目禮云若教頻下淚滄海也須乾

本覺徽云香嚴舌頭拖地松源錯下註脚淸福只管坐地看揚州

日子和尚（南三 南泉願嗣）因亞谿來參子作起勢谿曰者老山鬼猶見某甲在子曰罪過罪過適來失祗對谿欲進語子便喝谿曰大陣當前不妨難禦子曰是是谿曰不是不是

趙州諗云可憐兩個漢不識轉身句

天寧慧云趙州不識好惡妄判古人殊不知者兩個漢得便宜處是失便宜致使後來都成了龍頭蛇尾諸禪德且道那裏是他龍頭蛇尾試檢點看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十七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十八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南三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南三南泉願嗣）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泉曰與汝往來者是祖曰不往來者如何泉曰亦是藏祖曰如何是珠泉召師祖祖應諾泉曰去汝不會我語祖從此信入

雪竇顯向往來者是處云草裏漢向不往來者亦是處云雪上加霜向如何是珠處別云險又云百尺竿頭作伎倆不是好手這裏著得箇眼主賓互換便能深入虎穴或不溜麼縱饒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

白雲端云這僧一顆摩尼珠可謂希世之寶大可憐生幾乎落在萬丈深坑賴南泉老手親爲托起且道此珠現今在什麼處乃云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照光夜

淨因成云南泉應機酬對縱奪可觀檢點將來終未能指出他珠在直饒道汝不會我語正是藏畢竟珠在甚麼處莫是海神知貴不知價麼此是近來新婦禪不勞拈出拍禪牀云珠之與藏被老僧一拍粉碎諸人更來這裏討什麼盌又拍一下

照覺勤云南泉一期垂手收放擒縱則不無要且未見向上事在只如盡大地是如來藏向甚麼處著珠盡大地是摩尼珠喚什麼作藏若明得有轉身處許你具一隻眼

南堂欲云南泉入草求人雪竇橫身虎穴則且置且道師祖悟去畢竟承誰恩力這裏著得箇眼便見頭正尾正

古南門云南泉太煞繁詞待問如何是如來藏但云更莫別求如何是珠一槌粉碎了也不妨好手諸人還會麼

理安洸云南泉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山僧則不然有問如何是藏錦包特石如何是珠鐵裹泥團

宣州刺史陸亘大夫（南三南泉願嗣）問南泉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麼泉曰如國家用大夫作什麼

雪竇顯別南泉云不及大夫所問
保寧勇別云也未爲分外
大夫因南泉遷化來弔慰院主問大夫何不哭先師
大夫曰院主道得亘卽哭主無對
長慶稜云且道合哭不合哭
池州甘贄行者（南三 南泉願嗣）入南泉設齋時黃檗爲首座
贄請施財檗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贄曰恁麽道爭
消得某甲䞋便昇錢出去須臾復入曰請施財檗曰
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贄乃行䞋
翠巖眞云甘贄行者點兒落節黃檗施財何曾夢
見
雲居元云大小黃檗被甘贄換却一隻眼
徑山杲云一等是隨邪逐惡雲居羅漢較些子
靈隱嶽云總是掩耳偷鈴殊不知甘贄有收有放
首座徹底惺惺雲收雨霽長空濶一對鴛鴦畫不
成
愚菴盂云翠巖大慧觀風知變裁抑有方只是但
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黃檗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行者兩度衝鋒一擡一捺可謂用盡自已心笑破
他人口唯南泉老漢却能坐觀成敗
靈巖儲云翠巖雖則一手擡一手搦肘臂終不外
曲首座固是熟處難忘未免執一不變行者可謂
予奪臨時太殺希功冀倖爭似梁谿五居士設齋
行䞋不矜不伐祗要諸人飽便休
靑龍斯云黃檗大似停囚長智行者亦似貧兒賣
富雖然二俱作家檢點將來不無滲漏若是山僧
作黃檗待行者請施財信手拈來劈面便擲行者
雖通身是眼管教措手不及
明招補徵云行者兩度請行施是好心不是好心
黃檗答話兩轉一般行者爲甚肯一不肯一
甘贄開接待有問曰行者接待不易贄曰譬如餧驢
餧馬
瑯琊覺云快把飯來
五祖演云願行者長似今日
高峰妙云瑯琊和尙美則美矣只是做造愴忙不
堪供養五祖和尙不鑑來風一鍋澹羹可惜著

了許多鹽醋譬如餧驢餧馬只向他道殘羹餿飯不勞搬出大衆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定當得出日消萬兩黃金不然喫水也須防噎

鎮州普化和尚(南三盤山積嗣)居常入市振鐸曰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曰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化拓開曰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僧回舉以濟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

五祖演云若是五祖則不然有人問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和聲便打是他須道五祖盲枷瞎棒我只要你恁麼道何故一任舉似諸方

雲門信云普化和尚恁麼作怪被臨濟將鼻孔一捏酸去十分若無大悲院躱得過何處見有普化

謳嚴谷云普化恁麼帶累人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且道端的在什麼處臨濟道我從來疑著者漢也未必是好心

雪竇雲云普化與麼答話雖則超今邁古令人景仰不及檢較將來要且未能塞斷衲僧咽喉去在今日有問山僧總不恁麼來時如何但向伊道谷谷孤谷谷孤

普化因臨濟與河陽木塔二長老同在僧堂內坐相與議曰普化者漢每日在街市掣風掣顛知他是凡是聖正議時化忽從外入來濟便問汝是凡是聖化曰汝且道我是凡是聖濟便喝化以手指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廝兒却具一隻眼濟曰者賊化曰賊賊便出去

首山念云者兩個賊有個正賊且道那個是正賊復代云劉盃子

普化同臨濟在一施主家齋濟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是法爾如然化趯倒飯牀濟曰太麤生化曰者裏是甚麼所在說麤說細濟休去明日又同一施主家齋濟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趯倒飯牀濟曰太麤生化曰瞎漢佛法說甚麼麤細濟乃吐舌

雪竇顯云兩個老賊喫飯也不了好與三十棒棒雖行且那個正賊

南堂靜云二尊宿如二龍爭珠拏雲攫霧不動波瀾如二虎爭餐活捉生擒不傷物命者裏或有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是法爾如然只向道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南華昺云臨濟覿面提撕普化全機酧酢直得南山鼈鼻呑却東海鯉魚陝府鐵牛觸倒嘉州大象爲甚如此相逢不下馬各自奔前程

昭覺勤云精金不百鍊怎見光輝至寶不酧價怎辨眞假不是臨濟不能驗他普花不是普化不能抗他臨濟所謂如水入水如金博金雖然如是放過則彼此作家撿點則二俱失利具擇法眼者試請辨看

天童華云一出一沒一往一來猛虎口裏奪餐毒蛇頭上揩癢要且未稱大丈夫事二老名喧宇宙價重當時山僧豈可謹密三寸二俱放過爲他弄假像眞二俱不放過爲他擡搓太甚是汝諸人若作佛法商量達磨一宗掃土而盡

南堂欲云雪竇與麼道也好與二十棒且道過在甚麼處不見道正賊走却邏縱人喫棒

磬山脩云者二老宿一個具擒龍之手一個得陷虎之機可謂作家相見且道誰是陷虎誰是擒龍具擇法眼者試辨取看

古南門云者兩個漢驀拶相逢拳來脚應不是寃家不聚頭敢問大衆臨濟一條棒尋常橫打豎打到者裏因甚却吐舌還見二老漢麼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

棲霞成云臨濟兩度撩撥也只要勘破普化而普化是個擔板漢兩度被臨濟扭揑鼻孔全然不知雪竇與麼道勘破了也於今得一機者還識臨濟吐舌麼

慧雲盛云普化掀天關臨濟轉地軸就其作爲不妨峻峭正眼看來二俱瞎漢好各與三十拄杖忽有個漢道慧雲棒敎誰喫打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

壽州良遂禪師 南三麻谷徹嗣 參麻谷谷見來便將鋤頭去

鋤草艮到鋤草處谷殊不顧便歸方丈閉却門艮次日復去谷又閉却門艮廼敲門谷問阿誰艮擬稱名忽爾契悟遽曰和尚莫瞞艮遂艮遂若不來禮拜和尚泊乎被經論賺過一生谷便開門相見及歸講肆乃謂衆曰諸人知處艮遂總知艮遂知處諸人不知

雲門偃云便有逆水之波又云作麼生是艮遂知處

東林顏云作麼生是艮遂知處鸊鵜語鶴

靈隱嶽云爲人爲徹咬著生鐵逆水之波虗空釘橛

金州操禪師南三章敬惲嗣請米和尚齋不排坐位米到展坐具禮拜州下禪牀米乃坐州位州却席地而坐齋訖米便去侍者曰和尚受一切人欽仰今日坐位被人奪却州曰三日後若來卽受救在米三日後果來曰前日遭賊

鏡淸怤因僧問米和尚道前日遭賊意旨如何淸云止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愚菴盂云當時米和尚一到便席地而坐絕教金州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直坐到樓至如來出世我那時再來與渠相見以手斫額云猫

報恩賢云金州失位米胡遭賊秤鈎打釘剛是拽直可惜侍者欠伶俐若是個漢待米和尚道前日遭賊便好問和尚失却甚麼當時下得者語非但米師欽服直使金州退身有分

五臺山祕魔巖和尚南三永泰湍嗣常持一木杈凡見僧來纔禮拜卽叉却頸曰那個魔魅教汝出家那個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速道速道霍山通聞往見之未禮拜便攛入懷中祕乃拊通背三下通拍手曰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三千里外賺我來

保福展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

首山念云千聞不如一見

法眼益於速道速道下代僧云乞命乞命

法燈欽代僧但引頸示之

報慈遂代僧云老兒家放下杈子得也

五祖戒云山僧當時若見奪取杈來驀頂叉倒點

把火照看伊面皮厚多少

明招謙云我當時見伊欲道未道之際先與一柁

瑯琊覺云雷聲甚大雨點全無

湖南上林戒靈禪師（南三永泰滿嗣）初參潙山潙問大德作什麼來林曰介胄全具潙曰盡卸了來與大德相見林曰卸了也潙咄曰賊尚未打卸作甚麼林無對仰山代曰請和尚屏却左右潙山以手指曰喏喏林後參永泰方諭其旨

愚菴盂云且道上林悟潙山旨耶悟仰山旨耶若從潙山上悟來甲胄何在若從仰山上悟來試問仰山還曾屏却也未若總不恁麼從自已領得卸却個甚麼僧曰和尚何得以已方人盂以手指曰喏喏

△青三

潭州道吾宗智禪師（青三藥山儼嗣）離藥山見南泉泉問闍黎名甚麼吾曰宗智泉曰智不到處作麼生宗吾曰切忌道著泉曰灼然道著卽頭角生三日後吾與雲巖在後架把針南泉見乃問智頭陀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卽頭角生合作麼生行履吾便抽身入僧堂泉便歸方丈

五磊權云前輩與麼說話大似病鳥棲蘆太殺無轉智者裏則不然智不到處正好道著雨灑巖花風生殿角診候臨時應病與藥看孔著楔解粘去縛天馬挨開大施門震動乾坤星斗落

道吾因雲巖不安乃問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相見巖曰不生不滅處相見吾曰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亦不求相見

雪竇顯云侍者與我記取者一問

昭覺勤別云何處不逢渠

雲居莊云不生不滅與非不生不滅處總無相見分若問雲居脫却殼漏子向甚麼處相見只向他道什麼處不相見驀拈拄杖劃一劃下座

白巖符云者兩個漢尋常出一言吐一語如鐵蒺藜誰敢咬嚼爲甚到者裏却似個座主態莫有知他落處者麼設有切忌話作兩橛

道吾指佛桑花問僧者個何似那個曰直得寒毛卓

豎吾曰畢竟如何曰道吾門下底吾曰十里大王

昭覺勤云以膠投漆驗影知形不諳正去偏來怎解明投暗合還委悉麼蝦蟇跳上梵天蚯蚓驀過東海

徑山榮云不開戶牖安知明月之光不汎仙槎安覩天河之勢道吾以楔拔楔者僧以智破智雖然驀路相逢未免三頭六臂還委悉麼愛他年少子翻作白頭翁

道吾示衆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在天堂苦不在地獄

徑山杲云高在絕頂富在福嚴樂在天堂苦在地獄

南堂欲云一人高高處觀之不足一人低低處平之有餘唱教門中足可觀光衲僧門下猶欠悟在本覺又作麼生但將飯向無心盌自有人提折腳鐺

能仁鑑云二大老各得一坐具地便乃分疆列界若是衲僧門下事終未得在祇如悲華者裏又且如何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

道吾因雲巖臨遷化遣書來辭吾覽書畢乃謂洞山密師伯曰雲巖不知有我悔當時不向伊道雖然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子

報慈遂云古人與麼道還知有也未雲巖當時不會什麼處是他不會處

翠巖芝云道吾道雲巖不知有悔當時不向伊說只如與麼道道吾還知有也無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青三藥山儼嗣)因藥山問聞汝解弄獅子是否巖曰是山曰弄得幾出巖曰弄得六出山曰我亦弄得巖曰和尚弄得幾出山曰我只弄得一出巖曰一卽六六卽一巖後到溈山山問承聞長老在藥山弄獅子是否巖曰是溈曰長弄有置時巖曰要弄卽弄要置卽置溈曰置時獅子在什麼處巖曰置也置也

法昌遇云好一場獅子只是有頭無尾我當時若見溈山道置時獅子在什麼處便與放出踞地金毛直教溈山藏身無路

泐潭準云藥山雲巖鈍置殺人兩父子弄一個獅子也弄不出若是準上座只消自弄乃拈拄杖云大衆高著眼遂擲下云個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

棲霞成云雲巖自謂解弄六出及到大潙一出也弄不來當時若解哮吼一聲管教大潙倒退三千里

洞山度云雲巖雖善藏鋒不合將金毛收入窟裏若是山僧待問置時獅子在什麼處便與劈面一掌管教大潙者漢迴避不及今日人天普集爲諸人弄一出看乃驀拈拄杖喝一喝云哮吼一聲百獸懼從教香象也奔馳

雲巖問僧汝爺在否曰在巖曰年多少曰年八十巖曰汝有個爺不年八十還知否曰莫是恁麼來者麼巖曰恁麼來者猶是兒孫

洞山价云直是不恁麼來者亦是兒孫

潙山果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畢竟作麼生良久云從來無位次不用强安排

百丈泐云要識爺則易識兒孫則難年來家計蕭條甚千里懸懸望信稀

雲巖掃地次道吾曰太區區生巖曰須知有不區區者吾曰恁麼則有第二月也巖豎起掃帚柄曰者個是第幾月吾休去

玄沙備云正是第二月

長慶稜問玄沙被他倒轉掃帚柄驀面摵又作麼生沙休去

羅山閑云噫兩個漢不識好惡雲巖個漢縛手縛脚死來多少時也

雲門偃云奴見婢殷勤

潙山喆云將勤補拙

保福展云雲巖大似泥裏推車步步區區

雪竇顯於恁麼則有第二月也處別云泊合放過

潙山行云道吾平地生堆雲巖因行掉臂玄沙道正是第二月面皮厚多少且道雲巖豎起掃帚意作麼生十成好個金剛鑽攤向門前賣與誰

天寧琦云雲巖豎帚道吾休去總是第二月那個是不區區者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報恩秀云者一隊漢盡謂雲巖不能用掃帚搣打斷葛藤殊不知爛泥中有刺

博山來云糞草堆頭辯實掃帚柄裏橫身管他第二月第幾月用得著便用玄沙雲門語裏有刺是賞伊罰伊莫嫌霜露冷添得好淸香

磬山脩云我若作道吾待道者是第幾月但云恰是管教他掃帚無地放在

鼓山賢云玄沙長慶者一輩漢衆口鑠金非是不知雲巖意總只要渠據令而行雪峰門下不道不是藥山門下猶隔十萬里在

雲巖因道吾問大悲千手眼那個是正眼巖曰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子吾曰我會也巖曰作麼生會吾曰徧身是手眼巖曰道卽太殺道只道得八成吾曰師兄又作麼生巖曰通身是手眼

白巖符云二大老雖則眉毛彷彿鼻孔依稀要且不失其為大悲正眼若是寶壽又且不然今日有問大悲千手眼阿那個是正眼向道瞎他若道我會也山僧要問他雲門亭裏為什麼不見唐公嶺外事擬議不來痛與一頓趂出為什麼不見道通身是手眼

雲巖因院主遊石室囘巖問汝去入到石室裏為什麼便囘主無對洞山代曰彼中已有人占了也巖曰汝更去作什麼山曰不可人情斷絕去也

天童覺云低頭失却針開眼拾得線線無頭而莫度針無穴以難穿到者裏鸞膠續絃須是洞山始得

雲巖示衆有箇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出問曰他屋裏有多少典籍巖曰一字也無山曰怎得與麼多知巖曰日夜不曾眠山曰問一段事得麼巖曰道得却不道

天寧琦云道得却不道作麼生會常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雲巖問僧作什麼來曰石上語話來巖曰石還點頭也無僧無對巖自代云未語話時却點頭

洞山瑩代僧云多幸和尙證明

證果輿代僧云要他點頭堪作甚麼復云當時者

僧下得者一語管取雲巖老漢退休有分

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青三藥山儼嗣 夾山來參子問大德住什麼寺山曰寺卽不住住卽不似子曰不似似個什麼山曰不是目前法子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子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子又曰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子一撓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子曰道道山擬開口子又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子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抛綸擲鈎師意如何子曰絲懸綠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子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山乃掩耳子曰如是如是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二十年在藥山只明斯事汝今既得他後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钁頭邊覓取一個半個接續無令斷絕山乃辭行頻頻回顧子遂喚闍黎山回首子豎起橈子曰汝將謂別有那乃覆却船入水而逝

長蘆了云棹頭撥轉河漢星輝船子踏翻天地黯黑豎起拂子云者個是钁頭邊乾白露淨底還知沒蹤跡處隱身不得底麼

白巖符云如今答合頭語者甚多安得盡如夾山秉衆之見船子又安得如船子鉗鎚之接夾山者兩個漢直是千古一遇然船子云吾二十年在藥山只明斯事且道是甚麼事一僧出衆舉起坐具云莫是者個事麼巖驀拈拄杖曰無將鶴唳誤作鶯啼直打出法堂

船子有偈曰三十年來海上遊水清魚現不吞鉤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工程得便休

百丈雪云大小船子雖是落草求人太嘮嚷生弁山卽不然數十年來山上遊草深林密獸羣稠等閑撒下漫天網也有金毛也有猴且道猴子堪作何用尋常翻個筋斗子惹得傍觀笑不休復顧左右云莫有金毛獅子麼出來抖擻牙爪看

宣州椑樹慧省禪師青三藥山儼嗣 道吾來相看值樹臥次吾乃近前牽被覆之樹問作麼吾曰蓋覆樹曰臥的是坐的是吾曰不在者兩頭樹曰怎奈蓋覆何吾便

喝

昭覺勤云棒樹臥起道吾葢覆一喝當頭掀翻露布

溈山智云相逢不相避個裏聊遊戲喝一喝云翻天覆地

寶壽方云者兩個漢一挨一拶未肯放過不失其爲主賓敲磕也乃臨末稍頭道吾一喝棒樹爲什麼便竟爾休去者裏覷見一班許你與棒樹相見

鄂州柏巖明哲禪師 青三藥山儼嗣 洞山與密師伯到訪柏問二上座甚麼處來山曰湖南柏曰觀察使姓什麼曰不得姓柏曰名甚麼曰不得名柏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廊幕在柏曰還出入也無曰不出入柏曰豈不出入山拂袖便出明日柏入堂召二上座曰昨日老僧對闍黎一轉語不相契一夜不安今請上座別下一轉語若愜老僧意便開粥相伴過夏山曰却請和尚問柏曰不出入事如何洞山曰太尊貴生柏乃開粥同共過夏

昭覺勤云正偏回互只要圓融直截當機推崇尊貴洞山觀機而作柏巖理長則就雖然如是在蔣山者裏須別作個眼目始得當時待伊道不委名便好一拶道他不委你你不委他敢問者裏合道得什麼語還有人道得麼若有道得山僧也不開粥只分付個龜毛拂子若道不得更參三十年

天童傑云明投暗合八面玲瓏不犯當頭轉身有路曹洞門下足可觀光若是臨濟兒孫棒折也未放在當時見道不委姓劈脊便與一拳者裏挨得身轉非但開粥相延亦且明窻下安排有麼有麼喝一喝云漆桶參堂去

天童覺云主張門戶自有傍來拱默威嚴誰敢正視借功施設轉位提持左右分權不犯尊貴一路還知尊貴處麼實殿無人空侍立不種梧桐免鳳來

天寧琦云要會尊貴一路麼報恩不開兩片皮你諸人向甚處摸索

寶壽新云若是新上座待伊道太尊貴生便好驀面唾還有傍不忿底麼出來與洞山作主看

澧州高沙彌（青三藥山儼嗣）一日齋時見藥山自打鼓高乃捧鉢作舞入堂山便擲下椎曰是第幾和高曰是第二和山曰如何是第一和高就桶舀一杓飯便出

廣胤標云二老漢如此唱和將謂旁若無人木菴當時若在和飯桶一齊踢翻看他作何去就

高沙彌結菴藥山之陽一日來禮拜值雨藥山問你來也高曰是山曰可煞濕高曰不打者破鼓笛雲巖曰皮也無打甚麼鼓道吾曰鼓也無打甚麼皮山曰今日大好一場曲調

青龍斯云者夥懵懂漢只會賣鹽不顧看秤當時山僧若在只向道大好不打者破鼓笛更說甚麼好曲調管教者棚傀儡一時收場不及

寶慶法云藥山父父子子將者一片地胡鑽亂鑿忽有性躁漢出來與他一搥便見氷消瓦解

雲溪挺云雲巖道吾雖善鼓汲絃琴唱無腔曲要且鼻孔總在沙彌手裏

高沙彌初參藥山山問甚麼處來高曰南嶽來山曰何處去高曰江陵受戒去山曰受戒圖個什麼高曰圖免生死山曰有一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免汝還知否高曰恁麼則佛戒何用山曰者沙彌猶掛脣齒在高乃禮拜而退更不登戒

雲居顯云高沙彌向一言點撥處直下知歸如鷙王擇乳金翅摩天甚生意氣雖然若一向恁麼我兒孫雲居者裏不解弄死蛇頭只是應病與藥今日用十支法黑漆衣鉢向人天衆前兩手分付何故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龍淵法云者漢被藥山換却眼睛要識那一人還未在

樟山量云玷他清白門風教壞人家兒女藥山老漢固已不能逃其責若夫高公不圖邦國靖祇貴在封侯是又豈非有君心於社稷者哉

賢峰竟云善垂香餌設錦穽可稱漁獵能豎赤幟拔連城還他勇敢藥山父子其謂歟是即是祇如道有一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免且道是什麼人

友可玄云者裏則不然待道有一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免便好驀面唾當時高上座若下得者般

手脚不惟見自巳氣槩天然亦使藥山老漢截舌
有分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十八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十九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青三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青三天皇悟嗣）因德山來參直上法堂曰久嚮龍潭及至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德山無語遂棲止焉

雪竇顯云將錯就錯

雲峰悅云大小德山向虀甕裏醃殺

黃龍心云雪竇與麼道爲是德山將錯就錯龍潭將錯就錯識休咎的衲僧必知去處未過關者亦宜辨取還相委悉麼縱饒裁種得不是棟梁材

天童悟云既是潭又不見龍又不現因甚道子親到大似方木逗圓竅諸仁者且道甚麼處見親到處試斷看

古南門云龍潭老漢就身打劫可惜德山牙如劍樹口似血盆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避也且道利害在什麼處

棲霞成云龍潭將蝦釣鯉德山認奴作郎兩個老漢好與三十痛棒或曰德山且置龍潭過在甚處向道不當魔魅人家男女

京兆翠微無學禪師（青三丹霞然嗣）龍牙問自到和尚法席每每上參不蒙一法示誨意在於何翠曰嫌少個甚麼牙又問洞山山曰爭怪得老僧

法眼益別云祖師來也

雪竇顯云兩個老漢被這僧穿却唯有法眼與他同參若是雪竇門下喫棒了趂出

雲居齊云此三尊宿還有親踈也無若有那個親若無親踈眼在什麼處

翠微因清平參問如何是西來的的大意微曰待無人即向你道平良久曰無人也請和尚道微下禪牀引平入竹園平又曰無人也請和尚道微指竹曰這

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乎乃有省

天童悉云向翠微未厲已前薦去已是第二頭若竹園裏悟得底直是第八首畢竟作麼生願庥大衆云咦洎合打破蔡州

吉州孝義性空禪師青三丹霞然嗣 僧參次義乃展手示之僧近前却退後義曰父母俱喪略不慘顏僧呵呵大笑義曰少間與闍棃舉哀僧打筋斗而出義曰蒼天蒼天

昭覺勤云展開兩手只見錐頭利進前退後不見利頭錐啊啊大笑笑裏有刀連哭蒼天弓折箭盡且道畢竟如何良久云若不共同橋上過爭信橋流水不流

僊天和尚青三大川嗣 因僧參擬作禮天曰野狐兒見什麼了便禮拜曰老禿奴見什麼了便恁麼問天曰苦哉苦哉僊天今日忘前失後曰要且得時終不補失天曰爭不如此曰誰甘天呵呵大笑曰遠之遠矣僧四顧便出

高峰妙云一問一答有賓有主盡謂二俱作家若據山僧檢點這僧猶自可僊天笑殺人

踢山頂云盡道這兩個漢箭鋒相拄拳踢相應若據踢山檢點將來直是天地懸隔

白巖符云大澤之龍深林之虎驀拶相逢風號雲卷則不無其奈上古淳風為之瓦解

僊天因新羅僧到參纔展坐具天便捉住曰未發本國時道取一句來僧無語天便推出曰問伊一句便道兩句

寶壽方云這僧無語不妨將成九仞之山爭奈末上欠進一簣之土若是個頭尾相稱的漢待道問伊一句便道兩句便好向道却悔某甲遠來管教僊天這漢大開東閣有分

廣胤標云且道那裏是這僧道底兩句試分析看若分析得出僊天被汝看破分析不出辜負僊天勞力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青三大顛嗣 問大顛不用指東話西請師直指顛曰幽州江口石人蹲平曰猶是指東話西顛曰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平作禮顛曰若不

得後句前話也難圓

[昭覺]勤云徹底老婆心不向那邊討父子要投機無端入荒草

三平陞座次有道士出衆從東過西又有一僧從西過東平曰適來道士却有見處師僧未在士出作禮曰謝師接引平便打僧出作禮曰乞師指示平亦打復召衆曰此兩件公案作麽生斷還有人斷得麽如是三問衆皆無對平曰旣無人斷老僧爲斷去也乃擲下拄杖歸方丈

潙山喆云若不是三平老漢幾乎作道理斷却不見石鞏道三十年一張弓兩隻箭只射得半個聖人果然

三平有偈曰卽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

天童覺云正相逢沒交涉六戸不掩四衢絕蹤遍界是光明通身無向背正恁麽時作麽生機絲不掛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

本生和尚（青三 大顚嗣）示衆拈拄杖曰我若拈起汝便向未拈起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汝便向拈起時作主宰且道老僧爲人在什麽處時有僧出曰不敢妄生節目生曰也知闍黎不分外曰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生曰節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生曰掩鼻偸香空招罪犯

雪竇顯云者僧也善能切磋怎奈弓折箭盡總不如本生是作家宗師拈起也天回地轉應須拱手歸降放下也草偃風行必合全身遠害還見本生爲人處麽復拈拄杖云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古南門云本生雪竇俱是作家宗師竭力爲人怎奈節目太多不若者僧一時坐斷何故不見道眦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抛下拄杖云是什麽

雪竇正云者僧雖有衲僧氣魄怎奈少捋虎鬚的作略當時若與拗折拄杖不獨見其牙爪亦且免雪竇在節目上更生節目

潭州石室善道禪師（青三 長髭嗣）每見僧來便竪起拄杖

曰三世諸佛盡由者個對者少得冥契長沙聞乃曰我若見卽令放下拄杖別通個消息三聖將此語祇對被室認破爲長沙語杏山聞三聖失機乃親到石室室見來乃潛入碓房碓米杏曰行者接待不易貧道難消室曰穿心盌子盛將來無底盤子合取去說甚麼難消杏便休

昭覺勤云石室置個問端不妨孤峻若非長沙怎得投機雖然只知恁麼不知不恁麼遂擧拄杖云過去諸佛不恁麼現在諸佛不恁麼未來諸佛不恁麼或若總道放下拄杖子我也知你只是個學語之流生機處道將一句來

天寧琦代杏山云何得將常住物入衣鉢下用

報恩琇云一個綿包特石一個鐵裹泥團放行則在蒯之圭璋把住乃處堂之燕雀拈拄杖云恁麼也不是不恁麼也不是放下不放下總不是卓拄杖云倚天長劒逼人寒

慧雲盛代杏山云切忌脹破肚皮

△南四

睦州龍興道明陳尊宿（南四黃檗運嗣）因僧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州曰昨日有人問趁出了也曰和尚恐某甲不實那州曰拄杖子不在笤箒柄聊與三十

雪竇顯云睦州只有受璧之心且無割城之意

南堂靜云衲僧家高揖釋迦不拜彌勒不爲分外也須是本分鉗鎚方能辨其眞僞何故出羣須是英靈子敵勝還他師子兒選佛若無如是眼直饒千載亦奚爲

西禪需云若要扶持大法擧唱宗乘者老漢卻較些子諸人要見睦州麼劒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

南堂欲云雪竇與麼批判深屈古人山僧道睦州和盤托出只是罕遇知音

古南門云雪竇祇見一邊殊不知睦州老漢量才補職得人一牛還人一馬

龍華體云雪竇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殊不知睦州大似金翅劈海直取龍吞雖然如是怎奈被者僧勘破

睦州問僧甚處來曰那邊劄州曰老僧屈曰和尚知
即得州曰擔枷過狀漢劈脊便打
雲峰悅云睦州何用繁辭那邊劄劈脊便打
睦州示衆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衆纔集以拄杖一
時打下復召大衆衆回首乃曰是什麼有甚共語處
黃檗和尚大衆纔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衆衆
回首乃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猶較些子
雪竇顯云說甚猶較些子直是未在據雪竇衆集
一時打下便休或有個無孔鐵鎚為衆竭力善能
擔荷可以籠罩今古把斷乾坤乃驀拈拄杖云放
過一著
瑯琊覺云若入洪波裏須是弄潮人
靈隱嶽云轉見誵訛者幾個漢出來張羅布網却
向平地上撈蝦摝蜆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
昭覺勤云百丈將棒喚狗未免相顧睚眦黃檗香
餌綴鈎吞者喪身失命睦州當衆舉覺與賊過梯
雪竇要人擔荷無風起浪崇寧今日總不恁麼各
請歸堂

古南門云睦州借劍殺人雪竇停囚長智雖然為
衆竭力要且鈍置百丈黃檗不少會麼楖栗橫擔
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
睦州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州曰老僧被你一喝僧
又喝州曰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僧無語州便打曰者
掠虛漢
潙潭清云者僧只解瞻前不能顧後恁麼行脚鈍
置殺人黃龍即不然待道三喝四喝後如何將坐
具一摵拂袖便行非唯截斷睦州葛藤且與天下
衲僧出氣
靈隱嶽云老睦州甚生氣槩却向者僧手裏呈欵
睦州一日喚僧曰大德僧回首州曰擔板漢
雪竇顯云睦州只具一隻眼何故者僧喚既回頭
因甚却成擔板
黃龍新云雪竇亦只具一隻眼者僧喚既回頭因
甚却不成擔板
鼓山珪云睦州和尚被者僧勘破
天童悟云睦州與麼道且道是賞伊罰伊若道罰

伊者僧喚既回頭甚麼處是擔板處若道賞伊睦州因甚道擔板諸人撿點看莫只學矮子看戲

南澗問學雪竇黃龍二語畢云路見不平以楔出楔則不無三大老撿點將來一總是擔板漢何故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睦州因秀才相訪州問蘊何事業曰會二十四家書州以杖空中點一點曰會麼曰不會州曰又道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

黃龍南云睦州一點直在威音王已前及乎八法論書却被個俗人勘破若是黃龍卽不然孔門弟子無人識碧眼胡僧笑點頭

溈山喆云睦州雖然用得者一點妙大似倚勢欺人大溈卽不然乃畫一圓相云會麼字義炳然文不加點

徑山印云睦州大似如風吹水自然成文惜乎逞俊太過翻覺烏焉成馬山僧今日有秀才來雖有拂子拄杖束之高閣何故文不在茲

天童恣云睦州一點偶爾成文秀才罔措字義炳然只爲少年時頑皮了衆之書本頗有錯簡山僧不免爲諸人敗正二十四家書會盡空中一點便茫然休茫然從來小生八九子大人乙巳化三千

□□薰云睦州善註黃龍善判要且二俱不了畢竟作麼生拈拄杖畫一畫云我不似睦州打葛藤

睦州上堂裂開也在我揑聚也在我僧便問如何是裂開州曰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眞如解脫卽心卽佛我且恁麼道你又作麼生曰某甲不與麼州曰幸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曰如何是揑聚州乃斂手而坐

雲峰悅云相罵饒你接嘴相唾饒你潑水

天童覺云睦州用處直是長三短五七縱八橫撒在面前拋向腦後不妨奇特然則門庭施設自是一家入理深談不啻百步

靈隱嶽云也好笑睦州被者僧捞得恰似落湯螃[illegible]七手八脚一時露

天井新云者僧贏得一擔輪却兩頭睦州老漢眼

光爍破四天下到者裏也只得斂手而坐

寶壽新云陳老師與麼說話雖則有權有實有放有收子細看來遭人怪笑何故祇如庭前金菊殿後芙蓉是裂開耶是揑聚耶

甌峰承云者僧擬沖霄漢却遇漫天網子睦州雖然頭正尾正未免傍觀者哂

萬壽範云將纘先王之舊蹟擬收天下之逸民睦州可謂才醇傑異其奈被者僧卽將民事以試之便乃法令寬弛㐬而爲瑣屑之弊雖欲救之無術矣

睦州問僧近離甚處曰趙州州曰趙州有何言句示徒僧擧喫茶去話州乃呵呵大笑曰慙媿却問僧趙州意作麼生曰只是一期方便州曰苦哉苦哉趙州被你將一杓屎潑了也便打州却問沙彌你作麼生會彌便設拜師亦打其僧往沙彌處問適來和尙打你作甚麼彌曰若不是我和尙不打某甲

雪竇顯云者僧克由叵耐將一杓屎潑他二員古佛諸上座若能辨得非唯與趙睦二州雪屈亦乃免雪竇與天下老宿無過若道不得到處被人牽未了在

徑山杲云雪竇只知一杓屎潑他趙睦二州殊不知者僧當時被趙州將一杓屎潑了却到睦州又遭一杓只是不知氣息若知氣息什麼處有二員古佛

天寧琦云者僧不會喫茶意旨不知潑屎氣息帶累好人墮屎窖中合喫多少拄杖雪竇妙喜一時赦過也須替他入涅槃堂始得

法海猊云雪竇妙喜恁麼批判雖則各賓一路殊不知自身亦被者僧塗汚卽今還有不受塗汚者麼山僧傾湘江之水與古人去穢滌垢一也卓拄杖下座

睦州晚參汝等諸人還得個入頭處也未若未得個入頭處須覓個入頭處若得個入頭處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尙州曰早是孤負我了也

雲峰悅云古人與麼道和身放倒了也汝諸人還

相委悉麼若相委悉孤負睦州若不相委悉雲峰
亦遭連累
法雲秀云還會麼睦州便是陳蒲鞋若見可謂大
施門開更無壅塞其或未然莫道不窒礙好參
白雲端云睦州老兒可謂經事多矣要坐便坐要
行便行雖然如是天無全功
雲居莊云大小睦州通身泥水我則不與麼遂厲
聲召衆云退後退後衆擬議拈拄杖一齊趁出
棲霞成云與麼說話所謂僧爲浪子偏憐客是則
是棲霞即不然若得個入頭逢人切忌錯舉
白巖符云我要問尊宿你當時底入頭處試爲我
說看待他動靜便撫掌云者老漢却自孤負了也
睦州見僧來乃曰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曰某甲如
是州曰寺門頭金剛爲什麼竪拳曰金剛尙乃如是
州便打
雲門偃云睦州恁麼時天下人披枷帶鎖
雲峰悅於放汝三十棒處云作賊人心虛妙喜曰
又添一個道了問僧云你道我恁麼道還有過也
無僧云作賊人心虛妙喜曰三個也有
徑山杲云雖然無孔笛撞著氈拍板直是五音調
暢六律和偕仔細檢點將來未免旁觀者哂且道
誰是旁觀者良久云不得動著動著打折你驢腰
東禪嶽云臨危不變眞大丈夫當時若不是者僧
幾被打破蔡州諸人還識睦州麼貧無達士將金
贈病有閑人說藥方
天寧琦云睦州與者僧一俱作家一俱不作家還
有人辨得出麼
白巖符云者僧硬作主宰尊宿有放無收俱難爲
明眼我若作睦州待道金剛尙乃如是便起身云
老僧今日不奈你何竟歸方丈
睦州因天使吳尙書至門首見便問三門俱開從那
門入州召尙書尙書應諾州曰從者門入
雪竇顯別云客是主人相師
睦州問武陵長老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
塵長老作麼生曰和尙問誰州曰問長老曰何不領
話州曰你不領話我不領話

雪竇頌云墮也墮也復云者葛藤好與劃斷拈拄杖云什麽處去也

天童覺云睦州武陵總道不領話其間有貪觀白淚失却手橈乃竪起拂子云看

開先金云雪竇道墮也墮也還是武陵墮睦州墮試爲我斷看若斷不出無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古南門云兩個老漢奪鼓攙旗仔細看來直是好笑且道笑個甚麽若人辨得毛端呑巨海大地一微塵

睦州因雲門偃參纔見來便閉却門偃乃扣門州曰誰曰文偃州曰作甚麽曰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州開門一見便閉却如是扣門者三至第三日州開門偃乃拶入州便擒住曰道道偃擬議州便推出曰秦時轅轢鑽遂掩門損偃一足偃從此悟入

萬壽範云睦州忍心害理雲門雪屈無地天涯知已情原我鴻鴈來時滿地秋

睦州因僧問如何是展演之言州曰量才補職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州曰伏惟尙饗

徑山杲云睦州古佛恁麽答話美則美矣也只得八成若是徑山則不然或問如何是展演之言向道問一答百有何妨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喝一喝云莫屎窖沸

報恩琇云妙喜老人土上加泥直饒道得十成猶是五十步而笑百步也報恩則不然如何是展演之言不說一字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其聲如雷

神鼎澤云二尊宿恁麽答話大似喫李子只向赤邊咬若是菩提則不然如何是展演之言今日正月初十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孟八郞漢又與麽去也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復喝一喝

睦州因僧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何章句州彈指一聲曰會麽曰不會州曰上來講讚無限良因蝦蟇跨跳上天蚯蚓驀過東海

徑山杲云者僧只問經頭一字睦州盡將善知衆藝差別字輪以龍龕手鑑唐韻玉篇從頭註解撒在者僧懷裏者僧也不妨奇特直下便肯承當且道什麽處是他承當處聽取個註脚以字不成八

字不是彈指末終普天匝地擘開四十二般若波羅密門參透華嚴會中善知衆藝教內教外一時收世出世間皆周徧無邊罪咎如火消氷無量勝義如恒沙聚更有個末後句堅牢庫藏永收藏總屬山前熊伯莊

天寧琦云經頭一字是什麼字睦州彈指一下將黃面老人四十九年說不盡底一時吐露了也妙喜矢上加尖道更有末後一句諸人還委悉麼良久云山斷疑休去峰高又起來

睦州因僧問一言道盡時如何州曰老僧在你鉢囊裏

雲門偃有僧問一言道盡時如何門曰裂破

雪竇顯云我則不然一言道盡時如何乃彈指三下

徑山杲云或有問山僧一言道盡時如何向道者漆桶

天寧琦云有人來問天寧一言道盡時如何隔

白巖符云抵戶撐門拋珠擊玉在諸老各擅其長符上座者裏又且不然一言道盡時如何今歲六橋春事好環湖惟見是雕鞍

國清英云有問國清一言道盡時如何但呵呵大笑

睦州因僧參纔禮拜州便叱曰你因甚麼偷常住果子喫僧曰某甲纔到和尚爲甚麼道偷果子州曰贓物現在

寶掌白云誣人之罪以罪加之睦州者漢好與二十棒

睦州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州曰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曰如何是青山州曰還我一滴雨來曰道不得請師道州曰法華鋒前陣涅槃句後收

天童覺云若向者裏識得睦州釋迦出世達磨西來總是不守本分底漢還識得麼臂長衫袖短脚瘦草鞋寬

報恩秀云睦州老漢尋常辯若懸河及乎者僧問著便乃分疎不下

睦州示衆老僧在此住持不曾見個無事人到來汝

等何不近前時有一僧方近前州曰維那不在汝自領去山門外與二十棒僧曰某甲過在甚麼處州曰枷上更著杻

通玄奇云睦州恁麼早是自已昏昏焉能使人昭昭

瑯峰機云大小睦州自語相違好與者僧一狀領過復顧左右云險

睦州上堂問衆曰首座[口+你]答曰在寺主[口+你]答曰在維那[口+你]答曰在州曰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文長付在來日便下座

昭覺勤云一等是借路經過就中睦州奇特若是崇寧又且不然首座[口+你]在寺主[口+你]在維那[口+你]在因行不妨掉臂打草只要驚蛇若能一撥便轉免致撒沙撒土

睦州示衆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既明亦如喪考妣

青峰楚因僧問大事既明為什麼亦如喪考妣楚云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落

天目禮云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則固是大事既明因甚亦如喪考妣曾經巴峽猿啼處不待三聲已斷魂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十九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二十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南四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南四黃檗運嗣 問黃檗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聲未絕檗便打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不契遂辭去檗指見大愚愚問甚處來濟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句濟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為汝得徹困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濟於言下大悟乃曰原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搊住曰這尿牀鬼子適纔問有過無過如今却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個甚麼道理速道速道濟乃於大愚肋下築三拳

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濟遂回黃檗檗見便問這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濟曰祇爲老婆心切檗問甚處去來濟曰昨蒙和尚慈旨令參大愚去來檗曰大愚有何言句濟遂擧前話檗曰大愚這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濟曰說甚待來即今便打隨與一掌檗曰這風顚漢來這裏捋虎鬚濟便喝檗喚曰侍者引這風顚漢參堂去

潙山祐擧問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愚力得黃檗力仰云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

中峰本云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大愚肋下更合喫拳這風顚漢來這裏捋虎鬚黃檗面門猶欠一掌致使尿牀鬼子邪見勃興賺他後代兒孫一個個鼓粥飯氣

白巖符云臨濟大似從禹門霹靂聲中立見騰霧拏雲於九霄之上其得意亦至矣然細撿將來猶未脫黃檗網子在具眼者試辨看

廣胤標云金烹大冶玉出藍田養子之緣輸他黃檗好手劒刃翻身須是臨濟白拈語云福生有基禍生有胎不其然乎

臨濟在滹沱河側住院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且成褫我二人便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却上來問和尚三日前說什麽濟拈棒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前日打普化作甚麽濟亦打

長蘆仁云普化克符不可放過臨濟老人放過不可若是且菴一生擔板無人成褫然雖恁麽須知遠烟浪別有好商量

天童忞云一賓一主一挨一拶生鐵鑄就渾剛打成建立黃檗宗旨發明從上心髓須是這般漢但惜二人珍重下去臨濟不與當下勦絕致令後人向三日前三日後弄精魂今日山僧路見不平不免爲伊勦絕去也諸仁者山僧亦欲於此建立天童宗旨敢問諸人作麽生成褫山僧好爲復珍重下去耶爲復三日後上來耶爲復從東過西耶爲復良久默然耶爲復拂袖出堂耶爲復遶座三匝作女人拜耶爲復揚眉瞬目豎指擎拳耶爲復掀

倒法座喝散大衆耶上來做處總是弄精魂畢竟作麼生出隻手眼共山僧建立宗旨還會麼鵑有九臯難養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古南門云河北正宗機如掣電而克符普化乃當場不戰陣後興兵要成褫臨濟未得在山僧今日欲於本山建立臨濟宗旨或有個衲僧見義勇爲單刀直入上前云和尚道什麼山僧劈脊便棒或有第二員衲僧上前云和尚適來爲甚打這僧山僧也劈脊便棒且道與臨濟相去多少驀拈拄杖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

佛日晳云握閫外威權據寰中正令不無臨濟若是建立黃檗宗旨大遠在何故既是建立宗旨因甚只要二人成褫晳上座恭奉綸音於此建立天童宗旨已賴聖天子出一隻手祇如現前大衆又作麼生成褫卓拄杖云潑天門戶同撐起萬國來賓法海寬

演教泐云臨濟縱寰中殺活握閫外威權直得氣槩驚羣風標獨立建立宗旨則不無仔細檢點將來也是賊過後張弓

臨濟示衆夫爲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爲下手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濟拈拄杖度與僧擬接濟便打

雪竇顯云臨濟放去較危收來太速

五祖戒云臨濟大似貧兒思舊債

雪竇宗云且道臨濟今日用底棒與當時喫底棒是同是別若道同孤負他黃檗若道別屈他臨濟若也盡其機來且道在阿誰分上乃拈拄杖云退後退後

靈隱嶽拈拄杖云臨濟據令而行不如孤負黃檗雪竇盡力擔板也只見得一邊且道鷹鷂節文在甚麼處擲下拄杖

徑山琇云臨濟固是貧兒思舊債這僧渾若餓狗喫繂纏雪竇道臨濟放去較危收來太速醉我落花天借他紘管裏

南堂欲云說什麼放去較危收來太速雖知臨濟

有陷虎機這僧未具透關眼待道再思一頓誰爲下手便與掀倒禪牀非惟塞斷這老漢咽喉抑且出身有路

伏龍長云雪竇雲隱二尊宿一人聾雙耳朶一人瞎隻眼睛不惟辜負臨濟亦乃喪我兒孫無明今日路見不平且要與渠雪屈良久云不得動著動著打折你驢腰

通玄奇云臨濟若官居相位不忘落魄之時這僧恰似寒微庶子擬作侯門之客

寶掌白云臨濟大師貴買賤賣不勝潦草這僧抗節衝鋒不顧喪身失命祇如道蒿枝拂相似意作麼生雲鬟梳未整香滲露花枝

淸化嶾云這僧也是個初生犢兒不畏虎若是個見義勇爲底漢當時奪轉棒頭何處更有臨濟

龍華體云臨濟誘人犯法固非好手這僧棒雖喫要且不甘

東塔熹云大小臨濟若無這僧幾乎一場懡㦬雖然我若作這僧待道再思一頓誰爲下手便拽下禪牀痛與一頓看伊如何合煞

五峰甫云大小臨濟與麼做處雖謂頭正尾正爭奈鼻孔在這僧手裏

臨濟見僧來舉起拂子僧禮拜濟便打又有僧來濟舉起拂子僧不顧濟亦打又有僧來濟舉起拂子僧曰謝和尙指示濟亦打

雲門偃代云祇宜老漢大覺云得卽得猶未見臨濟機在

愚菴盂云有賓有主有照有用其中一棒超諸佛之先一棒爲列祖頂門一棒撐天拄地若人揀辨得出許伊爲臨濟兒孫旁僧云這老漢這裏是什麼所在分先分後論佛論祖盂便打趂出

臨濟因普請鋤地次見黃檗來拄钁而立檗曰這漢困那濟曰钁也未舉困箇甚麼檗便打濟接住棒一推推倒檗乃喚維那扶起我來維那扶起曰和尙爭容得這風顚漢無禮檗却與維那一掌濟遽钁地曰諸方火葬我這裏活埋

仰山寂云正賊走却邏贓人喫棒

溈山喆云黃檗倒地維那扶起火葬活埋清風未已

三交嵩云正狗不偷油雞啣燈盞走

通玄奇云臨濟喫棒亦快黃檗喫跌甚甘唯代罪者不得辭其責臨濟與麼道太煞欺人

白巖符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大有恁麼事且置勿論一等家富兒驕實謂難爲情理還有與黃檗出一隻手者麼有僧纔出巖云你擬放驕麼直打出方丈

臨濟栽松次黃檗曰深山裏栽許多松作麼濟曰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乃將钁頭築地三下檗曰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濟又築地三下噓一噓檗曰吾宗到汝大興於世

溈山喆云臨濟與麼大似平地喫交雖然如是臨危不變方稱丈夫黃檗云吾宗到汝大興於世也是憐兒不覺醜

天童華云黃檗道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養子之緣固當如是臨濟正令雖行可惜甘向钁頭邊活埋應菴今日拶下面皮要與諸人相見驀拈拄杖卓一卓云驚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

臨濟上堂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在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濟下禪牀搊住曰道道僧擬議濟托開曰無位眞人是什麼乾屎橛便歸方丈

雪峰存云臨濟大似白拈

雪竇顯云善竊者鬼神莫知既被雪峰覷破不是好手召衆云雪竇今日換却你諸人眼睛了也你若不信各歸寮舍裏自摸索看

瑯琊覺云臨濟可謂氷稜上度九阬劍刃上得全身

天寧琦云臨濟若無後語洎被打破蔡州雖然家無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

仰山欽云臨濟如金翅劈海直取龍吞則且置祇如這僧被臨濟扭住畢竟是有語無語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

龍翔訴云兩鋒相直者不虛發由基之箭斲堊不變者始可運郢人之斤臨濟尋常氣宇如王却作小厮兒戲幾乎法道遇大風而止龍翔今日作死馬醫無位眞人築著磕著證據將來依然是錯且道是臨濟錯龍翔錯從教天下人卜度

天寶樞云無位眞人乾屎橛臨濟未是白拈賊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

烏石道云臨濟具羅龍手段陷虎機關怎奈被者僧看破雖然他道無位眞人是什麼乾屎橛又作麼生卓拄杖云黃花開滿地徧界盡鋪金

南堂欲云殺人刀活人劍乃上古之風規亦今時之樞要龍睛鶻眼一覷覷破便可驅耕夫之牛令他苗稼滋盛奪饑人之食令他永絕饑虛政如上將軍臨陣破敵掣鼓搴旗寸刃不施橫尸萬里直教四夷入貢八表來降豈不是大丈夫兒成就大丈夫事其或未然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干

古南門云往往道臨濟大師是個白拈賊且道曾竊得個什麼雪竇云旣被雪峰覷破且那裏是覷破處古南今日雖不及古人善竊却與諸人分明說破乃拽拄杖一時打散

金粟元云臨濟放去較危收來太速若也識得面門出入是無位眞人若也不識無位眞人亦在面門出入識未識且置乾屎橛作麼生道

靈隱禮云大慧與麼道大似帝釋尊天恢復三有大城未須奮杵震威便把斷要津了也還委悉麼喝一喝云不看頑石呑金鏃那識將軍射虎心

龍華體云者僧當時若是個漢待臨濟纔下禪牀便與震威一喝管教者漢進前無路退不容身雖然臨濟且放過一著雪峰雪竇遞相作竊放過不可乃驀拈拄杖一時打散

資福廣云此段話吾不取其放而獨取其收何謂也蓋爲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的劒

崇慶古云臨濟婆心片片未免平地骨堆當時纔是者僧若是個漢待道無位眞人是什麼乾屎橛便與劈面掌云者漢錯下名言管取臨濟退身有

分

西遯超云臨濟大師一生捋虎鬚扠龍角何今日便爲人下註脚當時我若在卽拍手大笑云者老漢著甚死急不打自招

白巖符云大小臨濟放去若愍收來最捷直是個水面上葫蘆轉轆轆地那裏有你捉摸處雖然於他無位眞人只好作個下使

曹山雍云臨濟胸藏韜略收放自如固爲好手者僧雖然排闥直入不顧危亡可惜龍頭蛇尾當時待他擒住便好與一掌直饒臨濟有陷虎之機也須倒退三千里

海門廣云大小臨濟一面添花錦上一面腦後抽釘若是無位眞人要且未在

西渡金徵云既是無位眞人因甚在赤肉團上試撿點看

臨濟問院主什麼處去來曰州中糶黃米來濟曰糶得盡麼曰糶得盡濟以拄杖劃一劃曰還糶得者個麼主便喝濟便打適値典座至濟舉前話座曰院主不會和尚意濟曰你又作麼生座禮拜濟亦打

黃龍南云寺主下喝不可放過典座禮拜放過不可臨濟令行歸宗放過三十年後有人說破

黃龍新云典座禮拜有過無功院主一喝有功無過既是有功爲甚麼却被打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

天童華云二尊宿雖則力提綱要撿點將來未免依草附木殊不知大小臨濟被者兩個漢破家散宅

西禪需云院主一喝電卷雷奔山摧地裂典座禮拜雲收雨散月白風淸雖然如是因什麼總被痛棒不見道臥龍纔奮迅丹鳳便翺翔

報恩秀云院主被棒賞不避仇讐供養主蒙恩誅豈擇骨肉

天童悟云臨濟大師讓他一點不得且什麼處是讓他不得處乃拈拄杖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遂擲下

廣教玉云院主典座雖竭力擔荷怎奈臨濟當時

祇令行一半若據令盡行何處更有今日你諸人還曾夢見麼乃拈拄杖一齊打散

慧雲盛云院主下喝與座禮拜各有見處臨濟乃俱不放過何也黃金自是黃金價怎肯和沙混賣人

臨濟上堂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阿那個合受人天供養

徑山杲云賊身已露

雲巖游云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

徑山及云臨濟見處偏枯果然只具一隻眼山僧昨抵昌國訪諸官寮從東過西從西過東波波挈挈竟日只在途中且如何說箇不離家舍比日歸來山門頭合掌佛殿裏燒香穿僧堂入厨庫總是自家屋舍又如何說個不離途中衲僧家只要據實而論若不據實而論謂之脫空謾語漢怎受人天供養隆教與麼告報也是小脫空且乎實一句作麼生道乃云從來不唱脫空歌把火燒山拾田螺白椰樹梢魚扇子急水灘頭鳥作窠好大哥以拂子擊禪牀一下

雲居莊云離家舍不離家舍在途中不在途中即不論山僧道盡大地止有一人合受人天供養諸人還識那一人麼擊拂子云莫教開却眼鎖子過新羅

天界盛云者小厮兒與麼說話更要喫藤枝在

天童忞云臨濟大師話墮了也還有檢點得出者麼若也檢點得出許你與伊同參合受人天供養如或未然喝一喝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干

臨濟因一老宿參乃曰禮拜即是不禮拜即是濟便喝宿便拜濟曰好個草賊宿曰賊賊便出去濟曰莫道無事好時首座在傍濟乃問還有過也無曰有濟曰賓家過主家過曰二俱有過濟曰過在什麼處座便出去濟曰莫道無事好

南泉願云官馬相踏

保寧勇云者一羣賊其間有正賊有草賊且道那個是正賊那個是草賊還辨得麼口欵易招贓物

難認

護國元云老宿身挨白刃臨濟功不虛施首座不善旁觀惹得一身泥水雖然如是且道前頭無事與後頭無事相較幾何於此緇素分明不但穿却臨濟鼻孔亦許你眼光爍破四天下其或未然莫道無事好

臨濟因黃檗入廚問飯頭作什麼曰揀衆僧米檗曰一日喫多少曰二石五檗曰莫太多麼曰猶恐少在檗便打飯頭舉似濟濟曰與汝勘過者老漢乃往見檗檗舉前話濟曰飯頭不會請和尚代轉一語檗曰汝但舉濟曰莫太多麼檗曰來日更喫一頓濟曰說甚來日即今便喫遂與檗一掌檗曰者風顛漢又來者裏捋虎鬚濟喝一喝便出去

溈山祐云養子方知父慈

仰山寂云黃檗大似勾賊破家

寶壽方云臨濟者漢慣得其便大似家富兒驕正眼看來古佛家風又何止掃土而已

臨濟示衆你要與佛祖不別但莫外求你一念清淨心光是你屋裏法身佛一念無分別心光是你屋裏報身佛一念無差別心光是你屋裏化身佛此三種身是你即今目前聽法的人只爲不向外馳求有此功用

獅林則云大小臨濟原來是個弄光影底我當時若見便與一喝喝住掀倒禪牀非唯坐斷渠儂舌頭亦免後代兒孫向光影裏作活計

白巖符云盡謂臨濟宗單主直截痛快覷他家稍涉語言便貶爲聯織爲葛藤使其讀大師此語又當何如獅林雖能子爲父隱然亦祇知其一不知其二殊不知大師乃善言言者瀾大波濶如大海焉無物不具豈小家兒得一升喫一頓者可得而知之哉

臨濟曰我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

獅林則云字經三寫烏焉成馬老僧一喝只作一喝用臭肉爛鮓賣與要者有過無過諸人試定當看喝一喝

臨濟曰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

昭覺勤喝一喝云且道是賓是主是照是用還委悉麼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城山洽喝一喝云且道是賓是主衆中道賓主歷然我要問他如何是歷然底事擬議不來劈脊便棒何故不見道照用一時行

臨濟聞德山示衆曰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謂洛浦曰你去問他道得為什麼也三十棒待伊打你便接住棒推一推看他作麼生浦如教而問德山便打浦接住推一推德山便歸方丈閉却門浦回舉似濟濟曰我從來疑著者漢雖然如是你還識德山麼浦擬議濟便打

雲居齊云只如臨濟道我從來疑著者漢是肯語是不肯語為當別有道理試斷看

白巖符云者赤稍鯉不唯蹉過德山亦乃蹉過臨濟若是符上座當時待德山歸方丈閉却門便好向門上書箇封字歸來待臨濟道你還識德山麼便震聲一喝拂袖而出雖然還知臨濟德山總被洛浦一狀領過麼

臨濟因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時有僧問還有賓主也無濟曰賓主歷然

廣慧璉云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諸人且道還有賓主也無若道有祇是箇瞎漢若道無亦是箇瞎漢不有不無萬里崖州若向者裏道得也好與三十棒若道不得亦與三十棒衲僧家到者裏作麼生出得山僧圈繢良久云苦哉蝦蟆蚯蚓跨跳上三十三天撞著須彌山百雜碎拈拄杖曰一隊無孔鐵鎚速退速退

承天宗云臨濟此語走殺天下衲僧我即不然當時見問還有賓主也無但云一對無孔鐵鎚

大溈智云作麼生是賓主歷然底道理若也會得一雙孤鴈撲地高飛其或未然一對鴛鴦池邊獨立

天童覺云殺人刀活人劍在臨濟手裏雖然如是當時道賓主歷然便與震威一喝直饒大鵬神通也只得同聲相應

愚菴盂云試檢點看那家是賓那家是主何處是

賓主互換若道無賓主現道賓主歷然若道有賓主同時一喝向何處分賓分主卓拄杖一下喝一喝云我者裏也有賓有主有照有用若檢點得出可與二首座同參有麼有麼否則山僧自道去也復喝一喝拽杖竟行

雲菴悅云當時者僧見道賓主歷然便好與掀倒禪牀直饒臨濟別運機籌也須落二落三

臨濟臨終謂衆曰吾遷化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怎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濟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聖便喝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却

潙山秀云古者忍死待來因何正法眼藏却向瞎驢邊滅却臨濟行計速速三聖又却匆匆因斯父子情忘遂使後人失望若不得流水還應過別山

中峰本云認他財爲已物將官路當人情濟之心亦濫矣三聖當時見他道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便與掩却臭口猶較些子乃云怎敢滅却噫以聖較濟又豈止濫而已哉

報恩倫徵云祇如三聖與麼喝正法眼藏可窺不可窺見徹見不徹諸人試斫額看

博山來云驅耕奪食須是滹沱補綴張風還他三聖然要傳持他正法眼藏且緩緩

雲巖學云臨濟問處孤危三聖答處超絕檢點將來臨濟老漢也是憐兒不覺醜

臨濟問洛浦從上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個親浦曰總不親濟曰親處作麼生浦便喝濟便打

仰山欽云二大老雖是啐啄同時要且未會轉身句或有問山僧如何是轉身句顧侍者云牢記取

臨濟陞堂有僧出濟便喝僧亦喝便禮拜濟便打

翠巖芝云臨濟也心麤好彩賴是者僧若是今時衲僧且作麼生即得

東禪觀云臨濟除是不作作則萬竅怒號者僧搏扶搖而上九萬里噫

雲居莊云譬如水母無目求食須假於鰕明眼衲僧不妨辨取

臨濟因僧問如何是吹毛劍濟曰禍事禍事僧禮拜

濟便打

白巖符徵云者僧禮拜是好心不是好心臨濟便打是吹風劒不是吹毛劒要做脚下兒孫者裏也不得草草

臨濟見僧來乃豎起拂子僧禮拜濟便打

翠巖芝云者僧有理難伸死而不弔且作麼生會如今作麼生與者僧出氣

臨濟小參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

中峰本云有時奪人錯有時奪境錯有時人境兩俱奪錯有時人境俱不奪錯臨濟大師到者裏鎖却咽喉了也莫有爲伊出氣者麼切忌將錯就錯

臨濟曰我者裏是活祖師西來意一切臨時要用便用

獅林則拈拂子搖拽示衆云我者裏也是活底要用便用一切臨時且道與臨濟是同是別以拂子一擊便擲下云臨濟猶欠者一著在

車溪沖拈拄杖云我者裏一切臨時要用便用不論死活雖然以拄杖畫圓相云臨濟天如總出者個不得

臨濟問僧甚處來曰定州來濟拈棒僧擬議濟便打僧不肯濟曰已後遇明眼人去在僧後參三聖纔舉前話聖便打僧擬議聖又打

天童華云臨濟三聖當時若有轉身句後代兒孫未至掃土驀拈拄杖云更有一個甚麼處去卓拄杖一下

愚菴盂云竹上泉通竹下水澗東花發澗西紅

廣教玉云諸方盡謂此僧少振作待濟拈棒直掀翻禪牀而出不惟坐斷臨濟舌頭亦可與三聖同參殊不知臨濟父子總被者僧看破

臨濟曰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

天寶樞喝一喝云且道是那一句若喚作第一句自救不了喚作第二句萬里崖州喚作第三句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

石霜尊云石霜亦有三句第一句薦得紅爐飛片

雪第二句薦得一劒定烟塵第三句薦得歸依佛法僧具眼者試辨看

臨濟半夏上黃檗見檗看經濟曰我將謂是個人元來是唵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便辭去檗曰汝破夏來何不終夏去濟曰義玄暫來禮拜和尚檗便打趁令去濟行數里疑此事却囘終夏後一日辭黃檗檗問什麼處去濟曰不是河南便歸河北檗拈棒濟約住遂與檗一掌檗呵呵大笑乃喚侍者曰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濟曰侍者將火來檗曰不然你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

焦山體云賓主歷然師資道合輕來重荅不墮常情分付禪板几案貴圖坐斷天下人舌頭正是憐兒不覺醜假饒縈火燒却終不向別處托生會麼老婆心切呵呵笑一任傍人說短長

臨濟示衆我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劒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你作麼生會僧擬議濟便喝

天寧琦喝一喝云且道者一喝落在什麼處爲復是金剛王寶劒爲復是踞地獅子爲復是探竿影草爲復是一喝不作一喝用試辨看若辨不出報恩與你註破金剛王劒目前可驗擬議不來墮坑落塹踞地獅子直下便是打破髑髏拈却牙齒探竿影草好也不好左手扶起右手推倒有時一喝不作喝用大小臨濟只管說夢便與麼會猶欠一喝在喝一喝

開先金云者僧擬議臨濟便喝還是金剛王寶劒還是踞地獅子還是探竿影草還是一喝不作一喝用者裏緇素得出權衡佛祖號令人天未爲難事其或未然山僧更爲你指出喝一喝

東明際喝一喝云且道是金剛王寶劒耶是踞地獅子耶是探竿影草耶是一喝不作一喝用耶向者裏緇素得出許你具參學眼其或未然光陰迅速生死事大切須薦取復喝一喝

臨濟因座主相看乃問業何經論主曰某甲荒虛麤習百法論濟曰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不得是同是別主曰明得卽

同明不得卽別侍者洛浦曰者裏是什麼所在說同說別濟回問浦曰汝又作麼生浦便喝濟送座主回遂問適來是汝喝老僧那浦曰是濟便打

廣胤標云洛浦可謂將成九仞功虧一簣當時待問是汝喝老僧那但向道劒去久矣管教臨濟老漢括目相待

溈山謙云我若作洛浦待問是汝喝老僧那便彈指三下不惟築斷者漢咽喉亦且自有出路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二十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二十一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南四

福州烏石靈觀禪師（南四黄檗運嗣）引麵次僧參石乃引麵示之僧便去石至晩問小師今日新到在甚處小師曰當時便去也石曰是卽是祇得一橛

雪竇顯云老觀大似失錢遭罪

報慈遂徵云甚麼處是少一橛

翠巖芝云老觀道他祇得一橛大似壓良爲賤

東禪觀云總似這個師僧靈山付囑有在老觀爲什麼道只得一橛要會麼若不酬價爭辯眞僞

烏石居常扃戶人罕見之一日雪峰來扣門石問誰曰鳳凰兒石曰作什麼曰來啗老觀石便開門搊住曰道道峰擬議石便托開閉却門峰住後示衆曰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你這一隊噇酒糟漢向甚處摸索

明招謙代雪峰纔見開門便云動卽喪又代老觀云俊哉俊哉

有老宿云雪峰徒有此語當時入不得如今也入不得

雪竇顯云這孤恩負德漢有甚麼交涉當時入不得豈是教你入今旣摸索不著累他雪峰俱在老觀門下

寶壽方云見烏石則易見雪峰則難

古南門云三尊宿可謂壓老觀堂入老觀室要且

只在門外何故話在

報恩琇云山僧若作雪峰纔見渠掬住道道道便論云這漢手忙脚亂作麽管教老觀進不得退不得雖然亦須救取老觀

資福佋徵云且道雪峰恁麽道入得老觀門入不得老觀門若入得怎肯恁麽道若入不得怎敢恁麽道

勝法法云雪峰向東海裏失錢要在金牛湖邊撈摝好與三十拄杖

白巖符云掣電之機門墻岸岸烏石其人可觀也惜乎罕遇作家白巖若作雪峰當時待開門驀頭便與一喝竟拂袖去烏石到這裏雖有搏虎之技也只得高樹降旗鳳凰兒豈不俊哉

烏石因僧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觀曰我若向你道卽別有也僧擧似洞山山曰好個話頭只欠進語何不問爲什麽不道僧却來進前語曰爲什麽不道石曰若言我不道卽啞却我口若言我道卽謇却我舌僧回擧似洞山山深肯之

磬山脩云洞山雖識機宜恰似個扶小兒入市這僧隨人脚跟姑置勿論若夫烏石老漢也是方便不少

報恩琇云觀老與麽答話好則好矣猶欠痛快若是山僧待問爲什麽不道打落渠嘴非惟洞山不敢正視亦使這僧脫略見聞免見傳言送語

白巖符云還知這兩個漢性命總在這僧手裏麽頂門有眼者試辨看

益州大隨法眞禪師（南四長慶安嗣）因僧辭乃問甚處去曰峩眉禮普賢去隨竪起拂子曰文殊普賢總在這裏僧一畫圓相拋向背後乃禮拜隨喚曰侍者取一貼茶與這僧

保福展云大隨若無後語笑他衲僧

雲門偃別云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去

五祖戒云大隨不因一事不長一智

雪竇顯云殺人刀活人劒具眼者辨取

潙山秀云大隨茶非類趙州茶既不類趙州茶則得之者少矣這僧得之且道有甚長處然不義之

財於我如浮雲
天童覺云識法者懼欺敵者亡水中擇乳須是鵞王
天童悟云這僧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當時待喚侍者與茶何不祇對道也不消得
大隨因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個壞不壞隨曰壞曰恁麼則隨他去也隨曰隨他去又僧問龍濟脩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個壞不壞脩曰不壞曰爲甚麼不壞脩曰爲同大千
龍濟脩云壞也礙塞殺人不壞也礙塞殺人
道吾眞云此二老宿一人道壞一人道不壞且道壞底是不壞底是會麼壞與不壞俱非內外不隔絲毫尋常面對
黃龍淸云此二尊宿雖則應處無偏其奈影響之流曾生二見若是太平卽不然忽有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個壞不壞向道壞與不壞卽且置還識這個麼忽地喚回秋夜夢舉頭惟見月當空
博山來云大隨龍濟生死同條接物導機隨家豐儉一句則穿花折柳野渡氷消一句則帶霧披雲寒灰發燄畢竟者個壞不壞參
陽山項云二大老雖則機用縱橫未免旁觀者笑且道笑個什麼各見一邊
大隨因貫休有詩曰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乃卽舉以問休曰如何是此心休無對
歸宗柔代休云能有幾人知
寶壽方代休但彈指一下
韶州靈樹知聖如敏禪師（南四長慶安嗣）因尼送瓷鉢盂至樹遂托起問曰者個出在甚麼處尼曰出在定州樹乃撲破尼無對
淸涼欽別云不違此間
保福展云欺敵者亡
雲門澄代云老老大大鉢盂出處也不知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南四長慶安嗣）因見桃花有省乃述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呈潙山安安曰從緣薦得永

無退失次學似玄沙沙曰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地藏琛因玄沙問我恁麼道你作麼生會琛曰不是桂琛即走殺天下人

翠巖芝云有一人如今問玄沙意作麼生且道此人還徹也未

黃龍心徵云諸人且道靈雲當初見底是桃花不是桃花

五祖演云說什麼諦當更參三十年

昭覺勤云千鈞之弩不為鼷鼠而發機靈雲既撥轉天關玄沙乃掀翻地軸且道那裏是未徹處

徑山杲云一家有事百家忙

中峰本云靈雲白日靑天向桃花樹下為魅所著玄沙雖則除邪輔正激濁揚淸殊不知又是鬼門上貼卦

天寧琦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直饒百煉精金不免入鑪再煆

東塔明云一翳在眼空花亂墜不是玄沙善用金錍幾乎成個瞎漢

天井新云不惟靈雲未徹敢保玄沙也未徹在何以見得雲在嶺頭閒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

愚菴盂云靈雲若不是玄沙幾被桃花誤了一生潙山老也是憐兒不覺醜或問靈雲未徹在甚麼處對曰不妨疑著

靈隱禮云玄沙恁麼道大似向驪龍頷下探珠饑鷹爪下奪雀雖則赤心片片怎奈傷鋒犯手山僧今日要問他既是諦當甚諦當為甚却道敢保老兄未徹在還有知他落處麼良久云不因栗棘金剛話難見銀山鐵壁心

黃檗琦云靈雲眼中添眼備老眉上栽眉仔細看來成甚面孔

棲霞成云若於玄沙地藏二老言下透得要見靈雲不難其或未能壽昌與你道破三十年來尋劍客有眼如聾幾回落葉又抽枝眼花作麼自從一見桃花後失却一隻了直至如今更不疑只得一半

東明鑑云當時靈雲眼睛被桃花刺破直至如今依然成瞎乃驀豎拂子云大衆桃花開也還見麼良久云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艷出墻來

永正元云靈雲觸目知機正是眼中著屑玄沙見兎放鷹翻成節外生枝若道靈雲是則辜負玄沙若道玄沙是又埋沒靈雲且道畢竟如何遂喝一喝云謾說超方眼休誇劫外春

靈雲問僧甚處去曰雪峰去雲曰我有一信寄雪峰得麼曰便請雲脫隻履抛向面前僧便去至雪峰峰問甚處來曰靈雲來峰曰和尚安否曰有一信相寄峰曰在那裏僧脫隻履抛向峰面前峰休去

潙山秀云雪峰既不能辨他來信端的者僧又祇知依模畫樣鈍置他靈雲忽若當時道我有一信寄他僧云便請靈雲只據坐者僧又若為通露不可大丈夫漢為人馳達教他一言不措

白巖符云者僧與靈雲通信原封馳上不敢妄加一字固郵人役也怎奈雪峰書亦收了只是不拆封看知他雪峰是何心行

靈雲因長生問混沌未分時如何雲曰露柱懷胎曰分後如何雲曰如片雲點太淸曰未審太淸還受點也無雲不答曰恁麼則含生不來也雲亦不答曰直得純淸絕點時如何雲曰猶是眞常流注曰如何是眞常流注雲曰似鏡常明曰向上還有事也無雲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雲曰打破鏡來與汝相見

芭蕉徹云相見便休又打破鏡作什麼白兆圓云若不打破鏡怎得相見太陽延云即今破也又作麼生相見乃云照盡體無依通身難辨的

開福寧云好諸禪德盡十方世界是一面鏡作麼生說個打破底道理直饒眼親手辦光境俱亡如雞抱卵啐啄同時正好喫報慈拄杖何故弄影禪和如麻似粟

黃龍忠云二尊宿發明本分大事可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妨端的檢點將來大似貼肉汗衫未能脫體致使一等隨語生解流便向未分時計較打破處說道理驢年悟去麼若據牧菴見處說甚混沌分與未分打破鏡與不打破鏡直饒向露柱

懷胎處會得正是片雲點太淸諸仁者還委悉麼待虛空落地卽向你道

昭覺勤云一個善問一個善答膠漆相投水乳相合則且置且道打破鏡來如何相見良久撫掌云了

天童覺云分與未分玉機夜動點與未點金梭暗拋直是一色純淸未得十成穩坐且道打破鏡來向甚麼處相見還會麼淸秋老兎吞光後湛水蒼龍蛻骨時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南四潙山祐嗣在潙山爲直歲作務歸潙問甚處來曰田中來潙曰田中多少人仰插鍬叉手而立潙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仰拽鍬便去

玄沙備云我若見卽踏倒鍬子

鏡淸怤因僧問仰山插鍬意旨如何淸云狗啣赦書諸侯避道玄沙踏倒意旨如何淸云不奈船何打破戽斗南山刈茅意旨如何淸云李靖三兄久經行陣

雪竇顯云諸方咸謂插鍬話奇特大似隨邪逐惡據雪竇見處仰山被潙山一問直得無繩自縛去死十分

徑山杲云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天寧琦云幸是無事被妙喜老漢念一道眞言直得天左旋地右轉

博山來云父慈子孝夫唱婦隨要是家裏人始好說家裏話不然則索鹽奉馬矣二大老暗機圓合則不無南山刈茅者未許話會在

天童悟云我若作仰山待問田中多少人便乃出去不惟截斷潙山後來老婆且教伊討頭鼻不著

愚菴盂云作務歸家父子酬唱直得塡溝塞壑無處出頭雪竇道仰山被潙山一問直得無繩自縛去死十分還知仰山麼偶行花下路驚起樹頭鶯

資福廣云只拘來巢空穴來風是皆有託而然也若是義海無際暗機無形是豈有託而能然哉到者裏非但今人摸索不著縱臨濟德山有棒有喝亦用不得且道利害在甚麼處不見道南山大有

人刈茅
鳳山啓云主張門戶全憑得力兒孫向上提持須是當機作者老牯牛有舐犢之愛小釋迦知跪乳之恩父父子子雖然可愛怎奈難為旁觀

仰山因僧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山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甚處山推出枕子潙山聞乃曰寂子用劒刃上事

徑山杲云潙山正是憐兒不覺醜仰山推出枕子已是漏逗更著個名字喚作劒刃上事誤他學語之流便恁麼承虛接響流通將去妙喜雖則借水獻花要且理無曲斷卽今莫有旁不肯底出來我要問你推出枕子還當得法身說法也無

天童華云若是劒刃上事仰山何曾會用忽有問天童法身還解說法也無亦向道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說得底人在甚處只向道三生六十劫

天寧琦云者僧問法身說法蹉過也不知仰山推出枕子又何曾見慣大小潙山將錯就錯配作劒刃上事綑作一束秤上稱來八兩半斤殊無輕重若也當時纔見者僧道法身還解說法也無便驟步歸方丈豈不是出格宗師免致天下衲僧貶剝

仰山欽云法身說法已於問處流通推出枕子也只是個信受奉行潙山老漢雖曰列段分科若是正文敢道不知落處

天寶樞云潙山恁麼道也是憐兒不覺醜若論劒刃上事仰山何曾夢見

徑山琇云仰山推出枕子乞兒伎倆潙山道寂子用劒刃上事正是溺愛者不明大慧道妙喜雖則借水獻花理無曲斷卽今莫有旁不肯的出來我要問他推出枕子還當得法身說法也無也是驢揀濕處尿

天井新云潙山仰山却被者僧捉敗

仰山問僧近離甚處曰廬山山曰曾到五老峰麼曰不曾到山曰闍黎不曾遊山

雲門偃云此語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

潙山秀云今人盡道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只知捉月不覺水深忽若雲門當時謹愼脣吻未審後

人若爲話會

黃龍新云雲門仰山只有受璧之心且無割城之意殊不知被者僧一時領過黃龍今日更作死馬醫乃拈拂子度與僧僧擬接便打

潙山喆云仰山可謂光前絕後雲門雖然提綱挈要鉗鎚天下衲僧怎奈無風起浪諸人還識者僧麼他親從廬山來

黃龍震云仰山已是失却鼻孔雲門更下註脚有什麼救處我即不然近離甚處廬山曾到五老峰麼不曾到只向道別甑炊香供養此人

天童覺云雲門雖然識得仰山底裏怎奈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且道仰山意作麼生無限風流慵賣弄免人指點好郎君

報恩秀云我若作仰山祇喚侍者點茶來者僧遊山困不然喝出教伊向後別作生涯

白巖符云仰嶠萬斛明珠雲門徧地荊棘總在者僧懷揣裏山僧恁麼道還有不甘者麼

仰山因大潙問妙淨明心汝作麼生會山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潙曰汝只得其事山曰適來和尚問什麼潙曰妙淨明心山曰喚作事得麼潙曰如是如是

靑龍斯云兹歌相和節拍相隨須讓他潙仰父子若是妙淨明心直饒圓古佛小釋迦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

仰山夢往彌勒內院居第二座有尊者白椎曰今日當第二座說法山乃起白椎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衆皆散去及覺舉似潙山潙曰子已入聖位山便禮拜

潙山秀云依文解義即不無當時彌勒會中有個作者見道摩訶衍法聲未絕便云合取兩片皮非唯止絕仰山寐語亦免使後人夢中說夢

瑯琊覺云且道當時聖衆肯仰山不肯仰山若肯又孤負仰山若不肯仰山平地喫交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諸人說破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你若擧似諸方諸方恁麼會入地獄如箭射

天童覺云玉女依俙夜動機錦絲歷歷吐梭臍水天湛碧全功墮雪月寒淸一色迷諸禪德全功負

墮一色猶迷作麼生體悉得相應去權挂垢衣云
是佛却披珍御復名誰
東禪觀云尊者白椎聖衆便散不妨使人疑著却
待第二杓惡水潑了方始惺惺遲也且如摩訶衍
法離四句絕百非道已道了諸人還識仰山麼
報恩秀云大潙若解迴光返照和萬松無地容身
莫有夢中了了醉裏醒醒底麼
天童悟云大小仰山剌腦入膠盆被尊者白椎云
今當第二座說法腦門粉碎了也當時拂袖便行
直令一院聖衆疑著猶更白椎遂塊不少
青龍斯云昨夜山僧亦作一夢夢見阿耨達池龍
王請山僧齋齋畢問云威音王底父親名甚麼者
個問頭奇特不敢姑他遂乃振威一喝龍王作禮
而退忽然覺來只見徧地好雪大衆且道山僧夢
的與仰山夢的是同是別
仰山因一日有梵僧乘空至山問近離甚處曰西天
山曰幾時離彼曰今早山曰何太遲生曰遊山翫水
山曰神通遊戲不無闍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曰特
來東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梵書貝多葉與山
作禮復乘空而去
東林總云大小仰山被梵僧將兩杓惡水驀頭澆
了也當時集雲峰下自有正令何不施行大衆且
作麼生是正令咄
黃龍新云大小仰山被者僧熱瞞更出貝多梵書
塗糊一上如今若有異僧乘空而至雲巖門下喚
來洗脚
泐潭準云可惜仰山放過這漢當時若是寶峰便
與擒住教維那僧堂前撞鐘集衆責狀趕出況佛
法不當人情既稱羅漢諸漏已盡梵行已立為什
麼不歸家穩坐只管遊山翫水
大溈泰云仰山只知進前趂鹿不知身墮網羅尊
者偶爾成文頗有衲僧氣息若人會得許你倒捋
虎鬚
白巖符云仰山被異僧活埋且置勿論祇如神通
佛法是一是二若道是二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
與實相不相違背又作麼生若道是一不無闍黎

須還老僧又作麼生者裏定當不出莫言無事好

仰山指雪獅子謂衆曰還有過得此色者麼

雲門偃云當時便與推倒

雪竇顯云雲門只解推倒不解扶起

瑯琊覺云卽今問諸人推倒扶起相去多少乃拈拄杖云撈過眉毛鼻孔呵呵大笑遂擲下

淨慈昌云推倒也錯扶起也錯還有過得此色者麼錯錯

南堂欲云雲門推倒雪竇扶起直饒過得此色也未是金毛獅子

報恩秀云一則推倒一則扶起在他宗異派不道不得若洞上宗風更須知有正倒時便起正起時便倒底時節然後起倒同時起倒不立更買草鞋行脚三十年

古南門云三個老漢雖則因事長智總未踏著向上關棙子如何是向上關棙子日出後一場懡㦬

雪竇正云者一隊漢總被雪獅子轉

白巖符云偃老盧公雖善看孔著楔總是口還人事若是白巖還有過得此色者麼但云有他若眼目定動便與劈面一掌却云還有過得此色者麼

仰山問陸郞中承聞郞中看經得悟是否曰是弟子因看涅槃經道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得個安樂處山豎拂子曰只如者個作麼生入曰入之一字也不消得山曰入之一字不爲郞中陸便起去

淸涼欽云且道入之一字爲什麼人又云郞中且莫煩惱

雪竇顯於仰山舉拂處別陸云拂子到某甲手裏也又別仰山後語云我將謂你是個俗漢

白巖符云我若作仰山當時郞中纔道個是字便與搖手云猶隔遠在何故要使者漢別立生涯免在葛藤窠裏著脚

仰山因龐公問久響仰山到來因甚却覆山豎拂子曰是仰是覆公乃打露柱曰雖然無人也要露柱證明山擲下拂子曰若到諸方一任舉似

隱靜岑云大小仰山被龐公一撈直得手忙脚亂只如居士打露柱一下又作麼生鯨呑海水盡露

出珊瑚枝

仰山坐次有僧來作禮山不顧僧問和尚還識字否山曰隨分僧乃右旋一匝曰是什麼字山於地上書十字僧又左旋一匝曰是什麼字山改十字作卍字僧畫圓相以兩手托如修羅擎日月勢曰是什麼字山畫圓相圍却卍字僧乃作婁至德勢山曰如是如是善自護持

報恩秀云仰山十字注也注了說也說破更要後面許多粥飯氣作麼當初待問師識字否何不道自來文寡看他又且如何

笑巖寶云大小仰山泥水不分山僧則不然待者僧作婁至德勢劈脊便打云者野狐精何故如此不見道是眞難滅是僞不昌

仰山問僧甚處來曰幽州山曰我恰要個幽州信幽州米作麼價曰某甲無端從他市橋上過踏折他橋梁

保寧勇云放你三十棒

寶掌白云大小仰山龍頭蛇尾者僧便是崩倒了幽州城八十里寶掌拄杖也未肯放伊過在

普寧潁云者僧也好與一頓何故若不酬價焉知眞僞

仰山到東寺既有廣南明珠機緣相見了却入客位復具威儀再上人事寺纔見乃曰已相見了也山曰與麼相見莫不當否寺便歸方丈閉却門山歸舉似潙山潙曰寂子是什麼心行山曰若不與麼怎識得伊

保福展云仰山大似蚊子上鐵牛

承天宗云仰山識得東寺强說道理卽得相見卽不可何也直使潙山親來也未能得與東寺相見在

仰山因有官人來山問官居何位曰推官山豎起拂子曰還推得者個麼

南澗問云險

白巖符云當時官人若是個性躁漢待道還推得者個麼便好叫班上拏下綑打三十看仰山者漢作何處置

仰山携拄杖行次僧問和尙手中是什麼仰拈向背後曰見麼僧無語

天童悟代僧撫掌笑云今日識得和尙

仰山問雙峰你近日見處如何峰曰據某甲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山曰你解猶在境峰曰某甲只如此師兄又如何山曰你豈無能知無一法可當情者

潙山喆云前箭猶輕後箭深無限平人被陸沉

東禪嶽云解弄不須雙刃劍延齡何必九還丹

寶壽方云雙峰者一件汗衫子仰山費盡腕頭力畢竟未能與伊拈却在我若作仰山待道某甲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便好劈面唾云我將謂你是個人便歸方丈管教雙峰者漢脫落一層有分

仰山因歸潙山省覲潙問子既稱善知識怎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山曰慧寂有驗處但見僧來便竪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者個不說又曰者個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潙嘆曰此是從上宗門中牙爪

□□端云潙山無事生事爲憐三歲子仰山承虛接響弄醜出乖俱未免遭人怪笑當時衆中若有個漢見伊擧[illegible]便好近前奪却大聲一喝而去潙山父子雖有通身牙爪亦當倒退千里

鄧州南陽香嚴智閑禪師（南四潙山祐嗣）上堂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樹枝脚不踏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不對他又違他所問若對他則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即得時有虎頭招上座出衆曰樹上卽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尙道嚴乃呵呵大笑

雪竇顯云樹上道卽易樹下道却難老僧上樹去也致將一問來

翠巖芝云問者對者俱不免喪身失命如今衲僧作麼生

徑山杲云吞得栗棘蓬透得金剛圈看者般說話也是泗洲人見大聖

大潙果云香巖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雖然檢點將來未免弄巧成拙

皷山珪云香巖大似蕭何制律

天童覺云虎頭上座是個惡賊用無義手打不防家直饒本色作家往往做手脚不辦雪竇是別機宜識休咎底漢到者裏也只得藏身露影還會香嚴做處麽三千劒客今何在獨許莊周見太平

天寧琦云香嚴老人曲設方便虎頭上座未辨端倪若論激揚此事三生六十劫

天寶樞云上樹未上樹鐵蛇橫古路覿面笑呵呵苦瓠連根苦

南堂欲云香嚴用盡神通不消虎頭一捞便乃四稜塌地雪竇縱有生機也只扶他不起

愚菴盂云大衆香嚴握昆吾刀盡大地人喪身失命豎拂子云山僧今日上樹去也置將一問來自代云金香爐下鐵崑崙

通玄奇云虎頭雖識好惡只見一邊我當時若在但禮香嚴三拜

南澗問云香嚴前不搆村後不迭店不得虎頭上座幾乎無出身路

天寶眞云香嚴善排陣勢虎頭不動旗鎗彼彼皆知且道呵呵大笑意作麽生殺人刀活人劒

淨慈參云香嚴此話要與天下人斷命根細檢將來眞個蕭何制律虎頭雖善別機宜也只在平展處著倒乃呵呵大笑云佛法大有只是牙痛

白巖符云香嚴以大地作一紅爐烈焰亘天雖生鐵渾鋼立時鎔却如當時虎頭上座豈不俊哉怎奈眉毛至今尙帶焦氣然香嚴之作可謂善矣至矣然自已眉毛未審還得完全也未

香嚴因仰山問聞你近日有省處試說看嚴擧擊竹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脩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山曰此是夙昔記持有正悟別說看嚴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尙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山曰如來禪許你會祖師禪未夢見在嚴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山乃對潙山曰閑師弟會祖師禪也

報恩遂徵云且道如來禪與祖師禪是分不分長慶稜云二時坐却

潙山喆云香嚴可謂上無片瓦下無卓錐露裸裸赤灑灑沒可把若不是仰山幾乎放過何故不得雪霜力爲知松柏操

徑山杲云潙山晚年好則劇教得一棚肉傀儡直是可愛且作麼生是可愛處面面相看手脚動㤰知語話是他人

天寧琦云師兄師弟去年今年論甚道說甚禪總是掉棒打月掘地討天禪禪也無妙也無玄莫把封皮作信傳

香嚴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尚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

寶峰文云去年富未是富今年富始是富去年富惟有一領黑黲布衫今年添得一條百衲袈裟歲朝抖擻呈禪衆實謂風流出當家

天寧琦云香嚴貧未是貧奈何猶有個渾身眞淨富不是富家私未免俱呈露鳳山者裏不說富不說貧隨家豐儉沒踈親豎拂子云收來兎角長三尺放去龜毛重九斤

博山來云香嚴貧而諂眞淨富而驕天寧雖能隨家豐儉未免爲貧富兩字累致成狡詐且道博山者裏又作麼生豎拂子云泥牛觸折珊瑚枝石女裁成火浣布

香嚴開法時潙山遣僧送書幷拄杖到嚴接得曰蒼天蒼天僧便問和尚爲甚如此嚴曰只爲春行冬令

天井新云得人一牛還人一馬理固然矣檢點將來也是死而不弔

法忍謐云潙山杖子千里同風者僧送到對面千里且道誵訛在甚麼處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

天目律云香嚴與麼也是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東塔熹云潙山送杖養子之緣香嚴便哭不爲分外則且置祇如道春行冬令又作麼生報恩須是報恩人

風穴喜云者僧爲潙山送拄杖兵隨印轉香嚴接得便哭將逐符行且道春行冬令意旨如何咄

退菴智云大小香嚴把不住被拄杖子轉不得者

僧一拶幾乎屈辱大潙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二十一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二十二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南四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南四潙山祐嗣）因僧問奄息如灰時如何諲曰猶是時人功幹曰幹後如何諲曰耕人田不種曰畢竟如何諲曰禾熟不登場

天童華云鳳閣香沉雪巢夜冷半窗明月和氣靄然正與麼時且道歸宗與徑山還有相見分也無見與不見且止只如這僧與麼還具眼麼苟或未然雲藏無縫襖鳥宿未萌枝

保寧茂云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九年人不識幾度過流沙

滁州定山神英禪師（南四潙山祐嗣）因椑樹省行脚時參問不落數量請師道山提起數珠曰是落不落曰圓珠三竅時人知有請師圓前話山便打樹拂袖便出山曰三十年後搥胸大哭去在樹住後示衆曰老僧三十年前被定山熱瞞一上不同小小

雪竇顯云定山用即用爭奈險椑樹知即知要且未具擇法眼試請辨看

古南門云衆中商量道椑樹被定山瞞殊不知定山被椑樹引得牽筋動骨諸人還辨得麼如辨不得莫待三十年只今也須搥胸大哭一上且道古南又具什麼眼

襄州延慶法端禪師（南四潙山祐嗣）因僧問蚯蚓斬為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一頭慶展兩手

洞山价別云即今問底在阿那一頭

笑巖寶別云但呼闍黎僧若應諾却問云端的在阿那一頭

慧雲盛別慶和聲便打云在這一頭

京兆米和尚（南四潙山祐嗣）問僧近離甚處曰藥山米曰藥山老子近日如何曰大似一片頑石米曰得溜麼鄭重曰也無你提掇處米曰非但藥山米胡亦溜麼僧

近前顧視而立米曰看看頑石動也僧便出
雪竇顯云米胡也縱奪可觀爭奈死而不弔
溈山喆云米胡好片頑石多少遊人不識及乎衲
僧一見不免將南作北
昭覺勤云雪竇細處細如米末冷處冷似氷霜要
且只見錐頭利若據蔣山見處只這米胡趂得老
鼠打破油甕
天童華云這僧豈不是具眼底叵耐將藥山一片
頑石到處賣弄苟非米胡深辨端倪幾遭惑亂
寶掌白云者僧一問一酬有賓有主豈不是曾見
藥山來可惜米胡錯過一著若是白上座待他轉
身出時劈脊便棒何故我要使者頑石生光
白巖符云者僧進退可觀七師延納有禮主賓相
見不玷旁觀只是總未免被塊頑石累却諸禪德
還有能爲他拈却者麼本分宗師試出手看
米胡令僧去問仰山今時人還假悟否山曰悟卽不
無怎奈落在第二頭米深肯之
投子青云仰山與麼道還免得自己不落麼若免
得更有一人大不肯在若免不得亦落第二頭米
胡雖然肯他自己還有出身之路也無諸人試撿
點看若撿點得出二人瓦解氷消不然且莫造次
溈潭清云門庭施設米胡深肯仰山入理深談第
一頭猶未悟在
天童華云米胡提本分鉗鎚仰山展劒刃上事二
老於唱教門中足可稱尊若是衲僧門下總是喫
棒底漢
伏龍長云如鏡鑑像像不來時鏡將何鑑如氷融
水水歸源後氷復何融只如仰山米胡與麼道還
有爲人處也無若把半斤稱八兩依然錯認定盤
星喝一喝
米胡因僧問自古上賢還達眞理也無米曰達曰秖
如眞理作麼生達米曰當時霍光賣假銀城與單于
契書是什麼人做曰某甲直得杜口無言米曰平地
教人作保
昭覺勤云米胡是大善知識
徑山杲舉至契書是什麼人做處云徑山當時若

作者僧下一轉語塞却者老漢口且道下甚麼語
良久云若教容易得便作等閑看
笑巖寶云米胡佛果俱大善知識要且不能盡善
何故割雞焉用牛刀
福州九峰慧慈禪師(南四潙山祐嗣)因潙山上堂汝等諸人
只得大機不得大用慈便抽身出去潙召慈慈更不
回顧潙曰此子堪爲法器
保福展云依稀似曲失前忘後
曇山季徵云九峰抽身出去是大用不是大用潙
山道此子堪爲法器是賞伊是罰伊
晉州霍山和尙(南四潙山祐嗣)因仰山會下一僧至自稱集
雲峰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參霍乃喚維那打鐘著
僧乃驟步而去
雪竇顯云者漢雖見機而變怎奈有頭無尾
昭覺勤云者漢擔却仰山冬瓜印子向人前賣弄
若不是霍山幾被塗糊雖然如是可惜令行一半
當時不用喚維那好與擒住更打四藤條且聽者
漢疑三十年

證果興云者兩個漢都來雷聲浩大雨點全無
元康和尙(南四潙山祐嗣)因訪石樓樓纔見便收足坐康曰
得與麼威儀周足樓曰汝適來見個什麼康曰無端
被人領過樓曰須是與麼始爲眞見康曰苦哉賺殺
幾人來樓便起身康曰見即見矣動則不動樓曰盡
力道不出定也康摑掌三下
南泉願云天下人斷者兩個漢是非不得若斷得
與他同參
蘄州三角山法遇菴主(南四潙山祐嗣)因荒亂魁師入山執
刃而問曰和尙有甚財寶角曰僧家之寶非君所宜
魁曰是何寶角震聲一喝魁不悟以刃加之
龍唐杜云渠魁大似瞎眼波斯焉能辨得眞寶三
角不善深藏未逢別者輒爾開拳所以二俱有咎
一場懡㦬當時待道是何寶好與云折脚品鐺字
羅無底鉢盂斷鼻草鞋汝若用得著一任將去使
渠知我衲僧風味放下夜叉心突起菩薩面也未
可知
白巖符云一個按劍夜光一個袖手嫂溺二俱有

過黃口雖禪誰不恁麼道殊不知投桃報李各盡其私之二人者直是脫體風流千秋未已豈況況輩可得而知哉

襄州常侍王敬初居士（南四溈山祐嗣）視事次米胡至公乃舉筆示之米曰還判得虛空麼公擲下筆入後堂更不相見米致疑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入潛屏蔽間偵伺主就席乃問昨日米和尚未審有甚言句便不相見公曰獅子咬人韓獹逐塊米遽出朗笑曰我會也公曰會即不無試道看米曰請常侍舉公乃竪起一隻箸米曰者野狐精公曰者漢徹也

溈山喆云常侍雖是個俗漢筆下有生殺之權米師是一方知識要且出他綣繢不得當時待他擲下筆但向道我從來疑著者漢

瀛山誾云王常侍可謂鐵眼銅睛不但令米胡致疑亦可疑殺天下人雖然當時也草草放過待道者野狐精復抽身便入何故要教伊疑個徹底

實壽方云且道當時常侍舉筆處合作個什麼苟當免得遭他檢點

敬初與臨濟到僧堂乃問者一堂師僧還看經也無濟曰不看經曰還習禪也無濟曰不習禪曰禪又不習經又不看究竟教他做什麼濟曰總教伊成佛作祖去初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濟曰我將謂你是個俗漢

靈隱嶽云一著高一著一步濶一步明眼人前猶涉露布鳳棲不在梧桐樹

徑山杲云臨濟氣宇如王握金剛王寶劍橫行海內等閒遇著者官人瓦解冰消

天寧琦云臨濟吹毛劍甚處去也若也拈出有什麼王常侍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普明領云盡謂臨濟大師到者裏失却一隻眼殊不知者兩個漢狹路相逢兩彩一賽

南澗問云二大老相見明如杲日寬若太虛所謂本色作家一挨一拶全彰本地風光若不是恁麼人怎識得恁麼話者裏還有識得者一堂師僧者麼水不洗水金不博金橫身當宇宙誰是個般人

棲霞成云妙喜佩肘後符懸當臺鏡檢點將來祇具一隻眼殊不知者官人被臨濟一推至今起不得

白巖符云問旣不艮答亦非善從尋常語裏密布鎗旗二老用心亦至矣然要風行六合雲卷長空又須是別轉一途始見衲僧眼目

古塘囗云臨濟老人等閑被官人一拶便見腦門著地且道官人具什麼眼

揚州光孝慧覺禪師（南四趙州諗嗣）到崇壽法眼眼問近離甚處覺曰趙州眼曰承聞趙州有栢樹子話是否覺曰無眼曰往來皆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栢樹子上座何得道無覺曰先師實無此語和尙莫謗先師好

徑山杲云若道有此語錯過覺鐵嘴若道無此語又錯過法眼若兩邊俱不涉又錯過趙州直饒總不恁麼別有透脫一路入地獄如箭射

鼓山珪云覺鐵嘴名不虛得只是不曾夢見趙州天寧琦云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此話已徧天下了也因甚覺鐵嘴却道先師無此語衆中往往商量道趙州只是一期方便不可作實解所以道無與麼亂統謗他古佛不少妙喜云若道有此語蹉過覺鐵嘴若道無此語蹉過法眼若道兩邊俱不涉又蹉過趙州今日烟波無可釣不須新月更爲鈎

笑巖實云法眼當時失却一隻眼覺公與麼道亦扶趙州不起

愚菴盂云衲子競頭紛紜栢樹子話則所倘者豈非話柄縱你識得趙州意還須知有覺鐵嘴者一門檻在乃卓拄杖一下云今日要與光孝相見者試道看一僧纔出菴便打僧掀翻香案菴直打趁出院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南四趙州諗嗣）參趙州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著陽曰旣是一物不將來放下個甚麼州曰放不下擔取去陽於言下大悟

勝果玄於嚴陽初問下著語云抱贓叫屈於進語下著語云苦哉苦哉

□□香云趙州就罏打鐵費炭不多嚴陽惹禍上身抖擻不下雖然悟去也是庭前生瑞草好事不如無

石梯和尚南四茱萸嗣 一日見侍者托鉢赴堂乃問什麼處去曰赴堂齋去梯曰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曰除此外別道個什麼梯曰我只問汝本分事曰若論本分事某甲實是赴堂齋去梯曰汝不謬爲吾侍者

天童覺云放過卽不可如今直與扭得鼻孔痛打得骨頭出始得免見瞎驢趂大隊所以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透得荊棘林是好手且道適來者僧透得也未多虛不如少實

淸化嶾云入此門來直須田地穩密堪受鉗鎚百煉千鍛終始不變所謂要識眞金火裏看也石梯肯他也是羅公照鏡當時何不與他三十棒使渠縱遇百味珍饈也須吐却始得

慧雲盛云太公釣鯉魚負命上鈎絲脚跟點地還他侍者鼻孔撩天且待別時

日容遠禪師南四子湖蹤嗣 因龕上座參日搊掌三下曰猛虎當軒誰是敵者龕曰俊鷂冲天阿誰捉得日曰彼此難當龕曰且休未要斷者公案日將拄杖舞歸方丈龕無語日曰死却者漢也

昭覺勤云力敵勢均不妨好頭對眼親手辨彼此沒便宜下梢可惜放過待他將拄杖舞歸方丈却好與搊掌三下拂袖便行非唯頭尾完全亦免遭人指註

大溈智云强中更有强中手天下元無第一人還知麼伎倆全無波旬失途到者裏無你解會處自檢點看

筠州末山尼了然禪師南四高安愚嗣 因灌溪到問如何是末山山曰不露頂如何是末山主山曰非男女相溪乃喝曰何不變去山曰不是神不是鬼變個甚麼溪於是伏膺作園頭三載

天童覺云非男女之相出有無之量透萬機之前超三界之上窮而通簡而當松含風而夜寒溪帶雨而春漲

靈隱禮云末山弄假像眞尋常得此便灌溪酬本

及末一飽忘百饑乃至漚痳句下倒轉成䃂劈箭鋒前誰當醫鏃要識末山落處麼大鵬欲展摩霄翅誰顧崩騰六合雲

襄州關南道吾禪師南四關南常嗣因趙州訪南乃著豹皮裩執吉獠棒在三門下翹一足等候纔見州便高聲唱喏而立州曰小心祗候著南又唱喏一聲而去

鳳山啓云大小關南無端向人納敗闕雖然還知趙州出不得他圈繢麼梁山泊裏稱豪傑看來都是不良人

婺州金華俱胝禪師南四天龍嗣初住菴時有實際尼來戴笠執錫遶菴三匝曰道得卽下笠子如是三問胝皆無對尼便去胝曰日色稍晚請且住去尼曰道得卽住胝又無對尼旣去胝感悔欲棄菴徧參其夜山神告曰禪師不須離此將有肉身菩薩來爲說法旬餘果天龍至菴胝迎禮具陳前事龍豎一指示之胝當下大悟自是凡有學者參問胝唯豎一指及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

玄沙備云我當時若見拗折指頭報慈遂徵云且道玄沙恁麼道意作麼生

曹山章云俱胝承當處鹵莽只認得一機一境一等是拍手拊掌是他西園奇怪報慈遂徵云且道俱胝還悟也未若悟爲甚麼曹山道承當處鹵莽若不悟俱胝又道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作麼生

雲居錫徵云只如玄沙與麼道是肯伊是不肯伊若肯伊何言拗折指頭若不肯伊俱胝過在什麼處

徑山杲舉瑯琊頌俱胝一指報君知朝生鷂子撲天飛若無擧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乃云俱胝和尙不得瑯琊爲伊出氣幾乎埋沒妙喜旣恁麼擧不免隨後也有個註脚俱胝一指頭喫飯飽方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天童忞云瑯琊妙喜只顧盤中喝彩不解馬上奪標諸人要知者一指頭落處分明麼更聽山翁念個眞言補闕一指頭禪誰不有靈樞妙轉在天龍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

△青四

潭州石霜慶諸禪師青四道吾智嗣 因僧在窻外問咫尺之間為什麼不覩師顏霜曰徧界不曾藏僧舉問雪峯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峰曰什麼處不是石霜僧回舉似霜霜曰者老漢著甚死急峰聞曰老僧罪過

洞山价云笑殺土地

玄沙備云山頭老漢錯過石霜

瑯琊覺云雪峰雖有利人之心且無出人之眼石霜雖有出人之眼且未知有向上一竅

太陽玄云今時人要明此事大須子細只如石霜恁麼道落在甚麼處若不子細非但累及石霜和他雪峰累及

淨因成云諸人要識石霜雪峰麼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天童覺云雪峰石霜相去多少直是千里萬里若有問長蘆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向道什麼處是石霜

報恩秀云者僧愈尋愈遠轉問轉疑雪峰不惜性命橫身相為猶較天童十萬八千還會麼拈却肯路根塵空脫體無依活卓卓

淸化嶾云且道者僧還見石霜不見石霜若見是何面貌若不見怎奈徧界不曾藏

石霜尊云二大老一人舌拄梵天一人華鋪錦上且道那個是華鋪錦上那個是舌拄梵天若檢點得出如久客還故鄉檢點不出且居門外

鳳山啓云石霜藏身露影雪峰為蛇畫足二老宿雖則同行却不同步天童道什麼處是石霜潮平兩岸濶風正一帆懸

白巖符云者兩個漢與麼答話大似依科判斷據義消文祖師門下笑破口唇皮當時問咫尺之間為甚麼不覩師顏何不向道許子親見石霜

石霜因裴相國參乃拈裴手中笏問在天子手中為珪在官人手中為笏在老僧手中且道喚作什麼裴無對霜乃留下笏

雪竇顯云弄巧成拙

保寧勇代相國云只恐和尚使不著

百丈泐云為石霜助惡則扶强抑弱為裴公拔本則重俗輕僧不如一齊趂出免見以平報不平恁麽得人憎

淸化嶿云我若作相國只消道個太俗生且看石霜老漢還留得下麽

雲溪挺代相國云不惜為他安名只恐負累和尙

石霜因雲蓋元問萬戶俱閉卽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霜曰堂中事作麽生蓋無語經半年乃對曰無人接得渠霜曰道卽太殺道只道得八成蓋曰和尙又作麽生霜曰無人識得渠

翠巖芝云先行不到末後太過

天童覺云穩密田地忌墮功勳貼肉衣裳會須脫却宗中辨的量外轉機須仔細始得同中之異灼然尙帶依稀異中之同直是難臻妙極還知石霜父子轉側處麽燭曉玉人初破夢夜寒靑女未登機

天寧琦云或有問永祚萬戶俱開時如何向他道且喜到來你道與古人是同是別

靈巖儲云者兩個漢無端於白晝裏擘開鬼眼栽荊棘全不顧旁觀者哂靈巖則不然設有問堂中事作麽生但向道祇有憍陳如較些子

白巖符云脫體無依要見寸絲不掛尊嚴不犯會須及盡今時在者裏毫忽之差則律呂有所不應矣還知石霜父子穩密處麽方外那許論量

石霜因僧問眞身還出世也無霜曰不出世曰怎奈眞身何霜曰琉璃瓶子口

天童覺云通身及盡徹底無功撒手與來隨處得用還識石霜老漢麽當堂無影迹遍界不曾藏

寶壽新云好個琉璃瓶然雖有口要且無底還用得麽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石霜因僧辭霜問船去陸去曰遇船卽船遇陸卽陸霜曰我道半途稍難僧無對

雲門偃代云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又云臨行一句永劫不忘

石霜因僧問三千里外遠聞石霜有個不顧是否霜曰是曰祇如萬象歷然是顧不顧霜曰我道不驚衆

曰不驚衆是與萬象合如何是不顧霜曰偏界不曾藏

雪竇顯云誰是不顧者

石霜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霜乃咬齒示之僧不契

九峰虔因僧問先師咬齒意旨如何虔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雲葢元亦因僧問先師咬齒意旨如何元曰我與先師有甚冤讐

薦福璨云諸人要知二老用處麼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石霜示衆初機未覯大事先須識取頭其尾自至踈山仁便問如何是頭霜曰直須知有如何是尾霜曰盡却今時有頭無尾時如何霜曰吐得黃金堪作什麼有尾無頭時如何霜曰猶有依倚在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霜曰渠不作個解會亦未許渠在

福善品云既是頭尾相稱爲甚麼亦不許渠在幾多人到者裏一似遇著鐵壁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二十三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厶青四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青四道吾智嗣）侍道吾至檀越家弔慰源拊棺問生耶死耶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曰爲什麼不道吾曰不道不道回至中路源曰和尚今日須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吾曰打卽任打道卽不道源便打歸院吾令去後有省値吾化去乃造石霜舉此話請益霜曰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大悟

雲居元云石霜矢上加尖喚醒千個漸源也無用處當初待伊舉了痛棒打出非唯作天下宗師亦乃爲道吾雪屈

五祖演云白雲今日憤氣不平須要斷這公案道吾第一不解爲身作主第二不能隨機入俗當時待伊問生耶死耶但向道等歸院裏向你道若著得此語伶俐漢一踏踏著大小道吾和尚也免一頓拳頭

昭覺勤云道吾橫身爲物指出生死根源漸源親到寶山當面蹉過若不是金剛正性夙植根深爭得向平田淺草驀地回光見得道吾著力相爲處且作麼生是道吾著力相爲處試道看

徑山杲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兩重公案一狀領到露刃吹毛截斷綱要脫却鶻臭衫拈却炙脂帽大坐當軒氣浩浩喝一喝

天寧琦云生耶死耶動念即乖不道不道何處尋討拽脫鼻孔打破髑髏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妙雲雄云道吾入水求人囙耐杖頭太短致侍者重重蹉過若裏若有問生耶死耶驀喚云闍黎待應諾却問云生耶死耶他擬開口便與劈面掌要使伊當下知恩

漸源因寶蓋約姪來訪源乃捲簾在方丈內坐蓋一見乃下却簾便歸客位源令侍者傳語曰長老遠涉不易猶隔津在蓋遂搶住侍者與一掌者曰有堂頭和尚在莫打某甲蓋曰爲有堂頭老漢所以打你者

回舉似源源曰猶隔津在

昭覺勤云老漢一舒一卷賓主歷然隔津通津彼此相照侍者親蒙賜掌恩大難酬寶蓋到處垂慈費盡腕頭氣力

天童覺云灼然猶隔津在然則各各彼彼自是一家且作麼生得同生同死共命連枝去暗裏抽橫骨明中坐舌頭

鼓山賢云漸源見寶蓋寶蓋未見漸源

寶壽新云既謂賓主合歡因甚各立疆界莫有奇特處麼拍手一下云相逢不下馬各自奔前程

漸源一日持鍬到石霜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曰作麼源曰覓先師靈骨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先師靈骨曰正好著力霜曰者裏針劄不入著什麼力源持鍬肩上便出

太原孚別源云先師靈骨猶在

明招謙云莫道作麼別下得什麼語代云鸊鵜語鶴又代漸源便擲却鍬子云淺水無魚

青龍斯云二老可謂同條共貫收放臨時仔細看

來猶未勦絕要得勦絕麼先師靈骨謾勞尋溢目
烟光亘古今堪笑持鍬徒著力何如撫掌共披襟

漸源在帳內坐有僧來撥開帳曰不審源以目視之
良久曰會麼曰不會源曰七佛已前事為甚麼不會

僧擧似石霜霜曰如人解射箭不虛發

東林總云漸源道七佛已前事則且從未審石霜
喚什麼作箭良久云漸源頭白石霜頭黑七佛已
前曾漏洩既漏洩掩不得南海波斯生白澤

鼓山永云漸源夢中說夢石霜接響承虛要且二
俱不了

淥清和尙（青四道吾智嗣）因僧問不落道吾機請師道清曰
庭前紅莧樹生葉不生華僧良久淸曰會麼曰不會
淸曰正是道吾機為什麼不會僧禮拜淸便打曰須
是老僧打你始得

昭覺勤云來源既正只貴轉身者僧眼既瞎啞淥
淸遂因風放火當時若是個漢待他道庭前紅莧
樹生葉不生華便與掀倒禪牀直饒道吾親來也
須與他平展還委悉麼棋逢敵手難藏倖詩到重
吟始見工

鼎州德山宣鑑禪師（青四龍潭信嗣）示衆今夜不答話問話
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
問因甚麼便打山曰你是甚處人曰新羅人山曰未
跨船舷好與三十棒

法眼益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

報慈遂云叢林中喚作隔下語且從祇如德山道
問話者三十棒意作麼生

德山密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

雪竇顯云此二老宿雖善裁長補短舍重從輕要
見德山老漢亦未可在何故殊不知德山握閫外
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劒諸人還識新羅
僧麼只是個撞著露柱的瞎漢

瑯琊覺云德山何似履春冰雖然如是如猫弄鼠

溈山喆云德山大似淸平世界鋥甲磨鎗者僧不
惜性命身挨白刃法眼道話作兩橛大似藥病相
治圓明道龍頭蛇尾也是金鍮不辨雪竇道撞著
露柱底瞎漢截斷衆流如今還有人為新羅僧作

主麼出來與大溈相見乃豎拂云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

翠巖芝云時人盡道德山作家用得好若與麼會還曾夢見麼山僧道德山被者僧一推直得瓦解氷消

黃龍清云雖則雪竇高提祖印坐斷寰區只解瞻前不能顧後者僧堂堂出來什麼處是撞著露柱處還有人辨得麼若也辨得不唯與新羅僧雪屈亦見當人眼目分明若辨不得非唯新羅僧撞著露柱盡大地衲僧個個出來撞著露柱

南堂靜云德山老人寂寂惺惺法眼圓明精精靈靈六韜三略武緯文經新羅衲子有丙無丁

丹霞淳云諸方盡道者僧纔出德山便打末後却道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是話作兩橛處龍頭蛇尾處若與麼會大似盲人摸象非惟不曾夢見德山自已亦乃未有參學眼在何故殊不知德山韜略雙全文武兼備放開則大野風行把住則碧天星落然則貪扶正宗步步登高仔細觀來一向只顧他非不能自省已過者僧當時若是個作家直饒德山通身手眼也須放下拄杖子豈不見道大丈夫捋虎鬚未為分外者僧既無奪驪龍珠的手段致使德山令行一半如今衆中莫有為新羅僧雪屈者麼便請掀倒禪牀喝散大衆丹霞者裏不學德山倚勢欺人却分半院與伊住為甚如此深嗟季運一將難求若無實說異獸藏頭角靈禽惜羽毛

昭覺勤云德山大似金輪聖主寰中獨據四方八表無不順從等閑布一勅施一令直得風行草偃若不是者僧爭見殺活擒縱威權自在法眼圓明雪竇雖則直截單提各能扶樹德山要且只扶得末後句未扶得最初句且作麼生是德山最初句

大鵬一展摩霄翅誰顧奔騰六合雲

護國元云忒煞倚勢欺人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者僧當時若是個漢待他道你是甚處人便與掀倒禪牀撩起便行直饒德山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也須倒退三千里何故識法者懼

淨慈一云者僧以赤肉挨他白刃也不易扺當當時若是個漢纔見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便好震聲一喝奪德山棒到行正令去直饒德山全機也須退後三千里

薦福琛云大小德山可惜龍頭蛇尾却引者僧向草窠裏頭出頭沒當時待他道某甲話也未問因甚打某甲脚跟下痛與三十何故爲人須爲徹

浮山☐云德山門下草偃風行其奈法眼圓明猶不放過雪竇雖則縱奪可觀抑揚有準要見二老宿亦未可拈拄杖畫一畫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瑞巖慍云德山以强凌弱者僧有理難伸法眼圓明固是見義勇爲怎奈死而不弔浮山云雪竇雖則縱奪可觀抑揚有準要見二老宿亦未可圖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

南堂欲云總謂德山勾賊破家者僧把髻投衙法眼圓明據欵結案雪竇扶强抑弱逐惡隨邪如斯理論要契他古人直是白雲萬里當時者僧見道今夜不答話珍重便行非唯坐斷德山亦且光揚宗眼

雲居莊云諸方老宿只能扶强不能扶弱徑山今夜要斷不平牙如劍樹口似傢盆還他德山老漢若是辨衲僧眼猶欠悟在者僧當時才出直云某甲今夜不問話只與和尚相見他若行棒便與接住一推非唯坐斷德山且免雪竇檢罰豈不是個俊快衲僧拈拄杖卓一卓云鶴有九皐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松隱然云且道者僧合喫棒不合喫棒若道合喫棒者僧過在甚麼處若道不合喫棒怎奈德山令不虛行要會麼良久云不是李將軍徒勞射石虎

大巍倫云我若作新羅僧見德山纔開口呵呵大笑便出

福嚴容云德山埋兵挑鬬要驗作家者僧只知貪程不覺錯路若是山僧見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便對云和尚今夜不著便他若動靜但云夜深請和尚尊重

開先金云德山懸羊賣狗雪竇欺胡罔漢不因法眼圓明怎得從公判斷開先挈領振綱也只救取一半敢問諸人因甚不與全救分付無眼村翁打鼓普請自看

崆峒慈云德山雖別肘後符懸縱横自在要且陣脚不穩者僧雖然奮勇當前危亡不顧惜無先見之機何故當時待道今夜不答話便與掀倒禪牀德山縱有通天作用管教氷消瓦解

棲霞成云從上古德各出手眼雖則互有所長要且斷者話不倒不知德山布箇萬里長陣擬窺天下英奇無端走出個驢前馬後漢來德山爲之氣索未踏船舷好與三十棒亦不得已豈德山心之所欲哉

大慈瓌云一往看來者僧大似個孟八郞漢不識利害猛虎腮邊捋鬚不幾喪身失命殊不知德山老漢被者僧暗地裏把條斷貫索穿却鼻孔了也諸人還委悉麼山僧不是扶弱鋤强也要指諸人個入處卓拄杖云月黑霜濃毛骨冷鶴翅千尺一聲鴉鳴一喝

東塔熹云德山千將在握殺活自由怎奈一席兩令未見好手若是長溪見者僧出禮拜便歸方丈不惟使者僧結舌有分且免得彼此遞相鈍置

廣胤標云德山尋常一條脊梁骨硬似鐵拗不折及乎遇著者僧盡平生氣力都使不去未審者僧有甚長處不見道放過一著縛手縛脚

德山到溈山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方丈曰有麼有麼溈坐次殊不顧盼山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溈擬取拂子山便喝拂袖而出溈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去也溈曰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菴呵佛罵祖去在

雪竇顯於無無便出及拂袖而出兩處皆著語云勘破了也又於呵佛罵祖去在處著語云雪上加霜

五祖戒云德山大似作賊人心虛溈山也是賊過

後張弓

昭覺勤云雪竇兩處俱道勘破且道是勘破德山勘破潙山

徑山杲云二尊宿恁麼相見每人失却一隻眼

城山洽云二尊宿一出一入各各胸藏韜略力舉千鈞多少鹵莽的盡謂潙山不及德山有甚麼交涉秖如潙山道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菴呵佛罵祖去在是何意旨澤廣藏山理能伏豹

德山因一僧相看乃近前作相撲勢山曰與麼無禮合喫山僧手裏棒僧拂袖便行山曰饒你如是也只得一半僧轉身便喝山打曰須是我打你始得曰諸方有明眼人在山曰天然有眼僧擘開眼曰猫便出山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淸

天童華云者僧鼻透關底漢若非德山本分鉗錘幾乎死在句下只如德山道黃河三千年一度淸又作麼生嶺梅殘雪裏雲鬢未梳時

龍池微云者僧雖久經行陣到德山面前未免納誠降欵德山只欲坐致太平被者僧銜旗一展直得伎倆俱露總未免旁觀者哂且道誰是旁觀者若也識得龍池與伊三十拄杖

報恩琇云咸謂德山舉鼎拔山氣吞寰宇誰知揖讓升降折旋中禮有如此夫語云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德山其謂歟

德山凡見僧入門便棒臨濟凡見僧入門便喝

龍泉黯云閉門打睡接上上機須還他過量丈夫始得若夫二老漢與麼做處未免旁觀者哂何故塹黃金自有黃金價何必和沙賣與人

德山上堂我先祖見處卽不然者裏無佛無祖達磨是老臊胡釋迦是乾屎橛文殊普賢是擔屎漢等覺妙覺是破執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瘡疣紙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塚鬼自救不了

雲門偃云讚佛讚祖須是德山老人始得

瑯琊覺云諸方若與麼會入地獄如箭射只如雲門與麼道也須入地獄如箭射

德山因臨濟侍立次山曰今日困濟曰者老漢寐語

作麼山便打濟便掀倒禪牀山休去

雪竇顯云二員作者具啐啄同時眼有啐啄同時用雪竇擬向饑鷹爪下奪肉猛虎口裏爭餐敢謂德山臨濟俱是瞎漢有人辨得天下橫行

雲峰悅云奇怪諸德看此二員作家一撈一捺略露風規大似把手上高山雖然如是未免旁觀者哂且道誰是旁觀者喝一喝下座

徑山杲云雲峰與麼批判大似普州人徑山若見縛作一束送在河裏不見道蚌鷸相持俱落漁人之手

西堂顯云然則德山門下草偃風行怎奈臨濟當機不讓雖然如是未出葛藤窠裏

護國元云二老忒煞旁若無人眞如若見每人各與二十痛棒且道利害在什麼處有人明辨得許你親見臨濟德山

天寧琦云衆中道德山臨濟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殊不知用盡自已心笑破他人口

天童悟云臨濟拽倒禪牀大似不奈船何打破戽斗當時若作今時拽倒驀面摑豈不得人一牛還人一馬

古南門云二老漢當時恁麼相見可謂旁若無人豈料千古之下咽喉被雪竇把定大衆還辨得麼若辨不得古南今日放一線道乃擊禪牀云長安風月貫今昔那個男兒摸壁行

城山洽云德山無事生事臨濟慣捋虎鬚且置勿論敢問當時臨濟掀倒禪牀德山便爾休去意作麼生

天目律云饒你恁麼也是鼓粥飯氣復云噁

雪竇正云德山向氷稜上行船臨濟於針鋒尖走馬實爲今古罕覯雪竇爲什麼却道二俱瞎漢試定當看

白巖符云者兩個漢一挨一撈技藝都來可觀就中一個更毒若人委悉得許你親見臨濟德山不然總是瞎漢

趺山順云者兩個漢趺山當時若見將一條蔴繩縛作一束送在大洋海裏何故太平無象日何必

待以干戈

德山上堂問卽有過不問猶乖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曰某甲纔禮拜爲甚便打山曰待汝開口堪作什麼

雲居莊云德山權衡在握殺活臨時者僧久經行陣奮不顧身然雖如是未免二俱不了還有緇素得出者麼眞金自有眞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寶壽新云者僧與兵只爲德山討戰觀其勢似有得失察其原本無輸嬴是以饒你殺得北斗歸南終不能使天下立地太平如何得立地太平去君王嬾問朝堂事卿相何由奏帝基

白巖符云德山據令未到手酸棒折爲甚麼便爾放過者裏也有些子誵訛當時我若作者僧待道待汝開口堪作什麼好與云恁麼則和尙却須喫棒

德山因雪峰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曰道什麼峰曰不會明日復上請益山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峰於此有省

巖頭奯云德山老人一條脊梁骨硬似鐵雖然如是於唱教門中猶較些子

長慶稜因保福問只如巖頭出世有何言教過於德山便與麼道慶云汝不見伊道如人學射久久自中福云中後如何慶云展闍黎莫不識痛癢福云和尙今日非唯舉話慶云展闍黎是什麼心行

明招謙云大小長慶錯下名言

丹霞淳云德山恁麼說話祇知入草求人不覺通身泥水仔細看來祇具一隻眼丹霞則不然我宗有語句金刀剪不開深深玄妙旨玉女夜懷胎

德山因龍牙問學人仗鏌耶劒擬取師頭時如何山引頸近前曰囫牙曰頭落也山呵呵大笑牙後到洞山舉前話洞曰德山道什麼牙曰德山無語洞曰莫道無語且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看牙方省便懺謝有僧舉似德山山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者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甚麼用處

保福展云龍牙只知進前不知失步

翠巖芝云龍牙當斷不斷如今作麼生斷

法華擧云諸上座莫是德山無機鋒麽爲當別有道理良久云囫

東禪觀云龍牙抱劍傷身自招過咎德山爲頭作主幸好機籌忽被洞山指蹤不覺尾巴露出

白巖符云遁公輕敵去死十分無足與論德山做處暗陷於菟是稱好手然爲新豐白澤一照則又手忙脚亂好在什麽處

德山一日飯遲自托鉢至法堂前時雪峰作飯頭見曰者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麽處去山便低頭歸方丈峰擧似巖頭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山聞令侍者喚巖頭問曰你不肯老僧那巖密啓其意山乃休至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巖至僧堂前撫掌大笑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句也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如是也只得三年活

雪竇顯擧明招謙代德山語云咄咄沒處去沒處去云曾聞說個獨眼龍元來只在者裏殊不知德山是個無齒大虫若不是巖頭識破怎得今日與昨日不同諸人要會末後句麽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潙山喆云巖頭大似高崖石裂直得百里走獸潛蹤若非德山度量深明怎得昨日與今日不同

潙山果云古今無異路達者共同途透出威音外須明肘後符且道那裏是巖頭識破德山處若撿點得出非但參學眼明亦乃頷過雪峰其或緇素不辨邪正未分路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

高峰妙云佛祖機緣古今公案其中誵訛無出於此或謂巖頭智過於師故有密啓其意殊不知犯彌天之咎萬劫遭殃且道利害在什麽處撫掌大笑云侍者分明記取三十年後有人證明

雲門信云密啓其意壁上貼門神低頭歸方丈慚惶殺人果與尋常不同毫氂有差天地懸隔

愚菴盂云一個在高高峰頂立一個在深深海底行一個山上行船一個巖前走馬直得花飛錦上月到上林然雖如是禾黍不陽豔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

古南門云字經三寫烏焉成馬諸人若於鐘未鳴鼓未響時會去不惟穿却德山明招鼻孔亦乃坐斷巖頭雪竇舌頭不然碗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要會末後句且緩緩

報恩琇云承虛接響者蹉過德山抑强扶弱者埋沒巖頭山僧老實告報道師勝資强還他德山父子喝一喝云好手手中呈好手知音知外有誰知

崆峒慈云大小雪峰龍頭蛇尾當時待低頭歸方丈何不以手拊其背云者老漢做賊人心虛不惟使父兄做伎倆不成亦免後人向末後句裏著倒諸方要識末後句麼良久云星沉水底光千點鴈過空中字幾行

百丈泐云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直則直矣天下不奈伊何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美則美矣天下不肯伊何縱饒見得分明要識巖頭則易識德山則難何故便歸方丈閉却門

竇壽新云德山雖則無事生事檢點將來亦未爲分外怎奈遇著個無下落漢便乃當頭一拶非特使伊暗裏藏刀亦要知你做處若何不料折脚波斯驀頭跳出復來劍刃上弄險怎教伊不高懸戰鼓密布鎗旂他見你鋒頭稍硬也只得抽身便轉別露囊錐以爲得志那知伊冷地退敗是個兵行僞計所以剛到臨崖之際便欲放出辣手攔腮一拶豈期宗門不幸重遭一上扭揑直得鎗頭卓朔無可奈何祇如臨末稍頭一場露布又作麼生好還有人遮掩得麼殊不知德山父子性命已落在新長老手裏

棲霞成云德山父子雖善策鼓其道怎奈不善臨風別調韻出靑霄大家暗地搖脣未免自揚家醜然不因一事不長一智且道伊畢還會末後句也無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

雪竇正云明招只知向前不知退後雪竇潛麼批判不妨難會祇如末後句畢竟作麼生會乃喝一喝

東塔熹云德山藏身露影似個無齒大虫雪峰暗得便宜不覺遍身著賊若非多口阿師怎得今日

不同昨日雖然且道末後句如何委悉也是胡餅裏討汁

枝山選云者老漢尋常逞盡英俊剛被雪峰一問直得分踈不下若無巖頭密啓洎乎埋沒生平雖然且道末後句子既會得因甚只得三年活

踈山順云德山被雪峰一拶直得去死十分若無巖頭一貼返魂藥何處有德山衆兄弟要會末後句麼逢人但恁麼舉

智者林云德山作賊心虛被雪峯一拶懡㦬而回雪峯見伊低頭若能云者賊則德山伎倆窮矣友可玄云潛師夜戰者固不見德山略地曉攻者是又豈知巖頭殊不知將軍日挑戰都護夜巡營還他德山父子雖然燕山獨有石須勒幾人名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二十三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二十四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青四

舒州投子大同禪師青四翠微學嗣一日指菴前一片石向雪峰曰三世諸佛總在裏許峰曰須知有不在裏許者子曰不快漆桶又一日與峰遊龍眠有兩路峰問那個是龍眠路子以杖指之峰曰東去西去子曰不快漆桶峰又問一槌便就時如何子曰不是性躁漢曰不假一槌時如何子曰不快漆桶又一日峰問此間還有人參也無子將钁頭抛向峰面前峰曰與麼則當處掘去也子曰不快漆桶

雪竇顯云然則一期折挫雪峰且投子是作家爐鞴我當時若作雪峰待道不是性躁漢只向伊云鉗鎚在我手裏諸上座合與投子著得箇什麼語若能道得便乃性躁平生光揚宗眼若也顢頇頂上一槌莫言不道

潙山喆云雪峰雖是本分鉗鎚爭奈投子是作家爐鞴衆中還有本分鉗槌者麼如無山僧為你諸

人下一槌直是火星迸散乃卓拄杖云看看諸人護取眉毛好

東禪觀云與麼酬對喚做作家爐鞴正是認賊爲虎自取疑怖若據性空見處投子心肝五臟被雪峰盡情摟出

古南門云投子雪竇俱是作家爐鞴爭奈鉗槌在手善說不善用未爲性躁若是古南待雪峰纔問一槌便就時如何劈脊便棒云打破者漆桶諸上座漆桶既然打破宗眼又作麼生光揚

投子路次逢趙州州問莫便是投子山主麼子曰茶鹽錢布施我州乃先至菴子後歸手携油瓶州曰久嚮投子及乎到來祇見箇賣油翁子曰你只識賣油翁且不識投子州曰如何是投子子提起油瓶曰油油州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州曰我早候白伊更候黑

南堂靜云趙州作家爐鞴要煆百煉精金投子本分鉗槌不免途中受用諸人要見二老落處麼十年辛苦無人問一日成名天下知

博山來云跨逐日之蹄截奔滙之水非趙州即投子非投子即趙州如善知奕者各見數著之先應在臨機自然調妥要知二老落處麼向鐵圍城穿下過來十字街頭與汝相見

投子因巨榮禪客參子曰老僧未有一言半句拄諸方脣齒何用要見老僧榮曰到者裏不施三拜要且不甘子曰出家兒得與麼沒碑記榮乃遶禪牀一帀而去子曰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

雪竇顯云也不得放過纔遶便擒住云是誰不甘若跳得出不妨是一員衲僧

溈山喆云者僧雖是慣戰沙場怎奈投子善能折挫何故眞金若不經爐冶怎得光華徹底鮮

古南門云者僧放過且不論祇如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還放過得投子麼

投子因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子下禪牀立又問凡聖相去多少子亦下禪牀立

雪竇顯云此公案諸人無不委知若與麼舉天下衲僧盡爲念話杜家雪竇還有長處也無試爲大

衆舉看凡聖相去多少投子下禪牀立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牀立且道與前來舉底是同是別若道一般許上座具一隻眼若道別有奇特也許上座具一隻眼復更開一線道凡聖相去多少請上座下一轉語如何是十身調御請上座答一轉語非但參見投子亦乃知雪竇長處或若總道下禪牀立惜取眉毛好

五祖演云或有人恁麼問山僧亦下禪牀立爲什麼却依樣畵猫兒待我計較得成却向你道

徑山杲云投子下禪牀今朝爲舉揚驢前馬後漢切忌亂承當

高峰妙云一轉語天懸地殊一轉語言端語的具眼者試辨取

古南門云投子好箇十身調御被雪竇咬得百雜碎設有問者但道口上著

龍華體云投子抱璞示人貴圖識者爭奈不遇賈目祇作瓦礫擿却雪竇固是明眼指瑜摘瑕爭奈太傷風化致令後人不見完璧諸人要見完璧麼良久云來朝更獻楚王看

投子因僧問如何是一大事因緣子曰尹司空請山僧開堂

昭覺勤云投子古佛叢林中推其得逸羣之辨得樸實道用看其等閑拈掇不妨佛法世法打成一片然雖如是惜其不甚寬廓今日有問天寧如何是一大事因緣卽向他道手握金輪淸四海聖躬彌億萬斯年

龍翔訢云投子老人可謂應機施設不犯鋒鋩中峰不免因齋慶讚一髮由來引萬鈞全肩荷負見當人通身手眼重拈掇枯木花開大地春

磬山修云二老宿舉揚一大事因緣本無優劣作麼生是投子實頭處設有問磬山如何是一大事因緣但向他道朝看雲片片暮聽水潺潺

天童忞云佛果眼蓋五天胸羅萬有據其生平施設發一言舉一令直欲上窮圓蓋下透風輪山僧今日非敢抑他威光細檢此語未免碌碌因人成事若是道峰卽不然有問如何是一大事因緣但

向他道數聲黃鳥青山外占斷風光作主人
金粟元云與麼答話雖則樸實十分要且驚羣動
衆新金粟則不然如何是一大事因緣但向他道
橫吹玉笛鷓鴣灘上九九奇巒盡點頭
神鼎僼學昭覺勤天童忞二語畢云三大老相席
打令各展家風可謂一步高一步一浪濶一浪天
童新長老則不然有問如何是一大事因緣但向
他道雲開日現人人見水到渠成處處通
投子因僧問一大藏教還有奇特事也無子曰有曰
如何是奇特事子曰演出一大藏教
雲巖新別云演入一大藏教
昭覺勤云差病不假驢馱藥
徑山杲云演出演入則不無二老若是奇特事三
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
獅林則云叢林商量都道大慧不肯二老若作恁
麼見解三生六十劫未夢見大慧在
投子因僧問月未圓時如何子曰吞却三個四個曰
圓後如何子曰吐却七個八個

天童傑云吞却與吐却算來無處著要見滑稽人
便是黃番綽
南山寶云者則公案你若向吞吐處著倒我知你
未識投子若問紫雲月未圓時如何偏界是光明
圓後如何通身無向背且道與投子相去多少
廣潤融云大小投子爲人不無直截祇是賺他在
三三四四七七八八上作活計若有問廣潤月未
圓時如何向道大家在者裏圓後如何待山僧出
隊回來爲你說破
投子因僧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子作色曰
者個師僧好發業殺人
國清機因其僧又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
清便打
松隱然云投子只解裁長不能補短國清只解補
短不能裁長或有問龍峰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
如何只對他道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
洞山度云投子古佛殺人不用刀活人不用劍非
但善能裁長而且善於補短雖然在洞山者裏又

且不然今日或有人恁麼問伹向道柴炭紙衾松風水石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

投子因僧問依俙似半月髣髴若三星乾坤收不得師於何處明子曰道什麼僧曰想師只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子曰閑言語

雪竇顯云投子古佛不可道不知若檢點將來直是天地懸隔若是雪竇纔問和聲便打

天童傑云田地穩密佛眼不能窺坐籌帷幄決勝千里還他投子老人者僧也解扣關擊節上門上戶只是插手脚不得雪竇道和聲便打也是賊過後張弓

雲居莊云有人與麼問山僧山僧亦云道什麼待道只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脚跟下痛與一頓拈拄杖云有麼有麼靠拄杖云縱饒栽種得不是棟梁材

海舟慈云者僧文辭燦爛投子本分提持若是濟下兒孫痛打一頓逐出

投子因一婆子家中失却牛特詣方丈請卜子召婆婆婆應諾子曰牛在

白巖符云大小投子奇則奇矣要且鬼家活計未有殺活當時婆子應諾何不曰在即在祇是少了些頭角婆子從者裏構去也未可知

鄂州清平安樂令遵禪師（青四翠微學嗣） 因僧問如何是小乘平曰錢貫如何是大乘平曰井索如何有是漏平曰笊籬如何是無漏平曰木杓覿面相呈時如何平曰分付與典座

天寧琦云永祚不避諸方檢責也要矢上加尖打破大唐國覓一箇會佛法底不可得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青四船子誠嗣） 因僧問如何是夾山境山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啣花落碧巖前

法眼益云老僧二十年只作境話會

浮山遠云直饒不作境話會亦未許在何故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轟花入牙

瑯琊覺云且道如今作甚麼會良久云上士遊山水中人坐竹林

黃龍新云者僧分明問境法眼因甚不作境會既

不作境會作什麼會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黃龍震云直饒法眼盡力跨跳也出夾山圈繢不得法眼既出不得且道是什麼人出得乃豎起拂子云須是者老漢始得

高峰妙云大衆還會麼直饒向者裏會得見法眼則易見夾山則難

白巖符云不作境話會且作麼生會者裏也須有個眼目始得不然總是念言語漢

眞如元徵云者僧問底夾山答底兩兩分明是境話法眼因甚却恁麼道

蟠龍長云法眼與麼解會要見夾山直待驢年

夾山示衆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

雲門偃云蝦蟆鑽你鼻孔毒蛇穿你眼睛且向葛藤裏會取

雲峰悅云雲門與麼道大似和泥脫壑若無後語疑殺天下人山僧今日因行不妨掉臂乃豎拄杖云還見雲門麼

保寧勇云百草頭上分明顯露爲甚不薦鬧市裏終日相逢爲甚不識未開眼者且莫錯怪夾山雖然如是干保寧什麼事

雲居舜云古人與麼實爲慈悲大衆且作麼生是鬧市門頭天子會麼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徑山杲云夾山垛生招箭雲門認賊爲子雖然如是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天寧琦云百草頭薦阿誰鬧市裏識什麼

仰山欽云與麼說話正是妄認前塵分別影事若是端拱垂衣孤峰獨宿未夢見在汝等諸人要見夾山豎拂子云一狀領過

佛川義云大小妙喜錯判不少衆中還有辨別得出者麼如無楚山翻案去也雲門垛生招箭夾山認賊爲子我與麼道也是空費口脣皮何也不見道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崇先奇云夾山好事不如無雲門禍不單行雖然如是駕與青龍不解騎又爭怪得山僧

夾山上堂我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僧便問承和尚有言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是否山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山休去明日普請掘一坑令侍者請昨日問話僧至曰老僧二十年說無義語今請上座打殺老僧埋向坑裏便請便請若不打殺老僧上座自著打殺埋向坑裏始得其僧歸堂束裝潛去

昭覺勤云夾山濁時頭尾皆濁者僧清時始終俱清後人不會盡云者僧怕被打殺潛然而去殊不知綿裏有針者僧好即好只是少一轉語待道若不打殺老僧上座自著打殺埋向坑中始得只近前兩手擘開云猫

中峰本云者僧始則攙旗奪鼓終則詐敗佯輸夾山雖有添兵減竈之謀爭奈脚跟下泥深三尺

敬叟空云夾山者漢賊過張弓當時待者僧問何不曰我向來無此語喚侍者立時擯出亦不失乎有前無後乃無端掘坑不曾埋者僧却自埋却了也

天井新云者僧若不潛去好與夾山一坑埋却

慧雲盛云夾山褌內火發幾乎自身難保者僧虎頭抓癢幸其作速躲得過

白巖符云夾山掘個坑子盡大地人乞命有分其奈者僧別有條軟套索子不惟自得全生且能絆倒夾山如今還有為夾山扶起者麼

夾山因虎頭上座參山問甚處來曰湖南來山曰曾到石霜麼曰要路經過爭得不到山曰聞石霜有毬子話是否曰和尚也須急著眼始得山曰作麼生是毬子曰跳不出山曰作麼生是毬杖曰沒手足山曰且去老僧未與闍黎相見

雪竇顯云親見者僧從石霜來夾山因甚道不相識

智海逸云夾山恁麼道是肯者僧不肯者僧若辨得出許你具擇法眼

徑山策云入虎穴者不畏死登危竿者不怕險者僧要路經過夾山因茲落草檢點將來未免如猫弄鼠塗毒若作夾山待他道和尚也須急著眼即

和聲打出且向道淨地上不要放屙還知麼傷鼈
恕龜殺活由我
開先金云夾山何用繁詞待道要路經過爭待不
到便與劈脊打出不惟見我門庭高峻亦使者僧
脫皮換骨
夾山因與虎頭上座相見了次日又陞座曰昨日新
到在麼頭出應諾山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
前法非耳目之所到頭曰今日離問要且不是山曰
片月難明非關天地頭曰莫豙沸便作掀禪牀勢山
曰且緩緩斵著上座甚麼處頭竪起拳曰目前還著
得者個麼山曰作家作家頭又作掀禪牀勢山曰大
衆看者一員戰將若是門庭布列山僧不如他若據
入理深談也較山僧一級地
天童覺云夾山老子解開布袋頭將差珍異寶撒
向諸人面前了也正當恁麼時作麼生路不拾遺
君子稱美
東禪嶽云夾山只吹無孔笛手提氈拍板大家唱
云去年梅今年柳顏色馨香依舊且道是何曲調
還會麼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夾山因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山曰直須揮劍若不
揮劍漁父棲巢僧後問石霜撥塵見佛時如何霜曰
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僧回舉似山山上堂舉了乃曰
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譚猶較石霜百步
護國元云參須實參見須實見毫端許言之本末
皆爲自欺今夜忽有問三峰撥塵見佛時如何和
聲便打爲什麼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
人
梅山相云夾山斲木爲舟石霜藏頭露面山僧則
不然有問撥塵見佛時如何便與劈脊一棒非但
使者僧當下悟去亦免費後人許多氣力
石霜尊云夾山爲衆竭力禍出私門石霜覿露全
機遭人邈摸護國要且只有利人之心且無出人
之眼若問山僧撥塵見佛時如何亦與和聲便打
待伊擬議便與擲下拄杖
夾山會下有一僧到石霜入門便道不審霜曰不必
闍黎僧曰與麼則珍重便去又到巖頭入門便道不

審頭乃噓兩噓僧曰與麼則珍重纔回步頭曰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似夾山山明日陞堂乃喚曰昨日從石霜巖頭來底阿師出來如法舉前話僧舉了山曰大衆還會麼若無人道老僧不惜眉毛道去也乃曰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巖頭亦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劍

白巖符云石霜巖頭已有夾山發放了也玆置弗論若夫者僧亦不妨許伊是個俊俏衲子祇是不合向夾山手裏納敗缺當時若解愼初護末待道如法舉前話便好掀倒禪牀教夾山者漢要做鹽鐵判官也未得在

夾山因僧問如何是佛山曰此位無賓主曰尋常與什麼人對談山曰文殊與吾携水去普賢猶未折花來

百丈淅云在家不會迎賓客出路方知無主人花階柳巷皆空過嗟怨堂中老令公且道尋常畢竟與什麼人對談良久云命坐孤星曰犯歲君

夾山問黃山月輪子是甚處人曰是閩中人山曰還識老僧麼曰還識學人麼山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錢然後老僧還子廬陵米價曰恁麼則不識和尚也未審廬陵米作麼價山曰眞獅子兒善能哮吼

天奇瑞云神之通也虎穴魔宮無不自在用之妙也海角天涯有何障蔽縱之星布高穹奪之風捲殘雲自古明鎗易躱去今暗箭難防鼷口鼠食人不覺疼若人會得八表橫行

大珠□云凡參學流項門具眼方堪共語看他作者相見機鋒相拄唱愈高和愈峻八面玲瓏何等自在雖然還知者僧暗傷毒箭處麼

夾山因僧問如何是相似句山曰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復曰會麼僧曰學人不會山曰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

仰山欽云大小夾山雖然不負來機爭奈被者僧勘破仰山則不然如何是相似句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學人不會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終是別些子

天寧琦云夾山老漢與麼答話恰似夾竹桃花錦

上鋪花只是未曾點著本分事在若有問天寧如何是相似句向道無將支遁鶴誤作右軍鵞

夾山見船子後再住京口僧問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無瑕僧舉似道吾吾曰者漢此回方徹

育王雪云三十年前賣牛買馬三十年後賣馬買牛若是出格流決不向他語脉裏轉還見麼法身無相法眼無瑕

靑龍斯云夾山答話前來也恁麼道後頭也恁麼道爲什麼道吾前頭失笑後頭却滿口肯他且道節目在什麼處豎拂子云尋常一樣窓前月纔有梅花遂喝一喝云不得者一喝幾乎道個便不同

夾山在潙山充典座潙一日問今日喫甚麼菜山曰兩年同一春潙曰好好修事著山曰龍宿鳳巢

天童傑云欄柄在手縱奪臨時戢磕將來百味具足其中只欠一味且道是油是醬若人檢點得出華藏功不浪施

天界盛云夾山者漢纔遭一笑三橈開得眼來便乃氣吞諸方雖然汝等時中還曾咬著二年同一春麼喝一喝云趕起石老虎著

夾山將示滅垂語曰石頭一枝看看即滅矣洛浦曰不然山曰何也浦曰他家自有靑山在山曰苟如是即吾宗不墜矣

愚菴盂云石頭一枝有賴洛浦此語墜吾宗者可惜夾山後語減價賣絲帛兒孫盡布衣

白巖符云大小洛浦錯過夾山當時若是個克肖兒待道石頭一枝看看即滅矣便好震威一喝云者漢臨死猶寐語拂袖便出管教夾嶺一枝至今蕃茂乃無端云云豈不令夾山擔盡干係愚菴云墜吾宗者可惜夾山後語失却一隻眼殊不知夾山此語只好信他一半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二十四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二十五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青四

瑞州洞山悟本良价禪師青四雲巖晟嗣　因僧問寒暑到來如何迴避山曰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山曰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

投子同云幾乎與麼去

瑯琊覺云我即不然如何是無寒暑處僧堂裏去

雲居舜云大小瑯琊作者個去就山僧即不然如何是無寒暑處三冬向煖火九夏取涼風

黃龍新云洞山袖頭打領腋下剜襟爭奈者僧不甘如今有個出來問黃龍且作麼生支遣良久云安禪不必須山水滅却心頭火自涼

寶峰文云大衆若也會得不妨神通遊戲一切臨時寒暑不相干若也不會且向寒暑裏經冬過夏

上封才云洞山一句可謂主賓交參正偏涉入諸人如今向什麼處迴避無事上山行一轉借問諸人會也無

泐潭準云若爲人時冰也暖不爲人時火也寒仰山欽云洞山與麼答話雖則頭正尾正只是鼻孔落在者僧手裏明眼道流試檢點看

烏石道云洞山只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山僧則不然忽有問寒暑到來如何迴避亦向他道何不向無寒暑處去迴避那裏是無寒暑處寒時熱殺闍黎熱時寒殺闍黎爲什麼三冬炎暑熾九夏雪花飛

五磊權云洞山古佛雖則善赴來機猶欠悟在何故不應話作兩橛若人檢點得出許你具一隻眼

淸化嶾云洞山老祖如將摩尼寶王直授凡庸者僧若是眼裏有筋不但三冬枯木秀管教九夏雪花飛

道峰淸云袖頭打領腋下剜襟還他洞山老人揀點將來未免向語脉裏轉却道峰即不然有問如何是無寒暑處只向道火燄不容蚊蚋泊長連牀上任高眠

白巖符云金針密刺就中不犯鋒鋩玉線橫抽裏

許渾忘斷續者是我洞山老祖垂手接人處所建立的宗旨如今有一類黃口雛禪道洞山與麼答話太涉廉纖若問我寒暑到來如何迴避驀頭與伊一棒何等痛快呵呵者好似個躶形之域笑我漢國衣冠我孔門子弟固不足與之較短論長獨惜其甕裏醯雞爭知天日顧左右云者裏還有識洞山者麼試爲我下一轉語良久衆無語乃自代云翳鎖晴空峰不露雞鳴深夜月流輝

五峰甫別眞淨語云若也會得一任向寒暑裏經冬過夏遊戲神通若也不會寒時寒殺熱時熱殺

摸索他寒暑不著

百丈瑚云洞山老祖向茫無可據處抉出金剛眼睛直令人人自見可謂九轉還丹也然撿點將來只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劒今日有問瑚上座寒暑到來如何迴避但向道向寒暑處迴避他若再問寒暑處作麼生迴避直向道瑚上座不可作洞上兒孫不得

洞山與泰首座冬節喫菓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什麼處泰曰過在動用中山喚侍者掇退果桌

同安顯於過在什麼處下代泰云不知

瑯琊覺云若不是洞山老人焉能辨得雖然如是洞山猶欠一著在

潙山喆云諸人還知洞山落處麼若也不知往往作是非得失會去山僧道者果子非但首座不得喫卽使三世諸佛也不敢正眼覷著

雲葢本云洞山雖有打破虛空底鉗鎚要且無補綴底針線待伊道過在動用中但向道請首座喫菓子泰首座若是個衲僧喫了也須吐出

淨慈昌云洞山雖然掇退菓桌要且寒泰首座口不得

照覺勤云天下衲僧盡道泰首座箭鋒不相拄所以遭洞山貶剝後來潙山喆道此果子莫道泰首座不得喫三世諸佛也不敢正眼覷著宗師家正令當行十方坐斷有定乾坤句辨龍蛇眼不妨難趂當時若是個英靈衲子解捋虎鬚待道過在什

麼處便拈起菓子云和尙畢竟喚作什麼待他擬
議劈面便摑何故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
風流
潙山果云洞山厭㒵爲賤泰首座有理難伸山僧
略見不平要爲泰公雪恥當時纔見與麼問只向
道靈山授記未到如此待他擬議拈果子劈面便
摑不惟塞斷洞山咽喉免見後人妄生卜度
保寧茂云者個說話在今諸方每至冬夜未嘗不
拈出註解一上然于正文未嘗道著一字有底道
洞山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抑屈人作麼有底
道泰首座不得果子喫要且盡大地人皆不得喫
成人者少敗人者多殊不知洞山有偏正回互不
犯的手脚直饒泰首座道不在動用中也不得他
果子喫㒵久云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別
村
南堂欲云太阿橫按凜凜神威寶鑑當臺澄澄光
釆祇如掇退菓桌又作麼生雲自帝鄉出水歸江
漢流

烏石道云洞山和盤托出首座當面錯過帶累衆
人都不得果子喫當時若有個漢出來道和尙莫
談天說地且請喫菓子教洞山者漢滿面慚惶無
著身處雖然也須救取泰首座始得擊拂子云妙
藥不醫寃債病橫財豈富命窮人
雲居莊云當斷不斷反招其亂若是徑山見他道
過在什麼處便與掀倒菓桌亦使旁觀知有宗門
爪牙雖然也須脚蹋實地始得拈拄杖云不向藍
田射石虎何人知是李將軍卓拄杖下座
劍門□云我當時若在亦對云過在動用中待渠
令侍者掇退菓桌便拈起果子劈面摑
笑巖寶云泰公便恁麼道有什麼過當時纔見舉
話拈果子驀口塞云和尙比來請客直饒洞山古
佛吞吐不及
鼓山賢云大小洞山心行不少泰首座既遭活陷
黜罰何疑劒門猶欲强作主宰好與三十痛棒
古南門云祇如首座恁麼道因甚洞山便掇退果
桌者裏明得萬兩黃金也合消不然喫水也須防

噫又云要見洞山則易見泰首座則難
石霜尊云洞山老人祇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劒何不當時待首座道過在動用中但云作家作家首座若是個本分衲僧必然另有長處豈不佛法人情兩盡其美
東塔熹云洞山老漢無大人相若是山僧見伊道過在動用中只消云作家禪客宛爾不同不惟使伊一時好采且令人千古疑著
白巖符云我若作泰首座待問過在什麼處亦向道過在動用中他若喚侍者掇退果桌便好拍掌呵呵大笑看洞山者漢又當作何苟當

洞山解夏上堂秋初夏末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曰祇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顧左右曰欲知此事直須枯木上生花方與他合
石霜諸云出門便是草
聯太陽玄云如今直得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且道合向什麼處行履莫守寒巖異草青坐著白雲宗不妙
圓通善云且道諸人即今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若道萬里無寸草許你參見洞山若道出門便是草許你參見石霜若道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許你參見太陽若總道不得却許你參見延聖何故惟有好風來席上更無閒語落人間
白雲端云若見得菴主便見得洞山若見得洞山便見得菴主見洞山則易見菴主則難不見道雲在嶺頭閒不徹水流澗底太忙生(菴主蓋指石霜)
潙山果云斬釘截鐵豁開向上玄關語諦言誠直指當人要路且作麼生會他出門便是草石霜恁麼道上封恁麼舉你諸人不得動著動著三十棒
徑山杲云師子一滴乳迸散十斛驢乳
雪巖滿云三個老漢雖然異口同音未免撞頭磕額何也一人大開口了合不得一人高擡脚了放不下一人緊閉門了出不去王山即不然徧十方界非外全在一微塵在一微塵非內徧十方界祇者一微塵許也須及盡不可得向那裏安門甚處入草還會麼休侵洞嶺初秋草請看疎山臘月蓮

烏石道云洞山背手彎弓石霜當面架箭雖然用處不同直是眼親手便石溪要且不然萬里無寸草處畢竟作麼生去良久云四海五湖龍世界十洲三島鶴乾坤擊拂子下座

鼓山賢云洞山恁麼說話正是瑞鳳不棲於凡木金龍豈守於寒潭轉功就位轉位就功卽不無看來也祇似猢猻上樹捨一取一未爲好手且作麼生是本分底去處良久云釣船載到瀟湘岸氣噎無聊問白鷗

百丈雪云山僧則不然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冰河發燄處去只如冰河發燄處作麼生去良久云兎角杖頭挑日月龜毛繩子縛虛空

東山瀫云三大老忘却自已四大五臟盡力提持恐人入草今日東山解制臘節初臨春氣未至正値燒痕滿界衆兄弟直須向乾茅叢裏信手拈來寸寸攢枝縷縷玉葉不妨和身臥在荊棘林中累地輥他十七八輥起來通身荊棘非但佛祖難親饒他舜若多神擬著則鮮血淋漓縱使臘月三十索債盈門難以近傍東山如是告報大似逐客顚狂自露通身醜惡雖然也不得錯舉

天童忞云者一隊漢怪力亂神只知一重去一重一步高一步及乎輥到牛角尖裏和自已動彈不得山僧爲伊撥轉天關打開籬落貴要諸人個個濶步坦道免蹈者輩嶮僻之途還肯恁麼承當者麼卓拄杖云如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爲仇

靈隱禮云洞山祇辨借功明位焉知玉殿苔生石霜雖能轉位投機猶未回途復妙正饒功位齊轉芝生朽木功位齊隱雪凍紅爐佛日要問他二老祇如五馬不嘶一牛不飲處如何趨向

石塔忍云大衆總似者一隊老古錐平日向甚麼處下脚興國者裏四望青青不妨東去西去略無些子妨礙只是有一件事不可不向諸人說破雖是王道坦坦畢竟不許販賣私鹽

崇先奇云從苗辨地因語識人二俱作家且如今東去西去者盡是草裏漢又何曾有出身路良久云阜亭恁麼舉不圖打草祇要驚蛇

天目律云者一班草裏漢著甚死急

蓮柎榮云洞山老人把住立關嚴行正敕直得春秋寒暑迴絕往來南北東西渾無行路然則萬里無寸草且置出門便是草又作麼生金雞啄破瑠璃殼玉兎挨開碧海門

瓶山謙云洞山一期逞俊爭知當地艸深當時若有個漢待老新豐語未絕便好呵呵大笑云老和尚逆風颺塵作麼不惟勘破洞山亦乃坐斷後人舌頭

洞山供養雲巖眞次僧問先師道秖者是莫便是否山曰是曰意旨如何山曰當時幾錯會先師意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山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

長慶稜云既知有為甚恁麼道又云養子方知父慈

龍華體云諸禪德者則公案若喚作雲巖眞話未免烏焉成馬何故不見道世間無限丹青手到此都來畫不成

洞山因僧問時時勤拂拭為什麼不得他衣鉢山曰直饒本來無一物也未合得他衣鉢曰未審甚麼人合得山曰不入門者曰秖如不入門者還得也無山曰雖然如此不得不與他又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合得他衣鉢汝道什麼人合得者裏合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甚麼語時有一僧連下九十六轉語並不契末後一語始愜洞山意山曰闍黎何不早恁麼道別有一僧密聽秖不聞末後一語遂請益其僧僧不肯說如是三年相從終不為舉一日因疾其僧曰某甲三年請舉前話不蒙慈悲今日再不為舉當殺上座去也其僧悚然乃為舉曰直饒將來亦無處著僧乃禮謝

雪竇顯云他既不受是眼將來必應是瞎還見祖師衣鉢麼若於此入門便乃兩手分付非但大庾嶺頭一個提不起設使闔國人來且歘歘將去

翠巖芝云總不合得他衣鉢却與古佛同參且道參阿誰○

天童覺云長蘆則不然直須將來若不將來爭知

不受將來底必應是眼不受底眞個是瞎還會麼照盡體無依通身合大道

古南門云洞山理長則就雪竇畢一明三祇如將來既不受諸人早晚橫披豎搭是衣不是衣一日過堂兩度溼是鉢不是鉢若是爭奈洞山不肯若不是祖師衣鉢掉向甚處去也卽今日用行持又是個什麼諸仁者若於此入門何待兩手分付庾嶺力爭管取黃梅兒孫傳徧天下

勝法法云二大老徹底舉揚未免各見一邊勝法則不然若有將來必當是受若是不受必不將來將來的也非是眼不受的也非是瞎還見祖師衣鉢麼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洞山因僧問三身之中阿那身不墮衆數山曰吾常於此切

曹山寂因僧問吾常於此切意作麼生曹云要頭便斫將去

雪峰存因僧問吾常於此切意作麼生峰以拄杖劈面打云我也曾到洞山來

承天宗云一轉語海晏河淸一轉語風高月冷一轉語騎賊馬趂賊試請辨看忽有個僧出來道總不與麼也許伊具一隻眼

徑山杲云恁麼葛藤也未夢見三個老漢在復云何不向膏肓穴上下一針

博山來云近不得倚遠不得携推之弗前約之弗後洞山於此若鐵橛也若夫辨奇貨探驪珠求華璞追藍琰安可以語於此哉離乎言句親之可矣」廣胤標云盲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三個老漢一手提持赤心片片大似豐城寶劍當面擿只是知恩者少者僧非但耳聾亦兼眼瞎錯過當陽如今還有不錯過的麼闕門令尹誰能識河上仙翁去不回

洞山因辭京兆興善平禪師平曰什麼處去山曰沿流無定止平曰法身沿流報身沿流山曰總不作此解平乃撫掌

保福寧云洞山自是一家乃別云覓得幾人

崇先奇云保福老漢錯下名言殊不知洞山老人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保福又道覓得幾
人果然搆不著
洞山於扇上書佛字雲巖見却書不字山又改作非
字雪峰見乃一時除却
興化奬代洞山云吾不如汝
白楊順云我若作洞山只向雪峰道你非吾眷屬
天鉢元云洞山雲巖平地起堆雪峰老漢因事長
智
洞山有一僧不安要見山山遂往見僧曰和尚何不
救取人家男女山曰你是什麼人家男女曰某甲是
大闡提人家男女山良久僧曰四山相逼時如何山
曰老僧日前也向人家屋簷下過來曰回互不回互
山曰不回互曰教某甲向甚處去山曰粟畬裏去僧
噓一聲曰珍重便坐脫山以拄杖敲頭三下曰汝只
解與麼去不解與麼來
昭覺勤云大凡行脚人正要透脫者一件事者僧
既是大闡提人家男女直至四山相逼手脚忙亂
若不是洞山具大慈悲放一線道與他平展爭解
恁麼去所以古人道臨終之際若一毫頭聖凡情
量未盡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只如洞山道我亦
曾從人家屋簷下過粟畬裏去鼎鼎礙四山不礙
四山到者裏須是桶底子脫始得且道洞山意作
麼生還會麼金雞啄破瑠璃殼玉兎挨開碧海門
洞山因僧問和尚尋常教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
道山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山曰直須足下無私曰
祇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山曰闍黎因甚顛
倒曰甚處是學人顛倒山曰若不顛倒因甚麼喚奴
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山曰不行鳥道
理安洸云不行鳥道始是本來面目因甚尋常却
只教人行鳥道且道洞山意作麼生良久云渡河
須用筏到岸始辭舟
鳳山啓云識尊卑明貴賤自然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冠履不致倒置錢穀不肯浪費當今之世孟八
郎漢見處瞞旰得之鹵莽菽麥不分金鍮不辨以
其素無大志自甘顛倒故也且道不行鳥道又是
如何面目良久云不辭向汝道相續也大難

白巖符云若論本來面目直饒你不行鳥道要恰未了漢

洞山意亦未可在然則爭奈洞山現有語在何者裏跨得一步不妨作個脫灑衲僧不然總是途中未了漢

洞山與密師伯在餅鋪密於地上畫一圓相謂山曰把將去山曰拈將來

保寧勇云非但二人提不起盡大地人亦提不起天童恣召衆云諸人還提得起麼良久云也須是個踞地獅子始得若是山僧待他道拈將來便與一掌者一掌有生復有死有利亦有害

洞山有偈曰貪嗔癡太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坐便提分付心王子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

神鼎諲云我則不然貪嗔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即往坐即隨分付心王擬何爲無量劫來原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

紫柏可云鍛鍊自心鉗鎚猛密須是洞山咳嗽掉臂戲笑譏呵無非解脫三昧還他神鼎雖然如神鼎不打洞山爐鞴中鍜鑄過來安得便恁麼自在

洞山不打神鼎見地上得個消息從汝朝打暮提敢保貪嗔癡驢年也未調伏在者裏揀別得許汝會如來禪若是祖師禪猶隔鄉關萬里

大覺昇云恁麼說話幸遇不在大覺門下過若在大覺門下打折驢腰未放過在何故既有讓王節何爭洗耳清雖然如是也須是個人始得

洞山不安有僧問和尚違和還有不病者麼山曰有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山曰老僧看他有分曰未審和尚如何看他山曰老僧看時則不見有病

博山來云不二門開日面月面總不似洞山癖病混之弗得類之不齊病中善看病也者僧眼裏有筋皮下有血要見洞山也不難

洞山問密師伯作什麼密曰把針山曰把針事作麼生密曰針針相似山曰二十年同行作者個語話密曰長老又作麼生山曰大地火發

天童覺云大地火發間不容髮南海皇崙天寒不襪祖祖相傳一堆搕𢶍

南林弘云神山一段古錦風吹不入雨打不溼被
洞山一拶直得零零落落至今補不得

洞山與雲居渡水山問水深淺居曰不溼山曰麤人
居曰和尚作麼生道山曰不乾

五祖演云二老恁麼說話還有優劣也無山僧今
日因行掉臂爲諸人說破過水一句不濕庫藏珍
珠堆積過水一句不乾無錐說甚貧寒乾溼二途
俱不涉任他綠水與青山

笑巖寶云演師恁麼道與他洞山有交涉無交涉
還辨得麼若能辨得不獨識破五祖亦能親見洞
山若不能辨得山僧略爲諸人說破洞山不下爲
人手五祖能談本分禪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沙門行山曰頭長三尺頸長二
寸因令侍者持此語問三聖然聖於侍者手上搯一
搯山肯之

文峰玉云妙得衲僧家轉身活路還他新豐老人
三聖雖能暗號私通終是輸他一著今日若問文
峰頭長三尺頸長二寸意旨如何向道待你四脚
踏地時自然有個分曉

洞山垂語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語話分僧問如何是
佛向上人山曰非佛

保福展別云佛非

雲門偃云名不得狀不得所以言非

法眼益云方便呼爲佛

天童覺云二老宿相去多少直是刀刀相似魚魯
參差到者裏轉刼外機放風前箭橫身擔荷撒手
承當具者般眼目始得還辨得麼易分雪裏粉難
辨墨中煤

徑山杲云二尊宿恁麼提持佛向上事且緩緩者
裏則不然如何是佛向上事拽拄杖劈脊便打免
教伊在佛向上蹕跟

報恩秀云我要問洞山佛向上人還有答話分也
無

天寧琦云我者裏無向上向下佛是西天老比丘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無錢明日求

東明際舉雲門語畢云大小雲門猶作者般見解

山僧當時若在但冷笑一聲

大珠[]云控佛祖玄關揭人天正眼須還大慧若據佛向上事非但者老漢縱饒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到來大珠者裏未敢相許何也不見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

龍華體舉雲門語畢驀拈拄杖召衆云者個是拄杖子有甚名不得以杖倒卓云不可不喚作拄杖子有甚狀不得雖然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

洞山到南泉值馬祖諱辰修齋泉設問云來日設齋未審馬祖還來否衆皆無對山出對曰待有伴即來泉曰此子雖後生甚堪雕琢山曰和尙莫壓良爲賤

慧雲盛云南泉倚勢欺人洞山因客見主雖與馬祖把臂共行猶較王老師七步

洞山上堂有一人在千人萬人中不背一人不向一人你道此人具何面目雲居出曰某甲參堂去

資福廣於具何面目下著語云七凹八凸於參堂去下著語云只得一橛復云虗白堂啓珍珠簾垂面面無私識者其誰任是抽身快便猶難合伴同歸然則洞山底意畢竟如何金針雙鎖備挾路隱全該

紫梅周云雲居者漢承虗接響則不無要識此人面目只恐新豐老子也窺覷不著爲甚麼不見道雖處寰闠中從來不見客

洞山與密師伯山行次見一兎子從草中躍出密曰俊哉大似白衣拜相山曰老老大大作者個語話密曰你又作麼生山曰積代簪纓暫時落魄

廣潤融云者二老漢一人向行心處路一人猶挂本來衣若遇廣潤各與二十茗帚柄脫有問長老你又作麼生乃卓拄杖云會麼人居大國方知貴水到瀟湘一樣淸且道山僧還有滲漏也無若檢點得出二十茗帚柄山僧自喫如無更有二十各領歸堂去

洞山問座主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喚作什麼語曰賛法身語山曰喚作法身早是賛也主無語

天寧琦云者裏合下得什麼語塞却洞山口復云千

龍池傳別云喚作法身早是謗也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青四雲巖嗣）與洞山行因過獨木橋洞山先過了乃拈起木橋曰過來神曰价闍黎洞山乃放下木橋

普明煒云洞山用劒刃上事若非神山也大難承當雖然洞山鼻孔却在神山手裏

幽溪和尚（青四雲巖嗣）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溪起身繞禪牀一帀而坐僧擬進語溪遂與一踏僧歸位立溪曰汝恁麼我不恁麼汝不恁麼我却恁麼僧再擬進語溪又與一踏曰三十年後吾道大行

天童華云善射者箭不虛發若是個漢何處更有幽溪雖然如是最初一踏何異最後一踏

天寶樞云幽溪門庭壁立家法森嚴不因者僧怎見汗馬功高

古塘[illegible]云者老漢費盡腕頭氣力要且踏者僧不著

白巖符云顚倒乾坤粉碎華嶽還他幽溪者漢怎奈撞著個鈍根阿師未免勞而無功者僧若肘後有符待他繞禪牀一帀而坐便好呵呵大笑云者老漢一釣便上管教幽溪死在手裏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二十五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二十六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南五

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南五仰山寂嗣）因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未審文殊還有師否塔曰遇緣卽有曰如何是文殊師塔豎起拂子僧曰莫只者便是麼塔放下拂子叉手

寶壽方云文殊固有師也只是無人敢道直饒南塔與麼提持在他七佛之師則得若論文殊之師就是老僧也只好口挂壁上

南塔因歸省仰山山問汝來作甚麼塔曰禮覲和尚山曰還見和尚麼塔曰見山曰和尚何似驢塔曰某甲見和尚亦不似佛山曰不似佛似個什麼塔曰若

有所似與驢何別山大驚曰凡聖兩忘情盡體露吾以此驗人二十年無決了者子保任之

白巖符云盡謂他父子如空合空似水投水只是仰山末上欠驅耕奪食辣手若以山僧看來却是仰山惡毒何故當途錦穽雖智者難忘

□□曰云仰山不合大驚小怪與伊驀頭印定當時待伊道若有所似與驢何別便好震威喝出瀉仰法道不致今日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南五仰山寂嗣）參仰山山閉目坐通乃翹起右足曰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東土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景通亦如是仰下禪牀打四藤條通因此自稱集雲峰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

雪竇嶺云仰山藤條未到折因甚只與四下須是個斬釘截鐵漢始得

翠巖芝云此四藤條亦不得作賞會亦不得作罰會如今作麼生會

昭覺勤云師資會合輥芥投針一期借路經過不免遞相鈍置雪竇道藤條未到折因甚只打四下胡餅裏討甚麼汁又云須是斬釘截鐵漢始得大似隨邪逐惡

雲蓋智云大禪佛翹一足仰山打四藤條不是盲枷瞎棒且欲分付知音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

天童悆云者囫圇吞棗漢你要知者四藤條落處麼一藤條打他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一藤條打他東土六祖亦如是一藤條打他和尚亦如是一藤條打他某甲亦如是諸仁者還肯山僧恁麼判斷也無若肯不惟埋沒仰山何處有他大禪佛若不肯怎奈囫圇吞棗者裏也須是個斬釘截鐵漢始得

杭州無著文喜禪師（南五仰山寂嗣）在仰山充典座文殊嘗現於粥鑊上著以攪粥篦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殊乃說偈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

白巖符云無著老漢眼中猶有物在若是個見怪不怪底衲僧莫說一文殊現相縱使百千萬億文殊偏空徧界還動得他一絲毫麼

髻珠是徵云且道粥鑊邊打底與當年金剛窟見底是同是別者裏定當得要見無著也不難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南五臨濟玄嗣在大覺爲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底你憑個甚麼道理與麼道化便喝覺便打化又喝覺又打化來日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你昨日者兩喝化又喝覺又打化再喝覺又打化曰存獎在三聖師兄處學得個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存獎個安樂法門覺曰者瞎漢來者裏納敗缺脫下衲衣痛與一頓化於言下薦得臨濟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

中峰本云二虎之下獻不容蹄兩刃之間人不容足當大覺興化棒喝交馳之際豈容心思意解於其間哉雖然祇如大覺云脫下衲衣痛與一頓興化言下大悟又悟個甚麼者裏見得許你作臨濟半個兒孫

南澗問云龍驤虎驟擧步猶迷一縱一擒翻成鈍置三聖大覺各具一隻眼若非興化老漢洎合勞而無功脫下衲衣痛與一頓則且置作麼生是臨濟在黃檗喫棒底道理驀拈拄杖云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白巖符云興化一生點胷點肋坐斷天下人舌頭到者裏爲什麼不震威再喝却道我在三聖學得個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而大覺棒未折爲什麼不盡令行乃亦曰者瞎漢來者裏納敗缺脫下衲衣痛與一頓者裏也有些子誵訛你若不曾與他興化大覺二老打個契合過來要作臨濟兒孫且緩緩郎饒你與二老契勘分明白巖者裏未敢全許爲什麼不見道我尙未曾向紫羅帳裏與你撒珍珠

興化示衆若是作家戰將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時有旻德長老出衆便喝化亦喝德又喝化亦喝德禮拜歸衆化曰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爲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

首山念云看他興化與麼用爲什麼放得他過諾上座且道甚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前一喝後一

喝且道那個是賓那個是主雖然如是亦須仔細便下座又曰二俱有過二俱無過

瑯琊覺云且道那一喝是不作一喝用興化若無後句疑殺天下人雖然如是曉者還稀

昭覺勤云作家相見須是恁麼機如掣電眼似流星原始要終扶頭接尾所謂羽毛相似言氣相合祇如兩家互換相喝且作麼生辨得一喝不作一喝用要作臨濟兒孫切須明取且道二老宿意作麼生百尺竿頭須進步紫羅帳裏撒眞珠

教忠光云興化與旻德各出隻手要發明臨濟正法眼藏殊不知臨濟一宗掃土而盡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具眼者辨取

雲居莊云二尊宿一人買帽相頭一人隔靴抓癢雖則一期施設怎奈遞相鈍置何故見義不爲何勇之有

伏龍長云陣雲動地而來雪刃挨身而入鐵旗鐵鼓未爲好手全殺全活方見作家較他登九龍御輦而被烹失千里烏騅而自刎者蓋相萬萬劒戟盡爲農器用馬牛歸放華山陽何以見得王登寶位野老謳歌

通玄奇云者兩個漢大似一對無孔鐵鎚看他你擲我拋遞相抑揚雖則二俱敏手旻德未免輸他一籌被伊塗汚面門至今羞慚無地

報恩琇云且道那裏是他一喝不作一喝用處直饒倜儻分明要見旻德則易見興化則難

靈隱禮云首山但識二俱有過二俱無過殊不知興化父子個裏殺活二俱放過二俱不放過諸仁者且道靈隱底是首山底是旻久喝一喝云不得動著動着三十棒

棲霞成云興化旻德聚頭作鬧主賓歷然卽不無一喝不作一喝用也須更見臨濟始得

崆峒慈云一人權衡在手收放自由一人影草隨身逢場作戲雖則舒展無殊主賓有序怎奈互相鈍置檢點將來二俱失利何故當仁不讓始是丈夫喝

寶掌白云興化和尚向針鋒上剷鐵電影裏驅雷

送斷鴈於秋旻掃殘霞於朦水職到威成毋容少滲者裏還著得佛法身心也無若教頻下淚滄海也須乾

廣胤標云看他興化父子主賓互換師授資承亦手提持二俱作者則固是爲什麼興化又道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還知者老漢爲人處麼

佛日智云興化雖慣向針鋒尖上張弓架箭電光影裏辨敵施能檢點將來也只是擒降將的手段旻德雖則久經行陣不顧危亡怎奈鼻孔落在興化手裏果是臨濟德山把手共行的漢待興化未開口巳前踏翻香案拽下座爛捶一頓管取興化手裏有麼有麼喝一喝云金翅鳥王當宇宙個中誰是出頭人

資國秀云興化生平氣宇如王因甚到者裏便全身放下還委悉麼從來相識貴知音水入水兮金博金不似尋常盲瞎漢強將亂喝當生平是則是祇如教忠道臨濟一宗掃土而盡又作麼生喝多謂海枯終見底誰知人老不知心

興化侍臨濟因洛浦來參濟問甚麼處來浦曰鑾城來濟曰有事相借問得麼浦曰新戒不會濟曰打破大唐國覓個不會的人也無參堂去化隨後問適來新到是成褫他不成褫他濟曰我誰管你成褫不成褫化曰和尚祇解將死雀就地彈不解將一轉語蓋覆却濟曰你又作麼生化曰請和尚作新到濟遂曰新戒不會化曰却是老僧罪過濟曰你語藏鋒化擬議濟便打至晚濟又曰我今日問新到是將死雀就地彈就窠子裏打及至你出得語又喝起了向青雲裏打化曰草賊大敗濟便打

廣教玉云若論此事擊石火閃電光搆得搆不得俱未免喪身失命看他臨濟權衡在手縱奪隨宜興化雖云爲衆竭力未免禍出私門總似今日門風委地汝輩瞻前顧後有什麼氣息喝一喝云龍象蹴踏是誰堪雪曲應希徒側耳

興化見同參僧來纔上法堂化便喝僧亦喝化又喝僧亦又喝化近前拈棒僧又喝化曰你看者瞎漢猶

作主在僧擬議化直打下法堂侍者問適來者僧有甚觸忤和尚化曰是他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者裏却去不得似者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

昭覺勤云辨王庫刀振塗毒鼓掣電未足以擬其迅震霆未足以方其威可謂善驅耕夫之牛能奪饑人之食祇如主賓互換有照有用有權有實則且置甚處是興化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處者裏洞明得可以荷負臨濟正法眼藏如或泥水不分未免瞎驢隨大隊

天童華云興化門墻千仞從來家法森嚴者僧暗透重關要看洞中春色好則好未免二俱失利祇如興化道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又作麼生天堂未就地獄先成

育王光云高提祖印獨耀寰中大啓洪爐烹凡煅聖非興化不能驗同參非同參不能見興化直得主賓互換照用雙行且道那裏是興化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處者裏明得臨濟一宗不至掃土脫或未然育王為你道破拈拄杖卓一卓云金鏃慣調僧百戰鐵鞭多力恨無讐

南堂欲云阿呵呵獅子兒返擲龍馬駒跨跳打破上頭關主賓俱失照有底便道當時再與一喝不然掀倒禪牀拂袖而去恁麼見解有甚共語處山僧不逢別者終不開拳適值大道師兄遠臨要使現前一衆與他古人兩得相見還委悉麼青山不鎖長飛勢滄海合知來處高

靈隱禮云興化操寰中正令展肘後神符直得盡大地人一時喫棒其奈令行太嚴未免傷鋒犯手要知者僧納敗處麼當斷不斷反招其亂縱饒不顧危亡掀倒禪牀喝散大衆也只是個有頭無尾客作擔板漢

白巖符云者僧若是個識休咎辨機宜底漢子待興化近前拈棒便好退身三步云住住今日若是別人怪和尚去在他若眼目定動却好與一喝拂袖而出不獨見向來同參契誼而臨濟正法眼藏在掌握矣

興化因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曰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化曰我昨日赴個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𨇾避得過

福嚴容云者僧雖解單刀直入怎奈興化有百匝千重所以將在謀而不在勇興化雖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未免旁觀者哂若問山僧四方八面來時如何未是作家他若擬議劈脊便棒

棲霞成云者僧禮拜不是好心若非興化頂門有眼幾幾乎被伊揭却腦蓋

資國秀云者僧有擒王射馬之才怎奈龍頭蛇尾興化有破壁更旗之術猶斷末後一槌當時若是見他禮拜劈脊便打何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雖然祇如興化末上與麼道又作麼生

蟠龍長云為人須為徹殺人須見血興化恁麼猶欠穩在若當時就其旗鼓未動氣力未衰便能活捉生擒非但與者僧浣腸換骨亦且免慕羶之流向卒風暴雨處𨇾跟

興化因後唐莊宗車駕幸河北回至魏府行宮詔問曰朕收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化曰請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幞頭脚化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報慈遂徵云且道興化肯莊宗不肯莊宗若肯莊宗興化眼在什麼處若不肯莊宗過在什麼處

雪竇顯云至尊所得只可旁觀若非興化作家往往高價酬却

雲峰悅云眞不掩僞曲不藏直有眼者辯取

翠巖芝云興化當時下一著可謂酩酊如今作麼生斷

黃龍心云興化一期見機而作怎奈埋沒伊一朝天子當時若但向道蚌蛤之珠收得也無用處教伊向後別有生涯免得遞相鈍置如今若有人問又作麼生酬價

笑巖寶云作家君王不妨做得出說得行興化明眼宗師亦善能相席別價然略且蒙昧當時未必光輝後世我若作興化待帝舒幞頭脚直云陛下何得說眞方賣假藥管令喜識見盡寶愛情忘不獨致君王得大解脫亦免使天下人承虛接響只

在光影門頭做活計
博山來云徑寸之壁照乘之珠望中原光影萬一不得爲比文殊寶冠隱晦不得淨名方丈說示不來與化畢竟酬價不可得然雖如是誰道黃金如糞土
天童悉云雪竇與化不無顢頇放過黃龍晦堂太煞傷觸風化若是山僧待他引幞頭脚但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不惟使莊宗履安知危亦顯衲僧家袖裏有金鎚以拂子畫一畫云且道者寶作麼生酬價良久云可憐三尺龍鬚喚作尋常破布
寶掌白云莊宗是一朝天子輕將中原之寶撒向人前與化是天下宗師且不能逆鱗擒角當時待伊引幞頭脚便道魚珠不勞拈出縱使同光十倍施呈也較三千里何故隨處等閑垂一釣會須牽動碧潭龍
白巖符云盡道與化只有順捋虎鬚的胸襟且無逆披龍鱗的辣手殊不知他與化舌頭是龍泉是石密大有利害若人委悉得請爲同光帝別代一轉語

興化到雲居問權借一問以爲影草時如何居無對化曰想和尚答者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居後出住曰我二十年前不曾對興化一語爲他致個問頭奇特如今思量當時不消道個何必化聞廼曰雲居老漢二十年秖道得個何必若是興化即不然怎如道個不必
徑山杲云何必不必綿綿密密覿面當機有人續得末後句許伊親見二尊宿
天童悉云雲居放憨興化斷賴雖則互相激揚怎奈只作得個賓中主作不得主中主若是天童如今有個衲僧恁麼問但云好纔擬議劈脊打出不惟使他差異禪和無開口處且顯宗師家有三玄戈甲照用同時底手眼
興化示衆我聞前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子汝莫盲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半天裏却撲下來一點氣也無待我欵欵地甦息起來向你道未在何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珍珠與你諸人去在胡喝亂喝

作麼

天寧琦云我當時若見只向他道何必待者老漢東西顧視却與一喝驚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

興化曰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怗

雪竇顯舉若立一塵家國興盛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遂拈拄杖云還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

昭覺勤云當時若有個漢出來道得一句互爲賓主免得雪竇者老漢後面自點胸

鼓山賢云且道立卽是不立卽是若道有時立有時不立却似瘧病相似若道雙照雙遮遮照同時猶未離教家極則畢竟作麼生拈拄杖卓一卓

鎭州寶壽沼禪師（南五臨濟玄嗣）僧問訊次壽曰百千諸聖盡不出此方丈內僧曰祇如古人道大千沙界海中漚未審此方丈向甚麼處著壽曰千聖現在僧曰阿誰證明壽便擲下拂子僧從西過東立壽便打僧曰若不久參焉知端的壽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昭覺勤云寶壽在方丈裏布綱張羅者僧鈎餌邊擎頭截角三度衝浪上來三度被他籠罩且道他得個什麼還會麼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寶壽因僧問萬里無片雲時如何壽曰靑天也須喫棒曰未審靑天有什麼過壽便打

天奇瑞云大小寶壽可謂爲人爲徹殺人見血

證果輿云寶壽者漢不妨說也說得到用也用得到只是遲了若是山僧待道萬里無片雲時如何便與劈頭一棒免得他向靑天著倒

寶壽因胡釘鉸參壽問莫是胡釘鉸麼胡曰不敢壽曰還釘得虛空麼胡曰請和尙打破來壽便打胡曰和尙莫錯打某甲壽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你點破在胡後到趙州舉前話州曰汝因甚麼被他打胡曰不知某甲過在甚麼處州曰祇者一縫尙不奈何胡乃有省

雪竇顯云我要打者三個漢一打趙州不合瞎却胡釘鉸眼二打寶壽不能塞斷趙州口三打胡釘鉸不合放過寶壽驀拈拄杖云更有一個大衆一

時退乃擊禪牀一下
溈山喆云者漢雖然省去可惜趙州放過當時待問過在甚麼處劈脊便棒非但承他寶壽威光亦乃與叢林爲龜爲鑑
徑山杲云直饒釘得者一縫檢點將來亦非好手可憐兩個老禪翁却對俗人說家醜
鼓山永云寶壽雖具打破虛空底鉗鎚未免傷鋒犯手胡公末後悟去誰知眼尙瞎
天寧琦云胡釘鉸原不知者一縫當時趙州若不與賊過梯便是踏破百二十緉草鞋也未暫地在雖然釘鉸明得也較寶壽三千里
資福廣云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寶壽不得無過趙州雖善挽轡也是就地彈雀
雲溪挺云寶壽雖則孫承祖業未免依樣畫葫蘆胡釘鉸終是死漢若解知恩報恩打趙州拳頭有分在

寶壽因西院來參問踏倒化城來時如何壽曰不斬死漢院曰斬壽便打院連道斬斬壽又隨聲打少頃乃謂侍僧曰適來者僧將赤肉抵他乾棒著甚死急次有一僧來白曰某甲啓和尙者問話底僧在大覺處來兩人同參在者裏見解總與麼恐已後委悉和尙法道須是趂出二人若不趂出已後難得人承嗣壽即將陳白僧趂出
風穴喜云西院踏破化城要且脚跟未得點地寶壽不斬死漢早已血濺梵天則且置祇如趂出者僧意作麼生韜略雙全多意氣安南塞北一齊收

寶壽問新到近離甚處曰崔禪壽曰還將得崔禪喝來麼曰不將得來壽曰與麼則不從崔禪來僧便喝壽拈棒僧擬議壽便打
雲居舜云寶壽與麼問也險者僧食到口邊被人奪却
白巖符云者僧不妨頑軟怎奈有始無終若是個漢當時待拈棒好更與一喝拂袖便出管取寶壽另眼相看

鎭州三聖慧然禪師南五臨濟玄嗣到德山纔展具山曰不用展炊巾者裏無殘羹餿飯聖曰賴遇無設有向甚

處著山便打聖接棒推倒向繩牀上山大笑聖哭曰
蒼天蒼天便下參堂

瑯琊覺云若無欒布作怎得見韓光

潙山行云三聖撥草瞻風有舒有卷德山勘凡驗
聖有放有收德山笑去卽且置三聖哭蒼天便出
意作麼生不貪香餌味可謂碧潭龍

雲巖游云三聖便展坐具作賊人心虛山云不用
展炊巾尾巴露也聖云設有向什處著口是禍門
山便打裂破古今聖接棒推山向繩牀上老鼠入
牛角更有一轉語待無舌人忌口却向汝道

淸化嶾云赤眼火金剛仗倆恰相當好手逢好手
何更哭蒼蒼洞中春色幾人知門外秋紅風落了

三聖到仰山山問汝名甚麼聖曰慧寂山曰慧寂是
我名聖曰我名慧然山大笑而已

昭覺勤舉雪竇頌華云者個笑千古萬古淸風凜
凜地爲甚麼雪竇却道只應千古動悲風也是死
而不弔

徑山杲云兩個藏身露影漢殊不顧旁觀者哂

愚菴盂云仰山向虛空裏穵縫三聖煉石補天陳
希夷一覺睡千年至今不知直是好笑

鳳山啓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出沒卷舒隨機自
在自是衲僧巴鼻若只對泥神土地而壁立萬仞
又安知雲龍之變化霧豹之文蔚哉雖然且道仰
山一笑是何節拍擲拄杖歸方丈

三聖上堂曰我逢人卽出出卽不爲人便下座興化
獎云我卽不然逢人卽不出出卽便爲人

保寧勇云此二尊宿恁麼爲人猶在半途保寧今
日路見不平拈拄杖下座大衆一時走散擲杖歸
方丈

賓峰文云者兩個老古錐竊得臨濟些子活計各
自分疆列界氣衝宇宙使明眼衲僧見只得好笑
且道笑個甚麼還知落處麼若知一任七顚八倒
若不知且向二老葛藤裏咬嚼

昭覺勤云一人在孤峰頂上土面灰頭一人在十
字街頭斬釘截鐵有頭有尾同死同生且道出卽
不爲人底是出卽便爲人底是萬古碧潭空界月

再三撈摝始應知

靈隱嶽云二老漢滅却臨濟正法眼却向長安路上把手共行直至於今遞相鈍置且如何是共行一句掣開金殿鎖撞動玉樓鐘

天童覺云墮也墮也今日不是滅古人聲光且要長後人節操若是本色漢提佛祖印轉鐵牛機把拄杖一時穿却方見衲僧手段

徑山杲云眞淨老人大似欺誣亡沒杲上座卽不然豁開三要三玄路坐斷須彌第一峰且道在三聖分上耶在興化分上耶具眼者辨取

仰山欽云二老可謂一條拄杖兩人舁今日被天寧拗作兩橛了也以拄杖倚左邊云且聽各自平分

報恩秀云者兩個漢大似才高語壯倚勢欺人拈拄杖云還見三聖興化麼復靠却杖云直饒具衲僧手段也且向者邊立

天寧琦云三聖興化明眼宗師因什麼活計本同生涯逈異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

徑山琇云一人得其體一人得其用總未有作家手段萬壽既已出了且道有爲人處無爲人處祝融峰頂上露滴萬年松

烏石道云一人向高高峰頂立一人向深深海底行欲扶臨濟正宗猶迂遠在石溪則不然何以見得兩頭俱坐斷一劍倚天寒

松隱然云者二老同門出入夙世冤家一人向孤峰頂上臥月眠雲一人向十字街頭揚塵簸土檢點將來二俱漏逗各與三十拄杖且道龍峰與麼是賞伊是罰伊驀拈拄杖卓一卓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

雪竇雲云者兩個漢一人有餘處不足一人不足處有餘細檢將來好各與三十拄杖復云山僧與麼批判且道是爲人不爲人具眼者辨取

愚菴盂云山僧今日出也還是爲人是不爲人若是爲人則落興化圈套裏若不爲人又落三聖圈套裏若總不恁麼又落山僧圈套裏畢竟如何喝一喝云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欄杆

棲霞成云者兩個漢鼓兩片皮美則美矣善則未善何故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

寶壽新云三聖有剖已之能豈無爲人之心興化有爲人之心豈無剖已之能還端的得麼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

五磊權云欽祖幸然拗折今日不肖兒孫未免更將鸞膠爲伊續起逢人即出逢人不出兩彩一賽如箭中的金鳳啣花下彩樓眼裏瞳人吹觱栗三臺須是大家催無限淸風生八極

資福侶云三聖如虎頭戴角興化如牛羊無角識得二老一飲一啄咄

寶掌白云三聖興化二尊宿將一箇秤鎚抛來擲去使人啗啄不入且道當恁麼時誰者在先誰者在後良久云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欄杆

神鼎澤云者兩個漢大似手執兵符各霸一方若到老祖門下總與三十拄杖趂出何故四祖新開鋪席賞罰分明

菩提珍舉眞淨語畢云眞淨老人錯下名言累及後人循途守轍列界分疆殊不知二大老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激揚臨濟賓主即不無若是活計何曾夢見今日新菩提落處也要諸人共知以拄杖畫一畫云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乃擲下拄杖下座

河渚謙云一人牙如劒樹一人口似血盆共拈一條龜毛索子擬穿天下人鼻孔殊不知自已鼻孔却被天下人穿却

三聖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聖亦喝僧又喝聖又喝僧曰行棒即瞎便喝聖拈棒僧轉身作受棒勢聖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打僧曰者賊便出去聖遂抛下棒次有僧問適來怎容得者僧聖曰是伊曾見先師來

天井新云拈頭作尾則易看樓打樓則難何故不見道白雲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法忍諡云者僧具超方手眼三聖展格外威權雖然縱奪可觀未免旁觀者哂

覆盆菴主(南五臨濟玄嗣) 因有僧從山下哭上盆閉却門僧

於門上畫一圓相門外立地盋從菴後出却從山下哭上僧喝曰猶作者個去就在盋便換手搥胸曰可惜先師一場埋沒僧曰苦苦盋曰菴主被謾

白巖符云有僧從山下哭上揑怪不少盋閉却門著忙作麽僧於門上畫一圓相門外立地我早候白盋從菴後出却從山下哭上伊更候黑僧喝曰猶作者個去就在明於責人昧於責已盋換手搥胸曰可惜先師一場埋沒赤眼撞著火柴頭僧曰苦苦灼然灼然盋曰菴主被謾咦且信一半復云者兩個漢驀拶相逢如龍得水似虎逢山意氣威獰則不無若到白巖者裏且各與他二十拄杖爲什麽古佛堂前無如是事

瓶山謙云者僧鬼家伎倆姑置不論菴主隨邪逐惡好與二十笞帚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二十六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二十七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南五

魏府大覺和尚(南五臨濟玄嗣)參臨濟濟見豎起拂子覺展坐具濟擲下拂子覺收坐具參堂去時衆議曰此僧莫是和尚親故不禮拜又不喫棒濟聞令侍者喚覺至曰大衆道汝來參長老又不禮拜又不喫棒莫是長老親故覺乃珍重下去

如菴彰云風來樹動雨過山青若二老者可謂作家相見適出常情雖然檢點將來大覺猶欠一籌當時待侍者來喚便好掌云者一掌合是堂頭老漢喫非唯塞斷臨濟咽喉且使一衆狐疑渙然氷釋

定州善崔禪師(南五臨濟玄嗣)因州將王令公於衙署張座請說法崔陞座拈拄杖曰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僧出曰崔禪聻崔便擲却拄杖曰久立令公伏惟珍重便下座

五祖戒別僧便推倒禪牀

瑯琊覺云久經行陣者終不展鎗旗

雲蓋智云身挨白刃不懼死生也須是者僧始得崔禪爲什麼當機放過要會麼錦鱗已得休勞力收取絲綸歸去休

薦福行云崔禪美則美矣善則未善何故大似放過者僧山僧即不然待者僧出衆未開口便與痛棒他若皮下有血必然別有生涯

龜峰光云崔禪布長蛇偃月大陣欲統四大部洲爲一世界不是者僧攙旗奪鼓未免陷在虜庭且道坐籌帷幄鎭靜八方水乳和同風雲會合一句作麼生道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悞殺李將軍

南澗問云雲蓋道者僧身挨白刃不懼死生可惜崔禪當機放過殊不知者僧喫了崔禪一頓棒至今轉身不得要識崔禪麼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寶掌白云崔禪擬欲當堂據令十處埋兵不知冷地裏被個販私鹽漢突圍而入幾乎打破蔡州

白巖符云者僧疋馬單刀向龍蛇陣裏斬將搴旗不妨許伊是個豪杰中豪杰爭奈崔禪韜略尤能

妙出孫吳雖然總不禁王公冷眼

廣教玉云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渾鋼打就生鐵鑄成僧出曰崔禪聻滿地刀鎗崔擲却拄杖便下座掘地陷平人古人盡道者僧不顧危亡身挨白刃殊不知大小崔禪被者僧靠來只得將錯就錯還有識他汗臭氣者麼

幽州譚空禪師（南嶽五臨濟玄嗣） 因鎮州牧有姑為尼行腳回欲開堂為人牧令空勘過空問曰聞汝欲開堂為人是否尼曰是空曰尼是五障之身你作麼生為人尼曰龍女八歲南方無垢世界成等正覺又作麼生空曰龍女現十八變你試一變看尼曰不是野狐精變個什麼空便打

鎮州牧主聞云和尚拄杖折那

翠巖芝云且道尼具眼不具眼只擔得條斷貫索作麼生會

鄂州灌溪志閑禪師（南嶽五臨濟玄嗣） 參臨濟濟驀胸擒住溪曰領領濟托開曰且放你一頓

天童華云灌溪氣宇如王被臨濟活埋在鎮州城裏十字街頭當時若是光孝棒折也不放在何故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

靈隱嶽云爐鞴之所鈍鐵猶多雖然如是不因夜來雁爭見海門秋

灌溪住後上堂我在臨濟爺爺處得半杓末山孃孃處得半杓共成一杓喫了直至如今飽不饑

天童覺云灌溪恁麼說話且道是臨濟處得底末山處得底雖然一箭落雙鵰怎奈有時走殺有時坐殺且作麼生得恰好去担聚放開全在我拈來拋去更由誰

灌溪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露裸裸赤灑灑沒可把便下座

崇覺空云灌溪老漢向十字街頭逞風流賣惺惺道我解穿珍珠解玉版過亂絲卷筒絹婬坊酒肆瓦合輿臺虎穴魔宮那吒忿怒遇文王興禮樂逢桀紂逞干戈今日被崇覺覷見一場懡㦬

灌溪因僧問久嚮灌溪到來只見漚麻池溪曰汝只見漚麻池要且不見灌溪曰如何是灌溪溪曰劈箭

急

玄沙備云更學三十年未會禪在

天童悟云灌溪雖能拽轉鼻孔爭奈惹人情見何不待伊問如何是灌溪劈脊便打

鎮州萬壽和尚（南五臨濟玄嗣）一日過訪寶壽寶坐不起萬展坐具寶下禪牀萬却坐寶驟步入方丈閉却門萬乃歸院翌日寶壽來復謁萬亦坐不起寶展坐具萬亦下禪牀壽却坐萬遂歸方丈閉却門寶於侍者寮取灰圍却方丈門便歸去萬開門見曰我不恁麼他却恁麼

磬山修云二老一衝一撞如兩虎相見各露爪牙無有一毫虧損處不媿同參足爲模範雖然總未免傍觀者哂

白巖符云二老主賓相見進退可觀使後師辱國者見得不汗下雖然二手平出就中一個占先還委悉麼我若作萬壽見灰圍却門便展具望空與伊三拜

桐峰菴主（南五臨濟玄嗣）因僧問者裏忽遇大蟲作麼生峰便作虎聲僧作怕怖勢峰大笑僧曰者老賊峰曰爭奈老僧何僧却大笑

雪竇顯云是即是兩個惡賊只解掩耳偷鈴

愚菴盂云桐峰不用棒所以妙者僧不用喝所以妙桐峰大笑者僧亦大笑梁山泊裏稱豪傑看來都是不良人

雲山和尚（南五臨濟玄嗣）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山曰還將得西京主人書來否曰不敢妄通消息山曰作家師僧天然有在曰殘羹餿飯誰喫山曰獨有闍黎不甘喫僧便作吐勢山喚侍者曰扶出者病僧著僧便出去

昭覺勤云一往觀來二俱作家節節勘證二俱落草當時若有人截斷葛藤不妨光前絕後還委悉麼多虛不如少實

定上座（南五臨濟玄嗣）鎮府齋回到橋上坐次有三座主至一座主問如何是禪河深處須窮到底定擒住擬拋向橋下其二座主遽前勸曰休休莫怪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定曰若不是者兩個座主直教他窮到底

南澗問云定上座性命在二座主手裏

睦州尙書陳操居士（南五睦州陳嗣）一日偕僚屬登樓次遙見數僧來有一官人曰來者總是行脚僧公曰不是曰焉知不是公曰待來驗看須臾僧至樓前公驀喚曰上座僧皆舉首公謂衆官曰不信道

潙山喆云陳尙書可謂手擎仲尼日月腰佩毗盧金印非惟儒士驚慴亦乃衲僧罔措不見道當機如電拂方免病棲蘆

天童覺云陳操尙書白拈賊瞞長蘆一點不得

鼓山永云者僧有理難伸死而不弔尙書按劍當門誰敢正眼覷著

通玄奇云尙書可謂善識休咎鬧裏換人眼睛者僧雖則舉首稱奇可惜還同受屈

天井新云諸官施陷虎機尙書具透關眼山僧只得眼横鼻直檢點將來潙山不惟塗汙尙書亦乃埋沒自己且作麼生是行脚僧汗臭氣當言不避截舌

髻珠晟云衆官入彼尙書當面熱瞞情猶可恕帶累他數員禪客平白受屈其可恕乎

尙書齋次拈餬餅問僧曰江西湖南還有者個麼曰尙書適來喫個什麼書曰敲鐘謝響

瀛山誾云者僧俊鶻冲霄到也快便怎奈末上遭他網子祇如道敲鐘謝響者裏合作麼生對他何不道草賊大敗

△靑五

瑞州九峰道虔禪師（靑五石霜諸嗣）在石霜典侍司會霜遷化衆欲舉首座繼席峰白衆曰須明得先師意始可住座曰先師有什麼意峰遂問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其餘則不問一條白練去首座作麼生會座曰者個祇是明一色邊事峰曰元來未會先師意在座曰你不肯我那但裝香來香烟斷處若去不得卽不會先師意遂焚香香烟纔起座便脫去峰撫其背曰坐脫立亡卽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

雲居舜曰侍者平生只具一隻眼

開福寧徵云且道首座是會先師意不會先師意

若道會虔侍者爲甚道坐脫立亡卽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若道不會其奈首座良哉快便撒手便行且道利害在什麽處會麽路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

南華昺云透生死關高超物表秉殺活劒獨據寰中若非智眼洞明未免扶籬摸壁要會麽春蘭與秋菊各自一時榮

薦福行云大凡本分法席肘臂欲其重非重不能權衡佛祖爪牙欲其利非利無以開拓人天看他石霜遷化首座侍者各出一隻手扶持石霜宗旨直是光前絶後今古罕聞諸人要辨來端各請拗折弓箭踏翻射垜來與老僧相見

徑山杲云兩個無孔鐵鎚就中一個最重

天寧琦云首座坐脫立亡侍者說黃道黑先師意在鉤頭須信曲中有直若在臨濟門下三十棒教誰喫纔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報恩秀云首座擔板只得一橛當時見道恁麽則未會先師意在只消道吾不如汝管教九峰無地容身不見道爭之不足讓則有餘

雲門澄云諸方盡謂首座未會先師意以徑山檢點將來恰是九峰未會何也置枯木堂做死工夫豈不是石霜意承言者喪滯句者迷豈不是洞上宗見首座恁麽便謂不會先師意蹉過了也首座見他不會便乃盡令而行正恁麽時還是一色耶非一色耶九峰到者裏渾身是眼鑑不及滿身是口辨不得只得强作主宰道坐脫立亡則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當時雖得便宜爭奈後來有個徑山澄長老冷眼難瞞要與首座雪屈大衆是他一賓一主共作一番廣大佛事了也你諸人徒向他舌頭底覓是非分得失便覺遠矣山僧如此批判大衆還甘麽良久云莫將聞學解埋沒祖師心

博山來云善建者不拔善辨者若訥首座損其華塡其實潔其操楷其式住持事業豈其然乎九峰太煞勁挺不近人情還會石霜意也未總好與三十篙帚

福嚴容云首座坐斷十方不能密移一步若是山

僧見道作麼生會好向云吹毛寶劍逼人寒他若擬議便與一喝云莫埋沒先師好管取九峰結舌且贏得一代住持

清化嶾云者兩個漢好似吳越搖船各使一邊吾想石霜老祖決未肯點頭在

理安洸云我若作首座待伊道明什麼邊事但向道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

雲溪挺云首座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九峰只知其二不知其一要且先師意總未夢見在

龍泉蟄云一人善觀風化一人太殺煎逼可惜石霜一宗掃地而盡若是冰河燄發枯木花開的漢待他道明甚麼邊事和聲便棒不特光揚祖道亦使九峰倒退三千

白巖符云石霜擲下一隻沒底船首座攔頭侍者把柂直入洪波浩渺間撑風載月與亦至矣但不知船艙裏有幾人坐得穩當

九峰因僧問西天夏末得道者如林此間夏末還有得道者麼峰曰有曰何者是峰曰頭帶午夜月脚踏黃金地

徑山琇云今日忽有問徑山此間夏末有人得道麼但對道無曰何謂無向道個個眉毛橫眼上人人鼻孔大頭垂且道九峰是徑山是

九峰因僧問如何是頭峰曰開眼不覺曉如何是尾曰不坐萬年牀有頭無尾時如何曰終是不貴有尾無頭時如何曰雖飽無力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曰兒孫得力室內不知

博山來云指活路于鄽中舌頭不粘著內披全提於向上頭顱不拄著天九峰口齒若梭腸自有巧婦針線也所貴者兒孫得力室內不知且道不知底是何事

靈隱禮云洞山明妙叶於正偏四臣咸奉一君九峰辨貴賤於內紹五子全身歸父殊不知威音那畔五馬不嘶今世門頭一牛不飲且道雲生碧嶂風起青萍枯木龍吟髑髏喜笑又作麼生乃卓拄杖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台州湧泉景欣禪師（青五石霜諸嗣）因強德二禪客於路次

見衆騎牛不識乃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鑒泉驟牛而去及回見二禪客於樹下煎茶泉下牛與坐乃問近離甚處强曰那邊泉曰那邊事作麼生强提起茶盞泉曰此猶是者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强無對泉曰莫道騎者不鑒好

保寧勇代泉指參隨人云歸到山中分明舉似

寶壽方云大小湧泉大似南頭失利却來北頭盤本富時待道頭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鑒何不下牛向前搊住曰速道速道他若擬議便與劈面一掌却好曰莫道騎者不鑒好

湧泉因雪峰來訪乃門送峰入轎了泉曰者個四人舁那個幾人舁峰乃踊身起曰道什麼泉再問峰曰行他不會泉曰知即知只是道不得

雲居莊云有主有賓全收全放直須識取湧泉雪峰脫或未然切忌向虛空裏釘橛

福州覆船洪薦禪師青五石霜諸嗣 僧問鈎錐不到處請師到船良久僧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船曰出格一句汝試道看僧近前三步却退後船曰此是出格句即今事作麼生僧拂袖便出船曰也是天津橋上漢

昭覺勤云者僧渾金璞玉覆船大冶宏開百煉千煅成一個金剛王寶劒還委悉麼也是天津橋上漢北斗南頭著眼看

覆船因僧問如何是師子子船曰善哮吼僧拊掌曰好手好手船曰靑天白日却被鬼迷僧作掀禪牀勢船便打僧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船曰灼然作家僧拂袖便出船曰將甌盛水擬比大洋

瀛山誾云若不是覆船肘後符靈機被者僧奪却

澧州洛浦元安禪師青五夾山會嗣 結菴夾山經年不訪山乃作書令僧馳問浦接得便坐却展手索曰還有麼僧無對浦便打云歸去擧似和尙僧回擧似山山曰者僧若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此人救不得矣三日後浦果至見夾山不禮拜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浦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浦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匆匆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則不無闍黎爭教無舌人解語浦佇思山便打浦因

茲伏膺
興化獎代浦云但知作佛莫愁衆生
雪竇顯云者漢可悲可痛鈍置他臨濟他旣雲月
是同我亦溪山各異說什麼無舌人不解語以坐
具劈口便摵夾山若是個知方漢必然明聰下安
排
五祖戒出洛浦語云更說道理看便出去
昭覺勤云雪竇雖是賊過後張弓不妨與臨濟雪
屈若子細檢點將來令行一半倘若擔荷正法眼
藏待伊道爭教無舌人解語便與掀倒禪牀喝散
大衆更待什麼明窓下安排剔起便行直饒機如
掣電眼似流星辨瀉懸河也卒著手脚不得且道
誵訛在什麼處乃云險
東山瀭云洛浦當時雖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其不
知如勾踐之行成卒能臥薪嘗膽
洛浦上堂孫臏今日收鋪去也有卜者出來時有僧
出曰請和尙一卜浦曰你家爺死僧無語
法眼益代撫掌三下
徑山杲云者僧沒興死却爺又彼他人撫掌信知
禍不單行福無雙至然洛浦善卜法眼善斷若子
細思量爻象吉凶二老一時漏逗旣占得火風鼎
卦何故斷作地火明夷雲門卽不然驀拈拄杖云
孫臏門下死却郞罷連卓三下云會麼內屬艮宮
再求外象又卓三下云千神萬靈萬聖千靈莫順
人情復卓一下云吉凶上卦
天寧琦云洛浦道你家爺死拄却舌頭妙喜牙上
生牙角上生角妄談休咎强說是非一時抖亂六
十四卦了也
天童忞云大慧老人錯下名言要知者僧正是因
禍致福第恨不解卽慶爲祥能仁門下龍象必定
別有長處不妨爲者僧下一轉語
金粟元云洛浦開大卜鋪善斷吉凶可惜者僧不
還卦錢帶累傍人拊掌今日者裏則不然孫臏收
鋪去也有卜者出來忽孝子出云請和尙一卜祇
向他道汝家爺活大衆他家爺已死爲甚却道活
豈不聞七十一年名著於鄉善士之風山高水長

洛浦因木平道參問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脉浦曰移舟諳水脉舉棹別波瀾平不契乃參蟠龍問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脉龍曰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流平從此悟入

雲峰悅云木平若於洛浦言下會去猶較些子可惜許向蟠龍死水裏淹殺後有問如何是木平對曰不勞斤斧果然只在者裏諸禪德大凡發言超方也須甄別邪正識辨眞僞帶些子眼筋始得雖然如是也是賊過後張弓

高峰妙云若不是悅公洎合被他瞞却然雖如是且道蟠龍誵訛在什麼處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

天童悆云者則機緣大似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固矣眞詮不謬而迷悟攸分何也諸仁者於此還會揀辨得明麼出來通個消息不則射虎不眞徒勞沒羽良久云參

報恩琇云二大老恁般答話且道還有優劣也無若道無優劣爲甚一能令人悟一不能令人悟若道有優劣優劣在什麼處咄到岸休爭徑歸家罷問程

古南門云恁麼答話雖則啐啄同時若是一漚未發已前敢保未在今日若有人問山僧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脉向他道晴湖平似鏡不礙往來看

洛浦因僧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浦曰家破人亡子歸何所曰恁麼則不歸去也浦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紅塵遣誰掃乃有偈曰決志歸鄉去乘舟泛五湖舉篙星月隱停棹日輪孤解纜離邪岸張帆出正途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

天奇瑞云者僧曠劫孤露所以念念不忘洛浦雖然冰消瓦解又恐創建璃樓外脫牢籠內存經紀不免更贈一言何故雁飛不到處人被利名牽

洛浦因侍者云肇法師製得四論也甚奇怪浦曰肇公甚奇怪要且不見祖師者無對

清涼欽代云和尚什麼處見祖師

雲居錫云甚麼處是肇公不見祖師處莫是有許多言語麼又云肇公有多少言語

洛浦問蛤溪曰自從黎溪別後今得幾載溪曰和尚猶記得昔年事浦曰見說道者總忘却年月也溪曰和尚住持事繁且容子細看浦曰打則打會禪漢溪曰某甲消得浦曰道者住山事繁

青龍斯云二老可謂有主有賓有收有放檢點將來總是互揚家醜弁山今日將條龜毛索子縛作一團抛向山門外寶珠池浸殺了也還有相救者麼如無煩東禪長老為伊解交

洛浦問僧近離甚處曰荊南浦曰有一人與麼去還逢麼曰不逢浦曰為甚麼不逢曰若逢即頭粉碎浦曰闍黎三寸甚密

雲門偃於江西見其僧乃問還有此語不僧云是門云洛浦倒退三千里

白巖符云者僧應對有據不妨許伊是個行脚師僧為甚却向雲門手裏生被活埋有人能於雲門語下代者僧出一隻手山僧當與你個東瓜印

洛浦臨終告衆曰今有一事問你諸人若道者個是即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即斬頭求活首座曰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浦曰是什麼時節作者個語話時有彥從上座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浦曰未在更道從曰彥從道不盡浦曰我不管你盡不盡從曰彥從無侍者祇對和尚浦休去至晚喚從至曰闍黎今日祇對甚有來由汝合體得先師意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賓那句是主若檢得出分付鉢袋子從曰彥從不會浦曰汝合會曰彥從實不會浦喝出乃曰苦苦

洛浦既告衆矣至明日又僧舉前話問浦浦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劒峽徒勞放木鵞

報慈遂徵云且道從上座實不會為復怕見鉢袋子粘著伊

博山來云將遷化之時託契於兒孫其妙思天造情懷自別首座彥公大有出身之路奈娛老者難以言句取則若迹解求之未免諳圖索馬也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二十七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二十八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青五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青五夾山會嗣白頭因參山曰莫是多口白頭因麼因曰不敢山曰有多少口曰通身是山曰尋常向甚麼處屙曰向韶山口裏屙山曰有韶山口即得無韶山口向甚麼處屙因無語山便打

雲門偃云者話墮阿師放你三十棒又云將謂是師子兒又云韶山今日瓦解氷消

雪竇顯云從來疑著韶山

愚菴盂云撥草傷蛇惹火燒身恁麼人在在有之因禪多口直得閉殺韶山無口直得屙殺

清化嶾云因白頭偏身是口不奈韶山一屙何

慧雲盛云盡道因白頭多口忽被把住咽喉無能出氣偏身是的甚處去了設向眼睛裏識些機宜知些進退三十棒韶山合當自喫

白巖符云者多口阿師浪有其名當時待問有多少口何不向前劈面便掌

韶山因僧問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山曰有曰是什麼句山曰一片白雲不露醜

天童覺云通身回互不觸尊嚴退位傍提要當宛轉還見韶山相爲處麼盡力推爺向裏頭

東山演云韶山可謂打落楚天月揹去漢地星等閑道出一句藏鋒不露撿點將來猶未勦絕今日有問顯聖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直云無他若道爲甚麼無但云秋水長天一色落霞孤鶩齊飛

韶山有僧到參禮拜起立山曰大材藏拙戶僧過一邊立山曰喪却棟梁材

城山洽云前箭猶自可後箭射人深

韶山因遵布衲訪值山在山下遵問韶山路向甚麼處去山以手指曰嗚那青青黯黯處去遵近前把住曰久嚮韶山莫便是否山曰是即是闍黎有什麼事遵曰擬伸一問師還答否山曰看君不是金牙作怎解彎弓射尉遲遵曰鳳凰直入烟霄去惟怕林間野雀兒山曰當軒布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遵曰一句迥超千聖外松蘿不與月輪齊山曰饒君直出

風吾外看破韶山半月程遵曰過在甚處山曰儱侗之辭時人知有遵曰恁麼則眞玉泥中異不撥萬機麼山曰魯班門下徒施巧妙遵曰學人即恁麼未審師意如何山曰玉女夜拋梭織錦於西舍遵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山曰耕夫製玉漏不是行家作遵曰此猶是文言如何是和尚家風山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遵無語山遂同歸至方丈人事了山遂召近前曰闍黎有衝天之氣老僧有入地之謀闍黎橫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彌闍黎按劍上來老僧挫鋒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遵曰明鏡當臺請師一鑑山曰不鑑遵曰為甚麼不鑑山曰水淺無魚徒勞下釣遵無語山便打

黃龍新云好打者般漢打殺百千萬個有甚麼過當時若在黃龍手裏棒折也未放過在

何山珣云布縵天網打鳳羅龍主則琢玉鏤冰賓則攢花簇錦當機不讓覿面爭先結角螺文互存互奪諸方咸謂好手手中呈好手還端的也無若約慧日見處遵布衲若能慎初護末待韶山指出一路頭驟步便升堂奧管取明窗下安排非唯截斷葛藤亦免上他鉤線何也一著不到處滿盤空用心

昭覺勤云遵布衲如虎戴角凜凜威風怎奈韶山解踞虎頭收虎尾直得步步登高聲聲相應還知二老落處麼好手手中跨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

天童華云死心和尚一期大驚小怪殊不知韶山自遭布衲毒手之後至今無人撿點得出且道譏訛在什麼處

龍唐桂云布衲何用繁辭烏那齊齊斷斷處便作禮云今日親見作家縱使韶山有入地之謀也要把他作撥草瞻風人管待

城山洽云看者兩員尊宿鎗來劍去勝負難分正是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弟可惜布衲末後落節還有為伊出一隻手者麼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青五夾山會嗣）僧問善財見文殊後因甚却往南方藍曰學憑入室知乃通方曰為甚麼彌勒却還見文殊藍曰道曠無涯逢人不盡

天寧琦云奇特中奇特玄妙中玄妙達法源底須是上藍始得祖師門下直是未在

福州牛頭微禪師（青五投子同嗣）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頭曰山畬脫粟飯野菜澹黃虀曰忽遇上上客來又作麼生頭曰喫即從君喫不喫任東西

溈山喆云生鐵鑄心肝打得丁當響

鄂州巖頭全奯禪師（青五德山鑒嗣）參德山纔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巖便禮拜洞山聞舉乃曰若不是奯公也大難承當巖曰洞山老漢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

雪竇顯云然則德山門下草偃風行要且不能塞斷天下人口當時纔拜劈脊便打非唯勦絕洞山亦乃把定奯老還會麼李將軍有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閒

瑯琊覺云巖頭無人問著不妨奇特纔被洞山腦後一錐便乃氷消瓦解

南華昺云巖頭一期展露事不徒然無人讚歎猶較些子纔被洞山稱提直得驚羣駭衆還會麼無滯自然隨勢去有聲多為不平來

昭覺勤云德山據令而行只得一半洞山通方有眼千里同風巖頭既善據虎頭又能收虎尾大似作家戰將臨陣扣敵七事俱全不妨奇特敢問那裏是一手擡一手搦處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徑山杲云猛虎不識穽穽中身死蛟龍不怖劍劍下身亡巖頭雖於虎穽之中自有透脫一路向劍刃上有翻身之機若仔細撿點將來猶欠悟在即今莫有為巖頭作主底麼出來與妙喜相見良久喝一喝拍一拍云洎各停囚長智

教忠光云還知三大老落處麼德山通身放倒洞山帶水拖泥若非巖頭具通方眼有格外機怎顯功高汗馬且作麼生是一手擡一手搦處殺人刀活人劍

天寧琦云德山具咬猪狗手腳巖頭是煅了底精金叢拶相逢更無回互將他八兩換他半觔洞山雖是作家也只旁觀有分妙喜費許多氣力作什麼拈拄杖畫一畫云一

南堂欲云家肥生孝子國覇有謀臣雪竇云然則
德山門下草偃風行要且不能塞斷天下人口當
時纔禮拜劈脊便打非唯勦絕德山亦乃把定龕
老說得道理好歸依佛法僧
報恩秀云諸方盡謂巖頭一擡一搦洞山錯下名
言殊不知洞山一擡一搦更甚雖然巖頭擡搦洞
山謙出洞山擡搦萬松說破忽有個出來禮拜萬
松却放過不打何也爲伊皮下無血
雲居莊云德山不無養子之緣洞山乃是因齋慶
讚作麼生是巖頭一手擡一手搦不是射鵰手徒
說李將軍
博山來云問不在意裏答預於機先余所謂進得
德山門破得巖頭句灼然兩彩一賽洞山雖是善
因而招惡果又安知巖頭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耶
鼓吹將來三人細作一束始得
古南門云雪竇恁麼道雖則看孔著楔殊不知巖
頭歷代簪纓若不是德山如金博金大難酬對洞
山向背後叉手道若不是龕公大難承當誣人之
罪以罪加之簡點將來四大老固雖各恃己長若
僧門下總欠棒在何故青山只解磨今古流水何
曾洗是非忽有個漢出來道古南也是爲他閑事
長無明合掌云山僧罪過
愚菴盂云德山是荊山韞玉之石巖頭是剖玉之
巨工始終俱妙祇不當持一條斷貫索要量無邊
身菩薩身才多少長不免被旁人恥笑且道笑個
什麼笑他是賁介公子打毆儺訟門乞丐
靈巖儲云巖頭只知乘長風破萬里浪不顧黃河
無底德山但解驅泰華塞四滄溟那識黑山有根
父父子子使盡氣力至今無出頭分可笑又有個
弄巧成拙底引鬼入墻致令者漢棺材裏瞠眼嘵
張嚇李古今無數知識出世一個個水上描根空
中繪影喫盡許多生受終沒交涉設有僧到靈巖
入門便問是凡是聖但呵呵冷笑直教者漢脊背
汗出
西遯超舉大慧語舉云如何是欠悟處令天下人
向巖頭嘴邊東卜西卜無出頭日試再撿點看撿

點不出我大禮他九拜有撿點得出者九十棒一棒也不饒

演教勱云德嶠布龍蛇大陣洞山設陷虎機關巖頭久經行陣雖則不爲所困其奈掩耳偷鈴若放過則彼此無傷撿點來三人盡皆是賊中有一個正賊一個草賊且道那一個是正賊那一個是草賊

白巖符云德山當堂據令末上猶欠一籌巖頭泥裏藏鋒脚跟終是不穩幷須受罰若夫洞山老漢且置勿論爲什麼留與後人撿點

巖頭因辭德山山曰甚麼處去頭曰暫辭和尚下山去山曰子他後作麼生頭曰不忘和尚山曰子憑何有此語頭曰豈不聞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山曰如是如是善自護持

天童覺云德山尋常棒下不立佛祖及乎到者時節得恁麼老婆雖然是養子之緣怎免得後人撿責待伊道智過於師方堪傳授拽拄杖驀脊便打

巖頭因僧問三界競起時如何頭曰坐却著曰未審師意如何頭曰移取廬山來即向汝道

徑山杲云巖頭古佛向萬仞巖頭垂手鑊湯爐炭裏橫身蓋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今日若有人問雲門三界競起時如何只向道快便難逢未審師意如何移取雲門山來即向汝道

天寧琦云三界競起巖頭道坐却著見怪不怪其怪自壞妙喜道快便難逢順水流舟更加櫓棹天寧道在什麼處長安甚閙我國晏然未審師意如何待上山斫棒來却向汝道三段不同收歸上科

大珠□云巖頭古佛答一轉語如泰華之嶽頓落千峰似滄溟之海截斷衆流蓋道眼精明有刮膜之手今日若有問大珠三界競起時如何珍重未審師意如何移取少微山來即向汝道

眉山需云巖頭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

巖頭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巖曰黃巢過後還收得劍麼曰收得巖引頸近前曰囫曰師頭落也巖呵呵大笑僧後到雪峰峰問甚處來曰巖頭峰曰巖頭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峰便打三十棒趂出

溈山喆云者僧黃巢過後曾收得劍却向巖頭處
施設及至雪峰前鋒鋩不露何故爲他巖頭大笑
一聲直得天地陡暗四方絕唱若不得雪峰幾乎
陸地平沉不見道殺人刀活人劍

承天宗云可惜許者般漢只學得勝負之法殊不
知勝負是生滅之因我當時若見但向他道作家
作家教他擔板過一生

寶掌白云者僧既收得劍因甚殺活威權全在他
人手裏當時待他引頸向前何不道茆賊大敗他
若擬議呵呵一笑便出不唯塞斷巖頭咽喉就是
雪峰也只與他平展如今莫有恁麼人麼良久云
洎合停囚長智

白巖符云可惜者僧有劍不善用動便犯手傷鋒
當時待他引頸何不道降者不斬巖頭到者裏不
獨有技無所施就使象骨老漢也只得從旁喝采

巖頭因羅山問石霜起滅不停時如何霜曰直須
寒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相應去純清絕點去
山不契乃造巖頭問起滅不停時如何巖喝一喝曰
是誰起滅山有省

報恩秀云若是萬松喝了便休

徑山琇殺人須是殺人劍

資福侶云大海不著死屍針鋒不留蚊蚋二大老
千古提持兩兩相照今人向言句上著倒那個有
活眼那個無活眼所以不契所以省去不惟不識
二大老亦且不識羅山

白巖符云必大死一回枯木上別見春光參取石
霜當下點鐵作金化鯤鯢而騰高漢參取巖頭若
夫殺人刀活人劍顛拈倒用則又於他二老分上
豈疎親可得而較哉如今有問起滅不停時如何
不許循途踏轍試別道看

巖頭到百丈丈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巖曰幸自非言
何須諮譧丈曰收得安南又憂塞北巖劈開胸曰與
麼不與麼丈曰要且難構要且難構巖曰知即得知
即得

仰山寂云若有人知此二人落處不妨奇特若辨
不得大似日中迷路

昭覺勤云百丈獨坐大雄峰頂咳嗽風生四海英靈望崖而退因甚奯公到來直得弓折箭盡

巖頭再到德山山見便下繩床作抽坐具勢奯曰者個且置或遇心境一如底人來向伊道個甚麼免被諸方撿責山曰猶較昔日三步在別作個主人公來奯便喝山默然奯曰塞却者老漢咽喉拂袖便出

潙山祐云奯上座雖得便宜怎奈掩耳偷鈴

昭覺勤云奯公一喝賓主歷然德山無語言偏天下潙山老子雪上加霜子細撿點將來總不可放過乃擲下拄杖

巖頭值沙汰於鄂州渚邊撑渡兩岸各掛一板有過渡者擊板一下巖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巖乃舞棹迎之一日有婆抱兒渡乃問呈橈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巖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個不遇知音只者一個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

瑯琊覺云欺敵者亡

大潙智云巖頭棄在其中只得通身泥水老婆雖有丈夫手段也是家醜外揚

天奇瑞云綿裏有針泥裏有刺者婆子不妨奇怪若不是巖頭也大難抵對

笑巖寶云呵呵笑云者婆子圖個什麼巖頭當時待他纔拋便好連棒打入水中始較些子何故不見道只者一個也不消得

寶壽方云瑯琊道欺敵者亡且道在婆子分中在巖頭分中

天童忞云奇怪者婆子雖是女流却有衲僧氣槩看他兩兩作家相見如擊石火閃電光相似如今衲僧總情解摶量道拋兒奇特錯過了也殊不知婆子下水拖人巖頭逆風把柂一個滑頭一個然撿點將來二俱不了若是山僧待他拋兒更與一橈打落教他母子俱喪不唯塞斷今時露布且與者老婆爭氣

崆峒慈云者婆子抱賊叫屈著甚來由奯公令雖行怎奈猫頭鼠尾當時待道者個也不消得何不更與一橈使伊知有宗門牙爪不見道殺人須見血做鬼也光鮮

菩曇深云者婆子雖有丈夫氣槩能提正令簡點
將來大似徐六擔板只見一邊
安樂方云婆子言中有刺巖頭棒下無情當時若
再與一頓者臭老婆家私不唯無處賣弄連性命
也須斷送
巖頭因僧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巖曰銅砂鑼裏滿
盛油
天童傑云巖頭拔貧助富未是作家靈隱者裏則
不然忽有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向道日輪正當
午喝一喝
石霜尊云大小巖頭只有定亂之謀且無出人之
眼若問山僧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劈脊便棒爲甚
如此驀地喚回秋夜夢舉頭惟見月當空
巖頭因僧問古帆未掛時如何巖曰小魚吞大魚又
僧問古帆未掛時如何巖曰後園驢喫草
甌峰承云一轉語箭鋒相拄一轉語天地懸殊有
人揀辨得出許你具一隻眼
巖頭因瑞巖問如何是本常理頭曰動也曰動後如
何巖曰不見本常理瑞佇思頭曰肯即迴脫根塵不
肯即永沉生死瑞乃有省
東塔明云將金博金瓦罐不離井上破以楔出楔
水母何曾離得蝦縱使瑞巖漆桶子快也是君子
可入
巖頭因德山曰我者裏有兩僧入山住菴多時汝去
看他怎生頭遂將一斧去見兩僧在菴內坐巖乃拈
起斧曰道得也一下斧道不得也一下斧二僧殊不
顧巖擲下斧曰作家作家歸舉似德山山曰汝道他
如何巖曰洞山門下不道全無若是德山門下未夢
見在
南澗問云巖頭大似金翅劈海直取龍吞二菴主
雖則穩坐家堂到者裏也只得退身三步敢問諸
人洞山門下且置作麼生是德山門下事劍去久
矣徒勞刻舟
雪竇正云巖頭當場落節背後揚威有什麼共語
處若也據令而行德山合喫拄杖何也欲觀前人
先觀所使

眉山霈云雖然不趂行情家無滯貨不富

巖頭因僧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巖曰拶

天童傑云巖頭具殺人不眨眼底手段被者僧一問却向射垜後鞭避若也撿點得出雖是善因而招惡果又云巖頭眼觀東南意在西北好一拶性命落在別人手裏

巖頭因羅山問和尚三十年在洞山又不肯洞山是否巖曰是曰和尚豈不是承嗣德山又不肯德山是否巖曰是曰不肯德山即且置祇如洞山有甚麼虧欠處巖良久曰洞山好佛只是無光閑便禮拜

白巖符云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捷衮公可謂善達其旨然被羅山奉個三尺帽子却似不曾知諸人還辨得出麼

福州雪峰義存禪師青五德山鑒嗣上堂曰南山有一條鱉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出曰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攛向雪峰面前復作怕勢有僧舉似玄沙沙曰須是稜兄始得雖然我即不然僧便問和尚作麼生沙曰用南山作麼

寶峰文云雪峰無大人相然則蛇無頭不行長慶却似怕阿家相似便道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攛拄杖作怕勢爲蛇畫足玄沙用南山作麼道我見處親切不免在窠窟裏更無一個有些子天然氣槩報寧門下莫有天然氣槩底麼不敢望你別懸慧日獨振玄風且向古人鶻臭布衫上知些氣息也難得

護國元云雪峰搖頭雲門擺尾長慶爲蛇添足玄沙一向挿嘴諸人還知者一隊漢落處麼妙舞也應誇徧拍三臺須是大家催

高峰妙云雪峰和尚雖慣作竊怎奈諸子不善參隨未免一場敗露致令千載之下惡聲猶在

報恩秀云萬松當時若作雲門以拄杖攛向雪峰懷裏他若擬議隨後教伊自作自受親遭一口爲什麼今朝二月二暫放龍擡頭

愚菴盂云雪峰毒氣薰蒸長慶拚命挨拶雲門矢上加尖堪作甚麼玄沙用南山作麼巧不如拙然雖如是即今還有不被其所薰蒸者麼不妨出來

與老僧相見罷罷救得來已是不堪了也
雪峰問僧甚麼處去僧曰識得即知去處峰曰你是了事人亂走作麼曰和尚莫塗汚人好峰曰我即不塗汚你古人吹布毛作麼生與我說來看曰殘羹餿飯已有人喫了也峰休去
雲門偃別雪峰前語云築著便屎臭氣又代後語云將謂是鑽天鷂子元來只是死水裏蝦蟆
雪竇顯出雪峰語云一死更不再活
雪峰住菴時二僧來峰以手拓菴門放身出曰是什麼僧亦曰是什麼峰乃低頭歸菴後僧到巖頭頭問甚處來曰嶺南來頭曰曾到雪峰否曰曾到頭曰有何言句僧舉前話頭曰他道甚麼曰他無語低頭歸菴頭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僧至夏末再舉前話請益頭曰何不早問曰未敢容易頭曰雪峰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秖者是
溈山喆云大小雪峰巖頭却被者僧勘破
泐潭準云且道雪峰是會末後句不會末後句若道會巖頭又道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道不會因甚如今兒孫徧天徧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末後巖頭雖與劈頭說破未免有些誵訛久參先德一舉便知後學初機莫道不疑好
徑山杲云雪峰低頭歸菴疑殺天下人巖頭道我當初若向伊道末後句天下人不奈雪老何若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又道雪峰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秖者是殺人須是殺人刀活人須是活人劍
博山來云莫道無語其聲如雷佛事門中商量不下巖頭寶燄吐華雪峰金針露鼻固是難兄難弟若論生死同條待別時來抹過一著
甌峰承云大小巖頭龍頭蛇尾
雪峰問僧近離甚處曰覆船峰曰生死海未渡爲什麼便覆却船僧無語乃回謂覆船船曰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來進其語峰曰此不是汝語曰是覆船恁麼道峰曰我有二十棒寄打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要且不干闍黎事

雪竇顯於爲甚麼便覆却船處代僧云久嚮雪峰待峰擬議拂袖便行又於末後不干闍黎事處云能區能別能殺能活若也辨得天下橫行

昭覺勤代僧便與掀倒禪床復云雪峰有驗人句覆船有透關眼雪竇有陷虎機且道崇寧成得個什麼邊事

徑山杲云作家宗師天然有在然雖如是也是作賊人心虛是則不干者僧事二十棒何須自喫當時但添打覆船便了且道渠過在什麼處老老大大不合與人代語

天寧琦云覆船道渠無生死還契得雪峰意麼若契得雪峰意爲什麼道我有二十棒寄打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會麼者裏若會便見妙喜道作賊人心虛勘破雪峰了也是則不干者僧事二十棒何須自喫但添打覆船便了你道妙喜還有過也無頭上著枷脚下著杻

古南門云覆船把髻投衙迴流尋源寄打二十棒也得因甚雪峰却自喫二十棒還會麼好事不須

頻話會留將和氣暖丹田

夾山豫代僧云幸知和尚是作家

龍華宗云好隻無底船載得兩個沒巴鼻的老漢怎奈者僧不解把梢連累大家通身打濕當時若是個伶俐衲僧見雪峰恁麼道好與震威一喝見覆船恁麼道亦好與震威一喝若下得者兩喝達磨一宗不致寂寥山僧者裏還有恁麼人麼良久云出頭天外看誰是者般人

雪峰上堂云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

保福展問鵞湖孚云僧堂前相見即且置祇如望州亭烏石嶺作麼生相見鵞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低頭入僧堂

雪竇顯云二老是即是只知雪峰放行不知雪峰把定

雲居齊徵云此二尊宿且道會得會不得相見不相見試斷看

薦福瓌云雪峰老人已是[illegible]今時師僧人

了門陞了堂見了主人劃地握節當胸更求指示箇入處啞黃連和根嚼未是苦

烏石道云雪峰布箇縵天網子打鳳羅龍保福鷲湖無端撞入裏許至今出頭不得如今還有透得者個縵天網子底麼卓拄杖云疎而不漏

愚菴盂云請和尚下涅槃堂裏去

鼓山霈云大衆鷲湖歸方丈保福入僧堂什麼處是相見處良久云兩箇漆桶相揩著冷光射破萬重山

大覺昇云大小雪峰有年無德屈抑多少人大覺則不然望州亭也不須相見烏石嶺也不須相見僧堂前也不須相見何故茫茫宇宙人無數那個男兒不丈夫喝一喝下座

雪峰因僧問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峰打三棒僧復問巖頭頭打三掌

雪竇顯云應病設藥且與三下若據令而行合打多少

天童覺舉雪竇語畢云雪竇一期趂快往往後人作行令會殊不知雪峰巖頭是個無固必漢

南堂欲云前三後三應病與藥據令而行別有一著顧侍者云且道是那一著侍者擬議便打出

愚菴盂云雪峰打巖頭打若論見性如隔羅縠在

寶壽新云者僧大似向班門弄斧怎怪得二老惡辣鉗錘然撿點將來都來只得一橛且道那裏是他一橛處試道看

白巖符云者僧秪有先鋒且無殿後帶累他雪峰巖頭只作得個齊頭故事者裏還有能代者僧進一語者麼山僧當為你結案

雪峰陞座召衆曰看看東邊的又曰看看西邊的汝若要會拈拄杖擲下曰向者裏會取

靈巖儲云雪峰古佛剖腹露心將從上來家業盡情分付了也衆中若有克家之子便好一肩擔荷去若無山僧不妨為伊清理一上東邊的玉樹撐天西邊的綠陰覆地擲下拄杖四止分明向者裏會都盧一契若人於此倜儻分明正好將三條篾

牢束肚皮拈一柄鉏斧子隨處耕種去會麼鐵牛吼處春光滿木馬嘶時夜浦平拄杖不知何處去一雙秋鴈落沙汀

雪峰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洞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峰曰沙米一時去洞曰大衆喫個什麼峰遂覆却盆洞曰據子因緣合在德山

瑯琊覺云雪峰與麼去大似抛却甜桃樹沿山摘醋棃

投子青云洞山恁麼道是甚道理雖然一色乾坤怎奈山高水濶所以野人云工夫不到不方圓言語不通非眷屬淘米去沙淘沙去米乃代峰出語云無影長生桂經霜結子頻大衆喫個什麼金鳳採香唧不盡玉雞食蔬葉長新

天童覺云雪峰步步登高不覺草鞋跟斷若也正偏宛轉敲唱雙行自然言氣相合父子相投且道洞山不肯雪峰意在什麼處萬里無雲天有過碧潭似鏡月難來

報恩秀云我者裏又且不然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向道滌盡塵砂不遺顆粒大衆喫個什麼粥將木杓舀飯用笊篱撈

雪竇宗云直木不棲鸞鳳金針巳繡鴛鴦若不是新豐老人便見氷消瓦解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二十八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二十九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青五

雪峰上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抛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

長慶稜問雲門云雪峰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麼門云有稜云作麼生門云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又云狠藉不少

雲峰悅云疋上不足我更與你葛藤拈拄杖云還見雪峰麼咄近來王令稍嚴不許攙行奪市

溈山喆云我更為諸人土上加泥舉拄杖云看看

雪峰老人向伱面前放屙咄為甚麼屎臭氣也不知

智海逸云慙媿雪峰老一等是弄精魂就中弄得好雖然如是好事不如無

昭覺勤云絕天維立地紀未足稱奇擘太華逗黃河亦非敏手若向者裏覷得透便可以撒驪龍窟明珠噴旃檀林香氣豈不快哉山僧今日不避泥水放一線道乃拈拄杖云還見雪峰麼遂卓一卓云劄

靈隱嶽云陝府鐵牛不覺膽顫嘉州大象通身汗流且道象骨老人面皮厚多少

烏石道云大小雪峰抛三放兩有甚了期與國則不然盡大地撮來在諸人眉毛眼睫上眠也同眠起也同起行也同行坐也同坐還見得親切麼擊拂云蚯蚓吸乾四大海藕絲牽動五須彌

雪峰因三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峰曰待汝出得網來即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曰老僧住持事繁

保寧展云爭不足讓有餘

雪竇顯云可惜放過好與三十棒一棒也饒不得直是罕遇作家

承天宗云布縵天網須是雪峰深入虎穴還他三聖有般漢道雪峰在網內三聖在網外苦哉苦哉深屈古人若非此二員作家不能橫行天下

潙山喆云三聖可謂龍門萬仞慣曾作客雪峰大似孟嘗門啓豈懼高賓

寶峰文云俊哉俊哉快活快活恰似一隻鷂子莫驚著報寧即不然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待汝出得網來即向汝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便拽拄杖打出三門復云也好快活恰似一隻虎莫動著諸禪德且道報寧快活何似三聖快活莫有快活底漢麼出來定當看良久云把手拽不入

徑山杲云一人麤似丘山一人細如米粖雖然麤細不同秤來輕重恰好徑山今日眞實告報汝等諸人切忌鑽龜打瓦

天寶樞云三聖大似毒龍攪海白浪滔天若不是

雪峰慣入洪波爭得驪珠在握擊拂子一下

報恩秀云三聖置個問頭不妨向荊棘林中撥出個膠盆子爭奈雪峰老漢先在三十步外看你自黏自惹直饒解別行一路終難逃雪峰法網

海舟慈云我若作雪峰見三聖道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劈面便掌云以此為食

笑巖寶云雪峰老漢龍頭蛇尾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但向道與麼則不虛為臨濟兒孫待伊眼目定動劈脊便毆

博山來云捶打不開屏折不下各各具有隱身之術大似埋兵索戰然雖如是透網金鱗畢竟以何為食問取高郵定和尚

古南門云雪峰老漢慣得其便雪竇好三十棒只是下手太遲有問古南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和聲便打云一棒打殺縱饒作家又向甚處陷啄

愚菴盂云三聖是將門之子用處固有家法雪峰是卜商之後善於方人一個是海青慣打天鵞一個是大鵬金翅擘海直取龍吞雖然作雪峰則易作三聖則難他要從刀鎗林裏過不損一毛百華叢中來不沾一瓣始是作家

棲霞成云雪峰雖是縱奪可觀要且無大人相若有問靈山透網金鱗以何為食但向道死猫頭他更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向道莫怪空疎伏惟尚饗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

寶掌白云草頭出沒不費光彩雪峰固是作家兀目昂頭揚鬐鼓鬣三聖詎非好手山僧又且不然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和聲便打若更動靜連棒打出直饒三聖氣勢騰天也只得曝腮有分

佛日智云三聖出處不凡雪峰慣得其便一挨一撈機用當行一放一收箭鋒中的龍騰滄海鶴舞丹霄雖各展謀略檢點將來也是平地栽荊棘叢林中到今猶自剗削不盡如今莫有下手剗削得者麼三聖雪峰在汝脚底如無莫道透網金鱗泥裏鰍也做不得在

檀度依云因行掉臂風正帆張自是衲僧行逕豈古廟裏鐘磬邊縮脚老摩訶對泥神土佛而壁立

萬仞耶一千五百癩狗囓枯樁一個半個俊鷹環狡兔然而豹藏威而幽可據龍得雲而變可神善知識遇恁般漢不知豁慮氣求而終日對長連牀畔黃口沙彌行棒行喝將鴟唳爲鸞啼斯亦志士大痛矣哉然雖如是山僧尚有三十拄杖要打三聖何故吾輩饑當從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雪峰因一僧禮拜次峰乃打五棒僧曰過在甚麼處峰又打五棒喝出

雪竇顯云我不曾與人葛藤前五棒日照天臨後五棒雲騰致雨汝若得也好與五棒

潙山秀云者僧腦門著地過犯彌天雪峰輕恕猶自不知罪名再犯不容更道日照天臨雲騰致雨惑亂後人何謂曾被雪霜苦楊花落也驚

東禪觀云性空自來性直不似雪竇瞞人雪峰前五棒打者僧禮拜後五棒打者僧無過諸人且道是不是若道是要你眼作甚麼

保寧茂云前是殺人刀後是活人劍無奈者僧不悟若悟雪峰喫拳有分

雪峰塔銘云兄弟橫十字同心著一儀士主曰松山卵塔號難提更有胡家曲汝等切須知我唱泥牛吼汝和木馬嘶但看五六月冰片滿長街薪盡火滅後密室爛如泥

翠巖芝云然寰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雪峰前不至村後不遷店若是翠巖和泥合水且與麼三十年後莫顢頇

雪峰因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峰曰瞪目不見底曰飲者如何峰曰不從口入僧舉似趙州州曰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却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飲者如何州曰死峰聞乃曰趙州古佛遂遙禮從此不答話

雪竇顯云衆中總道雪峰不出者僧問頭所以趙州不肯如斯話會深屈古人雪竇即不然斬釘截鐵本分宗師就下平高難爲作者

薦福懷云諸仁者作麼生會不答話底道理讚歎趙州即不無還知趙州一片玉瑕生麼若人檢點得出相如不詐於秦主

天童覺云扶豎宗乘須還大匠雪峰辦一千五百

人善知識身心趙州用一百五十歲手段不妨奇怪如今衆中隨言定旨亂作褒貶深屈古人然則相席打令自有知音鏤骨銘心罕逢明鑒

徑山杲云雪峰不答話疑殺天下人趙州道苦面赤不如語直若是妙喜則不然古澗寒泉時如何到江扶櫓棹出獄濟民田飲者如何淸凉肺腑此語有兩負門若人辨得許你有參學眼

浮山□云趙州不因者僧爭得與雪峰相見雪峰不得趙州爭能聞得此話大小雪竇刺腦入膠盆

育王權云一人隨波逐浪一人截斷衆流檢點將來總欠會在今日有問育王古澗寒泉時如何須是親見雪峰飲者如何問取趙州

瑞巖慍云者僧當面錯過累他雪峰趙州輥入草窠裏雪竇浮山可謂入理深談互相擎展要且只能委曲不能直截今日有問古澗寒泉時如何蟻子擎天柱飲者如何藕絲挂須彌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

南堂欲云雪峰一期答話不知爬著趙州癢處趙州忍俊不禁不覺剳著雪峰痛處痛處癢癢處痛一時移在雪竇身上且道者僧還曾夢見也無

烏石道云雪峰有活人劍無殺人刀趙州有殺人刀無活人劍帶累者僧活又活不得死又死不得石溪則不然忽有問古澗寒泉時如何但道萬里碧雲收一輪明月皎飲者如何鯨呑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古南門云雪峰不答話欽哉不恃己長趙州道個苦死盡美而未盡善古南則不然古澗寒泉時如何闍黎從什麼處得者消息來待擬更問連棒打出不惟使者僧不向古澗寒泉處驛跟且令向去別有通天活計

通玄奇云者僧擔枷帶杻罪犯彌天只得泥首求救二老雖與敲枷打鎖雪罪釋刑第恐情理難容還有識他雪峰不答話底麼堪笑堪悲

天童忞云山僧即不然有問古澗寒泉時如何浸爛鼻孔飲者如何穿過髑髏設若有個知氣息底問道與龍池水是同是別向伊道溪澗豈能留得

住終歸大海作波濤拍一拍

寶壽新云雪峰具頂門眼照破蹤跡洎趙州出通天手導歸江海俾天下衲僧盡棄浮漚悉悟眞源非法門大匠不可得而知也祇如雪峰從此不答話又作麼生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干

寶掌白云打動氈拍板吹起無孔笛雪峰趙州不妨奇特山僧又且不然古澗寒泉時如何好歸江海裏長貧濟川舟飲者如何淸風生兩腋爽氣透乾坤且道與古人同別

雪峰示衆盡大地是個解脫門把手拽不入時有僧出曰和尚怪某甲不得又一僧曰用入作麼峰便打

雪竇顯云三個中有一人受救在忽若總不辨明平地上有甚數

龍池傳云即如二僧也俱會到者裏因甚有喫棒有不喫棒且道誵訛在甚麼處

疎山頎云既是盡十方世界總是個解脫門且道正屋在什麼處

雪峰上堂要會此事如明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玄沙出衆曰忽遇明鏡來時如何峰曰胡漢俱隱沙曰老和尚脚跟猶未點地在

玄沙備別云我即不與麼若有問忽遇明鏡來時如何向道百雜碎

明招謙云當與麼時莫道胡漢俱隱別作麼生道

玄沙云破明招云喪也

瑯琊覺云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

龍池傳云山僧則不然忽遇明鏡來時如何但道收起收起爲什麼若不收起有甚合殺

雪峰上堂舉拂子曰者個爲中下根人僧便問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峰亦舉拂子僧曰者個爲中下峰便打

雲門偃云我不似雪峰擒葛藤乃拈拄杖云者個爲中下根人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便打

護國元云宗師家有擒有縱有殺有活若是蛇頭上揩癢又且不然驀拈拄杖云者個爲中下根人有問忽遇上上根人來時如何只向道我不似雲門打葛藤

車溪沖云雪峰雲門雖則殺活縱橫甚生意氣檢點將來猶是節外生枝若據車溪見處遂豎拂子云祇將者個普為諸人無論上中下若要擎展一任擎展若要承當一任承當處處把斷要津個個壁立萬仞且道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萬國醉心嘗大鼎相將携手上高臺

古南門鶱拈拄杖云山僧者個為一切人不敢分上中下何故祇為諸人共有你若信得及便與釋迦老子同鼻孔出氣還會麼須知鷲嶺當年事一念回光尚宛然

圓照森云雪峰拈起拂子雲門問著便打慈翁即不然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但云去汝非其人

白巖符云者兩個老古錐打葛藤不少者裏則不然拈拄杖云者個為中下忽遇上上根人來時如何乃攛下拄杖歸方丈

雪峰山下有一住菴僧多年不剃頭有問如何是西來意僧曰溪深杓柄長峰聞乃袖刀貂訪纔見便問道得即不剃你頭僧便洗頭跪峰前峰乃剃之

昭覺勤云菴主雖生鐵鑄就爭奈雪峰是本分鉗錘當初若只顢頇那顯驚天動地還委悉麼金鱗慣調曾百戰鐵鞭多力恨無讐

南澗問云菴主要得便宜末後却輸雪峰一籌

勝法法云雪峰愛討便宜始終被菴主看破

雪峰在洞山時山問作甚麼來峰曰斫槽來山曰幾斧斫成峰曰一斧斫成山曰此是者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峰曰直得無下手處山曰猶是者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峰休去

汾陽昭代峰云某甲早困也

雲溪挺云洞山飛電閃晴空雪峰擯雲入嚴壑雖則兩兩作家者裏還欠一著且道是那一著待枯木糝花即向你道

白巖符云洞山驗人不怕骨出苟非雪峰是個點頭知尾底漢幾成鈍置然在一期探索展拓可觀若是那邊事三生六十劫

雪峰問僧什麼處去曰普請去峰曰去

雲門偃云隨語識人

天童覺云莫動著動著三十棒雲門云隨語識人又是爲蛇畫足

寶壽方云雪峰老漢多是事因叮囑起巳往莫究直饒天童與麼又何止揚聲止響三十棒却須自領始得

寶壽新云出草入草切莫動著一毫動著打折你驢腰

雪峰普請搬柴次路逢一僧乃擲下一段柴曰一大藏教只說者個

眞如喆云一大藏教不說者個

天寧琦云只者個是什麼說與不說且置諸人向什麼處見二大老

中嶽能竪起拂子云提起則如是我聞放下則信受奉行

雪峰問僧甚處來僧曰浙中來峰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涉峰曰爭得到者裏曰有甚麼隔礙峰便打趂出僧後十年再來峰問甚處來曰湖南峰曰湖南與此間相去多少曰不隔峰舉拂曰還隔者個麼曰若隔怎得到者裏峰又打趁出僧住後每見人必詬罵雪峰同行聞特去訪問你因甚罵雪峰者僧舉前兩段因緣同行乃痛罵與伊點破者僧遂悲泣乃每于中夜焚香望雪峰禮拜

高峰妙云者個公案頗類德山托鉢話諸方商量者極多錯會者不少俱眼底但於德山低頭處見得便會雪峰打意於巖頭不肯處見得便會者僧罵意又於巖頭密啓處見得便會同行點破意於巖頭撫掌處見得便會者僧悲泣意又於巖頭受記處見得便會者僧遙禮意西峰今日將二老父父子子縛作一束拋在諸人面前了也諸人要見二老則易要見西峰則難何故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

雪峰因僧請益臨濟四喝意旨峰曰我當初行脚時便過河北巳值大師遷化不得見他所以至今不知你要理會四喝意旨可往見他直下兒孫僧乃往見南院院曰那裏來僧曰雪峰院曰雪峰有何言句僧具陳前意院乃展具遙禮雪峰曰天下古佛

中峰本云言不在口語不在舌端的有來由特地無交涉臨濟四喝豈但雪峰不知縱是他直下兒孫也未夢見在不知且置只如南院遙禮雪峰是有來由耶無交涉耶者裏定當得下要見臨濟也不難

雲菴悅云雪峰蜜裏藏砒南院恭而無禮幸賴者僧不善觀光免却二大老一場禍事

雪峰夾籬笆次玄沙曰正當恁麼時還有佛法也無峰曰有沙曰作麼生是夾籬處佛法峰撼籬笆一下沙曰某甲不然峰曰汝作麼生沙曰穿過篾頭來

廣潤融云雪峰父子眼目人天則不無料揀將來未免笆壍不堅以至兒孫冷落今日若問廣潤正當恁麼時還有佛法也無曰有作麼生有向他道內不放出外不放入

雪峰普請次路逢一獼猴峰曰人人有一面古鏡者個獼猴亦有一面古鏡三聖曰曠劫無名何以彰為古鏡峰曰瑕生也聖曰者老漢著甚麼死急話頭也不識峰曰老僧住持事繁

雪竇顯云好與二十棒復云者棒放過也好免見將錯就錯

天童覺云當時若見雪峰道瑕生也但近前云諾諾且道何故如此爭之不足讓之有餘

報恩秀云三聖神鋒穎利每當點勘太難為人其如雪峰大方海涵天覆直饒浪激千層爭奈龍王不顧雖然也須知他爛泥裏有刺

古南門云雪峰放去較危收來太速三聖雖則當仁不讓要且自己話頭也不識檢點將來總被者獼猴換却眼睛

愚菴盂云好一面古鏡被二老擊得粉碎直至如今要個完全的也難得僧曰老漢又恁麼去也余曰老僧罪過

雪峰示衆飯籮邊坐餓死人無數海水邊坐渴死人無數

玄沙備云飯籮裏坐餓死人無數海水沒頭渴死人無數

雲門偃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

天童覺云我則不然飯籮裏坐賑殺人無數海水沒頭浸殺人無數以前傷乎不呑以後失乎不吐祇如雲門通身是飯通身是水到者裏無你呑吐處又作麽生

寶壽新云雪峰門下開得口玄沙手裏出得氣也是去死十分唯除雲門一關略較些子若是寶壽又且不然饒你通身是飯不消一踢通身是水不消一踏也是平地起風波

青原然云者數大老爲諸人說也盡情說了註也盡情註了然子細看來一隊不喞𠺕漢好人不肯做偏向屎裏臥者裏則不然通身是飯切忌飽殺也須屙得出通身是水切忌渰殺也須屎得出何故𩚿酥酪醍醐世所珍飮食不消成毒藥

代雲鰲云盡大地是飯盡大地是海水直饒你呑得下吐得出鰲上座敢曰未在何故若是鳳凰兒豈向那邊討

雪峰一日普請自負一束藤路逢一僧峰便拋下僧擬取峰便踏倒歸舉似長生曰我今日踏者僧快生曰和尙替者僧入涅槃堂始得峰便休去

雪竇顯云長生大似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也好與一踏

白雲端云雪峰外面贏得五百家中失却一貫

浮山□云者僧喫雪峰一踏小出大遇長生喫雪竇一踏禍出私門檢點將來總是涅槃堂裏漢

瑞巖慍云者僧喫雪峰一踏白日見鬼長生喫雪竇一踏平地成仙大小浮山蹉過不少

南堂欲云雪峰是則下坡不走快便難逢若不是長生未免勞而無功雖然且雪峰一踏何似雪竇一踏

開先金云大小白雲錯會不少殊不知雪峰外面失了五百家中拾得一貫

古南門云者僧當時踏倒如今起得也未若也起得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不妨快暢若未起得你者一隊漢生淹在涅槃堂裏幾時得個轉身拈拄杖一時趁下

報恩琇於峰便拋下處代僧便就藤邊臥又於便

踏倒下代僧云好心不得好報

雪峰指火云三世諸佛向火燄裏轉大法輪玄沙云近日王令稍嚴峰曰作麼生沙曰不許攙行奪市

雲門偃云火燄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

黃龍新云雪峰雲門交互爭輝忽若薪盡火滅三世諸佛向什麼處聽乃云莫戀白雲深處坐切忌寒灰燒殺人

天童悉云雪峰雲門只知錐頭利黃龍新老但見鑿頭方山僧要問諸人薪盡火滅三世諸佛畢竟向什麼處聽良久云鯨吞海水露珊瑚大家依舊嚼都盧

廣潤融云二老提唱綱宗猶欠勦絕一則勞三世諸佛搖脣鼓舌一則勞一世諸佛立在地聽至今移步不得融上座則不然火燄轉大法輪了也並不曾說著一字起身云久立衆慈伏惟珍重

雪峰訪瓦棺茶話次問當時在德山斫木因緣作麼生棺曰先師當日肯我峰曰和尚離師太早時面前有一盌水峰曰將水來棺度與峰接得便潑却

雲門偃云莫壓良爲賤

廣潤融云今時叢林批判者多有云待舉斫木話便將一盌水潑却或云祇消道個不會不會管取雪峰舌斷與麼批判不但離師太早正未遇師在山僧若作瓦棺不妨亦道個先師肯我待至雪峰潑水處便命侍者裝香遙禮德山云今日若非雪峰師兄何由得見先師大機大用非但據虎頭亦且收虎尾

雪峰住後僧問和尚見德山得個甚麼便休去峰曰我當時空手去空手歸

五祖演云如今說與透未過者有兩人從東京來問伊近離何處却云蘇州便問蘇州事如何伊云一切尋常雖然瞞山僧不過何故只爲語音不同畢竟如何蘇州菱邵伯藕

保寧茂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自己流出還同瓦礫老東山依模脫墼殊不知二大老正是食飽傷心雖然既是東京來因甚却說蘇州話

雪峯因閩王封柑橘各一顆遣使柬問曰既是一般顏色爲什麼名字不同峯將柑橘依舊封回閩王復遣問玄沙沙遂將一張紙蓋却

谷隱啓云雪峯玄沙二大老脚跟欠點地被兩枚柑橘惑亂俱未免爲閩王所哂

雪峯因僧問學人大事未明乞師指示峯曰是什麼僧于言下大悟

鳳日玥徵云且道雪峯有指示無指示若道有雪峯向伊道什麼若道無者僧爲什麼便悟去

襄州高亭簡禪師（青五德山鑒嗣）參德山隔江纔見便曰不審山乃搖扇招之簡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顧

徑山杲云高亭橫趨而去許伊是個伶俐師僧若要法嗣德山則未可何故猶與德山隔江在

天目禮云諸方盡道水雲一照啐啄同時有甚交涉要見德山高亭麼便下座

天寧琦云衆中商量道高亭見德山不與他說話便去所以妙喜道猶隔江在還曾夢見高亭麼拈拄杖云便好喚回與一頓且道是賞伊罰伊

磬山修云徑山一擡一搦要且賊過後張弓今人在知識門下三二十年既不隔江合作麼生路遙知馬力歲久見人心

白巖符云德山隔江招手殊費鹽醬高亭橫趨便去已涉途程直饒你向父母胞胎未出已前薦得到山僧者裏拄杖子正未肯放過你在

廣胤標云高亭纔擬見德山脚跟下好與三十便饒橫趨而去更賣草鞋始得

枝山還云高亭橫趨而去未免承虛接響德山隔江招手也是因風吹火若到枝山者裏未輕易放過在

河渚謙云德山隔江招手且作死馬醫高亭橫趨而去幾發狂亂莫有不出戶庭坐享太平者麼喚來與山僧洗脚

高亭因夾山會下一僧到纔禮拜亭便打僧曰特來禮拜何得便打某甲亭又打趁出僧回舉似夾山山曰會麼僧曰不會山曰賴汝不會汝若會即夾山口瘂

天童華云高亭一期忍俊不禁爭奈拄杖放行太速者僧當時若是個漢莫道高亭夾山便是達磨大師出來也斬爲三段何故家肥生孝子國覇有謀臣

淨慈明云高亭夾山門庭施設各得其宜但中間一人較些子應菴與麼道也是罣縣茶瓶

廣胤標云才雖不其然乎高亭不合倚勢欺人夾山那堪壓良爲賤者僧一等是爲魅所著木菴到者裏路見不平未免拔刀相助何故衡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二十九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三十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青五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青五洞山价嗣　僧問世間什麼物最貴山曰死猫兒頭最貴曰爲什麼死猫兒頭最貴山曰無人著價

天童覺云曹山物貨不入行市仔細看來一文不値曹山遇賤則貴我者裏遇貴則賤且道還有相違處麼

報恩秀云家無滯貨不富又云世尊拈花俱胝竪指且道與死猫兒頭是同是別

曹山因僧問子歸就父爲甚麼父全不顧山曰理合如是曰父子之恩何在山曰始成父子之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山曰刀斧斫不開

天童覺云翡翠簾垂絲綸未降紫羅帳合視聽難通犯動毛頭月昇夜戸密移一步鶴出銀籠還知麼脫身一色無遺影不坐同風落大功

報恩秀云退位朝君轉身就父曹山乃竭力提持

罄囊分付了也天童於夜明簾外空王殿中借無
舌人傳宣勅無耳人承旨此猶是月昇夜戶邊事
鶴出銀籠一句作麼生道九皐纔翥翼千里漫追
風

曹山示衆諸方盡把格則何不與他一轉語教他不
疑去雲門便問密密處爲甚麼不知有山曰只爲密
密所以不知有曰此人如何親近山曰莫向密密處
親近曰不向密密處親近時如何山曰始解親近門
應諾諾

徑山杲云濁油更點濕燈心

天寧琦云雪山南面三千里

白巖符云只爲密密所以不知有錯不向密密處
親近始解親近錯大小曹山山僧爲諸人捉敗了
也且道如何是此人祇如妙喜楚石二老與麼道
有交涉無交涉不可一向忽略放過錯會古人他
時閻老子考鞫莫言不道

曹山因僧問如何是法身主山曰謂秦無人曰者個
莫便是否山曰斬

百丈泐云依門傍戶覓主問奴祇如曹山道個斬
字且道意在於何喝一喝云將謂無人莫言不道

白巖符云窮峰極頂不可不到到得不更進一步
也只是個坐地死漢曹山爲者僧抖擻屎腸發洩
殆盡雖然你若便作不守珍御會却須斬爲三段
何故者裏無你著脚處

曹山因僧問靈衣不掛時如何山曰曹山今日孝滿
曰孝滿後如何山曰曹山好顛酒

報恩秀云曹山有時醉醉裏醒醒有時醒不分晝
夜蓋爲他黃粱夢斷閨閤情忘新豐所以謂觸目
荒林論年放曠也然則孝滿後畢竟如何四時春
富貴萬物酒風流

白巖符云今時師僧抱個不哭底孩兒便擬向十
字街心掣風掣顛而堂上尊慈且不曾盡杯水之
敬卽望他靈衣著體已是見卵而求時夜況所謂
孝滿乎又況所謂孝滿後乎實實此事非三病二
光一一透盡更透盡連更透盡底氣息一點也無
者要與曹山相見山僧者裏斷斷不許爲什麼齎

不是吾門無肯語乘龍端是不凡人

曹山問僧作什麼來曰掃地來山曰佛前掃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山曰與曹山過靸鞋來

五祖戒代僧進語云和尚是何心行

天界盛云曹山一向只會作主若是山僧則不然待道前後一時掃卻喚行者者僧掃地辛苦且與他一盌茶喫

曹山一日聞鐘聲乃曰啊耶啊耶僧問和尚作什麼山曰打着我心僧無對

五祖戒代僧云作賊人心虛

徑山瑛云賊不打自招

寶壽方云弄精魂漢有什麼限好與貶向他方

淸化嶦云沒量大人卻向聲色裏鼓弄人家男女

豐山嚴云曹山老漢要驗作家殊不知卻被者僧勘破

曹山因僧問如何是獅子山曰衆獸近不得曰如何是獅子兒山曰能呑父母者曰旣是衆獸近不得爲什麼卻被兒呑山曰豈不見道子若哮吼祖父俱盡曰盡後如何山曰全身歸父曰未審祖盡時父歸何所山曰所亦盡曰前來爲什麼道全身歸父山曰譬如王子能成一國之事

寶壽方云諸人要識全身歸父底意旨麼大用齊彰忘觸避臨機殺活更由誰

壽昌存徵云旣是所亦盡脚下兒孫擬從何處與祖父相見

曹山問强上座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個應底道理曰如驢覰井山曰道卽太煞道只道得八成曰和尚作麼生山曰如井覰驢

博山來云豪士之鋒詩人之態貫協精華斯無餘蘊曹山提挈過人如萬仞巖頭打觔斗下來攀仰不得非但三玄五位直是佛祖髑髏悉穿下過咦

白巖符云如驢覰井說個應底道理不妨許你東卜西卜至曰如井覰驢你又作麼生會者裏著不得一隻眼要做曹山底奴子也未得在

曹山因鏡淸問淸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山曰理卽如此事作麼生曰如理如事山曰瞞曹山一人卽

得怎奈諸聖眼何曰若無諸聖眼怎鑒得個不與麼
山曰官不容鍼私通車馬

潙山喆云曹山雖然善能切磋琢磨其奈鏡清玉
本無瑕要曾麼不經敏手終成廢器

東山湲云二尊宿唱拍相隨拳踢相應且道站脚
在什麼處山僧爲你饒舌去也曹山向煤墨裏突
出眼睛一時被鏡清拈虛空楔塞却其奈曹山如
佛圖澄脇下有孔遠近森羅人物駢闐一一殊形
無不照見

棲霞成云朕兆未分理微莫覩機輪纔轉事相全
彰窮玄於鳥道之先辨的於羊腸之外鏡清固巳
卓然有識矣官不容鍼私通車馬曹山非等閒語
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

演教泐云動絃別曲葉落知秋放去收來明投暗
合正偏不失妙叶無私不犯當頭轉身有路何故
不見道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

曹山因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曰枯木裏龍吟如何
是道中人嚴曰髑髏裏眼睛僧不領往問石霜如何
是枯木裏龍吟霜曰猶帶喜在如何是髑髏裏眼睛
霜曰猶帶識在又不領乃問曹山如何是枯木裏龍
吟山曰血脈不斷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山曰乾不盡
未審還有得聞者麼山曰盡大地未有一人不聞曰
未審枯木裏龍吟是何章句山曰不知是何章句聞
者皆喪遂示偈曰枯木龍吟眞見道髑髏無識眼初
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淸

玄沙備別香嚴初語云龍吟枯木

昭覺勤云念不異心不差圓融五立君臣跳出無
爲二毒便可以向枯木上生華寒巖中吹律看他
三個老宿一人透語滲漏一人透情滲漏一人透
見滲漏若善參詳便可玄關獨步還委悉麼莫守
寒巖異草青坐斷白雲機不妙

徑山杲舉圓悟語畢云諸人還揀得出麼若揀不
出妙喜不惜眉毛爲諸人說破香嚴透語滲漏被
語言縛殺石霜透情滲漏被情識使殺曹山透見
滲漏被見聞覺知惑殺分明說了具眼者辨

天寧琦舉妙喜語畢云妙喜老人全身坐在三種

滲漏裏却不被三種滲漏所拘雖然要見古人直是遠在爲什麼衠無事教壞人家男女

天童覺云王居門裏臣不出門報恩秀云天童能以無量法門作一句說有時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還識天童安家樂業處麼獨鶴有時常伴水好雲無事不離山

曹山因僧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山曰不雕琢曰爲什麼不雕琢山曰須知曹山好手

雲居莊云且道者僧會曹山語不會曹山語山僧道直饒會得也是無端

白巖符云大小曹山爲一個販骨董漢乃費却許多斧鑿未爲好手今日有問覺王抱璞投師請師雕琢便驀頭與伊一棒直饒是荊山艮璧教他百雜碎爲什麼要使伊脫却鶻臭布衫拈却炙脂帽子

曹山因僧問皓月當空時如何山曰猶是階下漢曰請師接上階山曰月落後相見

天童悟上堂擧畢乃云且道既是月落後又如何相見時萬峰藏便出法堂悟便下座

萬福如云曹山老漢審症開方天童萬峰依方合藥固皆不媿爲杏林中國手然細撿將來俱未免帶些子醫生氣態

曹山因辭洞山山問子向甚麼處去曰不變異處去山曰不變異處豈有去耶曰去亦不變異

報恩倫云還知不變易處麼你擬心動念早是變易了也祇如曹山道去亦不變易又作麼生要委悉麼轉盡無功伊墮位孤標不與汝同盤

□□弘云者片田地被曹山占却了也雖然如是券書還在洞山手裏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青五洞山价嗣)因劉禹端公上山謝雨問雨從何來居曰從端公問處來公遂禮三拜歡喜而退行數步居乃召端公公回首居曰問從何來公無語歸家三日而薨

徑山杲云端公無語歸家三日而死正爬著弘覺癢處只是不知轉身一路當時待道問從何來但依前禮三拜歡喜而退且教弘覺疑三十年

天童悫云雲居問殺端公眉毛落却大半端公遭問脫去說話終不借人舌頭即今有問天童雨從何來但向道合取口然則作麼生得他雨下但辦肯心決不相賺

雲居令侍者送褌與一住菴道者道者曰自有孃生褌竟不受居却令侍者去問孃未生時著個什麼道者無語後遷化燒得舍利持似居居曰直饒燒得八斛四斗不如當初下取一轉語好

菩提密代道者云謝和尚再三

慧雲盛云且道當時下得什麼語始免罪戾我若作菴主待道孃未生時著個什麼向道多謝和尚重惠

天目律云雲居老漢令行忒煞道者無語識法者懼侍僧從旁曰當時若問和尚孃未生時穿個什麼未審又作麼生乃向道是誰作造雖然今時師僧家非不能下千語萬語要求其舍利半粒又安得哉

白巖符云雲居老漢錯過道者道者當時無語不妨作家只是可惜無人證明

雲居因成尚書問如來有密語迦葉不覆藏此理如何居召尚書書應諾居曰會麼曰不會居曰若不會如來有密語若會迦葉不覆藏

清涼欽徵云且道喚底是密語應底是密語若也應喚總是去即不密也且作麼生是密語

東林總云怪哉弘覺二十年羚羊掛角絕跡忘蹤及被尚書一問直得帶水拖泥未免遭人笑怪法燈恁麼也是日午點燈夜半潑墨

東禪觀云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白巖符云經未明疏通之疏未明鈔通之弘覺老漢疏亦疏矣鈔亦鈔矣且道尚書還會麼直饒會得也未是自己家珍

雲居參洞山山問汝名什麼居曰道膺山曰何不向上道居曰向上則不名道膺山深肯之

天目律云二大老向尋常相見處一問一答竭力要發明尊貴一路殊不知只好替他作通事人即得若是向上事此去京師尚隔半月程在

白巖符云簾垂香閣不露堯眉妙得其旨還他雲居老漢所以成洞家父子然只發揮得傺屬邊事若是尊貴一路敢曰欠在侍者便問如何是尊貴一路山僧出舌示之曰要舌頭便割取去

雲居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居喝曰者田厙奴僧禮拜居曰你作麼生會僧曰者老和尚居曰元來不會僧作舞出去居曰沿臺槃乞兒

昭覺勤云識機宜别休咎有迴互轉關底眼千百人中難得一個半個爲什麼却成沿臺槃乞兒去也是憐兒不覺醜

何山珣云翻手爲雲覆手爲雨主賓互換當機作舞堪笑沿臺槃乞兒也是面南看北斗

百丈泐云田厙奴有什麼了期何不待他禮拜時一踏踏倒豈不剿絕雖然也不得草草

雲居因洞山問甚處來居曰踏山來山曰阿那個山可住居曰阿那個山不可住山曰與麼則國內總被闍黎占却也居曰不然山曰子莫得個入路麼居曰無路山曰怎得與老僧相見居曰若有路卽與和尚隔生也山曰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

磬山修云作家相見如珠走盤盤走珠縱横無礙豈與敲氷索火緣木求魚者可同日而語今日有人踏山來我且問你有路來無路來謂有路來不合雲居謂無路來不合洞山有路無路磬山道個俱隔且作麼生合得古人意去試道看

雲居上堂如人將三貫錢買個獵狗秖解尋得有蹤跡底若遇羚羊掛角莫道蹤跡氣息也無僧便問羚羊掛角時如何居曰六六三十六曰掛角後如何居曰六六三十六僧禮拜居曰會麼曰不會居曰不見道無蹤跡

趙州諗聞僧舉此語乃云雲居師兄猶在僧便問羚羊掛角時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掛角後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得恁麼難會州曰有什麼難會曰請和尚指示州曰新羅新羅

洞山瑩云一人高高山頂立要下下不得一人深深海底行要出出不得好各與三十拄杖何故一對無孔鐵鎚

雲居因僧問山河大地從何而有居曰從妄想有曰
與某甲想出一錠金得麼居便休去僧不肯

雲門偃云已是葛藤不能折合待伊道想出一錠
金得麼以拄杖便打

笑巖寶云雲門雖能折合尤未徑庭我若作雲居
待伊問山河大地從何而有劈口打云妄想作麼
何故雖截其流而折其蔓未若拔乎本而塞乎
源也

白巖符云雲居與麼答話古今多少人誰不在他
語脈裏失却一隻眼殊不知他帝靑摩尼寶覿面
拈來初無吝惜怎奈者僧有眼如盲當面不識雲
居也只得抱羞而返雖然若是白巖待道與某甲
想出一錠金得麼便好呵呵大笑歸方丈

撫州疎山匡仁禪師（青五洞山价嗣）示衆老僧咸通年前會
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出問
如何是法身邊事山曰枯椿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
山曰非枯椿曰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山曰許曰枯
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山曰是曰非枯椿豈不是明
法身向上事山曰是曰未審法身還該一切也無山
曰法身周徧豈得不該門指淨瓶曰秖如淨瓶還該
法身麼山曰闍黎莫向淨瓶邊覓門便禮拜

徑山杲徵云且道雲門禮拜是好心不是好心

白巖符云不是疎山老漢淨瓶子幾乎粉碎

疎山因冬至僧問如何是冬來意山曰京師出大黃

古南門云有問山僧如何是冬來意向道粟化韲
穀好種火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諸人若作世諦
流布佛法未夢見在更作佛法商量千里萬里畢
竟如何須知遠烟浪別有好商量

疎山訪香嚴值嚴上堂時有僧問不慕諸聖不重己
靈時如何嚴曰萬機休罷千聖不攜山在衆作嘔聲
曰是何言歟嚴便下座召山曰適對此僧語必有不
是致招師叔賜責未審過在什麼處山曰萬機休罷
猶有物在千聖不攜亦從人得如何無過嚴曰却請
師叔道山曰若教某甲道須還師資禮始得嚴乃禮
拜躡前問山曰何不道肯諾不得全嚴曰肯又肯箇
什麼諾又諾於阿誰山曰肯即肯他千聖諾即諾於

已靈嚴曰師叔恁麼道向去倒屙三十年在山住後
果如前記

鏡淸怤因疎山問肯諾不得全汝作麼生會淸曰
全歸肯諾山曰不得全又作麼生淸曰個中無肯
路山曰始愜病僧意

資福廣云香嚴一擡一搦甚生光彩好則好惜乎
不用衲僧拄杖當時若用衲僧拄杖也不待三十
年雖然我更要問諸人祇如香嚴道師叔恁麼道
向去倒屙在疎山果如其記還是佛法靈驗爲復
別有道理良久乃拍手呵呵笑云子期死後無知
已怎教伯牙不斷絃

白巖符云香嚴道萬機休罷千聖不攜箋釋不易
山作嘔聲曰是何言歟義之所在憤不顧身嚴下
座曰適對僧語未審過在什麼處大似脚跟欠穩
當山曰萬機休罷猶有物在千聖不攜亦從人得
如何無過好個鹽鐵判官嚴曰却請師叔道倒轉
鎗頭來也山曰若教我道須還師資禮始得也欠
看風使帆嚴乃禮拜躡前問千戈相待山曰何不
道肯諾不得全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太奇嚴曰肯
又肯個什麼諾又諾於阿誰者一拶也難當抵山
曰肯即肯他千聖諾則諾於已靈說得道理好嚴
曰師叔恁麼道向去倒屙三十年何異靈山記莂
山住後果如前記疑殺天下人復云山僧爲諸人
花判了也還有知他肯諾不得全底意旨麼切忌
向鏡淸舌頭著倒

疎山因知事僧爲造壽塔造畢白山山曰將多少錢
與匠人僧曰一切在和尙山曰爲將三錢與匠人爲
將兩錢與匠人爲將一錢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
壽塔來僧無語後僧舉似大嶺閑嶺曰還有人道得
麼僧曰未有人道得嶺曰汝歸與疎山道若將三錢
與匠人和尙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錢與匠人和
尙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錢與匠人累他匠人
眉鬚墮落僧回如教而說山具威儀望大嶺作禮歎
曰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到此間雖然如是
也是臘月蓮花大嶺聞此語亦曰我與麼道早是龜
毛長三尺

浮山遠云踈山以錐錐地大嶺用刀剜空雖然二
古德錯下錐刀今時人亦難構副何故後語中有
擒有縱雖然如是河裏失錢河裏摝
雪竇宗云說甚麼龜毛長三尺臘月蓮花盡是和
衣草裏輥直饒向者裏分三列四說得偶儻分明
祖師正眼未夢見在我當時若見踈山恁麼道只
向道一文也無待他更說道理便與掀倒禪牀拆
却壽塔教者老漢終身無依倚處爲甚如此知恩
方解報恩
報恩倫云當時大嶺見義勇爲當仁不讓便與從
頭酬價今日林泉更資一路若將三文錢與匠人
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何故勇而無益爲伊多酒
慢功若將兩文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
手兩不相虧並無懸欠若將一文錢與匠人累他
匠人眉鬚墮落皆知踈山一毛不拔還知林泉恁
麼判斷處麼醉漢口沒量斗閑割炒胡廝毆牢窓
涼月酒醒時燈火淸熒何所有
鼓山賢云踈山恁麼垂語陷阱不少幸得大嶺放
光一一照破雖然要與踈山相見亦太遠在
五祖岡云也是曹瞞疑塚七十二
資福廣云踈山賣了布單學得些子筭法便來者
裏瞞人賴遇監院不會監院若會管取踈山死無
葬身之地
西渡金云踈山羅山二大老性命總落在知事手
裏
踈山常握木蛇有僧問和尚手中是什麼山提起曰
曹家女
天月禮云手中木蛇是曹家女美態異常惡心難
禦驀拈拄杖云如今變現在南山倒用橫拈誰敢
覷著下杖云照顧性命
白巖符云踈山年老忒殺懵懂分明手中木蛇却
喚作曹家女可惜者僧乏屠龍手段放過踈山當
時若是個漢待提起曰曹家女便與禮拜而去管
教他性命落在我手裏
隨州靑林師虔禪師青五洞山价嗣 凡有新到先令搬柴三
轉然後參堂有一僧不遵乃問曰三轉內即不問三

轉外如何林曰鐵輪天子寰中旨僧無對林便打趂出

大溈秀云夫欲君臣道合應須水乳和同者僧既抗節朝堂自應喪身失命當時見道鐵輪天子寰中旨將坐具便摵待伊擬議拂袖出去豈不尤爲峻利

青林初參洞山山問近離甚處林曰武陵山曰武陵法道何似此間林曰胡地冬抽筍山曰別甑炊香供養此人林拂袖便出山曰此子向後走殺天下人去在

鼓山永云恁麼抵對滴水難消因甚別甑炊香飯莫有知他洞山利害者麼

天界盛云青林頭正尾正固是聖朝俊彥廊廟英偎怎奈新豐老人未肯放過且道那裏是他未肯放過處試定當看

青林因僧問學人竟往時如何林曰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曰當頭時如何林曰喪子命根曰不當頭時如何林曰亦無你迴避處曰正當恁麼時如何林曰失却也曰未審向什麼處去林曰草深無覓處曰和尚也須隄防始得林撫掌曰一等是個毒氣

博山來云青林棒喝不施鍼錐在舌根上何曾放過者僧爛泥中有刺縱得便宜不知早入行舖了也當時若問博山但咄云沒去處看他道個什麼雖然在今之日討個師僧也難得

鼓山賢云既不許當頭亦不許廻避暫生擬議便隔千山教學人畢竟如何行履虛舟無意浮秋水欄柂渾忘渡月明

白巖符云一往看來者僧大似把髻投衙殊不知善戰者不居勝當時若不是青林老將幾被打破蔡州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三十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三十一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青五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青五洞山价嗣）上堂老僧尋常不欲向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僧便問如何是聲不是聲水曰喚作色得麼曰如何是色不是色水曰喚作聲得麼僧禮拜水曰且道為汝說答汝話若向者裏會得許你有個入處

■雪竇顯云白水也甚奇怪要且貪觀天上既非聲前句後且作麼生入

雲居舜云白水既已入草者僧又落深村然則陽春雪曲時人難和村歌社舞到處與人合得著

大溈秀云白水只知橫千不會豎百如何是聲不是聲莫逐音響如何是色不是色莫逐青黃且從伊向聲前色後覓個安身自然別有生涯

徑山杲云白水將一串雲居子換却天下人眼睛却被者僧將一條斷貫索不動干戈穿却鼻孔雲居道陽春雪曲時人難和村歌社舞到處與人合得著是則也是未免隨據搜杲上座不惜眉毛為諸人說破聲不是聲色不是色驢後驢前神出鬼沒雪曲陽春和不齊村歌社舞且涵渻以拂子擊禪牀云者個決定不是聲復舉起云者個決定不是色且畢竟是個什麼喝一喝云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

天寧琦云白水也只道得個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則有什麼奇特白雪陽春雖唱得爭奈時人和不得諦訛在甚麼處聲不是聲色不是色

靈巖儲云白水掩耳偷鈴者僧當面著賊

佛日晢云大小白水不惜眉毛未免傍觀者哂隆安尋常無拘無束不妨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祇因聲不是聲色不是色設有問如何是聲不是聲但云山青水綠如何是色不是色犬吠驢鳴或云和尚何得顛倒聲色便與劈脊一棒云不是知音徒勞側耳雖然此中有兩負門且道在白水分上隆安分上撿點得出許你具參學眼

廣教玉逐句下著語云老僧尋常不欲向聲前句

後鼓弄人家男女曾爲漏子偏憐客自愛貪杯惜醉人何故要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綿包特石鐵褁泥團如何是聲不是聲金將火試喚作色得麼擔枷過狀如何是色不是色不到烏江不盡頭喚作聲得麼重言不當喫且道與你說答你話兩段不同收歸上科有人辨得曲不藏直許你有個入處誤賺人不少復云古人恁麼提唱喚作嚼飯餵嬰孩汝等直下掃破迷雲豁開慧日不妨於聲色中起倒聲色中坐臥立地見本仁和尚敗闕處

白水垂語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僧便問如何是眼裏著沙不得水曰應眞無比如何是耳裏著水不得水曰白淨無垢

天童覺云白水老人可謂大而無外小而無內具足千變萬化祇個赤手空身不受一滴一塵直是滿眼滿耳還見麼立足無階地知心有幾人

潭州龍牙居遁禪師青五洞山价嗣問翠微如何是祖師意微曰與我將禪板來牙遂過禪板微接得便打牙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濟曰與我將蒲團來牙過蒲團濟接得便打牙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住後僧問和尚行脚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明也未牙曰明即明也要且無祖師意

五祖戒云祖師土宿臨頭又云和尚得與麼面長

雪竇顯云臨濟翠微只解放不解收我當時若作龍牙待伊索蒲團禪板拈得劈脊便摵

溈山喆云翠微臨濟可謂本分宗師龍牙一等是撥草瞻風與他後人爲龜爲鑑住後道二尊宿明即明矣要且無祖師意瞻前顧後應病與藥不無龍牙大溈則不然待問未審二尊宿明也未劈脊便棒非唯扶豎翠微臨濟亦乃不孤他來問

石門聰云龍牙無人拶著猶可纔被個衲子一拶失却一隻眼

東禪齊云衆中道佛法即有只是無祖師意若恁麼會有何交涉且別作麼生會無祖師意底道理

昭覺勤云龍牙參來莽鹵學處顢頇雖然顧後瞻前爭奈藏身露影既是無祖師意用明作麼若向

者裏辨得出山僧與你拄杖子若辨不出和鼻孔一時穿却

博山來云龍牙者漢一副鐵脊梁直硬到底打破大唐國討個頭正尾正的難得

古南門云三個老漢靴裏動指頭雪竇雖爲龍牙出氣要且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明覺地云龍牙大似塊眞金千煅萬煉愈精愈淨可謂臨危不變眞大丈夫雖然却被者僧看破

龍牙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牙曰待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曰石烏龜語也牙曰向汝道什麼又僧問香林遠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林曰坐久成勞

天童覺云一句子仰之彌高一句子鑽之彌堅一句子瞻之在前一句子忽然在後還辨得麼赤心片片知人少覿面堆堆覩者稀

龍牙頌曰天下名山到因脚辛苦年深與襪著而今老大不能行手裏把柄破木杓

白雲端云龍牙老人可謂熟處難忘

徑山杲云端和尚恁麼大似以己方人杲上座即不然家貧難辨素食事忙不及草書

天寧琦云者一個那一個和本三人一時放過是非終日有不聽自然無

五祖演云山僧即不然脚也不能著草鞋手也不能把木杓端坐受供養施主常安樂

古南門云龍牙只爲破木杓不能放下雖則誇經賣紀要且有年無德山僧則不然天下名山在雙脚辛苦窮途無襪著而今思憶轉傷神手裏空空無木杓既無木杓將個甚麼接待諸人今日人事煩倦要睡去留與諸人略啄

龍牙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著力牙曰如無手人行拳

雲居齊云好言語且作麼生會嘗問一僧他道無手底人何更行得拳也不妨道得是及問伊佛法伊便休去將知露布說得無用處不如子細體取古人意好

大溈秀云是則是又教人入陰界作活計十二時中如何用力如有手人行拳又且如何

龍牙示衆學道如鑽火逢烟未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

神鼎諲別云學道如鑽火逢烟便可休莫待金星現燒脚又燒頭

翠巖眞云若論頓也龍牙猶在半途若論漸也神鼎正欠悟在畢竟如何今年多落葉幾度掃歸家

普蔭□云二尊宿不循本分將常住地各自分疆列界致令後人竟無立足之處山僧今日亦有一頌從本不曾學於茲何可休當人眞活計不在此兩頭且中間一句作麼生道白日依山靜黃河入海流參

龍牙一日在帳中坐僧問不是無身不欲全露請師全露牙撥開帳曰還見麼曰不見牙曰不將眼來

報慈嶼云龍牙老漢只道得一半

法眼益別云飽叢林

古塘□云龍牙全身獨露者僧覿面不逢當時見伊撥開帳便好和身推倒

京兆華嚴休靜禪師（青五 洞山价嗣）在洛浦作維那因普請白椎曰上間搬柴下間鋤地時首座便問聖僧作什麼嚴曰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

溈潭準云華嚴和尚雖臨時對答應用不失其宜然只解順水撐篙不解逆風把柁當時若是準上座纔見伊道聖僧作甚麼便打一椎云大衆普請罷首座當出院謹白諸禪德且道因什麼如此不見道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

昭覺勤云珠鑽九曲休靜可謂神功玉解連環山僧更資一路或有問聖僧作個什麼只對他道廓如明鏡當臺照不動形聲應萬緣

瑞州九峰普滿禪師（青五 洞山价嗣）問僧近離甚處曰閩中峰曰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到峰曰有不動步者麼曰有峰曰爭得到此間僧無對峰以拄杖趁下

洞山瑩云爲人爲徹殺人見血固是九峰一片熱腸可惜者僧不善爲客勞煩主人當時若是個衲僧但向道和尚大似不曾行脚管取者棒別有分付處

益州北院通禪師（青五 洞山价嗣）問夾山目前無法意在目

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是和尚語山曰是通便掀倒禪牀叉手而立山起來打一拄杖通乃下去

法眼益云是他掀倒禪牀何不便去須待夾山打一棒了纔去意在什麼處

愚菴孟云夾山好拄杖祇是分付遲了待問豈不是和尚語驀頭便打此時北院縱有神用也措手不及然雖如是北院待夾山打一下始行是何意思弄玉已隨蕭史去丹青留與後人狂

洞山道全禪師（青五洞山价嗣）因僧問淸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時如何山曰度盡無遺影還他越涅槃

寶壽新云好個師僧竟不知墮在無影坑中憑空以爲究竟若不是洞山重布梯航何時復出得見天日要識淸淨行者麼東邊是要識破戒比丘麼西邊是還信得及麼也是無事生事

越州乾峰和尚（青五洞山价嗣）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始解歸家穩坐更須知有向上一竅

在雲門出問祇如菴內人爲什麼不知菴外事峰呵呵大笑門曰猶是學人疑處峰曰子是什麼心行門曰也要和尚相委峰曰直須與麼始解穩坐門應曰喏喏

雪竇顯云若明得褒貶句未必善因而招惡果

昭覺勤云動絃別曲問一知十手搦手擡以膠投漆菴內不見菴外無孔鐵鎚不會人生相識貴知音水入水兮金博金

潙山果云乾峰平地生堆韶陽因風起浪然雖合水和泥千古叢林榜樣既是合水和泥爲什麼是叢林榜樣不入洪波裏爭見弄潮人

天童覺云坐著病在膏肓用著光不透脫直饒縱橫十字圓轉千機也未知有向上一竅在還得穩坐地麼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

資福侶云乾峰無端劃地成牢韶陽亦乃就空作跌檢點將來總成笑具且道笑個什麼賊是小人智過君子

乾峰示衆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

出衆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峰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

雪竇顯云諸禪德雲門老漢只解一手擡不能一手搦還有共相著力者麼試露爪牙看

雲居元云此語衆中商量甚多會者極少乾峰夢裏合眼跳黃河覺來身在牀上雲門醉後扶人倒上樹醒來只在座中二人打作一團至今分疎不下若人知得落處許你解空第一

溈山喆云乾峰善唱雲門善拍唱拍相隨風清古格還有知音者麼一堂風冷澹千古意分明

育王諶云舉一黑如漆舉二全不是且道作麼生良久云城東打鼓城西響園內花開園外春

護國元云道頭知尾告往知來若非彼此共知又安能向者裏共出一隻手是卽是爭奈猶欠一著在

徑山杲云乾峰洗面摸著鼻雲門喫飯咬著砂二人驀地相逢著元來却是舊冤家雖然如是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又云彼此揚家醜賴遇無傍觀者

育王光云眼親手辨彼此作家檢點將來猶欠一著在溈暠卽不然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忽有人出劈脊便打何故擊碎髑髏消息盡從教大地黑漫漫

天童覺云坐斷十方千差路絕放開一線萬派朝宗二尊宿開拓家風方見衲僧去就還端的麼太平天子寰中旨將軍塞外心

東山報云古人恁麼說話正是抱贓叫屈東山卽不然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七到者裏須知有向上一路始得如何是向上一路良久云莫守寒巖異草靑坐著白雲宗不妙

天童悆云乾峰恁麼說話大似釘橛搖櫓抱橋柱洗澡忒殺無轉智若是山僧舉一不妨舉二放過一著橫三豎四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呼直歲新年頭已過第三日了也今朝好普請且道天童意在於何良久云春風景裏乾坤大無限江山開畫圖

古南門云雲門只解步步登高不解從空放下拈拄杖云古南亦乃放過且任此話大行

愚菴盂云二大老要共扶者破砂盆一個向高高山頂立一個向深深海底行山僧今日舉二去也乃左右顧眎云大衆萬福

廣胤標云獨掌不浪鳴兩掌鳴摑摑你看雪竇恁麼道要且知一不知二殊不知雲門是個無孔笛遇著氈拍板說甚五音六律直是陽春白雪亦須却步何故自從舞得三台後拍拍都來總是歌

普寧顯云乾峰丁一卓二雲門放兩抛三雖謂唱拍投機然只解順水推舟不解逆風把柁當時待他恁麼道何不便與掀倒禪牀直饒乾峰全機也較三千里

寶慶法云夫好手終不彰名既一個向孤峰頂上放兩抛三一個從平地裏神出鬼沒已自漏逗了也後來道典座來日不得普請不奈船何打破戽斗

慧雲盛云乾峰動絃雲門別曲拍唱拍和聲金振玉磵山門下足可觀光若到滹沱未堪收錄且道誵訛在什麼處

西山音云一個砧杵截殘深夜月一個井梧搖落故園秋西山則不然爲什麼大抵還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

乾峰因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峰以拄杖畫一畫云在者裏

雲門偃因其僧持此語請益門乃拈起扇子曰扇子跨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

雪竇顯代僧便喝有僧請益長慶慶云問取堂中第一座雪竇代僧云錯尋有僧問雪竇竇云墮坑落壍又自代云作賊人心虛

黃龍南云乾峰一期指路曲爲初機雲門乃通其變故使後人不倦

大潙秀云古今盡道乾峰安居祖師之堂開後人之徑路殊不知乾峰老漢被者僧一問直得手忙脚亂諸禪德且道誵訛在甚麼處良久云不在水

分不在山只在人心返覆間

東林總云古德道乾峰搖頭雲門擺尾者僧只是個撞露柱漢脚跟下錯過也不知便謂東家點燈西家暗坐龍銜海竇遊魚不顧山僧今日不可也隨波逐浪臨危悚人殊不知大小乾峰雲門俱被者僧勘破且道什麽處是勘破處良久云多時雨水不及曬眼

寶峰文云乾峰與麽還夢見也未若是眞淨則不然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麽處劈脊便棒却問他路頭在什麽處待伊擬開口熱喝出去更有個折脚老比丘不分緇素不辨邪正拈起扇子道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似者般和泥合水漢糞埽堆頭埋却十個五個有什麽過阿呵呵樂不樂足不足而今幸對山青水綠年來是事一時休信任身心懶拘束大衆休磕睡好

黃龍淸云若向乾峰句中會去正是死句坐殺闍黎若向雲門語下承當業識茫茫隨波逐浪旣俱不許畢竟向甚麽處會諸人還知落處麽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

南華昺云乾峰曲盡慈悲當機提掇雲門巧開方便覿面發機直得枯木生花冷灰爆燄且道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明什麽邊事因風吹火用力不多

徑山琰云唱愈高和愈峻還他二老若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總未踏著在

愚菴盂云韶陽酬機太奢乾峰答話太嗇奢則不可以便愚蒙嗇則不可以周廣來我雲門者裏九逵八達之路其道坦坦其平如砥一任你騎驢跨馬奔南走北只是山僧于津口要路驀展手云討將公驗來

鼓山霈云乾峰周道如砥雲門十字縱橫若能信步歸來方知道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如或未然山僧更與饒舌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路頭在什麽處拈拄杖云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乃卓一卓下座

廣𦨭標云苟可以强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二老漢雖是一等爲人未免巧盡拙出若是木菴待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便和聲踏倒使伊直下得個倒斷則庶幾不致于亡羊泣岐矣

滾教渤云乾峰搖頭雲門擺尾二老神通妙用則不無未免被者僧勘破

白巖符云夔二王眞楷作張顚草書雲門善得其妙非久精授陣補戈之法者要尋他轉換結搆處斷不可得然於他涅槃門路終難指出在如今有僧恁麼問諸方曲彔牀上漢又當別作個什麼苟當不可也依樣畫葫蘆

乾峰因雲門問請師答話峰曰到老僧也未曰恁麼則文偃在遲也峰曰恁麼那恁麼那曰將謂侯白更有侯黑

報恩秀云雲門晴空激電乾峰旱地奔雷及乎雙放雙收雖作家衲僧難爲摸索

博山來云非常之問非常之答迅雷不及掩耳艮駟不及追風宛轉偏圓各負鉤深索隱的手段然檢點將來好與痛棒何也爲他無事生事放過即不可

甌峰承云兩個漆桶失却鼻孔

明州天童咸啓禪師（青五洞山价嗣）簡大德問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的啓曰我者裏一屙便了有甚麼卓卓的的曰和尚與麼答話更買草鞋行脚好啓曰近前來僧近前啓曰只如老僧與麼祇對過在什麼處簡無對啓便打

天童華云啓禪師固是本分鉗鎚塞斷新天童口未得在者僧雖深入閫域要且未具透關眼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青五洞山价嗣）艮禪客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山曰放出關中主看艮曰與麼則知過必改山曰更待何時艮曰好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山曰且來闍黎艮回首山下禪牀把住曰一鏃破三關則且置試與欽山發箭看艮擬議山打七棒曰且聽者亂統漢疑三十年

同安察云艮公雖解發箭要且未中的僧便問未

審如何得中的安云關中主是什麼人欽山聞云艮公若解與麼也免得欽山口然雖如是同安不是好心亦須看始得

天童覺云山堆嶽積來瓦解冰消去則時人知有與我放出關中主看且合作麼生有的道當時便喝當時便掌然則一期瞎用則得要且未是關中主在還體得麼宗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

欽山與巖頭雪峰同到德山欽出問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德山曰汝試舉天皇龍潭道底看欽擬議德山便打欽被打歸延壽堂曰是即是打我太煞巖頭曰你恁麼他後不得道見德山來

法眼別云是則是錯打我

雪竇顯云諸禪德欽山置個問端甚是奇特爭奈龍頭蛇尾汝試舉天皇龍潭道底看以坐具便摵大丈夫漢捋虎鬚也是本分他既不能德山令行一半若盡令行雪峰巖頭總是涅槃堂裏漢

翠巖芝云欽山只顧其前不顧其後如今作麼生與欽山出氣

五祖戒云德山只解打死欽山不會打活欽山

溈山喆云德山門下草偃風行大溈則不然待問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劈脊便打且道德山是大溈是會麼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

古南門云雪竇扶强不扶弱不知德山老漢被欽山一拶直得推過別人擬議便打死馬醫了也若據令而行何待道天皇龍潭纔踏步向前便大棒趁出定龍蛇擒虎兕又有甚麼過

洞山昱云大小德山殺活自在欽山雖有迎刃之謀爭奈龍頭蛇尾巖頭雪峰坐觀成敗義不容誅若盡令而行總須大棒打出

白巖符云你試舉天皇龍潭道底看喝者老漢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出當時欽山下得者翻手脚不但使德山令無所施且得増同參十倍意氣

欽山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山曰錦繡銀香囊風吹滿路香巖頭聞乃令僧傳語曰傳語十八姐好好事潘郎

天童忞云雖老不昧洞上之宗簑公無違德山之子檢點將來一人猶挂本來衣一人尚行心處路未出曹山四禁在若是山僧如何是和尚家風似玉珍不御如簧語帶悲送顧眎左右云即今莫有傳語底麼衆默然乃云血染杜鵑春又過為君那惜損蛾眉

雲巖儲云欽山祇圖賣弄風流不顧魂消夢斷巖頭雖然憲章國法爭奈罪不重科有問山僧如何是和尚家風向道明知君不至再上小樓頭顧左右云且道山僧恁麼告報意在於何良久擊竹篦一下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

欽山因德山侍者來參纔禮拜遽把住曰還甘欽山與麼也無侍曰某甲卻悔久住德山今日無言可對山乃放手曰一任祇對侍撥開胸曰且聽某甲通氣一上山曰德山門下即得者裏一點也用不著侍曰久委欽山不通人情山曰累他德山眼目參堂去

徑山杲云殺人不問問人不殺撥胸吐氣彼此孟八直饒有始有終也是屎水相潑要識欽山與者僧麼李順王小破草鞋方十三李師囊破襪

欽山與雪峰巖頭行腳時至一店喫茶次山曰不會轉身通氣者不得茶喫頭曰若恁麼我定不得茶喫峰曰某甲亦然欽曰者兩個漢話頭也不識頭曰甚處去也欽曰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頭退後曰看看欽曰簑公且致存公作麼生峰以手畫一圓相欽曰不得不問頭呵呵笑曰太遠生欽曰有口不得茶喫者多

昭覺勤云欽山雖解轉身吐氣亦未有喫茶分何也話在

鷲湖心云欽山大似忍辱仙人節節支解面不改容無它子當時若在就初問處便與打破茶具那有許多瑣碎

欽山因僧參山豎起拳又伸掌曰開即成掌五指參差復握拳云如今為拳必無高下汝道欽山還通商量也無僧近前卻豎起拳山曰你恁麼只是個無開合漢

雪竇顯云我即不然乃豎起拳云握則為拳有高

有下復開云開卽成掌無黨無偏且道放開爲人好把定爲人好開也造車握也合轍若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

昭覺勤云掌亦是手握亦是手商量個什麼乃舉一足云展亦是脚收亦是脚無高無下不許商量且道與欽山是同是別

南堂欲云展也不是掌握也不是拳兩頭俱坐斷一劍倚天寒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喝西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

古南門云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可惜個無開合漢被欽山熱瞞當時纔見伊舉何不云和尙莫寐語好直令欽山倒戈而退雪竇恁麼道也是隨邪逐惡

白巖符云欽山者漢慣會倚勢欺人大似自家只管放火燒山郤不許人點燈喫飯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三十一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三十二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南六

汝州南院寶應慧顒禪師南六與化獎嗣 上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尙道院曰是僧便掀倒禪牀院曰者瞎驢亂做僧擬議院便打

徑山杲云吾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

天童華云也是勾賊破家若非者僧敢捋虎鬚怎見汗馬功高雖然如是山僧更資一路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若有僧出劈脊便棒何故殺人刀活人劍具眼者看

鼓山永云電光影裏緇素區分纖毫不犯總教滅門

天寧琦云者僧敢向毒蛇頭上揩癢蒼龍頷下拔鱗誰不賞他大膽只是末上少了一着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雲居莊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磬山修云者僧將成九仞之山欠進一簣之土寶壽方於僧擬議處代云情知和尚龍頭蛇尾

黃檗琦云南院門庭孤峻者僧步驟亦奇祇是不合龍頭蛇尾致被點罰氣悶殺人待他道瞎漢亂做劈面便掌管教壁立千仞一時推倒豈不俊哉

資國秀云南院雖然縱奪可觀但知盡法不管無民者僧也是龍頭蛇尾此間若有僧出掀倒禪牀但分付明牕下安排

南院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院曰王尚書李僕射曰意旨如何院曰牛頭南馬頭北

徑山杲云前頭答得著後頭答不著

明因懷徵云妙喜恁麼道且道恰南院意不恰南院意

南院因僧問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院曰不上天堂則入地獄曰和尚又作麼生院曰還知寶應老落處麼僧擬議院以拂子驀口打曰你還知喫拂子底麼曰不會院曰令合是你行又打一拂子

雪竇顯云令既自行且拂子不知來處雪竇道個瞎且要雪上加霜

黃龍心云然則白珪之玷猶尚可磨病在膏肓最難救療者僧令既在手為什麼不能行過在甚處

徑山杲云權衡臨濟三玄三要須還他南院始得雪竇為什麼道拂子不知來處妙喜道個瞎且要兩得相見

東禪觀云令合是者僧行為什麼却自行懵懂底便道拂子在南院手裏若與麼非惟自抑威光亦乃不識南院性空道南院令雖自行要且打者僧不著

天寧琦云雪竇雖是明眼宗師要且不知寶應老落處既未知寶應老落處因什麼却道拂子不知來處只具一隻眼妙喜道個瞎也是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

開先金云旁觀喝彩錦上鋪花即不無他雪竇妙喜若是寶應老落處未夢見在開先道個瞎要且別資一路諸人還知開先落處麼便下座

瑞光徹云猛虎口裏分蹄餓鷹爪下奪雀敲骨取

髓痛下鍼錐須是臨濟嫡骨兒孫方始有此作略

雲溪挺云南院打死漢不算好手則且置祇如妙喜如此告報畢竟是第幾玄

□□泰云南院雖善奪鼓褰旗終是自救不了

南院問風穴曰南方一棒作麼生商量曰作奇特商量穴却問和尚此間一棒作麼生商量院拈拄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穴於言下大悟

徑山杲云風穴當時好大展坐具禮他三拜不然便與掀倒禪牀乃回謂侍者云你道當時風穴禮拜是掀倒禪牀是者云草賊大敗杲云你看者瞎漢亂統便打

磬山修云風穴悟則不無怎奈落在第二頭山僧若作南院待問此間一棒作麼生商量劈脊便棒管教伊七通八達

白巖符云往與天界盛和尚徵論次因舉及此界曰我若作南院待問此間一棒作麼生商量便好與劈面一打符曰和尚也不妨說得到界乃反詰曰長老又作麼生符乃起身曰不念和尚老大拳痛手酸也未放在便出

南院上堂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院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院曰汝問處作麼生曰失院便打其僧不肯

翠巖眞云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南院雖則全機受敵其奈土曠人稀

溈山喆云南院高提祖印縱奪臨時者僧善能當鋒抗敵怎奈力竭計窮如今還有本色衲僧麼出來與大溈相見不圖鼓舞揚聲貴要宗風不墜有麼有麼如無大溈今日大似索戰無功

雲居悟云作麼生是啐啄同時眼眼若得明其用自備又道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何故不啐啄所以道子若哮吼其母即喪諸人還明得麼乃頌曰子若哮吼其母即喪全歸其子十方通暢大用現前理自然何必起心作模樣若更不會雲居拄杖

其僧後於雲門會下聞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

院棒折那其僧忽契悟遂奔回省覲院已遷化乃謁
風穴穴問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僧麼曰
是穴曰汝當時作麼生會曰某甲當時如在燈影裏
行相似穴曰汝會也

瑯琊覺云者僧只解豎降旗不解奪劒戟

翠巖眞出風穴語云當時待者僧擬祇對以坐具
劈口摵

潙山喆云大小風穴却將惡水潑人大潙卽不然
某甲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似便好向道先師肉
猶煖在你作者般見解以拄杖打下法堂免見孤
他南院

東禪觀云扶南院門風還他風穴諸方往往道伊
肯者僧殊不知者僧被伊推在萬丈坑裏

南澗問云全機勝敵草偃風行提持向上綱宗須
是南院老漢者僧後來悟去祇知納款投降不解
搴旗斬將風穴當時待伊道是便好連棒打出者
僧或可別立生涯免得後人向燈影邊摸索驀拈
拄杖云今日有人爲者僧作主出來與山僧拄杖
子相見如無山僧今日失利

資福廣云吾讀趙括傳識其徒能讀父書而不知
觀機制變是以喪師損威死於敵人之手若是廉
頗輩則不然觀機制變著著該通以是而知作家
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其旨深矣

白巖符云古今諸老各出手眼扶樹自己門風卽
不無若是南院落處何異隔靴抓癢首山云你若
坐時我須立我若坐時你須立者裏不曾討個瞞
鼻望他南院門牆何啻千里

南院因僧問日月交謝寒暑迭遷如何是不涉寒暑
者院曰紫羅抹額繡裙腰曰向上之機今已曉中下
之流如何解會院曰炭庫裏藏身

虎丘隆云問既有宗答亦驚羣雖然如是南院只
解觀根逗機應病與藥虎丘更資一路或有問日
月交謝寒暑迭遷如何是不涉寒暑者向他道滿
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向上之機今已曉中下之
流如何解會向道買帽相頭

寶壽新云南院虎丘雖則各展機謀要且終無二

致有問新上座日月交謝寒暑迭遷如何是不涉寒暑者向道好個問頭向上之機今已曉中下之流如何解會便與驀頭一摑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試參合看若參合得可以廣贊法化輔弼眞風如或未然新上座更有話在乃按拂下座

南院因一僧參纔入方丈便以手指曰敗也院拈拄杖度與僧擬接院便打

雲峰悅云者僧頭上有光不知脚下似漆且作麼生直饒你十字縱橫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天寶樞云者僧當時纔見南院擬取拄杖便好震威一喝拂袖而出縱使南院全機殺活也只是個賊過後張弓

南院因僧問古殿重興時如何院曰明堂瓦插簷曰與麼則莊嚴畢備也院曰斬草蛇頭落

昭慶庭云資恩寶所曲指化城設忽遨遊亡家失業畢竟如何須知泣玉人特地成狼藉

大行山禪房院克賓禪師（南六興化嗣）一日興化曰維那汝不久為唱導之師賓曰不入者保社化曰你會了不入不會不入賓曰總不與麼化便打復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饡飯一堂來日齋時化自白槌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趂出院

雪竇顯云克賓要承嗣興化罰錢出院且置却須索取者一頓棒始得且問諸人棒既喫了作麼生索得雪竇要斷不平之事今夜與克賓雪屈以拄杖一時打散

黃龍南云克賓失錢遭罪有理難伸興化以剛決柔未足觀也弁須一狀領過

溈山喆曰興化令雖行大似以勢欺人克賓一期輸機怎奈千古聲光不墜且道利害在甚麼處若不涉場經久戰揭天樓鼓裏紅塵

白雲端云叢林自古至今盡道克賓知恩方解報恩恁麼說話可謂埋沒古人然則諸人且作麼生見得他克賓維那要會麼雖為興化燒香要且自熏天炙地

雲居舜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其奈興化令行太嚴不是克賓維那也大難承當若是如今汎汎之

徒翻轉面皮多少時也

徑山杲云雲居拗曲作直妙喜道要作臨濟兒孫直須翻轉面皮始得

天童華云大小雪竇與克賓維那雪屈要且無合殺

中峰本云有令不行有事不斷天下之公患也興化既行矣又斷矣未免旁觀者哂

南堂欲云興化全師出征克賓堅壁不戰及乎力盡伎窮未免牽牛納璧雪竇要斷不平直為克賓雪屈會麼雖得一場榮削却一雙足

天寧琦云克賓法戰不勝興化據令而行稱提臨濟宗風揭示正法眼藏棒頭出孝子佛法無人情當時將謂茆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

通玄奇云興化為人可謂深入虎穴只是不得虎子克賓雖則咬牙喫棒大似夢還故鄉若是伶俐衲僧管教興化棒折

棲霞成云興化白椎老婆心切克賓出院乳哺情深從上先德互相激揚何曾夢見他父子斧斫不開處所謂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

靈巖儲云興化雖然間不容髮太殺倚勢欺人克賓固能始終一貫未免成父之惡舜老夫足則拗曲作直要且車不橫推妙喜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且喜新興化總不在者裏豈不聞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堯也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君子胡不慥慥爾

能仁鑑云興化令行維那有些不甘雪竇為維那雪屈興化還甘麼不因楊得意怎識馬相如

寶慶法云盡道克賓法戰不勝罰錢出院殊不知興化被他一坐至今起不得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具眼者辨看

龍華體云大丈夫威武不能屈於克賓見之矣雖然若非興化怎見汗馬功高

廣教玉云盡道興化門牆千仞不是克賓赤身擔荷怎見汗馬功高殊不知龍門無宿客霹靂送飛騰卓拄杖一下

法雲□云克賓既為興化入室之子甘居門外不

打不罰更待何時雖然如是三盞酒裴公子面一枝花插美人頭

白巖符云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扶持臨濟正宗還他興化父子有者道你不久爲唱導之師賊你會了不入不會不入賊當時下得者兩個賊字免見狼當殊不知龍象蹴踏非驢所堪

白雲昺云赤身挨白刃抚劍攬龍門須還他英靈漢子興化既移星換斗克賓乃將錯就錯且道他二老恁麼意作麼生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守廓侍者（南六興化獎嗣）問德山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山曰作麼作麼廓曰勅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山休去明日山浴出廓過茶與山山撫廓背一下曰昨日公案作麼生廓曰者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山又休去

雪竇顯云然精金百煉要須本分鉗鎚德山既以巳方人者僧還同受屈以拄杖畫一畫云適來公案且置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大衆擬議一時趁出

黃龍南云德山持聾作啞雖然暗得便宜廓公掩耳偷鈴怎奈旁觀者哂

報恩秀云豈止偷鈴如九重淵底驪龍頷下抉珠正值龍睡若覺時必爲虀粉

潙山喆云若不登龍門焉知滄海深直饒浪激千尋怎奈龍王不顧

雲居元云大凡一賓一主須是知音同死同生方堪受敵廓侍者獨立於懸崖石上翻身倒捋虎鬚周金剛安坐於大海波心背手逆擒鱗角在檀特山前列陣向占波國裏爭鋒分明有輸有贏且道誰得誰失請諸人斷看

報恩秀云若問萬松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便與攔腮一掌云在者裏直教飛龍跛鼈縮項攢蹄侍者德山亡鋒結舌雖然還識德山老漢麼少年曾決龍蛇陣老倒還聽稚子歌

南堂欲云德山固是作家爐鞴本分鉗鎚怎奈廓侍者是煅過了的金從他以巳方人畢竟無屈可受靈巖與麼批判莫有爲雪竇作主者麼

博山來云德山一條棒尋常血滴滴地到者裏因甚不用還會麼暗裏抽橫骨明中坐舌頭

古南門云猛虎口裏橫身毒蛇頭上揩癢一出一入一挨一捋不妨好手雪竇恁麼舉從上諸聖且置者一隊漢向什麼處去可憐無限弄潮人畢竟還落潮中死

資福廣云探頭太過者墮坑落壍而不知輸機誘敵者奔南敗北而不辭妙略神算終古無雙待得眼開劍去久矣

白巖符云廓公一期俊俏不玷旁觀德山養子之緣殊費氣血若是諸聖去處咄劍去久矣儞方刻舟

蓮樹策云廓老輪鞭深入其奈搏擊無功德山兩度班師祇解暗中屈敵放過則二俱作家檢點則總欠一著然雖如是不是沙場行陣久揭天樓鼓耍紅塵

守廓因行脚到襄州華嚴嚴上堂曰大衆今日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船子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汝證據廓出禮拜起便喝嚴亦喝廓又喝嚴亦喝廓禮拜曰大衆看者老漢一場敗缺復喝一喝拍手歸衆嚴便下座歸方丈時風穴作維那上去問訊嚴曰維那汝來也叵耐守廓適來把老僧扭揑一上待集衆打一頓趁出穴曰趁他遲了也自是和尚言過他是濟下兒孫本分恁麼嚴方息怒穴下來舉似廓廓曰你著甚來由勸者漢我未問前早要棒喫得我話行如今不打搭却我者話也穴曰雖然如是已徧天下也

天童悟別華嚴方息怒云老僧若作華嚴連棒打出則風穴不敢傳言送語矣

福嚴容云華嚴龍頭蛇尾不能令廓公契服若是山僧當時見他道大衆看者老漢一場敗缺聲未絕連棒打出不惟兩個作家益見華嚴令不孤行

南澗問云二虎之下獸不容蹄兩刃之間人不容足華嚴一期施設可謂主令森嚴不知守廓是透網牢籠底漢橫衝直撞收展自如遂致者老漢卸甲倒戈龍頭蛇尾千載之下寧免遭人檢點敢問

諸人那裏是他華嚴敗缺處驀拈拄杖云匡扶須藉英靈手顯發還他過量人

資福廣云戰如雷霆解如風雨乃衲僧遊戲事而華嚴又欲聲鐘以難廓公何也為是陣後興兵為復別有道理具眼者試請道看

淨慈嶽云華嚴最初亦未嘗不開個鋪面奈何龍頭蛇尾故令太阿倒授而漢盡得楚徒成千秋遺恨乃今學語流謂華嚴不解作主到底若在今日某人不待守廓拜起便與痛棒打出不惟可免養虎傷身管取寰中獨踞如斯杜硬蓋為從前學處不玄向後又不遇人是以出言吐氣總不惝愰得不為識者笑

白巖符云諸方各出手眼盾堅矛利不無所長若要與華嚴守廓二老相見未敢相許白巖不顧犯忌敢為直言道風穴在二老手裏生遭陷沒固不待言又豈知他華嚴守廓一上神通非同小小還委悉麼除却華山陳處士誰人不帶是非行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南六寶壽沼嗣因同參顒公出住南院往訪之纔見人事了乃曰某甲從許州來無可人事收得江西剃刀一柄獻和尚南院曰汝從許州來為甚麼却收得江西剃刀西院遂於院手上掐一掐南院曰侍者收取西院以衣袖拂一拂便出南院曰阿剌剌阿剌剌

潙山喆云西院雖收得江西剃刀無處施呈直遇同參方始拈出如今還有收得者麼試呈似山僧看如無尋常用個什麼

西院因僧問學人有一問在和尚處時如何院曰設有也斬為三段僧作禮院便休去會下有一僧曰堂頭和尚道郎太煞道未了在問話僧乃拽其僧上方丈白曰者僧不肯和尚語院曰是上座不肯老僧那僧曰不曾覺事亦不曾說院乃一時喝下僧到法堂又曰說甚太煞道直下未了在問話僧又拽其僧白方丈院曰上座果不肯老僧那僧曰莫信者僧今日三度見伊風發乃一總趁下

雲巖學云思明棒頭有眼者僧見機而作檢點將來總被者擔板漢使得七上八下

鎮州寶壽二世禪師南六寶壽沼嗣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曰潛麼爲人非但瞎者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壽便擲下拄杖歸方丈

法眼益徵云什麼處是瞎却鎮州一城人眼瞎

雪竇顯云寶壽三聖雖發明臨濟正法眼藏要且只解無佛處稱尊當時者僧若是個漢纔被推出便與掀倒禪牀直饒寶壽全機也較三千里

瑯瑘覺云不是三聖怎到今日雖然如是錯會者多

溈山秀云寶壽爲將因何三聖却作中軍可惜鎮州一城人眼至今未辨東西然淸議之排必有竊吹之處當時連三聖趁出必然救得鎮州一城人眼

泐潭準云三聖成褫寶壽出世好則甚好要且只得一橛

溈山喆云寶壽大似寰中天子勑正行三聖塞外將軍令正舉還有不惜性命者麼出來與老僧相見老僧今日要斷不平之事良久云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

昭覺勤云寶壽全機擔荷不妨奇特要且只見一邊當時若善發明臨濟正法眼藏待三聖道恁麼爲人非但瞎者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便與本分草料何故一不做二不休

天童華云盡道寶壽三聖是作家爐鞴本分鉗鎚有甚交涉殊不知二大老被者僧一拶直至如今扶不起今日莫有爲二老雪屈者麼出來與明果相見驀拈拄杖擲下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

天童傑云二尊宿美則美矣若要扶持臨濟正宗每人各須喫一頓棒始得且道那裏是欠處具眼者試定當看

東禪觀云盡道三聖有奔流度刃之作向平地上湧波瀾寶壽用疾燄過風之機向虛空裏轟霹靂二老各出隻手扶豎臨濟正法眼藏與麼說話要作臨濟兒孫且緩緩性空道蚊子如何擊大柱縣絲焉可繫須彌若是臨濟正法眼藏端的向二人邊滅却

靈隱嶽云二尊宿等閒一挨一拶直下發明臨濟心髓只是不知性命總在者僧手裏還有檢點得出者麼

龍翔訢云斬釘截鐵發揮格外眞機捏聚放開顯示當陽正眼直得龍吟霧起虎嘯風生一道神光貫通今古如斯舉唱猶涉途程且到家穩坐一句作麼生道三事衲衣青嶂外一爐沉水白雲中

仰山欽云一收一放有主有賓盞是尋常茶飯就中寳壽三聖猶較一著且如何見得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南堂欲云手眼通身拳踢相副寳壽三聖固是作家若要發明臨濟正法眼藏直是未在雪竇道者僧若是個漢便與掀倒禪牀不是射鵰手徒說李將軍

烏石道云寳壽用秦楚强兵之術三聖盡孫吳吞併之機各各氣宇如王欲得一統封疆萬民樂業猶未得在何故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松山琇云寳壽三聖發明臨濟正法眼藏直是斬釘截鐵怎奈承當者少雪竇既是權柄在手便合與者僧雪屈說甚麼當時還會麼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東山演云二大老雖然水滴不漏未免惹人向是非勝負裏走作山僧今日開堂有人推出僧來山僧也不用棒也不用喝但向他道我不如你他若道與麼爲人非但瞎者僧眼瞎却越州一城人眼去在不妨向他道個瞎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未過關者看看

東明際舉天童傑語畢云若論扶竪臨濟正宗豈但二老喫棒直饒盡大地人喫棒也只扶竪得一半何故不見道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南澗問云二老是臨濟嫡骨兒孫故能向人天衆前發明臨濟骨髓惜乎當時無人承當致使二大老不能轉身吐氣

開先金云明修暗度不無三聖決勝運籌還他寳壽似則似祇如三聖道恁麼爲人非但瞎者僧眼

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未審諸人作麽生會臥龍纔奮迅丹鳳便翺翔

棲霞成云風馳電卷海晏嶽搖二老灼然有驚羣之作然究其實落未免都成乾弄一場不特笑殺旁觀亦被著僧冷地看破

道峰清云寶壽提持祖令非但瞎却鎭州一城人眼直得十方黑暗日月無光若不是三聖高懸古鏡未免人人扶牆摸壁今日新道峰既無人推出僧來山僧亦不行棒要且瞎却天下人眼且道利害在甚麽處呈拄杖云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東塔熹云我要翻雪竇案縱使著僧纔推出便掀倒禪牀也只是棺材裏瞠眼有甚用處者僧若果是個漢纔推出珍重便出不惟圖會觀光亦使二老疑殺

白巖符云二大老發揮臨濟正法眼藏可謂竭其力矣只是終未免被著僧在背地裏冷笑

寶壽在先寶壽沼爲供養主沼問父母未生前還我本來面目來壽立至夜深下語不契翌日辭去沼曰汝何往壽曰昨日蒙和尚慈問某甲不契往南方參善知識去沼曰南方禁夏不禁冬我此間禁冬不禁夏汝且作街坊過夏若是佛法闤闠之中浩浩紅塵常說正法壽不敢違一日街頭見兩人交爭揮一拳曰你得恁麽無面目壽當下大悟

昭覺勤云築著磕著當頭彰本地風光應聲應色直下無絲毫透漏還會他道得恁麽無面目麽能袖拂開全體現

磬山修云得恁麽無面目噫錦繡叢中撞著白雲堆裏活埋洞見本地風光面目依然長在噫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南六西塔穆嗣）僧問古人拈椎豎拂意旨如何福曰古人與麽那曰拈椎豎拂又作麽生福便喝出

雲門偃云古人是什麽眼目有僧曰和尚與麽驢年會麽門乃召僧曰來來僧近前門以拂子驀口打

髻珠是云者裏則不然古人拈椎豎拂意旨如何

向道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者僧若是個見角知牛底漢者裏必能別露一斑且免資福空費許多鹽醬

資福因陳操尙書來乃畫一圓相操曰弟子與麼來早是不著便何況更用如此福於圓相中著一點操曰將謂是南番舶主福便歸方丈閉却門

雪竇顯云陳操只具一隻眼

潙山喆云資福雖是本分爐鞴怎奈陳操是煆了精金諸人要識資福麼等閑拋一釣驚動碧潭龍

靈巖儲云雪竇恁麼批判肘臂終不外曲殊不知尙書撥蠹白雲爲尋知己資福打開靑嶂善應來機雖則二俱好手未免起模畫樣

資福因僧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資作入定勢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資曰汝問阿誰

靈谿昱云靈谿則不然如何是一塵入正受舉拳云者個是拳頭如何是諸塵三昧起便與驀口堊

龍唐古云資福老漢也是隨人起倒者裏則不然如何是一塵入正受汝問阿誰如何是諸塵三昧却作入定勢

郢州芭蕉慧清禪師（南六南塔涌嗣）上堂拈拄杖示衆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靠拄杖下座

潙山喆云大潙卽不然你有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大潙旣如是諸人還用得也未若人用得德山先鋒臨濟後令若也用不得且還本主

投子靑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天童覺云你有則一切有你無則一切無（有無自是）當人與奪關芭蕉什麼事正涽麼時作麼生是你拄杖子

寶峰文云大衆現錢貨賣莫受人瞞知麼有利無利不離行市

天童傑云芭蕉老漢將常住物私置草籌花破過頭致令後代兒孫向拄杖子節目上更生節目殘辱宗風徑山乾索索地有也不與無也不奪爲甚如此拈拄杖卓一卓云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

天寶樞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錯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錯良久云錯錯

烏石道云有處與固爲錦上添花無處奪畢竟作麼生話會諸仁者還勘辨得出麼良久云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懸菴孟云者老漢寬處有餘狹處不足顯聖者裏則不然你有拄杖子雙手提不起你無拄杖子和身放不下

金粟元云覿面提持臨機與奪二尊宿固不妨兵隨印轉別立一家要且勞而無功未識當人拄杖子在且作麼生是當人拄杖子若也道得非惟坐斷古人舌頭亦乃與天下衲僧出氣

金仙璨云芭蕉者漢大似個三家村裏小孩子捏得團臭泥搓圓捏扁縮短扯長輥轆轆圓活活雖謂收放自由未免勞掌費指弁山則不然你有拄杖子奪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與你拄杖子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檢點得出許伊具一隻眼

神鼎澤云一分銀子買一雙草鞋了無奇特只是不許人穿何故法如是故喝一喝

神鼎僼云芭蕉與麼道大似仁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天童則不然你有也與你你無也與你只是要你識得拄杖子來處你若識得伊來處有則錦上鋪花無則雪中送炭尋常應用如龍得水似虎靠山你若不識得來處二六時中要橫不得橫要豎不得豎未免被伊礙却設有個漢道我有也不要無也不要和尙又作麼生我也要問你底來處你有也不要你底從何而有識得你自巳底卽是山僧底要且推不去若無也不要我且問你尋常撥草瞻風穿雲渡水全承誰力與麼豁豁達達莽莽蕩蕩近年來如稻麻竹葦大衆知來處不思議不知處無本據畢竟拄杖子從甚處來良久云休從林下覓莫向澗邊求

芭蕉示衆如人行次忽遇前面萬丈深坑背後野火來逼兩畔荊棘叢林若也向前則墮在坑塹若也退後則野火燒身若也轉側則被荊棘林礙當與麼時作麼生免得若也免得合有出身之路若免不得則

墮身死漢

廣胤標云芭蕉老漢到者裏爲你和贓捉敗了也是你諸人皮下還有血麼且如今合著得個什麼語與芭蕉相見還知麼若是淩行婆定合哭蒼天

芭蕉因僧問賊來須打客來須看忽遇客賊俱來時如何蕉曰屋裏有一緉破草鞋曰祇如破草鞋還堪受用也無蕉曰汝若將去前凶後不吉

資福廣云雙關把住一劒通開若是短販之徒便見冰消瓦解雖然如是我不恁麼忽遇客賊俱來時如何但向道你是作家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三十二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三十三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青六

洪州同安常察禪師青六九峰虔嗣 僧新到遶禪牀三帀振錫一下曰凡聖不到處請師道安鳴指三下僧曰同安今日嚇得忘前失後安曰闍黎發足何處僧珍重便出安曰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著僧回首曰近見不如遠聞安曰貪他一杯酒失却滿船魚

昭覺勤云全軍隊伍馬步相參兩陣交鋒不妨奇特怎奈二俱失利具眼者試辨看

何山珣云奮大用發大機明來暗合平坦嶮巇彼既殺活拄杖我卽綿裏秤鎚縱使諸方眼目難斷個是個非畢竟如何堪笑一枝無孔笛主賓顚倒兩頭吹

洞山瑩云者僧好如張翼德在霸陵橋上橫衝直闖威武可觀被同安緩緩地念了一道眞言便把不住所以遭他點罰道貪他一杯酒失却滿船魚

衆中還有爲者僧出氣者麼卓拄杖云疎而不漏

古塘□云者兩個漢雖然賓主相合言氣相符若是聖凡不到處要且俱未夢見在

同安因僧問遠趨丈室乞師一言安曰孫臏門下徒話鑽龜曰名不浪施安曰喫茶去僧便珍重安曰雖得一場榮刖却一雙足

天童傑云拳來拳應踢來踢應拳踢交參孰負孰勝搖頭擺尾過牢關刖足之言誰肯信雖然有一處譊訛在諸人試檢點看

同安因聞鵲聲謂衆曰喜雀鳴寒檜心印是渠傳僧出曰何必安曰衆中有人在僧曰同安門下道絕人荒安曰胡人飲乳返怪良醫僧曰休休安曰老鶴入枯池不見魚蹤迹

天童傑云動絃別曲有唱有酬其唱愈高其和愈峻其間鄭衛之聲雖則雜然五音六律拍拍是令

同安問僧近離甚處曰江西安曰江西法道何似此間曰賴是問某甲若問著別人則禍生安曰老僧適來造次曰某甲不是嬰兒徒用止啼黃葉安曰傷鼈恕龜殺活由我

昭覺勤云宗師家握佛祖鉗鎚理當即行不留朕迹者僧就上門上戶更說甚麼傷鼈恕龜劈脊便棒何故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同安因僧問如何是天人師安曰頭上角未全身上毛不出曰如何是頭上角未全安曰不擎戴如何是身上毛不出安曰寸絲不挂

報恩倫云同安轉劫外機放風前箭聖解凡情一齊穿却何止劈筈奪窩紅心中的設使者僧手親眼辨如八臂那吒亦難摸索又於不擎戴下著語云巳太崢嶸寸絲不挂下著語云猶有赤骨律在

壽昌經云關津易過險阱難行謀士有先見之能將元惟威勇之力預知險處不踐定獲勝地高登不須血戰以成功善保軍民之塗炭從教神機妙算終是乾弄一塲要知同安甚麼突然撥出燎原燧驚散巢居鬼窟精

吉州禾山澄源殷禪師（六九）（青峰虔嗣）僧問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過此二者謂之眞過如何是眞過殷曰禾

山解打鼓曰如何是眞諦般曰禾山解打鼓曰卽心卽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般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般曰禾山解打鼓

東禪嶽云禾山以無量義百千法門若揭日月而行浮雲豈能掩蔽東禪不打者破鼓臨機變豹見兎放鷹且要諸人各各相委如何是眞過實語如何是眞諦如語如何是非心非佛不誑語如何是向上事不異語此四轉語如鐵蒺藜吞得過是好手其或未然言多去道轉遠

豐山巖云禾山老漢破者僧一拶直得註脚太過

禾山因江南李主召入宮問和尙何處來山曰禾山來主曰山在什麽處山曰人來朝鳳闕山嶽不曾移

瀛山誾云當時李主若道與麽則和尙遺侍者來耶禾山又作麽生請代禾山對一語看遄速道速道

薦福如云禾山異境靈踪覩者皆羨今日被李主勘破

韶州羅山道閑禪師(青六巖頭豁嗣)因保福問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曰銅沙鑼裏滿盛油意作麽生山召六師福應諾山曰獮猴入道場山却問明招忽有人問你又作麽生招曰箭穿紅日影

徑山杲云還會麽獮猴入道場箭穿紅日影兩個老古錐擔雪共塡井喝一喝

天童傑云巖頭拔貧助富要且不能設有問山僧浩浩塵中如何辨主但對道日輪正卓午喝一喝

天寧琦云我當時若作羅山待問銅沙鑼裏滿盛油意作麽生也與一喝召衆云且道天寧一喝與妙喜一喝是同是別

天童忞云巖頭理上偏枯傑祖事上不足不肖兒孫隨例看孔著楔有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但云白面郞敲金鐙過紅妝人揭繡簾看

資福侶云錦上鋪花遭他三個老漢若是塵中主尙未敢相許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青六巖頭豁嗣)到夾山山問甚處來巖曰臥龍來山曰來時龍起也未巖近前顧視之山曰灸瘡瘢上更著艾燋巖曰和尙又苦如此作麽山休

去

潙山喆云瑞巖雖然威獰尼怨怎奈夾山水清不容

徑山杲云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悞殺李將軍

瑞巖慍云二尊宿一挨一拶如善舞太阿不傷其手然也有到處也有不到處

瑞巖坐盤石上終日如愚每自喚主人公復自應諾乃曰惺惺著他後莫受人瞞

玄沙備因僧舉似乃云一等是弄精魂瑞巖較些子復謂僧云何不在彼中住僧云已遷化也沙云如今還喚得應麼僧無對雪竇顯云蒼天蒼天保寧勇代僧云和尚為什麼對面不聞

雲居元云天下宗師總為者僧下語大似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直饒瑞巖自出頭來也是棺材裏瞠眼

昭覺勤云百丈寒潭徹底月在波心千尺巖松倚天風生幽谷直得凜凜孤標澄澄丰采及至月離碧嶂影落雲衢遂乃當面蹉過當時若是個漢待伊道卽今還喚得應麼直下便喝非唯把斷玄沙要津亦乃與瑞巖老子出氣

徑山琇云驚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者僧只解傳言送語不能懸崖返擲非但錯過瑞巖亦乃錯過玄沙

瑞巖慍云祖師弄者一解可謂超今邁古然只作得個看家兒子山僧向者裏著一隻眼非獨紹續箕裘直要衝樓跨竈會麼電光莫及石火難追兎徑非大象之所遊雞栗豈鳳凰之啗啄喝一喝

古南門云者僧若從瑞巖來待問如今還喚得應麼但對道和尚莫瞞某甲不唯為瑞巖作主亦免雪竇助哀

資福侶云如今還喚得應麼當時只消彈指一下管取唱和分明

韶州香谿從範禪師（青六巖頭嗣）鼓山僧到參谿曰汝豈不是鼓山僧僧曰是谿曰額上珠為何不現僧無對邊辭谿門送復召上座僧回首谿曰滿肚是禪曰和尚是甚麼心行谿大笑而已

潙山喆云者僧前面失節後面拔本香谿爲什麼
到者裏却放過良久云也須知笑裏有刀
福州聖壽嚴禪師(青六巖頭嗣)補衲次僧參聖提起示之
曰山僧一衲衣展似衆人見雲水兩條分莫教露針
線速道速道僧無對聖曰如許多時作甚麼來
潙山喆云者僧當時何不道破也破也待聖壽動
靜便與震聲一喝
福州玄沙師備禪師(青六雪峰存嗣)上堂衆集遂將拄杖一
時趁下却回謂侍者曰我今日作得一解險入地獄
如箭射侍者曰喜得和尚再復人身
翠巖芝云大小玄沙前不遘村後不迭店且作麼
生道得出身句
道吾眞云大小芝老只是偏枯若是道吾卽不然
玄沙與侍者一人具一隻眼
雲居舜云此話衆中擧得爛如泥且作麼生會山
僧道侍者不在言玄沙也是荊棘林裏求栴檀
東禪觀云大小玄沙性命在侍者手裏
玄沙垂語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
來且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椎竪拂他又不見患聾者
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啞者教伊說又說不得且作
麼生接若接不得佛法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
人還許學人商量否沙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便
出沙曰不是不是地藏琛出曰某甲有眼耳口和尚
作麼生接沙曰慙愧便歸方丈
雲門偃因僧請益門云汝禮拜著僧拜起門以拄
杖挃之僧乃退後門云汝不是患盲復喚近前來
僧纔近前門云汝不是患聾復云還會麼僧云不
會門云汝不是患瘂其僧於是有省
雪竇顯擧了便喝云者盲聾喑瘂漢若不是雲門
驢年去如今有底或拈椎竪拂他又不管教伊近
前他又不來問還會麼他又不應諸方還奈何得
麼雪竇若不奈何汝者一隊驢漢又堪作什麼以
拄杖一時趁散
翠巖芝云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
雲居元云地藏如龍無角似蛇有足玄沙只有先
鋒且無殿後兩人病在膏肓針藥之所不到山僧

爲你諸人點破拈拄杖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

本覺一云雲門雪竇也是因風吹火見兎放鷹爭如地藏逆水之波當時聞玄沙恁麼道便出衆云某甲有眼耳口請師接噫只者一抄非但玄沙盡西天此土諸佛諸祖也不免退身有分驀拈拄杖云放過則不可

徑山杲云者僧雖然悟去只悟得雲門禪若是玄沙更買草鞋行脚

天童覺云雲門平展者僧實酬且道什麼處是者僧悟處不救之疾難爲針艾

天寧琦云玄沙雲門氣急殺人彼自無瘡勿傷之也

笑巖寶云雲門當時不合放過者僧反使他患盲聾瘖瘂無有休日何故殺人須教死作鬼也光鮮

古南門云種穀不生豆者僧既是盲聾瘖瘂底因甚却向雲門言下省去驢漢還會麼擊拂子云上士一洪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

梅山相云者裏又且不然諸禪德若向拈槌豎拂上相見不如盲底若向語言三昧上摸索不如聾底若還驢脣馬嘴而作伎倆不如瘂底且道作麼生卽得無影樹頭擒木馬不濕波中捉活魚

棲霞成云三種病話如一部難經不特庸醫茫然卽雲門雖能發藥要且不能按經妙喜道此僧只悟得雲門禪果然地藏云某甲有眼耳口和尚作麼生接可惜玄沙眞病現前却拱手而去當時但云禮拜著待伊擬議痛棒打出豈不名擅諸方作個醫方捷徑

西遯超云玄沙老人無端壓良民爲賤指好肉作瘡合得何罪還有爲玄沙出罪者麼但向云何幸如之

玄沙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沙曰用自己作麼

雲門偃云沒量大人向語脉裏轉却

寶壽新云且道是者僧在語脉裏轉却玄沙在語脉裏轉却有理何用高聲

玄沙到莆田縣百戲迎接次日問小塘長老曰昨日

許多喧鬧向甚麼處去也塘提起袈裟角沙曰料掉
沒交涉
法眼益別小塘云昨日有多少喧鬧
淸凉欽別云今日更好笑
潙山喆云大潙則不然或有人恁麼問但嗚指一
下如有個衲子出來道料掉沒交涉却肯他何故
大丈夫捋虎鬚也是本分且道利害在甚麼處
黃龍新云奇怪諸禪德扶豎宗乘須是小塘長老
始得玄沙爲甚麼道料掉沒交涉我即不然昨日
許多喧鬧向什麼處去也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
流
昭覺勤舉潙山語畢云二老宿雖是提振綱宗要
且貪觀天上月而今或有問山僧昨日許多喧鬧
向什麼處去只向他道又是從頭起他若道料掉
沒交涉劈脊便棒何故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
人被陸沉
南華昺云玄沙恁麼道還有得失是非也無若謂
有當人未具眼在若謂無因甚麼道料掉沒交涉

還會麼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
博山來云人將語探水將杖探烈火裏辨眞金鬧
市裏識天子袈裟下認取老僧玄沙小塘斯人也
縱然蓋覆將來口苦心甜更有事在
磬山修云山僧即不然或有問昨日許多喧鬧向
什麼處去只向道今日一出尤勝昨日他若道料
掉沒交涉我也知你是個瞎漢
開先金云苟非玄沙洎被小塘熱瞞一上黃龍道
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也好與他個料掉沒交
涉何故不見道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强出
頭
玄沙與天龍入山見一虎龍曰和尚虎沙曰是汝虎
歸院後龍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沙曰
娑婆世界有四種極重事若人透得不妨出得陰界
雪竇顯云要與人天爲師面前端的是虎
徑山杲代天龍進語云也知和尚爲人切
天寧琦云畢竟是個什麼隨例道虎蝦跳不出斗
寶壽方云玄沙天龍互相屈辱各自喪身失命了

也還有爲二老出一隻手者麼
南澗問云天龍拋磚玄沙引玉翻手覆手一直一曲賺却多少人性命不留妄生揑目山僧今日據令而行去也卓拄杖喝一喝
慧雲盛於尊意如何下代沙便作虎聲於許汝出得陰界下代龍云明破即不堪
玄沙見鼓山來畫一圓相示之山曰人人出者個不得沙曰情知你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曰和尚又作麼生沙曰人人出者個不得山曰和尚恁麼道却得某甲恁麼道爲什麼却不得沙曰我得你不得
雪竇顯云祇解貪觀白浪殊不知失却手中橈也
雲峰悅云道得道不得總在玄沙圈繢裏如今作麼生出得他玄沙圈繢
昭覺勤云灼然者一條路作者方知直得窮天地亘萬古而不移消劫石空芥城而無盡便是透闢底也須著眼始得一等是恁麼時節爲什麼道我得汝不得切忌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
淨因成云叢林中往往作鼓山未到玄沙境界會却諸人要識玄沙鼓山麼不見道盡出者個不得
南華昺云掀轉鼻孔換却眼睛若無者個手段如何扶豎宗乘雖然如是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且道笑個什麼情知你在驢胎馬腹裏作活計
東禪觀云當時我若作鼓山待道人人出者個不得即向道和尚元來別有長處不圖成就前功且要與玄沙向驢胎馬腹裏相見
天童覺云玄沙大似倚勢欺人用强凌弱蓋他撥得轉弄得出兩個一般爲甚麼道我得你不得是眞難掩是僞不昌
報恩秀云天宮淨土時人愛去鼓山不愛驢胎馬腹時人怕墮玄沙不怕所以降聲負氣惟俯視橫行具獅子王不欺之力還信天童保證麼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
古南門云你也說者個我也說者個者個畢竟是個什麼若也辨得驢胎馬腹裏作活計也不難其或失却手橈不惟貪觀白浪管取業識茫茫
佛川義云叢林往往道鼓山機見未圓落在玄沙

圈繢裏殊不知玄沙鼻孔被鼓山穿却至今動轉不得若有爲玄沙作主者我要問他一等與麼道爲甚我得汝不得

本覺徽云玄沙心肝五臟被鼓山一拶拶出至今收拾不起何故不見道不入驚人浪爭見弄潮人

白巖符云人人出者個不得一等與麼道爲什麼有得有不得者裏著得一隻眼許你親見玄沙

玄沙令僧馳書上雪峰峰開緘見三幅白紙乃問僧會麼曰不會峰曰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回舉似沙沙曰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曰和尚如何沙曰孟春猶寒也不解道

五祖戒出語云將謂鬍鬚赤

明招謙云玄沙三幅白紙爭奈文彩已彰雪峰千里同風何故不知蹉過不見道養子莫教大大了好罵爺

雲門澄云玄沙孟春猶寒雪峰千里同風總是開書後語未開書已前作麼生道

□□泰云玄沙未封白紙已前早已氷消瓦解雪峰道個千里同風可謂雪上加霜檢點將來二者俱錯

玄沙問鏡淸教中道不見一法爲大過患且道不見什麼法淸指露柱曰莫是不見者個法麼沙曰浙中清水白米從你喫佛法未夢見在

雪竇顯云大小鏡淸被玄沙熱瞞我當時若見但向道靈山授記未到如此

潙山喆云若不是鏡淸幾乎忘前失後何故不逢別者終不開拳

天童覺云鏡淸當時恁麼答玄沙末後恁麼道還相契也無然則鏡淸久不作佛法夢也須是玄沙同參始得

天童華云鏡淸放頑佛也不奈伊何若不是玄沙識破幾被露柱吞却

天童傑云二尊宿驀劄相逢大似小兒則劇相似佛法身心何在乃擧應菴華語畢喝一喝云若教頻下淚東海也須乾

愚菴盂云玄沙幸遇鏡淸若是個反鄭的漢那裏

容得我常見欺敵者亡

寶壽新云木人舉手石女點頭若論佛法二字依舊面南看北斗良久云會麼江北用鋤江南使牛

白巖符云伯牙與子期不是閑相識二老其謂歟

雖然當時鏡淸大似口裏無舌未審玄沙還信得過麼

玄沙示衆若論此事喩如一片田地四至界分結契賣與諸人了也只有中心樹子猶屬老僧在

佛川義徵云諸禪德旣是四至界分結契賣了因甚中心樹子猶屬玄沙

玄沙因雪峰曰世界濶一尺古鏡濶一尺世界濶一丈古鏡濶一丈玄沙指火爐曰火爐濶多少峰曰如古鏡濶沙曰者老漢脚跟未點地在

鏡淸怤問僧爲復古鏡致火爐與麼濶爲復火爐致古鏡與麼濶西院明云與麼問人也未可在

雲門偃云餵飯泥茶爐

昭覺勤云現成公案古鏡本非火爐打破羅籠火爐卽是古鏡若非父子相投怎見赤心片片祗如玄沙道者老漢脚跟未點地在諸人畢竟作麼生會

天寶樞拈拄杖卓一卓云世界古鏡火爐百雜碎了也玄沙道者老漢脚跟未點地在意作麼生國淸才子貴家富小兒驕

天奇瑞云且道世界誰世界古鏡誰古鏡不可逐境打做兩橛豎拄杖云者是世界者是古鏡若然直下承當坐斷雪峰玄沙大丈夫切忌鬼窟裏虛淹歲月

髻珠昰云一言旣出駟馬難追復喝一喝

白巖符云象骨老人被玄沙一拶直得立地屎出雖然玄沙與麼道了而雪峰者裏不措一辭莫道無利害好

玄沙因聲明三藏善別音響劉大王請驗之沙乃將銅火箸敲鐵火爐問聲明曰是什麼聲明曰銅鐵聲沙曰大王莫受外國人瞞

雪竇顯別玄沙語云大王宜加信敬又別三藏語云莫瞞外國人好

淸凉欽代三藏進語云却是和尙瞞大王
淨因成云既不是銅鐵聲玄沙喚作什麽聲然則三藏只知渡水不覺溼衣玄沙偏解誣人爭奈國有憲章且道三藏瞞大王何似玄沙瞞大王
天童覺云理契則神貧子獲衣中之寶情封則物力士失額上之珠三藏只解瞻前不能顧後還知麽誣人之罪以罪加之
高峰妙云大小玄沙能所未忘當時賴遇是劉大王若撞個本分衲僧管取一場漏逗
蓮柎榮云玄沙欺胡謾漢孤負國恩三藏祇明得聲未許觀光上國當時大王不受人瞞玄沙三藏總好與趁出國門

玄沙因光侍者激曰師叔若學得禪某甲打鐵船下海去沙住後遣書問光曰打鐵船也未
法眼益代光侍者云和尙終不與麽
淸凉欽代光侍者云請和尙上船
支提愛云玄沙也是貧人思舊債
慧林本代光侍者云昨日過新羅
雲居元云禪也未曾參得何用思量舊事忽然被他撑動鐵船玄沙堪作甚麽
雲居莊云諸方批判者不爲不多然只能扶强不能扶弱山僧今日久勘不離元狀敢謂玄沙被光侍者傾過直饒分疎不下畢竟如何官無定條從民私約

玄沙因僧問承和尙有言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學人如何得會沙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麽僧便休來日沙却問僧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汝作麽生會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麽沙曰知汝在鬼窟裏作活計
報慈遂徵云一般恁麽道爲甚麽却成鬼窟去
雪竇顯別玄沙語云諸方卽得我者裏不得
大覺昇云者福建子生平一條鐵脊到者裏和身折倒若論此珠不但此僧不識敢保玄沙未識在何故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玄沙示衆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摩訶迦葉猶如話月曹溪豎拂子還如指月時鼓山出曰月聻沙

曰者個阿師就我覔月山不肯却歸衆曰道我就他
覔月
雪竇顯云玄沙與鼓山如排百萬大陣祇拋瓦礫
相擊有衲僧辨肵得當知正法眼藏付囑有在
護國元云玄沙鼓山各說道理要且未識月在諸
人要識月麼幸無偏照處剛要未明人
古南門云玄沙誘人犯法鼓山買帽相頭若非雪
竇明辨端倪往往作肯不肯會即今莫有旁不肯
底衲僧麼我要問你喚甚麼作正法眼藏
玄沙侍雪峰行次峰指地曰者一片田地好造個無
縫塔沙曰高多少峰乃上下顧視沙曰人天福報即
不無和尙靈山授記未夢見在峰曰你作麼生沙曰
七尺八尺
瑯琊覺云國淸才子貴家富小兒驕
寶壽方云雪峰放憨玄沙逞俊師勝資强千古一
遇熱閙門庭即得若是無縫塔且緩緩
玄沙因雪峰遷化衆請作喪主三朝集衆點茶次沙
遂於靈前拈起一隻盞子問曰大衆先師在日從你
道如今且作麼生道若道得則先師無過若道不得
過在先師還有人道得麼如是三問衆俱無對沙遂
撲碎盞子歸院
中塔□因玄沙問你作麼生會塔云先師有什麼
過沙便面壁塔便出去沙復召塔塔回首沙曰你
作麼生會塔便面壁沙休去
笑巖寶云當時有個衲僧纔見伊恁麼擧便掀翻
茶桌免教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玄沙坐次見面前地上一點白指問侍者曰見麼者
曰見如是三問三對沙曰你也見我也見因甚麼道
不會
高峰妙云大衆見即見會即會無復疑矣且道者
一點白決定是個甚麼白巖符云不識不識
玄沙因韋監軍曰曹山和尙甚奇怪沙乃問撫州取
曹山幾里韋顧旁僧曰上座曾到曹山否曰曾到韋
曰撫州取曹山幾里曰一百二十里韋曰與麼則上
座不到曹山韋却起禮拜沙曰監軍却須作禮此僧
此僧却具慚媿

雲居錫云甚處是此僧具慙媿處若檢點得出許你有行脚眼

承天宗云者僧可悲可痛直饒玄沙具金剛眼睛蹉過韋監軍了也

玄沙與地藏方丈坐話值夜深沙乃曰侍者關格子門了汝作麼生出得藏曰喚什麼作門

雪竇顯別地藏當時診重便行

淸凉欽別云和尚莫欲歇去麼

玄沙因韋監軍曰占波國人語稍難辨何況五天梵語還有人辨得麼沙提起槖子曰識得者個即辨得

雲門偃云玄沙何用繁辭又云適來道什麼

玄沙因南際一長老到雪峰數日次到玄沙沙曰此事唯我能知長老作麼生會際曰須知有不求知者沙曰山頭老漢費辛苦作麼

雪竇顯別際語云雪峰門下幾個如斯

玄沙對雪峰曰某甲如今大用去也和尚作麼生峰將三個木毬一齊拋出沙作斫牌勢峰曰汝親在靈山方得如此沙曰也是自家事

潙山閭云父作子述眞個克家檢較將來未免挂人脣齒

慧雲盛云看他父子則劇相似舞拍遍承宮商合調若論大用拈却象骨巖許伊有個話會分

玄沙因鏡淸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個入路沙曰還聞偃水聲麼曰聞沙曰從者裏入淸有省

五祖演云果是得入一任四方八面若也未然輙不得離却者裏

徑山杲云若要眞個得入直須離却者裏

天童傑云三大老總是岐路相角漆桶相揩有甚快活處山僧則不然入之一字亦不喜聞

天寧琦云者裏是什麼所在離與不離便問阿誰憶昔東溪日花開葉落時幾擬以黃金鑄作鍾子期

積翠潤云者裏則不然也不管你離與不離且道者裏是什麼所在衆無對侍者云喫茶潤打云誰敎你多口

古林如云得個入路許他鏡淸更進一程須還妙

喜然望他堂奧總未在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三十三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三十四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青六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青六雪峰存嗣因僧問眾手淘金誰是得者慶曰有伎倆者得曰學人還得也無慶曰太遠在

雪竇顯代者僧當時便喝復云有伎倆者得一手分付有伎倆者不得兩手分付學人還得也無蒼天蒼天

高峰妙云西峰則不然今日有問眾手淘金誰是得者只向道阿誰無分學人還得也無猶嫌少在

南堂欲云長慶和盤托出者僧當面蹉過雪竇忍俊不禁不免按牛頭喫草今日有問靈巖眾手淘金誰是得者只向他道物見主眼卓豎學人還得也無又爭怪得老僧

長慶上堂淨潔打疊了却近前就我覓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須生慚愧無一棒到你你又向什麼處會

雪竇顯云雪竇即不然淨潔打疊了也直須近前就我覓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即受屈無一棒到你與你平出但與麼會

黃龍淸云長慶只知支離臃腫不知道之根源雪竇引蔓牽枝未免隨波逐浪資峰則不然淨潔打疊了近前來只向道會麼歸堂去雖然如是也須是仙陀婆始得

天童覺云死口喫常住飯展脚臥長連牀求個知慚愧者難得還知長慶棒頭落處麼雷開蟄戶電燒尾引出崢嶸頭角來

天寧琦云眾中商量道坐在淨潔地上必須打疊近前覓底喫棒有分覓底是病棒底是藥所以雪竇云有一棒到你你即受屈無一棒到你與你平出杜撰禪和如麻似粟殊不知一大老一個掘地

爲坑一個夷井塞竈皆欲坐致太平爭奈返招怪
笑呲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天界盛云天界則不然不消先打疊了來到者裏
便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作麼生會無一
棒到你也須具大慚媿還有知長慶天界落處麼
石壓筍斜出巖懸花倒生
古南門云古南又不然淨潔打疊了也直須近前
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免你向淨潔處躲
跟無一棒到你你須自解作活計始得
天童悫云天童又且不然淨潔打疊了也待你向
前來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須知些痛癢
無一棒到你你須生些慙媿拈拄杖卓一卓云且
道有棒到你無棒到你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蹄何
處避殘紅
寶掌白云長慶只知老婆垂手不知腫不益肥雪
竇熱處剌頭未免相錮著鐵寶掌則不然淨潔打
疊了也却近前問我覓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
到你蒼天蒼天無一棒到你蒼天蒼天

長慶與保福遊山次福問古人道妙峰山頂莫祇者
個便是也無慶曰是即是可惜許
鏡淸怤云若不是孫公便見髑髏徧野
雪竇顯云今日共者漢遊山圖個什麼復云百千
年後不道全無只是少
理安洸云平田淺草略露風規是則酒逢知己飲
檢點將來猶虧一半
長慶拈拄杖示衆曰識得者個一生參學事畢
雲門偃云識得者個爲什麼不住
靈巖安云恁麼住者裏我兒孫恁麼去者寒灰發
燄然雖如是未得剿絕拈拄杖云識得者個麼敲
出鳳凰五色髓擊碎驪龍明月珠
長慶上堂總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展出曰總似今
日老胡絕望
報慈遂云恁麼道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
天童覺云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雲居莊云總似今日老胡有望金將石試總似今
日老胡絕望玉將火試擊拂子云一年春已過臺

樹絲陰多

寶壽方云二大老春蘭秋菊各擅其長初不許以優劣較然敲磕將來大似徐六擔板

長慶上堂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

雪竇顯云是即是針不劄風不入有什麼用處

昭覺勤云撞著道伴交肩過露柱燈籠共證明古南門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長慶因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慶曰草裏漢曰挂角後如何慶曰亂叫喚曰畢竟如何慶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

雪竇顯云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瞎個衆生眼長慶較些子復云一般漢設使羚羊未挂角也似萬里望鄉關

南堂欲云長慶恁麼答話瞎却天下人眼去在雪竇道終不瞎個衆生眼爲里望鄉關

長慶因僧問長期進道西天以蠟人爲驗未審此間以何爲驗慶曰鐵彈子曰意旨如何慶曰大的大小的小

瑞巖慍云長慶與麼答話也是貪觀雲裏雁失却渡頭船我此一衆個個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荊山之璞且山僧如此批判還有不甘者麼良久云擬心湊泊終難會達者應須暗裏驚

長慶問秀才曰佛教有衆生日用而不知儒亦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不知個甚麼才曰不知大道

雲門偃云灼然不知

寶壽新云長慶解放不解收雲門解收不解放饒你總不與麼只好與新上座挈草鞵

長慶因僧問如何是合聖之言慶曰山僧破闍黎一問只得口似匾擔曰何故如此慶曰適來問什麼

昭覺勤云是則是應機無差爭奈大驚小怪或有問道林如何是合聖之言只對他道誌公不是閑和尚剪刀只在臥牀頭

資福侶云道林何用繁詞若有問如何是合聖之言向他道如是如是

長慶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慶曰有願不撒沙保福曰不可更撒也

雪竇顯云夫宗師決定以本分相見不敢撒沙且那個是諸人正眼不受人瞞底漢出來對衆道看共相知委若道不得翠峰與你一一點過開眼也著合眼也著

古南門云長慶戒愼恐懼保福飲牛上流雪竇和泥合水雖皆爲衆點眼古南不妨代一轉語更爲點破諸人要不受人瞞直須不自瞞好

長慶因僧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慶曰怕爛却那

睦州明因僧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州云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

昭覺勤云若有問崇寧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向道收得安南又憂塞北

洞山瑩云二老漢只解較儉不較奢洞山則不然有人恁麽問但向道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漳州保福從展禪師(青六雪峰存嗣)因僧問雪峰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挂角時福曰我不可作雪峰弟子不得

雪竇顯云一千五百個布衲保福較些子

昭覺勤云翡翠羽毛麒麟頭角重重光彩的的相承要明陷虎之機須施嶮崖之句雖然如是只知與麽來不知與麽去或問山僧五祖平生有何言句得似靈羊挂角時只對他道不敢孤負先師委悉麽山高豈礙白雲飛

笑巖寶云保福要且只有千尺寒松我若作保福待問雪峰平生有何言句得似靈羊挂角時劈脊便打云我不可作雪峰弟子不得雪竇道一千五百個布衲保福較些子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靈巖儲云圓悟可謂言中有響句裏藏鋒檢點將來未免依他作解祥符則不然或問三峰生平有何言句得似靈羊挂角時對道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淸化嶦云者話大似黑漆皮燈籠外暗內明爭奈無人見得若見得保福無藏身之地

保福聞長生卓菴乃往相訪茶話次生問曾有僧問祖師西來意某甲擧拂子示之不知得不得福曰從

展爭敢道得不得有個問有人讚歎此事如虎戴角有人輕毀此事分文不値一等是恁麼事因甚麼毀讚不同生日適來出自偶爾

太原孚云若無智眼難辨得失

一老宿云毀又爭得又一老宿云惜取眉毛好

雪竇顯別云若非和尚證明拂子一生無用

報慈遂云一等是恁麼事爲什麼有得有不得

保福問長慶盤山道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山道光境未忘復是何物據此二老商量尤未得勦絕作麼生道得勦絕慶良久福曰情知和尚向鬼窟裏作活計慶却問汝又作麼生福曰兩手扶犂水過膝

雪竇顯云俱忘未忘總由我保福因什麼道未得勦絕灼然能有幾個諸人又作麼生道免得長慶在鬼窟裏良久云柳絮隨風自西自東

大溈秀云保福拈提頗有宗風及乎問著又却拖泥帶水

天童覺云俱忘未忘奪人奪境爲什麼保福不肯長慶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古南門云保福向懸崖走馬劒刃翻身固是好手雖然呈能露巧之時何似帝力不知之世具眼者辨

法忍謐云盤山洞山固是廉纖保福長慶未見勦絕若在衲僧門下又當如何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

白巖符云保福與麼問將謂較他二老別有長處及被稜公一拶依舊聯聯纖纖今日或有問白巖作麼生道得勦絕轉身便歸方丈

保福上堂此事如擊石火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僧便問未審搆得底人還免喪身失命也無福曰適來且置闍黎還搆得麼曰若搆不得未免大衆怪笑福曰作家作家曰和尚是什麼心行福曰一杓屎攔面潑也不知臭

雪竇顯云諸上座保福有生擒虎兕底爪牙者僧也不易相敵雖然如此要且放過保福一著祇如雪竇與大衆還許諸方檢責也無若免不得平地上死人無數其中有得活底麼乃拈起拄杖云來

也來也

護國元云能擒能縱能殺能活保福可謂作家者僧可惜許錯轉話頭待他道闍黎還搆得麼向道明眼宗師天然有在當時下得者語直饒保福全機更買草鞋行脚何故不見道得人一牛還人一馬

古南門云保福與者僧敲擊且置且道搆得底是個什麼又那個是搆得底那個是搆不得底大衆還會簡責也未古南不避口業爲你分析一上搆不得底活得也無用搆得底死去又何妨忽有個出來道只今是死是活拈拄杖便趁

保福因僧侍立次乃曰你得與麼麤心曰甚處是某甲麤心處福拈一塊土度與曰拋向門外著僧接土拋了却又問甚處是某甲麤心處福曰我見你爲著磕著所以道你麤心

雪竇顯云然則者僧被熱瞞爭奈眞不掩僞曲不藏直雪竇將今視古於理不甘你者一隊漢或僧堂裏來寮舍內出築著磕著亦乃不知近來麤心轉盛我若放過便見諸方檢責卓拄杖下座

古南門云雪竇也似隨據搜說甚築著磕著遂卓拄杖云直得百雜碎了也你輩麤心還知麼

清化嶾云保福爲憐三尺子不惜兩莖眉者僧若與麼會去也是韓獹逐塊

寶掌白云保福有點鐵成金起死回生的手段爭奈者僧蒙佸到底麤心有甚可救處山僧慨古思今寧忍坐觀屈辱乃驀拈拄杖擲下云開也築著合也築著汝等更若麤心山僧與你保任此事終不虛也

保福因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福曰不能盡底去曰爲什麼不能盡底去福曰賊是家親曰既是家親爲什麼翻成家賊福曰內既無應外不能爲曰忽然捉敗功歸何處福曰賞亦不曾聞曰恁麼則勞而無功福曰功卽不無成而不取曰既是成功爲什麼不取福曰不見道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徑山杲云絲來線去弄精魂

天寧琦云家無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

保福在病問僧曰我與汝相識年深有何方術相救

相救僧曰方術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

淸涼欽別云和尚解忌口麼

雪竇顯別云只恐難爲和尚

瑞巖慍云者僧也不易得怎奈保福心且未甘當時只好輕輕道和尚病得幾時看他出什麼語但云不堪發藥豈不籠罩古今

越州鏡淸道怤禪師（青六雪峰存嗣）僧問學人未達其源乞師方便淸曰是什麼源曰其源淸曰若是其源怎受方便僧禮拜退侍者問和尚適來莫是成褫伊麼淸曰無曰莫是不成褫伊麼淸曰無曰未審師意如何淸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雪竇顯於爭受方便處云死水裏浸却有甚用處於兩處成龍處云猶較些子復云雪竇不是減鏡淸威光要與者僧相見是什麼源其源三十年後與汝三十棒

五祖戒云與麼道也太險雖然語險爭奈用得者一點親要會麼莫怪鏡淸多意氣他家曾謁聖明君

昭覺勤云鏡淸具本分鉗鎚有作家爐鞴正如明鏡當臺學無遺照雖則赴感應機要且猶費葛藤若是山僧是什麼源其源劈脊便棒未審師意如何劈脊便棒非唯截斷衆流亦乃光揚宗眼

南堂欲云鏡淸一點水墨兩處成龍直得傾湫倒嶽雲黯長空雪竇要減他威光與者僧相見且欵欵地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是什麼源其源劈脊便棒直下悟去裂破古今

古南門云雪竇也則放過是什麼源其源待甚三十年劈脊便棒何故是眞難掩是僞不昌

靈巖儲云佛果奢而不儉鏡淸儉而不奢固是二俱好手未免者僧不甘當時若問靈巖學人未達其源乞師方便對他道今日有齋不特使那僧虛來實往亦免者一隊漢飯後添羹

廣教玉云學人未達其源乞師方便家住大梁城更覓長安路是什麼源金鎚劈面其源蒼天中更添冤苦若是其源爭受方便雖然赤心片片可惜

放過適來莫是成褫伊麼也須問過無純鋼打就莫是不成褫伊麼掉轉鎗頭無生鐵鑄成未審師意如何相逼來也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大衆試把火來照看鏡清面皮厚多少

鏡清一日於僧堂前自擊鐘曰玄沙道底玄沙道底僧便問玄沙道什麼清乃畫一圓相僧曰若不久參怎知與麼清曰失錢遭罪

雪竇顯云洎被打破蔡州城

古南門云者僧雖善成褫鏡清若論蔡州城打破多時了也

鏡清問僧近離甚處曰石橋清曰本分事作麼生曰近離石橋清曰我豈不知你近離石橋本分事作麼生曰和尚何不領話清便打僧曰某甲話在清曰你但喫棒我要者話行

雪竇顯云然則倚勢欺人怎奈事不孤起者僧若能愼初護末棒須是鏡清自喫

鏡清上堂良久有僧問祖歌如何唱清曰拖送醉人酒曰與麼則孤負和尚也清曰猛虎不食伏肉

大覺昇云鏡清雖縱奪可觀却乃添盃醉後大覺則不然今日有問祖歌如何唱向他道上大人與麼則孤負和尚也可知禮也且道與鏡清是同是別

鏡清因僧問學人啐請師啄清曰還得活也無曰若不活遭人怪笑清曰也是草裏漢

雪竇顯云衲僧有此奇特事若一個半個互相平展古聖也不虛出來一回

證果成云鏡清者漢大似不打自招

白巖符云鏡清門下有此一僧固不虛費油鹽漿水爲什麼却道也是草裏漢莫是鏡清慣歷良爲賤麼且喜沒交涉莫是明罰暗賞麼且喜沒交涉畢竟如何良久云敕律吉

鏡清住菴時有行者來徐徐近繩牀取拂子提起問曰某甲定喚者個作拂子菴主喚作什麼清曰不可更安名立字也行者乃擲却拂子曰著甚死急

明招謙代云敢死喘氣

寶壽方云行者也不妨是個行家可惜菴主當時

放過若不放過管取行者報恩有分

鏡清問僧門外是什麼聲曰雨滴聲清曰衆生顚倒迷己逐物曰和尙作麼生清曰洎不迷己曰洎不迷己意旨如何清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黃龍心云說難說易轉見迷己要不迷己如今喚作甚麼聲

瑯琊覺云得卽得大似平地陷人

法雲秀云出身句諸人總知脫體句還有道得底麼良久云事難方見丈夫心

光相得云者裏則不然門外是什麼聲雨滴聲便與合掌云眞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或有道者僧一樣答話爲什麼毀譽不同向道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勝法法云瑯琊雖解拗曲作直決定不知是甚麼聲

理安洸云爐鞴不熱頑鑛難鎔當時待伊道和尙作麼生劈脊便棒非惟勦絕者僧亦乃頭正尾正

鏡清問僧趙州喫茶話你作麼生會僧便出去清曰邯鄲學唐步

雪竇顯云者僧不是邯鄲人爲什麼學唐步若辨得出與你茶喫

南堂欲云鏡清親見者僧是邯鄲人雪竇因什麼道不是拈拄杖畫一畫云有口不得茶喫者多

鏡清問靈雲行脚事大乞師指南靈曰浙中米作麼價清曰若不是道怎洎作米價會却

大溈秀云靈雲只解放去不能收來若不是某甲洎作米價會却何不更問你作什麼會他若擬對便與熱棒打出

白巖符云善射者不輕發發必中的勸老可謂善射矣然只有殺人箭且無活人箭若是山僧待道若不是某甲洎作米價會却便高聲喚侍者云教維那領向明窓下安排

鏡清在雪峰普請次峰問溈山道見色便見心還有過也無清曰古人與麼道那峰曰雖然如此我要共你商量清曰若與麼不如某甲钁地去

鼓隱泉云雪峰採竿在手影草隨身若不是鏡清

普請幾乎狼藉
鏡淸因僧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淸曰有曰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淸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曰謝師答話淸曰鏡淸今日失利又僧問明教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教曰無曰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爲什麼却無教曰張公喫酒李公醉曰老老大大龍頭蛇尾教曰明教今日失利

昭覺勤云道有也失利道無也失利且道誵訛在什麼處者裏明得不妨識進退別休咎始知一句下有分身之意有出身之路今日或有問崇寧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對他道不在者兩頭他或道爲什麼如此向道崇寧今日失利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

徑山杲云二尊宿一人向高高峰頂立不露頂一人向深深海底行不溼脚是則也是未免有些誵訛今日或有問杲上座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只向道今日一隊奴僕在茶堂裏邨歌社舞弄些神鬼直得點胸尊者惡發把鉢盂峰一擲擲過恒河沙世界外驚得憍陳如怕怖慞惶倒騎露柱跳入擔板禪和鼻孔裏撞倒舒州天柱峰安樂山神忍俊不禁出來攔胸搊住曰尊者你既稱阿羅漢出三界二十五有塵勞超分段生死因什麼有許多無明被者一問不勝懡㦬却回佛殿裏第三位打坐依舊點胸點肋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自云住住杲上座他問新年頭佛法爲什麼一向虛空裏打筋斗說脫空謾人良久云杲上座今日失利

天寧琦云有佛法無佛法盡被鏡淸明教二大老當頭坐斷不許後人搏量妙喜以虛空口掉廣長舌將三千大千世界過現未來佛及衆生眞如凡聖陰陽寒暑乘除加減束作一句卷舒無礙收放自由管什麼新年頭舊年尾佛法道有也得道無也得誰敢正眼覷著若到天寧門下更須勘過少年曾決龍蛇陣潦倒還同稚子歌

道林慧云鏡淸明教總是個撒蓬塵漢丈夫氣槩安肯踏他故轍今日有問弁山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向道沿村爆竹連天響萬里歌謠賀太平伊

若眼目定動便與劈脊一棒何故好日彼此要發
利市
大覺昇云一人道有一人道無二俱失利膽大心
麤大覺有三十拄杖一時發付且道在鏡清分上
明教分上二僧分上若檢點得出可與古人把手
同行
紫梅屈云道有也失利道無也失利孟夏漸熱伏
冬嚴寒是則是祇如有人問樂平新年頭還有佛
法也無且道合作麼生良久云山僧今日失利
鏡清因僧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曰有僧曰如
何是新年頭佛法清曰孟春猶寒
劍門永云劍門則不然今日若有人問如何是新
年頭佛法向道孟春猶寒
鼓山賢云鏡清劍門二語既是一般因甚麼有緊
善知時節同霑春光則不無若是新年頭佛法但
未夢見在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三十四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三十五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青六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青六雪峰存嗣到鷲湖聞上堂曰莫道
未了底人長時浮逼逼地設使了得底明明得知有
去處尚乃浮逼逼地門下問首座適來和尚意作麼
生曰浮逼逼地門曰首座久在此住頭白齒黃作者
箇語話曰上座又作麼生門曰要道即道見即便見
若不見莫亂道曰只如道浮逼逼地又作麼生門曰
頭上著枷脚下著杻曰與麼則無佛法也門曰此是
文殊普賢大人境界
溈山喆云大凡撥草瞻風須是其人雲門可謂青
天霹靂旱地震雷直得百里魂慮變懾不見道驚
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
黃龍新云雲門以錐錐地首座以刀剜空直饒齊
下錐刀未免頭上著枷脚下著杻
寶掌白云雲門大似按劍鴻門氣衝牛斗其時雖
有猛將如雲謀臣如雨也只得斂袵有分何故職

空宇宙誰當敵三尺龍泉照膽寒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門曰向上與汝道即不難作麼生會法身曰請和尚鑑門曰鑑即且置作麼生會法身曰與麼與麼門曰者個是長連牀上學得底我且問你法身還解喫飯麼僧無對

雪竇顯云者僧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過在什麼處

積翠永云雲門直得入泥入水

保福展代僧云欠他一粒也不得

昭覺勤云雲門可謂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權衡佛祖龜鑑宗乘所以後來尊宿各出眼目互相扶竪雖然如是只明得法身邊事未明得法身向上事且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域中無背面閫外有威權

南堂靜云者僧敢將游艇子撩撥洞庭湖殊不知雲門金鏃慣調曾百戰鐵鞭多力恨無讎若是大隨又且不然者僧也拈却雲門也架閣且作麼生會法身良久云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

天童傑云雲門渾剛打就生鐵鑄成不動鉗鎚火星迸散永菴主冷處著把火義出豐年保福閙處愛入頭未免傍觀者哂天童據款結案也要諸方撿點若撿點得出生陷無間地獄

南堂欲云若論戰也個個立在轉處者僧貶得眼來槍頭早在雲門手裏直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雪竇更要進土在還委悉麼箭穿紅日影須是射鵰人

古南門云君子務本者僧喫飯不知下落便問法身向上事自非雲門明鑑秋毫焉到水窮山盡雪竇云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太奇

淸化嶾云韶陽如大冶紅爐慣煉精金者僧却將一錠永銀不覺入爐便了要會法身向上事麼故國無消息家鄉絕往還

雲門問新到汝是甚處人曰新羅門曰將什麼過海曰草賊大敗門引手曰為什麼在我手裏曰恰是門曰一任跨跳僧無對

雪竇頌別雲門後語云嘘嘘又云雲門老漢龍頭蛇尾放過者僧爲什麼在我手裏恰是劈脊便棒

潙山喆云雲門雪竇只知步步登高大潙卽不然爲什麼在我手裏恰是便乃呵呵大笑不見道殺人刀活人劍

南堂欲云者僧過得海來恰值落在雲門手裏雪竇推波助瀾可謂小出大遇

白巖符云雪竇斬釘截鐵大潙放兩抛三雖然各出隻眼總不堪與雲門把手殊不知雲門老漢豁達大度雖百億須彌盧包納有餘又豈在乎一新生犢子爲什麼在我手裏恰是如今不許蹈二老舊轍試別道看

雲門上堂直得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底時節

烏石道云雲門雷聲甚大雨點全無當時若有個漢待道更須知有全提底時節便與掀倒禪牀管取雲門一場敗缺

雲門曰盡大地是個解脫門枉作佛法會却何不見山是山見水是水

師林則云潦倒雲門前言不應後語如今盡大地人見山何曾喚作水見水何曾喚作山旣不作佛法會又喚什麼作解脫門我眼本正因師故邪邪師過謬非衆生咎喝一喝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西來意門曰長連牀上有粥有飯

師林則云跛脚阿師只會現成受用不知稼穡艱難若問老僧却向他道元日人日未有不陰料想今年桃李貴不如井底種林檎

雲門示衆拈拄杖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卽空衲僧見拄杖但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著

徑山杲云我不似雲門將虛空剜窟籠驀拈拄杖云拄杖子不屬有不屬無不屬幻不屬空卓一下云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盡向者裏各隨根性悉得受用唯於衲僧分上爲害爲寃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進一步被拄杖子迷却路頭退一步被拄

杖子穿却鼻孔只今莫有不甘的麼試出來與拄
杖子相見如無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
休

天寧琦云凡夫不合起有見二乘不合起無見緣
覺不合起幻有見菩薩不合起當體即空見不可
放過雲門老漢貪觀白浪失却手橈累他天下衲
僧總落拄杖圈繢放過不可好與一坑埋却

愚菴盂拈拄杖云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總向者裏
著倒直得行不得坐不得動不得靜不得擲下云
如今抛向東洋大海裏免教向者枯木上生枝生
葉

雲門舉馬大師道一切語言是提婆宗以者個爲主
乃曰好語只是無人問我時有僧便問如何是提婆
宗門曰西天九十六種你是最下種

雪竇顯云赤旛被者僧奪了也

白巖符云雪竇道亦旛被者僧奪了也噫也只見
到者裏殊不知馬祖當時恁麼道早是義墮

雲門問僧甚處來曰江西門曰江西一隊老漢寐語
住也未僧無對

法眼益云大小雲門被者僧勘破

五雲逢云什麼處是勘破雲門處要會麼法眼亦
被者僧勘破

寶壽方云大小雲門只見他非要且不知已過

無量現云我若作者僧當時見雲門恁麼道但禮
拜了退

白巖符云大小韶陽明於責人昧於責已大似個
燈臺子相似惟者僧無語不虛曾見作家來

雲門到灌溪有僧舉溪上堂語曰十方無壁落四面
亦無門淨贏贏赤灑灑沒可把上座作麼生會門曰
舉即易出也大難曰上座不肯和尙與麼道那門曰
你適來恁麼舉那曰是門曰你驢年夢見灌溪曰某
甲話在門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你道大梵天
王與帝釋天商量甚麼事曰豈干他事門喝曰逐隊
喫飯漢

天童忞曰大凡舉話須知話之起倒者僧既不是
弄潮手空將鼻孔與人扭揑廣潤見處也要諸人

共知拈拄杖云看看望海鐵動也踍跳上端雲峰項壓著諸人頂門是你還解迴避也無良久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贏贏赤灑灑沒可把甚處去也拋拄杖一時打散

雲門問直歲甚處去來曰刈茅來門曰刈得幾個祖師曰三百個門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又作麼生直歲無語門便打

溈山喆云直歲爲衆竭力到雲門面前乃力盡神疲何故棋逢敵手難藏倖水到滄溟始識波

徑山杲云直歲無語有三百個祖師證明雲門令雖行要且棒頭無眼

溈山果云者僧若具眼見雲門恁麼道但云和尚休要把髻投衙擬議之間隨手便摵不惟慶快平生亦乃參學眼正

天寧琦云大小雲門却被直歲勘破

雲門示衆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以拄杖畫一畫曰百雜碎

雪竇顯云者漢是即是要且未有出身路如今拄杖在雪竇手裏復橫按云東西南北甚處得來

古南門云雲門雪竇向萬仞崖頭垂手不妨各有出身之路雖然如是無風帀帀波

資福侶云雲門雪竇一人舞百尺寒松一人坐千尋巨浪撿較將來忒煞驚羣動衆拈拄杖云者是凌霄峰得來底乃擲下

雲門示衆三乘十二分教達磨西來放過即不可若不放過不消一喝

雪竇顯擧畢隨後喝一喝云大衆好喝且道落在什麼處若要鼻孔遼天辨取者一喝

開先金云辨即辨矣三乘十二分教著在什麼處直饒你知得著處分明三十棒一棒也少你不得何故不見道放過即不可

雲門示衆直得觸目無滯達得名身句身一切法空山河大地是名身亦不可得喚作三昧性海俱備猶是無風帀帀之波直得忘知於覺覺即佛性喚作無事人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

天童覺云賓主不諳二俱有過各與二十棒祇如

向上一竅又作麼生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徑山杲云潑油救火渾閑事雪上加霜愁殺人

天童忞云山僧即不然收拾詩書歸舊隱烏啼花笑一般春

龍池徽云雲門打葛藤不出知解若是向上一竅未夢見在且道如何是向上一竅遂震威一喝

博山來云向上一竅是什麼盌脫丘

報恩琇云雲門慈悲之故而有落草之談

大覺昇云諸人要見雲門麼昔日曾擔睦州板一朝伸屈在靈樞所以病多諳藥性路遠說途艱若是俊鷹快鷂總無恁麼事

雲門因僧問秋初夏末前程若有人問作麼生祇對門曰大衆退後曰未審過在甚麼處門曰還我九十日飯錢來

溈山喆云者僧貪程太速致使雲門隨索飯錢如今還有識雲門者麼出來與大溈相見良久云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

昭覺勤云者僧貪覩白浪雲門見機而作雖然斬釘截鐵未是本分草料有問崇寧只對道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待伊如何若何劈脊便打

護國元云老韶陽據虎頭收虎尾則不無斬釘截鐵猶欠一著或有問護國劈脊便打待伊道過在甚麼處向道我不似雲門索飯錢

天童覺云大衆退後衲僧去就豈用機關那容擬究蓑翁老熟慣波瀾橈棹不施船放流

天童華云者僧有迎刃底謀略雲門具殺活底手段雖然如是應菴門下更須勘過了打

天童傑云平如鏡面嶮似刀山者僧有破關底機謀雲門善用不戰屈人兵底手段雖然如是鼻孔在靈隱手裏

天寧琦云放過即不可作麼生祇對但對他道七十二棒翻成一百五十過在甚麼處對他道你但喫棒我要者話行

南澗問云雲門可謂知機觀變善爲切磋撿點將來亦是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諸人且如何委悉

去路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

雲門示衆你若不相當且覓個入頭處微塵諸佛在你舌頭上三藏聖教在你脚跟底不如悟去好還有人悟得麼出來對衆道看

雪竇顯云然則養子之緣怎奈壓良爲賤其間或有不甘底出來掀倒禪牀豈不是大丈夫漢然雖如是且問據個甚麼道理乃驀拈拄杖云洎合停囚長智擊禪牀下座

昭覺勤云崇寧今日土上加泥敢道直得潙山水牯牛觸殺東海鯉魚陝府鐵牛呑却嘉州大象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

玉泉皓因覩無盡居士與洞山二頌皓云此只頌得法身未頌得法身向上事盡云如何是法身向上事皓云昨夜雨滂烹打倒蒲萄棚知事普請行者人力拄的拄撐的撐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

徑山杲云雲門只答得法身句未答得透法身句今日有問徑山如何是透法身句向道蟭螟眼裏放夜市大蟲舌上打鞦韆

天童悟云通玄又且不然有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劈脊便棒縱使不會管教永劫不忘

白巖符云韶陽老漢是透過法身那邊的人與麼答話笑殺皓布裩者裏有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向道本鋪發賣南北川廣生熟藥材下顧者認招牌爲記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門曰有讀書人來報

徑山杲云讀書人既到者裏且如何與伊相見乃云不是冤家不聚頭

天童悟云和尚家風雲門盡情說了相見之意大慧不妨道破祇如相見後又作麼生乃云君向瀟湘我向秦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

昭覺勤云者裏則不然有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向道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凉

高峰妙云二老雖具頂門正眼怒其本源天地懸隔

徑山琇云東山昭覺恁麼提持鄭州出曹門妙喜悟去眞州望長蘆徑山見處也要諸人共知諸佛出身處渾不用思惟早晨喫白粥如今肚又饑

烏石道云雲門脚跟浮逼逼未嘗點地圓悟坐在家舍寸步不移檢點將來總未會諸佛出身處在若有問烏石如何是諸佛出身處但向道奇怪石頭形似虎火燒松樹勢如龍

龍池傳云山僧則不然有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向道西河火裏坐

雲門信云東山水上行則不難須彌安嘴上如何理會

南澗問云二老答處不是高峰大難委悉諸人切不得錯會有問理安如何是諸佛出身處但對道吾常於此切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

愚菴盂云韶陽昭覺二大老可謂得之于心應之于手眉毛中挂五座須彌鼻孔裏藏四大海水要扶個諸佛出身處厓洲萬里

靈隱禮云韶陽佛果二大老雖斯陷虎却物正按旁提檢點將來於他諸佛出身處大似鄭州出曹門今日有問天寧如何是諸佛出身處但向道鶴唳蜀岡三尺雪烏棲古樹一枝雲

洞山昱云提持向上玄關還他雲門老作家若是本分接人猶欠悟在設有問山僧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向道三春已往孟夏漸熱且道與雲門是同是別

雲門垂語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乃自代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博山來云古佛在衆生肚裏結冬衆生在古佛肚裏度夏衆生不識古佛古佛不識衆生且道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是甚麼節文拈拄杖云向下文長

雲門因僧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曰須彌山

圓通善云此公案或云纔擬問早是過如須彌或云如須彌山八風吹不動千古鎭常安或云爲人難透如須彌山與麼商量要且未夢見雲門在除是桶子底脫紅絲線斷方知總不恁麼不見道三句明一句一句明三句三一不相涉分明向上路

天童傑云大小雲門話頭也不識

徑山琇云者僧無量劫來著此貼肉汗衫若不遇雲門作家難爲脫却

雲門因僧問和尙壽年多少門曰七九六十八曰學人不會門曰不會爲汝減却五年

佛日智云雲門大師一期演唱宗乘美則美矣未免亂人喪德山僧者裏則不然若有問和尙壽年多少但向道拄杖子同年倘更問拄杖子年多少便與劈脊一棒管取慶快平生雖然也是寒山道底

雲門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起手曰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曰元來祇是饅頭

白雲端舉畢展兩手云有麼有麼又搖手云無也無也乃云曾經大海難爲水除却巫山總是烟

法雲秀拈拄杖卓一卓云者個是聲色那個是心良久云世間無限丹青手到此都盧畫不成

黃龍清云雲門可謂食飽傷心諸人切忌向胡餅裏討汁

五祖演云我卽不然乃以手作打杖鼓勢云掤八攞扎

南堂靜云老僧卽不然張公喫酒李公醉李公喫酒張公醉張公李公酩酊醉鼻息如雷甕裏睡

徑山杲拈拄杖云者個是色卓一卓云者個是聲諸人總見總聞那個是明底心那個是悟底道喝一喝云貪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復卓杖一下

圓通善云韶陽老人可謂唱彌高和彌寡如今却向延壽拂子頭上入方網三昧東方入定西方起乃至男身入定女身起還會麼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

天寧琦云汝等諸人不是不聞聲因什麼不悟道不是不見色因甚麼不明心雲門恁麼提撕妙喜恁麼判斷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

仰山欽云跛脚師撫憐赤子動則倒腹傾腸只是做造愴忙帶些粘牙綴齒欽上座則不然聞聲悟道見色明心卓拄杖云家家觀世音

伏龍長云大小雲門只在聲色裏頭出頭沒者裏

則不然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

雲居莊云我不似雲門認奴作郎指鹿爲馬驀拈拄杖云看看拄杖子穿過諸人髑髏乃卓一卓

博山來云聞聲悟道虛空敲不響又作麼生見色明心淸風無形質又作麼生胡言漢語卽不無觀世音菩薩入普門三昧雲門者漢向甚處摸索

雪竇雲云韶陽與麼說話大似嚼飯餧嬰孩山僧則不然聞聲豈悟道見色不明心證取三摩提南無觀世音

雲門問僧什麼處來曰禮塔來門曰謊我曰某甲實禮塔來門曰五戒也不持

保福展云智不責愚

汾陽昭云彼此相鈍置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譚門曰胡餅

徑山杲云雲門直是好一枚胡餅要且無超佛越祖底道理

松隱然云妙喜一手擡一手搦宗見話作兩橛既是好一枚胡餅又道無超佛越祖底道理諸禪德且道妙喜還有爲人處也無參

天寧琦云[illegible]

天寧傑云雲門信口垂慈不費心力天寧却不恁麼或有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向道淸晨喫白粥午後便不饑

安國聰云妙喜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殊不知臨濟立要主賓洞山君臣偏正乃至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總不出者枚胡餅諸人還委悉麼苟或不然且向胡餅裏咬嚼

雲門垂語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光明自代曰廚庫山門又曰好事不如無

愚菴盂云雲門代兩語一語水裏拈星一語山頭張網大唐國裏打鼓新羅國裏鳴鐘料掉沒交涉請歸堂喫茶

靈巖儲卓拄杖云廚庫山門一擊洞開了也杓大盌小一任諸人檢點畢竟光明在什麼處不見道開口卽錯擬心卽乖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道門曰透出一字

徑山杲云透出一字却不相似急轉頭來張三李四

天寧琦云天寧作麼生拈拄杖擊禪牀云泊合停囚長智

雲門曰百草頭上道將一句來衆無語自代曰俱

昭覺勤云剳復云直得萬機寢削千眼頓開細如須彌大如芥子軟如鐵硬如泥雖然如是只道得一半或有問山僧只對他道收且道落在什麼處

徑山杲云普復云俱剳普日輪午李將軍射石虎雖然透過那邊枉發千鈞之弩

天寧琦云雲門俱少實多虛圓悟剳了無交涉妙喜普直須薦取者三個漢各立生涯搖頭擺尾到處逢他深山藏猛虎淺草露羣蛇

靈巖儲云圓悟老漢不識好惡錯下名言雲門當時恁麼答話惑亂人不少那堪土上加泥今日若有人問國清百草頭上道將一句來拽拄杖劈脊便打何故免教伊在百草頭上躲跟

佛川宗云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欄杆

雲門因僧問十二時中作麼生得不空過門曰你向甚麼處著此一問曰學人不會請和尚舉門曰舉不顧卽差互擬思量何劫悟

夾山豫云雲門恁麼爲人正是前頭打得著後頭打不著若是山僧待道學人不會請和尚舉劈頭一棒向伊道逢人切莫錯舉

雲門問僧看什麼經曰瑜伽論門曰義墮也曰甚麼處義墮門曰自領出去

中峰本云雪上霜枷上杻覿面無私移星換斗要見者僧話墮處麼且待三十年後

雲門示衆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個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己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卽不可子細檢點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

博山來云造精之極研極之疵非慧日莫能鑑若夫心知體合截流注之病根達本忘情鏡無已之景象除是向威音那畔分身十字街頭打睡底漢

方可診候不然莫將日瘧悞作傷寒

愚菴盂云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三昧商那和修不知佛祖三昧衆生不知衆生三昧山河大地不知燈籠三昧露柱不知打破情識窠臼掀翻從前鬼窟栢樹子開花虛空粉碎且道是三昧是病若檢點得出好參雲門禪若檢點不出不免髑髏前見鬼

雲門因僧問弒父弒母佛前懺悔弒佛弒祖向什麼處懺悔門曰露

育王諶云雲門具殺人不眨眼底手段被者僧輕輕一拶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

雲門因講僧參經時乃曰未到雲門時恰似初生月及乎到後曲彎彎地門得知乃問是你恁麼道耶曰是門曰甚好吾問汝作麼生是初生月僧乃斫額作望月勢門曰你如此巳後失却目在僧經旬日復來門又問你還會也未曰未會門曰你問我僧便問如何是初生月門曰曲彎彎地僧罔措後果失目

瑯瑘覺云你道佛法靈驗不靈驗如今有人問瑯瑘如何是初生月向道經堂前打板聲

白雲端云者僧失却目雲門和鼻孔不見雖然如是家住□州西

黃龍新云語驚時聽得無動機若謂者僧失雙目入地獄如箭射

東禪觀云者僧雖失雙目光射九天雲門兩眼雖存前明後暗

雲門上堂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始是好手時有僧便出衆曰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門曰蘇嚕蘇嚕

溈山喆云若非雲門被者僧一問幾乎將南作北

黃龍南拈起拂子云大衆若喚作拂子是平地上死人不喚作拂子未透荊棘林在

五祖演云太平即不然平地上個個丈夫荊棘林裏坐得始是好手何故格

泐潭清云只者拂子是荊棘林諸人作麼生過直饒過得也是猢猻繫露柱

雲居莊云雲居則不然平地上活人無數入得荊

棘林是好手或有出來說長說短拈拄杖便打何
故水流溼火就燥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笑巖寶云雲門被者僧一拶輒自先跳入荊棘林
中坐地我則不然待道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
處也劈頭便打云汝為什麼又深入者一重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三十五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三十六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青六

雲門曰一任橫說豎說未是宗門苗裔若據宗門苗
裔是甚麼熱盌鳴三乘十二分教說夢達磨西來說
夢若有老宿開堂為人說法將利刀殺卻百千萬個
有甚麼過
天童忞云眼蓋諸方氣凌一世許他雲門老子檢
點將來跛脚阿師說得行不得當時山僧若在直
出衆前扼腕立地向他道和尚項上三百斤鐵枷
何不卸卻待他動靜便與掀倒禪牀
白巖符云韶陽老漢像心像意信口說大似旁若
無人殊不知話墮了也還有出他一頭地者麼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佛門曰乾矢橛
理安問云驚羣句直是驚羣奇特事不妨奇特雲
門大師可謂硬峻一時汝等諸人切忌向者裏咬
嚼

雲門曰既知來處什麼劫中無祖師自代曰某甲今
日不著便
徑山杲云雲門也是作賊人心虛徑山則不然既
知來處甚麼劫中無祖師不圖打草祇要驚蛇

雲門上堂衆集門以拄杖指面前曰乾坤大地微塵
諸佛總在裏許爭佛法覓勝負還有人諫得麼若無
人諫得待老漢與你諫看僧曰請和尚諫門曰者野
狐精
愚菴盂云者老漢挾勢凌人取面鏡來請老漢試
照照看你面皮厚多少

雲門問嶺中順維那古人豎起拂子放下拂子意旨

如何順曰拂前見拂後見門曰如是如是門後却擧
問僧汝道當初諾伊不諾伊僧無對門曰可知禮也

愚菴盂代僧云和尚也須防護口業好

雲門示衆十五日以前即不問十五日以後道將一
句來乃自曰日日是好日

天童覺云屬虎人本命屬猴入相沖

雲門到庫下問僧作什麼曰設供門曰你是甚處人
曰某處人門乃喚典座與者上座設却供

潙山喆云雲門一期慈悲却成多事當時便問去
免見挂人脣吻良久云若不登樓望爭知滄海寬

雲門曰佛法太殺有祇是舌頭短復自曰長也

天童覺云雲門大師雖然自起自倒要且車不橫
推理無曲斷

徑山杲云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

天寧琦云雲門原不知有佛法一個個舌頭覆
十方世界特地說無說有說短說長好劈口便掌
且道天寧意在什麼處河裏失錢河裏摝

寶寧新云佛法兩字在雲門手裏以爲一件奇貨
殊不知在新長老門下一些也用不著何則拄大
門又短做火叉又長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門曰花藥欄曰便恁
麼去時如何門曰金毛獅子

雪竇顯著語云太無端

昭覺勤云還知者僧問處與雲門答處麼若知得
兩口無一舌若不知未免顢頇

天童覺云賊來須打客來須待雲門雪竇二俱作
家者裏莫有便恁麼去者麼切忌撞頭磕額

雲門示衆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
甚處得來

通玄奇云雲門一期施設不妨新鮮斟酌將來也
是抱贓叫屈

靈隱禮云雲門恁麼道大似藏盡楚天月猶存漢
地星山僧則不然卓拄杖云拄杖子把定乾坤了
也山河大地分付阿誰復卓拄杖云一人有慶兆
民賴之

雲門因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門曰體露金風

昭覺勤云雲門善巧方便可謂即事即理即隱即顯三句可辨一鏃遼空雖然猶是粘皮著骨若有問蔣山樹凋葉落時如何對他道撐天拄地且道是三句是一鏃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

天寧琦云者僧若道個謝師答話雲門大師管取有理難伸山僧即不然樹凋葉落時如何拈起拄杖繞佇思打下法堂免致諸方檢點

昭覺淵云雲門具逸羣機擊節扣關於閃電光中與人解粘去縛拔楔抽釘不妨好手檢點將來大似與賊過梯者裏則不然或有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尚道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雲居莊云者僧置個問頭不妨親切只如雲門與麼答還有為人處也無徑山則不然忽有與麼問但向道不因夜來雁爭見海門秋拈拄杖畫一畫下座

天寶樞云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喝一喝

愚菴盂云釋迦老子無事向水中撈月達磨祖師有手只可拏空挨得黃檗痛棒再到睦州折脚三個毬子一時輥來四下藤條好稱禪佛豎拂子云雲門大師來也你若向體露金風上見崖州萬里

白巖符云文義相隨還他韶陽答話若是白巖又且不然樹凋葉落時如何但向他道分付火爐頭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塵塵三昧門曰鉢裏飯桶裏水

雪竇顯云直饒多口阿師也難下嘴

報恩秀云者僧問處直要人當面拈出雲門恁麼道且道是拈出不拈出

資福廣云何止鉢裏桶裏直得通身徧身猶見有饑渴者且道過在什麼處

雲門因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曰清波無透路曰和尚從何處得門曰再問復何來曰正恁麼時如何門曰重疊關山路

昭覺勤曰者僧汎一隻船入雲門法海裏引得一陣猛風看他把舵張帆也不易當抵及至下梢可惜輸他一籌且道什麼處是輸處試辨看

磬山脩云者僧向萬古碧潭再三撈摝爭奈雲門有翻天覆地之能

靈巖儲云者僧將成九仞之山終虧一簣之土當
時但向道和尚脚下草鞋錢什麼人還待伊眼目
定動便與一喝免使多少人向光影裏撈摸
雲門上堂眼睫橫亘十方眉毛上透乾坤下透黃泉
須彌塞却汝咽喉還有人會得麼若有人會得搜取
占波國與新羅闘額
愚菴盂云上南京船往福建去北京人來爲什麼
不得江西信試道看
雲門上堂拈起拂子曰者裏得個入處去担怪也曰
本國裏說禪三十三天有個人出來喚曰特舍兒擔
枷過狀
愚菴盂云是時天子雨曼陀羅花摩訶曼陀羅花
曼殊沙花摩訶曼殊沙花旃檀香風悅可衆心漆
桶不快請過一邊
雲門示衆與你說菩提涅槃眞如解脫是燒楓香供
養你與你說佛說祖是燒黃熟香供養你與你說超
佛越祖之談是燒餅香供養你歸依佛法僧下去
徑山及云雲門氣宇如王乃作此座主見解山僧
者裏道菩提涅槃眞如解脫是將黑豆換你眼睛
說佛說祖是將木槵子換你眼睛說超佛越祖之
談是將魚目換你眼睛歸依佛法僧下去
焦山乘云我又不然說菩提涅槃眞如解脫是將
陳葛藤絆殺汝說佛說祖是將乾屎橛薰殺汝說
超佛越祖之談是將栗棘蓬鯁殺汝歸依佛法僧
下去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門曰普
風穴沼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答云瞎
天童傑云如何是正法眼破砂盆
大梅幟云三大老各奏宮商自成曲調且道還有
親疎也無陽春雪曲無人和一遇知音便與彈
雲門示衆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
拈燈籠向佛殿裏將山門來燈籠上
靈隱禮云雲門恁麼告報蹉謂出就藏鋒佛日者
裏又且不然四威儀內萬象之中中有一寶祕在
當陽以拄杖卓一卓云會麼四顧良久復卓一卓
云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雲菴悅云雲門田地穩密神通妙用則不無若較解粘去縛猶欠一著在

雲門遊歷時到陳操尚書家操問儒書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門曰尙書曾問幾人來操曰即今問上座門曰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操曰黃卷赤軸門曰此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操曰口欲談而詞喪心欲緣而慮忘門曰口欲談而詞喪爲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爲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操無語門云曾聞尙書看法華經是否操曰是門曰經中道一切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即今有幾人退位操又無語門曰尙書不得草草師僧家拋却千經五論十年二十年尙不奈何尙書又爭恠得

保寧茂云雲門道一句語中具三句且道從前許多絡索在三句內三句外諸方商量咸謂雲門有掣電之機陳操尙書雖則肩橫日月背負須彌及乎挨拶將來未免草繩自縛如斯話會要見古人遠之遠矣畢竟如何李將軍有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閒

福州鼓山神晏國師(雪峰存嗣 青六)示衆鼓山門下不得咳嗽時有僧咳嗽一聲山曰作甚麼僧曰傷風山曰傷風即得

瑯瑘覺云大小國師雷聲甚大雨點全無

雲菴本云鼓山雖是探竿影草未免將曲作直道林即不然作麼生傷風山中無別藥門外有靑松

城山洽云鼓山把定封疆不許外人來往爲什麼却放過者僧不見道獅子不食鵰殘俊鷹不打臥兔

廣教玉云鼓山垂鉤四海者僧拽䄂龍門雖然拳踢不施却也師承有據諸方盡道鼓山龍頭蛇尾殊不知者僧被鼓山推在百丈深坑裏了也至今出頭不得

鼓山示衆欲知此事如一口劒僧便問學人是死屍如何是劒山曰拖出者死屍著僧應諾便歸衣鉢下結束而去至晩山問首座問話底僧在否座曰當時便去也山曰好與三十棒

東禪齊徵云者僧若不肯鼓山有甚麼過若肯何得便發去又云鼓山拄杖賞伊罰伊具眼者試商量看

雪竇顯云諸方老宿總道鼓山失却一隻眼殊不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雖然如是若子細檢點將來未免一時埋却

東禪觀云者僧將個死屍出來弄得活活地鼓山好一口劒倘欠磨礱在

寶壽方云盡道鼓山好棒惜乎用得遲了學人是死屍如何是劒劈脊便與二十趁出諸方雖有舌劒脣鋒誰敢檢點恁麼批判未夢見鼓山在諸人試檢點看

古南門云者僧藏鋒運劒被鼓山二十棒打得橫屍萬里雖然如是旁觀者哂

鼓山有偈云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舉以問僧曰汝作麼生會僧無語其僧乃謂侍者曰某甲不會請代一轉語侍者曰和尚與麼道猶隔天涯在山聞乃喚侍者問汝爲者僧代語是否者曰是山便打趁出院

開先金云鼓山與侍者做處不密總被者僧一狀領過且置不問只如開先亦曰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諸人又作麼生會

白巖符云者僧無語不妨直下會得鼓山與侍者却乃遠在天涯不見道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

鼓山初參雪峰纔入門峰便搊住曰是什麼山釋然契悟舉首搖舞峰曰子作道理耶山曰何道理之有峰爲首肯

徑山琇云臥龍纔奮迅丹鳳便翺翔

明州翠巖令參禪師（青六雪峰存嗣）上堂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麼長慶曰生也雲門曰關保福曰作賊人心虛

翠巖芝云爲衆竭力禍出私門

雲居元云翠巖知而故犯經教不原雲門按後施行依公問罪還識長慶保福麼普州人送賊

昭覺勤云輪機是算人之本翠巖坐却天下人舌

頭無陷穽處長慶云生也因事長智保福云作賊人心虛是精識精雲門云闍據欵結案雖宗師競頭還截得翠巖脚跟麼不辭前蹤試請道看

雪竇宗云盡大地是翠巖一隻眼更說什麼眉毛在不在直得諸方尊宿做盡伎倆出他圈繢不得宗上座又作麼生以拂子畫圓相云分付海山無事客釣鰲時下一圈圖

大潙泰云保福道作賊人心虛同道者方知長慶云生也隨語生解雲門云關塞斷咽喉若有問大潙又作麼生拈拄杖卓一卓云一串穿却

報恩秀云雪竇道善竊者鬼神不知既爲保福天童覷破翠巖不是好手殊不知許大雲門長慶都被翠巖一莖眉毛一時穿脚鼻孔

徑山琇云翠巖也是和麩糶麪又云一隊無孔鐵鎚

松隱然云保福道作賊人心虛好事不出門長慶道生也惡事傳千里雲門道關錯者一隊漢只解護惜眉毛不知打失鼻孔龍峰今日直要與伊據欵結案大衆還委悉麼暑氣盡隨雲雨去淸風還入戶庭來喝一喝

普明領云灼然是賊是賊

竇掌白云翠巖只知開口易不覺舌頭長長慶闍處愛入頭雲門喪車挂藥袋保福抱贓叫屈竇掌今日據欵結案了也更要露個消息責要諸人共知乃豎拂子云見之不取思之千里

天目律云翠巖將謂拭唾誰知狼藉轉多保福長慶雲門不堪向狼藉處更添鎚鍛雖然他弟兄恁麼做處且道還據干計也無

翠巖因座主請就講筵齋巖曰山僧有個問頭道得即齋乃拈起胡餅曰者個還具法身麼座主曰具巖以胡餅就口曰與麼則喫却法身也座主無對

雲門偃代座主特謝和尚降重空筵

明因懷代座主云不謂宗師家也作恁麼見解

福州長生皎然禪師(雪峰存嗣 青六)因有僧問雪峰如何是第一句峰良久僧舉似生生曰此是第二句峰令其僧再問如何是第一句生曰蒼天蒼天

白巖符云雪峰長生揭盡神思妙榮也只提持得第二句直饒瞿曇掩室毗耶杜口也只提持得第二句且作麼生是第一句歸堂喫茶

長生因僧問古人有言無明卽佛性煩惱不須除如何是無明卽佛性生忽然作色舉拳呵曰今日打者師僧去也曰如何是煩惱不須除生以手拏頭曰者師僧得恁麼發人業

薦福如云長生與麼答話大似隨人脚跟轉

福州安國弘瑫禪師青六雪峰存嗣學國師碑文云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謂僧曰一語須具得失兩意汝作麼生道僧豎拳曰不可喚作拳頭瑫不肯亦豎拳別云祇爲喚者個作拳頭

雪竇顯云無繩自縛漢拳頭也不識

大潙秀云雪竇安國盡謂孤高方外及乎臨鋒受敵又却逐隊隨行

天童華云若見得雪竇徹便見得安國龍頭蛇尾若見不徹伊蘭作栴檀之樹甘露乃蒺藜之園

東禪觀云者僧不能鉗安國之口安國不能止雪竇之譏雪竇不能免大潙之譏可憐者一隊漢不奈一個拳何待云我要個語具得失兩意只向道休何謂如此獅子一滴乳迸散十斛驢乳

南堂欲云我不似安國論得論失一語兩意拈拄杖我此拄杖能殺能活活中有殺殺中有活或則殺活同時或則殺活不同時若善用去世出世間無法不備便乃縱奪可觀卷舒無礙若用不得總是無繩自縛漢

笑巖寶云大小安國脚跟未點地在

古南門云安國也是自起自倒喚作拳頭道失得麼不可喚作拳頭道得得麼只爲喚作拳頭若向得失上走有甚了期雪竇雖則動絃別曲要且不出此老圈繢畢竟如何展手云急須著眼看仙人

四祖淚云甚處是安國龍頭蛇尾處若檢點得出伊蘭作栴檀之樹檢點不出甘露乃蒺藜之園

太原孚上座青六雪峰存嗣上雪峰峰聞乃集衆原到法堂上顧視雪峰便下看知事明日却上禮拜曰某甲昨

日觸忤和尙峰曰知是般事便休
雪竇顯云一千五百人作家宗師被孚老一覷便高竪降旗明日道知是般事便休果然
雲門偃因僧問作麼生是觸忤處門便打雪竇云打得百千萬個有甚用處直須盡大地人喫棒方可扶竪雪峰且道太原孚具什麼眼
雲居舜云大小雪峰被孚上座惑亂一上又云只消孚上座也是擔枷過狀
雪竇宗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殊不知雪峰坐籌帷幄決勝千里孚上座呈盡平生見解也只在雪峰圈繢裏
南堂欲云眼眼相覷心心相知僧問雲門作麼生是觸忤處門便打棒頭有眼明如日雪竇云打得千個萬個有甚用處要識眞金火裏看
法忍謐徵云孚上座上法堂顧視便下看知事那裏是他觸忤處雪峰道知是般事便休且道伊知什麼事
白巖符云雪竇道一千五百人作家宗師被孚老一覷便竪降旗是又豈知他雪峰老漢不動干戈善能坐觀成敗

太原因鼓山赴閩王請雪峰門送回至法堂曰一隻聖箭射入九重城裏去原曰是伊未在峰曰渠是徹底人原曰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趁至中路便問師兄向甚麼處去山曰九重城裏去原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曰他家自有通霄路原曰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曰何處不稱尊孚拂袖便回峰問如何原曰好隻聖箭中路折了也遂舉前話峰乃曰渠有語在原曰者老凍儂猶有鄉情在峰休去
潙山喆云此話衆中商量不少或云纔問甚處去者裏便好打不打是聖箭折處或云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好打不打是聖箭折處如斯理論非唯瞞他亦乃自瞞要會麼相如奪璧連城璧秦主安然致太平
寶峰文云雪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受侯王供養福報因緣卽不無若是佛法未在洞山則不然待道好隻聖箭中路折了也却問他你道什麼他擬

◇□□疑亦乃

擧便痛棒打出一使乎上座已後作個本色衲子二與聖箭子增其鋒鋩三與禪門作個眞正宗匠爲後人眼目諸禪德是不是有眼者辨取

保寧勇别鼓山語云乎上座我也知你是個惡人」

徑山杲云衆中商量甚麼處是聖箭折處云鼓山不合答他話是聖箭折處鼓山不合說道理是聖箭折處恁麼批判非唯不識鼓山□□不識乎老殊不知乎上座正是一枚賊漢於鼓山面前納一場敗闕懡㦬而歸却來雪峰處拔本大似屋裏販揚州若非雪峰有大人相者賊向甚麼處容身當時可惜放過却成個不了公案只今莫有爲古人出氣底麼試出來我要問你甚麼處是聖箭折處」

天寧琦云鼓山聖箭子射入九重城甚生意氣乎上座却云箭折誣人之罪以罪加之妙喜謂乎上座是一枚賊漢向鼓山面前納敗闕歸騎賊馬殺賊蒼天蒼天大凡事不孤起當時雪峰只因賣弄者一隻聖箭子致使勾賊破家若也咬定牙關誰敢無風起浪便是盡大地稻蔴竹葦化作衲僧要

◇□□疑中呈

◇□□疑只解

勘鼓山也無啓口處天寧不是貶剝古人聖箭子是甚麼厠草莖拋向垃圾堆頭著更問他折處且莫屎沸湯好

雲門澄云一人死中得活好手手□□好手一人半路抽身得便宜處失便宜雪峰道好隻聖箭射入九重城裏去早是拋鈎擲釣乎上座云待某甲勘過始得盲龜跛鱉納敗闕了也乎趂至中途歸擧似雪峰大似把髻投衙峰云他有語在須知不是好心乎云老凍儂猶有鄉情在□□貪嵛不覺錯後峰便休無齒大蟲傷人不知痛

太原因保福簽瓜次福曰道得與你瓜喫原曰把將來福度與一片原接得便去

雪竇顯云雖是死蛇解弄也活誰是好手者試請辨看

南堂欲云猛虎口中奪食饑鷹爪下分餐太原較些子保福若具奔流度刃底手待伊擬接便與拋向背後看他把什麼蛇弄

白巖符云者兩個漢昂昂藏藏等是獅門牙爪乃

令□□疑者麼

爾弄泥彈子過日明眼人見討甚面目我若作孚上座待道道得與你瓜喫便取瓜而去看保福又作麼生若作保福待道把將來便以瓜度與他擬接却縮手袖瓜看孚上座又作麼生

疎山順云太原被保福一片瓜塞却咽喉至今出氣不得衆中莫有與孚上座雪屈□□出來與疎山拄杖子相見

太原到投子子曰久響太原孚上座莫便是麼原便作掌勢子曰老僧招得原便出子曰且聽諸方斷看原却回首子便打

玄沙備云莫是投子招得麼

白巖符云投子太原雖謂手親眼辨怎奈互相屈辱

太原在雪峰一日玄沙到峰謂沙曰此間有個老鼠子今在浴室裏沙曰待與和尚勘過遂到浴室值原打水沙曰相看上座原曰已相見了沙曰甚麼劫中曾相見原曰瞌睡作麼沙却入方丈白峰曰已勘破了峰曰作麼生勘伊沙舉前話峰曰汝著賊也

南澗問云孚上座略展鋒鋩却被玄沙據定雪峰到底具大人之相不謬爲一千五百人善知識還有人檢點得出麼神仙祕訣父子不傳

太原因鼓山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處原曰老兄先道山曰如今生也汝道鼻孔在什麼處原曰恁麼又爭得山却問師兄作麼生原曰將手中扇子來□□扇子再問原但搖扇而已山□□□毆原一拳

昭覺勤云崇寧又不然父母未生□□鼻孔在什麼處只劈口便掌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三十六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三十七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青六

撫州金峰從志禪師青六曹山寂嗣　上堂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還有人道得麼若有人道得金峰分半院與他住時有僧出禮拜峰曰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情

便下座

天童覺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者僧擬乎強取金峰却又不甘還知蚌鷸相持總落漁人之手麼若也辨得函蓋箭鋒金峰一院兩手分付

寶壽新云金峰將個破院子看得活寶相似放又恐放去捏又怕捏殺當時者僧若是個漢待道有人道得金峰分半院與他住便好掀倒禪牀喝散大衆管教一院兩廊雙手分付還有旁不甘底麼出來與金峰作主

金峰因僧侍次乃謂僧曰擧一則因緣汝第一不得亂會僧曰請和尚擧峰豎起拂子僧良久峰曰知道闍黎亂會僧以目視東西峰曰雪上□□霜

◎□□疑更加

昭覺勤云金峰起模畫樣者僧好肉剜瘡不唯雪上加霜亦且將錯就錯山僧亦有一則機緣只是不擧向諸人何故六耳不同謀

淸化巘云古洞雲輿碧潭霧起金峰老漢不合教壞人家男女怎如山僧者裏全無□□佛法道理

金峰一日拈起枕子示僧曰一切人喚作枕子金峰道不是僧曰未審和尚喚作什麼峰拈起枕子僧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峰曰你喚作什麼曰枕子峰曰落在金峰窠裏

法雲秀云買賣不相當牛頭南馬頭北與麼說話也未出得金峰窠窟在畢竟如何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雲蓋本云賣寶遇著瞎波斯

昭覺勤云渾圇無縫罅綿密不通風畫也畫不成描也描不就喚作枕子固是落在金峰窠窟裏直饒不喚作枕子未免亦落在金峰窠窟裏且作麼生出得金峰窠窟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

瞽珠昱云平地上栽荊棘不善趨避者剌手剌脚未審和尚喚作什麼他拈起枕子便好一喝當時者僧若能下得者一喝管取金峰□□在窠窟裏出頭不得

◎□□疑老漢

金峰因僧問訊次乃把住曰闍不得向人道我有一則因緣擧似你僧作聽勢峰與一掌僧曰爲什麼打某甲峰曰我要者話行

明招謙云可惜許金峰好一則因緣被者僧塌却若要話行者一掌須是金峰自喫始得

昭覺勤別云六耳不同謀

金峰上堂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僧便問如何是和尚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峰曰問凡答凡問聖答聖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峰曰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

天童傑云烏巨當時若見但冷笑兩聲者老漢忽若曾地自然不墮聖凡窠臼

報恩琇云金峰可謂得向上鉗鎚不落時人窠窟然檢點將來也是自起自倒

壽昌浩云金峰老漢縝密處水泄不通疎頑時隨邪逐惡者僧貪他香餌未免墮在聖凡窠窟裏百劫千生出身無路興國今日平高就下買帽相頭諸仁者莫謂山僧爲你說老婆禪好喝一喝

口口泰云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也沒交涉二十年後無老婆心也沒交涉畢竟如何再遲二十年與諸人道破

金峰因僧問是身無知如土木瓦石此意如何峰下禪牀扭僧耳朶僧負痛作聲峰曰今日始捉著個無知漢僧作禮出峰召闍黎僧回首峰曰若到堂中切不得舉著曰爲什麼峰曰恐有人笑金峰老婆心

南山賓云殺人刀活人劍在金峰慣得其妙怎奈者僧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當時若是個漢待伊擬下禪牀便與一啐管取金峰作伎倆不成

金峰一日見僧來便起身僧便出去峰曰恰共昨日那師僧見解不別僧遂回曰昨日僧道什麼峰曰恰與麼問曰知道金峰有眼峰曰金峰且置你今日何處喫飯曰道著即不中峰曰與麼則無來處也曰老婆心堪作什麼峰曰金峰問僧不會弱他就中闍黎無話會處曰豈是分外峰曰小慈妨大慈

昭覺勤云鈎頭香餌放去收來衝浪錦鱗搖頭振鬣雖金峰不會弱他奈者僧承機自弱還會麼小慈妨大慈

金峰問僧甚處來曰東國來峰曰作麼生過得金峰關曰公驗分明峰曰試呈似金峰看僧展兩手峰曰

金峰關從來無人過得日和尚過得麼峰曰波斯喫胡椒
仰山欽云過關須是透關眼守關須是把關人金峰不覺瞌睡致被者僧衝突雖然蕩蕩一條官驛路晨昏曾不禁人行
金峰因僧問金杯滿酌時如何峰云金峰不勝酩酊
昭覺勤云承言會宗明機普應則不無金峰子細檢點將來也大漏逗若有人問蔣山金杯滿酌時如何只對他道山僧自來天戒
撫州曹山慧霞禪師(青六曹山寂嗣)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山曰曹山不如日出世後如何山曰不如曹山
天童覺云佛與曹山主賓互換出世不出世各具一隻眼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還會麼圓洞豈拘關鎖意縱橫不涉兩頭機
報恩秀云曹山不如自携瓶去酤村酒不如曹山卸著衫來作主人天童拈處不礙裂開萬松著語何妨捏聚佛與曹山主賓和合出世不出世雙眼圓明終日在途中不離家舍終日在家舍不離途中還會麼雲生洞口還歸洞密密金刀剪不開
天寧琦云大小曹山口甜心苦若有人問壽山佛未出世時如何好出世後如何好與他三個好且聽一生參
龍華體云曹山可謂寶鏡高懸妍媸弁照美則美矣未免話作兩橛今日若有問新弁山佛未出世時如何向道以吾爲隱乎出世後如何吾無隱乎爾且道與曹山是同是別
壽昌浩云正偏妙叶還他本分宗師就裏明機須□當陽有準若有問山僧佛未出世時如何木是草足出世後如何牽犁拽耙何故不見道雲散家家月春來處處花
曹山因僧侍立山曰道者可煞熱曰是乃問祇如恁麼熱向什麼處迴避山曰向鑊湯爐炭裏迴避曰鑊湯爐炭裏作麼生迴避山曰衆苦不能到
昭覺勤云回機轉位宛爾通方直下似臘月蓮花雖然如是斬釘截鐵更饒一路或有問山僧恁麼熱向什麼處迴避只向他道鑊湯爐炭裏迴避鑊

湯爐炭裏如何向避向道熱殺也且道還有爲人
處也無

資福侶云親切提持圓融自在還他曹山然撿點
將來尙存義路山僧者裏則不然若有問鑊湯爐
炭裏作麼生廻避向他道知汝信不及

洞山度云諸禪德只如鑊湯爐炭裏苦不可言因
甚道衆苦不能到還知古人落處也無若知落處
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者裏會得更
須知有向上一竅其或未然只知事逐眼前過不
覺老從頭上來

龍潭觀云喜善則不然寒暑到來向什麼處廻避
只向伊道三條椽下七尺單前他若更問秖如三
條椽下七尺單前作麼生廻避向道熱則乘涼寒
便添衣

曹山因僧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山曰曹山在裏許曰
還求出也無山曰在裏許卽求出

瀛山誾云潦倒曹山被者僧拶得立地尿出

白巖符云與麼答話大似自語相違我若作曹山
待道還求出也無不求出他必問爲什麼不求出
却向道是他受用慣常

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青六雲居膺嗣〕僧問如何是和尙
家風安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曰忽
遇客來將何秖待安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
鳳啣歸

廣福勤云廣福則不然有問如何是和尙家風秖
向他道翠竹叢邊歌欸乃碧巖深處臥烟蘿忽遇
客來將何秖待沒底籃兒盛皓月無心盌子貯清
風

徑山杲云同安家風不妨奇怪徑山要且不然有
問如何是和尙家風但向道齋時一鉢和羅飯禪
道是非總不知客來將何秖待蒸餌餢飳

天寧琦云正偏回互不犯鋒鋩問答縱橫唯明尊
貴同安老人慣得其便或有人問天寧如何是和
尙家風向道鉢盂鑕子忽遇客來將何秖待飯後
一杯茶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

天童悆云同安十分奇怪大慧一味尋常從上家

風但只恁麼達磨一宗埽土而盡大覺門下又復不然有問如何是和尚家風爛研巴豆三千顆瀉却諸方五味禪客來將何祇待換骨洗腸重整頤通身是眼更須參

紫梅周云同安家風太殺富貴要且無衲僧氣味者裏則不然忽有問如何是和尚家風但對道鬱鬱長松盤翠蓋林林修竹結青垣忽遇客來將何祇待齋時炊燕麥午後點麤茶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

鳳山啓云同安老祖富同金谷俠比孟嘗雖則賣弄祖父家風未免糜費常住脫有問妙叶家風向他道鉏翻碧落雲千頃消受青山月一瓢客來將何欵待只有家常飯殊無五味香

同安問僧甚處來曰湖南安曰還知同安者裏風雲體道花檻璇璣麼曰知安曰非公境界僧便喝安曰短販樵人徒誇書劒僧擬進語安曰劒甲未施賊身已露

百丈泐云者僧祇知貪程不覺錯路同安善於接機却費許多周折百丈則不然問他甚處來曰湖南便云劒甲未施賊身已露不特令者僧慶快平生亦免使諸人話墮

同安看經次見僧來參遂以衣袖蓋却頭僧近前作弔慰勢安放下衣袖提起經曰會麼僧却以衣袖蓋頭安曰蒼天蒼天

寶壽方云盡道者兩個漢大似赤眼撞著火柴頭殊不知他是個名門老將遇著孫武子家兒孫自然縱奪可觀互換有準雖然笑殺釣魚臺上客有分在

□□泰云橫身宇宙明暗交馳換手捶胷互爲賓主所謂作家相遇各盡來機然就中一句終是未曾道著

池州稽山章禪師（青六雲居膺嗣）在投子作柴頭一日侍投子同喫茶次子舉茶盤曰森羅萬象總在裏許山遂將茶潑却曰森羅萬象在什麼處子曰可惜一盤茶

明招謙云稽山未潑茶前合下得什麼語免他道可惜一盤茶

歙州朱溪謙禪師青六雲居膺嗣　韶國師行脚時到參値犬咬靈鼠韶便問是什麼聲溪曰犬咬靈鼠聲韶曰既是靈鼠因甚麼却被犬咬溪曰咬殺也韶曰好個犬溪便打韶曰莫打某甲話在溪休去

昭覺勤云朱溪八面受敵固宜委曲接人國師一著當機未免承虛接響當時待他道莫打某甲話在但向道已後須遇人始得

杭州佛日本空禪師青六雲居膺嗣　參夾山入方丈纔至階前山便問甚處來曰雲居來山曰即今在什麼處曰在夾山頂顎上山曰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日擬上階山曰三道寶階從何而上曰三道寶階曲爲今時向上一路請師直指山便揖日乃上階禮拜山問闍黎與什麼人同行曰木上座山曰何不來相看老僧曰和尚看他有分山曰在甚處曰在堂中山便同日下到堂中日遂取拄杖擲在山面前山曰莫從天台得否曰非五嶽之所生山曰莫從須彌得否曰月宮亦不逢山曰恁麼則從人得也曰自已尚是寃家從人得堪作什麼山曰冷灰裏有一粒豆爆

寶壽方云本公一關一對大有來由不媿爲雲居嫡子然敲磕將來不無話作兩橛當時待問木上座在甚處何不向道某甲乍到勞倦別日再來呈似拂袖便出夾山眼裏有睛自當大開東閣却乃曰在堂中衲僧分上成得個甚麼

潭州報慈藏嶼禪師青六龍牙遁嗣　僧問情生智隔相變體殊只如情未生時如何慈曰隔曰情未生時隔個什麼慈曰者個梢郞子未遇人在

瑯琊覺云報慈不妨入泥入水若據衲僧門下遠之遠矣

黃龍新云也是小慈妨大慈者僧還同受屈梢郞子未遇人在今時往往作是非會不作是非會如何理論良久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

開福寧云報慈一隔佛祖命脉放去收來凡聖罔測

東禪觀云報慈始初大開東閣末梢只以麤茶借禮

南澗問云報慈可謂氷稜上行劍刃上走怎怪者僧對面千里

大同安云慈禪法施非慳無問其人將至寶一時擲出怎奈困窮子見不能取乃曰惜哉如何而處

隋州護國守澄淨果禪師青六疎山仁嗣僧問鶴立枯松時如何國曰地下底一場懡㦬曰滴水滴凍時如何國曰日出後一場懡㦬曰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國曰三門頭兩個漢一場懡㦬

博山來云護國三懡㦬囫圇無縫罅便是具鐵眼銅睛底漢子也分剖不下惟同道者方知且道誰是同道者直饒你知得道得總是一場懡㦬

△南七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南七南院顒嗣在郢州衙內陞座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祇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時有盧陂長老出問某甲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穴曰慣釣鯨鯢沉巨浸却嗟蛙步䠞泥沙陂佇思穴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穴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陂擬開口穴又打一拂子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穴曰太守見個甚麼道理牧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穴便下座

昭覺勤云風穴擐三玄戈甲施四種賓主明立信旗密排陣敵及至盧陂纔跨鐵牛畫時擒下遂令牧主知歸所謂龍驤虎驟鳳翥鸞翔雖然若是崇寧待伊道有鐵牛之機劈脊便棒殺人刀活人劍還知落處麼

報恩秀云風穴道太守見個甚麼道理者裏便好與盧陂雪屈

天寧琦云擊石火閃電光構得構不得未免喪身失命風穴壁立千仞坐斷盧陂舌頭盧陂若是個人未到牧主檢責纔見他道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呵呵大笑他若擬議拍一拍便行無端請師不搭印倚他門戶傍他牆剛被時人喚作郎如今有人與風穴作主我要問他心印在什麼處

博山來云風穴泥印子在手印住也得印破也得盧陂不搭印正是鐵牛機可惜乾爆爆地若帶些

水頭管取他泥印子爛去
磬山修云決戰者不顧其首盧陂也是一員猛將敢來奪令攙旂怎奈風穴作家陣勢排定教你無門可入無路可出自非披三玄戈甲七事隨身者孰能如是雖然當時不得牧主怎生收煞
天童恣云風穴據令牧主知歸可謂龍驤虎驟鳳翥鸞翔日暮一時千秋或遇祇如盧陂落節且道過在什麼處
焦山乘云風穴牧主早已被盧陂看破
龍華宗云絅弓弦上走馬針鋒上劍鐵卷舒自在收放臨時還他興化老漢若是龍華又且不然遂拍膝一下云自有一雙窮相手未曾容易舞三臺
崇慶古云者僧祇解攫虎頭不解收虎尾累及風穴喪盡生平何似我龍上座入水不動波出林不動草便能以鐵牛機一印印定且道憑何證據呈拄杖云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復卓一卓
大覺昇云風穴正令全行盧陂退身賣陣檢點將來總讓牧主一籌何故伯牙縱有高山調不是知音也是閒
白巖符云大小風穴一期做處却被個俗官覷破若不得個隱身符子討甚衲僧好與盧陂長老一狀領過

風穴參南院入門不禮拜院曰入門須辨主穴曰端的請師分院於左膝拍一拍穴便喝院於右膝拍一拍穴又喝院曰左邊一拍且置右邊一拍作麼生穴曰瞎院便拈棒穴曰莫盲枷瞎棒奪打和尚莫言不道院擲下棒曰今日被黃面浙子鈍置一場穴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饑院曰闍黎曾到此間麼穴曰是何言歟院曰老僧好好借問穴曰也不得放過
靈隱嶽云嗄也甚奇怪一個禿笤箒一個破簸箕搕㩳堆頭也用得著然未免鈍置門風若據令而行總欠一著
南堂欲云精金躍冶正要鉗鎚赤驥追風豈資鞭影是他南院末上太殺傷慈直到下梢分疏不下本覺者裏設有問入門須辨主端的請師分便與

連棒趁出何故當門不用栽荊棘免得人來惹著衣

風穴上堂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怗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却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識闍黎麼右邊一拍曰者裏是欲識老僧麼左邊一拍曰者裏是

雲門偃云者裏即易那裏即難

瑯瑘覺云杓卜聽虛聲

雪竇顯舉若立一塵家國興盛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遂拈拄杖云還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

白雲端云大衆立即是不立即是良久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拍禪牀一下

五祖演云太平即不然若立一塵法堂前草深一丈不立一塵錦上鋪花何也不見道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纔擬展脚眠蚊蟲猶蚤出

靈隱嶽云大小風穴酷氣猶在何故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喝一喝

報恩秀云雲門矢上加尖瑯瑘腦後拔楔此亦一塵纔立家國興亡也其實中心樹子何曾少動

烏石道云風穴大似個賣卜漢才拋卦錢時吉凶禍福盡在自身纔下卦錢禍福吉凶盡在他人分上然雖如是且道他以手左邊拍一拍右邊拍一拍意作麼生

愚菴盂云喫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妙手何須誇偏拍三台須是大家催

洞山瑩云風穴將十方常住一片田地開兩路門頭與人較奢論富美則美矣檢點將來少些大人氣相洞山則不然卓拄杖云蕩蕩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有封疆

廣潤融云者黃面浙子把臨濟主賓玄要一時瓜分得七花八裂了也雖然幸喜伊能喝不作喝用故門風不致掃土且道那裏是喝不作喝用處遂一喝

風穴因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雪竇顯云曾有人問我對他道劈腹剜心又且如何復云因風吹火別是一家傷鼈恕龜必應有主

鼓山珪云且道是犯不犯

南華昺云風穴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眼睛裏倒卓須彌眉毛裏橫安世界畢竟落在甚處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西禪需舉雪竇語畢云二老漢一人如三春和煦一人如雪上加霜雖則來機不昧縱奪可觀其奈未出者僧所問曾有僧問西禪向伊道泥牛吼處千華秀木馬嘶時萬木秋復云師子頻呻象王回顧三千年後和泥合水莫道見西禪來

天童覺云露䠞䠞圓陀陀直是無稜縫且道風穴無稜縫何似雪竇無稜縫還會麼和光惹事刮篤成家

天童傑云風穴老龜將白麪和麩殼羅了引得後來人徒向百花深處作道理成羣作隊外邊打之遶徑山則不然有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即向他道置將一問來

中峰本云者僧問處如大浸稽天無物不在波瀾之內風穴固是入水不濕怎奈全身在裏許

雲居莊云者僧與麼問風穴與麼答似則似矣是則未是雖然你要見他風穴三生六十劫

積翠潤云者裏若有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便劈脊棒云話墮了也

風穴因僧問九夏賞勞請師言薦穴曰出袖拂開龍洞雨泛杯波湧鉢囊華

昭覺勤云風穴用得當陽事不妨風流儒雅要且只道得途中句或有問道林九夏賞勞請師言薦向道四絕堂邊呈瑞氣三湘江畔奪高標

風穴因眞園頭同念法華問訊次穴問眞如何是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眞曰鶉鳩樹上啼穴曰你作許多癡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乃問念法華你作麼生念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却顧眞曰你何不看念法華下語

高峰妙云山僧昔年侍立先師次亦嘗被問此話擬下語間遂遭一一頓熱棒打出直得三日忍痛不

巳大衆端要見二老優劣但將妙上座喫棒處看
風穴因僧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穴曰木雞啼
子夜芻狗吠天明
徑山杲云者黃面浙子恁麼答話也做臨濟兒孫
未得在今日或有問徑山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
齊只向他道木雞啼子夜芻狗吠天明
南堂欲云先行不到末後太過要見條理始終須
是金聲玉振
磬山修云妙喜老人恁麼答話亦未作得風穴兒
孫在有人問磬山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但向
他道木雞啼子夜芻犬吠天明
報恩賢學妙喜語畢云富而好禮以見無驕貧不
苟得方無濫取徑山老人只欲抑人揚已不顧旁
觀自不能逃二者之咎雖然還知他爲人處麼若
非捨已從人那見婆心切切喝一喝
甌峰承云此三大老一人得第一句一人得第二
句一人得第三句有人揀辨得出堪爲濟下兒孫
其或未然鄭州出曹門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已穴曰是汝自已僧禮
拜穴便打
天竇樞云是汝自已以水澆水劈脊便棒徹骨徹
髓
郢州芭蕉繼徹禪師南七芭蕉清嗣僧問有一人不捨生死
不證涅槃師還提携也無蕉曰不提携曰爲什麼不
提携蕉曰林溪麤識好惡
天童覺云芭蕉雖然識好惡且不能驅耕夫之牛
奪饑人之食如今有問長蘆便和聲打爲什麼如
此從來不識好惡
洞山瑩云芭蕉雖識好惡大似醉後添杯要活者
僧不得天童不識好惡是則驅耕奪食雖活者僧
未免傷鋒犯手若有問新豐但向道利劍不斬死
漢他若是個衲僧管取別有生涯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南七西院明嗣初參西院便問擬問不
問時如何院便打陽良久院曰若喚作棒眉鬚墮落
陽於言下大悟
保福展云雖然如是伱眉毛有幾莖

開福寧云者僧却有陷虎之機西院不覺投他深穽若人辨得親佩毗盧印當陽捋虎鬚如其見解未圓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

樟山量云與陽悟去則且置諸人還知西院落處麼良久乃曰倚天長劍用無痕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三十七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三十八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青七

洪州同安志禪師（青七同安丕嗣）先同安臨寂上堂曰多子塔前宗子秀五老峰前事若何如是三舉莫有對者末後志出曰夜明簾外排班立萬里歌謠道太平安曰須是者驢漢始得

白巖符云先同安鉢袋子分付不得個人到臨末梢頭尤切切也求賢之急亦至矣志老與麼應對雖不失其爲宗旨然未審還恰他意也無若不恰他意他又道須是者驢漢始得若恰他意怎奈三十代後有個白巖不肯

襄州石門慧徹禪師（青七石門蘊嗣）僧問如何是伶俐底人徹曰維摩不離方丈室文殊未到早先知又僧問如何是伶俐底人徹曰垢膩汗衫皂角洗又僧問如何是伶俐底人徹曰古墓毒蛇頭戴角

天童覺云一句子把定要關一句子不存軌則一句子體用雙照若人會得許你伶俐還端的麼枯龜妙在孫臏手一灼爻分十字文

石門因僧問年窮歲盡時如何門曰東村王老夜燒錢

開先暹因其僧又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先曰依舊孟春猶寒

昭覺勤云不妨田地穩密若有問道林年窮歲盡時如何只向他道定盤星上轉風車

烏石道云石門雖則善應來機怎奈倚他門戶數他珍寶石溪則不然忽有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只向他道兩竿紅燭下一片祖師心

磬山修云有人問磬山年窮歲盡時如何對他道一爐紅焰煖騰騰

道林慧云石溪雖則盡力提撕終是以常住物私做人情今夜忽有問弁山年窮歲盡時如何向他道寒暄一夜隔客鬢兩年催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

襄州廣德周禪師（青七廣德延嗣）僧問阿逸多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周曰鹽又盡炭又無曰鹽盡炭無時如何周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起愁來愁殺人

徑山杲云古人恁麼喚作洗脚上船

愚菴盂云不是問津來渡口安能遊徧武陵春

益州青城香林澄遠禪師（青七雲門偃嗣）僧問如何是室內一盌燈林曰三人證龜成鼈

瑞巖慍云三人證龜成鼈一口各含一舌當機不辨來風喫水也須防噎老香林能捩挈眞燈照世都吹滅喝一喝

香林因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林曰臘月火燒山

雪竇顯云臘月火燒山萬種千般翹松鶴冷踏雪人寒達磨不會大難大難

昭覺勤云舉一明三衲僧孔竅千差一轍本分鉗鎚雖然如是道林則不然或有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只對他道綿包特石鐵裹泥團

天童華云香林恁麼道老鼠入牛角忽有問歸宗如何是衲衣下事只對他道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天童悆云應菴老祖恁麼道亦未免貪前失後若是山僧有問如何是衲衣下事但向他道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古南門云香林冬行春令雪竇拆東補西若要理會衲衣下事各自摸取好

靈巖儲云恁麼答話雖則及時及節未免移東補西若是東山則不然如何是衲衣下事向道動則風生且道香林底是東山底是若撿點得出東山性命在諸人手裏撿點不出諸人性命在東山手裏拋拄杖云負命者上鉤來

天井新云雪竇拖泥帶水處截鐵斬釘昭覺截鐵斬釘處帶水拖泥諸人還知香林爲人處麼狗啣枯骨走

寶掌白云噫既高和亦峻還他二老若是衲衣下事正未夢見在

甌峰承云者一隊漢將衲衣下事錯下註脚各好與三十拄杖

□□獬云二尊宿向瑪瑙堦前垂手琉璃殿上經行若是衲衣下事白雲萬里

韶州白雲子祥禪師(青七雲門偃嗣)問僧不壞假名而談實相你作麼生會僧指椅子曰者個是椅子祥以手撥椅曰與我將鞋袋來僧無對祥曰者虛頭漢

雲門偃聞云須是他始得

徑山杲云雲門扶强不扶弱怎奈憐兒不覺醜者僧當時若是個漢待他道將鞋袋來便與掀倒禪床直饒白雲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也分疎不下

天寧琦拈拄杖云者個是假名那個是實相者個是實相那個是假名一不是二不成路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殺暗中行

昭慶庭云公道無私民情得所既諳風憲那許譬身然雖易辨來鋒怎奈難爲去就良久云放過一著

南澗問云雲門憐兒不覺醜不知白雲當時失却一隻眼何故只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

鼎州德山緣密圓明禪師(青七雲門偃嗣)上堂及盡去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掛壁上猶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識此人參學事畢

投子青云藏盡楚天月猶存漢地星

報恩秀舉投子語畢云車也去了藉甚油缸

博山來云孤危不立更用相親法外無身猶欠哮吼鼻孔與眉毛從來不相識相識去舌頭原在口裏

白巖符云山僧擬辭賢岫遠赴長安長揖矣烟霞雲鳥把臂乎車馬袍笏你若向者裏覷見一班要與他山相見有甚麼難

德山上堂俱胝和尚凡有扣問只竪一指寒則普天

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

雪竇顯云什麽處見俱胝老莫錯認定盤星復云森羅萬象徹下孤危大地山河通天嶮絶什麽處得一指頭禪妙喜曰可謂是貴人多忘

古南門云有利無利不離行市

岳州巴陵新開顥鑑禪師（青七雲門偃嗣）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陵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

五祖演云大小巴陵只道得一半白雲即不然擲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又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答云人貧志短馬瘦毛長

佛日智云演祖文鐵鐵地也只道得一半隆安即不然祖意教意是同是別馬搭鞍驢拽磨

巴陵示衆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旛動既不是旛風向甚麽處著有人與祖師作主出來與巴陵相見

雪竇顯云雪竇道風動旛動既是風旛向甚處著有人與巴陵作主亦出來與雪竇相見

古南門云巴陵大似見角知牛雪竇亦乃因風吹火固能盡力提持要且未解與祖師作主古南也只因風吹火不是風動不是旛動大衆曹溪大師來也高著眼

隨州雙泉師寬明教禪師（青七雲門偃嗣）遊山回首座領衆門接座曰和尚遊山巇嶮不易寬提起拄杖曰全得者個力座乃奪却拄杖寬放身便倒大衆皆進前扶起寬起以拄杖一時趂散回謂侍者曰向道全得者個力

黃龍南云明教雖然會起會倒不覺弄巧成拙

資福侶云一倒一起煞有規程然當時一衆竟不扶起非唯省却一頓拄杖且看此老如何起身復云險

白巖符云首座見義勇爲猶欠末著參隨持公力護妄惹冤情若夫明教者漢雖曰通身手眼予奪自在然未免被侍者笑破口唇皮

襄州洞山守初禪師（青七雲門偃嗣）參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山曰查渡門曰夏在甚處山曰湖南報慈門曰幾時離彼山曰八月二十五門曰放汝三頓棒山明日却上問訊曰昨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麽處門

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山於言下大悟

雪竇顯云雲門氣宇如王㧞著便氷消瓦解當時若據令而行子孫也未到斷絕

白雲端云大小雲門被洞山一問直得額頭汗出口裏膠生

天童傑云雲門放去太奢收來太儉末後殷勤何不與他本分草料洞山恁麼悟去也是杓卜聽虗聲

靈隱嶽云諸方盡謂父子投機啐啄同時殊不知雲門正令不行却向草窠裏輥致令洞山打失鼻孔至今無摸索處

保寧茂云雲門探竿在手洞山抱贓領罪若當時雲門纔開口洞山好大展坐具三拜復歸客寮看他者漢何處著㘞

浮山□云把定乾坤佛祖無進入之路放開江海魚龍得游泳之方雲門老人不妨奇特雪竇云雲門氣宇如王㧞著便氷消瓦解識甚好惡當時若據令而行瞎却天下人眼

瑞巖慍云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汝諸人作麼生會諸人會處便道洞山慣曾作客少遇知音雲門食店雖開不許人喫所以雪竇抑雲門而出洞山浮山小雪竇而扶雲門與麼見解天地懸殊諸人要會麼年年八月二十五查渡依然冷浸秋

天井新云山高水深雲行鳥飛在雲門則可在天井則不可何故家無滯貨不富

靈巖儲云雪竇恁麼道爲復是成襯雲門爲復是成襯洞山若謂一點水墨兩處成龍錯過目前更道兩段不同收歸上科辜負先覺山僧今日不圖雪上加霜祇要諸人寒毛卓豎有麼有麼良久卓拄杖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

愚菴盂云雲門到者裏也把不住使人上頭上面會見老胡一枝掃土而盡

法忍謐云洞山若非末後殷勤墮在爛泥坑裏永拔不出又云只爲末後殷勤墮在爛泥坑裏永拔不出

□□獬云雲門放洞山三頓棒儉生不孝雪竇據

令而行義出豐年要見洞山麼入居大國方知貴
水到瀟湘一樣淸
洞山示衆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尿天幡竿頭上煎䭔子三個胡孫夜簸錢
道吾眞別云老僧則不然三面狸奴脚踏月兩頭白牯手拏烟戴冠碧兎立庭栢脫殼烏龜飛上天且道誵訛在什麼處
保福達云一等爲虛空畫眉目洞山道吾較些子
雲溪挺云上大人收拾起如何若何趙錢孫李
洞山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復云於此四句語中見得分明也作個脫灑衲僧根椽片瓦粥飯因緣堪與人天爲善知識於此不明終成莽鹵
愚菴盂云夜夢不祥題破在壁君子讀之化爲大吉
洞山因都諫太保問眼處入正受諸塵三昧起此意如何山曰洞山茶盌裏有太保太保茶盌裏有洞山太保無語却將此語問谷隱隱曰不落無言說又問

延慶慶曰喚什麼作三昧
幻寄稷云三老恁麼道忒殺廉纖若有問幻寄如何是眼處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但向伊道過
愚菴盂云一個老婆禪一個新婦禪一個女兒禪總被太保折倒了也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佛山曰麻三觔
天寶樞云麻上生繩猶自可那堪繩上更生蛇喝一喝云一條來往長安路
金粟元云向者裏會得見洞山則易見自己則難既見洞山爲甚却不見自己乃竪拳云看看者個重多少
松隱理云我不似洞山指東話西如何是佛你問阿誰他若眼目定動直向道古佛過去久矣
蘄州北禪悟空寂禪師青七雲門偃嗣問僧甚處來曰黃州禪曰夏在什麼處曰資福禪曰福將何資曰兩重公案禪曰怎奈在北禪手裏何曰在手裏即收取禪便打僧不甘禪隨後趂出
雪竇顯云奇怪宛有超師之作還知者僧麼只解

會前不能顧後若在雲竇手裏棒折也未放在
保寧茂云北禪拋鈎者僧拋鈎一個半肋一個入
兩且道優劣在者僧在北禪
南堂欲云一不做二不休打人須是鐵拳頭
金陵奉先深禪師（青七雲門偃嗣）同明和尙在衆時聞僧問
法眼如何是色眼豎起拂子或曰雞冠花或曰貼肉
汗衫二人特往請益問曰承聞和尙有三種色話是
否眼曰是深曰鷂子過新羅便歸衆李後主在座不
肯白法眼曰寡人來日置茶筵請二僧重新問話明
日後主賫綵一箱劍一口請二人曰今日請上座重
新問話若問得是奉賞綵若問不是只賜一劍法
眼陞座深出問今日奉勅問話師還許也無眼曰許
深曰鷂子過新羅擇綵便行大衆一時散去時法燈
作維那乃鳴鐘集衆僧堂前勘辯燈曰承聞上座久
在雲門有什麼奇特因緣舉一兩則商量看深曰古
人道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維那作麼
生商量燈擬議深乃打一坐具便歸衆
佛日智云法眼大人相法燈小丈夫深上座慣得
其便雖然若到隆安門下總不許動著何故識法
者懼
雲溪挺云法燈縱饒掘得萬丈深坑將他一時埋
却也是賊過後張弓況乎立馬成擒未免喪師辱
國深公深公得利不可再往
奉先同明和尙到淮河見人牽網有魚從網中透出
深曰明兄俊哉一似個衲僧相似明曰雖然如此怎
如當初不撞入網羅好深曰明兄你省悟在明至中
夜方省
徑山杲云明上座省得底且道是網羅裏底網羅
外底
愚菴孟云一度被蛇咬三年怕爛草
西遯超云須知古人言不虛發且道如何是他欠
悟處若向明公語下搜求直須打到棒折若識個
道個惡亂一上打到棒折尙未放休除此二途還
有知二公落處者麼乃呵呵大笑云入也入也
東塔燾云深禪布彌天網子罩衲僧鼻孔惜明上
座沒量大人被語脈轉却末後省去不無未免從

他絹子裏經過

眉州黃龍贊禪師青七雲門偃嗣問僧近離甚處曰香林龍曰在彼多少時曰六年龍曰世尊在雪山六年證無上菩提汝在香林六年成得個甚麼僧無語龍曰移厨喫飯漢

寶壽新云者僧據黃龍判斷分文不值仔細看來不無長處且道那裏是他長處只見波濤濶不覺洞庭深

泉州招慶道匡禪師青七長慶稜嗣普請挑泥次中路按拄杖問僧上窟泥下窟泥曰上窟泥慶打一棒又問一僧上窟泥下窟泥曰下窟泥慶亦打一棒又問明招上窟泥下窟泥招放下泥擔叉手曰請和尙鑑慶便休

徑山杲云招慶雖然休去怎奈明招不甘雲門當時若見他放下泥擔云請師鑑劈脊也與一棒看他如何折合

天寧琦云國淸才子貴家富小兒驕

愚菴盂云上窟也打下窟也打放下泥擔便休去好不了事且道是賞伊是罰伊檢點不出也與你一拄杖

福州報慈光雲禪師青七長慶稜嗣問僧近離甚處曰臥龍慈曰在彼多少時曰經冬過夏慈曰龍門無宿客爲什麼在彼許多時曰獅子窟中無異獸慈曰汝試作獅子吼看曰若作獅子吼卽無和尙慈曰念汝新到放汝三十棒

雪竇顯云奇怪諸禪德若平展則兩不相傷據令則彼此俱險還檢點得出麼

古南門云者僧且置忽若據令報慈合喫多少棒

淸化嶾云主善驗賓賓能看主可謂二俱作家雖然若是山僧者裏只管盡法不顧無民

仁王敎云一主一賓雖然好手未免互相鈍置雖然末上報慈道念汝新到放汝三十棒且道是賞是罰時有僧出敎便打

泉州太傅王延彬居士青七長慶稜嗣入招慶佛殿指鉢盂問殿主者個是什麼鉢主曰藥師鉢公曰只聞有降龍鉢主曰待有龍卽降公曰忽遇拏雲䁻浪來時作

麼生主曰他亦不顧公曰話墮也
雲門偃別殿主云他日生天莫辜負老僧
玄沙備別殿主云盡你神力走向什麼處去
保福展別云歸依佛法僧
百丈恒別殿主作覆鉢勢
潙山喆云殿主只知瞻前不知顧後太傅神威既逞殿主鉢盂猶覆大潙當時若見他道拏雲𩃎浪來時如何托起鉢盂道盡汝神力直饒八大龍王來也只得振威乇怹
白巖符云忽遇拏雲𩃎浪來時作麼生以手指空云放爾為霖霄漢去復指鉢云莫教忘却此中來當時殿主下得者番手脚管取太傅屈膝有分
太傅到招慶煎茶朗上座與明招把銚忽翻却茶銚公乃問茶爐下是什麼朗曰捧爐神公曰既是捧爐神為什麼翻却朗曰事官千日失在一朝公拂袖便出明招曰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却向外邊打野榸朗曰上座作麼生招曰非人得其便
雪竇顯云當時但踏倒茶爐
潙山喆云王太傅大似相如奪璧怒髮衝冠明招也是忍俊不禁難逢快便大潙若做朗上座當時見問既是捧爐神為什麼翻却但呵呵大笑何故見之不取千載難追
瀛山誾云王太傅如秤衡上星兒觔兩分明秤得天下衲僧也然簡點將來却被招慶明招捉敗且道捉敗在甚麼處
竇掌白云太傅大似挑戰無功山僧若作朗上座待問茶爐下是什麼便與震威一喝管教者俗漢心平意降又云明招也是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
資福侶別云正現大人相
益州淨衆歸信禪師青七青峰楚嗣 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淨曰菡萏滿池流曰出水後如何淨曰葉落不知秋
天童覺云李陵持漢節潘閬倒騎驢
牛眠炯云淨衆與麼答話未免惹人情解山僧者裏則不然蓮花未出水時如何龍師火帝出水後如何鳥官人皇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青七羅山嗣）問國泰古人道俱胝只念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與他拈却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泰竪起一指招曰不因今日怎識得者瓜洲客

溈潭清云明招只識得瓜洲客且不識國泰直饒識得也未夢見俱胝老在

明招逹和國泰深和尚來問疾纔入招便曰阿哪阿哪深師叔救取老僧深曰和尚有什麼救處招舉頭一覷曰咦眼子烏律律地依前是個舊時深上座乃回身面壁更不相見

徑山印云明招若不轉身面壁有甚面目見國泰一疾尚不奈何豈況出入生死

愚菴盂代國泰高聲喚侍者拏湯來復云苦哉屈哉

明招擁爐次僧問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那句是賓那句是主招指火曰與我向此中拈出一莖眉毛得麼曰非但某甲盡大地人喪身失命招曰你因甚自把髻投衙

徑山杲云者僧有頭無尾明招有尾無頭若人道得頭尾圓全句雲門與你拄杖子

天寧琦云不解拈出火裏眉毛未知四句中那一句是賓那一句是主妙喜道者僧有頭無尾明招有尾無頭直饒妙喜道得頭尾圓全句天寧拄杖子未放伊在

愚菴盂云前不遘村後不迭店且幸留得個火爐子

靈巖儲云者僧於荊棘林裏出頭明招向火燄中垂手雖則予奪臨時撿點將來二俱不了當時若是靈巖見者僧恁麼問便與他劈頭一喝不唯使者僧即棘林而成寶所亦與從上漆桶增幾分光彩

明招到招慶有度上座問羅山尋常道諸方盡是麨飯惟有羅山是白飯上座從羅山來遂展手曰白飯請些子招打兩掌度曰將謂是白飯元來只是麨飯招曰癡人棒打不死度至晚舉似諸禪客次招近前曰不審度曰今日便是者上座下兩掌有瑫上座曰

不用下掌就裏許作麼生道招曰就裏許也道道珞無對招曰是你諸人一時縛作一束倒卓向尿閫下來日相見珍重

天童傑云尋常向諸人道終日在洪波浩渺中舀水相潑渾身無一點濕是他明招踏著者些子自然用出閒閒地惜乎鋒頭少銳引得許多葛藤若是華藏見他道將謂是白飯元來只是麩飯連腮更與兩掌且教者漢疑三十年

明招上堂衆纔集便曰風頭稍硬不是汝安身立命處且歸暖室商量便歸方丈大衆隨後到方丈招曰纔到暖室便見瞌睡以拄杖一時打散

薦福璨云風頭稍硬且歸暖室商量鈎頭有餌大衆隨後到方丈黃連隨根嚼未是苦纔到暖室即便瞌睡以拄杖一時打散可惜黃金如糞土復云明招先鋒有作殿後并吞可惜衆中無人當時若見道此處風頭稍硬且歸暖室商量便好一時散去教者老漢要歸方丈未可在

鄂州黃龍誨機禪師青七玄泉彥嗣僧問禪以何爲義機曰以謗爲義

雪堂行云三世諸佛是謗西天二十八祖是謗唐土六代祖師是謗天下老和尙是謗諸山是謗山僧是謗於中還有不謗者也無談玄說妙無沙數怎似雙峰謗得親

天寧琦云若有人問南湖禪以何爲義向他道以贊爲義且道謗底是贊底是眼見則瞎耳聽則聾口說則啞心思則窮天際雪埋千丈石洞門凍折幾株松

福州鼓山智嶽了宗禪師青七鼓山晏嗣初遊方至鄂州黃龍便問久嚮黃龍及乎到來祇見赤班蛇龍曰汝祇見赤班蛇且不識黃龍山曰如何是黃龍龍曰滔滔地山曰忽遇金翅鳥來又作麼生龍曰性命難存山曰恁麼則被他吞却去也龍曰謝闍黎供養山便禮拜

瀛山闇云今日撞著個買劍客三十文貨與一口

白巖符云黃龍一等做處予奪得宜不媿爲巖頭嫡孫然冷地裏不知不覺直爲鼓山吞却還有人

辨得出麼

鼎州大龍智洪弘濟禪師青七白兆圓嗣 僧問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龍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徑山杲云若以此明堅固法身生身入地獄

愚菴盂云試問大龍還曾夢見堅固法身麼

廣教玉揮拂子云會麼昨日是三十今朝乃初一展事投機知不知野老愛閑烟樹立無限輪椎劈不開古今空射髏門戟攙不攙如山屹三更半夜過牢關忠言不避風前泣

福州報慈院文欽禪師青七保福展嗣 僧問如何是妙覺明心慈曰今冬好晚稻出自秋雨成

瀛山誾云知時識節須是報慈若論妙覺明心未夢見在且畢竟作麼生是妙覺明心喝一喝

漳州地藏桂琛禪師青七玄沙備嗣 問僧甚處來曰南州藏曰彼中佛法如何曰商量浩浩地藏曰怎如我者裏栽田博飯喫曰怎奈三界何藏曰喚什麼作三界

溈山喆云清貧長樂濁富多憂

報恩秀於怎如我者裏栽田博飯喫下云當時便好道怎麼則非但南州也

博山來云者僧羈縻三界帶累他南州禪客俗氣不除如今還有與地藏相見者麼更須拋却犂耙钁頭始得

大慈言云大小地藏道個栽田博飯不妨令人疑著無端末上道你喚什麼作三界却似龍頭蛇尾

仁王教云地藏家風無媿古佛眞個千載一遇乃爲者僧一拶直得七零八落

地藏問僧甚處來曰秦州藏曰將得什麼物來曰不將得物來藏曰你爲什麼對衆謾語其僧無對藏却問秦州豈不是出鸚鵡曰鸚鵡出在隴西藏曰也不較多

溈山喆云者僧親從秦州來爲什麼道對衆謾語要會麼作客不般勤帶累主人拖泥涉水

福州安國慧球禪師青七玄沙備嗣 上堂我此間粥飯因緣爲兄弟舉唱終是不當欲得省要却是山川大地與汝發明其道既常亦能究竟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無情土木瓦礫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一切音

甞瑕臺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折箸攪大海水令彼魚龍知水爲命會麼若無智眼而審諦之任汝百般巧妙不爲究竟

瑯琊覺云雖是善因而招惡果

薦福行云若據山僧撿點安國自已性命亦未知落處在者裏一隻折箸也不消得莫有虎口奪食者麼若無山僧不免向灸瘢上更下一燋去也拍禪床下座

東禪觀云安國一時嚼飯餵嬰兒不知旁觀惡心

福州大章山契如菴主（青七玄沙備嗣）僧問生死到來如何回避章曰符到奉行曰恁麼則被生死拘將去也章曰阿哪哪

瀛山誾云者老漢恁麼放憨直得闔家拱手雖然更須勘道始得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三十八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三十九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南八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南八風穴沼嗣）示衆拈竹篦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汝諸人且喚作什麼時葉縣省在會下乃近前掣得拋向堦前却曰是什麼山曰瞎縣於言下大悟

廣慧璉云省驢漢悟則太煞悟要且未盡先師意旨

天寧琦云廣慧恁麼道先師實有意旨那將一把火照看面皮厚多少下坡不走快便難逢若是向上提持還我竹篦師兄始得

雲居莊云脫體風流須是首山當機抗敵還他葉縣一向與麼去臨濟佛法掃土而盡

甌峰承云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明招補云我當時若在待道汝諸人喚作什麼但噓兩噓管取首山者漢瓦解氷消

首山因汾陽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

全體現曰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絕狐蹤汾於言
下大悟禮拜起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
知

保寧茂云大小首山龍頭蛇尾有底便道眞不掩
偽曲不藏直拍禪牀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
今不得妙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佛山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曰未
審甚麼句中收山曰三玄收不得四句豈能該曰此
意如何山曰天長地久日月齊明

首山念又因僧問新婦騎驢阿家牽意旨如何山
曰百歲翁翁失却父曰百歲翁翁豈有父耶山曰
汝會也又曰此是獨坐無尊卑從上無一法與人

愚菴盂云欽深淵默漆雞頭大將軍除壁虱

光相得云與麼答話應機接物不妨迅捷檢較將
來未免旁觀者哂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佛山曰杖林山下竹筋鞭

道峰濟云首山控千里馬發穿楊箭無有不中之
者怎奈遇著者僧致令勞而無功若有問道峰如
何是佛祇向道此問何來且道與首山是同是別

汝州廣慧眞禪師 南八風穴沼嗣 風穴問會昌沙汰時護法
善神向什麼處去眞曰常在闤闠中要且無人見穴
曰你徹也

徑山杲云你道風穴自徹也未

△青八

鼎州梁山緣觀禪師 青八同安志嗣 示衆南來者與伊三十
棒北來者與伊三十棒

瑯瑘覺云梁山好一片眞金將作頑鐵賣却瑯瑘
即不然南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
從教天下人貶剝

天童悉云瑯瑘雖不將金作鐵賣其奈自不說價
要人還錢廣潤又則不然南來者與你三十棒北
來者與你三十棒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
裏看

佛日智舉瑯瑘語畢云二老可謂婆心太切只知
入水入泥不顧旁觀者哂隆安即不然南來者任
他南來北來者任他北來三十棒切忌動著何故

黃金自有黃金價何必和沙賣與人
白巖符云瑯瑯攙行奪市錐只恁麼利廣潤擬出一頭鑿只恁麼方要見梁山較三千里
梁山上堂眞園頭出問家賊難防時如何山曰識得不爲冤曰識得後如何山曰貶向無生國裏曰莫是他安身立命處麼山曰死水不藏龍曰如何是活水龍山曰興波不作浪曰忽遇傾湫倒嶽時如何山下座把住曰闍黎莫教溼著老僧袈裟角
黃龍淸云梁山老漢洞達機宜堪稱作者怎奈借便開門展轉令人著賊黃龍即不然纔見問家賊難防時如何便與一刀兩斷教伊永絕窺窬然雖如是忽有個衲僧出來却指山僧云賊賊又作麼生具眼者辨取
天童華云梁山和尚要且只解戰賊不解殺賊有問山僧家賊難防時如何劈脊便打何故不見道齊之以禮
雲門信云園頭久默此要眞有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機苟非梁山大難抵敵雖然末後中他一箭且喜卸甲而歸還有救得者麼若問雲門忽然傾湫倒嶽時如何但向道照管尾巴且看園頭作何折合
棲霞成云擒賊須擒王梁山縱之而不擒何也蓋欲試其賊之手段果能爲王否應菴云只解戰賊不解殺賊嗚呼殺又何難戰不易也使其弓折箭盡自肯投降則賊可轉爲良民矣齊之以禮必先導之以德
龍華體云梁山老人向平田淺草撥着個焦尾大蟲直是利害若非深諳伏虎之方幾遭毒口遂高聲召云大衆者裏也有一個好生隄防還見麼乃驀拈拄杖下座一齊打散
鳳山啓云正偏妙叶玉線金針者僧如庖丁游刃用有餘饒梁山似郢匠揮斤纖毫無損應菴曰只能戰賊不解殺賊殊不知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堯舜也
河渚謙云梁山原來膽小只能識賊貶賊不能用賊若是山僧待問家賊難防時如何但向道用防

作麼不見道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白巖符云眞公一挨一拶儘有捋虎鬚底膽略自非梁山老漢濶大門牆難爲包裹雖然者裏却不恁麼待道忽遇傾湫倒嶽時如何劈脊便打云者畜生看你走向甚麼處去

寶光淵云梁山老漢也是當斷不斷返招其亂若據寶光見處待問家賊難防時如何便與三十痛棒趁出爲什麼不見道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梁山因太陽玄參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音像曰者是吳處士畵底玄擬進語山急索曰者個是有相底如何是無相底玄頓悟於言下遂作禮起却依位立山曰何不道取一句玄曰道卽不辭恐上紙筆

報親舟云大似雲雷相送冲霄跨漢只在片時咦

淸化嶾云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棲霞成云梁山可謂有奔流度刃之機活捉生擒之手太陽如香象渡河截流而去忽然回顧直得滿地落花紅似錦百川四瀆盡芬芳

烏龍岑云玉線金針繡鴛鴦於錦上須是梁山東君布令見春工於一枝還他玄老雖然傑出當時未免費人唇舌

金陵淸涼法眼文益禪師(靑八地藏琛嗣)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你作麼生會修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眼曰與麼又爭得曰和尙作麼生眼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修便禮拜

東禪齊徵云山主恁麼祇對爲甚麼不肯及乎請益法眼乃仍只恁麼道且道誵訛在什麼處者裏看得透許你具一隻眼

五祖戒別法眼劈脊便打

保寧勇云修山主當時何不也好向法眼道與麼會又爭得白巖符云大小保寧錯過修山主也不知是他便禮拜也太煞誵訛

徑山杲云法眼與修山主絲來線去綿綿密密扶起地藏門風可謂滿目光生若是徑山門下更買草鞋行脚始得何故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甚處得者消息來

天寧琦云二老漢不會轉身句如今有問天寧毫

韲有差天地懸隔作麽生會向他道昨日有人恁麽問三十棒趁出院去也

報恩秀云萬松當時見法眼道恁麽又怎得向道久聞和尚有此機要不然攙手便行管取一時坐斷

博山來云法眼勾人在不疑之地且道有多少法術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河渚謙代修云和尚元來別有長處

法眼問僧甚處來曰泗洲禮拜大聖來眼曰大聖今年出塔否曰出眼却問旁僧曰你道伊到泗洲不到泗洲

浮山遠云者僧到即到泗洲只是不見大聖

道場全云者僧見即見大聖只是不會識法眼

東禪觀云者僧到也到泗洲見也見大聖識也識法眼只是自討頭不見

報恩琇云者一隊漢病在膏肓只顧道那僧不見誰知却是自不識那僧有人出來道和尚也是扶弱不扶強新報恩隨聲便打且道是肯他不肯他

法眼因僧問聲色兩字甚麽人透得眼却謂衆曰諸上座且道者個師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僧問處透聲色也不難

天童覺云從前不了祇爲家賊難防直下分明且向草菴止宿

高峰妙云明修棧道暗度陳倉

愚菴盂云平地上死人無數

法眼指橙子曰識得橙子周帀有餘

雲門偃云識得橙子天地懸殊

雪竇顯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

薦福懷云識得橙子是楠木做

圓通秀云識得橙子四脚着地

泐潭清舉法眼雲門雪竇語畢云三個漢總是依他作解明昧兩岐不脫見聞如水中月黃龍即不然逼塞乾坤外開張日月前

徑山杲云識得橙子好剃頭洗脚雖然如是錯會者多

龍池傳云識得橙子更參三十年歸來休云依舊

是撓子
雲門澄云識得撓子正有事在
淸化嶾云識得撓子不許坐着坐着則禍事
資福侶云識得撓子雙目如瞽
靈谿昱云法眼解放不解收雲門解收不解放天
衣平地上喫交總是依草附木何如拽杖看雲起
閑聽黃鸝三兩聲
法眼問覺上座船來陸來覺曰船來眼曰船在什麽
處曰船在河裏覺退眼乃問旁僧曰你道適來者僧
具眼不具眼
博山來云虛空無彩色大海有波瀾
報恩琇代旁僧云賊過點兵
義山訥云絲來線去不露鋒鋩自非見處精明用
處自在何以能此雖然你若作佛法會帶累他二
老不值半文錢
慧雲盛云覺上座四稜蹋地故法眼退已讓人旁
僧若是個漢好與道潭州紙貴一狀領過
白巖符云與麽相見可謂大羹玄酒一掃諸方古

今殘剩不妨奇特中奇特乃無端向旁僧露尿臭
氣得不返令人惡心
□□獬云法眼恁麽問覺上座恁麽答若作佛法
會入地獄如箭射
法眼因僧參次乃以手指簾尋有二僧齊去捲簾眼
曰一得一失
黃龍淸云法眼鏌鎁在手殺活臨時二僧齊去卷
簾且道那個得那個失還會麽世事但將公道斷
人心難與月輪齊
南澗問云法眼探頭二僧逐塊直饒收處迅捷未
免半地喫交
百丈泐云八字打開眉橫鼻直眼裏無筋一世貧
千古萬古空相憶法眼道一得一失還有分疎得
者麽卓拄杖云山僧口門窄
資福侶云虎嘯堂前又且不然或有二僧一齊卷
簾但向道一對無孔鐵鎚且道賞伊罰伊若到諸
方不得錯舉
曹溪珠云淸凉老漢指尖頭上大有神鋒二僧不

善迴避未免喪身失命若是個漢當時待指簾便
好與掀倒禪牀
法眼因僧問承教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
無住本眼曰形興未質名起未名
博山來云形未興名未起且道森羅萬象從何處
得來者裏放過即不可喝一喝
法眼上堂三通鼓罷簇簇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
慧溫尼云三通鼓罷簇簇上來拄杖不在苕帚柄
聊與三十
天童忞云法眼用鉤慧溫用錐山僧也不鉤你也
不錐你且放教冷來看乃云三通鼓罷簇簇上來
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法眼問永明潛曰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即名破戒
現覩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是不破戒明曰好
個入路眼曰汝向後有五百毳徒為王侯所重在
天寧琦云眞個入得錦上鋪花若入不得眼中著
屑
光相徵云法眼欲從火裏拈出一莖眉毛既不可
得而永明乃善于就窠打劫固足稱矣然只解瞻
前不能顧後
資福廣云石雨和尚住雲門時每拈此話問人無
有契其機者廣後至亦蒙問及廣答云此是古人
作用耳雨持以示衆大為稱賞越年復舉此話問
廣云汝去年道是作用且道是甚麼作用廣云大
似騎賊馬殺賊雨便休去不復措一辭大衆且道
山僧此兩語有得失無得失雨和尚讚嘆休去是
好心不是好心者裏見得方有參學眼
法眼因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曰是曹源一滴
水
天童傑云法眼和尚向百戰場中舞纛旗未免旁
觀者哂忽有問靈隱如何是曹源一滴水只對他
道和屎合尿
法眼因僧慧超問如何是佛眼曰汝是慧超
金粟元云法眼恁麼抵對可謂癡病不假驢馱藥
能彈何用玉絲絃者僧悟去亦覺可人檢點將來
猶有事在且道是什麼事咄玄沙道底

廣胤標云紅爐點雪逆他作者者僧懵懵懂懂擔一尊沒鼻孔古佛要法眼與他點睛法眼輕輕與他一點立時光天照地然到衲僧門下更須揭瞎方堪共語

法眼因僧問古佛堂前何人先到眼曰不動步者

資福廣云法眼恁麼答話引他業識茫茫者坐在無魂必死之地將謂古佛堂前可以坐致殊不知唐喪光陰虛消歲月古佛堂前驢年夢見然則畢竟什麼人先到即向他道牛頭獄卒

襄州青溪洪進禪師 青八地藏琛嗣 問修山主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麼爲生死之所流修曰筍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筏使還得麼進曰汝向後自悟去在修曰某甲所見止如此上座意作麼生進指廊下曰者個是監院房那個是典座房修即禮謝

白巖符云大小青溪他是將門之子不是慣欺僚屬祇爲他富堪敵國差珍異寶東擲西拋總是他尋常事又何足怪雖然祇如修山主禮謝且道是會了恁麼不會恁麼爲是別有利害

撫州龍濟紹修禪師 青八地藏琛嗣 問僧甚處來曰翠巖濟曰翠巖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道出門逢彌勒入門見釋迦濟曰與麼道又爭得僧便問和尚又如何濟曰出門逢阿誰入門見什麼僧於言下有省

薦福懷云山僧則不然出門則吳山楚水入門則佛殿行廊或有個衲僧出問師意如何却許伊具一隻眼

西禪需云龍濟頭白齒黃作恁麼語話懶菴即不然出門竹徑無人掃入戶方塘照影寒

龍濟上堂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語具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個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好珍重

黃龍清云修山主只知布網張羅不覺自遭籠罩至今不得出身

徑山杲云點鐵化爲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天寧琦云修山主熟處難忘也是胡地冬抽筍

淨慈一云直饒有個入處堪作什麼凡夫則是凡

夫聖人則是聖人且道凡聖兩忘一句作麼生道
開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
愚菴盂云辨得也是草裏漢辨不得也是草裏漢
若龍濟者不敢批評請自領去
龍濟頌曰欲識解脫道諸法不相到眼耳絕見聞聲
色鬧浩浩
昭覺勤云聲不到耳色不到眼聲色交參萬法成
現且道還蹋著解脫道也無不省者個意修行徒
苦辛
龍濟頌曰初心未入道不得鬧浩浩鐘聲裏薦取鼓
聲裏顚倒
天目禮云修山主可謂五音六律無相奪倫美則
美矣要且活埋在聲塵堆裏至今出身不得何故
玄沙道底
龍濟頌曰二破不成一一法鎮長存若人一二解永
劫受沉淪
昭覺勤云修山主直似倚天長劒凜凜神威向平
坦坦處壁立千仞壁立千仞處平坦坦雖然只道
得一半山僧即不然二破不成一一法亦不存不
作一二解永劫受沉淪
龍濟曰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
裏薦取
徑山杲拈云又是從頭過
天寧琦云教裏少哩修山主有多少奇特也只是
座主見解未夢見我衲僧巴鼻在見露柱但喚作
露柱見燈籠但喚作燈籠不得動著動著三十棒
龍濟曰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
今日了
天寧琦云既無迷悟了個什麼從前汗馬無人識
只要重論蓋代功
福州東禪玄亮禪師（青八白龍希嗣）僧問本無迷悟爲什麼
卻有佛有衆生禪曰話墮也
瀛山誾徵云且道是者僧話墮東禪話墮試論量
看
隨州智門光祚禪師（青八香林遠嗣）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
何門曰蓮花曰出水後如何曰荷葉

天童覺云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

智門因僧問如何是佛門曰踏破草鞋赤脚走如何是佛向上事門曰拄杖頭邊挑日月

雪竇顯云千兵易得一將難求

笑巖寶云一句明三句三句明一句還他智門只如雪竇恁麼道在者僧在智門具眼者定當看

智門因僧問如何是般若體門曰蚌含明月曰如何是般若用門曰兎子懷胎

雪竇顯云非惟把定世界亦乃安怗邦家若善能參詳便請丹霄獨步

古南門云古南則不然如何是般若體盲人見暗如何是般若用機婦停梭大衆何必特地參詳幸在家中穩坐還會麼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

鼎州德山慧遠禪師青八雙泉郁嗣 解夏上堂僧問九旬禁足今已滿旨恣之儀事若何山曰猢猻趁蛺蝶九步作一歇曰未審意旨如何山以頌示之曰兩個兒童舁木鼓左邊打了右邊舞剎那變現百千般分明示君君記取

瑞巖慍云答也答了頌也頌了怎奈者僧不肯點首在靈巖路見不平要與德山相見自恣在今朝有花當面貼一句定諸訛猢猻趁蛺蝶蛺蝶飛無處尋空中打坐海底穿針驀拈拄杖顧視左右云衆中莫有因齋慶贊者麼卓拄杖云休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

蘄州五祖戒禪師青八雙泉寬嗣 因玉澗頌雲門北斗藏身話曰北斗藏身為舉揚法身從此露堂堂雲門賺殺他家子直至如今謾度量且問其作頌之意澗乃張目視之戒曰若恁麼會雲門不值一錢公亦當無兩目後澗果如其言戒暮年亦失一目覺範曰今人妄意測度先德之言疑誤後昆亦可以少誡

中峰本云北斗藏身豈但玉澗頌不出便是五祖戒也只得向背後叉手暮年各損其目也是好采洪公謂誹謗先宗感果如是休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

五祖問僧近離甚處曰東京祖曰還見天子也無曰常年一度出金明池祖曰有理可恕無理難容出去

眞如元徵云者僧親從東京來他恁麼應對見天子不見天子五祖末上與麼道是賞伊是罰伊

蓮華峰祥菴主（青八泰先深嗣）示寂曰拈拄杖示衆曰古人到者裏爲什麼不肯住衆無對峰乃曰爲他途路不得力復曰畢竟如何以拄杖橫肩曰榔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言畢而逝

昭覺勤云也好與三十棒只爲他擔板腦後見腮莫與往來諸人還辨得菴主麼脚跟也未點地在

天童覺云負入不負出本色住山人思大呑盡諸佛普眼不見普賢且道病在甚麼處驀拈拄杖卓一下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寶壽新云蓮峰拄杖子攪亂三千大千世界了也還知麼却化爲龍矣還降得麼咦

明招補云菴主老不歇心怎奈土曠人稀相逢者少

棗樹第二世禪師（青八黃龍機嗣）問僧近離甚處曰漢國樹曰漢國天子還重佛法也無曰苦哉賴値問著某甲若是問著別人則禍生樹曰作什麼曰人尙不見有何佛法可重樹曰闍黎受戒來多少時曰二十夏樹曰大好不見人便打

雪竇顯云者僧棒即喫要且去不再來棗樹令雖行怎奈無風浪起

南堂欲云者僧句裏藏鋒棗樹棒頭有眼說什麼去不再來直須棒了出院

天奇瑞云埋兵索戰輸他作者量敵排軍豈不傷軀正眼從來付大謀大衆到者裏如何免得艮久云塗毒鼓邊休側耳

古南門云者僧有前無後棗樹有後無前雪竇明眼難瞞要且蹉過棒頭

白巖符云者僧秖解愼初不解護末棗樹雖善護末要且不解愼初拈拄杖云者裏還有善始善終者麼設有在白巖門下並須喫棒爲什麼蹔待你脫却汗臭衫子謾謾來與你道

棗樹問僧發足甚處曰閩中樹曰俊哉曰謝師指示樹曰屈哉僧作禮樹曰我與麼道落在什麼處僧無語樹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

昭覺勤云凡為宗師言不虛發著僧既是個中來有何傻哉謝師指示有何屈哉還見得諸訛麼若見得方信道棗樹在山僧拂子頭上無風起浪好肉剜瘡其或未然老僧罪過彌天

棗樹因僧辭乃問若到諸方有問老僧此間法道你作麼生對曰待問即道樹曰何處有無口底佛曰祇者也還難樹豎拂子曰還見麼曰何處有無眼底佛樹曰祇者也還難僧遶禪牀一帀而出樹曰善能祇對僧便喝樹曰老僧不識子曰用識作麼樹敲禪牀三下

昭覺勤云棗樹有口如啞者僧有眼如盲遶禪牀一帀敗軍之將敲禪牀三下弓折箭盡

白巖符云棗樹用盡伎倆畢竟不奈者僧何者僧呈盡醜態畢竟脫棗樹籠罩不得二俱不了若到山僧者裏弁須喫棒趁出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三十九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四十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南九

汾陽太子院善昭禪師(南九首山念嗣)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陽曰汝是行脚僧如何是辨衲僧底句陽曰西方日出卯如何是正令行底句陽曰千里特來呈舊面如何是立乾坤底句陽曰北俱盧州長粳米食者無瞋亦無喜又曰只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纔見汝出來驗得了也

翠巖芝云先師將此四句語驗天下衲僧仔細思量却被天下衲僧一時勘破

徑山杲云諸人要識大愚麼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汾陽示衆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有作首山示衆)

雲峰悅拈拄杖云者個豈不是拄杖那個是你行脚事復云柳㮚橫檐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

溈山喆拈拄杖云者個是拄杖那個是行脚事直饒向者裏見得於衲僧門下只是個脫白沙彌若

也不識且向三家村裏東卜西卜忽然卜著也不
定
泐潭澄云識得拄杖子入地獄如箭射
靈隱嶽云汾陽雖是開口見膽未免落在第二頭
薦拈拄杖云者個不得喚作拄杖子漆桶參
妙峰善云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錯識得拄杖子
入地獄如箭錯老僧則不然識得拄杖子錯復云
妙峰三個錯不是無病藥龐公賣笊籬清平道木
杓
徑山琇拈拄杖云者個喚作拄杖子早是頭上安
頭那堪更云識得行脚事畢大小汾陽話作兩橛
伏龍長云識得拄杖子更買草鞋行脚三十年
雲居莊云汾陽一條拄杖換却天下衲僧眼睛
寶掌白云今之禪和子纔見人提起個拄杖子便
向白木枝上著倒莫說行脚事要做個脫白沙彌
猶未得在乃呈起拄杖云者個是拄杖子用識作
麼皮下有血底一手奪來拗作兩橛山僧也只得
唾手休去若是三搭不回正好南天台北五臺行

驢脚馬脚無了日在
普陀□舉伏龍語畢云二尊宿一人坐殺天下衲
僧至今走不得一人走殺天下衲僧至今坐不得
大雲道識得者個穿却鼻孔到者裏直使天下衲
僧欲走走不得欲坐坐不得然雖如是報恩有分
白巖符云盡大地是條拄杖子你作麼生識不學
汾陽頭上安頭別道一句看擬議不來劈脊便打
汾陽示衆拈拄杖曰三世諸佛在者裏爲汝諸人無
孔竅遂走向山僧拄杖裏去强生節目
淨因成云汾陽與麼示徒大似擔雪塡井旁若無
人山僧今日爲汝諸人出氣拈起拄杖云三世諸
佛不敢强生節目却向山僧拄杖裏走出向諸人
道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
天童忞云呼來遣去許他二老死蛇活弄然雖如
是向上一竅未曾動著山僧今日爲諸人拈掇去
也拈起拄杖云識得者個三世諸佛被諸人穿却
鼻孔若也未識諸人鼻孔被三世諸佛穿却擲下
拄杖云是個什麼

汾陽示衆夫學般若菩薩當參活句莫參死句

天童悉云有般漢聞恁麼說話便商量道有義味是死句無義味是活句似則固似怎奈摩斯吒心肝不在樹頭上此去彌勒佛下生時尙隔五十六億七千萬歲在然則畢竟作麼生是活句靠拄杖云强中强吉中吉波羅會上有殊利當門不用栽荊棘急力勑明州城內近來少賊顧侍者云有人守方丈麼者云有自云山僧今秋防失脫

汾陽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陽曰青絹扇子足風凉

中峰本云拈得便用道出平常山高水濶地久天長靑絹扇子足風凉是拈得便用耶道出平常耶誰人知此意令我憶汾陽

汝州葉縣歸省禪師（南九首山念嗣）問僧日暮投林朝離何處曰新戒不曾學禪縣曰生身入地獄下去

智門寬代僧進語云鑰匙在和尙手裏

洞山聰云者僧言中有響許你是個作家怎奈有前無後當時若是個俊俏衲僧待道生身入地獄何不向道却煩和尙引導

葉縣因僧問諸餘卽不問如何是今日施設縣曰有你者瞎驢在曰與麼則打鼓弄琵琶縣曰撿靑放屁聲

雲峰悅云然則一期以勢欺人其奈事不孤起葉縣老人失却一隻眼還有人撿點得出麼你若撿點得出雲峰分半院與你若撿點不出良久云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痴頑

襄州谷隱山蘊聰慈照禪師（南九首山念嗣）上堂十五日已前諸佛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滅十五日已前諸佛生你不得離我者裏若離我者裏我有鉤子鉤你十五日已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者裏若住我者裏我有錐子錐你且道正當十五日用鉤卽是用錐卽是正當十五日鉤錐一時息更擬問何如回頭日又出

昭覺勤云放行處把住把住處放行雖是爲人鉗鎚怎奈傷鋒犯手若是崇寧則不然十五日已前不得住我者裏若住我者裏我放火燒你十五日已後你不得離我者裏你若離我者裏我放火燒

你正當十五日化爲萬斛明珠撒在大千沙界處處盡放光明各各急須著眼

徑山杲云恢張三玄三要扶竪臨濟正宗須是恁麼人始得雖然如是雲門即不然十五日已前諸佛本不曾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本不曾滅十五日已前你若離我者裏我也不用鈎鈎你一任横擔拄杖緊捎草鞋十五日已後你若住我者裏我也不用錐錐你一任拗折拄杖高掛鉢囊且道正當十五日合作麼生十五日前後鈎錐徒爾爲今朝十五日正好用鈎錐且作麼生用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天寧琦云用盡自已心笑破他人口

報恩秀云妙喜向石門放行處把定把定處放行終是撞頭磕額頼有末後句與天童同參且道同參底事作麼生石女夜裁無縫錦死蛇多出放生籃

伏龍長云二大老把手上高山怎奈旁觀者哂且道無明有甚長處十五日已前諸佛生以不生生爲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滅以不滅滅爲滅十五日已前你若住我者裏我却用錐錐你直須尸横萬里血濺梵天十五日已後你若離我者裏我却用鈎鈎你直須眉毛撕結鼻孔相拄所以道十五日前後鈎錐常在手正當十五日大家要知有一任面南看北斗草木叢林獅子吼

棲霞成云谷隱恁麼說話大似手忙脚亂奈伊不何攝山即不然十五日已前你若住我者裏一任吟風嘯月十五日已後你若離我者裏一任翫水觀山正當十五日又作麼生意氣不從天地得英雄豈藉四時催

谷隱因僧問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隱曰牡丹花下睡猫兒

廣胤標云花明無月夜聲急正秋天今人動輒以理事功位會他家裏事却似捧土培泰山掬水沃東海直是遠在且畢竟如何即是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谷隱入州看官路逢延慶長老問中路相逢一句作

麼生道隱曰某甲禮拜和尙有分明日到院茶話次慶曰昨日聞學士說新石門和尙和尙久在石門爲什麼却新去隱曰腦後合掌

天寧琦云石門道某甲禮拜和尙有分延慶著賊也不知要識石門麼李靖三兄久經行陣雖然如是未免倚勢欺人

谷隱因僧問一陽纔起天地咸知依時及節事如何隱曰午夜燈光連夕照曰照後如何隱曰茶烟香篆一時淸

天童悉云山僧則不然有問一陽纔起天地咸知依時及節事如何但向道長至來朝賀昏鐘此夜參參後如何大衆歸單打坐兩序寢堂茶湯

廣教玉云慈照禪師答者僧話要且無合殺山僧則不然有問依時及節事如何便捧更問如何若何連棒趂出倘或是個衲僧必定有轉身一路

谷隱因僧問一處火發任從你救八方齊發時如何隱曰快曰還求出也無隱曰若求出即燒殺你僧禮拜隱曰直饒你不求出也燒殺你

仁王教云我不似谷隱聯繳八方火發時如何合掌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

汝州廣慧元璉禪師南九首山念嗣 參首山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慧曰某甲從今不疑天下老和尙舌頭也山曰汝會處作麼生與我說來看慧曰祇是地上水礀砂山曰汝會也慧便禮拜

徑山杲云你道首山還肯他廣慧也無若道肯他何故不與一棒若道不肯他何故不與一棒有人於此道得妙喜與你一棒

幷州承天三交智嵩禪師南九首山念嗣 示衆第一單鎗甲馬第二甲馬單鎗第三撒星排陣第四衣錦還鄉僧便問如何是單鎗甲馬交曰不是金牙作怎能射尉遲曰如何是甲馬單鎗交曰金鏃馬前落婁樊喪膽魂曰如何是撒星排陣交曰陣雲橫海上未辨聖明君曰如何是衣錦還鄉交曰四海無消息回奉聖明君

天寧琦云三交幸是太平時節何得干戈相待報

恩今日也不用單鎗甲馬也不用甲馬單鎗也不用撒星排陣也不用衣錦還鄉寒來向火熱則乘涼撒手到家人不識了無一物獻尊堂

大覺昇云三交雖有圖王定亂之謀不免爲太平奸賊大覺無者許多殺去就却能坐致太平乃竪拂子云會麼吾寧鬬智不鬬力一紙賢於十萬師

△靑九

郢州太陽警玄禪師靑九梁山觀嗣 上堂夜半烏雞抱鵲卵天明起來先老鶴鶴毛鷹嘴鷺鷥身却共烏鴉爲侶伴高入烟霄低飛柳岸向晚歸來仔細看依稀却似雲中鴈

崇先奇云混不得類不齊太陽老人拈示殆盡只是罕遇知音皐亭恁麼道多少錯會者又向炭庫裏作活計

白巖符云恁麼說話若人委悉得三病二光一時透脫不然山僧且爲你點破舜若多神被無手人將兎角杖打得通身紅爛直得鮮血淋漓大地如雪還委悉麼直饒你委悉得要見太陽猶隔一由旬在

太陽問僧甚處來曰洪山陽曰先師在麼曰在陽曰在即不無請渠出來我要相見僧曰濳陽曰者個猶是侍者僧無對陽曰喫茶去

龍池微云者僧將一條斷貫索到處要穿人鼻孔者回却被明安老漢穿却直得措手脚不辦雖然明安老漢在洞下不無所長若是臨濟棒折也未放在

崇先奇云者僧杲的從洪山來只是錯傳洪山語以致虛費太陽常住茶湯

太陽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滿瓶傾不出大地沒饑人

報恩倫云明安老漢不負冏端盡情吐露可謂所得甚簡施設彌寬丹霞道罔象無心黃帝車下和有志楚王嫌雖謂知言然亦只是矢上加尖空中著楔要識明安家風麼熱則乘涼寒向火了無閒事掛心頭

崇先奇云太陽老人從來家風嚴密門庭廣大可

惜者僧不是登龍者

明州雪竇重顯禪師（青九智門祚嗣）到大龍問語者默者不是非語非默更非總是總不是拈却大用現前時人知有未審大龍如何龍曰子有如是見解那竇曰者老漢瓦解氷消龍曰放你三十棒竇禮拜歸衆龍却喚云適來問話底僧出來竇便出龍曰甚處是老僧瓦解氷消竇曰轉見敗闕龍作色曰叵耐叵耐竇不顧後舉似南嶽福嚴雅雅曰大龍何不與本分草料竇曰和尙更須行脚

南澗問云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檢點將來二俱不了山僧則不然待問大龍如何劈脊便棒者老漢今日瓦解氷消連棒趁出免得遞相鈍置福嚴云何不與本分草料雪竇却道和尙更買草鞋行脚始得我要問福嚴本分草料甚麼處去也拈拄杖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

崇先奇云雪竇老人大似個黠兒拾得風流袋不顧旁觀者哂且道誰是旁觀

白巖符云道剝龍鱗倒拖兕尾固是英雄豪傑流事然在大方老作又當好笑你道他笑個甚麼他笑道新婦兒方梳澡六幅長裙就地掃翻蹤馬上握金鞭不顧堂前有大嫂

雪竇舉古德曰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忽有個漢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瞞佛祖言教是什麼熱椀鳴聲便請高掛鉢囊拗折拄杖管取一員無事道人又曰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一般漢受人商量佛祖言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却須挑起鉢囊橫擔拄杖亦是一員無事道人復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然後沒交涉三員無事道人中選一人爲師

天童覺云坐斷乾坤建立世界和光混俗各有所長且道選那一人爲師驀拈拄杖云穿過了也

南堂欲云高掛鉢囊拗折拄杖未是無事道人挑起鉢囊橫擔拄杖亦未是無事道人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然後沒交涉亦未是無事道人卓拄杖喝一喝云木馬火中嘶黃昏後日出

崇先奇云雪竇雖則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帶累

多少人生陷地獄要識三員無事道人麼也只是
官驛裏擸馬糞漢

雪竇為道日損偈曰三分光陰早二過靈臺一點不
揩磨區區逐日貪生去喚不回頭怎奈何

無禪才云雪竇老漢顢顢頇頇儱儱侗侗更參三
十年也未會禪在然雖如是土曠人稀試聽下個
註脚瞎却摩醯三隻眼南北東西路不分千林落
葉無人掃獨自松門展脚眠

雪竇曰大施門開無壅塞忽有個衲僧出來雪竇倒
退七百里何故臨危不悚人

有老宿云大施門開無壅塞忽有個衲僧出來兩
手分付何故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又老宿云大施門開無壅塞忽有個衲僧出來三
十棒一棒也不較何故許人一物千金不移

天童忞云靈峰今日亦大施門開無壅塞忽有個
衲僧出來且教他立在門外何故伊欠少個什麼

雪竇因僧問古人道有讀書人到來意旨如何竇曰
且在門外立曰請師相見竇曰任是顏回亦不通

天童忞云雪竇雖是眞實相為太殺不近人情若
是天童有問讀書人到來時如何導之以德請師
相見齊之以禮畢竟意旨如何相逢相見呵呵笑
更有春風春又春

雪竇上堂起立曰雪竇得與麼高諸人得與麼矮若
人道得齊肩句許伊把定乾坤

廣潤融云雪竇恁麼說禪忒殺齊頭故事山僧則
不然驀涌身上禪床豎拄杖云廣潤得與麼高諸
人得與麼矮若人道得齊肩句猶是兎子喫牛奶

雪竇示衆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璧中有四箇字字
字無人識

佛鑑懃云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璧中有四箇字
不必重拈出

高峰妙云二大老一人說易一人說難未免見有
偏枯高峰則不然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璧中有
四箇字字字無平仄

焦山傑云前二老明中有暗暗中有明高峰半明
半暗總未免偏枯我則不然客從遠方來遺我徑

寸壁中有四箇字字無點畫

雪竇示衆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以無風浪輿爾若辨得禍不入愼家之門

天童悟云者龍頭蛇尾漢錯下註脚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以無風浪輿以拄杖一時趂散

石佛倁云大小雪竇慣向人前賣弄我當時若在便與掀翻几案

雪竇示衆諸人要知眞實相爲麽但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然常光現前個個壁立千仞

雲峰悅云雪竇恁麽爲人入地獄如箭射

廣教玉云雪竇雖則養子之緣怎奈無出身路雲峰路見不平亦且枷上著杻三角則不然要知眞實相爲個個須從拄杖上翻身其或未委長連單牀上有粥有飯作麽生道

白巖符云雪竇恁麽爲人未見好手我者裏則不然諸人要知眞實相爲麽但饑來喫飯困來打眠只是不得動著動著則入地獄如箭

雪竇示衆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挂在壁上達磨九年面壁不敢正眼覰著如今衲僧要見劈脊便打

昭覺勤云雪竇妙中之妙奇中之奇向佛祖頭上提持衲僧頂門鑿竅不妨自在要且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若是山僧則不然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竪拄杖云在拄杖頭上拈起也天回地轉放下也草偃風行有時八臂三頭有時壁立千仞如今莫道衲僧要見直饒千聖出來列祖齊至並須倒退三千里敢問大衆且道什麽人合得受用分付天台木上座突出南山鼈鼻蛇擲拄杖下座

寶壽方云二老與麽說話要提持者一著子大似壓沙取油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天界盛云二老漢攪亂乾坤即不無若是安邦定國未敢相許在杖人即不然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艮久噫無限珍奇何處用前三三與後三三

福嚴容云二大老一人說近一人說遠依稀越國彷彿揚州山僧者裏則不然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遂喝一喝

洞山度云者裏則不然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驀竪拂子云要見便見要拈便拈其或佇思停機莫怪洞山性躁乃擊禪床喝一喝

雪竇因僧問黑荳未生芽時如何竇曰透水透砂生芽後如何竇曰餧驢餧馬

廣教玉云攙佛祖心印提本分鉗鎚饒我雪竇山僧承大衆鋤荳將今視古也擬定個眼目設有問黑荳未生芽時如何白雲峰倒卓生芽後如何西河浪潑天若道與古人別法無異旨若道與古人同語言又異具眼者辨取

雪竇到洞山聰處山問潙山水牯牛上座作麼生會竇曰作後人標榜山擬道竇以坐具拂一下便行山曰且來上座竇曰未參堂

古南門云雪竇好一頭水牯牛只是不受人調制雖然不唯標榜後人亦乃標傍佛祖

雪竇示衆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便下座却顧謂侍者曰適來有人看方丈麼曰有竇曰作賊人心虛

鳥石道云雪竇家私平生受用之物盡情擲出與諸人了也鳥石者裏雖然活計無多也要諸人委悉且作麼生是鳥石活計卓拄杖云燕語鶯啼春日暖園林是處百花香

雪竇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什麼處見客或若道得接手句許你天上天下

崇先奇云雪竇恁麼爲人何能坐斷得天下人舌頭當時若有個師僧出衆但向他道和尙話墮也不知待他眼目定動拂袖便行

靈峰祥云我要問雪竇你即今向甚處著此一問

天台山德韶國師（青九法眼益嗣）示衆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法眼聞曰只此一頌堪起吾宗

徑山杲云滅却法眼宗祇緣者一頌

昭慶庭云天不蓋地不載無處隱身水自綠山自青纖毫礙眼祇如通玄峰頂不是人間且道是什

麼所在一片落花飛萬國春歸去
天童悟云新通玄則不然今日別開一路通玄峰頂別是人間只緣不薦錯認靑山喝一喝云還薦麼便下座

天台因僧問乍離凝峰丈室來坐般若道場今日家風請師一句台曰斷汝甚麼處曰恁麼則雷音震動乾坤界人人無不盡沾恩台曰幸然未會且莫探頭僧禮拜台曰探頭即不中
護國蘊云國師恁麼答話揭露佛祖家風則不無要且此僧未肯點頭今日若有問山僧今日家風請師一句但向道天台一萬八千丈朝夕烟雲八面封

金陵清涼法燈泰欽禪師(青九法眼益嗣) 開堂山僧本欲居山藏拙養病過時奈緣先師有未了底公案出來與他了却時有僧出問如何是先師未了底公案燈便打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曰過在什麼處燈曰過在我殃及你
翠巖芝云爲衆竭力禍出私門
雲峰悅云者老漢一期與奪也似光前絕後及乎拶著又却龍頭蛇尾如今莫有爲清涼作主底麼
昭覺勤云法燈縱域中殺活握閫外威權直得氣槩驚羣風標獨立山僧卑志本亦如斯今日出來祇緣五祖先師有個現成公案對衆舉揚有不惜性命底出來挨拶看如無不免自拈自弄去也喝一喝擊拂子下座
天童覺云者僧若是個漢出來便掀倒禪床不惟自己有出身之路亦免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東禪觀云千鈞上弦必思鏖戰寸鐵入手惟恐無敵者僧既不惜出來好大家劄搭理會却只恁麼把伊塗糊一上所以清涼公案至今未了
仰山欽云跨竈起家法燈是則好手其奈自身不了殃及祖禰新護聖欲了先師公案別有人在且道是阿誰乃打噴嚏一聲
百丈雪云山僧本欲潛棲巖壑養病過時亦爲先師有不了公案今日出來特爲了却或有問雲門有甚不了公案只向他道石女驚回霜夜夢木人

撲落午天星更問過在甚麼處向道易使淸風梳翠竹難教明月住須彌

古南門云法燈可謂謙光導物枉尺直尋山僧則不然徧界不曾藏雖踞孤峰絕頂未嘗不在水雲深處又何曾隱遯來本師現在喫得厨得有甚公案不了既然如是今日又向諸人面前叫喚作麼祖燈續焰明無盡只要鈎頭得錦鱗

龍唐敷云當仁不讓法燈固是作家見義勇爲者僧翻成特地若是治平欲了先師公案又且不然良久曰鐵牛喫盡欄邊草轟角春風匝地生

杭州報恩慧明禪師青九法眼嗣 一日有新到參恩問近離甚處曰城都恩曰上座離城都到此山則城都少上座此間剩上座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即住不會請去僧無對

洞山瑩代僧云某甲縱說得道理終不似和尙好

瑞州洞山曉聰禪師青九文殊眞嗣 上堂晨雞報曉靈粥後便天明燈籠猶瞌睡露柱却惺惺復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明朝後日莫認奴作郎珍重

崇先奇云大衆好言語若人信受奉行敢保一生受記從教三十年後有人道皐亭和泥合水

白巖符云說到燈籠猶瞌睡露柱却惺惺處便止不妨令人疑著陽春雪曲難爲和者乃復云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下里巴歌豈堪王者之聽雖然他道不得認奴作郎喫飯穿衣是奴擎拳豎指是奴畢竟郎在甚麼處

洞山示衆天晴蓋却屋乘時刈却禾輸納王租了鼓腹唱謳歌

薦福琛云打淨潔毬子誰人不會開先則不然天晴蓋却屋乘時刈却禾輸納王租了秋冬事轉多呵呵呵喚不回頭怎奈何

枝山還云洞山家法固是嚴密撿點將來惜乎太殺安排枝山者裏田不耕稅不納幾間敗屋隨緣修補也無甚謳歌可唱諸仁者且道枝山家法與洞山家法相去多少

潭州北禪智賢禪師青九福嚴雅嗣 除夕小參年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煮

野菜羹燒榾柮火大家喫了唱村田樂何故免見倚他門戶旁他墻剛被時人喚作郎便下座歸方丈至夜深維那入方丈問訊曰縣裏有公人到禪曰作甚麽那曰道和尙宰牛不納皮角禪遂捋下頭帽擲地上那便拾去禪下禪床擒住曰賊賊那乃還帽曰天寒且還和尙禪呵呵大笑那出去時法昌爲侍者禪顧昌曰者公案作麽生昌曰潭州紙貴一狀領過

仰山欽云活剝耕牛北山是則好手其奈墻壍不牢被個販私鹽漢子和贓捉敗天寧則不然今夜無可管顧諸人不免烹個獨角泥牛炊無米飯唱無聲曲與諸人分歲忽有個漢出來道有公人索和尙筋角便與和聲一棒何故有功者賞

寶華忍云北禪將官路當人情虛裝好體面欽祖貼別人不發積連你一齊窮靈祐則不然也不烹露地白牛免得天寒地凍捋帽露頂也不宰獨角泥牛免得年窮歲盡動棒勞神然雖如是畢竟如何是分歲一句乃拽杖便歸方丈

寶壽方云新雲門今夜無可與諸人分歲也羨些二野菜羹炊黍米飯與衆兄弟喫了燒榾柮火也唱個村田樂只是不烹露地白牛何故不欲將常住物私做人情

佛川義云埜山者裏也無潭底月可劇也無嶺頭雲可切也無折角泥牛可宰也無露地白牛可烹但向氷河中取火枯木上拈花緩操沒絃琴謾吹無孔笛唱個菩薩蠻與諸人分歲去也良久云哩囉哩哩囉囉囉哩囉囉囉哩

相州天平山從漪禪師青九濟谿進嗣到西院旬日嘗自曰莫道會佛法覔個舉話底人也無院聞而默之異日上法堂院召曰上座漪擧首院曰錯漪進三兩步院又曰錯漪近前院曰適來兩錯是上座錯是思明老漢錯漪曰是從漪錯院曰錯錯乃曰上座且在者裏過夏共汝商量者兩錯漪不肯便去住後每擧前話曰我行脚時被業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勘我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麽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錯了也

首山念云據天平作恁麽解會未夢見西院在何

故話在

昭覺勤云如今人聞他道未發足向南方時早知道錯了也便去卜度道未行脚時自無許多佛法禪道及至行脚被諸方熱瞞不可未行脚時喚地作天喚山作水幸無一星子事若總恁麼作流俗見解何不買一片帽大家戴有甚麼用處佛法不是者個道理

龍翔訢舉雪竇頌畢云者則公案叢林中商量者多決斷者少中峰今日爲諸人斷看一人監主自盜一人賣賊放贓一人知而不首各與三十拄杖何也速則易改久則難追

愚菴盂云山僧要與二老把臂同行西院要做他家嫡骨兒孫觀風知變不昧其源七事隨身師子威獰有照有用將道天平是個人臨濟爪牙實有望焉那知是個抱橋柱洗澡漢有欲與天平雪屈者試來與愚菴商量者四錯看

五祖岡云假使九洲之鐵也難鑄此兩錯

鳳山啓云天平老釘樁搖櫓將魚目要與龍王鬭富可謂不知量矣若也主賓互換與奪自如非惟不負西院亦不致擔板到底

西遯超云古今知識判斷者多要皆冬運機籌各立營寨但未識孫吳兵法有主客强弱之勢在我耳老夫今用唐虞三代之風掃却諸軍陣勢貴圖君尊臣奉父嚴子順以見太平景象還會麼莫帶累二大老做了瞎漢

白巖符云適來者兩錯是上座錯是思明老漢錯錯天平當時下得者兩錯管取西院懡㦬而休免見後來費却許多唇舌至今遭人撿點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四十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南十

潭州石霜慈明楚圓禪師南十汾陽昭嗣　室中常插劍一口旁置水一盆草鞋一緉凡見僧參遽曰看劍稍涉擬議便喝出

天童華云我當時若見便去左耳邊低聲下一轉語待他貪觀天上却與一指擬議拔劍便斬驀拈拄杖下座一時打散

高峰妙云大小慈明勞而無功西峰不動一鎗一旂從教鳧短鶴長何故年年九月九徧地菊花香

棲霞成云慈明如漢高之歌大風相似若寢食不能一日去諸懷也豈其終身以干戈待天下乎何恐懼如此

大溈海云慈明老人與麼施設大似做成圈繢坑陷平人大溈者裏則不然有僧入門便高聲云仔細伊若眼目定動連棒打出

慈明與永首座同辭汾陽後相從二十年終不脫灑一夕圍爐夜深明以火箸敲炭曰永首座永首座永咄曰野狐精明以手指曰訝郎當漢又恁麼去也永於言下頓悟

高峰妙云慈明無端坑陷平人合喫三十棒永首座不合隨風倒柂亦當代喫十棒或有個抱不平底出來道西峰潛只向道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龍池微云永公雖然悟去却被火爐看破慈明雖有起死回生手段要且不出野狐見解好與一坑埋却

慈明問眞點胸如何是佛法大意眞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呵之曰頭白齒黃作者般見解眞却問明如何是佛法大意明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眞於言下大悟

中峰本云驅耕夫牛奪饑人食慈明老人未爲好手眞點胸雖則向者裏懸崖撒手絕後再甦若要知佛法大意更參三十年始得

翠巖喆云慈明用向上鉗錘敲出鳳凰五色髓眞老於言下吐氣撲碎驪龍明月珠雖則師資妙叶

啐啄同時撿點將來未免喫翠巖手中棒何故無
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
神鼎諲云慈明雖解就窠打劫怎奈與賊過梯翠
巖悟則不無其如有屈無呼處何故嫐早知燈是
火飯熟已多時
白巖符云慣畝識鎖善破情關劉陽手段有之眞
公雖然悟去文成偶爾若是佛法大意又豈止未
曾夢見
慈明示衆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前是案
山後是主山那個是無爲法良久曰向下文長付在
來日
天童華云天童也著一隻眼一切聖賢皆以無爲
法而有差別東拂于逮西瞿耶尼南閻浮提北鬱
單越到處去來不如在此
天童悫云山僧也著一隻眼一切聖賢皆以無爲
法而有差別翻身趯倒劒門關大地山河無寸土
廣教玉云慈明庵菴二大老若有轉身處佛法到
今日不至掃土廣教別資一路一切聖賢皆以無

爲法而有差別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相罵饒
你接嘴相唾饒你潑水還會麼擊拂云大海若知
足百川應倒流
慈明冬日榜僧堂作此字[illegible]二二三儿聊怞其下注
曰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首座見曰和尚今日放
參明聞而笑之
龍翔訢云衆中盡作奇特商量其奈旁觀者哂龍
翔則不然慈明如蟲禦木首座偶爾成文崑崙來
處無涓滴流出黃河九曲渾
芙蓉覺云大小慈明向威音王以前拈出一個膠
盆子首座隨邪逐惡便向他機境上起模畫樣養
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山僧當時若在直向道草
本不勞拈出
神鼎諲云一人肘後符靈難瞞識者一人頂門眼
正巳豐圖攣撿點將來各有差池雖然伯牙與子
期不是閑相識然而天童今晚不可空然拈拄杖
空中打一圓相云若有人跳得出來朝與他一腰
玉泉布裩

東塔熹云大小石霜雖慈悲太煞善巧多方撿點將來也是好肉剜瘡

慈明問顯英首座近離甚處曰金鑾去夏在甚處曰金鑾前夏在甚處曰金鑾先前夏在甚處曰和尙何不領話明曰我也不能勘得汝教庫下供過奴子來勘且點一盌茶與汝濕口

愚菴盂云石霜不奈者擔板漢何只得打個懸空觔斗何不與渠本分草料趕出山門絕教渠一世向金鑾坐著

滁州瑯琊慧覺禪師（南十汾陽昭嗣）僧問拈椎竪拂即不問瞬目揚眉事若何琊曰趙州曾見南泉來曰學人未曉琊曰今冬多雨雪貧家怎奈何

寶壽方云瑯琊與麼答話可謂寶藏大開怎奈不遇高鑑功成混施然不因夜來雁怎見海門秋

瑯琊上堂拈拄杖曰盤山道向上一路滑南院道壁立千仞險臨濟道石火電光鈍瑯琊有定乾坤底句各各高著眼高著眼卓拄杖下座

白巖符云三個老古錐被瑯琊各與一杓惡水潑

了也更道我有定乾坤句諸昆仲祇如他卓拄杖下座還是定乾坤句不是定乾坤句良久云者杓惡水却是瑯琊自潑了也

瑯琊因僧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琊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僧有省

松隱然云騎賊馬趕賊大小瑯琊固是作家然猶欠淘汰在今日或有問龍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劈脊便棒且道與瑯琊是同是別有眼衲子試辨看

資福廣云瑯琊和尙就窠打劫不費餘力信是敏子若清淨本然畢竟不知下落

瑞州大愚守芝禪師（南[三]汾陽昭嗣）示衆三世諸佛不知有黧奴白牯却知有乃拈起拂子曰黧奴白牯總在者裏放光動地何謂如此兩段不同

徑山杲云大愚若無後語洎合被黧奴白牯換却眼睛雖然如此也未免秤椎蘸醋

愚菴盂云大愚拈個黧奴白牯還曾夢見麼

大愚問侍者曰你問訊了一邊立地是什麼道理曰

不會愚曰過者邊立者便過愚曰無端無端

天寧琦云成人者少敗人者多

廣胤標云侍者却難得何以見得灒不因夜來雁
怎見海門秋

大愚示衆竪窮三際横徧十方拈起也帝釋心驚放
下也地神膽戰不拈不放喚作什麼自曰蝦蟇

靈巖儲云祥符則不然竪窮三際横徧十方拈起
也至簡至易放下也同天同地不拈不放喚作什
麼自云啊嚏

大愚因僧問通身是眼口在什麼處愚曰三跳曰不
會愚曰章底詞秋罷歌韻向春生

愚菴盂云大愚果有懸河之辯怎奈者僧無眼

大愚示衆大家相聚喫莖虀若喚作一莖虀入地獄
如箭射

能仁鑑云若不喚作一莖虀亦入地獄如箭射擧
竟如何但能飯向無心盌自有人提折脚鐺

靈泉開云恁麼說話大似豆腐拆骨醋裏除酸西
山又且不然大家共喫者莖虀若不喚作一莖虀
入地獄如箭何也棒打石人頭只要論實事

舒州法華全擧禪師南十汾陽昭嗣到瑯瑯問近離甚處
華曰兩浙曰船來陸來華曰船來曰船在甚處華曰
埠下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華以坐具摵一摵
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拂袖而出瑯問侍者此是什
麼人者曰擧上座瑯曰莫是擧師叔麼先師教我尋
見伊遂下旦過問上座莫是擧師叔麼莫怪適來相
觸忤華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曰某時到華曰
我在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只如此何得名播寰
宇瑯遂作禮曰某甲罪過

徑山杲云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二大士驀劄
相逢主賓互換直下發明臨濟心髓苟非徹證向
上巴鼻具出常情正眼未免作得失論量

雲門信云爭來脚去本分鉗鎚若將破提鑑盛水
救火笑殺旁觀三十年後有人說破

東山溥云衆兄弟向二尊宿舌頭上打得個鞦韆
過來方得道出常情非特不被是非絆却抑且即
是非而作佛事不然君向西秦我之東魯

寶壽方云硬者硬似鐵軟者軟如綿發揮臨濟綱宗則不無正眼看來也是鼓粥飯氣

靑龍斯云二老一賓一主一擡一搦發明臨濟家風則不無怎奈都來是箇小家子禪雲門今日若有法兒到來旣不問他船來陸來想他亦不道在河下步下但只喚侍者汲耶溪水烹爐峰茶喫了促膝抵掌談笑寒暄而已且道是世諦流布別有佛法良久云須知遠烟浪別有好商量

雲巖學云學上座可謂竿木隨身逢場作戲雖然若無瑯琊唱拍相隨那得陽春雪曲

東塔意云二老宿言中帶戟語內藏鋒雖則碁逢敵手要且識者難瞞祇如一人拂袖一人作禮意歸何處具眼者定當看

寶國秀云瑯琊有陷虎之機法華有擒龍之作雖則二俱作家而法華猶未免暗輸一籌明眼者試辨看

口口日云龍象蹴踏全主全賓終始還他二俱作家雖然者裏有三十棒二人平分

法華示衆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徧天下談玄口不開

徑山杲云作賊人心虛

愚菴盂云大小法華龍頭蛇尾

一指海云旣曰談玄爲什麽又道口不開乃以如意擊案云還會麽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來方始是

南嶽芭蕉谷泉禪師（南十汾陽昭嗣）到慈明明問白雲橫谷口遊人何處來泉左右顧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曰未在更道泉乃作虎聲明以坐具便摵泉接住推明置禪牀上明却作虎聲泉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

龍翔訢云若論作家總未是在何也一人得體不得其用一人得用不得其體如何敢稱臨濟兒孫諸德你若檢點得出非唯圓他古人舊話亦免今日鈍置我無傳和尙驀拈拄杖卓一卓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

天寧琦云錯下名言當時慈明怎容得者風顚漢

恁麼道更與一坐具看他作個什麼伎倆纔眼目定動便連棒趂出臨濟法道未致寂寥

愚菴盂云二大老驀拶相逢如馬伏波陳師反正俱妙似孫武子用兵進退有宜如龍插翼似虎戴角直是攖他不得近他不得雖然臨濟門下足可觀光若在顯聖者裏乃拍左案云且立一邊看

谷泉同慈明山行遇一毒龍湫泉捉明同浴明掣肘去泉解衣跳入霹靂隨至腥風吹雨林木振搖明蹲草中意泉死矣須臾晴霽泉乃引頭出波間曰因

南澗問云谷泉拚得一條窮性命要驗天下衲僧却被慈明老漢勘破

黃檗琦云谷泉井底蝦蟇年久月深成精作怪與毒龍何異大小慈明掣肘而去雖然不被他惑未免在草中蹲不得出頭若是山僧待引頸時一棒打殺免致腥風作浪魔魅人家男女

資福廣云谷泉賣弄若無慈明證據不免徒勞

安吉州天聖皓泰禪師（南十汾陽昭嗣）到瑯琊瑯琊問埋兵掉鬬未是作家匹馬單鎗便請相見泰指瑯曰將頭不猛帶累三軍瑯打泰一坐具泰亦打瑯一坐具瑯接住曰適來一坐具是山僧令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麼處泰曰伏惟尚饗瑯拓開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泰曰賊過後張弓瑯曰且坐喫茶

白巖符云二老相見可謂遇故鄉人說故鄉話然本色固是本色撿點將來未免俱帶些子客氣

△青十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青十太陽玄嗣）因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子曰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曰如何是相傳底事子曰全因淮地月得照郢陽春曰恁麼則入水見長人也子曰祇知金玉異那辨楚王心僧禮拜子以拂子擊之

報恩倫云者僧恁麼問投子恁麼答宗中辨的量外轉機可謂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還曉會得也無其或莽鹵漫汗報恩爲你饒舌拈拂子云笑把金鍼穿斷線殷勤分付到兒孫擲下拂子

崇先奇云開疆闢土革故鼎新投子老人自是一代英傑且道者一隻箭如今落在什麼處有人道

得天下橫行
投子因芙蓉楷參問祖師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
外別有爲人處麼子曰汝道寰中天子還假堯舜禹
湯也無蓉擬進語子以拂子驀口摵曰汝發意來早
有三十棒也蓉忽開悟禮拜便行子曰且來闍黎蓉
不顧子曰汝到不疑之地耶蓉掩耳而去
棲霞成云芙蓉當時直出豈不使人疑著被投子
輕輕拽回不覺全身漏逗到者裏若能與波作浪
管教投子回互不來
崇先奇云俊哉大似破壁飛騰三十棒分付得著
雖然撿點將來猶少三十棒在
郢州興陽青剖禪師（青十太陽玄嗣）在太陽作園頭種瓜次
太問甜瓜何時得熟陽曰即今熟爛了也曰揀甜底
摘來陽曰與什麼人喫曰不入園者陽曰未審不入
園者還喫也無曰汝還識伊麼陽曰雖然不識不得
不與太陽笑而去
崇先奇云瓜熟子離離不入園者坐享無功太陽
父子恁麼揀辨可謂甜者徹蔕甜噫
白巖符著語云甜瓜何時得熟平地上撈甚魚蝦
即今熟爛了也面皮厚多少揀甜底摘來深入虎
穴與什麼人喫倒轉鎗頭來也不入園者話作兩
橛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大好一撥汝還識伊
麼蒼天蒼天雖然不識不得不與是何言歟笑而
去且信一半
興陽因僧問娑竭出海乾坤震覩面相呈事若何陽
曰金翅鳥王當宇宙個中誰是出頭人曰忽遇出頭
時又作麼生陽曰似鶻捉鳩君不信御樓前驗始知
眞曰恁麼則叉手當胸退身三步也陽曰須彌座下
烏龜子莫待重教點額痕
報恩秀云者僧如牢度差與舍利弗創給孤獨園
時鬭勝然龍固爲鱗蟲之長其如終不免爲妙翅
之食
幻寄稷云剖公著賊不知更授之太阿可悲可痛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青十雪竇顯嗣）示衆百骸俱潰散一物
鎭常靈百骸潰散皆歸土一物常靈甚處安
南堂靜云一物常靈甚處安長空雲散碧天寬蓮

宮佛剎花無數貶起眉毛仔細觀天寧琦云觀則不無喚什麼作一物喝一喝

能仁鑑云南堂恁麼道只堪入佛不堪入魔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亦有一頌一物長靈甚處安轉身踏破月團團刀山劍樹須摧折熱鐵烊銅飲必乾

香山濟云既是百骸潰散喚什麼作一物長久云一物常靈甚處安可中有句許誰參雲收霧卷秋空靜萬里蟾光玉一團

天衣示衆古人道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翁有老宿云既不識他當初問什麼人賃恁麼拈也太遠在何故須知死人路上有活人出身處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個是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個是死人路上活人出身處若撿點得分明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

徑山杲云天衣古佛美則美矣善則未善具眼衲僧試甄別看

愚菴盂云辨金鍮分玉石還他天衣古佛不解出身未免向鬼窟裏作活計者裏甄別得出正好戴却炙脂帽子穿却鶻臭布衫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

南康雲居曉舜禪師青十洞山聰嗣初參洞山一日如武昌行乞至劉居士家士曰老夫有一問答得相契即開疏否則且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居曰黑似漆曰磨後如何居曰照天照地士揖曰且請上人還山拂袖入宅居懡㦬而還洞山問何返太速耶居具言前事山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居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山曰此去漢陽不遠磨後如何山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居於言下大悟

天童悉云居士即俗明眞誰言世上無仙客雲居行履悟道須信壺中別有天然從長撿點當時未離鄂州城驀去猶較些子若向洞山門下悟來直是隔雲千里望長安何故天酥酡飯非珍饌一味園蔬飽即休

象田現別前語云門前水數曲別後語云屋後山萬層

雲居上堂諸方有弄蛇頭撥虎尾跳大海劍刃裏藏身雲居者裏寒天熱水洗脚夜間脫襪打睡早朝旋打行纏風吹籬倒喚人夫劈篾縛起

天童悉云雲居與麼住持極是省緣撿點將來翻成多事何故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洪州刺史許式居士（青十洞山聰嗣）一日與沕潭澄上藍溥坐次潭問聞郎中道夜坐蓮雲石春栽帶雨松當時答洞山甚麼話公曰今日放衙早潭曰聞答泗州大聖揚州出現底是否公曰別點茶來潭曰名不虛傳公曰和尙早晚回山潭曰今日被上藍覷破藍便喝潭曰須是你始得公曰不奈船何打破戽斗

瀛山閭云賊來相趂客來相待一個引玉拋磚一個埋兵掉鬬無端殃及上藍眞個不奈船何打破戽斗要識三大老面目麼琵琶隨手撥簫鼓應時鳴

荊門軍玉泉承皓禪師（青十北塔廣嗣）僧入室次有狗子在旁泉叱一聲狗子便出去泉曰狗却會你却不會

瀛山閭云玉泉用盡伎倆逞盡機謀者僧不妨坐觀成敗

玉泉一日因衆集泉問曰作麼衆曰入室泉曰待我抽解來及上厠畢來見衆僧不去以拄杖趁散

白巖符云與麼做處雖謂迥出常情然撿較將來猶帶粥飯氣在若是山僧見衆僧不去但喚將水來待伊將水至乃洗手云事訖就水當願衆生出世法中速疾而往便休

玉泉示衆日運推移布褪赫赤莫怪不洗無來換替

薦福璨云薦福當時若見卽向他道少賣弄

玉泉因蘇東坡微服過訪泉問尊官高姓坡曰姓秤是秤天下老和尙底秤泉乃喝一喝曰且道者一喝重多少坡無對於是尊禮之

天寧琦云玉泉是作家宗匠東坡是當世大儒驀劄相逢發揮此道盡謂東坡休去秤尾無星殊不知八兩半觔總在自家手裏雖然如是也須扶起玉泉只如他道者一喝重多少多少人道不得直饒道得更與一喝

罄山修代東坡云猶未出定盤星在

天界盛代子瞻撫掌云草賊大敗

天童忞云叢林商量盡道子瞻胸藏萬卷不須玉泉一喝便見瓦解氷消殊不知玉泉墻壍不牢輕輕被他一拶直得全身敗露大衆請簡點看那裏是他敗露處若簡點不出未免總被俗官勘破

金粟元云盡道東坡大儒秤子折却誰知玉泉老漢一釣便上當時學士若知有轉身句敢保天下長老不奈伊何雖然也須扶起玉泉喝一喝

西遯超云東坡固是鈍漢玉泉亦太殺欺人見人可欺遂爾不顧自已敗缺東坡說姓秤便與他秤一秤萬一東坡云果然上鈎來也或云恰值牙行不在豈不使俗官反居上風

□□巖代東坡云不勞再驗

□□玉代東坡云者漢一釣便上

洪州法昌倚遇禪師（青十北禪賢嗣）問英勝亡首座曰我欲來者裏起法堂且道作得個什麼向當英曰賊是小人昌曰邵武子動著便作屎臭英曰曾經霜雪苦昌曰明珠自有千金價怎肯林間打雀兒英曰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饑昌却指勝曰你且道合作得個什麼向當勝曰本來無位次不用强安排昌曰你者驢漢安向甚處著勝曰一任敲磚打瓦昌曰也只是個杜撰巡官英曰若是千金寶何須打雀兒昌曰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英曰路見不平

白巖符云拳來脚去鎗來劍去一步緊一步一著高一著三個老漢可謂經事多矣若是法堂向當終未能定奪在何故今年太歲當頭合逢戊巳

法昌垂語我要一個不會禪底作國師

徑山杲云且道是醍醐句是毒藥句

永州祚云恁麼則十字街頭廖鬍子大有長處

平田本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法昌上堂春山青春水綠一覺南柯夢初足攜筇縱步出松門是處桃花香馥郁因思昔日靈雲老三十年來無處討如今競愛摘楊花紅香滿地無人掃

雲門信云者個語話若作禪道佛法商量太遠在若作風流景緻會又辜負法昌還有人向者裏和會得麼出來說看若和會未得元在法昌舌根上

轉

東明際云雪嶠老漢與麼拈提且道還契他法昌也未

南康雲居佛印了元禪師（青十開先暹嗣）入室次蘇子瞻適至印曰此間無坐榻學士來此作麼瞻曰暫借和尙四大爲坐印曰山僧有一問學士道得卽請坐道不得當輸玉帶瞻欣然曰便請印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學士向什麼處坐瞻無對遂解下玉帶

寶壽方別佛印於暫借四大爲坐處拈棒便打

天界盛於學士向什麼處坐處代子瞻云若恁麼則被某甲坐斷也又云者個破禪牀我不坐

天童忞云佛印貪餌忘鉤東坡弄巧成拙若是山僧待他道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向前推倒便坐豈不顯得俊俏底蘇學士

慧雲盛云佛印雖則便宜性命已在東坡手裏

檀度依云學士方纔要坐和尙錦帳高張怎奈措大寒酸不解驀直便上豈可謂入幕之賓乎雖然至今玉帶猶鎮山門大好疑著

白巖符云金山者漢貪他蠅頭小利却向俗官手裏生被活埋

杭州慧日永明延壽禪師（青十天台韶嗣）因二僧參乃問參頭曾到此間否曰曾到又問第二上座曾到此間否曰不曾到明曰一得一失少選侍者問適來二僧未審那個得那個失明曰你會識者二僧也無曰不會識明曰同坑無異土

清化嶾云平展處不犯鋒鋩驗人處豈用多辭尀耐二僧無端累他侍者受屈

天斗偉云黃河九曲非無其源梗楠千尺非無其本永明一期施設自非本深源遠豈可得哉然懵懂侍者且置勿論當時被二僧道個情知和尙會見法眼又作麼生

福州嚴峰師术禪師（青十天台韶嗣）僧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嚴峰一會誰是聞者峰曰問者不弱

瀛山誾云者僧問處大似把炬逆風先著手嚴峰答處正如當壚賣酒便傾巵良久復云笑殺旁觀

溫州瑞鹿寺上方遇安禪師（青十天台韶嗣）嘗閱楞嚴經至

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乃破句讀曰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於此有省或者曰師破句了也安曰此是我悟處乃畢生不易時號安楞嚴

瀛山誾云安公若不是悟去幾多人笑水潦鶴也且道伊悟底是有知見無知見

洪州雲居道齊禪師青十法燈欽嗣 因大梅煦參乃曰我要問汝從什麼處來若從僧堂來卽是謾語不從僧堂來又是自瞞汝畢竟從甚處來梅於言下頓悟

翠巖芝云若不如是怎知如是

友可立云者僧親從堂中來爲甚却道謾語雲居也是心斜不覺口歪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四十一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四十二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南十一

洪州黃龍慧南禪師南十一慈明圓嗣 因化主歸上堂世間有五種不易一化者不易二施者不易三變生爲熟者不易四端坐喫者不易更有一種不易是甚麼人良久曰灒便下座

翠巖眞時爲首座藏主問適來和尙道第五種不易是什麼人眞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天童傑云一手不獨拍兩手鳴摑摑豁開三要三玄揑碎佛祖標格村歌社舞得人憎勝似當年白拈賊

天寧琦云山僧則不然第五種不易是甚麼人莫怪坐來頻勸酒自從別後見君稀

雪竇雲云是則是猶有者個在今日有問雪竇第五不易是什麼人但向道老僧隨例餐餻子也得三文買草鞋

五磊權云二大老與麼答話美則甚美了則未了

山僧則不然第五不易是什麼人無漏國中留不住浮幢王刹任分身

石霜尊云或有問山僧第五不易是誰向道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

黃龍因僧問德山棒臨濟喝直至如今少人拈掇請師拈掇龍曰千鈞之弩不爲鼷鼠而發機曰作家宗師今朝有在龍便喝僧禮拜龍曰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著

百丈泐云黃龍一向具咬猪狗底手脚今日被者僧折倒既是千鈞之弩不發鼷機爲甚輕爲破的具眼者分辨看

黃龍示衆有一人朝看華嚴暮觀般若晝夜精勤無有暫暇有一人不參禪不論義把個破席日裏睡如是二人同到黃龍一人若爲一人無爲安下那一個即是良久云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

天童悆云山僧不比黃龍小家子禪如是二人同到能仁一齊安下何故海濶從魚躍天空任鳥飛

佛川義云智眼精明門庭孤峻須讓黃龍撿點將來猶欠大人之相且道埜山者裏又作麼生擊拂子云但願春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

黃龍室中嘗問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問答交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參請宗師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能契其旨叢林目爲三關

龍翔訢云黃龍三關如商君立法法雖行而先王之道廢矣故當時出其門者甚多得其傳者益寡使其恪守慈明家法子孫未致斷絕

白巖符云陽春雪曲無能和者郢歌舞社到處與人合得著龍翔深悉此意故爲如是語若曰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則龍翔失言又其甚矣葢黃龍用處敏捷不落窠臼斯所以爲慈明諍子而乃曰使其恪守慈明家法子孫未致斷絕噫是何言之厲且過也吾所不敢聞命

（舞社疑倒）

瑞鹿信云我手何似佛手上大人丘乙巳我脚何似驢脚化三千七十士人人有個生緣爾小生八九子上座生緣在甚麼處佳作仁可知禮也復云

黃龍設三關撈攏四海英靈大似布縵天網被山僧一時收下了也現前大衆還委悉麼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袁州楊岐方會禪師 南十一慈明圓嗣 因僧問如何是佛岐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祇者便是麼岐曰湖南長老

徑山琇云大小楊岐被者僧一問未免手脚俱露

雲門信云要會三脚驢子落處須向驢胎馬腹裏走一遍來見楊岐始不難

能仁鑑云叢謂楊岐答話奇特殊不知却被者僧勘破悲華恁麼道有為楊岐作主底麼

白巖符云剖破藩籬別開潑天門戶還他楊岐老作然只答得佛邊事若是佛向上事此去殑伽河十萬八千未為遠

楊岐上堂楊岐乍住屋壁疎滿床盡撒雪真珠縮却項暗嗟吁良久曰翻憶古人樹下居

龍唐杜云會長老親見慈明將謂有多少奇特過茲境緣便打不過未免長吁短歎山僧乍住龍唐上無片瓦旁無四壁烟雲堆裏坐臥經行舉頭天外自在逍遙慶快諸禪德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楊岐在九峰受請下座九峰勤和尚把住曰且喜今日得個同參岐曰作麼生是同參底事曰九峰牽犁楊岐拽耙岐曰正恁麼時楊岐在前九峰在前峰擬議岐拓開曰將謂同參元來不是

天寧琦於擬議處代峰便喝

龍翔訢云楊岐九峰塤篪迭奏今古罕聞龍翔今日對衆舉揚貴要大家知有且道知有個什麼祖翁田地無多子努力同心兩弟兄

石塔忍云者兩個尊宿骨肉操戈不顧旁觀者哂怎似我其天和尚甜言美語逼得鮎魚上竹竿略又且如何良久云板拍相催難縮手當風妙叶貴知音

河渚謙於擬議處代峰云念你今日新做長老

楊岐一日問白雲端你受業師為誰端曰茶陵郁和

尙岐曰聞伊過橋遭攧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端爲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淨光生照見山河萬朶岐笑而趨起端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毆儺者麽端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端益眩然乃問曰畢竟意旨如何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端大悟

護國元云楊岐大笑眼觀東南意在西北白雲悟去聽事不眞喚鐘作甕撿點將來和楊岐老漢都在架子上將錯就錯若是南明則不然我有明珠一顆切忌當頭錯過雖然覿面相呈也須一槌打破舉拂子云還會麽甚逢敵手難藏倖詩到重吟始見工

天童悉云諸禪德若論者顆明珠體超太虛堅逾金石生佛聖凡總在渠景子裏頭出頭沒山僧要問南明且作麽生打破若打得破世界人物一時空荒絕滅若打不破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還有爲南明作主者麽

楊岐上堂薄福住楊岐年來氣力衰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囉囉哩拈却死柴頭且向無烟火

天目禮云淨慈亦有一頌自住南山寺年荒遇水災風淒蒲柳變不見故交來正恁麽時如何相思黃葉落白露點蒼苔

宣州興教坦禪師（南十一 瑯琊覺嗣） 開堂日雪竇化主省宗出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撩天出世後爲什麽杳無消息教曰雞足峰前風悄然宗曰未在更道教曰大雪滿長安宗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袖歸衆更不禮拜教曰新興教今日失利便歸方丈令侍者請宗至教曰適來錯抵對一轉語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宗曰大丈夫膝下有黃金怎肯禮拜無眼長老教曰我別有語在宗乃理前語至未在更道處教曰我有三十棒寄你打雪竇宗乃禮拜

南澗問云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忽然賓主互換未免有得有失若道興教是主怎奈被省宗不肯若道省宗是賓因甚却寄棒打雪竇者裏緇素分明許你具超方眼目還委悉麽不因夜來雁怎見海門秋

天井新云雖然二俱作家怎奈一齊捉敗當時宗化主禮拜與教合下個什麼語得圓前話李向赤邊咬

龍唐柱云宗化主慣臨大敵雖是作家怎奈坦堂頭埋兵掉鬪却有掩襲之計所以化主一鼓而勇再鼓而怯不免束手投降若是個漢待他道我有三十棒寄你打雪竇卽好云且喜和尚出世事畢豈不頭正尾正

光相得徵云宗化主前頭不禮拜後頭却禮拜且道有利害無利害

檀度依云祥麐不踏生草大鵬耻宿雞欄寒山子忘却來時路婁且須知有倒行逆施手段雖足長安之句雖空花水月耀古騰今不拜高風於雪竇門下吾必以省宗爲巨擘焉然而三十拄杖畢竟是阿誰領

南嶽雲峰文悅禪師（南十一大愚芝嗣）上堂汝等諸人與麼上來大似刺腦入膠盆與麼下去也是平地喫交直饒不來不去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寶壽方云雲峰者漢如營臺鏡子相似只會照人不能照已殊不知自已未出方丈門時早已喫交了也

雲峰因僧問如何是心地法門峰曰不從人得曰不從人得時如何峰曰此去衡陽不遠

徑山杲云雲門卽不然如何是心地法門不從人得不從人得時如何看脚下

龍華體云弁山又且不然如何是心地法門不從人得不從人得時如何困來打眠饑來喫飯

金明進云二老恁麼答話心地法門何曾夢見金明則不然如何是心地法門不從人得不從人得時如何劈脊便棒

白雲靜云者裏又不然如何是心地法門不從人得不從人得時如何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靑十一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靑十一投子靑嗣）在投子作典座子曰廚務勾當不易蓉曰不敢子曰煑粥耶蒸飯耶蓉曰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煑粥蒸飯子曰汝作甚麼

蓉曰和尙慈悲放他閒去

崇先奇云深相體信出入無難芙蓉得之矣三十年後人多懈怠那裏討者閒漢

文峰玉云持籌畫策自有耆寮端拱無爲須還主上芙蓉與麼酬對可謂善得其旨然到文峰者裏尙須別有個話會始得爲甚麼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芙蓉因侍郞楊傑居士相會公曰與師相別幾年矣蓉曰七年公曰學道來參禪來蓉曰不打者鼓遂公曰恁麼則空遊山水百無所能也蓉曰別來未久善能高鑑公乃大笑

東明際云平坦處不妨孤危孤危處不妨平坦

博山來云非楊公不能見芙蓉之造詣非芙蓉不能當楊公之探討黃金遇火愈見精光則固是若在明眼作家俱難爲撿點且道什麼處是難爲撿點處若人辨別得出許你具超方眼

芙蓉一日侍投子遊菜園子度拄杖與蓉蓉接得便隨行子曰理合如是蓉曰與和尙提鞋挈杖也不爲分外子曰有同行在蓉曰那一人不受教子休去至晚問蓉早來說話未盡蓉曰請和尙舉子曰卯生日戌生月蓉卽點燈來子曰汝上來下去總不徒然蓉曰在和尙左右理合如此子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蓉曰和尙年尊缺他不可子曰得恁麼殷勤蓉曰報恩有分

風穴喜云明投暗合玉轉珠回賓主和同不無洞達然則門庭酬唱足可觀光若論向上一途猶未可在何也不見道那邊不坐空王殿怎肯耘田向日輪

芙蓉因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蓉曰金鳳夜棲無影樹峰巒纔露海雲遮

天目律云還見芙蓉老漢答處道玄麼不見道韶陽曾見睦州來

芙蓉因僧問如何是無縫塔蓉曰白雲籠嶽頂終不露崔巍

鳳山啓云湘南潭北金刀已剪不開白鳥蘆花玉戶推歸不得芙蓉恁麼道雖則鍼線綿密由來巴

鼻全無要見無縫塔也大難在何故霜天月落夜
將半誰共沉潭照影寒

金陵蔣山法泉禪師青十一雲居舜嗣 僧問初祖面壁意旨
如何泉曰撑天拄地曰便與麼去時如何泉曰落七
落八又問二祖立雪齊腰意旨如何泉曰三年逢一
閏曰爲什麼付法傳衣泉曰村酒足人沽

白巖符云蔣山言中有響響奪可觀誠堪眼目人
天千古一遇若是山僧者裏又且不然初祖面壁
意旨如何平地摝魚蝦便恁麼去時如何曹溪波
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二祖立雪齊腰意旨
如何刺腦入膠盆爲什麼付法傳衣若要不招無
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杭州佛日戒弼禪師青十一育王璉嗣 因僧問如何是毗盧
印曰草鞋踏雪曰學人不會曰步步成跡

高峰妙云佛日和尚雖則高提祖印不負來機殊
不知古篆雖明致令者僧遇如不遇若是高峰則
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毗盧印但云文不加點學
人不會要會作麼且道與佛日是同是別

清化𢣛云古今參學者往往被一緉草鞋遮却雙
眸不覩光明當時若別開隻眼管取覷透佛日面
門返觀毗盧印値什麼破銅錢

東京法雲圓通法秀禪師青十一天衣懷嗣 上堂山僧不會
巧說大都應個時節相喚喫椀茶湯亦無祖師妙訣
禪人若也未相諳踏著秤錘硬似鐵

龍唐杜云寶壽即不然山僧慣會巧說著著應時
及節未須相喚茶湯超勝祖師妙訣禪人若也能
相諳大冶紅爐無鈍鐵

△南十二

洪州黃龍祖心禪師南十二黃龍南嗣 與夏倚公立談肇論
至會萬物爲自己者及情與無情共一體處時有狗
臥香桌下龍拈壓尺擊狗又擊香桌曰狗有情即去
香桌無情自住情與無情如何得成一體公立不能
對龍曰纔涉思惟便成剩法何嘗會萬物爲自已

瑞巖慍云黃龍老漢場慈不少夏公立如入寶山
空手而回諸人要會萬物爲自已情與無情共一
體麼槌殺有情狗子碎却無情香桌盡情收拾將

來與他一團束縛抛向東洋大海自然洒洒落落雖然更須知有頂門一竅始得拈拄杖擊香臺云阿剌剌阿剌剌登山脚膝酸喫茶舌頭滑十字街頭石敢當對月臨風吹尺八

天童态云抽釘拔楔卽不無瑞巖怎奈傷鋒犯手何如有情狗子仍教他守夜無情香桌且留來支用諸人要會萬物爲自已情與無情共一體麼且聽拄杖子爲你著力擊香桌一下

龍華體云黃龍博得些些小利未免旁觀者哂恕中雖能據欵結案且未出得他肇公圈繢總不如公立當時却較些子

隆慶寶峰雲菴眞淨克文禪師（南十二黃龍南嗣）示衆今朝九月一夜來霜氣寒當知門外路一一透長安喝一喝

瑞巖愠云老眞淨向淨潔地上撒屎撒溺當時一衆甚麼處去也山僧敢將狗尾要續其貂今朝九月一山風吹面寒知音千里外白雁報平安是則是未見作家不見道善言言者言所不能言善跡跡者跡所不能跡喝一喝纔有是非紛然失心

寶峰因黃龍南曰適令侍者捲簾問渠捲起簾時如何渠曰照見天下放下簾時如何渠曰水洩不通不捲不放時如何渠無語汝作麼生峰曰和尚替侍者下涅槃堂始得龍喝曰關西人果無頭腦乃顧視旁僧峰却指之曰只者師僧也未夢見龍大笑

白巖符云黃龍道渠無語汝作麼生若是今時學者十個有五雙便向他不捲不放時著倒是他寶峰却不恁麼寶峰道和尚替侍者下涅槃堂始得若是如今師家不是鑾罵便是瞎棒是他黃龍却不恁麼且道他父子節文在什麼處覿面當機雷電疾還他家富產兒嬌雖然總不禁旁僧冷眼

寶峰自香城歸見黃龍龍問甚處來峰曰特來禮拜和尚龍曰恰值老僧不在峰曰向甚麼處去龍曰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峰曰恁麼則學人得自在去也龍曰脚下鞋甚處得來峰曰廬山七百五十文唱得龍曰何曾得自在峰指鞋曰何嘗不自在龍駭之

資福廣云黃龍攻其所不守寶峰守其所不攻衝

車臨埤火箭飄空敵手相逢勝負難決除艎驀喚隨聲應奪得荊蠻一個船且道賓家分上主家分上

寶峰上堂衲僧門下無非過量境界自在禪定乃喝一喝曰豈不是過量境界又謦欬一聲曰豈不是自在禪定阿呵呵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

雲居莊云顯示過量境界自在禪定還他眞淨老人若是衲僧門下猶欠悟在徑山則不然拈拄杖卓一卓云得之於心事事無礙應之於手法法圓成靠拄杖云他家自有通霄路不向如來行處行

寶峰法界三觀六頌其一曰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趁出婬房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

一指海云寶峰老漢奇特甚奇特冷眼看來只是個破戒比丘山僧則不然事事無礙如意自在食不論頓睡嬾解帶見惡不嗔見好亦愛一生從來不會揑怪大衆且道山僧底是寶峰底是

隆慶府泐潭洪英禪師南十二黃龍南嗣　因僧參禮拜起便垂下袈裟角曰脫衣卸甲時如何潭曰喜得狠烟息弓弰壁上懸僧却攬上袈裟曰重整衣甲時如何潭曰不到烏江畔知君未肯休僧便喝潭曰驚殺我僧拍一拍潭曰也是死中得活僧禮拜潭曰將謂是敵燕破趙之才元來是販私鹽漢

靈山闇云將軍節制屈殺偏裨當時者僧何不道賊賊便出

如菴彰云者僧衝鋒抗敵不覺腦後著戈泐潭雖能布長蛇大陣怎奈無生擒活捉之機顧左右云者裏還有不顧危亡單刀直入者麼如無看山僧向餓虎口中奪食去也拈拄杖一齊趁散

黃檗積翠永菴主南十二黃龍南嗣　同僧審奇汝久不見何所爲奇曰近見偉藏主有個安樂處永曰試舉似我奇乃敘所得永曰汝是偉未是奇莫測歸以告偉偉笑曰汝非永不非奇愈疑走積翠質之南公南亦大笑之永聞作偈曰明暗相參殺活機大人境界普賢知同條生不同條死笑倒菴中老古錐

陽山頂云三個老漢綿裏有針泥裏有刺明賞暗

罰則不無若是衲僧巴鼻天地懸隔何故不合說是說非

白巖符云者三個漢向平地上鋪錦穽者僧一往看來分明被他活陷然以山僧撿點恰是他父子三人被者僧將條斷貫索一串穿却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南十二楊岐會嗣）上堂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便向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雖有瓊樓玉殿却被一莖草蓋却作麼生得汗出去自有一雙窮相手未曾輕易舞三台

徑山杲云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決定可信瓊樓玉殿被一莖草蓋却莫被他熱瞞徑山恁麼道爲已得一回汗出者說未得一回汗出者切不得動著

伏龍長云善知識者是大因緣解粘去縛蓋是尋常奪食驅耕須還敏手白雲張千鈞之弩豈因鼷鼠發機大慧垂四海之鈎只爲獰龍上釣且道無明者裏作麼生既有一雙窮相手不妨容易舞三台

天寧琦云拈却一莖草瓊樓玉殿在什麼處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笑巖寶云白雲大慧俱善抑揚當時則不無怎奈撲鼻臭汗氣在

寶壽新云白雲雖然爲衆竭力猶未十分稱的殊不知一莖草全是瓊樓玉殿說甚端的不端的瓊樓玉殿卽是一莖草更要現個什麼直饒鳳山另展機謀運出奇才折合將來也只得一半何故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還知新長老落處麼幸是五湖南畔客相將攜手出雲樓

資福麿云瓊樓玉殿被一莖草蓋却古今有之若於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只恐白雲徒有此語何故不見道末大必折尾大不掉

佛日晳云隆安者裏卽不然不須汝諸人汗出但只饑來喫飯困來打眠

白雲上堂古人留下一言半句未透時撞著鐵壁相似忽然一日覷透方知自己原是鐵壁如今作麼生透復日鐵壁鐵壁

獅林則云白雲被鐵壁覷透打失一隻眼睛

伏龍長喝一喝云用鐵壁作麼

寶掌白彈指一聲云百雜碎

白雲因僧問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去此二途請師別道雲便喝僧曰從來疑著和尚雲便打僧曰作家宗師雲曰也不消得僧禮拜

伏龍長云者僧道從來疑著和尚是肯語是不肯語白雲便打是賞伊是罰伊還佛若無如是眼直饒千載亦奚爲

白雲因提刑郭公甫謁上堂夜來枕上作得個山頌謝公甫大儒廬山卄載之舊今日遠訪白雲之勤而今舉與大衆請已後分明舉似諸方此頌豈唯謝公甫大儒且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貼肉汗衫乃曰上大人丘乙已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

友可立云白雲本欲令提刑脫却貼肉汗衫殊不知更爲伊添上一重了也諸人試撿點看

金陵保寧仁勇禪師 南十二楊岐會嗣 上堂若說佛法供養大衆未免眉鬚墮落若說世法供養大衆入地獄如箭射去此二途且道保寧今日當說什麼三寸舌頭無用處一雙空手不成拳

百丈勱云保寧參禪不過雪竇暫不再還故能亦手空拳向十字街頭橫衝直撞誰敢攖鋒角敵今日山僧不顧危亡爲大衆捉敗去也乃呵呵大笑歸方丈

石霜尊云大小保寧元來小膽石霜即不然若說佛法供養大衆如龍得水若說世法供養大衆似虎靠山去此二途又作麼生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保寧示衆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不曾道著一字優波毱多丈室盈籌不曾度得一人達磨不居少室六祖不住曹溪誰爲後昆誰爲先覺既然如是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拍膝顧衆云且喜得天下太平

寶壽方云保寧道彼自無瘡勿傷之也不知早自挖肉了也又道天下太平不知早自作亂了也

保寧示衆大方無外大圓無內無內無外聖凡普會

瓦礫生光須彌粉碎無量法門百千三昧拈拄杖曰總在者裏還會麼蘇嚕蘇嚕悉哩悉哩

松源嶽云者老漢大似業識茫茫無奈船何打破戽斗

保寧茂云松源摟出心肝要且未見先保寧在山僧今日重爲拈出會盡萬法一如拈却金圈栗棘也是泗洲人見大聖

保寧上堂風鳴條雨破塊曉來枕上鶯聲碎蝦蟇蚯蚓一時鳴妙德空生都不會都不會三個成羣四個作隊窈窈窕窕飄飄颻颻向前村後村折得梨花李花一佩兩佩

南堂欲云保寧大似二八少年風流才子一向賣俏於唱教門中足可觀光在我衲僧門下正好喫棒何故禾黍不陽豔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罕

能仁鑑拈拄杖云者裏則不然白雲爲蓋流水作琴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春水深

作賣花人

福州長慶惠暹文慧禪師南十二淨因臻嗣 僧問離上生之寶刹登延聖之道場如何是不動尊慶曰孤舟載明月曰忽遇艕掉俱停又作麼生慶曰漁人偏愛宿蘆花

瀛山誾別云我不與麼道或有問如何是不動尊祇向道燒香禮拜著且道與長慶是同是別

△青十二

鄧州丹霞子淳禪師青十二芙蓉楷嗣 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肇法師恁麼道祇解指蹤話跡且不能拈示於人丹霞今日劈開宇宙打破形山爲諸人拈出具眼者辨取以拄杖卓一下曰還見麼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

象田現云剖破藩籬高敞玄關要人把手共登固是丹霞一片熱腸怎奈荊山良璧尙帶玼痕當時以拄杖卓一下便休不妨奇特乃更箋了又註祖師門下濟得個什麼邊事

丹霞因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霞曰金菊乍開蜂競採曰見後如何霞曰苗枯花謝了無依

白巖符云大小丹霞與麼答話未免令人向牛頭

見與未見處話作兩概若裏則不然牛頭未見四
祖時如何松直棘曲見後如何鵲白烏玄

丹霞上堂寶月流輝澄潭布影水無蘸月之意月無
分照之心水月兩忘方可稱斷所以道昇天佛事直
須颺却十成底事直須丟却擲地作金聲不須回顧
若能如是始解向異類中行諸人到者裏還相委悉
麼良久曰常行不舉人間步披毛戴角混塵泥

崇先奇云有國有家未嘗不本此丹霞老人恁麼
為人難免喪盡家珍

南山寶云與麼說話且道與雪峰輕打我還有同
別也無若人檢點得出要明異中異也不難遂撫
案云咦也不得自瞞

洪州寶峰闡提惟照禪師青十二芙蓉嗣 示聽藏主法語
五則其第五曰有情故情滲漏有見故見滲漏有語
故語滲漏設得見無情無語無拽住便問他你是何
人

靈巖儲良久云會麼夜來牀薦破嗚嗦到天明

寶峰上堂太陽門下妙唱彌高明月堂前知音蓋寡
不免舟橫江渚棹舉清波唱慶堯年和清平樂如斯
告報普請承當擬議之間白雲萬里

天目律云當堂慵正坐狹路不相逢直得雙放雙
收全賓全主還他寶峰則固是若是向上一途又
豈止白雲萬里

東京淨因枯木法成禪師青十二芙蓉嗣 上堂知有佛祖
向上事方有說話分諸禪德且道那個是佛祖向上
事有個人家兒子六根不具七識不全是大闡提無
佛種性逢佛殺佛逢祖殺祖天堂收不得地獄攝無
門大衆還識此人麼良久曰對面不仙陀睡多饒寐
語

寶壽方云大小淨因恁麼提持撐門拄戶即得若
是佛向上事三生六十劫且作麼生是佛向上事
喫官飯遊官街與時踏斷長溪月散髮狂歌笑落
腮

賢峰竟云三種滲漏語從上以來要得斷盡無餘
者實尠若夫成枯木斷拂翁與麼提持可無憾矣
然所謂向上事則未可竟上座有一轉語舉似諸

人諸人切不得作向上會
友可玄云寶壽也是酒助歌娛樂風催景氣新若
是佛祖向上事何曾道著良久云還有人道得麼
乃擊案一下云天意高難問人情老易悲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四十二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四十三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南十三

洪州黃龍悟新禪師南十三黃龍心嗣　示衆麤言及細語皆
歸第一義你者一隊尿床鬼子三生六十劫也未夢
見第一義在

天童悉徵云死心恁麼說話爲是眼蓋諸人氣呑
一切耶爲復第一義諦不可圖度耶爲復不憤不
啓不悱不發激厲將來耶請撿點看

白巖符云黃龍老禿山翁瞎驢要提持第一義諦
第一義諦是個什麼風雨亭邊破草鞋即使拾得

有什麼用處汝輩有血性漢切不得被他惑亂

黃龍因僧問承師有言老僧今夏向黃龍潭內下三
百六十箇鉤筒未曾遇著個錦鱗紅尾爲復是鉤頭
不妙爲復是香餌難尋龍曰雨過竹風清雲開山嶽
露曰恁麼則已得眞人好消息人間天上更無疑龍
曰是鉤頭不妙是香餌難尋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
應難龍曰亂統禪和如麻似粟

靈巖儲喝一喝云者漢何異緣木求魚天寧今夏
拋却絲綸冷坐巾幘山前看他鳶飛魚躍鳳走麟
奔總不暇顧著數盡落霞對明月撥開松影露青
天偶爾有個蟭螟撞到面前並不與他京三下四
一任越水吳山何故瀇若將有意爲有意往往事
從有意生

黃龍上堂行脚高人解開布袋放下鉢囊去却藥忌
一人所在須到半人所在須到無人所在也須親到

天童傑云死心有年有德語不妄發如大冶精金
千煅萬鍊始成繞指然後裁截並無虛棄雖然畢
竟意歸何處三遂一箭收功後四海何愁不太平」

白巖符因僧問云如何是牛人所在未聞梅破臘如何是一人所在尙有菊擎霜無人所在還用到否巖便喝一喝云者瞎漢亂撞作麼

黃龍因太史黃庭堅參龍問死心死學士死彼此燒作一堆灰向甚處相見堅無語龍曰晦堂處參得底用未著在堅後謫官黔南忽有省乃曰尋常被天下老和尙瞞却多少唯死心道人不肯可謂眞實相爲

瀛山誾云鐵面去皮晦堂拆骨死心又敲骨出髓矣山谷始得疑情盡命根斷若到山僧者裏且立一邊著爲什麼鐵壁從渠透銀山更要通

石霜尊云死心捨命從人太史一死更不再活

東京法雲佛照杲禪師南十三寶峰文嗣 示衆老僧熙寧八年文帳在鳳翔府供申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十村人家汝輩後生茄子瓠子幾時知得

白巖符云者漢大似爲魅所著白日見鬼不知惑亂多少人山僧今日放他不過直貶向鐵圍山裏永不許伊出頭爲什麼太平天下那許妖言

法雲因一座主曰禪家流多愛脫空雲乃問承聞座主講得百法論是否曰不敢雲曰昨日晴今日雨是什麼法中收主無對雲曰莫道禪家流多愛脫空好主抗聲曰和尙且道昨日晴今日雲是什麼法中收雲曰二十四時分不相應法中收主乃屈膝作禮而謝

徑山杲云昨日晴今日雨時分不相應三日後看取

天寧琦云雲自帝鄉去水歸江漢流

瑞州九峰希廣禪師南十三寶峰文嗣 遊方日謁雲蓋智乃問興化打克賓意旨如何智下禪床展兩手吐舌示之峰打一坐具智曰此是風力所轉又問石霜琳琳曰你意作麼生峰亦打一坐具琳曰好一坐具祇是不知落處又問眞淨淨曰你意作麼生峰復打一坐具淨曰他打你也打峰於言下大悟

南澗問云三大老中有一人堪爲佛祖之師有一人堪爲人天之師有一人自救不了且那個堪爲佛祖之師那個堪爲人天之師那個自救不了撿點得出三十棒一棒也不較若撿點不出三大老

為你證明然雖如是廣道者悟去又悟個甚麼切忌鑽龜打瓦

風穴喜云九峰雖則三度令行到底不知坐具落處眞淨道他打你也打正是金鍮莫辨玉石難分卽今還有辨得出底麼若辨得出生陷無間地獄

臨江慧力可昌禪師（南十三東林總嗣）因僧問佛力法力卽不問如何是慧力力曰踏倒人我山扶起菩提樹曰菩提無樹向甚處下手力曰無下手處正好著力曰今日得聞於未聞力曰莫把眞金喚作鍮

報恩琇云新報恩則不然有人問如何是慧力但向他道喫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

天童悉云高高山頂立還他慧力深深海底行須是報恩始得然從長撿點一人入佛不能入魔一人入魔不能入佛若是天童又且不然設有人問如何是慧力祇向他道山月如銀牽老輿閑行不覺過峰西

祩鼎僊云昌老見處只可自了若有問山僧如何是慧力但向他道煩惱海中為雨露無明山上起

雲雷

眉山學士蘇軾居士字東坡（南十三東林總嗣）參東林論無情說法話有省乃獻投機頌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

上竺智謌護國元舉前頌且云也不易到此田地元曰尚未見路徑何言到耶智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若不到此田地如何有者個消息元云是門外漢耳智致疑通夕不寐乃曉鐘鳴去其秘蓄乃別前頌云東坡居士太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持以告元元云向汝道是門外漢

幻寄稷云上竺者漢思量了一夜却寐語東坡門外漢者漢未及門此菴云向汝道是門外漢且道是賞伊罰伊莫錯會好

蘄州五祖山法演禪師（南十三白雲端嗣）垂語譬如水牯牛過牕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

天童華云者樣說話多年在肚皮裏信知天下無人理會所以密之三寸今日拈出敢問諸仁者既

唯 疑惟

是大的俱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

獅林則云者個是東山演祖不了事處老漢參方三十年也有兩件不了底事是什麼兩件事饑來要喫飯困來要打眠

大梅檝云過得過不得則且置畢竟喚什麼作牛尾巴良久云徧界不藏全體露絲毫有見事還差喝一喝

五祖示衆今夏無可管顧諸人近作得一家謙遂擡手曰囉囉招囉囉搖囉囉送莫怪空疎伏唯珍重

薦福璨云老東山龍肝鳳髓百味具足怎奈美食不中飽人喫

伏龍長云一個鐵酸餡百味具足知他祭了多少閑神野鬼直饒一咬百雜碎到者裏急須吐却

佛日晢云東山老祖設一佳宴破費常住不少隆安今晚也設一佳宴管顧大衆只是不破費常住一絲毫許良久云罷罷罷休休休免使諸方笑怪不見道好男不喫分家飯好女不穿嫁時衣自家珍寶用不盡何必區區向外馳

五祖上堂山僧昨日入城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見醜陋不堪動轉行坐青黃赤白一一見了仔細看來元來青布幔裏有人山僧忍俊不禁乃問長史高姓他道老和尚看便了問甚麼姓大衆山僧被他一問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還有人爲山僧道得麼昨日那裏落節今日者裏拔本

天寧琦云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

白巖符云五祖是從那邊過來底人胸次間要禪道佛法氣息一點也無斯所以能向空中建城雉海面上架樓臺也自餘是什麼新婦禪骨董禪又那裏得知雖然倘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識得此人許你具透關眼

五祖謝監收上堂人之性命事第一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眞○人○○

南澗問云大小五祖弄巧成拙

寶掌白云會麼山僧今日不惜舌頭與諸人略爲道破良久云摩斯吒心肝要且不在樹頭上諸人莫錯會好

寳峰弁云賊不打貧家

五祖因僧問一代時教是個切脚未審切那個字祖曰鉢囉孃曰學人祇問一字爲什麼却答許多祖曰七字八字

昭覺勤云迅雷不及掩耳

甄峰承云利似倚天長劍鈍如無孔鐵錘

五磊權云大小演祖與麼答話畢竟正文未曾道著且道如何是正文良久云孔門弟子無人識碧眼胡僧笑點頭

天目律云者僧問個切脚五祖乃恁麼答且道是什麼義紅塵堆中花街柳巷僻谷窮山白雲澹宕

五祖示衆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開聖覺曰鬍張三黑李四祖然之時圓悟爲首座乃曰好則好恐未實更當搜看次日祖入室仍擧前話問覺覺曰昨日向和尙道了也祖曰道什麼覺曰鬍張三黑李四祖曰不是不是覺曰和尙爲甚昨日道是祖曰昨日是今日不是覺於言下大悟

天童忞云大小東山只知有巳不知有人將常住果子私自受用若是天童卽不然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高聲召云大衆今晚小盡二十九普請大衆喫茶去拽拄杖驟步下廳供堂

鐵佛源云諸人要知五祖底端的麼問取古廟裏中央第一尊泥塑土地位下黑將軍

五祖曰世有一物不屬凡不屬聖不屬邪不屬正萬事臨時自然號令

瑞巖慍云大小五祖白雲正傳將謂有回天關轉地軸底謀略如斯吐露何異宋人以死鼠爲璞瑞巖則不然世有一物在凡屬凡在聖屬聖在邪屬邪在正屬正萬事紛紛何須號令拈拄杖卓一卓

五祖曰四五百石麥二三千石稻好個休糧方者婆不得妙

靈隱嶽云五祖老人好語只爲探頭太過香山有個方便也要諸人共知透得金剛圈細嚼鐵酸餡一飽忘百饑始信不相瞞

伏龍長云管取有錢常住不無演祖若是將無作是拔貧助富還我無明老漢始得米不蓄一粒菜

不栽一莖任渠往來者喫得飽膨脝

天童悉云千巖貧而諂五祖富而驕不肖忝爲後裔終不敢邯鄲學他唐步何故大抵還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

寶峰清云有錢常住實是千巖將無作有還他五祖若是貧無不足富不有餘除是天童老人始得然則道峰者裏又作麼生良久云秖有楊岐栗棘蓬

五祖示衆祖師說不著佛眼看不見四面老婆心爲君通一線便下座

徑山杲云若教額下淚滄海也須乾

焦山傑云二老漢用盡氣力費盡唇舌千載而下未免遭人撿點

五祖因僧問如何是佛祖曰露胸跣足如何是法祖曰大赦不原如何是僧祖曰釣魚船上謝三郎

徑山杲云此三轉語一轉語具三玄三要四料揀四賓主洞山五位雲門三句百千法門無量妙義若人揀辨得出許你具一隻眼

五祖因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祖曰頭上戴槩曰見後如何祖曰青布遮前曰未見時因甚麼百鳥啣花獻祖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曰見後爲什麼不啣花獻祖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

徑山杲云師翁雖則善赴來機怎奈語驚時聽徑山今日有兩語要與師翁相見牛頭未見四祖因甚百鳥啣花獻茅屋上安鴟吻見後因甚不啣花獻佛殿裏掘東司

靈巖儲云徑山固是別轉旗鎗未免分身兩處國清今日只有一轉語要與徑山相見牛頭未見四祖因甚百鳥啣花獻不快漆桶見後爲什麼不啣花獻不快漆桶且道五祖底是徑山底是國清底是一僧纔出儲云不快漆桶便下座

五祖示衆前回底今日使不著今日底後回使不著使不著重遭撲自古至于今誰錯誰不錯忽有個漢出來道白雲不是今日錯自云錯

保寧茂云扶竪臨濟正宗揭示楊岐奧旨還他五祖始得雖然也是泥裏洗土塊山僧即不然去年

底今日用得著今日底後日用得著用得著重拈却一步濶一步一著高一著或有個漢出來道長老與麼說話也是無孔鐵鎚只向他道若是無孔鐵鎚正用得著

五祖示衆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恁麼會則不是了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恁麼會方始是

白巖符云恁麼會則不是滴淚斬丁公恁麼會方始是咬牙封雍齒顧左右云大小五祖爲諸人一担粉碎了也還會麼

五祖因諸寺長老入山上堂臨濟入門便喝是什麼熱椀鳴聲德山入門便棒拗曲作直雲門三句洞山五位大開眼了作夢何故如此國清才子貴家富養兒孫

雲居莊云五祖老人大似將常住物作自己人情徑山見處也要諸人共知乃竪起拂子云德山臨濟洞山雲門只今在拂子頭上各說不二法門了一時走入淨瓶裏澡浴去也何故如此水流原在海月落不離天

五祖示衆曰狗子勝猫十萬倍

愚菴盂云攫破南泉窠窟掀翻趙老家私再看五祖爲什麼平白地上分個勝負爲復抑揚之語耶爲復故意扭揑耶爲復一期方便耶若作恁般見解不唯不識五祖要見南泉趙州遠之遠矣古人一般提持個事利害在什麼處法性不寬波瀾不廣不到七通八達處難以評論古今却不是你一味該抹得去底道理不見道當時摩竭令幾喪目前機

五祖出隊歸示衆出隊半個月眼不見鼻孔失却祖師禪拾得個骨董且道甚處著一分奉釋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寶佛塔

峰頂鄒云山僧出隊五個月眼睛鼻孔無差別有人問我祖師禪劈頭拄杖要見血祇如遇著釋迦牟尼佛多寶佛塔又作麼生良久乃和南云恭惟合山頭首久別衆慈萬福萬福

五祖參白雲擧南泉摩尼珠話方伸請問雲便叱之

祖頷悟乃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閒田地叉手叮嚀
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淸風雲特印
可令掌磨事

文峰玉徵云賣來還自買卽不問諸人且道畢竟
喚什麼作一片閒田地直饒你道得分明我更要
問你討契券在

方山捨云演老師毒中浮山後擔一擔骨董撞入
白雲保社忽地打翻始知自已庫藏取用無竭雖
然撿點將來也是不唧嚁漢

提刑郭正祥居士字功甫（南十三白雲端嗣）到雲居請佛印
元陞座公拈香曰覺地相逢亦何早鶻臭布衫今脫
了要識雲居一句玄珍重後園驢喫草召大衆曰此
一瓣香薰天炙地去也印曰今日不著便被者漢當
面塗糊便打乃曰謝公千里來相訪共話東山竹徑
深借與一龍騎出洞若逢天旱好爲霖擲拄杖下座
公拜起印曰收得龍麼公曰已在者裏印曰作麼生
騎公攞手作舞便行印撫掌曰祇有者漢猶較些子

白巖符云功甫龍卽騎矣只是不能爲雨爲霖以
潤枯槁當時若是頭角崢嶸待道還收得龍麼便
好掀倒法座

提刑郭公一日謁白雲雲問牛醇乎公曰醇矣雲遽
厲聲叱之公拱而立雲曰醇乎醇乎於是爲公陞堂
曰牛來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

瀛山誾云郭公水牯牛醇則醇矣惜乎欠些頭角
當時待白雲厲聲叱便好拽下座痛與一頓

博山來云白雲一擡一搦善得養子之緣末上與
麼道也是憐兒不覺醜

△青十三

眞州長蘆眞歇淸了禪師（青十三丹霞淳嗣）上堂處處覔不
得祇有一處不覔自得且道是那一處良久曰賊身
已露

車溪冲云處處覔不得且道什麼處不是有一處
不覔自得入無下賤下賤自生良久什麼處去也
賊身已露還我賍物來復云眞歇和尚祇解閉門
作活未知奪角衝關且作麼生是奪角衝關底句
卓拄杖云扛江入水

寶壽新云者老賊被新上座捉敗了也還有人遮蓋得麼如無且與你一條出路拈香几云去

道林志云祇有一處不覓自得且道是那一處拈拄杖云春在草頭上遊人幾個知乃卓一卓

崇先奇云督亢圖窮匕首現旁觀者爲之髮竪還有不惜性命底漢麼

長蘆普請次路逢一僧蘆以杖指地上竹擔僧拈起竹擔曰短些子蘆劈脊打曰者裏是什麼所在說長說短

大慈言云者僧赤身挨白刃不善趨避未免喪身失命長蘆雖則見兎放鷹怎奈勞而無功二者俱好與三十烏藤大慈恁麼道還有爲長蘆出氣者麼復云險

長蘆上堂轉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玉韞金山貴轉位就功是却來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滯撒手無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正恁麼時絕氣息一句作麼生相委良久曰歸根風墮葉照盡月潭空

聞菴宗答僧問云如何是轉功就位撒手無依全體現扁舟漁父宿蘆花如何是轉位就功夜半嶺頭風月靜一聲高樹老猿啼如何是功位齊彰出門不踏來時路滿目飛塵絕點埃如何是功位齊隱泥牛飲盡澄潭月石馬加鞭不轉頭

雲溪挺云且作麼生說個轉底道理良久云且過那邊著又云切忌折合

明州天童宏智正覺禪師青十三丹霞淳嗣示衆諸禪德吞盡三世佛底人爲什麼開口不得照破四天下底人爲什麼合眼不得許多病痛爲你一時拈却了也且作麼生得十成通暢去還會麼劈開華嶽連天色放出黃河倒海聲

百丈泐云天童費許多氣力不消山僧一彈指已拈却了也復喝一喝云無人識得渠

天斗偉云小大天童者兩種人底病痛不妨爲伊拈却若是十成通暢則未可諸人要得十成通暢麼喫官酒臥官街毫無一物掛胸懷狂歌明月清風裏天子徵書召不來

天童因僧問淸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童曰文彩未痕初消息難傳際曰一步密移玄路轉通身放下劫壺空童曰誕生就父時合體無遺照曰理旣如是事作麽生童曰歷歷纔同分化事十方機應又何妨曰恁麽則塵塵皆現本來身去也童曰堂一切色超一切心曰如理如事又作麽生童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曰長天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衫童曰木人嶺上歌石女溪邊舞

崇先奇云者僧久客未歸鄕思故園風景天童老人不惜老婆與他話盡雲山若是未能身裏出門者何異夢中說葛然雖如是瞞皐亭不得

白巖符云問在答處答在問處如此相見自非曲巷廻廊無徑不穿遞過來者要擲一嘴知不可得然細撿將來是則總是不是則總不是爲什麽我玉庫內無如是刀

天童因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童曰白雲投壑盡靑嶂倚空高曰如何是却來底人童曰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鄽曰如何是不去不來底人童曰石女喚回三界夢木人坐斷六門機

淸化嶾云覺祖眞乃道樞綿密智域淵深等閒爲人處赤心片片及盡玄微而今不肖兒孫也要平分風月土上加泥有問如何是向去底人開眼不覺曉如何是却來底人日午打三更如何是不去不來底人威音猶不住那赴兩頭機且道與天童相去幾多試簡點看

婺州智者法銓禪師靑十三長蘆信嗣上堂要扣玄關須是有節操極慷慨斬得釘截得鐵硬剝剝地漢始得若是畏刀避箭碌碌之徒看即有分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天寧琦云大小智者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壽山別無奇特晨朝熱水洗面黃昏脫襪打眠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

瀛山誾云智者天寧一個緊似鐵箍一個寬如皮袋各見一邊則固是如今諸方在者裏作麽生始得與二老別出一頭地良久云坐斷兩邊中不立還他過量越情人

乞字疑字

青龍操云自口裏水漉漉地要人勦截恐難在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四十三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四十四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南十四

江州圓通道旻圓機禪師（南十四 潭乾嗣）因左丞范冲字致虛守豫章時過謁茶罷曰冲行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通呼內翰公應諾通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通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通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公豁然有省

瀛山誾云圓通老人囊中有妙藥能起死回生在頃刻左丞雖於此省入去此事不遠怎奈鄉音猶易識家國尙茫然

成都府昭覺寺克勤佛果禪師（南十四五 祖演嗣）上堂迴無依倚超宗越格非物非心萬仞壁立桑樹上著箭柳樹上出汁

天井新云直饒恁麼也只道得一半且道是那一半聻聽事不眞喚鍾作甕

昭覺示衆通身是眼見不到通身是耳聞不及通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心鑑不出通身即且置或若無眼作麼生見無耳作麼生聞無口作麼生說無心作麼生鑑若向者裏撥得一線路便與古佛同參且道參什麼人

徑山杲云惜乎徑山當時不在若在點一把火照看者老漢面皮厚多少即今莫有旁不甘底出來道和尙也是普州人又作麼生即向他道西天斬頭截臂者裏自領出去

昭覺示衆古德道結夏已十一日寒山子作麼生又有道結夏已十一日水牯牛作麼生山僧即不然結夏已十一日燈籠露柱作麼生若識得燈籠露柱即識得水牯牛若識得水牯牛即識得寒山子

徑山琇云大衆碎金鸞頭出五色髓固是他三大老之手若是新豐巖總無許多事何故家家門前赫日月太平不用將軍威

白巖符云我要問昭覺寒山子作麼生識眼目定動便與掀倒禪床

舒州龍門佛眼清遠禪師（南十四 五祖演嗣）一日不安僧問生死到來時如何遠曰皖公山曰爲復只者個別有在遠曰桐城縣有僧舉似禮首座座曰遠兄不相見三十年者漢徹也

薦福行云禮首座與先師同參可憐死在句下

白巖符云海龍王宮裏無凡物佛眼答話不妨驚羣怎奈賞鑑非人致成鈍置我若作禮首座不恁麼道且作麼生道遠兄不相見三十年尤作者般見解夢見也未

嘉州九頂清素禪師（南十四 五祖演嗣）因太守呂公來瞻大像問既是大像爲什麼肩負大楹素曰船上無散工守乃作禮

昭覺勤云疑殺天下人

薦福行云將謂無人又云本有餘力

大潙果別云全身擔荷

元禮首座（南十四 五祖演嗣）僧問金剛經曰修一切善法如何是善法禮遽起曰上是天下是地中間坐底坐立底立喚什麼作善法僧無對禮便打

薦福行云大衆道無橫徑理當即行敢道禮首座鼻孔落在者僧手裏若人撿點得出天下橫行

法閦上座（南十四 五祖演嗣）到東林度座下見其得平實之旨一日拈一枝花繞度禪床一匝背手插香罏中曰和尚且道意作麼生度屢下語皆不契踰兩月度遂問閦曰你試爲我說看閦曰某甲祇將花插香罏中和尚自疑有什麼事

南澗問於和尚且道意作麼生處云者野狐精我當時若作東林便與劈脊打趁出免得遞相鈍置於和尚自疑有什麼事處乃嘘兩嘘云古今盡道閦上座驅耕夫牛奪饑人食有奪有縱能殺能活若約山僧撿點將來似者般底也祇是個龍頭蛇尾漢自救未得在

平田本云家無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

金陵俞道婆（南十四 瑯琊起嗣）凡有僧至則曰兒兒僧擬議即掩却門佛燈珣往勘之婆見如前問燈曰爺在甚

麼處婆轉身拜露柱燈卽踏倒曰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躍起曰兒兒來惜你則個燈竟不顧

白巖符云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婆子固爲可惜何山雖鐵符在握善掃狼烟然只解明擊不解暗攻具眼者爲何山別出一隻手看

△青十四

潭州嶽麓海禪師（青十四開先宗嗣） 因僧問進前三步時如何麓曰撞頭磕額退後三步時如何麓曰墮坑落塹不進不退時如何麓曰立地死漢

白巖符云海和尚祇知嚴霜酷暑不解暖日春風者裏則不然進前三步時如何金花滿酌退後三步時如何紫誥榮歸不進不退時如何仙翁顧問慵回首天子招呼不上船

明州天童宗珏禪師（青十四長蘆了嗣） 因僧問如何是道童曰十字街頭休斫頭

瀛山誾云天童老漢向當陽指出八達康莊人人可得而履固稱作者然猶未是衲僧痛快或有問山僧如何是道便與劈面掌云誰教你草窠裏走出去

無爲軍吉祥元實禪師（青十四天衣聰嗣） 參天衣一日偶失笑喧衆衣擯之中夜宿田里覩星月粲然有省歸呈衣衣見乃問洞山五位君臣如何話會祥曰我者裏一位也無衣令參堂乃謂侍僧曰者漢却有個見處奈不識宗旨何入室次衣預令行者五人分序而立祥至俱召實上座祥於是密契奧旨遂述偈曰一位纔彰五位分君臣叶處紫雲屯夜明簾卷無私照金殿重重顯至尊衣稱善

薦福如云天衣爲其向上關未透大法未明乃一時婆心所至妙手巧心有難於形容者自非吉祥未易神會然祖師門下果有如是事乎抑果無如是事乎吉祥云一位纔彰五位分我要問他五位且置只者一位從甚處得來

△南十五

杭州徑山大慧宗杲禪師（南十五昭覺勤嗣） 開堂日下座次少卿馮公楫問和尚常言不作者般蟲豸因甚今日敗缺山曰盡大地是個杲上座你作麼生見馮擬議

山便掌

天童忞云溤濟川可謂運斤有法其奈斲堊無功若是山僧盡大地是個呆上座你作麼生見但云恁麼則世界總被和尙占却待他動靜隨後便喝豈不增色衆僚雖然也須扶起大慧正當今日有問山僧又當對他個什麼雲綻家家月春來處處花

白巖符云溤少卿向洪波浩渺裏要見長人却似個斗筲器量慣搜人短怎奈妙喜是個摩天金翅不但不嬰其羅縶且能直取龍吞雖然撿點將來猶少機關在今日有問新寶壽和尙常言不作者般蟲豸爲什麼又在者裏向道符上座性命今日在你手裏

徑山初在雲居首衆圓悟命秉拂小參昭覺元出問眉端掛劒時如何山曰血濺梵天悟於座後喝采曰住住問得極好答得更奇元乃歸衆山由此名著

龍翔訢云奇哉奇哉一千七百人善知識生氣凜然誰知二百年後金陵城中再逢作者如獅子一吼琴一奏則衆絃皆絕如塗毒鼓一擊則聞者皆喪我此一衆親近承事勿生疲厭各隨根器成就法器雖然有際天之雲濤可容吞舟之魚有九萬里之風可負垂天之翼

東明際云圓悟老人雖是養子之緣怎奈旁觀者哂

大慈瓛云奇則奇矣怎奈憐兒不覺醜看他父子法戰一合下馬何如百戰場中見作家耶者裏撿點得出許你向劒刃上翻身其或未然未免傷鋒犯手咄

徑山問僧道不用修但莫染汚如何是不染汚底道曰某甲不敢道山曰爲甚不敢道曰怕染汚山高聲叫曰行者將糞箕苕帚來僧茫然山便打出

白巖符云者僧將成九仞之山欠進一簣之土則且置祇如大慧與麼道還免得無過也未我若作者僧待道如何是不染汚底道但捧水一盃置妙喜前便出

徑山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會僧曰

頌山曰頌你屋裏七代先靈僧便喝山曰適來頌如今喝干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什麼事僧擬議山打出

瑞巖愠云大慧老人提持個一著子縱以太虛空爲口須彌盧爲舌亦難擬其用處然撿點將來未免有得有失當時者僧若是個人見他與麼問只向道三更過鐵圍豈不光前絕後擊拂子云竹杖化龍去癡人戽夜塘

徑山謂子韶曰你只知格物不知物格韶便問如何是物格山曰你不見唐明王斬閬守故事麼韶因有省乃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個五百

竇壽方云妙喜子韶雖曰議論風生千古希遘然只解依樣畫葫蘆者裏則不然或有問如何是物格向道者枚如意是陶宗伯送底還會麼紅日一輪天外曉癡人盡向霧中看喝一喝

光相得云釜中點沸不如竈裏抽薪惟善識者能之妙喜老人固是其手子韶便爾知歸不妨伶俐撿點將來大似蝦跳不出斗

徑山問僧香嚴上樹話你作麼生會曰好對春風唱鷓鴣山曰虎頭上座道樹上即不問樹下道將一句來又作麼生曰適來向和尚道了也山曰好對春風唱鷓鴣是樹上語樹下語僧擬對山便打

大珠□云惜乎者僧龍頭蛇尾好對春風唱鷓鴣是樹上語樹下語只消道個疑則別參敢保徑山氷消瓦解

安吉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南十五太平懃嗣 既見佛鑑有所證入是夕厲聲謂衆曰者囘珣上座穩睡去也圓悟聞得疑其未然欲與勘過遂召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悟乃推燈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燈曰潭深魚聚曰見後如何燈曰樹高招風曰見與未見時如何燈曰伸脚在縮脚裏悟乃稱賞之

南堂欲云何山得即得未免帶水拖泥圓悟高則高怎奈使心用行雖然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

白巖符云水不將杖探不知水之深淺金不將火試不知金之眞僞何山之於昭覺既試矣探矣使大方老作家見必爲噴飯爲什麼本是同根生相

煎何太急

□州樞密吳居厚居士南十五 圓通旻嗣 擁節歸鍾陵謁圓通曰某頃赴省試過此過趙州關嘗問前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通曰曾明得透關底事麼公曰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甚到脫洒處通度扇與之曰請使扇公即揮扇通曰有甚不脫洒處公忽有省曰更請末後句通却揮扇兩下公曰親切親切通曰吉撩舌頭三千里

瀛山誾云圓通若無後語未免鈍置吳公只向揮扇處弄精魂有甚了期祇如道吉撩舌頭三千里是何意旨

洪州分寧尚書莫將居士字少虛南十五 大隨靜嗣 官西蜀謁南堂咨決心要堂使其向好處提撕久無所入適如厠急穢氣甚急以手掩鼻遂有省徹見南堂相為乃呈以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堂印之

瀛山誾云尚書雖是苦心造到撿點將來猶帶些穢氣在何故為他向厠坑頭著倒

△南十六

台州國淸簡堂禪師南十六 護國元嗣 住江州圓通日上堂圓通不開生藥鋪單單只賣死猫頭不知那個無思筭喫著通身冷汗流

盤山嵩云盤山者裏既不開生藥鋪也不賣死猫頭只把一枝無孔笛臨風吹斷楚江秋

△南十八

杭州靈隱松源崇嶽禪師南十八 天童傑嗣 臨終示衆久參正路行者有只不能用黑豆法難以荷負正宗臨濟佛法到此平沉痛哉痛哉

雲居莊云松源老祖歷艮為賤若是黑豆法用得有甚奇特直須將斷貫索穿過從上佛祖鼻孔方有自由分時有僧問斷貫索莫在和尚手中麼莊云者瞎漢拈拄杖便打

△南二十

海鹽天寧楚石梵琦禪師南二十 元叟端嗣 上堂通身是眼為什麼看不見通身是耳為什麼聽不聞通身是口為什麼說不到通身是心為什麼鑒不出報恩有一

道聰明神呪布施諸人去也便下座
大覺昇云山僧卽不然通身是眼有什麼看不見通身是耳有什麼聽不聞通身是口有什麼說不到通身是心有什麼鑒不出也無聰明神呪布施諸人珍重歸堂喫茶去
天寧因僧問如何是山裏禪曰猢猻上樹尾連顚如何是城裏禪曰十字街頭一片磚如何是村裏禪曰扶桑人種陝西田曰謝師答話寧曰蒼天蒼天
天目律云大小楚石恁麼答話若不得後語大似光景未忘實壽則不然山裏禪虎巖午夜鎖輕烟城裏禪肉案頭邊唱哩嗹村裏禪牯牛犇跳出豬圈謝師答話潑油救燃祇者末後一句一任天下衲子鑽研

明州育王橫川如珙禪師（南二十天目禮嗣）晩參少室無門戸如何便得通夜深寧耐立聽我說西東
保寧茂舉畢召大衆云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只是不得恁麼會珍重
普明用云大好無門戸

杭州淨慈斷橋妙倫禪師（南二十徑山範嗣）參無準準以狗子因何有業識令下語凡三十轉皆不契倫云可無方便乎準乃舉眞淨頌示之倫悚然良久忽聞板聲大悟
金明進云徑山養子之緣不顧脚跟泥水倫祖白汗通身要難恩酬罔極有問金明狗子因何有業識向道伏惟和尙珍重萬福如更眼目定動便與掀倒禪床何故牽藤引蔓恐辱先也
龍淵法云無準老漢慣將死語開人活眼可謂婆心太切倫祖雖然嘗地收回劫外風光要且尤欠一籌何也不見道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淸休唱太平歌

淨慈上堂德山低頭夾山點頭俱胝竪起手指頭玄沙蹉破脚指頭拈棒云都來不出山僧拄杖頭何以見得卓拄杖云一葉落天下秋
瓶山謙云開疆闢土革故鼎新固是淨慈老漢爲人的赤心片片瓶山今日也要平分風月貴在諸昆仲共知驀拈如意云德山玄沙夾山俱胝總在

藏山如意頭上各各顯揚無量妙義還委悉麼不因夜來篇怎見海門秋

△南二十一

杭州天目高峰原妙禪師南二十一仰山欽嗣上堂海底泥牛啣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若人撿點得出一生參學事畢

實壽方問僧云高峰道此四句內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且道是那一句僧乃彈指云只者一句也能縱能奪能殺能活和尙請定當看壽叱云挑慈賣韭漢出去你那裏得知

古南門云山僧亦有四句五更撞鐘脚落地三更接板㹈子吠二時粥飯濕匙筯半夜放參霜點被此四句中有一句全用有一句全體有一句全體即用全用即體有一句體用雙忘騰騰任運任運騰騰若人撿點得出便請歸家穩坐

崆峒慈云山僧亦有四句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中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若人撿點得出不惟參學事畢亦且堪與人天爲師

道林志云高峰道內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且道是那一句諸人還定當得出麼如其不然乃驀竪如意云敢煩者個上座與汝通個消息遂擊案一下

光相得云山僧亦有四句閉田而食鑿井而飲日出而作日沒而息內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若人辨得一生參學事畢且道與高峰是同是別

□□閱云藏春色於壺天栽犢角於馬首固是高峰作略若論擒飛龍捉猛虎猶未可在

高峰示衆竪拂子曰大衆到者裏進一步也不得退一步也不得總不恁麼也不得畢竟如何不得不得

佛川宗云埜山則不然乃竪拂子云大衆到者裏進一步也得退一步也得總不恁麼也得畢竟如何得得且道與高峰相去多少良久云兩彩一賽

慧慶詮云二老與麼提持直截不妨直截義學看來不免被得失進退瞞過者裏則不然乃驀竪拂子云切忌頭上安頭便擲下

△南二十九

秀州天寧法舟道濟禪師南二十九 吉菴祚嗣 因陸五臺問畫前元有易否寧曰若無將甚麼畫曰畫後如何寧曰元無一畫曰現有六十四卦何得言無寧曰居士莫著文字好曰請師離文字發一爻看寧召五臺臺應諾寧曰者一爻從何處起

普明用云畫前畫後論有論無總與大易無涉直饒一喚一諾爻象分明也未是衲僧極則畫前元有易否天寧者漢何不當頭便喚五臺待他應諾却好云元有易否陸公者裏必然別有所入且免後來許多周遮

△南三十一

金陵月心笑巖德寶禪師南三十一 龍泉聰嗣 侍龍泉無聞聰國爐次泉問人人有個本來父母子之父母今在何處巖曰一火焚之泉曰恁麼則子無父母耶巖曰有卽有佛眼覷不見泉曰子還見麼巖曰某甲亦不見泉曰爲甚麼不見巖曰若見則非眞父母泉然之

白巖符云二老與麼酬對自非親從廣堂深奧中履歷過來要如此絲來線去血脈聯絡則三家村賣柴漢問他九重禁殿中事斷所不知而今主張直截痛快者卑爲聯綴是又何曾嗅著他一點汗臭氣聻雖然若論本來父母猶隔遠在爲什麼不見道若有所見則非眞父母

笑巖上堂拈拄杖曰有麼有麼時有僧出作禮巖劈脊便打曰多口作麼曰某甲一言也未何爲多口巖復打曰再犯不容

萬峰藏云俊則太煞俊未免著忙在

杭州徑山無幻性沖禪師南三十一 敬畏空嗣 因編無趣錄歸趣云子一向做得個甚麼山云性沖買得一段田收得原本契書請和尚僉押乃將錄呈上趣接得云者個是我底你底聻山云和尚莫攙奪行市趣擲下錄本山便出

金明進云我若作敬畏待云請和尚僉押便乃垂下一足他更如何但云念子遠來且坐喫茶不特不負來機要且主賓有禮若作徑山待云者個是我底你底聻遽好與一掌何故大丈夫捋虎鬚未

爲分外

古林如云我若作徑山待道者個是我底你底雪便與作禮云今日念和尙老大

△南三十二

荊溪龍池禹門正傳禪師南三十二笑巖寶嗣 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池曰屋北鹿獨宿僧曰不會池曰溪西雞齊啼

夾山豫云師翁答話雖則一椎兩當未免令者僧分西著北不肖孫則不然今日或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但向道面臨江水潤早晚看行舟更曰不會向道兩岸蘆花裏淸風引白鷗

繡州興善南明慧廣禪師南三十二徑山冲嗣 示衆五峯頭卓朔雙徑星顯先喝石巖一任跨跳明月池覆地傾天此四句中有一句有殺人刀無活人劒有一句有活人劒無殺人刀有一句殺人刀活人劒俱有有一句殺人刀活人劒俱無揀點得倜儻分明許你參學事畢

龍淵法云興善雖然殺活縱奪通身手眼撿點將來不無鈍置殺人

空諸性云四句外尙有一句子百味具足不獨殺活也然雖南明終未能舉出在且道是那一句良久云覷著則瞎

興善因看雪次僧云滿山都是雪善云隨聲逐色漢僧云請師離聲色道一句善却云滿山都是雪

普明用云者僧身挨白刃活得命來不妨好手南老人費盡鹽醬究竟不獲稱心者裏還有向聲色外別道一句者麼良久云切忌道滿山都是雪

藕菴衍云興善老漢慣將官物欺壓平人此間有爲者僧雪屈者麼出來與藕菴拄杖子相見

永寧振云大小南明却被者僧看破且道看破在甚處具眼者辨看

△南三十三

明州天童密雲圓悟禪師南三十三龍池傳嗣 因僧問如何是不動尊童曰此去徑山五百里

翠巖喆云天童老漢慣用金剛王寶劒覿面全提可惜者僧不知落處若知落處便好向百草頭上

卸却干戈雖然者裏則不然或有問如何是不動
尊但向道露柱騎牛登五老燈籠踏雪返西峰

天童因僧問學人遠來要問和尚討個佛做童曰佛
也是你分外事

翠巖喆云斬釘截鐵本分宗師直下知歸罕逢達
者還委悉麼渾身已在含元殿何事㗾㗾問帝都

白巖符云者老漢生平一條白棒不順人情不管
是佛是魔驀頭便與一搽在者裏爲什麼不用擊
少年曾洪龍蛇陣淹倒還同稚子歌

天童因掛牌入室有僧纔跨門即曰不用拈提請師
便棒童曰爲什麼擊僧無語童便打

天童忞云者僧將成九仞之山尚虧一簣之土若
是山僧待道爲什麼擊但向道橫趨金殿過定惹
御爐香敢保先師拄杖子兩手分付

積翠潤云老天童祇有順水之波且無逆潮之浪
若是山僧待渠道不必拈提聲未絕直與打出方
丈令渠倒疑三十年不致後人向者裏䠞跟雖然
如今有恁麼僧來又作麼生乃喝一喝云曹溪波
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建寧普明鴛湖妙用禪師南三十三 與善廣嗣 同雪嶠上弦夜
翫月次嶠指月問那半箇在那裏去了明良久云會
麼嶠云也只得半箇明却問那半箇在那裏去了嶠
亦良久明云也只得半箇嶠乃呵呵大笑

金明進云二老舉揚箇事如善舞太阿終不傷鋒
犯手雖然撿點將來太殺艸窠裏輥金明若在見
他恁麼便好拂袖而出何故不見道此夜一輪滿
淸光何處無

永正元云塤篪遞奏互換可觀還他二老作家然
只好明者一半事若是那一半事敢曰未在且作
麼生是那一半事待月落後與你道

龍淵法云二老道即太殺祇道得一半金明雖則
善爲折衷以小子看來大似湊成三個擔板

退菴智云二老爲那半個費却許多腕頭力作麼
者裏若有問那半個在那裏去了但舉拳云鑑他
更如何劈面便掌

瓶山謙云向上一著即三世諸佛只得口挂壁上

二大老合水和泥直是笑破人口向上云乎哉到瓶山者裏好各與三十笤箒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四十四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四十五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　淨符　彙集

△青十五

明州雪竇足菴智鑑禪師青十五天童珏嗣　參翠山宗宗問道者爲衆竭力不無其勞竇曰須知有不勞者曰尊貴位中留不住時如何竇曰觸處相逢不相識曰猶是途中主賓如何是主中主竇曰丙丁吹滅火宗以手掩竇口竇拓開便行

崇先奇云翠山恁麼問雪竇恁麼答盡謂賓主穆穆檢點將來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餓

△青十六

明州天童長翁如淨禪師青十六雪竇鑑嗣　上堂霜風號肅殺霜葉墮蕭颯舉拂子曰看惟有玲瓏巖崔嵬望轉高所謂天童滯貨今朝短販一遭莫有酬價底麼下座

文峰玉云長翁與麼說法陽春雪曲固難爲和乃無端喚作滯貨要人酬價從前雪曲可惜變作下里巴歌了也還有挽轉者麼試與長翁出臂力看

天童六坐道場并未言稟承有請爲拈香者童曰我待涅槃堂裏拈出及臨終果拈香曰如淨行脚四十餘年首到乳峰失脚墮於陷穽此香今不免拈出鈍置我雪竇足菴大和尚

龍唐柱云長翁老祖被雪竇活埋在碧玉穽中直得有屈無伸所以三回兩度吐露不得逞到臨末梢頭方纔雪屈何也縱有伯牙琴應難寫心曲

天童開爐上堂召衆打圓相曰個是天童火爐近前則燒殺退後則凍殺忽有個漢出來道合作麼生因火爐動也

天界盛云我當時若見者漢恁麼道便與驀頭一喝云者老漢自已眉毛燒却也不知

白巖符云在者裏又且不然盡大地是箇火爐你

近前則燒殺退後亦燒殺直饒你總不恁麼也無
你𨁝避處忽有個漢出來道畢竟合作麼生囮可
惜許

崇先奇云天童老祖大似貧兒暴富賣弄家珍臯
亭當時若見踏翻便行令者一隊趨炎附熱漢凍
殺有甚麼過

△青十七

襄州鹿門覺禪師青十七天童淨嗣 參天童長翁值翁上堂
曰一箇烏梅似本形蜘蛛結網打蜻蜓蜻蜓落了兩
片翼堪笑烏梅咬鐵釘門不覺失笑曰早知燈是火
飯熟幾多時

天界盛云長翁用盡伎倆不過只發得沒意智漢
個好笑究竟向上事未嘗打發在

鹿門示衆盡大地是學人一卷經盡乾坤是學人一
隻眼以者個眼讀如是經千萬億劫無有間斷

報恩秀云看讀不易

愚菴盂云正恁麼時有經處無眼有眼處無經學
意讀時便成間斷報恩云看讀不易咄痳語作麼

龍唐柱云看則眉毛落地讀則碓嘴生花

烏龍岑云以者隻眼讀者卷經直是東南西北無
一物能爲障礙古今三世無一刻能爲間斷只是
看讀不易山僧爲伊拈却去也遂豎起拂子高聲
云盡大地是一卷經盡乾坤是一隻眼盂八郎漢
便恁麼去乃擲下拂子

崇先奇云鹿門恁麼示衆也是依經解義報恩雖
善斷章節句怎奈打失眼睛臯亭一出娘肚皮便
開眼見明閉眼見暗至今胸無一元字脚山依舊
是山水依舊是水又何用別作解會也別無難易
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辨得者出來吐露不知者
切忌心麤

鹿門因普照參照問如何是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
門曰汝被一卷經遮却也照擬對門搖手曰不快漆
桶照於是得言外旨

天界盛云鹿門慣得其便則且置且道如何是言
外旨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

△青十八

青州普照一辨禪師青門覺嗣十八鹿 因大明寶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照曰昨日有人恁麼問被打出去也明日今日又如何照曰你得恁麼不識痛癢明禮拜照曰可惜許棒折也明直得汗下

文峰玉云一挨一撥有放有收還他二大老不虛其爲作家手眼有者道赤眼撞著火柴頭也不妨許伊道若是大明汗下猶未夢見在

白巖符云殺人不用刀活人何必劒在普照老漢得之矣當時大明可惜放過若不放過待道可惜許棒折也便好進云知和尚祇有受璧之心且無割城之意看者老漢又當作何處置

普照嘗垂百問勘驗學者茲略記其五問聲前薦得落在今時句後承當迷頭認影作麼生是空劫已前自己

愚菴盂云道即不難恐落今時旁僧云請和尚道看余打一摑云羞也不識要稱禪客

龍唐杜云青州老人秉洞上宗綱爲天下歸仰大開東閣迎賓不忘重闈禁殿要識空劫已前自己麼良久云從來無位次誰敢強安排

百丈源云貧逸富勞

問二邊純莫立中道不須安且道甚處相見得個端的

愚菴盂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盡是春閨夢裏人

百丈源云和尚口乾叫侍者過茶來

問回途轉位直須戴角披毛喚作畜生得麼

愚菴盂云媧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百丈源云輕打我輕打我

問念念釋迦生世步步彌勒下生爲甚麼擬心即錯動念即乖

愚菴盂云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百丈源云甜瓜甜苦瓜苦

問有口讀不盡無言心自明是則裂破虛空不是則鬼家活計上人端的處道將一句來

愚菴盂云骨鎈又云背手抽金鏃

百丈源云莫裝聾好

明州天童雲外岫禪師寺十八直參學嗣 上堂鬧市紅塵裏

有鬧市紅塵裏佛法深山嚴崖中有深山嚴崖中佛法山僧昨日出城門鬧市紅塵裏佛法一時忘却了也歸到二十里松雲便見深山嚴崖中佛法大衆且道如何是深山嚴崖中佛法白雲滄浡出沒太虛之中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

龍唐杜云深山佛法雲外一二發洩了也且道如何是鬧市紅塵裏佛法樓連湖野梅花弄霽雪之天樂作行營鼓吹雜胡笳之曲

愚山季云雲外恁麼說法大似隨境漂流

佛日哲云雲外老漢尋常氣呑寰宇及至拈著佛法二字便打作兩橛隆安佛法則不然鬧市紅塵裏便是深山嚴崖中深山嚴崖中卽是鬧市紅塵裏所以太白峰頭和泥合水長安市上壁立萬仞壁立萬仞處通身合水和泥合水和泥時斬然壁立萬仞且道隆安有甚長處乃能如是卓拄杖云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有封疆

天童垂語天童今日大死去也你作麼生救天童今日大死去也你不要相救天童今日大死去也阿誰與我同行

雪竇證於第一問著語云救他作麼第二問云請和尚喫飯第三問云和尚先行某甲後隨

龍唐杜云可惜放過天童者漢我若在待云今日大死去也阿誰與我同行卽與挑起鉢囊橫擔榔栗看者漢去得去不得若去不得便與推倒方丈纔見眞獅子兒豈不俊哉

△青十九

磁州大明寶禪師青十九普照辨嗣　示衆若論此事如人作針線幸然針針相似忽見人來不覺失却針祇見線者邊尋也不見那邊尋也不見却自日近處尚不見遠處那裏得來多時尋不得心煩昏悶乃打睡拽衣就枕方就枕時驀然一劄曰原來在者裏

愚菴盂云大明不能爲後人抽釘拔楔作洒落了事人反引渠向針線上作活計就使模索得來轉見迷頭認影雖然三十年後一回飲水一回噎

龍唐杜云有時求不得無心還自來須知此事奇特非常祇如枕邊一劄時如何分明一段風流事

惟許佳人獨自知

晷山季云若論此事直饒你驀劄相逢到山僧者裏猶未許在何故蠻從門入者不是家珍

崇先奇云大明雖婆心切切若是皮下有血底自然不甘還有爲古人出氣者麼皐亭要問伊知痛癢也未

△青二十

太原王山體禪師青二十大明寶嗣 示衆旣有尊貴之位須明尊貴底人須知尊貴底人不處尊貴之位方明尊貴不落階級

寶壽方云太原與麼提持要明尊貴一路尚欠在爲什麼不見道方外誰敢論量

愚菴盂云如何黑漆屛風上更寫盧仝月蝕詩

王山見雀子啄生臺飯乃拍手一下雀飛去大明遂於山背上打一掌山回首明曰還是雀子辜負你還是你辜負我山罔措明曰辜自可憐生却乃互相辜負去山豁然有省十載執侍秘重深嚴一旦抽單罔不疑怪或問大明侍者何往明曰諸方來諸方去何介意哉曰參學何似明曰道有參學栽他頭角道無參學減他威光一衆方疑後承印記

龍唐杜云全身奉重不觸威嚴轉位提持縱橫得妙道有道無二俱不涉諸人作麼生會天曉便藏無影樹太陽雖照不能尋

△青二十一

磁州雪巖滿禪師青二十一王山體嗣 初參普照照曰兄弟年少正宜力參老僧當年念念以佛法爲事嚴避席進曰和尚而今如何照曰如生寃家相似嚴曰若不得此語幾乎枉行千里照下禪床握嚴手曰作家那

報恩秀云死灰裏一粒荳爆

愚菴盂云普照當時待他問和尚而今如何也好項門一棒或再進語更與一棒且教者漢參三十年普照若行得此令吾宗不止如是雖然爛泥裏有刺作者方知

龍唐杜云雪巖向獅子頷下解鈴驪龍頷上探珠誠爲好手然終未免被普照賺誑一上至今稱不得好人報恩曰冷灰裏一粒荳爆也是壓良爲賤

崇先奇云萬松祖錯下名言殊不知青州勾賊破
家我若作晉照待問而今如何拈棒趂出免見互
相鈍置
白巖符云雪巖末上若不與一拶豈不失却青州
雖然猶欠辣手當時待道如生寃家何不向道和
尙今日瓦解氷消青州雖有惡水管取無處澆潑
雪巖後造王山問洞山於覩影處悟邈師眞意旨臨
濟於徹困處悟佛法無多子如何後來出世爲人立
甚正偏君臣玄要人境無乃反惑亂人乎山笑曰子
欲了此生死病源旣於徹悟處與爲人處自生惑亂
則生死病根如何斷得古人所謂不疑言句是爲大
病子今旣疑則病發矣子知此病卽子藥乎巖於是
坐臥不寧久之一日讀洞山兼中到頌曰折合終歸
炭裏坐乃忽然契悟曰今日方知病卽藥也呈解於
山山曰料掉沒交涉巖曰者老漢此回瞞我不得也
天界盛云草頭方子撞釆瞥得一個也拈拄杖云
還有要識者草頭方子者麼卓一卓云料掉沒交
涉

白巖符云大疑大悟不疑則不悟雪巖旣疑矣悟
矣且道還諦當也無直饒道此回瞞我不得殊不
知早被王山籠罩了也山僧與麼批判還有爲雪
巖作主者麼良久云設有也是料掉沒交涉

△青二十二

燕京報恩萬松行秀禪師青二十二 雪巖滿嗣 示衆機輪轉處
智眼猶迷寶鏡開時纖塵不度開拳不落地應物善
知時兩刃相逢時如何回互
愚菴盂云偏身綺羅者不是養蚕人
報恩示衆去則留住住則遣去不住不去渠無國土
何處逢渠在在處處且道是什麼物得恁麼奇特
愚菴盂云秤鎚蘸醋
報恩示衆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直須兩
頭撒開中間放下更買草鞋行脚始得
愚菴盂云曾經三峽猿啼處不是愁人也斷腸
報恩示衆踢翻滄海大地塵飛喝散白雲虛空粉碎
嚴行正令猶是半提大用全彰如何施設
愚菴盂云瑠璃殿上無知識

報恩示衆向上一機鶴沖霄漢當陽一路鷂過新羅直饒眼似流星未免口如匾檐且道是何宗旨

愚菴盂云閉眼食蝸牛一場酸澀苦

報恩問僧俱胝竪指意旨如何僧乃竪一指恩曰祇者個更別有僧無語恩便喝出

龍唐杜云措大漢子隨人語脈裏走不識轉身一路待云祇者個更別有便縮却指頭不惟與俱胝相見亦乃使天下人摸索不著

報恩問僧洞山道龍吟枯木異響難聞如何是異響曰不會恩曰善解龍吟

崇先奇云報恩老人雖別音響怎奈欠一著在者僧善解龍吟只是不知時節仔細看來也是別寶遇著瞎波斯

報恩因僧問撒手那邊底人為什麼不居正位恩曰大功不宰曰回頭者畔底人為什麼不墮偏方恩曰至化無為

白巖符云芳花叢裏不措一足萬年牀上嬾去安眠獨許萬松個漢盡大地人無敢論量雖然你若作正偏回互會墮拔舌犁耕地獄有日在

△青二十三

西京少室雪庭福裕禪師青二十三報恩秀嗣 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曰待乳峰點頭即向汝道

愚菴盂云乳峰點頭也道個什麼火裏鵖鷯吞大蟲

龍唐杜云天華則不然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即向他道直待乳峰點頭亦不向汝道

崇先奇徵云為是答者僧語為是別有道理者僧當時若果然會去乳峰至今橫點頭竪點頭若也不會祖師歸天竺久矣

雪庭因僧問如何是向上尊貴一路庭曰漁歌驚起沙汀鷺飛出蘆花不見蹤

愚菴盂云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

崇先奇云有人透得過者可辨語滲漏

白巖符云與麼答話諸方盡作向上尊貴語會還諦當也未苟不曾認得皓布裩面目清楚要與他雪庭老漢相見千里萬里

△靑二十四

西京少室靈隱文泰禪師（靑二十四 雪庭裕嗣）上堂塵劫來事只在於今河沙妙德總在心源試教伊覿面相承使不解當風拈出且道過在什麽處卓拄杖曰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愚菴盂云只如靈隱還拈得出麽若拈得出何不略借一觀若拈不出河沙妙德向何處去也隔墻恩怨如何說獨抱琵琶月下彈

龍唐杜云大小靈隱將差珍異寶撒出當陽供養諸人了也拈拄杖云看看見之不取思之千里

崇先奇云大小靈隱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白巖符云逆來則嗔順來則喜甚處不是覿面相承處更要當風拈出作麽泰翁與麽說話大似要人頭上安頭驀竪拂子云決定是見聲案云決定是聞良久云不可更頭上安頭也乃擲下拂子、

△靑二十五

西京還源寶應福遇禪師（靑二十五 少室泰嗣）因僧問如何是西來的的大意應曰風送泉聲來几畔月移花影到窓前

愚菴盂云大小祖師引人向聲色裏作窠臼好與三十棒除却聲色也好與三十棒祇如愚菴豈點石化爲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南山賁云有能向者裏點得寶應老落處出方知釋迦掩室維摩杜口總是不守本分底人

龍唐杜云轉功就位轉位就功則不無寶應若問山僧更有入理底句寒松盡夜無虛籟老鶴移棲空月巢

崇先奇云寶應老人平常六韜三略七事隨身恁麽答話大似坐觀成敗然雖如是還覺腦門重麽

△靑二十六

南陽香嚴淳拙文才禪師（靑二十六 寶應遇嗣）因僧問如何是理法界嚴曰虛空撲落地粉碎不成文如何是事法界嚴曰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懸如何是事理無礙法界嚴曰三冬枯木秀九夏雪花飛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嚴曰淸風伴明月野老笑相親

崇先奇云香嚴老人只知指疆畫界不覺通身水

泥者僧會卽會也是紙上富貴若是四法界未夢見在

白巖符云盡謂香嚴老漢被者僧扯入葛藤窠裏東兜西搭殊不知善言言者言滿天下無口過還知者老漢舌根不動處麼良久云切忌道山僧饒舌

香嚴嘗讀證道歌至幻化空身卽法身處豁然契悟

愚菴盂云若向者裏悟去披毛戴角有日在

龍唐柱云不離花下路便見洞中春會麼山僧借手行拳去也乃舉長蘆上堂云幻化空身卽法身遂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見得過橋村酒美又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不見隔岸野花香且道香嚴悟底與長蘆道底還有差別也無

△青二十九

西京少室俱空契斌禪師青二十九凝然改嗣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底事空曰烏龜向火

愚菴盂云料掉沒交涉且道過在主家賓家者裏明得方許你會空劫已前底事如或不明且看烏龜向火

龍唐柱云恁麼舉揚還當得空劫已前事麼天色稍晚各自歸堂參取好

鳳山啓云五月五日午時節赤口白舌盡消滅

崇先奇云者僧當時悟去可以隨處作主若更去東卜西卜則病在心頭

△青三十四

建昌壽昌無明慧經禪師青三十四廩山忠嗣問僧趙州道臺山婆我為汝勘破了也畢竟勘破在什麼處僧曰和尚今日敗缺了也昌曰老僧一生也不奈何好教你知若實會舉似來看僧擬進語昌打一棒云者掠虛漢

棲霞成云臺山一案拈却多少人鼻孔換却多少人眼睛者僧也解詐明頭及乎老漢拈出個柴頭向他面前一吹直得退身無路且道者一棒他還知落處麼

白巖符云可惜者僧有前無後當時若是個善始善終底待道老僧也不奈何便好向道轉見不堪

拂袖便出管教者老漢刮目相待

崇先奇云臺山路惟趙州與壽昌老人親履實踐故不與路爲讐可惜者僧當時舍近求遠遂成周遮若是皐亭待他道老僧一生也不奈何但云和尙更須買草鞋行脚不圖勘破壽昌幷得參見趙老

△靑三十五

越州雲門顯聖湛然圓澄禪師靑三十五大覺念嗣因鶴林參五臺山遂觀可盤桓夜深次觀曰你信得及麼鶴曰信得及觀曰既信得及請將法華經抛入尿桶看鶴如所言諸方疑駭門往勘之問鶴有此事否鶴曰實有此事門曰汝信得及麼鶴曰信得及門曰既信得及割取頭來鶴不知所措門曰虛頭禪客觀聞曰阿耶阿耶鶴林萬劫地獄雲門一語出之矣

東明際云此二尊宿一人有殺人刀無活人劒一人亦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劒若入撿點得出許伊具擇法眼

寶壽方云二老漢生平氣吞宇宙雖嶽偃湫傾無能動其毫髮乃被一孟八郞轉却而所謂生平氣宇向什麼處去也

廣潤融云雲門一語雖出鶴林萬劫地獄又累天下老和尙及大地有情無情齊陷阿鼻還有跳得出者麼一僧云廣潤長老齊潤便打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異類中行門曰輕打我輕打我僧曰我會也門曰你作麼生會僧遂作驢鳴

天目律云師翁生平發一機垂一語如金剛圈栗棘蓬直是無你措簇處因甚到者裏被人一拶便乃入泥入水寶壽孫又且不然如何是異類中行便與他一把草他若眼目定動向道者畜生草料也不識

崇先奇云者僧雖善步趨猶欠返擲撿點將來也是邯鄲學唐步

白巖符云雲門師翁一生眼腦端正氣宇淸明無端引者僧向瞎驢痛馬隊裏作活計不肖孫則不然設有問如何是異類中行向他道木作頭泥水作頭解作頭石作頭

雲門在雲棲棲舉高峰海底泥牛話問門曰他道內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你且道是那一句門推出旁僧曰大衆證明棲頷之

愚菴盂云彼時此語傳之海內直得須彌山震動大洋海波翻阿修羅手擎日月高聲唱云邪正不分過由旁僧

崇先奇云披沙揀金還他雲門老人眼親手快若是內中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莫道雲棲便是高峰老漢亦拈不出何故聻大衆證明

龜山宣云雲棲借馬行追雲門當風指出二老與麼相見五湖衲子便宜多衆然就中一句子畢竟未能指出

雲門在雲棲時因津送亡僧回棲問衆曰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門出衆曰謝和尚掛念

愚菴盂云雲門老漢雖善機宜還須替者僧入涅槃堂始得

雲門因僧參乃問你行脚事作麼生僧畫一圓相門劃破圓相僧敲桌三下門却畫一圓相僧又敲桌三下門又重畫三圓相僧以手抹却門曰離此之外別道一句看僧擬議門便喝出

東明際云者僧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

崇先奇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者僧不識大命擅自對壘及乎被雲門老人大書露布方肯束手歸降

錦德寒云我若作者僧待道離此之外別道一句看拂袖便出

雲門一日上堂說法畢忽召衆曰還有問話者麼若有出來我祇要打草驚蛇僧纔出門曰眞是一場業地卓拄杖便下座

愚菴盂云者老漢圖得一時俊快不顧後人撿點者片地從古至今何曾淸淨得來偶然一時打草却被者僧鼻假

雲門因雪嶠大師問如何是殺人刀門曰布鼓當軒誰敢擊如何是活人劍門曰雖然後學也堪爲

東明際別前語云照顧汝頭別後語云快走快走

雲門因中丞蘇雲浦問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

度與人如何是金鍼門曰我在京師走一遭不曾遇著一人浦復問門曰古佛過去久矣

崇先奇云雲門老漢金針暗擲辜負鴛鴦獨宿者俗漢錦衣夜行不思故國風光

鳳山啓云祥麟不踐生草大鵬耻宿雞棲齧鏃之機驚羣之句誰敢追風但末梢頭太煞老婆若是不肯待復問便與一棒教者俗漢疑三十年

海門涌云雲門不合將精金雜以沙賣諸人請另出一隻手

信州博山無異元來禪師青三十五 壽昌經嗣 因壽昌以玄則禪師答僧問龍吟霧起虎嘯風生話命頌山衝口頌云殺活爭雄各有奇模糊肉眼曷能知吐光不遂時流意依舊春風逐馬蹄昌頷之

棲霞成云掀翻海嶽須還拔地之才驅走雷霆要有滔天之作博山此頌拔地之才有矣滔天之作具矣要五百年名世鳳舞岐山十萬里傳心龍吟枯木又須別有話會處始得

建陽東苑慧臺元鏡禪師青三十五 壽昌經嗣 因有省以偈呈壽昌曰識破不值半文錢可憐摸索幾多年宗流盡是欺心漢設甚祖師別有禪昌曰識得破果然不值錢你且道那裏是趙州勘破婆子處苑厲聲曰和尚莫作怪昌爲大笑曰參禪要到者一著始不受人牢籠苑禮拜

棲霞成云東苑老人被壽昌冷地一錐若無後語禍事禍事

白巖符云東苑所供既實壽昌乃又向無頭對處捏出寃辭自非撫心無愧者則勘鞫臨場又安能當抵雖然末上一機未免彼此鈍置

宗門拈古彙集卷第四十五終